

牛首山志二卷

〔明〕盛時泰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牛首山志二

卷》提要

牛首山志序

昔秦皇帝次南山之顛以爲關漢氏因之故蕭相國獨營北湖西京賦所云矣以終南是也牛首高廣不能當終南然於京之陽雙峯交竦晉人狀之天闕豈以其母庸人力表崢嶸乎跡斯以論厥勝可觀矣始秦末帝時僻處西晉詩人已本其所有詠之故曰有條有梅有紀有堂孫綽吳迄今建都江左非一姓矣而是山巍然作表不殊終南又有曰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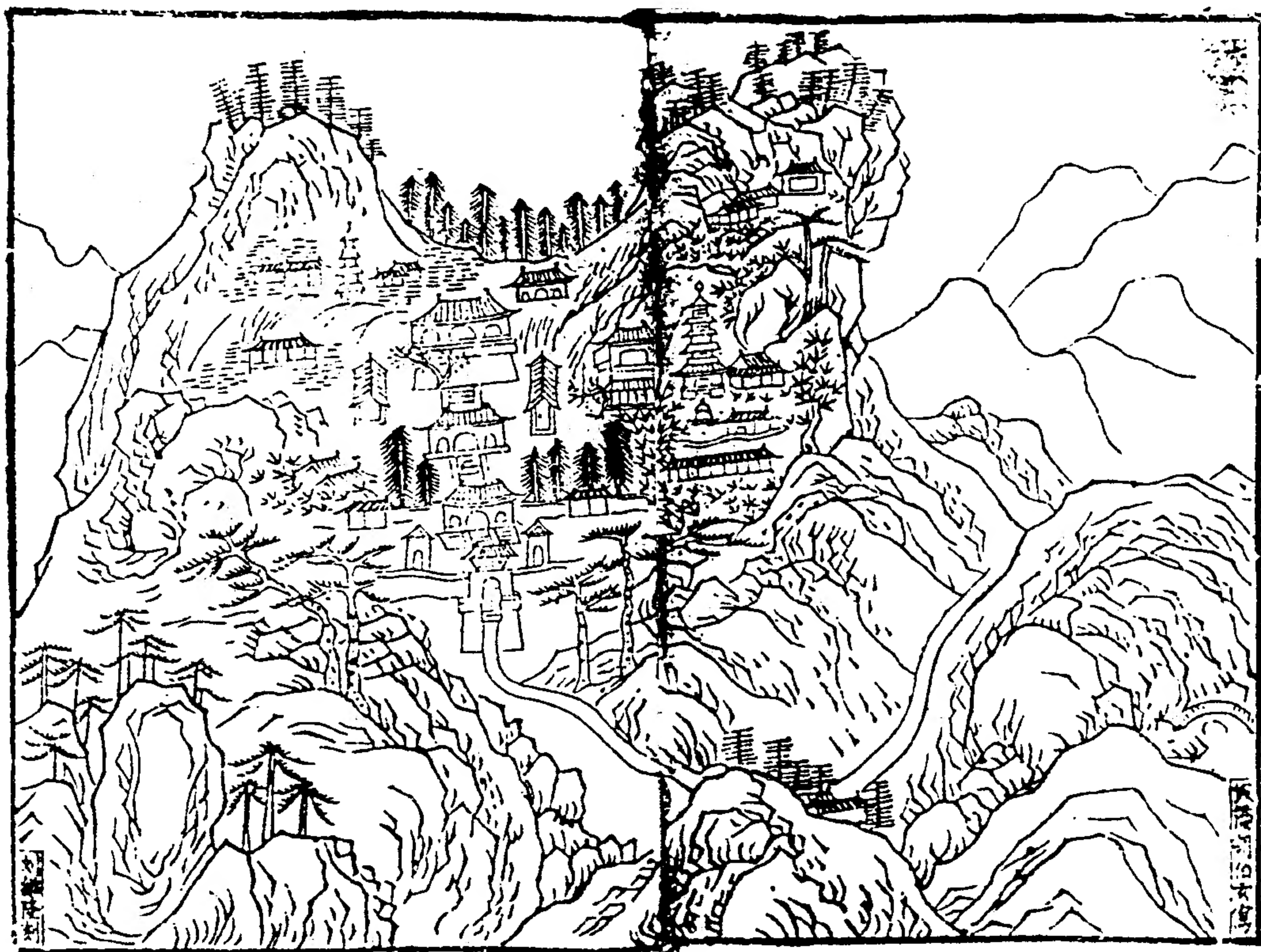
武皇帝南巡清四之所經廼顧獨令其巖泉之美草木之秀曾不得與條梅紀堂齒此盛仲交氏所爲慨然志與有謂是山詩不少志似贅者抑豈知夫古今事殊有難並論乎且自采詩之興廢世之作者散在四方其人不恆存其詩未必皆傳孰與輯爲一書可要之久遠哉至若其中雅俗兼收略無刊衷仲交蓋曰世微宣尼請俟來者始將籍是使天下曉然知是山所有若而巖若而泉若而草木哉志成其友始安

張鳴鳳因推叙天關之說此令終南獨當
秦表云

萬曆五年正月三日

余以天關山其名聲自晉王丞相咸仲父輯志二
卷但採近代詩文而先朝著作縣未及收至于仲
父自言國初來紫雲高素迎劉子高皆有刻集亦
不見傳又楊東里解春而吳龍菴集俱不能獲是
以仲父家所藏書單上據目前所見者而錄之
譬之三秦刻設春大會動輒弗備甚矣著書
必資於博雅必資於載籍耳予兒有言癖
行經吳市見所錄之正在除夕之前客邸閑寂
細為披閱漫識

崇禎庚寅七十翁徐興公書



牛首山志上卷

淨信居士盛時泰撰

江南佳麗實多名山鍾鍾毓秀鍾靈玄
關繖僻東陬莽莽蕪蕪匪弘匪往者
多阻粵是牛頭可邀以遊雙峰雲翠兩
洞潭幽梁宮宋遺杳不可即悠悠遐踪
寄名於迹撰山名志

幾輔群山多以形似稱青龍標蜿蜒之儀
鷄籠擬峯嶺之狀其他固夥維茲牛首厥
類均焉按新志山在城南三十里週迴四

十七里高一百四十丈一名天闕又名仙
窟遠瞻則千林聯照近睇則雙角昂霄蓋
自王丞相指以示人融禪師坐而進道遂
紹法雙峰標雄江表矣

又總志云山北與獻花巖祖堂相連其
當通爲一然今不志者以其支也且又各
有寺宇陳太僕公已先爲獻花巖志予惟
志此亦足以括之矣

天下山以牛頭稱者五二在秦一在蜀一
在閩在秦者一隸洮鞏即姜維大戰處一

隸漢中有精禪師在蜀者隸梓州乃少陵
賦詩地在閩者有微禪師

山形勝象山直前紫巖托後花巖左帶御
山右拱前立修塗騎與追逐

山中舊事應有可紀然多散逸其見於書
史則小長老以折倒北斗岳將軍以設伏
取勝此固的然可信惜無全文故不備述
至於文章中稱贊則陸佐公有假天闕於
牛頭之銘何子季有三老欲樹雙闕之奏
唐宋人氏以來恨未多得惟方虛谷有牛

頭峯下老人詩云九十前朝老二語

按南史何胤既居若邪雲門寺徵太常及
太子詹事俱不就職矣而梁武帝踐阼乃
欲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
之以手敕諭意胤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
床跪受詔出就席伏讀因謂杲之曰吾昔
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三者欲樹雙闕世
傳晉時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
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
懸法於上決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

塗而高大貌也此胤所言一事也又文選
陸倕石闕銘注云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
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世可徙施之王茂
弘弗欲後陪乘出宜陽門南望牛頭山兩
峰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而沈
約宋書又云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
雙闕言晉以牛頭山兩峰為闕而宋立雙
闕於博望梁山也予謂胤所陳一欲正郊
丘二欲更鑄九鼎三乃以此山為言是謂
牛山不足為闕而公佐乃又曰假天闕於

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則茲山也何幸而見稱於王公何不幸而
見黜於二子耶然胤實名士自尚之隱
方山著退居賦世有隱操稱何氏三高後
又卒于鍾山在江左可謂世族而倕以善
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
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則牛山亦
不為不遇矣乎

晉元作宮梁武建寺故茲山有址其來蓋
久然在宋元時想未甚宏壯今寺乃阮常

侍重造寺中碑文可數予嘗覽忻嘆隱蒲
菴集云延祐甲寅十二月登牛頭山雪後
見草菴如壺有淵道人居之從一竇俯入
中設柴床客至不語淵以半座分我且言
始至從樵者乞畚茅席地為室潄雨沮洳
翹乏終日居人有周子文卿者憐我始為
構瓦屋而予至豈有所待耶敢以菴累子
庶他時會面相勸如平生請翼日作詩相
留予既慕蝸室欲憩止焉而不果作短調
謝周天懷昔北年遊東海大船推鼓江上行

清溪山清溪山在牛頭山北牛頭山牛頭山在牛頭山北牛頭山牛頭山在牛頭山北
去不遠萬里孤蓬尚飄轉可憐歲暮長
逢水雪連天江漢遠紫雲如蓋青石
手俱忘還老于骨中始識周處士臨
江山十椽茅茨待月風月便掛錫
師年八十不可待久欲為母營朝
心法可得如石頃者此足以徵矣至
御集有詩云影冷蟬聲靜又有胡文穆公從獵詩云輦出西
石城帶又有胡文穆公從獵詩云輦出西
三城偶尋牛首共躋南唐古寺留半
綠高僧人問錫還已覺塵公以此詩為
後有和章云諸公從獵龍山因登牛首山

訪佛窟寺胡學士有詩是日僕以病不及

行想像佳遊輒用次韻

雲從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微曉翠華臺

皇帝南巡時曾駐驛茲山江彬起後實齋

其謀是夕山為之吼三軍驚呼彬謀遂寢

至今山中老僧猶能道其舉夫正德之季

武皇帝翠華所在百神呵衛群工贊翊不

為不多矣而是時大司馬倚公保障之功

實多故能成翊日之勲折轉軸之勢而山

靈亦為之響應焉

山中詩多遊人所作然皆起於一時寄興

故無專詠者獨顧司寇公璘云雙關時大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雲浮秋風氣爽

猗與巖洞停流攸鍾故雖靈岳頓是而
崇孰謂牛頭可易以紀雙洞均舍一巖
特起載笑載眺遂輟並臨華陽比方康
鳴失雄爰抗幽踪鎮茲心賞雲英露滋
庸資撫掌撰巖洞志

堯率巖一名捨身臺在東峰之陽由石磴
盤旋以上壘石為浮屠遊人每繞之云當
得福臺下有殿殿傍僧寮一題為憑虛閣
面視無蔽倪文毅公領客來遊次沈僉憲
詩云祇今誰是直歸臺面華嚴登此未勞
十里松筠蒼雪亂半空鍾磬白雲高

來遊客侶乘轡背入定僧如坐鳥巢又次
汝選部云夾道松蘿人跡罕尋常到
神靈日月開最愛間人跡罕尋常到
後書右二詩乃成化庚子三月望日與
友沈僉憲仲律汝選部行敏同遊牛首山
登堯率崖即席和二君韻以付寺僧元亨
者弘治丁巳正月之望復至寺中舊詩尚
存而元亨下世久矣其孫乞重錄舊作并
附後詩以識又王縝和云堯率巖在
知勞眼空平地山真小身近古雲風
壯杖看龍歸石洞同僧伴月宿雲巢西

馮子佩劉師惠三公有聯句曰
仍聞海峯高不覺之句皆佳
下有應真阿羅漢碑僅多詩請題字不能
盡述

文殊洞在堯率巖右容可一二人靜有坐
覆其間今僧易為重樓名文殊閣檻外巨
樹一凭欄坐眺則清影蕭蕭無人跡時
見飛鳥翔鳴而已正德丁卯顧璘華王黃
衷子和朱應登升之陳沂曾南都穆玄敬
自堯率巖至此升之曾南潛叶洞中口烏
鳥作吟聲諸君共挽出之聯詩書壁上今
已不存

辟支洞在西峯前廣踰文殊之一高倍之
洞前有殿殿內石佛形製甚古殿左右方
塔是宋僧德鉢同郡人高懷義造長于圓
照大師普照有文誌之今嵌左壁右壁有
如愚居士詞及十修塔記鈴聲斷續時驚
清者風雨寒夕雜以清梵尤為心洞左
修廊短楹牆外松篁蔽虧遊人
身林

而下者望之如畫戶外正對花叢大峰綿
連蒼翠蓋西峰最佳處也山西劉紫巖公
有同遷京兆東華費學士鍾石陳司業琴
溪以十月二十六日約遊牛山曉出聚寶
門午至寺晚過辟支洞詩云殘月始知滿
隔樹好蒼金吾未啓重城鑰寶地蕭蕭
向光地好景定非容易得浮生安用多
高情江山入錦囊又有一題云孟春之吉
予拄杖來遊牛頭強登覽率巖旋至辟支
洞小憩偶得一詩錄留洞邊以紀歲月天
浮雲列翠屏望中樓閣憑憑陵江分楚水
淮流遠地掩鐘山王氣騰六代衣冠烟靄

游萬芳山詩海天一色不知何人所作

野豬洞在辟支洞右路險而僻知至者鮮
予易名安初拜爲記曰時泰數至牛頭欲
窮巖壑陟奇經阻尤恐未淹今年嘉靖甲
寅季秋望日自長干循雨至崇因兩宿而
至入山口逢無碍智公同與遵山壯麓坐
野豬洞洞前三山對浮大江傍繞曠視不
蔽故是山之佳勝處次日復與再尋跌坐
竟夕歸至禪室誦法華經至戒行品心候
發念默言比之茲遊意在聞法然志雖依

取律儀未終猶之此洞徒有虛語而無美
號于是擇偈中安住初法之言名曰安初
蓋欲洞因我易稱我國洞植行歸於清
淨也遂乃書貽智公俾告來者
煤洞在安初洞右深入窈窕上聳巨壁傍
皮一石遠望甚隆近視則側有如龕狀可
藏一人予與三際禪師明通攀蘿尋之他
遊者罕也

圓杼方軸融結成章山躡淵注并者斯
減况此池泉燕而相得秋苔浸雲春蘋
印月予以浣漱祛是塵襟俯仰玄壤寔
暢遐心挈壘貯腴濯纓汲雪願謝泥汚
以齊甘冽撰池泉志

飲馬池在山上兩峰間遊人自後來者所
經舊傳梁昭明太子遊山時飲馬於此故
今以昭明呼之然未必實白龜池在天王
殿左欄楯有銘是成化七年修者虎視泉
在白龜池左稍後有欄楯什棄于前上亦
有銘乃至正十一年立書最佳泉味極清
冽故老云昔草木文殊講授時龍女送水

雙虎應得之泉前有金剛會碑唐咸通五

年居士丁遵等所造樊文蘊撰文今已剥

裂稍後有姚少師撰造佛殿碑二池一泉

一在山顛二在山麓就其中虎與人尤多

汲然其名不經山僧聊以愚遊者故遊者

亦時有詩戲之其專詠如鈞玄沈應奎句

云虎井冷味液正又人有句云應三

地湧泉一名感應在兜率巖下數百步泉

自石坎中出深二尺許纖淫縷浸色味俱

絕俗以龍王呼之蓋神其事也壁上有地

湧泉三大字傍多梵書又有元貞四年等

字消而常盈注而罔涸故是山中之標燕

僧有賦感應泉詩刻壁上今已剝落泉傍

有僧廬其地在中為最勝蓋以坐井中

則仰瞻巖峰出戶外則俯視泉水故也

錫杖泉在東峰頗大不盈尺亦坎石也

太虛泉在兜率岩石壁下應城何考功所

題名其傍嵌大學士南郡陽峰張公詩

深鎖碧霄重踏破殘雲興轉農一帶江光
還百折萬牛天閣此雙峯林光略絕解陀

石臺殿崖懸古洞於巔上蓬公名壁字崇

象是時為太宗伯來遊故有此作又有濮

陽李蒲汀公詩直從對巖花山中來江流紫雲作

帶樹迷僧寺爛成霞塔顛慈日明金像洞

口香雲護石芽見說南朝遺址在曉來烟

世尊經行相方建刹帝釋標華悟茲正

法初地琳宮孰謂可崇然而罔覆風雨

斯躬祗園既開石筵爰起巨侈陶甃惟

人之庇廡堂耀日鵲宇凌雲期超灰劫

必也其文撰殿廬志

凡寺在原隰者殿閣雖極偉麗然皆基布

平衍遊者易陟其他倚巖結構又多簡率

不稱惟茲山宇域山門在峯之麓進門由

石坡以上左右列二牌亭翼翼相向左乃

沙門道遐撰程廣平所書內言劉司空既

創寺仍以餘帑集錄佛經道書內外諸史

醫方圖錄凡數千百卷總以七藏奉之惟

謹融禪師托迹幽棲時嘗從抄閱碑亭上

為金剛殿殿後石級百層稱白雲梯甚峻
整有閩人張煒所書扁初至者望之甚駭

遊人多飲於杉楠之上莆田康宗伯太和
有夏日同肖泉林公九山全公遊牛首山
白雲梯待月詩歷更相傳日已西移等詩
高吟見米輪樹一抄齊夜靜生幽傳詩
人又五陵陸長庚夜飲白雲梯云清一
品題又五陵陸長庚夜飲白雲梯云清一
走馬風塵客得賜招提半日閒陸此詩其
襟期雖不敢仰望諸老然善於自嘲蓋亦
醞籍士

白雲梯之上為天王殿殿後亦有石級然
大不及前矣大雄殿在天王殿後山之鎮

也

大雄殿前左為觀音右為輪藏前有石欄
最閒曠右銀杏樹在欄之下大雄殿後為
毘盧殿左右各翼以小殿曰伽藍祖師焉
自是而後寺之址盡矣

寺之前後殿宇內諸佛菩薩莊嚴端好皆
前朝時所雕塑其綬絡幢幡爐瓶几杖絕
非諸山可及所可惋者獨山前左右舊有
西壁今都不存若有盧居士張將軍見而
固之或者其可復乎

精藍所在近市則易囂僻處則苦寂惟牛
頭介二者之間故僧之杖錫者聽約堂主
晨鍾暮魚持誦罔間披衣而魚次展單而
龜息六時有節終宵靡亂是諸方之所無
者也其居廬者雖不能及然亦攝心十念
稽首諸方衣絮茹荼迺賓唯謹焉其廬舍
則自山門正道外左右各有路以便登陟
左門麓下有僧廬一號文殊菴上為卧佛
閣閣在天王殿左閣上列像莊嚴甚都下
塑臨濟二十二世南虛白像閣上有倪文

毅公留詩西窓正與白雲梯傍修松相對

詩是公遊牛首山次都景章韻者老僧方

條地占東南景色饒天際孤巖藏暮靄雲
間雙塔倚層霄石潭過雨魚龍躍松徑經

却醉東風嬌盡日流連忘公又有和鄭司徒
遊牛首詩山繞春城水繞溪

松出潤齊晴色清如日近輕陰過檻覺
雲低老僧方丈清如日近輕陰過檻覺

其傍又有南原王常詩香臺懸百磴飛觀

其傍又有南原王常詩香臺懸百磴飛觀
出卧佛閣左稍前有房一號東隱庵今僧
聞相構修因堂李比部載贊題額周暉有

親墓在山前每展祀則寄宿將創一堂讀
書尚未果舊有聽松軒是亦松山農金琮
元王書并詩其序曰庚子八月僧維晃
三時章遊弘覺寺和梅侍公詩生時清秋
中紅一後勝地五外萬境欲東蓋印虛白師
舊宇喬司馬手書長幅詩在壁山名天關
骨峻嶺土脉系萬里虹光來森森四時雲
徑出油土香分翠嶺神關迥步引青松石
到六鰲海上欲借勝侯
由東隱菴回折而上各有僧廬惟能住止
如堂最雅潔後為退居方丈住持僧居之

內有百代高僧像又少左有齋堂蓋眾僧
會食處凡四方之施僧者則聚于是方丈
為遊人經宿處詩多不可紀且殘缺又傳
錄久不能定其主名予於壁間得數聯如
禪堂近聽溪聲入禁苑遙瞻國色連雙
穿古洞清泉玉露影圓禪閣一千塔起
瘦乃陳芹胡汝嘉姚汝循前後遊時得意
句芹字子野嘉字懋禮循字叙卿皆江南
人自方丈東下至地湧泉回折緣石洞入

篁中抵堦率崖下至藏經殿藏經殿在文
殊洞之下後有舍利塔餘姚楊珂詩云寶
浮空人望層巒四山燈火空明又五陵
深風度鈴聲響疑共文殊過化城又五陵
陸長庚云剏剏開雄構項構諸天盤屏
舍利子太素烟生諸天四明范重詮云
聳碧霄東風二月法重袍層欄轉日移
影絕頂籠雲下鳥巢影勝又鷗海楊文卿
按圖古郡見蕭條金陵影勝又鷗海楊文卿
句云洞天香泉石崔嵬左右共三碑內一
是吳興比丘大海會原撰文殿左下僧廬
一右下循石磴直至山椒近創三茅行宮

今奉彌勒于中面極爽塏最宜觀雪蓋以
其高而曠也南洲散吏童漢臣登牛首山
絕頂謁茅君祠有句是仙山窈窕絕塵氛
迴旋風景別始又溧水武昌過三茅行宮
與三際上人談禪云人間福地幾華陽
名山此天關
自三茅行祠而下少右轉有僧廬一曰巢
松閣其下舊有三際和尚草菴近已廢為
菜圃三際曾在寺修理殿宇後為人迎入
橫山遂卒故人猶有吊之以詩者如寶幢

居士顧源過三際和尚故居云西風挾雨

馬銜雲作勝遊樓閣半天瞻日近峯巒千

起誰將衣鉢紹前修不自此入長廊有僧廬

二近辟支殿是僧洪普洪燈所住予自始

遊山時卽主於室今其孫又卽居後地爲

層樓內有文博士彭隸書紹隆三寶字

自辟支洞三折至禪堂禪堂者僧修靜處

也是處雖有而茲山則特悠永問佛則晨

昏之香燈靡間尋山則冬夏之酒榼常携

戶外正對象峰日中時見江水若加以烟

雨尤更奇絕詞客題詩至不可紀然主者

不在文墨故雖有吟咏多就湮廢其他一

二可留者今悉載之如陳侍講泝同羅侍

御鳳自辟支洞過禪堂禮佛云雙峯幽

靜月常始楞伽年叢菊秋深花未發禪房夜

處妍心常憶舊時栖隱又寺僧明智禪居自

詠云每開山野日煖香消時不知身在寂寥中

雲欽漫點清幽景走筆題詩思轉慵

自禪堂出至祠堂堂內所祀是創祀功德

主寺僧言正德末武帝南巡時曾於此駐

騁今翠華雖遠而碧蘚尤斑紫氣未終而

青苔常滿故有興王華之誕起金莖之詠

者矣

由祠堂而下有二三僧廬然皆近山門右

最下一廬是王襄敏公祠公名以旂字士

招官至大司馬有墓在壯山與寺相近故

其子卽廬以祠公焉內有碑文諸詩詞

山中僧廬士人從來無以之肄業蓋其地

多遊侶故也惟少宗伯殷公邁爲舉子時

曾讀書其中今所居近地湧泉猶稱殷白

野山房公平生耽心竺典不以世味爲尚

嘗誓欲入首楞嚴境近時嗜佛者惟公與

巴中趙公大洲華亭陸公平泉知名於世

爲方袍所仰

靈草嘉樹高山憑依靡以衆夥獨珍厥

奇惟茲牛頭萬木森列修杉雲崇團楠

蓋揭文杏實材匠者徜徉與則雲雨任

斯棟梁二木毓秀乃寄空山石筍垂蔭

祈保歲寒撰草樹志

山多松栗蕪篔簹蕨樵採雖繁培植亦廣

獨白雲梯傍夾植杉楠亭亭肅肅千蔽霄
日遊人暫憇於下若張幕焉

文杏在大雄殿前石欄下圍可三四人輪

根高榦叢枝密葉寺僧說曾經劫火而不

燦故今燬痕猶在百餘年來老於樹傍者

都未見其實嘉靖戊申陡結六株人咸異

之謂有徵應後鄉人趙文達果造三弟行

宮於山椒嘉靖癸丑七月望予爲母張建

孟蘭盆齋時憇坐於下品其材以爲在新

澤之次栖霞伯仲間因爲賦詩今太宗伯

洞山尹公遊而愛之命齊雲巖僧拓秀蔭

古今四字俾刻石嵌欄壁弘治中陳大聲

有秋日遊天闕山詠銀杏樹詩此何人

古臺曰高蟬噪滿月黑鳥飛同盤錯敗

折斑爛蝕蟬音終爲麻痺器色說足尋十

陳名鐸以詞曲鳴今世稱秋碧樂府者是

也是時黃美之爲錦衣豪而好客每遊牛

山則從以名士賦詩寫畫間以新聲少後

又有金陵八達豪于詩酒皆可稱山中

侯

山多竹是處遊客皆有題名久之益盛

然雖蟲書鳥篆不能過也予於林簿間見

有句云青封萬竹朝霞合又云修竹一方

松半疏者皆人寶境

每春暮夏初時松陰欲午則寒氣襲衣時

人來遊曾得句云松梢集生雲未去者最

善描寫

山多甘菊春時生滿岩谷僧採以餉客即

陶隱居所謂根枝花葉皆可餌者好事人

移植欄檻則經年彌茂是時吳萍初至汲

澗泉烹而啖之固爲二絕

山多蘭每春深則人掘以入城然皆一莖

十數花惟近時始有一莖一花者葉少而

潤每莖嫩殼包之如筴籜色碧香細初春

即發名曰春蘭比鬻於市者先月餘皆傳

得之山中云

笋盛時僧以供客是時當春夏之交漸近

浴沸含櫻正夥城內外茶會極繁而牛山

疎寮中又自有幽閒之趣坐青樹之新陰

聽黃鸝之間語雖未割茲塵網亦足愜此

曠懷

曠懷

夏時遊客較春初秋仲爲稀然山中栗陰亦自健人加以槐停粉而晝午蕉分綠而多陰麥飯莧羨自堪怡悅故時有往山中結夏者免都人日之爲褊穢客矣

中秋重九秋之仲季是時桂莖發枝黃花

紅葉蓋凄然動人而鷄冠尤盛滁亭劉萬

鑑句云老樹蒼苔紅粉白香滿庭鑑字鑑甫即集

牛山中詩者老而貧病相仍寓碧峯寺予

嘗題其像云竹樹花開獨靜時清溪短髮

通神仙者幾希似其人

白雲梯邊石楠最古自春入冬葉不零落

對月則清影堪怡經霜則紅陰可挹五峯

仁有云探奇直過巖西十里青山送馬

蹄此處禪房更清絕者可謂寫生矣然文實優於繪畫今其圖

本多留山中

僧素不藝菊以去城遠苦無佳本此時朱

職方潤身近山寺構大闕山房從王田盧

先生分種故僧房多因以供佛香生盂水

朝爐減薰根留墀盆夕苔破色遂使人棄

渾英而不珍拋籬枝於不把矣盧名壁字

國賢性嗜菊著東籬品彙家有萬花草堂每過輒則一遊山寺

入冬山中少梅獨一二處有古幹如鐵者可三四株然去寺亦遠廣緣寺有山茶不在寺封內獨春時桃李盛開則紅白迷望是時風雨晴霽無不堪遊而士人之耽於吟詠者蓋不可勝賦矣予嘗誦王右丞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之句謂差足以當之

茲山演法肇自融公枝分六葉派紹雙

峰丹陽既來建初爰起乃有博陵皈心

真諦石筵朝飢寶座夜叅虛往實來開

此四三報緣將盡鳥獸哀號獨此問答

現白玉毫撰法實志

境綠色發時不言綠色起云何得知綠

乃欲息其起

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

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

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

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

起豈用佛教今

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

境從何處發

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
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
有相轉鳥去空中真

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
覺乃變為境若以心曳心還為覺所覺
從之隨隨去不為生滅際

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

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
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從念不
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欲知心本
性還如視夢裡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
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境中像心
從何處生

恰恰用心時若為安穩好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豈止
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心
無心處不與有心殊

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
合則萬倍畢

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談還
從空化造無念為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
性不動生滅無乖悟谷響既有聲境象能
回顧

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無前覺覺後覺
并覺有三心

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無覺
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

住定俱不轉將為正三昧諸業不能牽
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

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
轉還虛妄心為正受縛為之淨業障心塵
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
相生風來波浪轉欲淨水還平更欲前徒
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猷吼性空下霜雹
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
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
賴覺如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

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裡事
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
不在心外

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暗昧
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

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即真擇得
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托功行可論
智障難至佛方爲病

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
此病終難見

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
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紀第五
詳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
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
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
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
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
無處安用行何能決

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
復道有中無同証用常寂知覺

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
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
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
求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
別有証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
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
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
勞已求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
地于彼欲何爲

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穀難

看心有羅穀幻心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
容下手難

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
即達于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
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
不令失正道

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
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憫群生託疑
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境徹毀譽心
不驚堊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群生

藥還如色性爲

融禪師生於延陵隱於茅嶺栖於牛山設
於建初寔於鷄籠始唐貞觀歷永泰終顯
慶同時參問者則有博陵王與邑宰蕭元
善蓋其話言雖少而實啓一枝故六葉之
外猶有可紀者焉

按五燈會元融禪師自受四祖之法後首
傳智嚴智嚴傳慧方慧方傳法持法持傳
智威智威傳慧忠自融至忠蓋經六世所
謂六葉傳芳者是也自茲之外尚有一二
自宋元以至近世所傳者宿雖不敢上擬
諸祖然實法門之秀容可使其泯泯耶故
予聊爲著其槩焉

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
出長波

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
波當自止

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
還歸空處坐

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

泛般般

人法雙淨善惡兩場在心其實言提道場
牛山六世之外鶴林大師名玄素姓馬氏
故人以馬素稱之素傳大覺禪師名法欽
劉中山融大師新塔記所謂一爲牛頭宗
嚴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
爲如來之別子者正指此言

僧中文字莫盛於唐如此山中融師碑乃
劉夢得所撰而李華李吉甫又爲鶴林徑
山作之自宋入元都未及搜閱而洪武以
來乃有未傑諸僧焉

青城僧永傑字斗南國初時住牛頭山
日惟默坐會仁宗出獵時見而問之傑乃
起身疊論後人問之曰見天子不言更
待何時耶仁祖許他日爲造寺與之同
宿梵率巖者一夕後不久化去遂不果余
曾見二詩在僧房云月在水中撈不上幾
回戳碎水中天夜深山寺開心坐月自飛
來到面前掃盡空堦雨後苔月明遙憶獨
徘徊已知明日非今日轉使情懷撥不開

書字亦佳

漢安僧澂少爲隸後舍宿參禪有悟說法
都下叢林仰之久居牛頭後遷太岡慈善
寺感山神讓地所著有雲巢集澂有影相
自贊云荷蒙鳳沼陞猊座說法圓融天上
播諸佛威儀此日興九蓮幾感 皇恩大
蓋爲戒壇宗師時所撰
秣陵僧文曉頗以文學馳名嘗和山居詩
又欲買船往來秦淮新林著船居詩內有
一首詩性舵心篙體是船隨波逐浪自安
然裝風載月無窮盡納聖容凡有萬千歷
遍無爲真靜海衝開有象妄情川開來泊
在善提岸壓碎蟾光水底天最後又欲買
牛自騎牛角上掛二卷往來城市未果世
壽八十五卒

牛首山志上卷終

牛首山弘覺寺今將本寺原設碑記并
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在卷五家墳山
弓口畝數抄白開票

計開

戶部爲乞

恩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南京內官監內使阮昔題照
得南京

勅賜弘覺禪寺坐落應天府江寧縣牛首

山先於洪武年間本寺名爲佛窟禪寺

原有山塘田地七十二畝專一耕種收

租採斫柴薪供給常住彼時有住持僧

李行琛係本縣安德鄉三畝人後於洪

武十九年還俗至二十二年本人因見

本寺荒廢遺下山地無人收管私自占

入本戶管業至永樂二十二年李行琛

男李真義男張福果思得前項山地原

係本寺之數却行轉還本寺僧斗南管

業後僧斗南住持本寺已後退院因見

山地與本縣長泰北鄉大戶李指家毗

近不合議記在李昇戶內收租採薪以此本寺僧舍忍不敢具告給至正統七年造冊李昇與僧斗南將山平分至今各自管業臣係已故太監王瑾名下宣德八年本官到於南京公幹爲見本寺荒廢自備木料碑碣倩工起蓋佛殿山門廊廡及寶塔一座完脩正統年間勅賜弘覺禪寺一向命僧朝夕焚修祝延聖壽及南京城內本官原有舊宅一所景泰二年十一月內欽蒙

勅賜改爲承恩禪寺命弘覺寺住持僧福寬兼住掌管臣思得二處寺院俱是一處常住供給僧衆數多別無分毫田土如蒙

準題伏望

聖恩憐憫乞

勅該部明白豁照舊撥

賜本寺永遠供給僧衆實爲便益俱題景

泰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戶部掌管事太子太保兼本部尚書金濂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準他與等供給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擬合通行除外合咨該部煩行南京禮部轉行南京僧錄司着洛該寺住持照依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景泰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右

勅賜牛首山弘覺禪寺山塘田地週圍共計二十一里零三十步與寺焚修供衆計開山塘田地四至

東至白石坑 西至文殊嶺頂

南至趙庫村 北至太子嶺脚

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手本原開五家

墳山共計十二畝

留守左衛指揮劉墳逕過二十八弓

橫二十一弓 計二畝四分

李讓墳逕過二十八弓 橫二十一弓

計二畝四分

府軍右衛指揮馬大墳一處外小墳

一處共二畝四分

王南墳逕過二十八弓 橫二十一弓

計二畝四分

陸元泰墳逕過二十八弓

橫二十一弓 計二畝四分

應天府江寧縣為乞

天恩典例免差糧事據牛首弘覺寺住持
從懷告稱

皇恩於景泰三年荷蒙

欽賜田土額該馬草三包伍分歷經

九帝並無糧米額在安德鄉三畝四甲里

長蔣子成下入冊僧名到今無異近因

丈量不知何緣加裁飛米二石七斗四

升切思給領由帖蒙 恩蠲免生死受

惠此因近奉

聖壽香火尚且素守清規况茲山崗薄土

難以妄認乞准宥豁等情據此隨經吊

查黃冊實有民官田地山塘一頃九畝

五分七厘未註

欽賜字樣難以憑信續拘該寺里老蔣子

成等審據執稱本寺

欽賜山場立有石碑見在查該隨寺僧人

執業侍奉

聖壽香燈今新丈量前頃田地山塘共大

一頃二十九畝八分六厘四毫里書俱

作民間一例科糧在由平米四石一十

二升三合五勺五抄本僧不甘具詞告

擾等情據此隨查在冊官山七畝民田

二十五畝八分四厘地三畝九分六厘

山塘七十二畝七分七厘照依功臣田

地一樣起科每官山一畝勸米一升五

合民田一畝勸米四升民地一畝勸米

二升山塘一畝勸米三合共該勸米一

石四斗三升六合一勺一抄外有丈出

餘田地山塘二十畝二分九厘四毫內

該田一十三畝九分二厘七毫地三畝

三分七毫山塘三畝六厘俱與民間科

則一例科納糧差共該糧米一石二斗

一升五合一勺一抄二項共止該糧米

二石六斗五升一合一勺四抄比先免

米一石四斗七升二合三勺一抄查將

各箇歸戶冊內算出餘糧如數扣補備具申

欽差巡撫右僉都御史張 蒙批如議造

入會計等此蒙此擬合就行爲此合行給帖本僧收執本寺在冊田地山塘并新丈出餘田俱照帖文內科定糧米數目每年依期辦納糧差亦不許親管里老等役仍前紊亂嚇詐等情其田地除豁糧差聽本寺焚修香火并逐年刊刻各公登遊牛首勝境詩集俱無違錯取

究未便湏至帖者右給帖付弘覺寺

持從懷准此

萬曆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送止菴住上人住持牛頭山弘覺寺

今城內外諸精藍自四五大刹建自

朝宁者則設有善世諸官而凡山寺之在

遠邇者各有住持一人以領袖諸緇使

昕夕禪誦遇時序則諷唄殿庭而諸緇

皆得轄之然寺雖有住持一人以轄諸

緇而其去留惟在大宗伯以陟黜之大

宗伯官既尊崇遇諸寺缺住持以轄諸

緇者則寺之衆緇各以名上而大宗伯

即其衆中以遴一人名既定大宗伯俾

屬曹以行而其劄則又出於善世之司

近時善世既已久虛其名而覺義以次

當司其篆者則爲劄以與之住持之秋

本與覺義不甚懸遠而諸寺之住持一

受其所爲劄則凡相接時名雖爲諸寺

住持而實與諸緇無異惟大宗伯則於

所遴中特有褒異則自給劄使得同於

司篆諸覺義而其寺與諸精藍建自

朝宁者同則其秩雖在諸住持列而其

誼通內外諸書典文雅而好事者不易能也今年秋牛頭山弘覺寺之住持缺大宗伯見海翁公以天界之僧能住往牛頭在金陵為勝利住持在牛頭為僧所仰而大宗伯之劄與住持者自弘正來始一二見見海公以文章德義為南大宗伯不輕畀人一字而一見獨以劄與住吾知住之行誼有以乎於諸緇而通內外諸書典與其文雅而好事者不待言可知矣住本京都士人子幼而受經常航程公理為天界覺義時以行誼見稱于諸緇紳先生而住日侍于左右得以聞其內外諸經典而文雅好事綽然有理之遺風予自嘉靖丁未讀書天界即與理公往還而因以識住比理公既謝世予方悼其後不振而住乃為牛頭住持又得大宗伯之劄以異於諸寺者則其行誼信有孚於諸緇而其通內外諸經典也益信矣其文雅好事將著於山中而其繼理公也其在牛頭不猶

即在天界耶凡予在天界即遊牛頭而其遊牛頭也又有誌二卷予將入山以志謀于住而住之友人周時時弟暉與陳樞聞之祝予為文以贈住住之賢雖不假于予之文而其事之難得則不可不顯故予不辭而為之序以見見海公之能知住也

萬曆丁丑八月二日大城山樵盛時泰書

贈雪齋上人住持牛首山弘覺寺序

都城之南三十里而近有山曰牛首雙
峯翼然如涌焉以是受稱而盤踞峭崿
其為勝地則此中之靈鷲也山之上有大招提中則有宰堵波以倒影而著奇
命名曰弘覺又牛首之祇陀園而牟尼
法所傳演處也諸耆宿學人禪棲于其
所者以百計四方問道之侶往來一歲
間者以千萬計住其山住持鴻教而足
為三輩四衆之所皈向鶴林鹿苑之所
仰藉自非執行峻特識悟圓通外之嚴
毘尼之宇而內之入三昧之與者無足
以當之也先是住持其中者多導師其
人通則教弛綱頽標法幢而弘滅度者
亦曠之久矣于是大宗伯王公鄧公祠
部將公思得其人以張勝業迺集諸山
茲芻蕘高而竹著者較而試之擇其尤
以往而得雪齋上人以為度門道品性
是寔良上人則擔經振錫舍舊棲之葦
牀而新蓮坐于初地焉不能不以覺

而自肩任矣昔者達摩之西來也所為
傳其法相宗襲至于今則由二祖慧可
而二祖得傳其法則由立雪浚縣之故
至于雪山固釋迦苦行之所也而論者
乃為謂六法成就能以口風吹散雪山
夫雪山而可以口吹乎則以于法既成
苦行斯斷而果位以能仁此其彼岸也
若上人者法器如可以苦志為勤修依
向我文佛而成就乎六法迺其精進以
雪命齋其中則可具見矣乎茲具以嗣
法為上首而持鴻教于勝地將以其峻
特之行而俾脩毘尼者得有所持循將
以其圓通之悟而俾窺三昧者得有所
闡發真乘法印自上人持之而勤求秘
寶者咸得入甘露之門而登大智之途
矣判題弘覺其真弘覺哉初上人出家
從師即居西天寺而結精舍于中部人
士之欲脫穢累而詣覺路者樂從之遊
如東林白蓮之社者久矣謂上人為迦
持而心本無所住以是受名名非其實

然而以白牛為本以方便大覺乎眾生
建其弘願而茲山茲寺若有待而設于
是為上人各發歡喜心而于其往也肆
之為言詞以當衣衾之贈乃用屬余而
余亦樂上人之為教慰也于是乎書
時

萬曆二十年歲在壬辰季冬朔日之吉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雲南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奉

勅督理糧儲兼管鹽法右叅政與竹王橋

撰

賀雪齋上人住持弘覺

貝葉龍文百萬函遠冬玄旨廣求叅燈
然寶樹飛花雨薌散優曇蔭石嵐妙藝
祇知歸淨域禪心頓覺憇幽龕西天本
是多重譯今古禪宗得細諳

時

萬曆壬辰季冬吉旦

賜進士出身前大名府知府知四川嘉定

州鳳麓姚汝循書

牛首山志下卷

淨信居士盛時泰撰

遊人覽勝畸士探奇心悅神怡日死春
莫故惟淨域可以情寄水石含輝松筠
同締矧茲牛頭自昔所興投鞭指樹雨
注雲蒸不有編摩誰其可紀聊寫我衷
用標齒齒撰遊覽志

縉紳先生凡宦遊南都者每于政暇有豐
芑之思焉故於牛山尤欲得一陟其址或
登高而賦則以宋玉為大夫或對局而彈
則以支郎為坐隱若非目覩已多耳聞靡
及者蓋未有不捫衣攬轡者矣洪武中若
宋若劉宜當有詩然不多見當時里中之
士則上元周湏句曲孫炎雖皆以著作稱
而恨無留詠其同時袁景文高季迪以迄
劉職方林祠祭又都有刻集亦不見傳至
今者今惟一統志載有胡金二公詩再後
有楊東里解春雨魏南齋吳匏菴諸名公
久遊南都亦不能獲至正德中喬司馬以
勲庸而兼遊詠至今山中僧尤知名姓比

入嘉靖乃彬彬多人士矣

中山王諸孫徐京字與諒貧而好客亦解詩律與吳興施峻平叔爲文字交是時同在省署者姑蘇皇甫子循武進薛應旂仲常樂清侯一元歸安茅坤順天德清蔡汝楠子木晉江王慎中思道聯轡而出則徐治具諸公各以詩貽之予初遊山時猶見題名在題今已不存其在各集者當爲收入後集中

內江趙大洲先生自謫所起爲南銓深嗜

禪理多所訪問是時嘉州毛起元善寶應朱曰藩子价嘉興陸光祖仁和王子卿原宋華亭何良傳叔昆南海黎民表惟敬先後俱在郎署而雲谷老禪住攝山團瓢號曰古佛菴時入城則群公各迎於家或與同遊牛山清談雅論雜以詩句予幸叨竊往來亦一時之盛

南都風上士人出遊多乘輿騎較之吳杭泛舟者雖少頓然亦無二處之靡宣德來生人在玉燭中前輩風韻雖不可知而敦

朴雅質則山之老僧猶能道其一二成化後人文漸盛最多布素之士若隴西賀確仔誠淮南蔣主孝宗倫者俱有隱操賀與倪文毅魏文清周文安諸公偕和每風佃勝出遊多在牛山頗有吟咏今集見存已收別錄

正德初史忠誥直戴大帽着布袍簪花髻間乘小肩輿來往山中繪圖索句脩脩如古仙人一時王孟仁汪孟文林景初皆佐佑之其後攝泉老人許彥明者名墜多與里中故老及吳下諸名士遊每文徵仲步九達來京則治具而邀聯詩以去

吾卿前輩自洪末以至今德行文章勲庸節槩著見紀集者恨予生晚不及盡知其耽情水石則往往有人牛山自倪文毅公題詩紀於兜率崖者予初遊時猶及見之今已不可復得其他若陶華陽舉進士以耳疾歸貧而好遊每至牛山則動淹旬日有松筠軒集金靜虛爲南康守有別業在華嚴寺左右其山曰翠屏家居自哀所嗜

牛曰洞天十友杞柳菊徑清森瀟灑類山
居道人年餘九十策杖遊山隨處誅詩寫
畫吳瑄字元玉亦能詩事丁鑑字鳳儀工
詩稿名石巖皆清修好學以牛山主人
同時又有黃撫之梅一之二公者黃能晉
書梅長古文俱多從牛山中往來至嘉靖
初則顧司寇陳侍講致政家居致來牛山
於時祝禧寺僧福全崇明寺僧寄蕪每隨
之一時鄉中後輩若許太常仲貽謝布政
應午陳參議羽伯張侍御鳴治及諸名公
皆以文章供几挾間以四方詞客若山吟
陳鶴杭州沈仕姑蘇王寵黃省曾華亭何
良俊良傳陳侍講有句云相隨一童子作
伴兩山僧
牛山每春抄秋初及心佛臘月則都城緇
素擔杭荷秫者動以百十各投所經爰以
栖止或宵而合掌三尊或夕而執役千衆
故往事山僧多不能記
凡緇素糞糧施衆斛稻弘慈政陟岩門絡
繹途路者雖勞頓不以爲倦又有投誠淨

域普設無遮之會皈心寶座同酌有漏之
因者僧則爲之披衣持誦以法受施梵唄
之聲時滿岩洞

三春鶯花調黃布錦九秋杞柳綴金散朱
每于斯時携陸羽之新芽則香生空谷荷
劉伶之名醞則味溢芳筵至於詞客載毫
幽人曳杖或留味蘿軒或調神石室是雖
誼寂殊踪濃枯易轍然皆仰名山而興心
望靈臺以動念者也

靈山所在每多奇迹况兹牛嶺寧無異聞

然予未之多見故於仙侶之躡劍擔簦步

無得紀之清源觀道士唐景虞住雨花臺

傍與高座釋道寂菴交往山房中種竹藝

花以待遊人一時清雅之士多與之遊其

來牛山賦詩云名山突九雙峰秀仙侶躡

隔頻令心者乃近時羽流所僅見地亦無遮

四方布素來遊者在成化前不可知至弘

治中則姑蘇沈周有登牛頭山詩秋至無

期峻嶺攀手扣魚竿極力凌躡東至

了後開緒見此行恭人役役往復還如我二三

此乃石田和陳末之韻頗極懷慕是以觀
育中丘壑矣而正德末黃省曾勉之以諸
生來遊見知於喬司馬公乃饒以法酒
又命武士導之省曾夜宿僧舍賦詩有
西省客懷之句是時司馬公負經畧之才
有登覽之興又且輕身下士雖布衣之賤
待之以禮則才名若黃者誠足以當一顧
乎

黎民表字惟敬與吳旦字而待同以才名
起嶺南每來金陵則必遊牛山水沉湮

新作清供予與姚淞余孟麟數陪焉淞字
元白家有市隱園饒水竹麟字伯祥能詩
父古峰先生典試廣東旦即所舉士

由冬入春則元日以後便多遊客自試燈
至清明無一日無抵牛山者其豪爽淒楚
穠纖雅麗各有詩句紀之至中元日諸寺
雖皆設盂蘭盆以薦祖而亦以茲山稱盛
長至前後則素輿纍纍蓋不知雙峰蘭若
下視古壯却為何如矣

山寺入冬則僧寮疎寂遇雪尤無行客

頭雖間有尋梅者然亦難多得嘉靖甲寅
逼除予自崇因兩宿斷臂崖踏雪至山中
賦詩明年乙卯冬買田聶列盧次梗自泝
縣來謁陸儀曹予邀遊東山宿田舍中談
牛山雪後之勝又賦詩及昨予過濬次梗
沒久矣為詩傷之然而牛山猶大故吾也
空山聽雨昔人謂是人生得意事牛山一
遇雨則四時無不可意而乏趣者翻然岑
寂惟山東許用中有句云清熈若磴泥可
謂深於趣矣又有一絕云奇萬峯嵐色更

依竹鳴松陰短杖隨亦自有韻其他故尚

多

山高月小此語極佳牛頭遊人遇月夕則
倍有幽思若又佐以蘿烟松籟間以茗枕
爐薰則雖鯨吞牛飲抑又何羨然而詩律
專言者少嘉善沈科有云鍾罷僧初定詩
明月滿疎磴宿雲殘高出二十界危又有
句云數峯孤枕上者亦可紀

志稱宋大明中移郊壇于山之東峰從人
於西峯石室見一僧趺坐門首倏忽無有

但遺錫杖爐鉢後神龍中鉢并寶公履取
入長安杖失所在此則感化一時遺踪千
古未足深駭也昔無著親覲文殊於五臺
清涼身感岳神於座下將非此類乎然亦
無以之入吟咏者

塔影在禪堂右傍門隙內倒射供佛几紙
圍上陰晴俱有

山僧心習禪定身遇熙皞四恩三有無以
仰答諸天九衣四儀但知俯酬十地然而
大或浩劫所纏微亦青蓮所歷蓋有不能
逃者焉嘉靖中海夷偶作城內外誼聞騰
沸而山中僧侶皆負衣持鉢聚於後麓之
廢洞遙見島人橫肆殺戮其被傷而歸者
枕籍寺門人無全體此蓋百年所無抑亦
半生始遘者也因附載之以資談塵

伊是名區實多遺蹟夫何茲嶺獨鮮瑤
篇唐碑能皴宋碣星見他雖實多而無
藻艷及茲盛時琳琅始富裏者其誰空
茲鼠蠹我爰搜剔擇其鳳毛驥尾可附
用托頽毫撰麗藻志

劉禹錫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
記

初摩訶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
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
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峰
信公雙峰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
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顏持威鶴林徑
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爲如來之別子
咸有祖稱燦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常氏
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群書既而嘆曰此仁
義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
晁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
惠力感通故旱麓泉湧以神功示現故皓
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貞觀中雙峰
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
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於
無言同躋至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
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
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
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

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
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
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爲大備尚禮信
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
者而于真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象設宜
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
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
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
誠達而山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歸重造
大龍像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
相生敬幽明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
予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
嫉有不因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
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
乎以不修爲無爲也

李華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
淨謂諸現滅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
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爲不二之門其定
也風輪駐機其慧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

泉利物三者體備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
動問法華而涌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
測寥焉以遠近思惟而不窮知德皆空爲
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群迷月入百川之
中佛匝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
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
歟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
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崩崖勝
大敵者那羅延身銷大毒者伽陀妙藥拔
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
字道清崇高紹興於法位胄緒不繫於人
間慈母方娠厭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
尊生有異祥乳異安靜既齒稽首父母求
歸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
度隸江寧長壽寺即進具已戒光還定水
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像之頓除羅鎖
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毛際臉
口若方冊目不顧眴聲侔扣玉入南牛頭
山事威大師撞鍾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
頭陀第一大師亦斗數塵勞聞一知十未

聞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之最
堅比獅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慧
風吹雲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
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位開導來學於是
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獸衆明化之
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供大師悉以菩薩
呼之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
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
吾當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
心要于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
修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
壞帝釋輪終爲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
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
雖隱猶作來因藥草無殊根莖等潤貌和
言寡饑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現色
身而獨得我無示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鹹
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飽蚊蚋之饑渴
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怨親是法
乎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
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

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
史韋銑灑掃鶴林斯爲供養有屠者恣刃
積駭如山刺史韋銑聞大師尊名來仰真
範忽自感悟懺伏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
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衲衣跣趺未嘗
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搖至是如其懇求
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
仁皆同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今濁流
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
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
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度江梁宋齊魯傾
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
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無住捨禮部尚書
李愔時爲揚州牧齋心跪謁爲衆倡首望
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
下塵沙之數皆超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
移牒踰月均吾喜捨成爾堅牢無非道場
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
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
生八十五年起衰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淨

江而莫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幢幡蓋網光蔽日月以是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金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衆申哀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祗憐動天地晦暝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廻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曰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寶皆成汝能惣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鋤而靈泉滿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受嚴大師嚴受方大師方受持太師持受威太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

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世異人同泫然長慕僧慧端等蔭梅檀樹皆得身香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同禮故給事中韓實故御史中丞李卅故涇陽縣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大夫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况乎傳信其文曰濁金清境在爾銷練磨之瑩之功至乃現膏漬炷然光明外適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聵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與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因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無垢云何淨除

身心宴寂大極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知
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
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
我無生滅隨世姻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
寂寂露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李吉甫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

并序

如來自滅度之後以心印相付囑凡二十
八祖至菩薩達摩紹興大教指授後學後
之學者始以南壯爲二宗又自達摩三世
傳法于信禪師信傳牛頭融禪師融傳鶴
林馬素禪師素傳于徑山山傳國一禪師
二宗之外又別門也於戲法不外來本同
一性惟佛與佛轉相證知其傳也無文字
語言以爲說其入也無門階經術以爲漸
悟如夢覺得本自心誰其語之國一大師
其人矣大師諱法欽俗姓朱氏吳郡昆山人也身長六尺色相第一修眸蓮敷方口
如丹疑焉若峻山清孤泊焉若大海上
故揖道德之器者識天人之師焉

十有八將就賓責途經丹陽雅聞鶴林馬
素之名往申款謁還得超然自詣如來密
印一念盡傳王子妙力他人莫識即日剝
落是真出家因問以所從素公曰逢徑則
止隨汝心也他日遊方至餘杭西山問於
樵人曰此天目山之上徑大師感鶴林逢
徑之言知雪山成道之所於是蔭松藉草
不立茅茨無非道場於此宴坐之久邦人
有構室者大師亦因而安處心不住于三
界名自聞于十方華陰學徒來者成市矣
天寶二祀受具戒于龍泉法崙和尚雖不
現身意亦不捨外儀於我性中無非自在
大曆初代宗睿武皇帝高其名而徵之授
以肩輿迎於內殿既而幡幢設施龍象圍
繞萬乘有順風之請兆民渴灑露之仁問
我所行終無少法尋制於章敬寺安置自
王公逮於士庶其詣者日有千人司徒楊
公綰情遊道樞行出人表大師一見於衆
再三目之遇此默然竟無示說楊公亦退
而嘆曰此方外高士也固當順之不宜羈

致尋求歸山詔允其請因賜策曰國一大師仍以所居爲徑山寺焉初太師安居山林人罕接禮及詔赴京邑途經郡國警若優曇一現師子聲聞晞光北轡者較擊有摩投衣布金者丘累陵聚大師隨而檀施皆散之建中初自徑山徙居於龍興寺餘杭者爲吳東藩濱越西境馳輶軒者數道通濱驛者萬里故中朝御命之士於此往履外國占風之侶盡比奔走不踐門閥耻如瘖聾而大師意絕將迎禮無差別我心既等法亦同如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十二月二十八夜無疾順化報齡七十九僧臘五十先是日誠門人令設六齋其徒有未悟者以日暮恐不克集事大師曰若過明日則無所及既而善緣普會珍供豐盈大師意若辭決體無患苦逮中宵迦跢示滅本郡太守王公顏即時表聞上爲虛欬以大師玄慈默照負荷衆生賜謚曰大覺禪師海內伏膺於道者靡不承創叩心悵惘號慕明年二月八日奉全身於院庭之

內遵還命也建塔安神中門人之意也嗚呼爲人尊師凡將五紀居唯一床衣止一衲冬無纈絁夏不締綌遠近檀施或一日累千金悉命歸於常住爲十方之奉未嘗受施亦不施人雖物外去來而我心常寂自象教之興數百年矣人之信道者方怖畏於罪垢愛見於莊嚴其餘小慧則以生滅爲心垢淨爲別捨道由徑傷肌自瘠至人應化醫其病故大師貞立迷妄除其惑冥破一切相歸無餘道乳毒既去正味常有衆生妄除法亦如故故嘗有設問於太師曰今傳舍有二使郵吏爲刲一羊二使既聞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之乎太師曰救者慈悲不救者鮮脫惟大師性和言簡罕所論說問者百千對無一二時證了義心依善根未度者道豈遠人應度者苦無雜味日行空界盡破昏癡珠現鏡中自然明了或居多靈異或事符先覺至若飲亦不害遇疾不醫玄鶴代園誼柳爲蓋者此昭昭於視聽者不可備紀於我法門皆

爲妄見今不書尊上乘也弟子實相門人
上首傳受秘藏道揚真宗甚乎有若似夫
子之言庚桑得老聃之道以吉甫連蹇當
代歸依釋流伴筌雖名強著無遺其詞曰
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去鏡徹
衆生自性本同諸佛求法妄經坐禪心沒
如來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授真源湛明
道離言說法潤根莖師心是法無法修行
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既除我相亦遣空病
譬如乳毒毒去味正太師得之斯爲究竟

如愚居士滿庭芳

吾乃當途棄儒奉道遵行聖誨多年已逾
三紀截滅六塵緣因業習自營度日未嘗
謁見豪賢般若力掀翻煩惱川蕩獨備然
來斯十四載裝鑾佛相塔宇盡光鮮造述
賜石道直至水磴邊都係束脩已鐵捨爲

助道安碑知慚愧了無所得本覺性明圓

金陵牛首山弘覺寺重修碑文佛方

塔記

夫理示真詮本無生滅相標權設愛有安
興昔如來普度衆生既以同理而證法後
以顯相而示教此宰堵波之建所自存也
維茲牛頭山弘覺寺者定文殊鎮衆之北
區碑支証果之功德故有碑塔一鋪重修
於宋矩形鎮領規製凌霄風鐸枝暗霜旣
夜滑于白藥年驚其將圯今歲七月望承
母張諱用設灌臘之虔以報資冥之福見
有三際禪師明通者系出太原世居句曲
幼而割愛長遂遊方杖錫來茲迺弘增飾
仰祈十衆用紹厥功慈信所孚乃得常侍
何公首施鐵貝繼而至者泉湧川隨因其
所來資以經度金錢布施揮千百以如遺
鏐楮盈簪視鉢毫而固利積泱泱一句上復
再至仰瞻俯睇惕以易觀昔玄度建寶閣
于再生事昭龜史澄空瀉金身於二次結
紀鑑編以師方之蓋亦同轍故爲勒之貞

砥用傳有未庶觀者知所自起云爾前往
持僧洪普令崇懷領仙諸方改作三地管
事僧洪燈居近崇基力弘教誨有未護心
得不轉力者也法得備書故辭終及大明
嘉靖癸丑中秋日上元淨信居士盛時泰
仲交甫撰并書

喬宇遊牛首山記

予至南都聞牛首山之勝暇日命輿出南
郭三十里至山山形兩峰相峙如牛角然
故名又名天關從山背束折而南始見寺

之浮屠與虛閣據峰之高處從麓又西行
而北乃入弘覺寺寺內石級百磴而上古
杉連抱夾磴而直入天王殿後又磴百級
列木而上石檻環陸中有銀杏一株枝覆
數畝乃經僧居修廊綠石而登至浮屠齋
其顛題名又從修廊出懸磴數十級至觀
音閣閣之後有臺臺之上有佛足迹俯視
平臨若在半空閣之下有石壁豁訝如覆
曰梵率巖從微徑西行人一屋屋後有石
窟曰文殊洞遂從山背觀梁昭明飲馬池

登二峰下至辟支洞乃還

都穆遊牛首山記

金陵多佳山其可遊者稱牛首山爲最山
據城之南初名牛頭以其雙峰並峙若牛
角然佛氏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晉王丞
相導常指以語人口此天關也後又名爲
天關山云丁卯七月二十有三日吏部主
事顧君華玉治具與予約客爲中山之遊
時如約者戶部員外郎黃君子和朱君升
之國學進士陳君魯南而予兒元翁侍焉

遂共出鳳臺門南行十五里至灣塘其中
荷花尚存下馬玩之有僧舍隣于塘共入
殿若又南行十里度嶺予馬逸幾墮又三
里抵山舍馬而上升之獨乘魯南驟疾去
予輦徐步尾之二里達弘覺寺門內二井
其左曰白龜池右曰虎跑泉後僧以其險
更甃爲井而虎泉尤清冽寺衆咸汲于是
躋石級庭中銀杏一株圍可二人入方丈
午食畢登浮屠至其顛有聯句詩經修
廊東行綠石魚貫而上登觀音閣憑欄瞻

視第見浮屠之尖再上聞有捨身臺及辟
支佛足迹以峻險不及覩下至梵率巖空
洞下突出如屋列席小飲久之至天殊洞
升之魯南潛財洞中口鳥鳥皆吟聲其挽
出之前有屋一楹衆復聯詩書壁上既而
登山之背觀蕭昭明飲馬池徑可丈餘冬
夏不涸下而西至辟支洞廣差勝文殊石
浮屠立其前辟支舍利所藏處也老僧言
少嘗見舍利放光今數十年矣浮屠有石
刻二其一宋皇祐二年紀不著撰人名氏

中戴誌公荅宋明帝語云昔辟支佛冬居
于此其一如愚居士滿庭芳詞字絕類黃
太史居士未詳何人殆隱逸之儔歟西下
經禪堂傍室闔其扉有竅如錢日光射浮
屠影倒挂佛案紙上不可曉也夜宴方丈
予以倦睡去衆作詩角險至鷄號乃罷
十四日早食出寺而南山路斗峻馬屢乘
屢卻時雲霧四興咫尺莫辨遙視山足則
日光在田禾黍映之繚黃縈碧如僧伽黎
衣咲語三君以爲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

五里至獻花巖石益奇麗中虛可十步儼
若堂宇相傳唐高僧顒融嘗坐其中有百
鳥獻花之異巖因以名山故有幽棲寺今
已不存成化間山東僧道興至其地堅坐
不動有財者樂爲之施寺由是復興今名
花巖巖之南曰留雲亭衆以觸熱解衣小
憩又南曰芙蓉閣閣嵌巖石登其上群峰
攢蹙悉在目捷山之最佳處也衆共飲焉
北下僧廬其前曰無邊風月可坐眺遠又
下有軒曰無塵仍飲賦詩又二里出山

顧璘遊獻花巖牛嶺記

牛頭山與獻花巖對峙並金陵勝地在郊
南二十五里許陳氏孔彰居相近故主予
輦相是遊自春凡三易約乃定於四月十
有二日曰雖雨必往至日晨風颯然纖雨
斷續策馬出郭門徑趨花巖時避雨道傍
農舍比至寺雨益急侍御王君士招行後
五里假蓋野人乃獲至衣盡沾濕南昌守
羅君質甫先宿方山別墅憚不得至時孔
彰食具亦阻于途予三人躡屐登芙蓉閣

高倚空際雲霧生自下方疾風橫過開闔
明晦倏忽萬狀木葉滴瀝懸澗泉落四壁
峭然莫聽人語相顧嘆曰霽遊者安知此
奇哉下飯僧察孔彰始携二子負尊壺至
欣然共酌夜分乃已遂連床卧談古今且
寤且寐不知倦憊之去體雨竟夜有聲食
枕皆潤薄寒襲人殊異城市其實身卧雲
霧中也晨起宿靄林半峰間遠望巖嶸如
人新沐畢露情采興不可遏遂乘馬沿嶺
背爲牛峰遊至則殘雨復落不可登陟小

飯天闕丈室徘徊瞻望神遊萬峰之間乃
誦杜工部詩曰盪青生層雲決背入飛鳥
殆爲今日設乎兩且止日亦且暮遂別主
僧出山夫茲遊值雨爲勞然情景奇勝亦
復相稱乃知憂樂之方得失之跡固不可
以意校也

呂柟遊牛首山記

牛首爲金陵鎮山每登城中高處輒見山
之雙角如牛狀往時僚友陳魯南數言其
勝且言獻花巖尤奇示所撰志抵南且年

未能一至四月十九日雍里顧子有牛首
之遊明日南橋李子有獻花巖之邀予喜
謂同僚曰二美恐難并得或風雨炎暑之
阻亦不可知他人聞之亦爲予憂夏且半
暑已盛多不能遂也及暮予先出門過承
恩寺憩僧白雲方丈白雲即出諸公卿詩
卷兼以已作中有心未了之句予問曰年
幾何曰八十五曰年已如此何事未了曰
自覺尚有未了處已而雍里至予問壁間
懸詩何人所作僧曰自作爾頃又言某太

監者已亡可惜寶玉家貲盡爲他人所有
予謂雍里曰此僧未了者名利心耳既又
曰僧先住梅花水是時無水住十日祝佛
水即出且洪大懸流有群鳥來翔自爲鄭
太監所邀至此向時水聞今亦減少曰白
雲來此幾時也曰二三十年曰亦有此異
乎曰無曰住梅花水十日且有出水鳥翔
之異二三十年于此乃無一異何耶曰僧
悔至此耳曰然則爾心未了者雖謂之此
可也已而五山雙山在軒郭山皆既敗乃

行再行里餘山益陡峻與夫力罷予與五山下與令吏扶持步行少息與夫因訪識樺樸二木于五山然與夫遂長往不待雙足刺刺脫腕不能舉武使喚與夫與夫始候乘因曰因佚道使民雖上山亦易也此至弘覺寺即古佛窟寺也偕行有嘗先至者自下而指之曰某爲文殊洞某爲梵率巖某爲捨身巖予視之高幾千丈壁立峻絕決不可登舊傳高一百四十丈周四十七里者豈盡然耶在軒曰尋當至是耳比入禪林大門過天王殿石磴百層如甃壁然予又躡足攢眉恨不能登于是會兩皂擁後一吏引袂而後上有長杉數十章並占松夾植過金剛殿階磴亦峻峭陡絕其右有虎爬泉僧云草衣文殊講授之時有龍女送水雙虎爬地而得此泉味甚甘冽然此或僧神其水而以之名也上大雄寶殿其月臺有銀杏一株曾被火焚其身復生枝幹而身畔燒痕猶存然可五六人圍坐步蔭被褥雙山曰此樹當時止其

幹其根未傷故有此已而雍里遂舉酌于銀杏之傍在軒獨登文殊洞樂率巖自山顛松抄青巾白衫揮扇而下衆共瞻之至席遂談巖洞之幽勝而五山雙山郭山皆意興飄然起觀塔影去矣於是予同諸君止石磴瞰辟支佛像出憑石欄遠眺見萬山之間來牟已黃稻畦方青予曰此果江南之樂土也有山可薪有隰可田遂西至文殊洞懸石磴垂不可入而五山雙山邀予坐其中五山摩文殊之肩曰爾知吾輩至此耶又令從者移去洞口香几遠眺江山畢見出洞予足已跛矣雙山五山又邀往梵率閣捨身臺予不能去二君躍然往遂登其巔而在軒雍里郭山亦自他岫去予遂引一僧還至碧雲方丈前屏遂書一律既而諸君子還雍里乃洗酌碧雲堂上而五山在軒各言所見之勝在軒曰梵率巖之上是何物五山曰予手浣佛脚之水身臨昭明之池予嘆曰二君所見雖有不同然大畧皆已到山頂上矣視予全未

者可奈何是時佛前麥燈一掛五山曰適
壯來途中見收麥甚苦窮民足充口矣郭
山曰見男婦勤苦場作又用石礮甚可愛
此江南所無自此至江壯盡然耳適見此
不覺興鄉思也是時五山興極高遂同雙
山分榻於辟支洞西而在軒亦宿萬山拱
秀方丈晨興雍里郭山因及爲學之事予
曰竊謂自古道統之傳無過好問好察舍
已從人耳蓋非克已者不能也遂同二君
往問三君宿處先問在軒而五山雙山適
亦下巖來憑軒南眺見群山羅列如揖如
踞皆在目前而青雲紫露或流山腰或冒
峰頂在軒雙山又恨此障予曰此本山谿
所能且其粧點變化精神具在正可細覽
若赤日特照則焦土頑石並見又何足觀
耶五山亦曰然既茶而出乃自下瞻望良
久而南橋亦城中五更起至矣蓋日昨爲
太夫人忌辰也雍里復至碧雲方丈共飯
五山又欲予同觀佛脚泉昭明池然予足
不能上矣遂止西觀龍池龍池白石爲坎

源方數尺水清見底冬夏不竭其傍皆石
崖壁立高十數丈穿窬幽險五山曰此五
龍起處是行也微涼有涼廳雨夜中作遂
霽

羅洪先冬遊記節文

三十日盛殷二子先別歸余與南山及盧
子同遊牛首自鳳臺門出西畢使人邀至
萬歲寺午飯飯罷同步至祝禧寺晚觀楞
伽經十二月早僧一卷設齋供畢西畢別
去余三人跨馬逶迤循山而行有頃抵牛
首至峻級處姑下馬古杉喬松蕭森屏列
循街而上至住持方丈中熟睡睡覺飯畢
從方丈左折登塔殿壁後依石壁左角有
小徑緣石而上從石穴中出上有小石塔
石兩傍方平僅容人行名捨身崖余與南
山次第登之盧子股栗不敢上坐少頃復
從石穴下山殿外左折登憑虛閣又折而
上入文殊洞出洞憑簷廊立夕陽倒射廊
中天光可臨遠近嵐煙映罩林木遠水橫
帶暮鳥分歸大奇景也出廊西右折橫過

山腰有僧結茅庵獨坐與之語亦稍知自
謀者宛復而西觀辟支洞洞甚小且傾仄
下至禪堂已昏黑則聞龍溪至矣遂出相
迎龍溪乃與吳若溪陳紀南趙尚等同來
飯罷同至禪堂分榻而坐已而三人皆分
宿各方丈余與南山龍溪連卧禪榻上因
論告子義襲之旨龍溪曰學問識得真性
方是集義不然皆落義襲矣余因請曰兄
觀弟識性否龍溪曰全未因與南山嘆曰
如此則非集義終日作何勾當可不省哉
因各惕然自懼初二日早起與諸公就禪
堂前石室中閉門觀塔影塔影從門孔中
入倒懸向下無間陰晴皆得見之已而轉
方丈中飯適楊水田吳前峯陳五山朱拙
齋張東潸張甘節相繼至飯罷各乘輿登
眺而予與盧子從石徑上山頂觀佛眼水
水在石孔中甚清潔深數尺許而是石皆
有鉛鐵光盧子恐怖不敢近視余盤跏坐
其上俯而下視崖石千仞少頃登絕頂坐
盤石上龍溪亦至此望鍾陵烟雲暮其下

獨露山頂若螺髻然週迴四顧廣漠無際
龍溪咲曰可謂下視八方矣方欲長歌而
諸公使人邀下就席遂至山頂諸公置酒
爲餞飲罷諸公皆別去惟龍溪獨留余乘
肩輿過獻花巖而龍溪南山先入祖堂余
與盧子觀諸崑洞登芙蓉閣反視牛首山
樓閣秀麗若画凭欄久之崑僧邀宿以龍
溪使人相促復由山左轉入祖堂至則二
兄以迷道下山適至寺寺僧海天延入方
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數
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悠處歸卧禪
榻夜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溪曰善與
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
覺與人異若看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
不同即非大聖之學矣且曰天性原自平
滿今汝縱是十分回頭用力俱湊泊作平
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
所以至此余嘿然領受初三日早飯罷同
視嬾融洞洞中一石書佛字乃四祖點化
嬾融處余三四人依石而坐適有道人攜

道詞皆警世語令人心思冷然出洞觀無
梁殿乃海天所創歸方丈復設齋供罷各
跨馬過嶺復入獻花岩二公登陟余止茅
菴中已而同下至禪堂中各占一席設禪
衣熟睡睡覺由翠濤軒玩竹又從寺左下
磴下至方丈中茶畢各上馬去是日恐天
雨不復入祝禧寺遂由紅石山經馴象門
而西趨華嚴寺至則天復晴朗

鍾繼英遊牛首山記

金陵諸名勝甲江南而世傳牛首山爲最
余客冬抵都下公務叢集未暇思而遊焉
是歲九月校事稍閒乃八日參軍懷石費
君偕其僚王陽鍾君三山陸君走東邀予
予甚躍然期各以早至余是日五鼓罷即
乘肩輿出郭門十數里天乃昧旦余則舍
輿乘騎容與而至山下山路故高迫不
可馬復以輿抵山門有一僧迎輿而前余
將麾去輿從躡履而入少頃群僧出迓掖
登雲梯已而上法堂馳步方丈時懷石暨
諸君俱未至余則命僧導遊登覽凡所謂

文殊辟支洞堽率崖憑虛閣龍王泉與夫
昭明太子飲馬池塔影諸勝地莫不由折
下上而環歷之是時仰瞻朝暾則由辰而
已矣尋復方丈借僧榻少憩焉假寐聞報
懷石君至矣乃整冠迎之則又相與躋攀
眺視至憑虛閣例盃一觴須臾三山君至
又須臾王陽君繼至懷石君各飲以數大
觥謂其爽約而來遲也咲語歡呼酬酢移
刻則又相携臂袂還餉於方丈中盤桓而
出相與獻花崖若在几席然余興未已復
策馬問道前驅懷石君驢而從之王陽三
山兩君仍乘輿獨相後數十武盤薄山曲
揚鞭交驅余過嶮仄處輒下馬捫附而走
懷石君則緩轡疾馳若不經意比至崖下
寺僧則引登大觀閣稍憑欄一望即覩所
謂牛首山者而浮圖天倚梵宇屏張其景
象尤爲奇勝時日色漸西歸興勃勃懷石
王陽兩君復出山門飲余數盃乃別顧問
三山君則謂業已擁輿行矣懷石王陽兩
君期往宿幽栖寺中余則還趨都署云余

惟士君子之探奇選勝而遊也豈偶然已哉必乘可遊之時偕可遊之侶而後其遊可樂也余與二三君子出當明盛之世又際時之暇豫而志同氣合以故得歷覽名山靈窟以舒發其性真之趣假令四郊多壘王事鞅掌跡踪南北而燕越焉泰華當前琪宮貝闕森列於其側欲寄一偈徜徉焉胡可得已余固樂今日之遊且以嘉所遇也因筆記之

董越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嶺宴別分韻得翠字

何處望鵠原牛嶺曉分翠十年風雨牀牢落彭城對新陽轉鍾律草夢催姜被結駟出都門衣冠樂嘉會麥岐正分隴柳條初蘸水老衲驚前驅出候山門外松風發天籟閣鈴振珂珮雲鎖峒幽深石蕨巖磊迢離離地布金葉葉經翻貝三生話不窮一飲都忘醉移時報天闕雲際分霞隼爲愁雨催詩倉皇戒征旆主人情未已絡繹傳羞饋屢言會不常况此遊非易隔林聞伐

木炫日看榮楛二盟倘可尋吾當重附驥楊守陞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嶺字

龍蟠虎踞江東境牛首昂然兩峰並表裏山河真帝都佳麗韶華正春景藍輿兩兩出郊行林麓逶迤田井井陽氣方蒸動土膏新穉已發榮枯梗爲呼田峻感農耕此日春遊即春省牛山拖尾不回頭路轉禪關得要領仰攀石磴幾百層俯視雲山千萬頃堯率巖高松檜寒辟支洞窅每首冷九層寶塔只齊肩一脈芳泉深汲綆欲尋前代拜郊壇但見顛巖有平頂導行童子各持香倦坐僧房即傾茗杯盤小酌重開筵細雨催詩醉還醒休文兄弟競揮毫平原主賓誇脫穎獨慚乘蹇逐飛黃謬把康瓢雜周鼎未懷聖祖此開基景運遭逢一何幸却憐異代虛谷翁昇平夢說牛頭嶺

陳瑗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香字

野燒初青柳半黃都城正是早春光平明
騎馬來南郭乘興尋僧到上房堦率巖高
星斗近辟支洞古石苔荒山堂半日陪清
話坐盡金爐柏子香

沈瑜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臺字

天風吹我上崔巍絕頂高寒逼上台古寺
千年開佛窟青山四面繞樓臺雲中孤塔
亭亭立天際長江滾滾來滿座詩人吟送
酒何人絕似二蘇才

陳璠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出字

城南群山何屹嶄牛首一峰尤傑出長風
吹散嶺頭雲萬里青山卓雙筆仙人借我
九節筇柱上層崖看堦率浮屠百尺凌太
虛寶地千年開佛窟洞門寂寂鎖烟霞
殿煌煌映天日遠公倘肯引陶潛欲餉香
爐營斗室

馬廷用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半字

牛山鬱蒼蒼屹立倚霄漢上有青蓮宮金
碧何炳煥蹇余阻真遊終夜發長嘆故人
有好像邀我共登眺西瞻鳳凰臺北望鵝
鵲觀雲中寶地開日下慶雲爛人生期百
年嗟我已過半浩浩陰陽移悠悠時物換
安得謝樊籠凌風遊汗漫

沈職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得天字

不到城南二十年重來林壑尚依然神遊
佛國三千界望近蓬萊尺五天坐愛松風
吹酒醒聯成石鼎遇詩仙歸囊不惜黃金
盡贏得珠璣幾百篇

沈職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分韻宴別重得翠字

牛首之山縹緲何在大江東畔王畿內亭亭
兩朶青芙蓉壁立中天削寒翠僧房結掃
千巖中佛殿高凌九霄外群公乘興共遨
遊曉出都門擁車蓋悠悠柳外度鳴騶
軟簌花間穿小隊攀蘿直上最高峰手摘星
辰餐沆瀣仰攀月窟仙桂枝俯視滄溟大

鵬背我生醒愛支遁詞公等寧慚許詢輩
烟霞已愜謝傳懷風雨更作彭城會題詩
留與好事傳他日相看同一慨

沈暉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宴別分韻重得天字

牛山聞說已多年今日來遊豈偶然南國
獨誇多勝地東風况值早春天紫閣驚嶺
瞻雙闕花滿瑤臺醉八仙愧我弟兄非二
謝夢回池草不成篇

陳璠詩一首出沈氏家藏集

牛山分別分韻重得嶺字

金陵自古誇形勝一統今逢國家盛石山
虎踞左龍蟠牛首前臨兩峰並我曹雅抱
立堅懷未敢耽遊荒廢政茲當春月東作
興例督農官出郊首司空兄弟况好奇所
簡分伴煩造請肩輿成曉出都門十里
腸穿曲徑塵霧暈辭車馬場烟侵直入招
提境萬壑松杉帶雨濃半空樓閣憑風迥
北望都城日月高西瞻天塹波清靜山下
殘酌羅浮春石鼎香分陽羨茗詩就題

翠石巖酒酣漱齒寒泉井興闌長嘯下山
來白日悠悠墮西嶺

陳鐸詩六首出月香亭稿

宿牛嶺寺以唐人絕頂新秋詩二

八字散入句中賦十四韻

到寺萬緣絕蕭然宿峰頂蒼蒼野色新漢
漠秋烟暝相期話三生夜坐石根冷微涼
入虛欄老鶴語桐井支郎翻經處松子落
古鼎白露下高空濕雲壓幽境披衣問恒
娥霓裳曲應聽望極巔崖前寒離眇村逕

詩久明月來照我天地靜半生繫虛名江

山負真景自汲石泉水同僧淪佳茗天風
在林木空翠散復整一乘演微機開豁自
慚省疎竹何蕭蕭雲房亂燈影

寄牛首輝上人用坡韻

馬蹄遠送過山村野日遲遲下石門多
一秋違尺牘相思幾夜後詩魂久知
傳心印敢假金鉏療眼昏早晚雙峰
眺邇來懷抱不須論

登兜率崖

古跡喬林山下路萬崖蒼翠擁牛頭來遊
我有淵明意結社僧同支遁流俯檻忽有
明月上借來還爲白雲留十年碌碌紅塵
客一咲微名到此休

自牛峰經祖堂古刹

探奇直過斷崖西十里青山送馬蹄天闕
幽栖皆古刹碧雲紅樹漫新題偶逢開上
重留宿空想神僧一指迷此處禪房更清
絕石楠當戶亂禽啼

宿牛嶺方丈次銘菴王先生韻

虛堂剪燭坐寒宵石罅茶香細細消身倦
暫眠松下榻耳清真厭樹頭飄秋來白髮
偏興感老去青山每見招喜遇少林宗商
在細將遺跡問前朝

自牛峰回

遍尋古寺留三日處處雲林興味長病骨
不妨騎馬倦閑身翻咲爲僧忙千峰落日
樓臺迤十里微風草樹香更謝袈裟遠相
送虎溪高誼不能忘

黃喬棟詩一首出青溪社稿

同山人黃吾野遊牛首山

自古名山因地勝或以異人名轉盛茲山
之名兼有之千百餘年誰與競上有雙峰
壁立之雙峰下有崆峒窈窕之洞文殊身
尚存相對似真還似夢金仙跡過雙峰頭
飄飄若共飛仙遊大江渺渺天際去四顧
欲盡十二州峰頭坐愛秋風清醉把茱萸
還後傾下山偃卧老松側錦鱗剝落蒼龍
驚羨君長占山林好世上春花徒自榮

黃克晦詩二首出金陵遊稿

八日牛首山道中同潘參軍分韻
出郭逢寺尋山屢過村夜來溪上雨橋
下水流渾野曠先知冷嵐深易得昏岸僧
欣有客鳴磬啓松門

夜宿雙峰方丈

雨暗風簷月松濤撼倒山一燈鍾梵靜
相薜蘿間栖鶴寒移樹行僧夜叩關從來
心不住清夢向誰還

余夢麟詩一首在方丈

清明日同朱海峰登牛山次黃士雅
對客空堂問四禪隔林寒響度諸天燈傳
白馬殘經後寺倚青林暮雨前山嵐
迷梵影入簾雲氣雜煙烟同來僧
事花落花開一慘然
蔣主孝詩一首出樵林摘稿

遊牛首山暮還叙志

夙昔抱奇氣遨遊山水中山水豈不佳而
心自忡忡于今老將至遨遊興無窮青天
倚絕壁白石懸孤桐時乘小紅車朝西暮
復東登登牛頭峯浮雲繞蒼空楊柳落晴
雪桃李吹春風斜陽下鳥道野雉藏高蓬
偶逢碧眼僧呼我贅世翁叩之不從語矯
首看歸鴻

顧璘詩一首出山中集

牛頭山和湛宗伯金陵八詠

天開雙闕定神京羅立千峰拱衛成形勝
金湯誇百二紫烟長傍日華生
陳沂詩三首出拘虛集

經牛頭山寺

落日牛頭寺攀緣嶺七盤鳥聲林葉暗山
影石溪寒清楚空中聽丹樓西裡看剎門
僧不見松桂滿秋壇

登牛首山寺

碧障凌雙闕丹梯遶四天松門心出世羅
洞足安禪谷靜鍾聲應山明塔影懸澄江
萬里外一望極風烟

從牛首緣山過西風嶺尋寧海寺

花宮何處是峰外更高峰細細雲中路陰
陰石上松見崖知佛窟禮塔得禪宗一任

經灰劫青山未改容

嚴嵩詩一首出鈴山堂集

牛首寺

絕嶺雙峰天闕開禪房幽洞鎖莓苔崖巒
路轉孤雲近松栢風生萬壑哀當日翠華
臨曉殿千年威鳳起層臺細觀惟有雲林
樹歷盡人間紫劫灰

柴惟道詩一首出玩梅亭集稿

登牛首山

崖曉時天闕飛閣凌層空峰巒奔剎互靜

邑遠冥濛磬聲落崖谷梵唄飄虛風景符
九秋後影翳千樹紅靈寶自天設塔影旋
神工碑板盡滅沒徑草披蒙茸至人徒緬
邈曠世縹難從摩羅祀幽爽穿林闌葱蘢
是身忽若遺神理超無窮求懷謝公趣豈
必安期逢

何良俊詩一首出何翰林集

春日牛首山作

遠披翠巘禮空王傳是融師古道場曲磴
穿雲天闕迴寒泉拂樹梵源長年深不記

嘶花鹿地遠猶存化石羊無奈浮生多爾
微暫來此處得清涼

安紹芳詩二首出芳草編一

同盛仲交諸公遊牛首山聽蔣生吹

簫

結駟朝來謝世氛亂峰深處俯江濱千尋
慧塔遷春望百級卅梯入暮雲清磬林中
逢惠遠碧簫聲裡對湘君桃花山下堪逢
路劇飲何妨到夕曛

醉卧白雲梯上爲盛仲交贈楊生

號國承恩舊是楊仙姬今復麗新粧白雲
昨裏桃千樹盡命裁將作舞裳
名花爭說蔣家芳又見風前解語香莫訝
近來聲價重新詩題滿碧霞纓
金大車詩二首出金子有集

牛首山

牛山隱隱插天高瘦馬衝寒氣益豪禪室
倒懸層塔影新泉遠引大江濤身躋飛磴
凌空界手藝名香襲縕袍獨坐山堂僧睡
穩霜林長聽夜猿號

十年不到牛山上臘日衝寒此重過古佛
三生疑夢寐舊題半壁翳藤蘿碑文洞口
香燈暗天闕峰頭虎豹多欲學無生逃世
網齋心常得對維摩

金大輿詩一首出金子坤集

牛山逢楊伯海

我生瀟散樂疎曠城市羈栖苦塵鞅秋來
躡履牛山中愛此群峰散奇狀坐對青林
成主賓幽禽野鹿時相向半壁俄驚長嘯
哀諸天颼颼秋風來蘇門林木動清響

音鶴唳空驚猜舉頭見是楊北海頓令孤
悶生歡懷楊生世系出關西生綃絹素画
且題雄詞健筆凌雲霓幽探探藥凌丹梯
讀書夜照懸青藜楚人不辨連城王龍泉
太阿空塵泥我今與爾俱落魂斫地悲歌
有餘樂放棹長江泛碧流振衣高嶺看紅
藥江海逍遙不繫船雲霞清厲看孤鶴跡
跡聯翻山水鄉百年人世任徜徉何時共
逐盧敖去結屋天台跨石梁

朱曰藩詩一首出山帶閣集

望牛首山贈石城太常

城南雙闕口嶙峋編置宣州恐未真謝朓
自吟窓裏句許詢曾是景中人禪關夜叩
鐘鳴後法座朝參塔影新洗耳莫嫌牛渚
近巢由何愧外朝臣

王問詩二首出仲山詩集

遊牛首山歸與寮友宿天界寺

看山遙在萬峰西歸路亭亭江日低散吏
自堪携伴侶閒心猶得住招提經壇露淨
天花落塔院風清谷鳥啼長習珈

寂亦知虛幻此生迷

牛首山贈別楓潭諫議

郭外花飛春已殘鍾陵雨色動微寒今宵
共結山中夢明日獨看江上潮直筆屢書
明主聽旅情新阻故人歡南都暇日重過
此千里思君漫倚欄

皇甫汈詩五首出司勳集

夏日登牛首山徐公子席上賦二首

愛客謝王孫相邀款法門林間皆幻境花
裏即迷源萬壑江流轉雙峰雲氣繁寄言

河朔興今夕在祗垣

出郭紆京覽尋山隔世緣鴈垂珠戶塔龍
起石巖泉法雨穿花外慈陰憇樹前寧知
禪寂處曾是聖游年

秋日思牛首諸山因寄海天上人

坐憶空山路青林去不遙齋關閉秋雨寒
磬落江潮雅自依龍藏憑誰問虎橋塵心
報支遁何日晤言消

居雲席上憶牛首之遊

坐憶雙峰賞神驚五載還林猶青嶂外路

即白雲間舊客皆彫喪佳朝可重尋
風景在感泣似牛山

歸自牛首同諸君携酒訪徐公子

青山別後每思君獨卧朱堂絕世氛共載
酒肴逢好事淹留車馬爲論文曲池新水
鳴殘雨隔院芳陰入暮雲公子從來能愛
客無言不醉遂離群

鄔佐卿詩一首出芳潤齋集

賦得牛首山送周山人遊金陵

帝城何處可支筇誰信乾坤有此峰卅壑

忽看青霽合王梯長借白雲封龍銜雙石

開天闕驚老千山隱梵鍾岩桂幾叢依卜

築月明猿鶴待周顒

劉世揚詩一首在方丈

遊牛頭寺次石亭韻

寺開緣勝地山迥失諸天庭樹能存古

雲不住禪白翻遠江出青擁疊岩懸未

停車路荒村起夕烟

顧大典詩一首出南省集

牛首山

刹擁牛山勝雲疑鳥道連振衣當落日江
氣遠浮烟塔影垂蘿幌鍾聲清梵筵談玄
探小品因叩辟支禪

鄭善夫詩一首出鄭詩

牛頭山

周才甫詩一首出南游續稿

同方子及陳廷王二計部宿牛首

雙峰翠不盡孤鷺已斜照塔影搖卅壑香

臺擁白雲松蘿春逕合鍾磬曉天聞一榻

禪棲寂脩然出世氛

方沆詩一首出南游續稿

同周山人宿牛山

十里禪扉靜危岵夜榻高春雲懸塔影落

日起松濤佛意空中悟浮名醉裏逃冷然

回客夢清磬滿林皋

周廣詩一首出恭肅公集

偕顧刑書華王登牛首山次韻

高風仍舊里初日度林丘爽氣浮天闕寒
江帶石頭它山遭畫史特地接詩流料理
花時事重來續舊游

黃省曾詩二首出五岳山人集

予遊牛首山大司馬喬公餽以法酒

兼命武士導之夜宿僧寺

雨徑探雙洞雲房酌兩泉牛頭吟古寺梵
率醉高天夜榻流僧梵春巖受客眠應知
西省客懷我紫霞邊

憶昔高皇帝春山轉翠旗龍顏開遠眺天

筆賞新詩八代無停畧羈人有獨思不眠
牛首夜偏動弔湖悲

蔡羽詩一首出林屋集

秋日牛首

入谷還出谷脩吟屬麗清初程日出海輪
隴落景明倦憇雲端臺緬眷霞際城日失
千年檜飛蠅懸條鳴花落陰洞開逾變
爭爭岩前馴猛獸壁上圖蜺鯨地虛心滿
暇恍惚指期宿前巖徒旅息復征
殷邁詩三首出家藏集

同史沱村李羅村萬兩溪劉又洲諸

寅長遊牛首值雨二首

輕陰布林谷草霧隱諸天携杖追同好談
空悟宿緣寶華雲外落紺閣鏡中懸勝遊
何必遠此地可逃禪

峰疊幽巖暝花明古寺春鳥邊聞梵磬未
末見行人雨過雙青出雲歸萬綠新山靈
亦好客先為滌行塵

牛首山開楞嚴夜坐

一軸楞嚴閱未終四山風靜暮林空忽逢

華屋身能入自得神珠道不窮樹影欲迷

雲度處經聲遙聽月明中共傳鹿鳥春深
後猶向烟蘿禮法融

盧守益詩一首出滁陽盧氏集

牛首山遇雨宿本空上人房

焚劇厭塵務山行恣所惟轉林直微雨向
夕棲巖端巖危若欲墮境險意愈安窓蕉
息繁響孤眠生夜寒明當掃雲去峻遊騎
飛鸞

黃甲詩一首出家藏刻集

謝城山堂集詩十一首讀一首

遊牛首山

融師蘭若俯晴窗客到參禪繫馬鞍
鍾磬雙峰靜繞屋松杉一徑寬
寒暄客
村烟合座對青蓮塔影寒自愧塵途遠客
思博遊今始遍梅檀

同斌公遊牛頭

當年古佛此棲禪為說金章建寶筵
樓臺明法界夜深松栢下諸天
許詢不負遊山約支遁都忘在世緣
共坐題詩對明月蘿軒涉迳滿孤烟

牛頭山修正蘭盆齋薦母張夫人

孟秋佳氣應聖日兔魄圓迦葉貽玄規
慈風遍八埏嗟哉予不祐適失慈親歡
投血淚潸集陟岵心悲酸靈山建寶刹
法界開石筵靜念人共往皈心予獨過
整駕越青郊肅轡臨絳關轉誦鍾磬禱
梵唄巖壑連千華普淨現五核
荒鮮妍曉燈對川影夕香飄青烟
四恩諒難酬九地忽易偏慈航
引輕燒愛河割塵情誓歷恒沙劫
未歸金

龔勉詩一首在止菴房

初冬偕鄧海陽陳紹龍二省丈遊牛

首

為探塵外勝載酒恰初冬
選曲可百折山深知幾重
晚烟迷古木寒月出高峰
一壑諸天近雲端起暮鍾

張世則詩一首

杪秋同鄒南皋李修吾二省丈遊牛

首

早起登牛首奇觀愜素襟
雲梯萬百級天關時雙峰
林霽寒煙障接聞曉曉鐘
僧下榻逸興自從容

色天

月下詠牛首山文杏

婆婆此佳種植根向雲岑當茲秋月淨布
影在中林虬枝拂寶刹鱗葉散幽陰已荷
棟梁用未遇匠石尋歲月歷已遠水霞詎
能侵將子或寓目山僧時齋心只須當永
夕獨伴騷人吟

同朱子介兵曹遊牛頭山詩

夕郎結駟有幽期載酒雙峰共賦詩竹迳
花關通翠壁香匙寶鉢薦青葵洞拋錫杖

經時久岩隱金毫出現遲遙憶林端馴虎
迹當年曾自識融師

復磴重欄曉共凭寒烟空翠晚難勝雨聲
夜半聞山鼓塔影天晴倒佛燈不爲浮雲
淹省騎欲將初地問山僧懸知把筆臨
嶠書滿藤蘿第幾層

牛頭山答王原采廷評嘲予攻佛

何顓貪佛昔曾傳愧我那能息妄緣偶同
法筵參半偈敢言實地習初禪清齋
常持戒學道終年未護詮若識靈源

徹即今惟有石梁

白梁塘伯氏新軒還過幽棲寺賦花

巖至牛首山宿

瘞玉崇岡閱歲年白楊風起思凄然天遙
不見秋鴻字池上空餘春草篇一逕從從
牛嶺接九幽應藉佛燈懸登臨曾是同來
處把酒那堪望墓田

自牛頭山過賦花巖小星槎

簷外松筠露色開風吹萬壑起晴雷諸天
不隔人間世清興今憑濁酒杯颯然似從
巖下度江流如向掌中來同遊况有姪姪
在檀板何須更一催

春日遊牛頭山聽歌因送安氏卿還

常州

春山古寺桃花紅客來下馬初聞鍾鍾聲
只在白雲裡岩迴壑轉如千重寶塔凌
寒影吊半天飛鳥隔斜照美人半醉酒力
酣自把洞簫和長嘯是時幽壑舞游蛟松
風颯颯來天濤不辭酌酒凭高檻一掃
前任滿瓢茲遊信是多奇絕相逢還惜日

別意氣於君信自多臨岐肯信輕拋折
匣中寶劍直千金要試平生一片心請君
細看芙蓉色風雨時時龍夜吟片石為憑
多携酒予在城山相憶否江中應有鯉湖
魚願把音書寄魚口

同新安朱俊山遊牛頭山宿方塔僧
舍曉起尋椿講主不遇

黃葉覆寒砌山僧出未歸空餘岩石上坐
見白雲飛

寶旛讚并序

牛首山志卷之六

吳

萬曆戊寅仲春之望草莽臣盛時泰遊牛
山於時慧日朗輝慈雲流布桃結深嚴
妍空谷松風似絃禽聲勝呂得以伏恭觀
皇太后所賜寶旛旛在大殿佛座前正綠
色上織成金團花小鳳背以紅金之錦
以赤金之鈴鈴大小共一千三百六十又
八皆綴於旛傍小旛之上其前又護以中
旛六幅炫耀耳目悚悸心志實不可名狀
臣時泰不勝惟忭謹為讚以讚之其詞曰
佛力弘被慈恩廣流乃遣中侍來貢牛頭



維此牛頭古名佛窟曾駐翠華未經玄沐
煌煌大旛施從坤維僧眾共觀今古罕期
先生蓮龕庸祈福祉祐我海隅罔陵未只
臣虔作讚以貽山堂願言慈壽萬祺無疆

牛首雜詠五首

石磴依山轉，招提出半空。香林疎彩日，蘭若宿香風。世界峰陰外，諸天塔影中。下看城闕晚，歌吹靄濛濛。

雲梯春氣上，觸處遠青浮。好相從誰定，聲聞亦此遊。塔花光倒影，水月晝分流。高駕淹牛首，熒熒見白牛。

落日青霞迥，香臺隱夕鍾。片雲生斷障，疎雨過深松。塔駐空明影，堂飛滿月容。涼宵雙闕上，早漢欲淙淙。

淙淙花岩路，霏微對雨看。幽香浮澗晚，遶翠落峰寒。大地雲標遠，諸天日氣殘。素心長此映，空色竟誰安。

紫氣葱龍上，丹林杳靄中。祥光沾草露，仙梵落松風。鳳闕天門曉，龜泉地脉通。皈依心悵何許，王舍在江東。

天闕懷古十四韻

靈山起都甸，覺地隱崆峒。塔影邀曾漢，鍾聲落便風。千松白雲上，雙闕紫霞通。虎迹傳清竇，龜泉下遠叢。玉盂形瑩滿，石鼓

穿窬岫影江華遠，堂標嶽鎮雄。郊壇凌峻極，星壘寄才雄。出世多皇覽，清時亦梵宮。望應疑化出，登喜入雲冲。建業心猶拱，宣揚氣不同。辟支遊洞裏，兜率向天中。斗建花岩北，雲生段石東。靈池標太子，仙窟寄司空。今夜文殊月，熒熒照法融。

正德辛巳臨川西唐山人湯懋昭書

山志作於嘉靖甲寅乙卯間藏書中二十餘年萬曆丙子始安張君羽王寓江上始序之復於張處檢得游覽詩編入雖搜採稍廣而精典較舊或誤倪君公甫周君吉甫見而欲梓之先子或以未脫稿辭至戊寅秋候有大故竟未及正會

祠部李公遊山中訪志命住山僧住率之時不肖方褻大事荒迷間覓原稿不獲遽以應命而李公遂使入梓

守備留都喬公復捐貲助焉不肖事不獲已及首夏住手一徧過我而手成矣驚咽淒斷不忍視尚忍言哉然諸公之盛心住公之勤懇不可忘也綴此於末簡嗚呼感今悲昔恨永終天撫實存凡功聊當乎謀野賢者尚其諒之可爾

萬曆七年孟夏廿六日不肖孤敏耕泣血稽顙謹啟

牛首山志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盛時泰撰時泰字仲交江寧人嘉靖中貢生牛首山在江寧城南一名天闕是書首志山名次志巖洞池泉殿廬草樹法寶遊覽麗藻其文頗近遊記不盡沿志書纂曰其藝文多著出某書亦明人所難惟地畝方口一條全錄稟帖批詞首尾不加刪削殊失體例

爛柯山洞志二卷

〔明〕徐日炅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爛柯山志二

卷》提要

爛柯山志

卷上

青霞里人徐日炅閣仲甫纂

誌

郡誌

爛柯山在縣南二十里一名石室下有石橋道

書謂此山爲青霞第八洞天爛柯福地晉樵者

王質入山伐木見二童子對奕質置斧於坐而

觀童子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局終童子

爛柯山志

指示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已及百歲無復同

時人

舊誌

柯山舊名青霞第八洞天爛柯福地又名景華

洞天在縣南二十里高餘千尺周圍十五里其

址二百步穿空彌亘下得平處可數十步因名

石橋又名石室今石室在橋之右五里按太平

鄉覽云一名空石山唐刺史陸庶記云巨石橫

空矯如驚龍岬岬劃折際於穹崇常光輔記云
晉樵者王質入此山忽見橋下二童子奕就觀
之以所持斧置坐二童子以一物與質食之甚
耳頓忘饑渴棋畢童子謂曰汝來已久不可更
住又指示之云汝斧柯爛矣質乃隨雲出山迷
失歸路沿溪累日至舊居見鄉閭半爲丘隴質
與弟貴復入此山不知所終或謂其弟兄咸得
道云下有梁大同七年所建寶巖寺宋景德二

爛柯山洞志

上

年賜額石橋

廣輿誌

爛柯山府城南一名石室道書謂青霞第八洞
天晉樵者王質入山見二童子奕質置斧而觀
童子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局終示質曰
汝斧柯爛矣質歸家已百歲

記

柯山石橋詩刻記

嗣江王李禕登石橋尋
王質觀棋作五言後刻

史韋公王之外孫刻其
詩於橋下故有是記

唐嚴綬

信安郡南三十里有峻山幽谷含異蓄靈兩崖
岬岬中塚呀黑巨石橫亘作爲洪梁口口口口
口口口其內也湏洞簌豁穹隆圈聯若鵬垂
翼隔閼日月其外也嶽峯揭孽鰲據鯨偃如企
爛柯山洞志

上

如口口口口口裏異狀觀視駭慮原夫造物

者將有意乎其間不然何詭異之至是昔晉代
有樵人王質于石橋下逢二僊奕棋偶閱終局
柯爛而返已時移百年斯實神恠恍惚何可詳
究暨有梁開國崇尚佛教乃立爲梵刹以旌厥
異自是之後代爲佳境塵世之士得遊造焉聖
唐開元中天枝信安郡王再臨斯郡王太宗皇
帝子吳王之次子自天分胄維嶽祚靈蘊禮樂

於生知以戡難爲已任十年分閫塞馬不嘶羽
儀南宮位副端揆其始至也以初封江王發軔
於此其再臨也以勲烈崇異改封信安遭奸臣
貝錦出就歸藩之儀前於此也美茲清幽親口
藻思雅什在壁八音淒愴後於斯也根其靈蹤
將示口實乃斲木爲局雕木爲僊對奕森然若
峙真侶可謂開張道樞發明蒙晦者矣王庭次
三子梁國公峴融液元化弼諧義軒功成身退

爛柯山澗志

古

復臨斯郡今州牧常公光輔即王之外孫又分
符以續嘉績紹王繼公井棠未凋膏雨相接卓
絕當世焜煌高門簪纓舉爲清論簡策編爲典
故公次兄光憲貞元二春拜運山牧將欲之郡
迂道以會於信安交隼旗於虎符之前連鴈行
於熊軾之上寒景初霽隸華獨春人或有所鮮
若斯之備矣懿茲靈府齋慮同遊山答鳴騶雲
隨露冕通披曩跡備閱真趣想微容之如在滄

年代之空移王先題詩在橋上危樓之東壁風
雨所交魯魚將誤恐或隳落湮沉德馨公乃勒
於貞石以傳不朽惟英王播芳於昔惟哲孫繼
躅於今輝光蟬聯前後相躅不發揚於頌述何
彰示於將來以予口前大理評事嚴綬曾恭文
進載筆從賞乃命爲記以旌盛烈

爛柯山澗志

古

柯山石橋記

唐陸 庶
刺史

爛柯僊躅圖譁矣觀夫巨石橫空矯如驚龍
崢嶸劃折際如穹崇南走群峰北控遐陸不遠
人世宛如蓬瀛得非權輿之初俾宅真僊而幽
贊人民脫龍檻於茲地不然者優優塵跡瀟灑
靈踪高步遐矚相瞬而致則樵夫之遇二僊其
所以示化歟何玄造無朕而壺中之日月可得

爛柯山志

上

而窺矣庶牧於是邦迨茲五祀政惟自守人亦
安止乘春多暇爰契心期冥搜信宿機類如洗
頽然性復真於天地之萬類吾生之憂樂將不
介於胸中矣心境相得不知吾之遇靈境歟靈
境之遇吾歟元和元年三月十八日

爛柯山記

明留文寔
郡人學傳

爛柯山者衢之勝地也去城南二十里其山不
甚高大而景極幽邃往來好事者以爲遊觀之
所按志書在昔晉時有樵者入山見二童子奕
因以所持斧柯坐而觀之童子以一物如棗遺
之食而不饑局未終童子指示樵者曰汝斧柯
已爛視之果然乃下山歸而家人已易世矣嗟

爛柯山志

上

夫神僊事有無渺茫而山川勝槩自古有之今
卽其地則郡山盤迴一逕深入丹崖翠壁輝映
林麓屹巨石而偃蹇駕危橋以橫空俯而視之
則清泉流澌旁出巖竇天造地設誠有可觀者
而藥爐丹竈陳列其中石磴楸枰遺跡猶在曾
不知安期僊佐王喬赤松輩果曾盤桓於此否
乎其歷歷在人耳目爲可徵也歲月遷改僊
凡迥隔碧桃已謝瑤草不生招黃鶴以無憑問

青鳥而音斷徒令人俯仰遺跡想像嘆賞而已
且夫天地之間名山勝境無處有之其終南太
華匡廬武夷誠天下之奇勝而桃源天台與人
世相接且不能必其無况蓬萊瀛洲曰爲僊靈
窟宅非人力可至又孰得而造之邪騷人墨客
往往喜談而樂道且爲之題詠賡酬不過寓其
興於風賦云耳於是感而爲之記

爛柯山洞志

上

青霞洞天游記

明胡 翰 金華人

道書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卽晉王質
觀奕棋處在今信安之興賢里余恒願遊以乏
同志不果今年夏與郡守龍泉章公三益會諸
生出城南門輿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埠
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
巖觀曰仙集棟宇皆剝陟道士除道遂循觀右
爛柯山洞志 上

拾級而上飛梁橫亘通趾頂背石蟠如蝦蟇其
下劃然可居得地如坻者東西深百餘尺廣半
之巨木蔽空飄風泛木葉虛徐漫衍後先不絕
涼滿襟袖如坐碧雲蒼雪間求遺刻得唐宋以
來陸庶錢覲徐霖游釣諸名輩徃徃可識然惟
庶碑最古余與客旁緣石磴登山之脊出所坐
梁石上四顧皆林阜溪流蛇行野中東南諸峯
矗立蒼翠掩霽則紫微也問道士故梅巖精舍

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質與余皆京
陽人書石曰閱逢執徐之歲有晉樵者之里人
胡翰入山與客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爛柯山紀遊

明胡來朝贊皇人
太常卿

爛柯山洞志

爛柯山洞志

元

丙午春醴直指爪代李官當境上別時何君士
抑曹君寅謁張君禮所黃君惟聚黃君彭池後
先繼至而余亦紹續其間念三抵江山江山有
江郎三石直挿天表欲看鞭往會雨不果歸取
道衢州邑大夫楊君濟美極道爛柯山勝狀晉
王質樵於山會二僊對奕啗以桃不饒回視柯
已爛矣余少亦聞其事今過之而不一至終爲
闕典遂以請諸君子咸報可惟聚以有事先還
明辰齊發聚奎亭地平坦可輿惟路傍水氣蕭
森凜凜有秋意山麓三松狀如虬龍昔人題曰
戰龍松以其似故名折而南則浮圖老氏之宮
與松竹掩映令君已先至待焉謁大士畢令僧
前導歷石砌百餘級始達石梁梁上下皆石中

非有鬼斧神工疑不及此真宇宙大觀也壁載
唐宋以來詩賦傍有僊人像棋枰在石上半顯
半滅柯果爛無覓處周覽徘徊念萬化之皆空
悲人世之非我相與歛戲者久之彭池踴躍而
起吾縱不得飛舉乎異日戮力王室汗青千古
此亦長年不朽之事他何羨乎士抑曰功名幻
泡也蕭曹房杜今爲塵土況未必蕭曹房杜耶
吾寧携丹竈而煮白石不願人間萬戶也寅謨

爛柯山志

上十一

進前大詫之子以僊蹟爲實錄耶山中七日世
上千年皆好事傳會之說不足信若然則今古
元會之數只坐間數局消之神僊亦夭折甚矣
兩爭不下以質於余余曰天地大矣未可爲儒
者管窺之論如蜉蝣朝生暮死吾之所謂百年
也焉知僊家一局不猶我之視蜉蝣耶衆以爲
然時饒欲就食僧言上有一線天亦奇捫藤蘿
而上有塔丈餘刻

國朝登科姓氏豈倣古鴈塔之義乎以置之空
山茂草間殊不可解再進路隘僅可容足巖邃
處果有一線透天不可迫視下望骨酸慄臨深
履高意尋悔之回登絕頂視吳越山川若彈丸
眼界頗濶倦極藉草蔬棄禮數野無戲具曹黃
各出琥珀扇墜以試草離合爲勝負負者如金
谷酒數酩酊有醉色矣日景漸夕復過石梁繚
戀不忍去俗歲旱鄉人昇僊禱雨遍行村落禮

爛柯山志

上十二

所聞而苦之與其僊而勞不若凡而逸也固牽
之下令君於方丈設酒醴鼓樂大作私念山行
飲酒顧以之爲優戲場乎濟美曰不觀爛柯不
知世事如局不觀優人不知人生如戲悟局悟
戲而英雄進取之志始澹然矣衆又以爲然于
是笙歌迭奏幾盡淳于一石嗚呼今日之遊樂
矣群賢畢至觴詠交錯何殊蘭亭故事而醉中
之醒名教之樂未知晉人孰爲過之千百載而

後安知無牧豎相傳謂明有六七貴人來遊酒罷冠蓋俱爛騎白鶴而上也

柯山日遲亭記

明維西瞿 溥達州人
郡守

三衢多靈山如九僊太真紫霞白石諸勝夙稱神僊隩宅然皆窅幽邃履齒罕及惟石室以爛柯最著去郡治稍近輜軒時至余初握符旁午未暇頃檢郡乘知岡巒面內崑然峙見者南山也已而登眺天門劃開目舒神曠若飄浮上騰而臨雲氣至止山剎則傾圯寥落風雨莫蔽

爛柯山洞志

上

爛柯山洞志

上

乃心又怒焉因捐俸葺之以其羸建亭三楹翼然於巖上經始於仲春丁酉閏月甲申工告竣取昔人春遠日遲之詠顏其亭亭無構櫨節稅之華以蒼厓碧嶂爲藩垣白雲青霞爲堊飾八牕洞啓吐納萬象茲山若增而麗焉方其初陽未晞浮靄猶集引睇垓莽繚懷北極風日旣美煙霞澄鮮舉尊相屬眉宇嫣然迨夫考俗相方觀稼問織種穗被野機杼盈室彼饁南畝而歌

甌窶者聲滿巖谷不必金光拾玉髓吸慕王子

日遲亭記

徐可求

邑人太常卿

之遇真尋斧柯以問奕登斯亭者而樂可識也何者寓內名勝在浙之東西不一而姑蔑屈越上游僻遠淳茂不爲穠華點染山川風物畧似秦餘蒞茲土者壹以平易宜民安教令而含醇飲穠無煩苛急益得從容四體相與於化日之日昔人有言氣煩則慮亂眎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

爛柯山志

上四

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則茲亭之有裨於治不淺匪直山靈之點綴而觀遊云耳哉余因縉紳寮友宴而落之爲記作亭之意如此萬曆戊午歲仲秋上浣之吉

爛柯山志

上五

柯山石梁所從來矣繇晉王質而始名至明瞿維西公而始亭亭成於萬曆之戊午則公守衢之明年也山川四映風日宜人可以息勞可以攬勝可以傳觴可以忘歸山如故也址如故也前豈無人不作此舉而公始創之事如有待則山靈之徵幸於人有甚於人之呵護山靈矣余不慧時作喧寂之想去山不數里先子之宅在焉故取涂於山未嘗不登眺登眺未嘗不寤日窮而促歸未嘗不悵懣於不滿志私心焉於此誅茅作室便可與王子傳問奕譜如積薪當年故事而公爲之矣築基伊始將作官程昆約余畧商高下躊躇良久神悅先告風雨欲來徘徊未去謂程子曰人若心中無事何必作牛馬走生活即此靜坐直一日當兩日矣程曰公解

辨此何必非王子後身余曰固然不有瞿公誰
爲發宇宙之清曠遺俗子以寬閑我輩食此未
有報耳則程子百稽皆曰敢報之以不苟簡於
首事圖永奠於方來徐共言別日尚嘶山載閱
月而工成公忘余之不慧屬爲名而記之余且
憶斷碑之章曰洞天春遠日行遲幾點星殘僊
子碁樵谷爛柯人換世碧桃花影未曾移逸而
雅婉而多風不必侈言僊去恍已若在羲皇之

爛柯山志

上末

上者公所不委瑣於世局自公之暇一再涉此
會心不遠日街且遲已因顏之曰日遲亭公諱
溥別號維西四川達州人成萬曆丁未進士

序

遊爛柯石梁詩序

宋葉清臣

南陽人
太常丞

爛柯石梁信安聞地王質之遇著於圖誌唐文
皇諸孫嗣江王禕嘗茲遊目作詩紀事中間于
侍郎邵廬御史士年聯珂掎裳咸有賡賦後劉
司業陽卿李史君長夫士遠與謝劇年泊相高
雅尚繼爲成集乃有最高頂石梁僊人棋石窟

爛柯山志

上十七

二禪師四詠深湛清壯格派韻遠誠足以目色
奇壤粉澤僊儀來遊來歌式永佳躅元和中刺
史薛君戎始刻五君子之詩於石因抒藻思亦
踵前題且慨諸公之游俯仰陳迹又爲感舊題
三韻以刻其左薛君又往以汜于今逾二百年
音響不嗣後之宦衢者固不計其幾十百人意
急吏理而外賞託耶或颺韻俗而才調卑耶豈
斯文之盛獨前於元和耶何寂寥濶希若是之

遠也寶元初年秋八月予刺此部明年夏五月
始絕澗而東觀察有條循行昭遍登車攬轡乘
興獨詣六月己巳憇于茲橋披苔拂塵周訪遺
刻雖人代之殊絕固神心之交怡臨風吮筆思
彼爲徒并感舊之解屬成五詠勝文近野傳信
匪誣始使芳杜發榮白雲增氣資使者之餘力
補後來之陸簡噫又不知綿幾甲子復有好事
賦詩携酒從容其下古人不見信無恨於張融

爛柯山洞志

夫

靈境有遇蓋自同陸庶云爾

柯山覽勝詩序

明閻

鐸馬嵬人
太守

郡城南廿里許有山岩堯蔥菁上有洞曰青霞
蓋晉王質觀棋爛柯處也成化七年季秋余偕
郡丞魏君通守衛君郡節沈君刻日定方出郊
省歛適重九南行便道經此竊效故事一往登
焉騁目四顧禾黍盈野旣秀且實私相喜曰不
謂之有秋可乎爰憇蕭寺飲焉頃之致仕秋官
員外郎吳君亦邂逅即席賦詩更唱迭和旣題
寺壁各錄其一命勒諸石以垂有永噫茲行也
民務旣飭勝事斯舉載觴載詠以賡明盛夫豈
流連光景者哉后之君子尚鑒於斯

爛柯山洞志

上卷八

青霞社草叙

方應祥

司馬相如楊子雲詞賦妙天下而蜀都詒自太冲山川毓粹奮爲人文不獲身食其毓文之報此亦作者之愾也吾郡環山而治靈巖名蹟副諸掌故不一而足青霞石梁踞郡南偏僅二十里輜軒之所往來不乏紀勝之什其鳩都士而以青霞社也則自今日二三君子始也輜軒之

爛柯山潤志

上九

言在焉後先撰結而標目靡殊猶之乎社也客儘左方而生于斯者齒以相次以明讓也主者行采而識焉都人士之咏謳與四方往來之譜述燦然霏映紀牒之間山川毓文之報可無愾于作者矣夫山川之勝無窮也稱詩焉之情之境亦無窮也太冲之賦得玄晏叙而楮爲踊而逸少有未盡之嘆文章之難爲定論如此矣子美諸什出頌者何夥夥也文彩閎發時則爲政

而實存乎人二三君子選徵詞未見其止盡發吾土山川之奇以光昭掌故之盛麗吾且取發弧于子美以俟云

爛柯山潤志

上十

賦

爛柯山賦

明葉秉敬

躡姑蔑之城南兮望遠山之綿延循流水之潺湲兮帶環佩以周旋穿茂樹之晻霭兮履阡陌以流連忽阮籍之途窮兮問舟人而不前斷三十里之紅塵兮瑩數萬斛之流泉得虛舟而跡彼岸兮掃濁世之腥羶望三松之戰龍兮蔽白日而霏煙步崎途而宛轉兮漸山路之幽玄似別有一世界兮洵可集夫群僊爰至爛柯之山兮俯塵境而超越山之絕頂兮開一線之天山之腹裏兮彎上弦之月雲生五色兮如看鏡花雨灑千枝兮如梳曉髮風來六月兮如雪之飛霧罩朝昏兮如日之沒當水漲之秋兮垂橋梁以渡迷津適雨霽之後兮吐虹蜺以繞天闕於是徘徊山際兮覓訪僊踪昔有王質兮樵此山中未動斧柯兮忽遇僊童不問伊何人兮惟見對奕之從容久侍側而忘疲兮啖遺棗而腹充訝斧柯之已爛兮視棋局之方終忙舉步而言歸兮數世代之不同客有疑於斯事兮探淵微於葉子日之行天兮西沉而東起計一日之時兮不過二六而止何僊人之永日兮縮千載如彈指天豈有二日兮胡長短之若此善哉茲問兮正可破世之迷予不能窺僊之傳兮姑自吾

爛柯山洞志

上

爛柯山洞志

下

儒而推惟吾儒之神無方兮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有晝而仍有夜兮依舊不通而隔離必晝而不夜兮通知之道可闕若晝而必待夫日兮日落而夜又相隨惟晝而不待夫日兮心天之晝甚奇心天胡爲而長晝兮在聖敬之日躋戒不覩而恐不聞兮神常聚於希夷惟闇然而能日章兮見乎隱而顯乎微聽紅輪之西墜兮有心燈之常輝一日而千年兮于爛柯乎奚疑

一線天賦

人間望天天在長空大易言天天在中山山中
有天誰見其面今入此山天開一線一線之天
其天匪虛當前了了不動如如伏羲之一畫依
此而始倉頡之一字倣此而書時當早起晨曦
未昇碧天纔曉綠岫微暝留宿雲而輕帳垂薄
霧以斜局染蔚藍兮增翠天開一線之青時當
亭午昆吾正中纖塵却掃障靄辭空熱石壁而

爛柯山志

上

如熾薰草色而若烘駐陽鳥兮吐燄天懸一線
之紅時當日暮蒼茫山色幾點星明一天霧塞
鳥歛采而已沉兔棲雲而尚匿鬱黢靄兮朦朧
天藏一線之黑時當晴夜雲開山脊銀河可盪
星辰可摘豔桂影於深林闢廣寒於山宅夜作
晝兮空明天描一線之白時當春曉淋漓露濡
草鋪茵濕汗滴胸酥弄細荷而輕濺照驪頰而
自娛美星連兮雲綴天穿一線之珠時當秋凜

爛柯山志

上

碧瓦霜侵翠枯荷沼錦謝茂林橘已老而皺面
菊方嫩而開襟閃黃光兮曠朗天鏤一線之金
時當歲窮山秋如沃篋霞歛緋凋林掩綠蔽長
空以同雲明寒夜而如燭結凍雲兮銜冰天裁
一線之玉時當日暖草木露芒綺分丹壑花發
雲房蘭繽紛而微吐蓮激濫以高揚扇輕風兮
入鼻天生一線之香世間有線出自何方折麻
之筋抽繭之腸紡成一線錦組七襄惟天之線
不縫衣裳專在人間縫此心腔惟人之心形藏
影蟄線雖欲縫何自而入良由此天之隱隱雖
百變而不泯本以心而縫心又何難乎合翼嗟
世人之陷弄苦嗜慾之纏綿悲正氣之衰颯每
局蹐以拘攣有此一線牽之而前忠幹砥柱義
浪滔天嗟世人之慷慨爲客氣而眩瞀輒操戈
以相向屢攘臂而作鬪有此一線挽之而後急
波投淵輕雲歸岫嗟世人之情志見竹素而昏

冥任萬緣之皆妙惟誦讀之無情有此一線救
之而生朝編漂麥夜案囊螢嗟世人之入聖悵
捕風而捉影性命之學凋枯率修之功灰冷有
此一線喚之而醒千聖同堂一天長炯嗚呼噫
嘻至美至奇吾衢士民來游於茲止知僊境不
悟聖師謹攄忱以作賦用對越而歸依

爛柯山洞志

上卷

日遲亭賦

應

臬鄞縣人
文學

西川瞿使君守衢之明年自公多暇擷芳攬
勝躡屐爛柯山吟眺之餘大壑厥抱洞門西
偏石骨隆起狀若覆敦上有灌木一章扶疎
蔭茈使君以爲此可亭也經營不日欄檻宛
然與寮佐鄉紳稱觴落之太常徐公歸美使
君摘取日遲之義諱乎使君之春育也已未

爛柯山洞志

上卷

秋余與孝廉徐君闇仲作數日山行因得盤
礴亭上使君故闇仲知己因命余日子雖流
寓此土然食土之毛何者非明德之賜盍爲
我賦諸余惟滕閣之役闇公雅望爲洪都地
主子安以黃口之夫不速而來泚筆揄揚迄
今以爲盛事余不文安敢望勃但茲亭之槃
不容已于述也遂抽毫而爲之賦

夫何東南之洞壑儼僊子之清都山涉入以無

盡逕紆迴而益孤挾雲竇之杳渺啟松門之畫
圖于是石磴鱗鱗千盤而上捫蘿罽葛褰衣信
杖草木掩映煙霞滉漾霓梁橫亘洞天虛敞帝
座通于呼吸世界失其俯仰借隙中之倥傯標
人外之颯爽閣仲指而示余曰此王子遇僊之
所局未終而柯爛蹟已陳而可想余是以適然
驚飄然往也迺布席亭下灑酒山靈感滄桑之
變態悲時代之屢更必如賢達之輩斯留不朽

爛柯山洞志

二二六

之名譬之習池可醉峴首可銘一經指點便覺
清冷假非前人之善作吾與汝安得徘徊于此
亭試質閣仲曰遲之義何居閣仲對曰詩不云
乎春日遲遲采繁祁祁亦有舊勒春暖日遲夫
高秋窮冬嚴促之氣象也青陽惠風迂緩之化
機也民不聊生閭里黯淡敝國之日短也適此
樂邦宇宙清泰治國之日舒也此不關乎畧刻
茲限而關乎有土者之司我使君以西川豪傑

爛柯山洞志

二二八

承命出守甫及下車問民疾否視饒溺乎由已
任拯援兮在手勿翦之棠徧野兩岐之穗盈畝
使君嘗自盟曰治道去其太甚斯民還其固有
訟庭絕兩造之奸肺石無長繫之扭郡閣晝閒
卧理已久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登臨豈妨乎公
事姑以寄高情于山藪維時露冕行春于澗之
濱陟崔嵬之鳥道友深林之鹿群品花迎笑谷
響留賓松嵐密織竹靄輕勻振衣長嘯呼起僊
人是山川之奇得使君而再新也猶以爲號國
之素面天然妙者京兆之眉撫不廢描寫與其
據石而散茵不若几榻于亭下况夫翠葉青條
朱暈碧瓦風日交韵飛籌弄竿卽瞬息已幾乎
百齡而何有于塵途之車馬每記古云山靜太
古日長小年此但紀山中之樂未及乎命世之
賢孰有如使君龍躍鴻冥順其自然此非宵中
有素貯之丘壑僊錄有夙締之清緣胡能簿書

琴鶴簪組林泉也爾其游驂歇飛蓋徹山景霽
天光悅上層巒之百仞吹洞簫之一闕何土非
丹丘何亭非貝闕又何必期廣成之至道訪赤
松之遐轍固已厝四民于熙阜保一身于明詰
矣余聞閣仲之言爲之起舞而擊節山季倫池
臺有無羊叔子峴碑明滅信風流之在茲邈千
載其若接于時罡風下吹淡烟忽暝桃華源口
迷漁父之舟爛柯山邊空樵人之影惟茲亭之
爛柯山潤志

上十九

翼然長屏峙乎真境砥筆和墨心怡神騁敢云

組織而成聊因詮次以請

疏

脩建寶巖寺題疏

葉秉敬

邑人
參政

石室三衢地最勝浙東青霞八洞天擅名海內
照生雲竇北倚姑蔑之城苔淨石梁南涉周源
之水誰謂層巒萬壘方顯奇踪只緣琢玉一彎
實標殊相乍開寶匣露來半面金光微映朱袍
斜倚環腰玉帶仄覩團圞影見恍惚瀟溪太極

爛柯山潤志

上

圖遍觀橫亘勢長依稀牛女天河遶日來閃爍
人看弓掛扶桑月到徘徊共喜鈎懸簾幕駢肩
輕笑語嚮動雷門揮汗亟登臨涼生風穴天臨
紫闕地通丹竅應題沈約之詩未雲何龍不霽
何虹堪入杜牧之賦聲敲石磴千年僊子棋殘
眼染煙雲百歲樵夫柯爛恨蓬萊隔弱水輒引
船迴笑太華拂天星便投書去何如此山妙境
看來只在人間靈運雅好登臨展齒可著安石

放情丘壑音樂可隨清不類於天台永斷溪邊
之惑利罔同於佳處可辭捷徑之嘲况乃一線
天低洞開義畫加以雙松龍戰捧出驪珠振衣
高岡看城郭如三十里藏春錦障憇身窈岫覽
奕局如二十八列宿珠連宦遊至此停車方許
去千重塵賦士類從茲握管纔堪吐出萬丈文
光雖云景物天生無煩粉黛要使遊觀人到須
藉忻懽寂寞煙村但見落日吊山鬼蕭條寺舍

爛柯山洞志

上

誰看古屋畫龍蛇
藓壁蟲生往往風吹印字龕
燈灰冷淒淒猿識經文雲迷洞水出門耿滯之
歎宜矣訪古碑探幽路項斯之咏悲哉念此山
靈虛空之劫已過欣茲福地陽春之脚方來
西蜀瞿公東土懿德下車太末噓五邑以風清
解網衢山潤千家而春暖三旬纔度百廢俱脩
聽鶴撫琴嘉清獻爲知己捫蘿拾級喜柯峯之
可人寒露滴杉梧孤燈風裏亂雲堆石砌疎磬

雨中旣扼腕以咨嗟遂奮臂而興起聿新畫閣
並石梁以高擎大展經臺共棋聲而叶韻神來
常住賓至如歸當使僊子重逢拂局塵而淨洗
樵夫再集噉棗核以留芳神人之所共懽雅俗
於焉齊暢第以舉須衆力事非獨成廣廈閎開
雖足爲寒士之庇靈臺高聳應必待庶民之來
爰奉德音謹勒疏語

爛柯山洞志

上

爛柯山疏

徐可求

邑人
太常卿

爛柯山者晉王子質觀棋證道處也石梁天竅幽深靜渺每一眺臨便欲飄然僊去故軒輜之使多蹇幃以攬勝耽寂之士亦望氣而追踪不廢玄賞所從來矣獨其山境蒙茸人煙幾遠支治山下者止得一寺一觀觀已久頽寺亦不振遊人達士即欲暫憇其中弗蔽風雨矣余每嘆

爛柯山洞志

上

鄉人殊不好事若使此境移去虎林金閭不知作何點綴者適

郡侯瞿維西公過而心動乃命僧

崇佛莊

嚴另新舍宇以壯麗山川之色甚盛舉也蓋昔者歐陽永叔來治滁陽放瑯琊而適焉因構亭醉翁以自爲記至今樂傳其事人與地共爲不朽吾儕小人沐

侯維新之政廢墜次舉含哺自如化國之日幾

比羲皇倘其耕鑿之暇陰陽不干一問道於石梁仰探僊窟偃卧林剎借浮生之半日寄清夢於黃梁拜明公之賜樂太守之樂其所愉快可勝道哉而又烏得漠漠已耶是役也靡費金錢尚未可計視緣力之大小爲庀脩之廣隘願善男子各生懽喜以襄善事福且無量又法門之廣大也布金給孤不以爲侈一瓜一髮不以爲細同是善因即名佛果諸善男子其共成之余

爛柯山洞志

上

雖不敏敢以爲倡

脩飾三寶佛像開光疏

瞿溥

伏以

地顯靈柯邈僊風之若接天開名刹朗佛日之
重暉教闡西乾勝標南國茲者寶巖之寺夙在
潑水之陽矧自梁陳屈居吳越千崑萬壑真人
時馭八極而偃螭虬貝闕瑤樓開士曾演三車
而安龍象奈滄桑之易變况風雨之弗常黃鶴

爛柯山潤志

上三五

爛柯山潤志

上三六

不來人隨柯以幻化青蓮莫喻法與象而俱湮
某出典三衢來遊八洞旣爾乘春訪俗無之采
勝尋真問取僊機悵荆榛全封玉局拜瞻法相
訝塵土半掩金篋傷哉鞠草之悲展矣劫灰之
感用是鳩材庀石梵宇聿新飾玉塗金慈容增
麗載占拾壹日之吉適過僧臘將啓王春開點
光明奠安趺坐暘清華于滿月照徹無方騰護
韞于曇雲蔭垂有象詎惟靈境相依而僊踪不

朽政使含生無外而福祚靡涯蒞斯邦生斯土
者同興覩日之思瞻佛面見佛心者如對拈花
之笑

啓

長至後請王直指遊柯山啓

鄭懷魁

龍溪人
兵憲

代天省方借豸威于虎觀應星執法瞻鷺羽于
烏臺問俗九巖得公暇逢辰小至邀懽八洞祝
新禧與晷俱長恭惟德涵潞國之精才擷壺關
之秀化權貯相視草制以論思風望端公立花
磚而啓事蓋稱南床之栢府元資天下文章而

爛柯山洞志

三

爛柯山洞志

上

風未皇臨眺會巡行之竣日敢擬隨遊乘時非
重夫物華卜晝喜添乎紋景衮衣所過懸知望
幸于山靈椽筆可徹庶使增輝于石室齋心鵠
跂引領驂來

分東壁之黎光足鑑宇中流品是以張掖酒泉
臂郡業倚長城吳山越嶠首藩仍勞肅彈先沾
客汭遂及姑封彤輪指而激水清白簡飛而崢
嵐彩小廉大法歸五陰太史之鑪錘味淡聲希
際一陽初長之橐籥在天時宛其嘉淑況地勝
堪以夷猶半空架出虹橋絕頂狀如蟾窟通天
一線桃花影下枰開閱世千年棗核啖餘柯爛
恍神僊而易即無良美以難忘其稟約束于下

請韓醴臺遊柯山啓

鄭懷魁

侯封萬里之貴不如識韓齊州九點之觀莫踰
登岱惟執鞭所忻慕願託乘以馳驅恭惟先生
大人生也決其海風仰之儼若山斗歌弦雙練
神明起威鳳之聲攬轡三吳勁直冠行驄之選
初迎露冕百千官業已心飯再按霜稜十八州
更爲氣肅會觀風而偶暇喜伏日以微涼堪暫

爛柯山洞志

二二九

探竒因無問俗茲丹府在三衢境有青霞名八
洞天半空架出虹橋僊奕度桃花之影絕頂狀
如蟾窟樵柯得棗核之遺某兩叨陪狩于代天
一擬追隨于勝地山靈望幸紆省歷之煩襟石
室題詩灑澄清之雅韻豸光其賁鵠立以需

請鄭兵尊遊柯山啓

王德乾 湖州人
郡博

高風滌暑商意澄人方看月湧重輪海面披開
雲障况有天通一線山頭架出虹橋良矣秋宵
美哉古洞 金門方朔柱史伯陽按節得閒
情勝境勝遊聊適行時乘爽氣素辰素韻相宜
當九十之平分邁三五之圓朗敢請巡斯石室
酌彼金壘中央如躬嵌蟾宮絕頂能手攀兔窟

爛柯山洞志

上四

省秋問俗直追夏后之觀卜夜題詩應陋唐人
之碣幽覽借公名而轉重醉歸無吏影以俱清
告桂醞之初成肅苔痕之預掃

請瞿太尊遊柯山啓

徐日炅

景星臨婺野快瞻福曜之光化日麗僊源欣迓
陽春之腳六千歲琪桃方實歌赤芾以侑萬年
三十里錦帳含輝引朱旛而麾五部溪山待幸
卉木增榮恭惟

台臺絳闕上真清華極品朝來爽氣高標巫領
之雲天半靈襟晶映峩嶷之雪蚤看花於上苑

爛柯山洞志

上卷

旣晁花封載剖竹於三衢爭迎竹馬風行水上
渙宇內之至文天在山中畜人間之大德是以
政成泰瀨民樂華胥萬壑千巖時助褰帷之興
雙溪八洞何妨問奕而來惟仁者愛人且國士
遇我不遺瓦甓得與陶甄感共切於二天慚虛
瓊報情興伸於寸草敬庀芳辰掃霞洞以漱尊
祇僊霧而夙駕清涼一片石堪尋樵子之柯瀟
灑五枝松如偃大夫之蓋望螭虬移來三島承

珠玉迸落九霄淑景初開噓桃李於蹊上刀圭
一點舉鷄犬於雲中效野人芹雖止二十七種
菜爲諸侯度願收三十六宮春

爛柯山洞志

上卷

請戴四尊遊柯山啓

徐日昃

星軺醉延曦馭風生四座傾天外之珠璣丹熟
九還待鼎邊之鷄犬

春滿僊城聽鳬鷺駕言北海花穠野館看桃李
省識東風乘時令以攬烟霞藉山靈而邀杖屨
峯翠依稀望幸崕丹取次留題恭惟

臺下采蔚鳳苞秘宣鴻寶傳經優聖域文章不
數大蘇秉鉞壯呈猷兵甲更思小范寄棲枳棘
廣闢新樵秋水精神矚秋毫允推水鑑陽春化

爛柯山洞志

上卷三

爛柯山洞志

上卷四

育噓陽谷並納春臺屹然爲人間柱石宗遐哉
動天際真人想生等夙陶大冶同鑄神工二天
徒切于懷寸草未知所報穠風拂拂雖天喬亦
爾向榮暖日遲遲在照臨寧忘覲德筵儉芳醕
簪擁名山洞古閱青霞挹紫芝遙分蓬島梁虛
凝紫氣引青牛暫憇函關天開一線之竒印茲
心畫石顯三生之異徹彼玄機矧竹筍成班擬
薦芹于野老適桃華初泛堪問渡于漁郎佇迓

爛柯山洞志 卷下

青霞里人徐日晃閣仲甫纂

詩

五言古詩

宋謝靈運

陳郡人
臨川守

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垌郊
芴芴蘭渚急藐藐苔
嶺高石室冠林陬飛泉發山椒
虛泛徑千載崢嶸非一朝
鄉村絕聞見樵蘇限風霄
微疚無遠

爛柯山洞志

下

覽總笄羨升喬靈域久韜隱
如與心賞交合歡

不容言摘芳弄寒條

唐李

禕江王

別有經行所迥跨重巒側
粵因求瘼餘條想尋

真域放情恣披拂杖策聊自適

亂幡霧中見鴈塔雲間識薄烟迷遠

郊遙峰沒歸翼仙橋危石梁幽洞乘古跡

易測二教無先後一相平而直

冀茲捐俗心永懷依妙力

明李

遂豐城人
少保

石梁架層空純無斧鑿痕
地維賴以立太始爲之根
下有二童仙無言相對奕
不意闔闔機乃爲樵者識
傍觀坐終夕渾忘斧柯爛
朝隨白雲去到家世已換
我來乞仙方壽民并壽國
翹首面穹碑徑畎存手澤
豁然爽心目一舉而兩得

爛柯山洞志

上

胡愚

王子爛柯返海桑已更變
奕仙跨鶴去遊客徒瞻恋
恠石架危橋空山圍古院
盃中竹葉浮天上清暉見
假若百千春亦猶一霍電
欲求駐紅顏安得丹砂便

柴惟道

江山人

平生山水僻不與城市便
胡然世累拘頗乖性自然
青霞塵外境屢阻幽探綠
朋舊靡由集獨徘徊翩翩
芙蓉沿溪紅遠近疑桃源
樵牧指回

岡松虬冠崖巔層林落丹楓藤蘿埋雲煙秋風
起鐘磬澗谷餘音傳一洞廓虛明日月杳壺天
飛步玉虹橋便作空行仙吾心自長生焉論世
上年王子安在哉舊迹俱成堙

林莆田人
尚書

信安有仙山勝蹟聞自曩承乏忝是邦探竒何
由徃使君從北去璽書雪疑枉簿領有餘閒聊
訂山泉賞侵晨出郭門形神覺開朗暑雨值初

爛柯山洞志

下三

晴新秋天氣爽阡陌暫巡行田疇欣大穰禾稼
蔚如雲筐筥更相餉林花爛熳垂野樹扶疎長
南行十里餘原隰何沆茫微微遠寺鐘泛泛清
溪漿山徑轉逶迤禪宮靜弘敞高閣翳松杉層
岩披草莽石梁際天橫磴道緣雲上崢嶸神鬼
工縹緲仙靈想蒼苔餘故坪素壁存遺像茲藝
幼所耽低徊猶技癢砰訇鼓吹震颯沓岩巒響
千仞可振衣福地言非岡賓主更勸酌對酒意

慨慷鳴蟬聒夕陽栖鳥催歸鞅當時一局終城
市已丘壤木槿與蜉蝣人世堪悲愴何當營丹
砂高舉謝塵網

嚴調御餘姚人
文學

驅車出南郊尚羊步平田清溪遶阡陌嘉林鬱
前川春風吹衣袂微雨亦交扇青霞亘天末俯
眺千山寒爛柯撫遺跡懷古邈難摹形骸非金
石安能遂神仙且盡遨遊樂取暢終百年

爛柯山洞志

下四

四詠

唐劉 迥
司業

白雲引策杖苔徑誰往還漸見松樹偃時聞鳥
聲閑豁然喧氛盡獨對萬重山 最高頂

石橋架絕壑蒼翠橫鳥道憑檻雲却下顏陽日
猶蚤霓裳儻一偶千歲長不老 石梁

靈境偶一尋洞天碧雲上爛柯有遺跡羽客何
由訪日暮悵欲還晴烟滿千嶂 仙人碁

爛柯山洎志

李

繩床宴客久石窟絕行跡能在人代中遂將人
代隔白雲孤峯上非欲待歸客 石室二禪

李幼卿

拂霧理孤策薄霄眺層岑迴昇煙雲外豁見天
地心物象不可極遲迴空永吟

巨石何崔嵬橫橋架山頂旁通日月過仰望虹
霓迥聖者開津梁誰能度茲嶺

二僊自圍棋偶與樵客會山家異人世俄頃千

年外笙鶴何時還儀形尚相對

石室過雲外二僧儼禪寂不語對空山無心向
來客作禮未及終忘循行舊跡

李 深
刺史

尋源路不迷絕頂與雲齊坐引群僊小平看萬
木低雙林春色上正有子規啼

嵌空橫洞天磅礴倚崔嵬宛如虹勢出可賞不
可轉真興得津梁抽簪永游衍

爛柯山洎志

李

羽客無姓名僊棋但聞見行看負薪客坐使桑
田變懷古三怡然前山早鶯轉
稽首期發蒙吾師豈無說安禪即方丈演法皆
寂滅鳴磬雨花香齋堂飯松屑

謝 劇

獨凌清景出下視衆山中雲日遙相對川原無
不通自致高標末何心待馭風

宛演橫半規穹崇翠微上雲扃掩苔石千古無

人賞寧知後賢心登此共來往

僊奕示樵夫能言忘歸路因看斧柯爛孫子髮

已素孰云遺跡久舉意如旦暮

僊僧會真要應物常淵默唯將無住理轉與信

人則日影清江中可觀不可得

羊滔

步登春岩裡更上最遠山聊見宇宙間遂令身

世閑清輝賞不盡高架何由還

爛柯山澗志

五

石梁聳千尺高盼出林嶺亘壑躡丹虹排雲弄

清影終期訪道客游衍空井井

採薪窮冥搜深路轉清暎安知洞天裏偶坐得

棋聖至今追靈跡可用陶靜性

沙門何處人携手俱滅跡深入不動境乃知真

圖寂有時歸羅浮白日見飛錫

薛戎刺史

登巖已寂寥絕頂更岩堯響像如天近窺臨與

世遙悠然鬯心目萬慮一時消

聖遊本無跡留此示津梁架險知何適遺名但

不忘只今成佛宇化度果難量

一僊行自適日月徒遷徙不語寄手談無心引

樵子蒙分一丸藥相偶窮年祀

僊山習禪處了知通李釋昔作異時人今成相

對寂便是不二門自生瞻仰益

宋葉清臣

爛柯山澗志

五

登山不窮高何以遠四望青蘿摩木末白蹬屨

雲上却視橋下人猶應未清曠

危虹造物恠剗雲洞山腹旁絕上分天中虛峭

如屋獨坐愛清風高吟答空谷

黃金可變化白日自逡巡纔終局上剗已換城

中人冷風了無覩使我慚負薪

幽居畏不深鑿石作口口道合跡自親無改名

未浚山河與天地由來共茲日

明維西瞿 溥

七言古詩

唐盧 襄 侍郎

渴虹奔滄溟天腰亘橫影萬壑松濤生蒼茫淩
倒景惆悵崑巖下群蝸怒方逞

巨靈劈地肺一袂通空冥來遊儼蟾窟僊風度
清泠赤城孤標起時見山霞青

山靜苔蘚深僊踪半明滅兀坐憺忘機欬枰空
對設伐木何處聲丁丁雲外徹

偶然適古洞煙蘿覆層臺紛紛木葉脫寂寂山

爛柯山洞志

下

花開此中足禪意休驚猿鶴猜

爛柯山洞志

下

巨靈擡手擘華山山痕斷處蒼石頑秦王怒撼
驅山鐸山色無由侵碧落武夷剗腹初云奇至
今慘淡風雨悲爭如此地烟霞窟天半飛梁青
崑岫初疑地母從此漏洩元氣胎又恐倏忽當
時鑿破混沌骨不然山中清氣成苦寒僵死玉
虹長不沒神僊之說多好誣爛柯此事端有無

何爲秦皇漢帝徒區區不及巖下擔樵夫胡不
逐琴高兮騎鯉魚胡不携弄玉兮乘鳳雛嘯撫
雲和燕天姥醉擘麟脯邀麻姑奚爲終日守棋
局而與樵者鐺脚居當時多有隱君子徃徃此
輩友不愚晉人墜穴初不死亦見圍棋二僊子
坐來更獲飲玉漿因問張華始知此固知此說
真不虛松檜挿天青有餘不然安得秀氣至今
在可與嵩少終南俱予生本亦出僊胄避秦博

士家姓盧恨身所乏靈氣爾也欲買山來結廬
移家都向煙雲住笑指巖前採樵路有時巖下
見樵夫便欲從渠採樵去樵夫土偶元非真兀
坐看棋春復春棋中究竟識不識莫誤後來來
看人

馮熙載
學士

昔遊龍蟠之御室碧落洞天分甲乙飛泉萬斛
如鎔銀直瀉山腰逗巖溢一泓百尺琉璃青中

爛柯山洞志

下九

有片石削砥平地炎蒸石石生乳石乳滿岩懸
佩瓔僊風逼人有僊氣夢魂幾年騎鶴行今有
爛柯之石橋石橋雄傲仰碧霄兩山直立作橋
足天柱突兀撐天高日晶下襯赤光起屹然金
背窮靈鰲雲埋霧銷雪色淨白虹貫天橫玉腰
絛力未能平淥水浩浩襄陵曾到此礪山洗出
石中泥露出骨格驪龍峙秦皇東欲遊蓬萊神
人鞭起何佳鬼不然巨靈奮高撐擘破氣母胚

脾胎上通人度鳥道峻下視絕壁龍門開天成
地造勢欲墜險恠可逼神談詒陵谷已變舊淵
實無復異物掀風雷南山諸峰高摩天一削萬
仞芙蓉顛東西鳥巨最奇絕上有樓閣排金僊
北山偃蹇雄插地旁掩群山若拳礪虬蟠虎踞
不飛動孤起一峰軒翠氣掀眉環視如指掌堂
堂直上天門敞彤霞瑞雲幾斷奇皓月清風兩
明蕩泉石花草不足數豈顧闕宮排銀榜宜乎

爛柯山洞志

下十

羽人開奕枰一子着破千年情無弦琴上彈啞
曲豈以黑白分死生樵夫浪遊亦到此所以心
醉忘其形嗚呼石橋吾家山二十七年人世閑
玉龍在手不稱意聊復爾耳猿鹿間人生窮達
貴自適古書濁酒開朱顏尻輪神馬時一到腦
風十尺青琅玕橋前老松作龍吼橋外古剎鐘
聲寒夢清俗耳攝僊氣息點補剗完雕肝收羅
萬象付毛穎豪氣一洗相如慳何須窮荒訪碧

落石橋石橋吾到難

明何三畏

華亭人
節推

曾聞爛柯事今見爛柯處
凌空聳石梁
僊駕憑風御
樵叟值圍棋
坐石還蹲踞
柯爛經千年
看棋不歸去
當時歸去已
無家子孫
朋舊皆非耶
一局靈棋
天地老恍惚
徘徊住蓬島
世人俗眼
那識僊僊人
只在洞中天
洞中隱隱通
一線竒光閃
爍流輕霰
寸念飛騰兩
足前翻身
直上山

爛柯山洞志

下士

之巔山巔石磔勢縹緲
草樹蕭疎雲繚繞
讀罷科名姓氏碑
衣冠塵土景物移
不如山下一樵叟
弛擔息肩空所有
頑然對奕臨清風
袖手傍觀勝負否
吾曹携遊來此山
爲言僊跡有無間
昔人尋僊萬餘日
半日云何任徃還
無奈腰懸尺寸組
將迎奔走靡歡顏
試與諸君問行徑
宦者誰如奕者閑

黃廷試

南城人
節推

爛柯者誰子傳說山之樵
捫蘿緣徑入不爲厭
塵囂幽巖偶逢手談客
兩兩席草駐雙鳥局面
應殊人世間旁有山童遺
棗核鄉心頓起肯暫留
歸家倏忽易千秋亟向此
中尋舊侶落花滿地啼鳥
愁從來僊俗相懸絕居諸
不待芳華歇秦皇漢武何其
愚空向雲途嗟力劣我今與
君飛躡最上層翩翩把酒恣
憑陵神僊冥漠不可見
竭來長嘯學孫登

爛柯山洞志

下士

張其惺

明空石棟千年杳柯爛
青山跡何考閭雲冉冉
生我衣古樹蒼蒼語幽鳥
當時已識一着先此日猶
勞清夢繞吸盡僊瓢玉露
英松風滿徑秋花老

宋

王蒲田人
文學

石竇洞天最有名
病起呼朋結束行
肩輿出郭看山穩
漁艇沿溪渡水輕
秋涼樹樹颯風雨
邨

店炊烟日將午彈棋那見舊時枰伐木猶聞遠
徑斧危梯百尺生綠苔恠洞千尋神鬼開油油
雲氣巖中出習習仙風天際來摩崖直上窺天
線一隙通明看乍見拍掌大叫稱絕奇傍觀汗
落心驚戰更陟其巔窮縹緲足已二分垂樹杪
欲挾飛仙與翱翔自嘆塵緣猶未了山查滿路
仙人菓手握一把食且坐兼飲靈源自不饒歸
來捫腹皆言果野日荒荒纔移晷不知甲子今

爛柯山洞志

下十

何是回頭遙望青霞關隔斷紅塵萬丈矣

徐升

長洲人
文學

柯山十月行人絕太末城頭洒晴雪霜空木落
灘水寒泉響沙波互明滅嗟余夙負向平致二
十年來不得志裹糧南去問仙山宰尚絃歌邑
稱治坐來三日令君香美人爲政指河陽同學
少年今已貴相聞倒屣一沾裳定情抵掌歷山
水猶自殷懃問小史飲酣搖筆爲誰狂笑指柯

山作知已衝霜載酒甫游輪十里旗亭五里津
渡頭立馬呼艇子望望青山絕四鄰捨筏循灘
問仙墅莽蒼百折穿雲樹行盡沙陂不見人振
衣千仞探靈嶼何處飛來片石橫明霞爲洞玉
爲屏樵夫舊曾傳姓氏仙童還對奕棋枰呼酒
爵君君再奕願觀一局滄仙核立殘斧柄幾何
時歸來猶自臨邛客

爛柯山洞志

下十四

五言排律

唐耿 漳

深溪人不到杖策獨緣源
花落尋無徑雞鳴覺近村
數翁皆藉草對奕復傾樽
看畢初爲局歸逢幾世孫
雲迷出洞處水引入山門
惆悵歸城郭樵柯跡少存

明鄭懷魁

谷鶯春宛轉驛馬日馳驅
喜結青霞侶懸探碧

爛柯山洞志

下主

爛柯山洞志

下中

洞竒寺樓浮地矗峰磴倚霄危
竈冷丹疑伏天深線許窺
梁兼台嶺峻世共武陵移
火棗無僊核雲松有晉枝
鴈飛常遶塔龍變迥留碑
成毀看柯斧榮枯辯局棋
悠悠千載事脉脉一心知
誰信樵淫客乘風訪鍊師

顧隱之 蘇州人

僊源纔廿里磽确路非難
貧稱荷衣短行貪草屨
寬聞禽皆入韻得友盡爲
蘭凍雪遙生白晴

風不送寒吹笙邀子晉采藥問劉安
逖聽窮幽響旁求鶯遠觀雲深封玉笈
洞暖悶金丹暗隙斜光漏陰崖斷蘚攢
塔懸香象繞樹挺出龍盤絕磴虹梁豁
豐碑鳥篆刊雙鸞經去久一局看來殘
日暮耽餘醉烟霞興未闌

七言排律

明金忠士 休寧人
侍御

戰龍松徑理遊繚除夕來尋八洞天屈曲迴環
山磴盡玲瓏一線石橋巔忽聞靈竅非人力纔
到摩巖薄世緣堪摘星精盈尺近恍躋月窟半
規圓當時野鶴青霞去但見長虹碧漢懸孤塔
搖風鈴韻落四峯拱剎樹光連似標神島異圖
外未讓危梁鴈蕩前顧盼已清塵更想追陪况
爛柯山洞志

下十五

復長官賢同鄉同榜玄心契明日明年樂事偏
椒盤獻處窺金井竹爆聲中探玉田丹竈數堆
經宿雨揪枰亂點入寒烟駐聲棗核方殊秘移
影桃花句尚傳問俗公餘欣撲茂搜奇此地息
樊牽共君賡唱昇平世過子嵩呼壽十千

萬曆丙午除日偕吳大參同遊柯山因題碧
漢長虹賦得排律三十韻 丁未元日書鐫
貞珉

徐日炅 邑人

填海鞭山事若何人間片石接明河擬將瀛島
鼉鼉湧分得天台蟠螭過寶塔蠹烟迴鴈度瓊
樓駕壑與雲摩天鏤蟾窟靈光迫風裊龍松爽
籟多灝氣凌虹丹的歷神工飛驚碧峩嵒葦宮
銀榜真人駐芝檢琅函鬼物呵本爲塵鞅開福
地故教僊奕幻樵柯雙丸晝夜驚翻局七日滄
桑嘆逝波我亦乘閒問消息秋來扶策到巖阿
爛柯山洞志

下十六

雲霞明滅罨圖畫蚪蚪微茫翳薜蘿火暖竈頭
然白石雨餘屐齒印青莎何緣中散逢沆瀣聊
學孫登發嘯歌窈窕無人磨跡亂嚶鳴隔嶺鳥
聲和鶴歸渺渺棲華表鴻去冥冥絕網羅恰笑
枋榆誇斥鷃還悲蠻觸聞群蝸欲呼帝座應非
遠彷彿天風散珮珂

五言律詩

唐項斯

步步出塵氛溪山別是春
壇邊時過鶴棋處寂
無人訪古碑多缺探幽路不真
鬪疑歸去晚清
世果多晨

隣着意工

明余 鈞德興人
太守

彩虹落天際銀河橫鵲橋
仙人鳬舄杳處士鹿
門遙柯爛千年石松生萬壑
濤錦筵來舊句歌
吹入雲霄

孟郊

僊界一日內人間千歲窮
雙棋未變局萬物皆
爲空樵客返歸路斧柯爛
從風惟餘石橋在猶

毛 愷江山人
尚書

寶巖何所始卓錫自蕭梁
僧有新支遁心同古
定光結菴鄰白鶴煮石當
黃梁試問王僊事棋

自凌丹紅

下七

經指上方

主人

自凌丹紅

宋趙湘

邵夢麟少參

僊人與王質相會偶多時
落日千年事空山一
局棋樹高明月在風動白
雲移未得酬身計閑
來學採芝

城南僊境迥小隊早春過
人世憐棋局風雲護
斧柯地偏塵事少晝永鳥
聲多便欲從茲隱山
靈許借麼

張羽

昔聞二僊侶對奕此高峯
日月推移外乾坤勝
負中冥心孤鳥過撫掌四
山空應有傍觀者深

共覽危橋勝僊人不見過
祇因山下石曾見舊
時柯往跡千年後浮生一
着多劃然長笑發王
樵今在麼

夕陽不肯住催人村市過無由便吏隱何必問
僊柯樵響下山杳棋聲入夢多醒來如有悟國
手果誰麼

洞橫百年消一局杯酒勝浮名爲語傍觀者知
誰負與瀛

徐 莫 郡人

雲去巖如洗鶴來松倍妍初春登上界大地出
真僊塔影穿雲杪棋聲絕耳邊登臨延佇久無

乘興來僊境尋源幸不迷洞局玄霧宵梁與白
雲齊仰覺諸天近遙看萬象低長生此地得何
用色絲携

限好山川

吳之鯨 錢唐人

爛柯山洞志

徐一櫝 邑人通政

爛柯山洞志

十廿

爲苦塵囂染山中暫息機梵松巢老鶴玄圃長
新芝石室千年古浮生一局棋幸逢赤松子願
此結茅茨

洞廠天光迥梁虛秋氣過清閑一片石蕭散五
枝柯不是松濤落如何野韻多捫蘿雙屐健還
有最高麼

午晴雲氣薄緩步扣僊扉雨久溪流急林深客
到稀青牛方睡穩白鶴正歸時早悟玄關訣飛
昇定有期

如此真奇絕誰人不解過霧涼新覆局石老舊
擔柯地僻千崖杳天空一線多僊裾彷彿動爾
我試看麼

楊世勲 江陵人

爛柯名勝地春日此閑行古寺山腰跨危梁石

秋月涼如洗群僊子夜過但携筇竹杖不帶採
樵柯道我塵心少還嫌慧葉多祇今除結習肯
許看棋麼 爛柯山舊有斷碑止存寒烟罩遠郊
風沒歸翼二語相傳是僊詩萬曆

戊戌八月廿日武林吳伯霖同友人程仲文門人徐明卿輩遊此因記前句所成詩三章不足辱山靈也

譚禹謨 餘姚人文學

着屐凌丹壑風雲足下過人如天上生物改晉時柯林靄千層碧溪流百折多高吟空萬里入眼定誰麼

鷺嶺天邊矗鯨鐘雲外過落霞浮白螳神物護丹柯機少鷗鳬狎山幽麋鹿多只今秋磴上僊

爛柯山志

下廿

奕可看麼

閔文逸 休寧人山人

天籟笙簫合僊靈鸞鶴過無緣留俗骨未許問樵柯洞古青霞迥梁虛紫氣多當年揪局散觀者似他麼

六言律詩

明徐一麟 邑人山人

尋幽問渡清溪携壺與客扳躋境僻渾然世別蹊深每爲花迷塔陰高矗雲上橋影斜連漢齊一自棋殘柯爛來今往古頻題

細路穿蘿屈曲虛梁映日玲瓏松際孤巢老鶴雲端隱度疎鐘洞含重暈霞彩林醉千章葉紅何必桃花流水秋山吟眺堪同

爛柯山志

下卅

徐日炅

謾詫生無金骨白雲偏屬儂家峰頂天窺一線巖前樹擁三華地迥棋消永日詩豪酒汎流霞此入天台不遠清谿好待胡麻
仄嶺烟迷鳥道飛泉雨迸龍湫筇杖醉攬度陰葛衣冷不禁秋洞古淒迷丹篆開虛彷彿青牛石上一枰猶在山中七日堪留

七言律詩

唐錢顗

毛友邑人學士

春郊雜沓擁紅旌爲訪僊踪笑傲行雲徑直從
深崦入石梁宛在半空橫巖邊瑤圃新開出洞
裏芝田舊種成羽客一枰無復見青山留得爛

自古稱傳石室山浮生遐邇往來攀雲霞縹緲
真僊境歲月清閑不世寰棋局靜中涵道體洞
天深處蓄心丹賡歌酣醉忘懷處帶得清風兩
袖還

柯名

宋白玉蟾

陸游

擘破紅塵覓紫烟爛柯山上訪神僊人間只說

籃輿訪客過僊村千載空餘奕局存曳杖不妨

爛柯山消志

下三

爛柯山消志

下四

無閑地塵裏誰知有洞天竹葉影繁籠藥圃桃
花水暖映芝田吟餘池上聊歌枕風雨瀟瀟吹

堞參差暮氣昏酒美魚肥吾事畢一菴那得住
雲根

白蓮

趙抃邑人少師

趙汝騰尚書

賢侯九日去尋山牽俗無由得附攀換世昔傳
僊局久登高今喜使車還平原豐稔農歡勸犴
獄空虛吏放閑從此爛柯聲價起爲留住句落
人寰

清溪繚繞樹蒼茫中有虛無廣莫鄉可笑僊官
分黑白不知人世幾星霜今朝携我遊霞洞他
日須公作石梁此是晦翁之九曲武夷精舍盍
商量

范冲

石梁傑出望南洲登覽從公破旅愁棋罷未應
消一日人歸無奈已千秋塵纓自喜臨流濯車
轄仍逢好事投莫恠神僊近如許當年此地絕
深幽

秋風吹上景華天醉夢醒來一灑然萬木林泉
招我老百年風雨復誰憐頓除熱惱初無病剩
買安閑不用錢尋得青霞是歸處謾修巖穴小

乘禪

續齊東野語

下世

王士熙

神僊玄妙詎難量瞬息人間白晝長一局棋殘
天不夜百年塵劫海爲桑石虹駕霧靈鰲湧羽
觀尋真舞鶴翔政有郡侯多好事滿山風月畫
中藏

王

瓚

陝州人
龍游尹

僊界無人藥草肥白雲鎮日掩柴扉不逢僊子
敲棋局猶見樵夫上翠微曲徑巉岩龍背轉寥

天空濶鶴群飛海桑變幻真閑事且對芳樽謝
俗機

明閻

鐸

馬嵬人
太守

露拂雙旌曉未乾斜陽駐馬一追歡青山不雨
雲皆白綠樹驚秋葉半丹落帽客來空吊古爛
柯人去漫興歎巖花休笑登臨晚貪問民間稼
穡難

吳

錫

開化人
員外

續齊東野語

下世

名山不與衆山同此日登臨眼界空曉色涼分
瑤草露天香清散桂花風明時誰謂無高士雅
量爭誇有鉅公四美二難難再得何妨終日醉
顏紅

張正和

南昌人
太守

洞雲深鎖望中冥萬里風烟接玉京人去棋殘
僊蹟遠水流花謝墅光清層崖帶雨多增色芳
草長生不記名回首索然風景暮尋無分計慰

平生

林有年 莆田人
太守

諸 鏞 學博

寒雲飛翠落輕袍石磴攀天疊疊高鶴舞晚風
迎洞主花含春意笑詩豪宦遊不減青山興問
俗應憐赤子號鄭重柯山今日會深杯何厭醉
僊桃

徐 霈 江山人
布政

鄒 察 邑人

流水桃花夾岸開戰龍入路即蓬萊石根蘿月

爛柯山洞志

下七

爛柯山洞志

下七

棋聲遠天上松風僊子來千仞長虹橫碧落五
雲佳氣擁銀臺考亭一派還方寸雪液黃芽空
浪猜

梅 魁 參軍

趙師聖 建昌人
學士

遠上柯山石逕迴淩淩慧窟白雲隈長虹倒掛
千崖古疊巘橫穿一洞開柯爛棋邊經世幻花
飛石上幾春回僊人跨鶴歸何處惟有松陰帶
月來

春晴覽勝入山遊僊洞寒松翠影浮遶徑桃花
剛半吐傍岩瑤草復新抽林中鳴鳥供清聽石
上殘棋醒醉眸戀戀有情忘去路披雲鎮日卧
丹丘

姑蔑城南問爛柯籃輿踏翠晚來過岩前雲擁
杉松老席上棋敲日月多四野秋光浮澹蕩半
空鐘韻遶嵯峨僊人去後餘殘局風雨山深長
薜蘿

胡來朝

遠寺微茫淡晚烟尋真共結碧山緣孤峯斷處
渾無路一線開時另有天莫恠靈棋能爛斧湏
知朝露好求僊人生婚嫁何時畢却恐回頭是
暮年

曹光德黃岡人

古洞陰森草似烟侵衣翠色隔塵緣漫譚棋局
能消日却羨雲霞可接天碑斷苔深微辨字山
空僧老即爲僊由來楚客傳招隱肯使浮名誤

爛柯山洞志

下凡

大年

劉巨安紹興人

僊人何處奕爲歡此地空餘石洞寒虛塔高標
蒼樹杪飛梁橫跨白雲端柯隨筇杖成龍去徑
滿松花飮鹿餐最喜明時容吏隱不妨長嘯躡
層巒

吳鉞南海人

姑蔑僊人去不還空留石洞在人間樓臺縹緲

雲千疊岩壑縈紆水一灣極目諸天同悵望側
身塵界阻躋攀依稀似有尋真路傍晚松風響
珮環

物外相逢喜盍簪萬峯松竹動春陰斷柯去日
空成夢遺局于今似可尋閑向洞中消俗慮豈
隨塵世論梳心悠悠往事餘千古落日長風思
不禁

陸德漸鄞縣人

爛柯山洞志

三

誰把青天一線通寰中日月自晴虹靈槎倒挂
飛雲度磴石層穿碧霞空夢落棋聲迎梵響酒
醒柯影接桃紅遺枰自是千年色可覓僊樵嶺
樹東

王德乾

乘興探幽亭可論逍遙一局出雲根洞中日月
人難老世上輸贏客自奔岩竇有天通一線烟
筠無地長群孫棋枰柯斧俱成幻今古惟知片

碣存

陸應陽 松江人
文學

人代滄溟一局看洞門雲樹望中寬殘星半落
秋枰老絕壁孤懸鳥道寒天外送青來片石雨
餘飛翠濕層欄勝游可更山陰伴酩酊斜陽與
未闌

徐日嚴 邑人
太學

天涯萍聚即交歡况復携壺上翠巒絕壁峩峩
獨相自洞志

王三

霞氣合長松縹緲籟聲寒僊人尚爾留殘奕王
子何緣得大丹我亦探奇興不盡夜深秉燭更
盤桓

孔聞音 邑人
博士

登高直上翠芙蓉絕勝龍山興自濃試問樵柯
何處是不知僊奕幾時逢太虛一點天通竅下
界雙壇風送鐘把酒酣歌忘落帽盤桓賦就撫
孤松

程 曆 邑人
太學

松杉夾徑草蕭蕭况有香風逐野樵百尺危橋
懸洞口千年古寺落山腰斜窺石躡疑天近細
數谿流覺地遙一自對棋人去後誰將日月此
中消

鄭上進 邑人
文學

九日登臨古洞偏洞門深鎖薜蘿烟白衣貰酒
孤雲浦黃菊窺人一線天絕磴留連恣遠眺荒
壩掃山洞志

王圭

碑磨洗認前賢不須更覓王樵斧兩腋清風便
欲僊

余敷中 邑人
舉人

飛虹迴迴石爲門烟雨霏微晝尚昏苔濕故應
連礎潤林幽常自帶雲靄我從榻下交徐穉僧
向籠中識李藩丘壑於吾原不惡薜蘿深處正
堪捫
僊橋秋色俯氤氲短褐相將隔世棼却後碑尋

未載字吟邊鐘落萬峰雲何年石室留丹檢幾
處籃輿入紫氛更擬重來分一壑多君爲勒草
堂文

應 泉

紅樹青林宛轉通洞門高敞亂雲中蕭森已覺
非人境開鑿渾疑是鬼工落落數星殘局在寥
寥一鶴碧天空獨憐下界凡夫骨縱有神僊豈
易逢

爛柯山洞志

下三

袁繼愈 邵武人
龍丘令

天開靈洞少人知王子逢仙事亦奇棋局尚存
柯已爛曆算何限坐來移樵踪得度雖云巧雞
犬飛昇未可期古剎重新歸德遠峯回池淨兩
相宜

王紹科 邑人

長日看山信杖藜到來靈境合幽棲猿聲響竹
風生谷鳥道連雲石作梯彩筆尚淹迷洛社青

蓮已踰證菩提啣杯笑指叢林月清興冷然出
虎溪

林雲鳳 吳縣人
文學

青霞洞古白雲連尚說王樵此遇仙背倚遠峰
如鳳舞面當高阜似牛眠房廊寂靜惟聞瀑布
樹陰森不見天靈跡有無何必問閒叅老衲醉
中禪

爛柯山洞志

下四

徐 升 長洲人
太學

丹梯千尺引仙源忽駕飛虹敞洞門一局春風
彈甲子半醒歸夢失乾坤坐移松影敲殘月問
取桃花指斷魂不信滄桑元是幻幾回清淚續
啼猿

方文烈 邑人

何處神鞭累石橋摩穹紫翠鬱山椒虹光亘嶺
垂千仞塔影凌虛逼九霄梳泛不妨遲客問筇
屐自合去人遙五年塵土須教洗累月山行伴

牧樵

盤迴丹磴轟虹梯洞裏尋真客徧題沸石澗
流上下絆松藤拂影高低經研柱史玄初妙論
出蒙莊物始齊何處霞披汎青靄桃花千樹武
陵溪

烟村山洞志

下三五

葉秉敬

曉出城南舒遠望柯峯未見已開顏到來隔岸
桃花夾渡過深林柳葉殷半里樹中十里月一
重巖上兩重山祖洲喜與家鄉近何事樓船去
不還

山擬崇梁翠拂烟若爲不掛碧溪邊虛浮世外
疑離地接引人來直到天舉步躋攀閭闔近回
頭斷絕葛藤纏祇今便是蓬壺路莫復聽砧更

烟村山洞志

下三五

問僊

晨興霏雨點春衣浸眼明暉翠色微遠見細眉
彎月影近知高洞跨雲飛寒生草滴珠簾蔭暖
撒烟開玉帶圍靜聽巖中僊欲語故教聞寂鳥
聲希

徙倚巖前步武寬笑談連袂倚闌干虹隨雨合
晴猶在風到春淒夏更寒寂聽無聲翻玉局倦
行有草代蒲團會心禽鳥親人處遠憶僊都路

渺漫

徘徊澗壑數新花
芒屨逶迤帶白沙
春雨度林千百樹
閒雲流水兩三家
雙松龍戰聲無住
一線天開淨不遮
寂對冥眸賞適遍
輞川圖畫漫相誇

披烟向日出寒村
石碎蒼苔屐齒痕
山寺孤峯清伴枕
玄庭空沼冷迎門
風吹高響雲間調
露滴清香月下樽
莫道經秋彫落後
細看秀色滿

爛柯山洞志

下三五

乾坤

步出郊關紫氣濃
厲深揭淺躡僊蹤
來時驚聽風生虎
過處方知松戰龍
寂坐洞中留暗月
高擎杯底浸寒峯
依稀鶴背疑相似
却入深雲罩玉容

深澗青迷野草鋪
高低山徑滿樵夫
翻雲秘局聲猶在
坐石低攢聽得無
清露濕簾朝唳鶴
細霜寒枕夜啼烏
刀圭應向黃庭覓
澤畔追風苦

瘁癯

一來山畔便忘塵
瞬目揚眉意象親
巖樹謹呼聲切切
碁枰指點味津津
聽經虎宿牀前月
悟法狐歸葬後春
物類尚堪言外悟
參微應屬箇中人

莫道僊機久寂寥
殷勤度世意偏饒
黃梁夢向碁邊醒
赤壁烟從柯畔銷
更遣清風涼刺骨
還邀明月照通宵
英賢只理登山屐
痛殺當年王

爛柯山洞志

一三六

子樵

塵世紛紜變易頻
千秋不朽是何人
自將定性參天地
聊借翻碁述主賓
秦鹿漢蛇柯斷滅
莊鵬緱鶴局常新
試看石洞枰還在
閱歷山間幾萬春

誰將妙著問僊翁
不與塵凡鬪智同
對壘開盤如面壁
弄丸敲石似談空
涼炎變易寒山外
今古銷沉冷局中
一自樵夫柯爛後
癡兒抵死決

雌雄

登山蒼翠好婆娑
竅鑿乾坤釀太和
霧下虹蜺蟠玉刻
石銜烏鵲綴銀河
興傾玉醞千杯少
氣吐文光萬丈多
追想僊樵成四友
西山日落且高歌

盡日徘徊意未灰
夜深還卧碧雲隈
有情花徑行邊盡
無數烟巒夢裏來
月浸羽衣高跨鶴
風生碁局暗鳴雷
清宵寂寂聞天籟
轉盼東方曉

爛柯山洞志

二二二

色開

共喜巖前翠染衣
誰知山下逗僊機
低憑苔石從天降
高仰虹梁挾雨飛
夜月遠描青錦麗
曉風吹送綠雲肥
若逢樵叟仍相問
碁罷何緣更欲歸

蓬萊絕世屹孤蹤
迥隔塵凡未許通
愛爾山靈親鄙俗
引他樵子作僊翁
雲橫眉彩分雙月
雨帶腰圍現兩虹
靜裏互觀清遠甚
不須遐想御

冷風

鳥雀無聲野翠叢
奕碁清響動松風
已拋生死乾坤外
肯闕雌雄白黑中
爲破世情休苦戰
故將僊局示真空
當年樵子堪玄悟
不語傳心頓發蒙

登山共想僊人至
政使僊來識者希
盡掃萬言懸妙訣
獨拈一着度僊機
無心樵叟凝眸是
有智高賢轉眼非
千載還丹何處覓
空山惆悵倚斜暉

爛柯山洞志

二二三

斜暉

十九路途紛逐隊
三千世界碎微塵
僊人掌上翻星斗
樵子山中識漢津
政就局邊超破局
肯令真裏溷迷真
無端世眼重添夢
還向殘碁往問頻

僊着從來喧宇宙
問予何事却碁枰
但看山水琴中出不似
烽烟碁上生
腰下樵柯寧再爛
棗邊塵核漫留情
丈夫獨抱回天力
肯與棲雲雞

犬爭

許國誠 晉江人 憲副

共登玄室愜清歡誰信炎蒸氣轉寒
虛席洞天如有待爛柯僊子杳無端
坐依松石臨風嘯盤薦萼葵向日殮
乘興更從層塔望漫題詩句付高巖

陸律

福地人傳自昔年出郊騎馬爲探玄
梁橫白石

爛柯山洞志

下元

千尋磴路入青霞八洞天爛斧殘棋
空想像夕陽流水尚依然浮雲世事從
今古磨洗苔碑認咎賢

胡應麟 蘭谿人 孝廉

布襪芒鞋興未闌天風吹客上層巒
僊山七日柯初朽人世千秋局未殘
塔影半搖蒼靄暮鐘聲微度白雲寒
龍肝食罷知難老咲揖群真駕紫鸞

日遲亭詩 有序

葉秉敬 邑人 參政

日遲亭者吾郡太守維西瞿公之所創也
公下車政清民化暇日登爛柯山喜其清
幽爲樹一亭以代石坐亭旣成拉郡丞若
木劉公別駕謙所鈕公共爲主而招吾鄉
四泉余公觀我徐公毓華葉公并不佞共
爲客飲于亭之上晨而往晡而歸此亦一
時勝事也爲賦

爛柯山洞志

下元

詩以記之

洞天寂寂淨無埃雨掛虹邊石徑苔
一自僊人騎鶴去更無樵子看棊來
高冠映日飛雙旆長袖翻風倒百杯
誰似使君頻弔古翠亭新築撥雲堆

風清化洽倚閒庭滿志躊躇秘發硯
已芾甘棠供召芟還撐大厦庇山靈
青添石壁雲棲棟綠點珠簾雨上屏
五月落成堪避暑可無百里聚

賢星

余國賓 邑人 布政

亭畔徘徊花正濃
俄看旌旆向雲衝
溪邊野渡人猶蟻
道上高車馬作龍
後路兒童爭擁竹
前山僧寺驟鳴鐘
到巖徒步相携手
遂使山夫盡樂從

角巾野服喜偕行
倦倚新亭語笑清
一盞香寒春後雪
兩行歌吹柳邊鶯
午風習習林無暑
暮

爛柯山洞志

下里

雨霏霏花有情
盡日追隨忘去路
孤舟一任水邊橫

徐可求 邑人

促席銜杯意味濃
清談把臂笑從容
明開電閃昏時晝
瑞靄風和夏日冬
冷徹翠茵憑短石
暖噓絲管伴長松
亭高不礙斜陽駐
悲谷頻催到下春

爛柯人去已千年
野草山花一旦鮮
五馬却迎

僊駕到三台
共喜泰階連
舉杯高吸雲端月
倚檻低憑樹杪天
賓主勸酬成勝事
提携陪列竹林賢

葉其蕃 邑人 無憲

日凝洞口色朦朧
石壁亭開照碧空
密織松筠開翠雨
朗開櫺幌度疎風
牽衣低語襟懷別
把盞高吟意調同
慚愧木爪無以報
習池歸借醉山公

爛柯山洞志

下里

閒亭高起碧山秋
却似元龍百尺樓
水捧謫仙輕額面
墨淋草聖重濡頭
日傾欹嶺雲爲屋
風動深林山作舟
與盡下坡相送處
樹聲清逼虎溪幽

日遲亭詩

西蜀瞿 溥 郡守

翠疊崔嵬玉砌通花濃松勁拂蒼穹山銜半壁
輕雲外樹繞長虹細雨中洞冷僊風傳笑語局
殘明月下長空最堪吏隱纖塵淨丘壑多清伴
醉翁

公餘野望愛冥搜舊蹟規恢勝景幽古寺高華
天日曉新亭春靄洞雲浮披襟曳履行還住撒

爛柯山洞志

下四

席摳衣去復留回首巫山何處是暫將石室作
并州

廬陵劉以昱 郡丞

訪俗因過玉洞邊群公載酒共留連雲深片石
松筠老地迥雙林日月偏置奕逡巡追往事忘
機眇邈憺塵緣何年試跨緱山鶴飛遶靈巖一
問僊

檐帷十里度郊坰况復新開巖上亭拂檻雲光

高下白飛觴霞采往來青陰陰松蓋浮僊帷歷
歷秋枰伴使星漫許謹聲動幽谷一天清籟總
堪聽

松陵鈕明綱 別駕

洞門雲鎖碧苔橫會合僊樵出世情龍虎出遊
甍火棗烟霞窟裏聽秋枰山空鶴去杉松老草
闌亭開鐘磬清相對一樽傾日暮披襟兩腋欲
風生

爛柯山洞志

下五

漸看世外有奇觀僊徑登攀興未闌絕頂八風
來席上青天萬里入眉端連雲石壁懸脂濕掛
月松筠翡翠寒澡浴紅塵清不滓笑談饒得大
還丹

初夏徐鄭諸孝廉招遊爛柯山

七閩戴 堉 節推

蠟屐招携度翠岑石梁沈淊共登臨苔封斷碣
無窮事花落空枰有賞音迷樵一灣秋月冷爛

柯千載洞雲深等閒世態如棋局此日烟霞懷
夙心

吳安國 長洲人
兵憲

四詠

懸崖窈窕覆玻璃石乳當年誰剏洞裏僊翁
烟裊裊亭間太守日遲遲泉流曲澗疑聞嘒鳥
喚幽林似詠詩看取問君還幾著白雲如幄自
猶夷

直攀絕磴倚高空萬疊芙蓉在掌中恍聽鸞笙
來上界只疑鶴馭引罡風蒼茫自與人寰隔呼
吸真看帝座通搔首忽驚雲霧冷欲從何處問
鴻濛 最高頂

僊界雲扃路可梯洞天銀榜舊曾題空濛室闕

烟霞古朗豁門臨日月低松壑遠吟千籟合蓮

瀾村山洞志

下四

城晴擁萬峯齊何須採藥天台去流水桃花過

別溪 青霞洞

削壁誰橫百尺橋中開石扇倚山椒虛傳白鶴

歸華表獨見丹虹駕碧霄兩腋清風乘汗漫一

尊涼月對逍遙蒼烟古洞空僊蹟人語深山半

采樵 石梁

半榻松陰局未移立殘樵斧不多時不知人世
千年刼消得僊翁幾著棋塵夢且隨蕉鹿過機

瀾村山洞志

下四

心猶怕海鷗疑抵餘片石傳靈境閒拂蒼苔讀
斷碑僊人碁

屠 隆鄞縣人
主事

盤中落日月雙梭局上奔觀罷俄驚爛柯斧歸
來何處訪兒孫幾經劫火都無恙石存仙人碁

振衣絕頂頰長松下見溪流寫石淙穴逗青天
纔一線路通紫羅引千峯煙中落日明秋澄木
杪罡風散暮鐘彷彿僊音蒼靈籟不知石髓幾
時逢最高頂

虛敞人間此福庭坐來神骨覺清冷青霞盡日

爛柯山洞志

二十四

爛柯山洞志

下四七

封千尺丹室何年鑿五丁不見金童來洞府曾
聞石匣隱僊經願携床竈雲中住白木長鏡采
木苓青霞洞

突兀飛梁倚太空聳身步步入雲中虛疑上帝
開銀界實有僊人駕彩虹秋入松風生颯爽夜
深岩月吐璫瓏渾如採藥天台路海色蒼茫隱
梵宮石梁

僊奕難同凡着論樵人應自有靈根星辰數點

五言絕句

宋朱熹

局上閑爭戰人間任是非
空教採樵客何處不知歸

明鄭公奇

局棋空勝負世事幾浮沉
斷碑疎有字老衲久無心

徐慶雲

爛柯山洞志

下吏

僊界一日內人間百事非
何如棄柯斧袖手坐觀棋

江樊

上上空山石于焉採靈藥
世人萬劫塵洞僊棋一着

李德

爛柯山勝神遊數載前
僊踪不可覓習靜且迷禪

古洞嵐烟濕蒼苔石徑崎
山僧時出定爲語客來稀

無心軒冕趣有意採幽奇
絕勝棲真處盤旋不計時

舉步塵寰遠禪房語寂寥
機真隨證果無語對

嶠峽

程元錫

洞裏方觀奕人間已劫灰
僊凡無異術都是此

爛柯山洞志

下吏

心來

爛柯山志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徐日昇撰日昇後改名曰曦浙江西安人天啟

壬戌進士爛柯山在衢州府城南三十里因晉樵

者王質遇仙觀棋於此因以爲名日昇居與山近

因纂輯晉唐迄明詩賦雜文以成是編

東天目山志四卷西天目山

志四卷

〔明〕張之采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天啓元年杭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西天目志

八卷》提要

修天目山志序

余嘗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洞冥
大荒諸書竊謂神竒恠誕郭子
橫東方曷倩其人詠諧欺世語
乃以余所聞如龍門禹穴鴈宕
天台四明五泄粵之羅浮蜀之
峨嵋楚之衡齊之岱洛之嵩燕
晉之太行五臺名嶽勝區雖遊
屐未理每一展卷芒鞋刺刺欲
動眉宇間未嘗不雲煙栩栩也
至於吾閩山之勝有武夷水之
勝有九鯉夫亦童而習之矣今

守杭杭有西湖六橋三竺列在
几席徑山而外東西兩天目飛
舞而來佳麗鬱葱瞻睇匪遙治
事之暇披輿志以玄對比於昔
人卧遊藉用為快西湖志近似
太備徑山志戴禹航稍稍點定

李序二

二

東西目志尚多簡略而西志又
劫於火天目既為錢塘祖山龍
盤鳳矯厥維本原探奇者慨名
乘之湮而問守土余無以應矣
因是次第增緝其闕遺寧第樹
色山光溪流剝影滿目菁華即

石骨碑版墮崖卧碣恠禽奇藥
斗折蛇行苔蘚之所蒙叢鬼物
狐祥之所宮窟畸人散木之所
材不材而金中之金心中之心
非非反反之流變洗呵殿鼓靈
鼉駕霓旌飛鯨石署書顏額坐

李序三

三

桐着句躡長庚眉山之逸蹤綰
率更南宮之極筆收拾且盡山
水固奇夫亦有因之而愈奇者
子橫東方曷倩而在其所稱述
應作何觀千秋臭味設有與同
適當把臂入林則卧遊於天目

之嵐篁封渚間領翦斐澹渺之意不直余一人之為快也而守土之責愈知免矣是役也相與綜核余同寅徐司馬公田仲陳司理公維立檢閱諸學博孝廉暨郡邑弟子員蒐獵獻公仁和生張之采有專委焉庚申之冬至辛酉之季秋及朞而告成

閩中孫昌裔子長父書於

郡齋之雪堂



東目山志序

浮玉兩山以名利著閩散見野乘西浮玉遊履競往紀載紛披東浮玉諸勝僅二附見邑史迄無專志蓋兵燹之後紺宇珠宮盡於灰燼卽有古樹奇巒雲根丹窟若滅若沒黯淡於榛荆蕩莽之區境緣情移騷人閣筆至使問奇者憑吊咨嗟采俗者顧瞻靡據如黃寓庸公縣志叙有同慨也夫峰頭瀑布洞口

流泉帝子分經乃有天目
設令東西偏舉兩目之義
何居且扞蘿踞磴徑山一帶
懸而吊之安石蕭遠坡老山
谷與佛印左許諸人記臂
入林一特奇晤千古風流

山光水韻亦自入火不滅寧
遂遠遜西山哉人亦有言
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如
紺宇珠宮特絲竹屬耳烟
巒瀑雨中名流風雅彷彿
與偕則冷然清音也會心

自遠尋問山水願當索莫幽
寄豈衆為政隨人品題况王
跡肇興名賢輩出臨邑霧區
甲勝它治予蒞斯土心竊向
往之東南半壁要與西北並
垂不朽天地缺陷尚須吾黨
補苴其實之也爰屬諸生一
張之采按獵其概復與二
三寅友乳次訂校亦既爛
焉成帙付之剞劂昭示來
茲清音玄賞計必有與吾
共之者矣嘗

天啓甲子歲上元日西湖守
汝陽李燁然父若父書
於有美堂



序四

東天目山志序

山川草木發皇其精英之性
而光怪幽奇踴躍而見于世
大都得之紀載所傳至傳而
不盡傳有可傳而不傳此其
間可遇而不可強其必遇東
西两天目不知開闢來幾千
百代代不知幾名屐亦復幾
名守遊焉而一再涉則已矣
予不佞守杭惜西志之簡脫

而又滅沒于火也取而增輯之蓋傳而不盡傳者也東之雲巒烟樹不滅于西而志則絕無有可傳而不傳視不盡傳者又一境界矣與張生方

序

謀為合志時當入覲不果春來復有治水之命幸嗣予守者宦汀李年兄胸貯二酉筆搖五嶽成未竟之緒而一日千古豈伊異人任哉矧同事

諸公扶筇若織揉翰如林試起而佐其筆墨之華嘗令山為高川為深草茁木芳而亦青六黃林光為藻左右盼而樂也融：不異步虛經臺之上臨流瀑巘之前徐而跂立玉徐而眺西方徐而引盼于香爐玉柱翔鳳紫霞之巔一展卷而得之矣雖然予尤有進焉紫陽木石之姿湖上嵐

序

巒之色徑山兩竹之韻與兩
目並稱轄內奇勝庶幾合併
一志更足千古噫嘻予不佞
纔一言之而雲霞光怪已拂
拂爭巒眉宇矣是所望於
唐
汀年兄者不獨一天目之東
峯而已也

閩中孫昌裔子長父書



東天目志叙

嘗思吾黨自髮燥俛首授書晤
言一室千萬里外之山水千古
以往名公之詠題神往而口誦
之如東西兩目一行為史鑑履
歷生則畏此簡書詩人若為余
叙一
解嘲也向同陳維立年兄與西
志之役煙巒之色繚繞衣袂至
東志孫鳳林公有其意適鶴汀
李公嗣守毅然纂輯得未曾有
夫天目之勝匪一朝夕其間豈
乏鏤青之管足發靈異而志衆

久虐且兩目新裁必須兩名手
而始成後先搭線宛然合璧余
兩人亦復兩際其感不可謂非
適會之奇矣東目杭刺總由昭
明帝子與西山大半相似已略
畫西序中第西多點綴得之人

錄

工東率本真寔維鬼斧絕頂見
日初出瀑布噴雪晴空東之勝
西兩者為家其他洗眼池冷
沁骨東西各踞其一分經臺止
初於東昭明庵則西之增設非
其初制也古今標識如白樂天

蘇子瞻百代罕儔風流太守至
今有西方美人之思然兩先生
時以刺杭著名山水譜牒尚遺
我公豈兩先生不欲獨擅風流
俟後來之雋嗣徽遺韻乎因知
湖上諸山不第生於斯者人以

錄

五

地傑即繁籍領郡夫亦度越羣
倫余兩人從事一方與公更迭
搭觴追視蘇白領郡時出遊拈
句未聞寅屬與偕不似邈為寡
儔乎則信乎吾黨遘會之奇矣
謹序

天啓甲子歲春日海陽徐文龍

田仲父書於如水堂



叙四

上

東天目志序

古今山水佳勝抒寫于文人之
筆花墨韻一一可按而知也是
故滕王閣以子安之序而傳戲
馬臺藉宣遠之詠而著永州雖
勝厥有柳子赤壁固奇目得坡

序一

上

公山陰脩楔于右軍采石嘶杯
於供奉代有名流增勝弘巨茲
者臨水之有東目視潛陽之有
西目一山兩峰靡容軒輊西志
燼於火業已重脩而東志未有
特刊霍汀李公委命蒐獵爰賁

梨棗一然已寒之灰一樹未建
之幟雙眸并開萬界並闢一時
逸事千古勝緣青葱雲樹若公
為之點染墳坑驚嶺若公為之
疏鑿瀑雨派泉若公為之淋漓
金碧梵刹若公為之藻繪而挿

唐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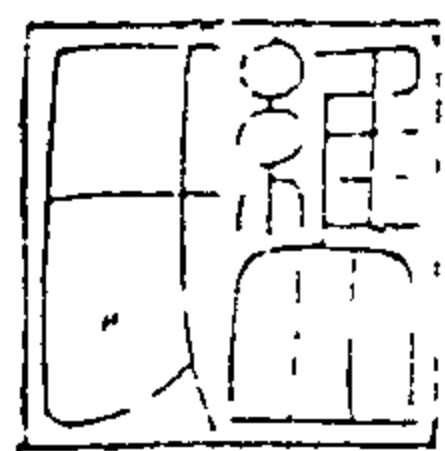
事

雲無天排海無地者又若公為
之振衣為之擊楫僊々乎為之
泳游而長嘯玄都茂林恣公揮
灑精華頽披銘鏤競爽文人筆
舌間神工鬼斧若假之靈煥為
雲霞燦為星日而川之光岳之

秀應接不遑余不佞雖夙有筆
墨之興而大雅在望雄篇載陳
欲言若捫而已勉附數言仰酬
明命
天啓歲次甲子花朝陳懋德維
立父書於思過署中

唐三

十五



東天目山志小引

天目兩山自昭明帝子分經得名實始於東而西目點綴勝之遂有刊志一修於阮子厚再修於潛陽徐父三修於鳳林孫公東目兵燹之後僧寮絕少好事者仍增飾於西而不復加盼睽於東況紀載不備山水之奇韻

東天目志

高引

一

不見湮沒於荒煙積蘚間宜矣邑侯黃調吾嘗修邑志東山巒剎附見什之二三時予把玩亦謂差快迺霍汀李郡尊甫下車慨西志之既成而東南半壁望之削色簡委張友去浮衝寒雪入山廣撿獵獻之公所余聚族而謀凡有聞見手錄而投之奚囊以

歸未幾志成但見葱葱者巖巒潏潏者流泉金碧散耀者寺剎芒鞋紛錯者游屐據梧坐桐而短味浩歌者逸客之與騷人種種奇賞皆昔無而今有讀罷而爽然失訝然而驚且喜可知也昔王岵雲公祖有言東目志乘脫略峻極幽巖之致爲西山所壓制炯炯兩眸人故抑東而昂西山霸之不平如此吾爲紀平之嗟嗟公有平之之心徒托諸游紀而志乘之脫略猶故今得霍汀公創獲之兩山之不平自此而平雙飛並舞較之兀突孤聳不更奇也哉

甲子春邑人兩目高金體書於

東天目志

高引二

十七

石鏡山房



東天目志

高引三

又十七

修東天目山志述

東西天目並峙競爽鳳林孫郡師既修西志仍有東志之命而崔汀李師嗣守吾郡適親成溪申命有加夫李師天縱異才壯之以筆墨高妙之氣復飽之以墳籍澹蕩之以煙霽雲樹繁牘既清據梧寫照琴聲鶴韻兩兩倡酬斯亦千古絕調矣么麼小子猥堪驅策乎辱命之及敢不勉承甲子歲春日策蹇往臨安阮易孺約同行不果青山遇潛中張五岳於途把臂道故流連旅次遺以二詩晚至臨見姦臨父寄榻化城寺寺僧靜虛師徒蕭賓有禮駱遂升忘其字讀書

東天目志

志述一

天

藏經閣邑雋也相與夜飲次蚤謀爲天目游矣天目夙稱浮玉東浮玉在臨安之辰隆鄉去西浮玉二十餘里脈相聯峯相望也西自天目村入由昭明庵登山東自青嶺橋入由紫陽宮李村登山俱會於山麓之第一亭迤邐而上六七里皆砂雜土而成路相距里許各植小亭登山之半有亭曰觀瀑對山飛瀑幾百丈三行俱下遙見噴薄驟雨翻虹莫可名狀自觀瀑亭而上有石磴左右亦復松楸森秀拾級數十爲垂虹橋別有瀑飛數十丈若霧霰亂落使人襟袂再上數十步古杉高十餘丈大幾十圍與西目山中

爲火災者頻聞此杉亦相繼而災兩山皆然其形
響非偶然也再上入大寺山門爲大雄寶殿宋時特
建輪奐殊異殿之兩楹原有藏經貯焉殿內有鐘鏤
自宋屢易不就一女子適來投金環於鐘遂成三不
知其處人以爲大士所化鐘旁兩耳仍有環隱隱亦
大奇事大殿左有祖師殿奉寶誌公禪師像殿之下
千佛閣唐銅佛千尊大半爲遊人挈去右伽藍殿禪
堂方丈向亦楚楚可觀萬曆間盡付一炬低徊太息
山寺之興廢厥維人造先代名公題咏剝落殆盡墓
榻無由快快爲甚殿東折登岡轉下爲黑驢庵相傳

東天目志

卷之二

十九

希大師持修是庵病臥不起止一黑驢與俱遠近化
齋以驢至其門皆知從師所來也負糧供師率以爲
常夫畜生具佛性人顧頑冥毀律後身甘受泥犁可
勝浩嘆南有平溪庵過庵漸崎嶇不堪杖履又一二
里有玉澗泉泉水清溶可鑑鱗石幽然雜篠叢棘之
中而趣韻自遠又南數里則觀瀑亭所對三瀑處也
瀑各有池皆可攀蘿而至踞池仰瀑濺沫激漫如銀
河倒瀉聲如雷色如雪卽烈日如在重陰而晶光的
燦可喜可怖予猶記游九鯉湖見瀑此爲差勝第不
知匡廬頂上赤城霞起處視之何如又不覺仙仙乎

神往矣再上西殿殿制軒殿中有白定佛三尊北定
接引大士一尊皆宋元物色西上爲普同塔又上爲
煉丹池池上爲分經臺昭明帝子分經於此臺上三
松鼎立各高廣十餘丈蒼鬱偃仰如虬龍嘗蟄起風
雨中二株拔本飛去其一僅存一見乘時變化一見
歲寒貞操予因之而重有感焉庵以上三仙頂相距
各二里許無復松楸亭構之觀與西峰頂大略相似
然而無西目之巨石似障似屏似錦裂似虎蹲獅吼
亦無西目之奇松怪石巒巖院塔勝築名梵點綴滿
目至於東峰之高於西山迥踰百尋杳然天際凌晨

東天目志

卷之三

二十

板頂見日初昇如脂輪出海金光萬道天界忽開俯
揖東山則安石公殘碁折屐風韻宛然轉顧大滌由
拳天柱葛仙玲瓏諸山則東坡山谷之奚囊佛印之
卓錫左元放許邁之藥爐芝釜依稀叢篁落照間蓋
東目未嘗不奇也况瀑布晴空飛瀉西目所少而雲
容霧態山頭瀚海東西之勝又難爲伯仲一日之登
涉千萬年之志乘與千萬人之臥遊在此役矣鉛刀
小技謬代匠斲唯名師進而教之乃可達至謹述

虎林張之采去淨父述



東天目山志

凡例

一東目從無特志張友去浮奉委來敝邑按訪
幽秘不佞鎗復博訪遠稽不遺餘力若夫鳩
工視成則邑令事也

一東西兩目景物大同題咏互見向時修西志
者期于點綴山靈多以東目之勝并入遂令
考核無據茲去浮別白其概而斷斷在東目
者仍入梓中其可已者略芟一二不欲觀者
之訝其複耳

東天目山志

凡例一

卷一

題咏得之郡邑志諸名公文集及寺僧壁間
三夫詩卷扇頭或郵筒見及未有不急錄付
梓此外卽有佳什非耳目所及以俟嗣刻
一叅校學博孝廉茂才皆與校西志諸公間有
邑中一二名雋不復載恐不盡載反滋同異
游履題咏次序一以來游之先後爲次一以
得詩之先後爲次况書工數手較難畫一年
齒爵里槩不及問

一志稿一一奉郡尊諸名公閱訂方刻悉如張
去浮刻西志時奉訂于孫太尊也並不敢以

意增減是在諸名公鑒原

令華亭姚 鎗識

東天目山志

凡例二

卷二

東天目山志

志目

卷一

序

引

述

凡例

目

卷二

圖

考

仙釋

巒泉

寺刹

物產

游履

卷三

東天目志

目一

圭

古今詩

卷四

行

賦

紀

跋

國考

張之采曰嘉陵山水駢來道子之毫秦洞桃花幻入
陶家之記故披圖撫景則萬里非遙據籍徵奇則三
山若按讀張子偉之疏錄敵宗文少之臥遊良不誣
也惟茲東日瀕映由拳峯巒上出於星躔嶽嵒異態
澗壑下橫於地軸歷落殊形飛瀑鳴風倪鶴虬之千
丈分經沈棘惟走鹿之數羣自非呵護有靈能無剝
蝕都盡以是冥搜遺乘確訂新圖縮重巖於尺幅挾
之則客杖可尋壽副墨於名山藏之則地脈不朽從
來人傑能顯地靈藉手史氏之三長遠垂名區於千

東天目志

圖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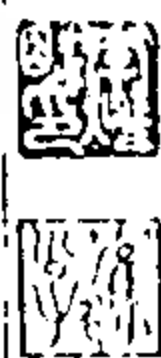
禪郡尊爰志圖考

今華亭姚 鐘識

東目總圖引

東志竣按圖僅尺幅不盡巖壑澗谷之奇與
 實友徐田仲陳維立謀總圖之外取取勝處
 分款寫照倩筆繡鐫而志亦復增繪合刻蓋
 兩日原是一山況俱錄昭明得各不知世人
 殊為之介而謂予巧作之合遂為古所未有
 之創獲斯亦足媿快矣

汶上霍汀李燁然識



東目總圖一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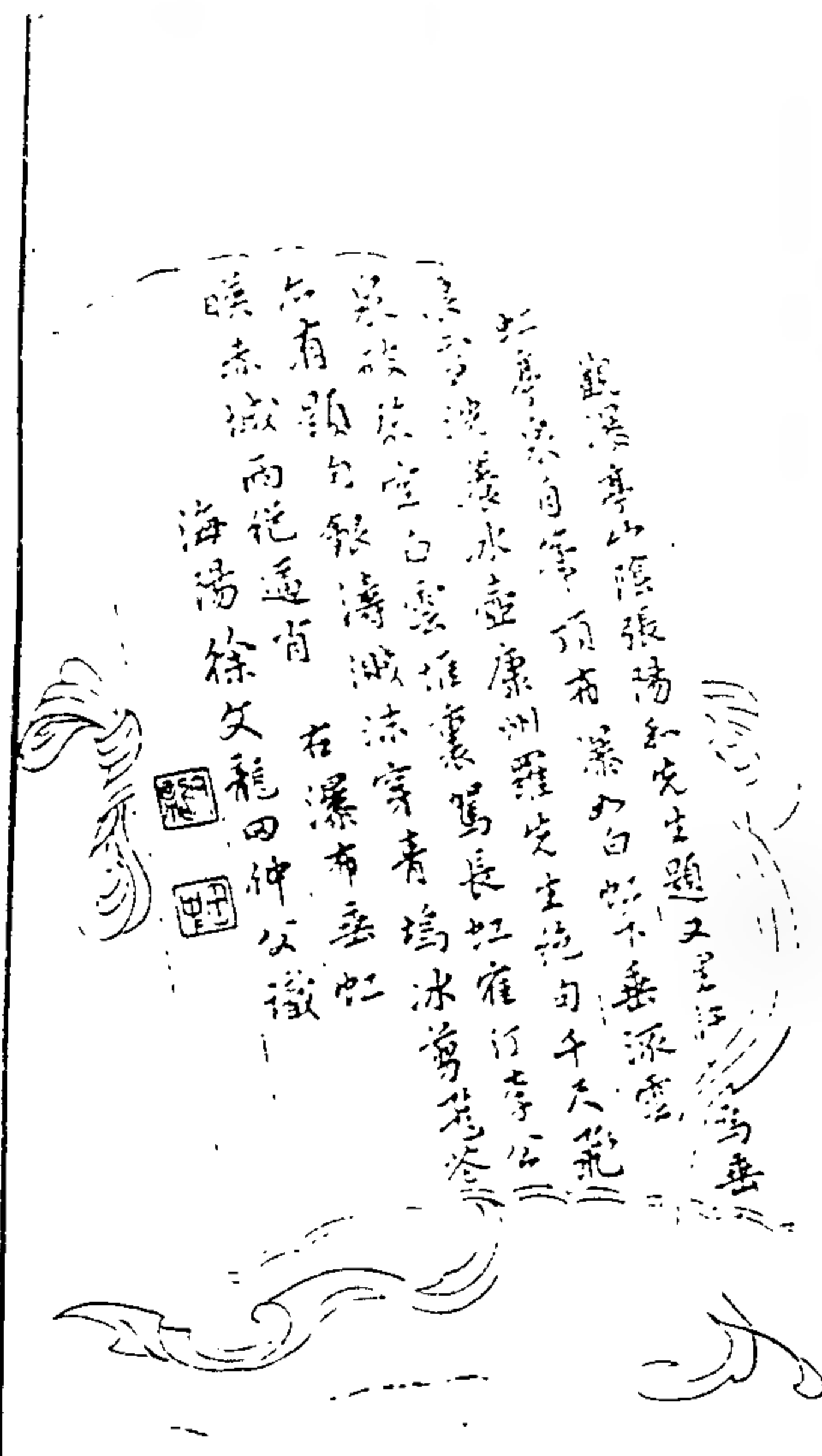
東目總圖
 仁山先生
 印

東目總圖二

十六



東目總圖
 仁山先生
 印





經堂蓮雨
 分徑春臺即明分全圖經
 龍川錄世帝子梓培法
 雨飛肩黃
 公公与
 何尚
 香風
 雀龍
 女華
 經堂蓮雨
 分徑春臺即明分全圖經
 龍川錄世帝子梓培法
 雨飛肩黃
 公公与
 何尚
 香風
 雀龍
 女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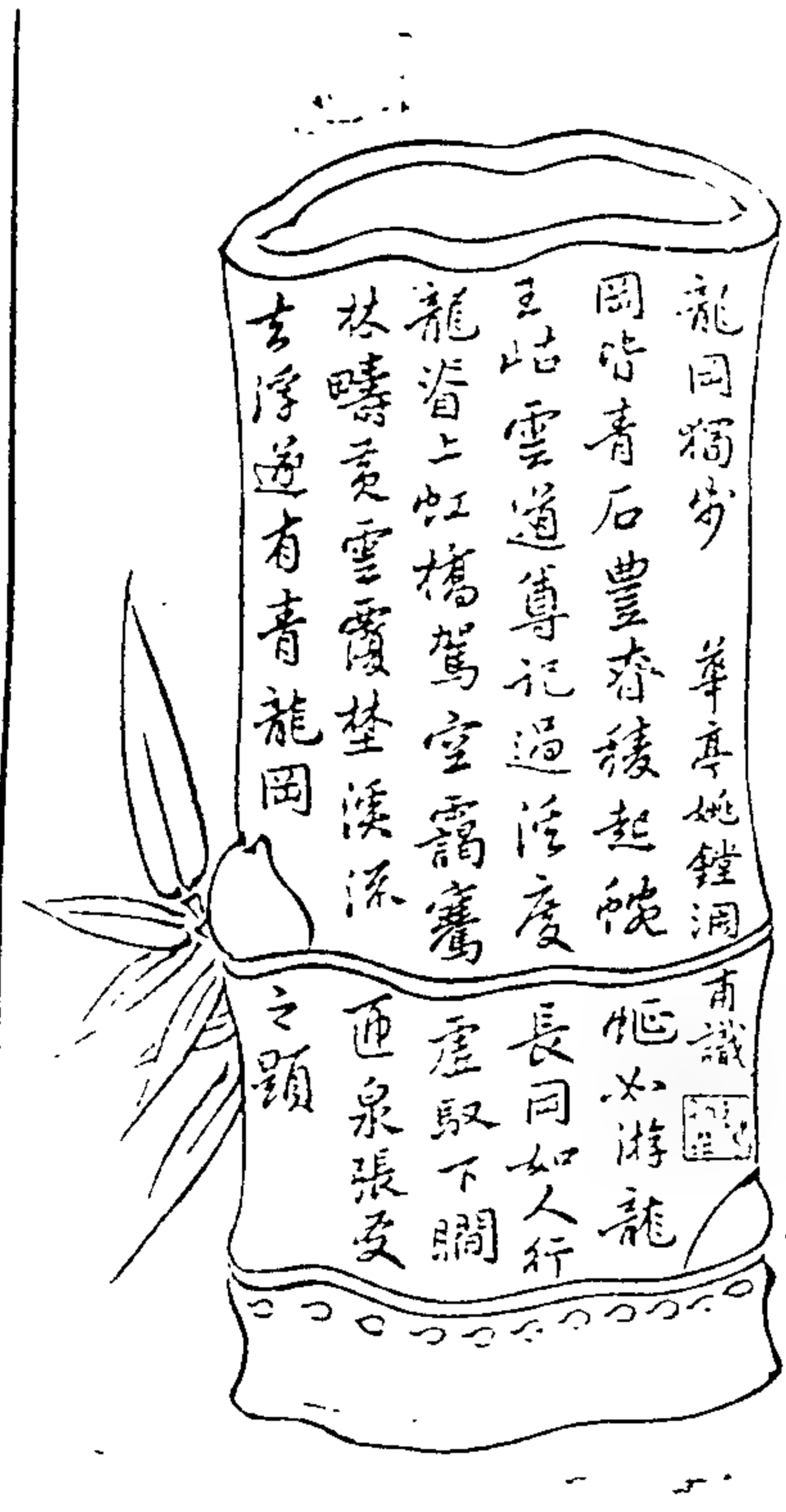
玄迴光席里餘竹木後西
 白雲往來
 白雲富家
 性通和
 森秀層疊畫長
 山靜沉霜後窺
 右雲富深頂
 常然宗奎光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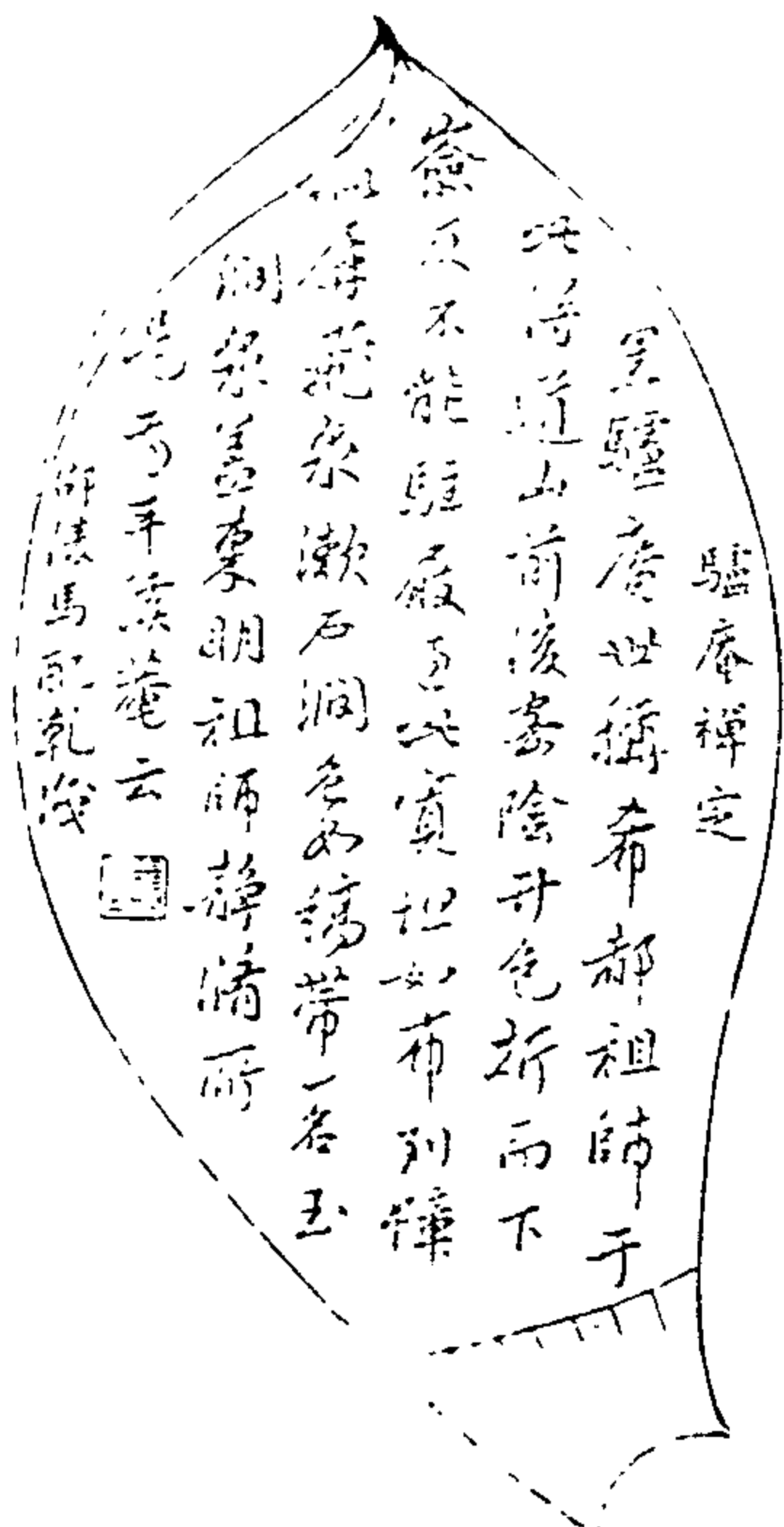
東山分圖三



東山分圖四



龍岡獨步 華亭姚鍾洞甫識
 岡皆青石豐脊稜起恍
 王姑雲道尊記過溪度
 龍脊上虹橋駕空竊竊
 林疇黃雲霞挂溪溪
 玄浮逆有青龍岡
 之顯
 恒必游龍
 長同如人行
 虛取下關
 匪泉張受



驢庵禪定
 雲驢庵世稱希都祖師于
 此得道山前溪陰升色折而下
 窺反不能駐殿直以實坦如布列禪
 榻得苑泉漱石洞名如縞帶一名玉
 洞泉舊東明祖師靜情所
 是乃平溪庵云
 御德馬乳院

題詞
二
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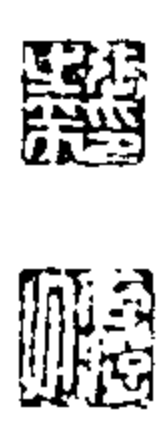


題詞
五
六
七



志以類事同以寓形既總列其概復分
析其凡試一展卷不異扶節躡磴穿履
臨派則諸郡師之懿摹也

甲子元上和張之采謹識



東天目山志

西湖守李燁然文若父輯

郡丞徐文龍田仲父

司理陳懋德維立父核

考

按去邑治五里遞東爲五柳山峯巒秀拔上有平原
俗傳陶淵明居此八百山以彭祖壽八百得名十五
里爲青山東南爲獨山琴山鶴山公山姥山大滌山
道經爲二十四洞天名曰大滌玄蓋之天其麓爲九
鎖山再上爲聚仙亭爲洞霄宮朱文公嘉像李丞相
綱神主俱在焉循鳥道緣石脊則大滌中峯許真君

東天目志

考一

三

於此上昇再南爲黃山乃洞霄宮之祖治南爲功臣
山以錢武肅王塚得名轉東爲山峯嶺西南爲葛仙
翁山錢嶺山玲瓏山卽東坡山谷佛印勝游處琴操
墓在山之肩上升石門有醉眠石三字乃坡公筆轉
南爲剝借亭玲瓏西爲九僊山玲瓏北爲九州山垂
甌山晉許邁嘗築精舍遊西爲保錦山西山鳳凰山
蓋飛翺竚拔肖鳳軒翥虎頭諸巖皆祖天目山雄石
屹峙麓則有昭明庵東目始此鐘磬堂龍王祠則次
第而見稍上馬公亭且止亭將軍峯碎玉坡碎石堆
又上觀瀑亭瀑布泉垂虹橋昭明禪寺千佛閣定觀

臺洗眼池悟道松樓雲殿分經臺煉丹池黑驢庵平
溪庵白龍池池上有飛橋池外有寶珠峯夜光臺龍
鬚嶺仙掌山井戈山漫嶺治北五里爲玉屋山集賢
山宋元間出進士十八人故名東山卽謝安石高臥
之處柱北爲大山黃山東北爲鳳笑嶺勾山徑山迺
天目之東北峯分東西兩徑多野竹間以青松陰穠
可人右轉爲靈雞墳卽聽端禪師說法者統之壽巖
環響名勝掩映奇人逸士之蹤鳥篆駢文之祕在在
寫靈峯峯生韻蓋不獨天目一山突兀稱奇而已
掌故集云東西天湖從臨安入疎谿可行高峯和尚

東天目志

考二

三

道場在焉山中寒氣早嚴先冬而雪山僧九月卽不
敢出三月後可通行
高僧傳云天目亦名天眼其高與天柱廬阜等相儔
匹上有二湖謂爲左右目登陟險阻數日乃到巔頂
而東巔更高
太平寰宇記云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水
因山曲折東西巨源若日故云天目東出臨安爲大
溪濫東流而爲茗溪西趨於潛爲紫溪合桐廬之水
以匯於浙江

唐子霞云天目山亦名浮玉山上有兩池若左右目

連亘杭湖徽寧周圍三千里有養生之藥著草先花皆名著仙經山有銘勒石在龍石東銘曰列岳霞表羣峯霧裏翠滴峯巒名不可記所著有天目山真境錄

吳興記云天目山極高峻嶺上有泉水甚潔東南有瀑布下注數畝

蘇子瞻表忠觀碑云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

王十朋東坡詩註云李堯佐云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圍八百里乃神僊所居

東天目志

考三

二四

大明一統志云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爲道家第三十四洞天山下兩峯若左右眼

薛應旂天目山志天目山在臨安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八百里亘杭宣湖徽四州道書謂此爲第三十四洞天有東西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如目左屬臨安右屬於潛東西二瀑布瀆注爲池名蛟龍池又有上中下三池池上有潭如仰箕曰箕潭箕潭溢而入者曰上池懸崖五十仞上有石壁如門其環流而下者曰中池垂崖三十餘仞噴湧如雷懸流而下注者曰下池其深莫測溢於大徑口小徑口又

西南流過於潛會於茗溪經紫溪踰七十二灘會於桐廬以入於浙江

敘曰禹杭以山川名勝甲吳越間而山發孕於天目水落源於茗溪嘗陟大仙峯之巔岫雲兆而揖兎步蟾天竺諸山氣朝西湖六橋波映沃衍錯繡亦大偉觀云

記曰宋趙以全天下依錢氏一隅錢氏實以臨安一旅闢之錢成而趙敗杭屢受兵燹而臨安屹然無恙天目雄峙東西至今稱爲郡邑發祥之地

張之采曰崑崙爲兩目祖山司理陳師敘爲天目大

東天目志

考四

三五

宗黃山爲小宗良然表忠觀記云龍飛鳳舞萃于臨安茗水出焉此指東目無疑蓋嘉湖諸水皆由東目茗水又名霅水臨安故老謂陽水爲茗陰水爲霅又謂水入太湖者爲霅故太湖有霅湖之名及細查蘇子瞻外紀註云茗水出浮玉山大率一水二名總之茗溪四水之一名耳四水合爲一溪口茗曰前曰餘曰霅合而有聲曰霅要之子瞻必無誤并記之又聞高兩目先生云五代陳武帝霸先仕梁封陳王竟代梁有塚在東目山郡邑志不載梁復滅沒無可蹤跡姑記之以傳疑可也

仙釋

張之采曰舍利光滿祇林瑤草清分縣國駕慈航者
菩薩馭瑞鳳者真人異詰若非高棲靈島尚知擇木
惟茲東目景占勝場分野托於越都紀名見於道藏
故繚繞雲中常五色且紛披香外散千花仙侶由是
誅茅僧寮因之寄榻藥爐升鼎潤邊流芝草之葩寶
塔晶宮月下翻琉璃之影昭明洗眼而池始於東帝
千分經而臺肇於此其他名錄代有玄宗或卓錫而
關掩空山或下棒而獅吼絕壁五燈交映佛國之日
月重開八正流傳異域之乾坤再造故縣厓容谷在
東天目志

仙釋一

素

在恍鳳沼麟洲卽莓蘚苔斑宛宛瀉玄津慧雨郡尊

爰志仙釋

今華亭姚

鏗識

仙

錢鏗

卽彭祖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爲大禹善
內視採補之術商王慕之令宮女侍鑒受其術
遂棄官去隱山中享年八百因號山爲八百山
其墓見存鄉人建廟於下後子孫去竹爲錢氏
武肅王鏐其裔也

左慈

字元放東漢末人有仙術奇幻莫測仙傳多記
之嘗游天目諸山至九仙山修煉丹竈具存

東天目志

仙釋二

素

葛洪

字稚川號抱朴子嘗至玲瓏九仙南山等處棲
遲又至東天目坐松頂上號悟道松分經臺側
有煉丹池至今在焉

許邁

字叔達一字遠遊句容人永和間入臨安遍游
諸山茹芝辟穀丹成天降白鹿下迎而去

徐五真人

兄弟二人號大徐五小徐五大曆初於東天目
山學道上昇梁乾化建大清觀卽今紫陽宮又

在石室嘗見陰靈怪氣生於白晝乃其修仙煉丹之所

徐仙姑

徐五真人之妹隱於東天目山北首石庵與深坑相鄰形若道家輪藏中石柱至地四面環空姑於此成道冲雲而逝

釋

蕭統

字子雲武帝之子五歲能遍誦五經好讀書著文天監六年立為太子以葬母丁貴嬪被官監

東天目志

仙釋三

卷

鮑邈之譖不能自明遂慙憤不見帝與其臣崔張歷天下勝地來臨安東天目山禪修取金剛經分為三十二節心血以結髮自供替禪師誌公導取石池水洗之一日還明復於西日山取池水洗之雙目皆明不數年帝遣人來迎兵馬候於天目山之麓因建寺為等慈院後請封於貴池縣卒於普通十二年壽三十五諡昭明

寶誌

梁大同元年蕭太子統來東目山修煉請誌公住持今東目有誌公堂

希都

方外僧也宋乾道間來東天目山誅茅築庵於北嶺峻坂下數百步

東溟

善詩文有戒行展聖僧也自北來東天目山築庵於平溪

法鎧

毘陵趙姓生穎異稍長棄舉子業獨理無生之旨後至武當山遇異人指令習止觀法一日有省歸謁達觀禪師於皖山師深器之與落簪取

東天目志

仙釋四

卷

名命閉關於東目分經臺拾橡栽雲號澹居吳本如湯霍林兩公時與之倡和

密泉

張之采曰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千巖競峙而以其巖為標萬壑爭流而溟渤為滙是以問水必窮其淵尋山必求其祖今此古杭風推與衍重岡複嶺氛海襟江波疊兩湖夜吐蛟螭之雲雲迷千巖朝飛蘭桂之香爰迥地維實由天目三潭映玉雙嶠侵星峯則有仙掌寶珠兼修垂虹雲霧水則有煉丹堆玉更誇瀑布龍池懸崖搆塔截壁為梁巢雲會見梵雄拔宅代稱玄伯林光豈翠巒靄朝青皓鶴喜霽而爭翔玄猿苦寒而共嘯矗立者東南半壁縹緲者雲水洞天仙觀東天目志

密泉一

四

令華亭姚 鏜識

密泉

天目山

卽浮玉山大藏經謂宇內第三十四洞天名太微玄蓋之天太平寰宇記山緣水曲折東目巨源若兩目故曰天目舊志云梁昭明太子分經此山目瞽洗眼於泉明一目後歷西山又以泉洗之日悉開故庄曰雙清東目屬臨安去治五

十里

馬公亭

去麓三里昔令馬俶芳建因以名其亭

東天目志

密泉二

四

且止亭

馬公亭上三里行人暫憩焉取行行且止之句青龍岡

自亭上山十數里青石一路委蛇曲折中稜立起望之如人在青龍脊上行張之采至其處因題其名云

將軍峯

峭壁數十仞如蹲踞又如甲冑而鷹揚健武雄如冠軍在且止亭上一里

碎玉坡

散日耀之作蒼碧色亂玉飛花陸離光映

碎石堆

將軍峯上一里石如豆如拳如琢如礪堆積如小品山頭

觀瀑亭

遙見噴礪勢如飛虹亘天建亭跂望聳人毛骨張陽和先生題

瀑布泉

高倚斷崖下臨絕澗泉自白龍池瀉足練來空真珠亂灑名曰東崖瀑布

東天目志

卷三

四

垂虹橋

橋架兩峯泉自峯頂瀉下白虹倒飲亘天入澗匆匆碎泚聽之神爽大是奇絕在觀瀑亭上數十步名曰西嶺垂虹

洗眼池

泉出石竅冽而甘地窳實含閉宛若斷成昭明分經眼障以此浣去一經洗濯千秋著名

煉丹池

在分經臺旁葛稚川煉丹處流霞積雲茹松食芝自非凡境池之水潦深不滿尺大旱不涸仙

人是處著靈良有以也

大仙峯

由分經臺緣崖攀蘿而登十數里則天目山頂也四望浩淼江海吳越一覽間蹁躚然欲往矣

雲霧山

大仙峯頂平行壘石數十處名仙緣石時望雲霧窈冥渺茫不辨昏晝恍疑身在天際

白龍池

卽徑山白龍讓地於端禪師避居此池下有洞兩旁石室可容百餘人中有龍池深不可測與

東天目志

卷四

四

雲作雨雷電乍隨旱禱輒應

飛橋

四面皆峭壁危崖懸橋架空似仙人飛駕瓊軒玉澗泉

在飛橋下泉流出瀑碎玉濺飛藍田麗種碧水

澄映名曰玉澗飛橋

寶珠峯

圓靜秀媚環視青林黃葉綴丹點碧如珠如璣燦爛峯頭光可照乘

龍鬚嶺

山產龍鬚草虬鬚飛動宛欲騰去故名

仙掌山

相傳有仙人隱此既歿而堊裂棺飛昇板從空而墮故有上下板村今名板塢然掌之爲名張之采曰應是山尖錯出如指立云

井戈山

舊云蒼嶮陡絕以行者如負戈入井之難故名張之采曰必里謬也意者山峯支戟縱橫如戈深陡窈奧如井耳去西北六十里交安吉州

漫嶺

東天目志

齊東五

四

十里交於潛通西天目又開一洞天矣靈勝玄都千載雙美此嶺脈絡如環

寺刹

張之采曰匡廬雲霧猶存六代之林句曲煙霞尚有
三靈之室千年黃葉寺多在名區半版白雲扉常開
勝地豈伊浮玉乃乏精籃縱無桂棟蘭橑擁琅函自
成法界何必金甍翠瓦施寶座卽有慈雲象侶晨參
儼恒河之見岸鯨魚夜吼驚覺海之生潮下隨磬之
巢烏來散花之天女聽經雉子皈依紺目容前持果
雁王宛轉白毫光內證傳薪續不妨宣大教於西來
月娥歲昌亦可繼法眼於南土幸今宰職前代空王
運靈光在其筆端寫勝刹出諸掌上梵宇弘開洞天

東天目志

寺刹

一

再問郡尊爰志寺刹

令華亭姚 鏞識

寺刹

昭明庵

昭明始參禪處遺像儼然去望天橋數百步登兩目者於此取道

鐘磬堂

在勝樂亭上堂湏既久山人猶時聞鐘磬聲焉有聲亦仙蹤也

龍王祠

宋淳祐間禱雨立應御賜額雲沛公廟俗傳每歲秋率一日風雨如車馬旌幢隱隱府冥中謂

東天目志

詩圖二

樂

山神與江神會云

昭明禪寺

由石梯而上古木森羅中間數畝忽開寬爽圓祿已久臨安黃令創緣新之左誌公堂右方丈禪堂募疏議建未就寺原有閣閣中銅佛千尊現金色相宋元時物寺災而閣無害亦大靈異

定觀臺

去寺數十步僧守心建於潛令陳桂林昌化令吳之瑗題

迴光庵

以洗眼池得名兩目迴光千山普照題出山陰張陽和手

悟道庵

庵廢今止有一松名悟道頂平圓如蓋昔異人葛稚川所棲至今森立路旁

棲雲殿

去迴光庵里餘竹木茂匝白雲往來時作蔭護常名曰雲窩有磁大士一尊色相如生人可愛可禮

分經臺

東天目志

詩圖三

樂

卽昭名分金綱經處瀑飛月夜宛宛帝子往來臺上臺有萬年松三一爲雷火所摧二枯立臺後靜室數間澹居師修道處

黑驢庵

宋乾道中僧希都建養一黑驢甚馴出入與俱僧病驢募緣供之忽爲虎噬僧斃召虎羣至噬驢者伏罪僧叱曰死者已矣貸汝後毋再犯至今臨有虎患山獨無

平溪菴

永樂中僧東溟建巖泉錯瀉滙於小溪至此有

石如砥礪布平流風行如穀

夜光臺

此臺若對寶珠峯而言則掌中燿燦林光夜曉
若對迴光庵而言則雙眸炯炯進且侵星山中
十八景其一也古多題味今廢

日觀亭

在仙頂最高處曉起見日出海底脂輪乍飛光
華萬狀張之采曰此亭向來遺載予聞之高兩
日先生因往觀焉識其處并列其繁名勝峯頭
自是倍生精采矣

東天目志

寺刹四

吳

物產

張之采曰培塿撮土不生松柏之材里井塵囂豈蘊
璠璣之質地靈者物異氣厚者產良所繇來已東目
絕壑千尋懸崖萬仞深林叢薄瞰日照而無光瑤草
訂花瑞霧留而不去欺人豺豹白晝常蹲負氣蛟龍
青霄每出未絕樵漁之跡時迴隱逸之車間或運斧
茂林萬彙之叢生無減張羅澤畔五祀之孽息愈繁
夫且騷化三千不止桑麻萬頃嗚乎見苗蔭於春田
殖大兕於沮漆况瓊芝瑤草直掇玄圃之芳朱雀青
鸞冥弋琪林之醴倍足發皇靈秀更將擅美東南郡
尊爰志物產

東天目志

物產一

四六

令華亭姚

鐘識

物產

大榲桫

雨蓋松

楊梅

壽靈藤

龍鬚草

紫草

柏

松

笋

竹

茶

炭

木耳

黃精

芫花

菊

蘭

蕙

東天目志

物產二

五

芍藥

菓

栗

棗

柿

白菓

榧

梨

杏

核桃

榛

桃

李

梅

藥

白朮

木通

薏苡

厚朴

地黃

南星

天門冬

獨活

牛膝

天花粉

香薷

苦參

何首烏

烏藥

細辛

禽

雉

鸚鵡

翠鳥

鶯

東天目志

物產三

五

鴉

雀

喜鵲

獸

獐

兔

猿

虎

狐

山羊

野猪

豹

狐狸

遊履

張之采曰臨海標奇韻上尋幽三
人搔首以問天詎云丘壑之興不
之意自合登臨爰有東峯實惟名
巖蒼長風作而萬竅號明霞飛而
選勝無虛既頽潛谷以怡心亦茹
與酒鎗爭色文靖而後乃有谷老
同輝元放以還並見旌陽佛印今
笑杖流連總屬勝情之輩攜琴嘯
洵已侈美千秋豈止擅豪一往不
有紀載孰著風流

東天目志

游履一

辛

試同來游可同勝賞郡尊爰志遊履

令華亭姚

鐘識

遊履

陶潛

晉涇陽彭澤令

謝安

晉安亭太守

白居易

唐樂天太原人

蘇軾

宋東坡學士眉山入

黃庭堅

宋山谷學士涪州人

洪咨夔

宋洪州人

鄧牧

元

許讚

大

羅萬化

唐

東天目志

游履二

辛

王畿

龍溪學士

鄒德溥

明

張元忭

明

馮夢禎

明

張振先

明

王在晉

明

孫昌裔

明

李應徵

明

駱文咸

清

僧詢

清

補 94 - 137

黃汝亨

寓廬江右管學游片之錄卷三

李燁然

鶴汀杭州太尊以上人參東山志

沈朝煥

太玄少參仁和人

阮子孝

子予自京元科給諫於京人

徐文龍

賜念杭州郡丞休寧大憲參東山志

陳懋德

雲怡杭州司理崑山人修纂東山志

張涑

文東十四歲冠辛卯游於東山

張京元

鍾山江右學憲廣陵人

沈大綬

雲石太尊會稽人房署邑學事

張汝翼

仁麓夢洲縣志仁和人同四子之采之標之稽之志遊之采因有青龍岡之題

東天目志

游展三

五

黃象鼎

調吾邑令閩人嘗修邑志

姚鏗

虞虞邑令華亭人鴻工刊東目山志

宋奎光

為縣孝廉常熟人

嚴錫

允遜孝廉歸安人

商維濬

年塾光祿會稽人

聞啓祥

子將孝廉錢清人

馬配乾

益言於潛令楚南邵陵人

陳堯典

成字於潛令廣西人

呂胤初

白松孝廉於越人

龔五諤

華茂仁和府人

張壩

百常錢塘岸生

阮貞道

易齋岸生於潛人

趙元會

別鄉選元與高拔同榜於潛人

俞昌祚

茂叔中翰同榜生士陸詠詩仁和人

張之采

去游仁和諸生以修志來游

凡游無詩者不及查載有詩不經游者不載有詩而游不識字號里宦者不載本邑人非遠游不載其後游者俟嗣載

令華亭姚

鏗識

東天目志

游展四

五

詩文

張之采曰游子忘歸弄清輝而寄歎幽人獨遲飲丹
井以裁詩逸因景而益舒詞以情而倍麗是以金尊
玉柱豪生五色之花雲嶺虹峯望切九仙之境不有
墨妙幾負山靈粵惟天目之東允矣人寰之勝文景
韻領時載筆以來思禪侶儒紳恒踏蹻而至止或臨
流命句或坐石寫懷或望遠寄吟或升高騁翰豈後
先之合調實今昔之同情故雖苔剝銀鈎錯落蛟龍
之字塵封玉笈沈埋蝌蚪之文尚堪掩映林泉自爾
昭回星月藉如椽之筆垂巨照之觀不第一時自可

東天目志

詩文一

葉

古郡尊爰志詩文

令華亭姚 鏗識

東天目山志

西湖守李燁然文若父輯

郡丞徐文龍田仲父
司理陳懋德維立父
核

詩

巖休復

瀑布

剡剡長空白晝寒林光開合逐流湍無端泉落驚飛
霞電掣風馳碧玉巒

白樂天

東目

東天目志

詩一

葉

嘗向西山看月明東山游屐幾縱橫隔溪村樹餘秋
色贏得煙霞名利輕

蘇軾

游東目諸山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常如憶舊游更欲洞霄爲吏
隱一庵閑地且相留

洪咨夔

東目過西山有感

西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貧賤
晦世情從古兩般看

又

折屐基邊情易觸
持鬚華畔淚難禁
何如拍手招元放
玉室金堂深更深

張與

東目望蛾眉峯

天目本自佳
橫眉清更好
不效越娥輩
不因漢時掃
嫣然麗儀容
誰能妬其巧
宮中好爲圖
見此意絕倒

顏廷渠

大仙峯

浮玉東峯雲作梯
到來但覺衆山低
葛仙丹穴池長

東來自志

詩三

五

滿帝子經臺路不迷
風落松花堆鷺嶺
泉垂虹影入蒼溪
琳宮如傍青天伴
夜半金雞海底啼

王亮

大仙峯

大仙峯頂足煙霞
乘興爭隨博望槎
天削名山開兩目
海當勝地獻千花
曾無客子凌孤嶽
恰有昆虛誦法華
收取丹泉瀟仙茗
蓬瀛何處是吾家

許讚

臨安道中望天目

天目雄西北
回頭勢若臨
翠峯籠紫霧
白鳥擅青林

十錦風光麗三吳
樹色深路人頻指
點王業久消沉
劉紹恤

送友登天目

九日初逢菊未開
不須重九卽登臺
憑將天目千山色
故起中原二子來
白鴈欲過霜葉滿
玄猿常臥洞雲隈
遙占劒氣雙龍合
豈愧相如作賦才

羅萬化

東目

駿馬勝空碧玉浮
白雲携我上峯頭
江遙百里煙波渺
松護千巖翠靄稠
觀瀑亭前銀漢合
迴光庵外紫

東天目志

詩四

五

虹收醉來夜臥依
星斗絕勝乘槎博
望游

瀑布泉

千尺飛泉破碧空
白雲堆裏駕長虹
此來莫惜躋攀力
須信天關有路通

分經臺

千年寶刹枕山腰
帝子經臺路轉遙
趺坐談玄風正寂
夕陽斜趁下層霄

宿東目山下

靜聽松風奏夜琴
一樽傾倒歲寒心
朝來日煖堪歸味
時得流泉助好音

張元忬

秋日訪友登東目

誰道西巖獨擅名最憐東目逼人青
千峯過雨浮空翠一徑穿雲入杳冥
月色正逢秋夜好琴聲況有故人聽
老僧乞我留遺墨到處銷將石上銘

觀瀑亭

蒼崖千尺白雲垂噴雪驚人八月時
却憶年來親某處匡廬天目兩稱奇

迴光庵

法眼由來徹九旻無端知見自沉淪
而今更洗天池

東天目志

詩五

五

水萬劫何緣染一塵

白雲窩

峯迴遙見白雲飛又傍松蘿過嶺西
試問白雲何所似隨風到處是禪機

馮夢禎

東天目

一徑排空遠應憐最上層參差峯翠立
隱見海波興天通風尤勁地寬雲更蒸
鳥飛應不到長嘯對山僧

昭明禪寺

羣峯行不盡天半識禪扉古木陰垂地
高雲冷拂衣

山僧能款客鉢飯亦忘饑帝子遺經在
淹留恣夕暉

分經臺

帝子分經處荒臺儼未傾三松寒作蓋
千嶂鬱爲城白日齊梁遠浮雲旦暮生
人來明日夜彷彿見吹笙

下東目送友人先歸

惆悵東峯下胡爲風雨歸萬山看不厭
一水忽成違寂寂倚春盡依依逐鳥飛
西天初夜月不得共徘徊

蔡懋孝

東目

萬峯歷盡路重回一逕遙從天上開
瀑布淙淙來上

東天目志

詩六

六

界白雲冉冉出經臺煙嵐遞日乾坤變
草木先秋雪霏羅閣間可通吾欲問酒星
何日謫三台

楊鉉

偕友游浮玉山

浮玉煙含無數峯追隨叔度不支筇
巖前翠靄千林鉢杖底深藏萬壑鐘
臺列分經開齒齒虹垂瀑布暗芙蓉
况聞佳句同坡老恍在巫山十二重

徐枯

徑山來觀瀑亭

羣蘿躡蹬上雲岑風景撩人興不禁
石送飛泉晴作

兩龍嘘涎氣晝生陰懸崖絕壁千山隘翠竹蒼松一
徑深行到峯頭最高處恍然爲我洗塵襟

安希范

垂虹橋

飛流萬丈界青葱疑決星河渴碧空迸散寒光珠映
日飄飄素影練含風靈源已辨若溪出勢遠應趨震
澤中支策石梁看不厭呼童携酒亂雲叢

高燦

游東天日和月龍韻

迂道野蘿繁荒雲斷午風聽溪環耳肅避石屐痕重

東天日志

詩七

下

日溜空中色山多入倒容層危逢絕處榛徑又斜通

又

預摘天香入好詩樓臺清冷鏡空時斗噓燁氣文章

潤畢度流波草木滋直上五雲風袖大倒歸三舍玉

驄遲斯文擬與同光國巖壁魚吳勣采思

游東目

全袁文榮公游和韻時年十八

白雲扶我上天目助我靈光看萬峯絕壁捫蘿懸赤
脚際天摩日倒長虹高中有像黃封在崖斷無聲金
磬空平崗鳳舞隨龍去兩翻秋風一望中

馮大綬

東浮玉

天日東峯倚太空秋深躡履御長虹琅玕亂噴青天
雨珠箔橫翻碧海風勝地自應棲化鶴高蹤誰不羨
冥鴻同來詞客俱陶謝賦就明珠落掌中

分經臺

日暮棲遲處分經臺上松吟風聲細細龍月影重重
鳥下窺遊客雲歸帶晚鐘探奇吾未厭煙際採芙蓉

王畿

觀瀑高處望凌霄峯

高登喜雨坐僧樓共語茶杯意更幽萬丈龍潭飛瀑

東天日志

詩八

下

倒五峯鶴樹叢雲收碑含御製侵苔碧經啓曇花拂
曙秋還擬凌霄好風月海門東望大江流

沈大綬

登東目

同張太史宿禪房

壯游從勝地東目擅山城半落垂虹影雙聞瀑布聲
月明林轉翠風靜爲偏輕暫借峯頭宿同留太史名

又

清秋便登覽正喜故人來拂袖穿嵐徑傾尊飲露臺
琴和山水契話久虎猿猜變幻看雲月浮生總自裁

從天日游華石山

一派來天目紫迴到華山幽巖連水碧疎竹點溪斑
淪茗無煩鼎冰心可作丹正宜清白吏吸取共雲間

徐渭

瓦觀音

俱誤刊西目志今茲

鐵羅漢已燒成塵瓦鑄觀音又一新見說前村披木
葉青裙夜降紫姑神

古杉

赭鍊青銅凌紫煙能爲人語向人間二十年事說不
盡夜夜青溪勞往還

又

東來目志

詩九

杏

斷壁孤杉四十圍不關風雪陰霏霏柯南一國痴螻
蟻長惟曾無白日飛

袁宏道

千佛閣爲玉輪上人

千佛閣中千箇佛眼底諸君皆髣髴傍邊突立千佛
巖紺朱剝落千年物寒風十月枯青嶂短尾饑猴跳
枝上毘盧帽于茶褐衫道是堂頭老和尚

孫昌裔

觀瀑亭

小築深山好亭亭傍水涯憑虛飛足練倒影亂流霞

浪自天邊湧寒因夜半賒徘徊遲月上匡頂未須誇

禮昭明禪寺

靈境杳然入虛堂落照微池留清眼水枝挂定俗衣
般若心常寂分經願不違高蹤應仰止花雨自霏霏

鄒德溥

東浮玉

壘嶂鬱嵯峨琳宮鎖薜蘿懸崖穿日陸飛瀑瀉天河
世遠炊煙少山深宿霧多不逢獅子吼何處問禪那

吳伯與

觀瀑

東來目志

詩十

六五

板蹬看懸瀑蒼波日午寒玉龍飛若繁銀漢瀉疑殘
響微驚過鳥陰連滯急湍幽期殊未已欲去且盤桓

杜喬林

同友游東目

密樹危峯合深流出澗通經過名勝地疏鑿自神工
瀑雨翻珠海巖花吐藥宮到此舒長嘯因君意氣雄

沈伯龍

游東目

攀蘿入天目遠眺豁塵襟足練翻青嶂長虹跨碧岑
雲林初下榻月夜共聽琴謾說西巖勝騷人試此尋

馬用錫

東天目

春風吹我入天山僧舍棲雲白日閒月下笙簧猿欲和一宵清夢出塵寰

言有時

同張太史游東目

遙看天目白雲生覽勝偏從絕頂行一澗垂虹連古木千峯浮玉映新晴琴聲入座塵心遠月色當空夜氣清佳會人生良不偶况逢此夕二難并

陳繼疇

東天目志

詩十一

六

瀑布泉

雲裏攜筇下碧霄山僧相送過溪橋爭看足練隨風舉忽訝晴虹出峽驕細剪冰花寒拂岫倒排銀浪暗通潮不知底事忙多少欲赴滄溟萬里遙

大仙峯

斗畔雙峯斷復連褰衣百折倚危巔乍飄空翠林光合忽捲晴嵐黛色鮮震澤飛濤天地外錢唐雪浪女牛邊夢游十載還成夢擬趁罡風到梵筵

過西化成寺望天目

不淺登臨興籃輿傷晚行村材皆竹色日日是山程

屏列雙天目林標兩化城春風如有意吹徧百花明

宿昭明庵與耶溪談經

暝色含宵景征車暫一停齊心依老衲彈麈了殘經
願氣浮窓白晴嵐壓岫青猿啼清夢斷彷彿對山靈
早發天目暮抵東化城

十日山行盡依然入化城授食賢主意下榻古人情
捧衲高僧臥爭巢亂鳥鳴漸看新月上偏照客窓明

李準然

瀑布泉

泠泠照眼野泉清瀉作懸崖足練明飛岫穿雲龍欲

東天目志

詩十二

李

下寒林噴雪鳥還驚混濛萬古開青塢珠玉三天映
赤城底是銀河恣傾倒深山夜夜海潮聲

大仙峯

振衣最上欲凌霄望望憑虛世轉遙半壁夜合江北
雨孤峯時見海南潮煙霞一縷因風落檜柏中林帶
月飄九轉信能生羽翰雙鳬冉冉聽吹簫

湯賓尹

却寄達觀

荷年携策去偃臥不知春萬劫開雙目孤雲伴一鳥
入山初得道乞食少逢人亦有塵中客淒淒共爾貧

訪澹居天目山

訪舊還山又一年
花開葉墮思諸緣
將無夢我驚難
定勿復談時臥
益堅月上松臺
依白石雲移竹
覓護丹泉也知
慧遠能開社
種芋環庭
酷擬蓮

王在晉

登東天目山

海日初升曙色紅
祥光旋繞上皇宮
天顏有喜開晴
霽神目無私
普大同地湧
百靈通遠近
山圍翠玉合
西東
綦隆萬載當
重慶默贊昇
平仗帝工

又

東天目志

詩十三

本

翥鳳翔龍擁帝宮
珠圍翠繞玉玲瓏
高懸神鏡三千
界徧賜迴光
六合中
轉輾玉皇消
尺電興哀吳越
徹重瞳
兒孫萬壑皆
臣服
護衛鑾輿拱
上穹

又

莽氣飛揚不見山
翠盤高聳水流湍
煉將青白和雲
碧點就紅黃
葉作斑
江海襟期開
地局旻天眉
宇出塵寰
玄穹咫尺開
閭闔
吾亦翹瞻望
玉顏

觀瀑

銀海潺湲永不消
傾盆走溜柱林標
冰消飛瀑千重
噴珠沫翻飛百
尺橋
石鼓槌風雷
震烈凍龍驚
蟄雪

飄飄莫言散髮纓
堪濯硯磊胃中亦可澆

董其昌

送僧還東目

自謂人間世
勞勞不暫閒
越江堪濯足
天目就登山
芳草無愁色
桃花有笑顏
窮途三十載
感激未東還

黃汝亨

昭明禪寺

丹梯高倚石峻嶒
短屐銖衣愜共登
萬壑飛濤秋響
切千峯沉靄暮
煙凝臺荒帝子
留殘偈錫卓高
僧朗慧燈寥寂
東來誰共賞
孤松巔際白雲澄

東天目志

詩十四

本

分經臺

松孤葉落意如何
尚說經臺事未磨
三十二分歸寂
後香風常住白雲窩

徐文龍

觀瀑亭

巖花遙向望中紛
倒瀉銀河蕩積氤
濺沫晝飛千樹
雨凝寒夜鎖幾
峯雲頽崖噴浪
深于谷平地承
流湧似潰此際
憑欄看不厭
孤亭蒼蘚落斜
暉

遊東浮玉

片石從空散翠微
參差樹影競朝暉
僧攀石磴雲歸

臥客座流泉雪到衣明月乍懸諸界出雲花欲隨一
山飛應知不惟登臨癖纔過琪林便息機

陳懋德

東目

望望層崖迥退憑曲磴扶月來千嶂曉燈見一龕孤
鐘磬僧寮榻煙霞羽士壚何當尋勝賞葉令倩飛鳥

讀東目古名公題石

萬壑晨鐘過遠村一天花雨散朝暎捫蘿徑轉雲光
冷倚石風高木葉翻謾讀殘碑摩鮮跡好磨奇句動
吟魂興來忽作蘇門嘯月下泉聲祇自繁

東夫目志

詩十五

辛

姚鏜

瀑布泉和 崔翁李太尊韻

萬壑風濤沁骨清竭來一望眼能明晴飛電雪人方
訝忽擁虬龍我亦驚似灑楊枝清濁界更懸朱幘護
會城塵心消盡塵緣薄肯戀絃歌百里聲

觀瀑和 劬翁徐二尊韻

經時案牘困紛紜喜對清冷洗俗氣流去似膏千里
澗飛來不借一些雲恍然界破青山色忽爾掀翻碧
落漬我亦當年孟東野指顧寧敢惜新醺

瀑布泉過昭明菴和 雲翁陳四尊韻

野性探奇愜名山取徑深琮琤晴瀑雨幽雪隱雲林
坐訝花飛袖行疑鶴在陰分經懷帝子弔古一沉吟

分經臺

分經傳帝子片石護煙霞勝蹟留千禩孤松是萬年
花黃陀鼻雨燈續遠公蓮髮髯如如現真空已了然

煉丹池

一從冲舉後笙鶴了無聲碧澗空遺跡澄潭自白雲
避氛宜洗耳弔古欲離羣那敢管勾漏深山候見君

飛橋

池上飛橋接太空白雲丹磴兩溟濛孤筇不怕蒼苔
滑可道無山着此翁

東夫目志

詩十六

壬

滑可道無山着此翁

迴光庵

焚焚五濁帝所厭萬頃清凌向空瀉南陌紅塵高蔽
大百年誰是迴光者

立春見雪和張去浮韻

菜甲爭喧羯鼓聲同雲六出尚飛英忻看律煖回幽
谷婉鮮歌絃誦武城書著青山堪作古詩成白雪總
難磨清秋月明芙蓉鏡拭目凌空一鶴橫

張去浮以修東目志來却寄

訟庭寂歷蘚苔生却喜高賢蓋共傾賦就三都才八

斗吟成七步韻初更春來得雋須張鷟老去忘年屬
正平好紫白駒桑下宿看他紫氣滿江城

僧詢

禮昭明寺

青山無數石凌兢轉憶當年帝子登瀑布倒懸秋水
至流雲斜渡曉陰澄清浮列嶂飛黃葉寒落孤巖積
翠冰寂寞一燈來自遠峯頭紅寺可傳僧

分經臺

秋色秋風路更長崔嵬浮玉轉清涼登臺試問諸天
女花落分經第幾行

東天目志

詩十七

七

張涑

東浮玉

浮玉森然嶽勢尊願瞻萬里對崑崙蛟龍負氣青霄
見豺豹欺人白晝蹲千觀似浮煙霧出九天誤指日
星翻何當跨鶴黃雲上戲與仙人叩八門

沈朝煥

洗眼池

一勺寒潭片月清誰知慧眼自分明我將清白看人
世笑向山僧歌濯纓

張汝翼

游東目

斧削危峯插斗傍躋看日出迥扶桑林花欲笑千山
樹海氣疑分萬井光橋渡垂虹晴自舞池穿洗眼夜
生涼當年帝子今安在祇見分經卷幾行

駱文盛

洗眼池

洗眼池中水更清千年遺跡舊昭明我來一洗塵中
眼絕勝滄浪幾濯纓

李應徵

黑驢庵

東天目志

詩十八

七

誰言山徑險下有平溪路深林無猛虎莫自出山去

平溪庵

誰言溪流平飛橋在其下白雲從空生秋濤此中瀉

張兆行

瀑布泉

愜性就丘壑行行路轉深危橋連絕澗飛瀑隱重林
鹿子銜花曉猿公嘯樹陰坐來超世想扣石寄長吟
黃鼎象

昭明庵

帝子登高始問禪定庵遂卓荦溪邊生合白馬西山

慧自結黃金祇樹緣寒洗空池明雨眼經分靜室洞
先天游遍卓錫躋真處可是心冥不寄筌

鐘磬堂

蒸雲石壁作冰崖帝子開壇墮雨花日耀碧金滄海
湧風敲鐘磬赤城謫公神不死梵無相大雅猶存佛
有家山色原來供好客可堪袖袖滿煙霞

龍王祠

紫陽官外古龍潭潭底龍王駕法駟久嘆長天炎作
苦忽看赤日澍隨甘額懸華表中書字經衍高齊老
佛曇畢竟浮生塵世夢何如此際學和南

東天目志

詩十九

七四

垂虹橋

鳥道斜穿積翠連兩峯中斷一橋懸慢亭已見浮虹
彩渡海空勞策石鞭矯矯蒼鯢低入淵垂垂碧練遠
凌天逢僧問處知誰是未易丹青乞筆傳

洗眼池

水心應與道心同涓滴淙淙石髓中未把餘甘寒半
頰先將微冷潤枯瞳澄波近照金盆色定沼平涵玉
鏡空迴光却憶分經日始信慈悲念可通

棲雲殿

西來山色遠微茫笑指白雲帝子鄉悟道蒼松盤作

頂慈悲菩薩石爲腸寒生虹嶺波搖碧紅墮經臺葉
滿牀回首東風樓閣暮老僧敲鼓送斜陽

煉丹池

茗水天開目作山仙家晝未白雲閒卽看丹竈煉金
冷更有玄池漱玉潺怪石生香龜出曬松楸古色鶴
飛還分明矜箇長生訣何事縈縈歎髮斑

黑驢庵

入定高僧世久疎劈茅獨結臥雲居已從洞裏叅玄
鹿復向齋頭飼黑驢虹嶺策歸貝葉後飛橋閒步曇
花餘只今馴虎還山麓一水悠悠野北虛

東天目志

詩二十

七五

陪道尊王岵雲觀瀑

曾聞天目賽匡廬百尺飛泉練不如豈是石牙開滌
沅祇因溪路入清虛老僧洗藥虹橋下仙吏探珠罔
象餘捧讀登高詞賦罷已知霖雨濟川初

馬配乾

白龍池

招尋天目勝濯濯白龍池臥待轟雷起飛將霖雨推
林光耀鱗甲塔影動虬螭坐嘯青坪上天風猛欲吹

洗眼池

底是分經能瘴明一池秋水信清清靈臺不染纖毫

翳滅罪行行慧自生

張翊

自西目至東目憩瀑布亭

極目雲天西亦東兩山尋勝與何窮
凌空噴薄千峰白恍是銀河接玉龍

呂胤初

由觀瀑泉登千佛閣

披襟當曉吹散步攬煙霞瀑急芙蓉冷
泉飛薜荔斜明珠傾萬斛法雨散千花
欲證三生果燈前轉法華

寶珠峯

東天目志

詩廿一

末

浮玉山頭七寶區夜來的的燦衣珠
人間十二乘能照曾是摩尼掌上無

宋奎光

東天目瀑布

惟得雲松護碧巖玉龍十丈出巖端
試評石鏡千峰雨何似懸崖噴雪寒

悟道松

果得西來意真同石點頭法雲摩頂後
香雪化身留古骨宜寒歲禪心已幾秋
我來根下坐直覺萬緣休

昭明臺

帝子游蹤滿吳越此山留滯是何年
臥流千劫清音有鐘芳草三春空暮煙
荒徑湯愁稀客到清音不聞有鳴泉
最憐日落停杯後片片松雲濯雨鮮

分經臺

萬松秋月出千嶺夕陽開隨他窮兩目
無如此一臺携酒依雲後扶筇逐鳥回
誰能編竹簡猶自獨徘徊

嚴錫

游東目

一自青山去深林暮靄生凝眸澄月色
浣耳入泉聲竹外煙嵐遠雲中雞犬鳴
滄溟清可濯吾亦欲投纓

東天目志

詩廿二

末

周應昌

游東目

探奇此際與偏賒回首珠林日欲斜
覓得靈芽分九節何須丹訣聚三花
谿邊按轡還題石野外留連且弄沙
應是靈山堪寄興煙霞滿袖故忘家

吳煥

贈張生去浮來東目

一泉飛瀑布鎮日送潮來沫散珠爲碎
寒餘雪作堆不禁風更急相對正銜杯
愛客臨卽令應須作賦才

汪若極

悟道松

根穿石骨歲寒深
悟道何人樹得名
不信冰霜能斂
葉危崖孤挺故森森

俞昌祚

初登東日

山是何年闢游應誰氏
先年來歟海國轉人尋
壺天升電煙霞護青林
風雨連經臺翻塔影飛
濕落峯巔高鎮

洗眼池

心似澄潭徹底清
星眸不拭亦常明
三千大界纔觀

東未目志

詩廿三

七人

過又向高岡獨振纓

黑驢庵

曾聞白馬傳經卷
此日玄驢解募緣
果是禪師能伏虎
深山應得任來還

大小龍潭

徑山天目有龍池
自是僧奇龍亦奇
若令龍潭歸佛地
應時霖雨舞蛟螭

張遂辰

冬日張去浮東目見懷却和

夙昔號名勝
茲游與有餘
遂輕雲外路
却寄雪中書

杖到從無跡
詩來轉起千
臨卽方重客
賦筆過相如

高宗舉

觀瀑亭

去去一亭遠
飛飛疑散花
沫漲八月雪
響動五雲車
滴碎瑤池玉
光分閬苑霞
莫驚銀漢倒
半壁瀉無涯

張塘

洗眼池

悠然一榻自澄清
不信凡眸洗便明
試向繚經臺上過
靈光濯濯拂塵纓

阮貞道

東未目志

詩廿四

七九

飛橋

名山處處赤城標
携杖臨流意自饒
巖上落霞疑問渡
溪邊飛葉忽辭條
數間松舍塵氛冷
百尺丹梯瀑布遙
底是徘徊難遠去
瓊軒雲外若爲招

張希枚

冬日過東目訪雪菴于綠猗山房

銀寰錯認是藍關
六出花飛片片寒
回首瓊樓凝望處
滿山惟有玉琅玕

龔五嶽

洗眼池

泠泠勺水爲誰清聞說梁昭此受明堪嘆世人空具
眼滄浪端不解投纓

趙元會

登東目上頂

天開雙目倚雲邊東見浮圖半壁懸草樹尚含梁殿
雨巖密遙帶越江煙瀑濤不峽翻銀浪塔影叢林裏
紫旂直上峯頭看落照恍疑身是地中仙

潘紹姬

游東浮玉

曲逕穿林迥迥光冰鑑開聞泉疑入谷見瀑欲登臺

東目志

詩廿三

八十

冠嶺峯前度嵐煙樹杪回却從超世侶深夜且衍杯

王克家

禮昭明禪寺

深山寂寂叩文殊寶刹空王複道紆遶塔風搖搖碧
漢高峯雲樹隱浮圖分經是處千花落噴瀑綠崖乍
雨驅只訝諸天常不夜摩尼隔水燦衣珠

姜子沐

贈張去浮往東目

前谿暮雨歇鳴撓望裏名山混碧霄太滌雲深多樹
合澗宵鐘徹衆靈朝瀑飛濺沒瓊花落月影稀微金

泉飄仙吏招携良勝會此中純似虎溪橋

高宗舜

東目遇張去浮

天目東來勝盤桓此屬君冬仍三頂雪日換一溪雲
野色侵衣媚濤聲入坐殷勝緣應不偶深夜尚論文
方九敘

登天目

勝地傳浮玉前朝此布金龍湫懸雨急鳥路入雲深
萬仞鐘靈烝三秋愜素心塵緣促歸路回首戀東林

陳謙光

東天目志

詩廿六

八

登天目

薄暮投蘭若傳言帝子宮山深時見雪僧老不鳴鐘
竹暗清溪月松吟靜夜風蕭條成異代張望思無窮

孫文龍

游天目

天柱峯高高半空兩山對峙鬱龍蔥雲迷突兀疑無
路響激巖密信有風頰首可將吳越數閑吟直與帝
閭通分經慢說昭明恨二目重開已自雄

又

一路看山興轉除白雲深處有人家松濤沫噴千峯

雨竹徑香聞一縷茶玉柱白分蒼海石不深紅與
城霞煙波極目家鄉遠且向招提學結跏

張之標

伯兄去浮游東目過琴操墓有詠同和

只怪紅顏不耐寒西風寂歷曲聲殘千秋贏得蘇公
在山水清音是處彈

弟之標和

指下分明絕世彈色空半偈失追歡風流不盡黃昏
夜翠竹因風落珮珊

弟之標和

青塚叢中玉骨寒不禁衰艸點斑斑亦知聞得琴心
冷忍聽枯桐還再彈

弟之杰和

東天目志

詩廿七

八

附游東天目詠

天啓甲子之歲奉命入京時年
目乘遠隨地口占不意參入詩名什

別爲
一快

張之采

偕臨父姚虞潢登分經臺

茗堯危閣倚雲裁帝子分經月滿臺青眼已隨泉水
淨白文還向雨花開相携仙令揮毫過更喜高僧飛
錫來三十二分何處是從來喝下絕疑猜

往東目見山谷與東坡佛印題石

志云僧嘗于
山間得三石

生題
像

見公筆陣矯如龍更愛詩才老愈攻月下談禪來佛

東天目志

詩廿八

八

印座間揮塵鶴坡翁玲瓏山下成三妙翰墨林中摩

空遺像至今知箇似還憑臥碣識宗風

游東目過謝安園基處有感

山中有集賢
亭天章峯

落子聲聲應遠山夷然折簡捷音還未須秉鉞推先
著已退兵機一局間片石集賢方穩臥幾峰天

高攀只今退虜渾無計轉訝東山舒嘯閑

瀑布泉見坡公題

公嘗有公事了西湖之句

是處名山杖履新不知公事可羈人千秋逸興無能
似瀑布遙飛月下塵

雪中見迎春和姚令公韻

欲得梅花游屐聲夜殘爆竹旅寬驚凌晨街鼓遠空
谷一道春光入錦城飛雪滿山人盡瑞和冰蕭寺句
爲廣漫疑廳有雲霞骨可是槎頭牛斗橫

天目懷張卿子

纔入青山徑仍懷白社盟病依僧榻夜詩寄故人情
巖瀑飛寒雪江城放早晴不禁歸思促游屐滯山程
自西目游東山有感次宋元實先生萍社紅字

韻

爲愛名山西亦東霜飛落葉水題紅功名不信煙霞
外物色誰同石鏡中坐聽僧魚來夜月更聞清嘯赴

東天目志

詩廿九

公

長風無端囊底青萍劒躍躍龍文政自雄

修東目志訪高兩目先生

爲問佳山水因知有主賓功名輕五馬聲價重連城
解組娛親老紫懷眷聖明只今多事日泉石遠深
盟

賦行

林景熙

自天目往徑山

古洞絕人寰一徑聳天柱自從兩目來望見洞天古
奇石千萬姿元不費神斧帝勅守六丁山陵孰敢侮
白晝中冥冥遊者必持炬或約若震敷或處若幽謐
或堅若旌旄或懸如鐘鼓或虎而爪踞或鳳而翎舞
異類分獻酬清音起擊拊不知金堂仙恍惚在何許
褰衣下側徑層嵐結瓊乳巡極鐔鐔深幽潭蒼風雨
少容童豎入恐觸蛟龍怒凜乎不可居長嘯出巖戶

東天目志

賦行一

公

湯賓尹

懷天目鏡公

我昔交子時子髮與我齊行路各有適志意無參差
子別忽超悟我別轉沉迷悟者入深山祝髮以金篋
迷者走長安竭來空于思東目最高層雲寒虎亦嘶
多子閉幽關歲月其中棲拾芋親作糜糜絕忍朝飢
深雪凍不僵中夜念阿彌生死細事耳一了了百疑
矧茲功與名視之如唾雞澗澗一以判焉得不東西
又

得路者得路住山者住山大道割恩親骨肉俱棄捐

而肯此之泊以喚彼之羶自我驚南北夙義贖周旋
其時有髮人軟美逸相前我適遘怨豪一鼓萬累拚
風厲葉辭柯須臾分靡然羣怖無脚跳存問一荒偏
出山赴千里不出已三年六載不相聞相聞急難聞
重圍萬料中一棒置身潛挈我廣柳車飲之清冷泉
頭顧安可知衝波走鯁鯁半世刻肝腸宿命得君權
乃知削子髮聊以完我髡除渡不除舟我存子復還
天目有與無決日以證天

白門送澹居歸天目

去年我訪君與君挾天目今年君訪我與君住天目

東來自志

賦行二

八六

人生到處可逢天底事宛親仍有債二十四番風變
態桃李無言楊柳拜投君聊爾撚春花不道看花君
不耐憐予獨往少茅廬笑爾空行缺布袋今朝燕子
差差飛昨夜蝦蟆喀喀吠行行語語總無情寺中脩
竹常常對

黃汝亨

從天目登徑山次蘇長公韻

擾擾不耐塵爲客夙昔愛看名山色朝登東日夕西
目處處秋林見山骨徑山石上層雲蒸凌霄微日如
秋鷹風吹萬竹聲泠泠欽師慧老嗣明燈徑山和尚

知我至迦間東西目何似我言千丈巖所師千吼秋
色長空絕文字

達觀

分經臺

震旦世界東南缺陷百川奔之積而成海尾間盈虛
陰陽呼吸潮汛生焉故東南居人恒受其溺迨遷東
渡無踰天目霍林湯太史以南渡名菴鐘比丘鍾之
走金臺靖老人說偈曰東南富水多聚魚龍人受其
厄願登千峰千峰之中天日最隆鐘子居之渡南主

公

東來自志

賦行三

八二

李應徵

東日歌

夜宿昭明庵早尋昭明寺精藍雖一名巖壑修已異
陟磴觸昔游俯險若夢墜白霧冒層崖散作秋雨至
靜忘飛瀑喧怪覺古松稚陰晴變朝昏雲日互相違
樹密出徑難筇短到空易懷故討祇洹含辛感成毀
三災延東林一閣曠南視懸壁忽斜傾絕頂尚孤離
緬思繡經人精覓秘幽邃青松已焚枯空筌竟何寄
願言寫夙心落葉響山吹

分經臺古松歌

分經臺畔三古松翠蓋倒偃東林峰虬枝交屈鐵幹
折霜皮慘裂蒼苔封二十年前憶經此白日蕭森風
雨起人去猶疑塵影隨夢著只在空山裏近年却被
雷火焚蒼龍骨枯翠蛟死重來無復一株存但見瘦
石盤艸根豈無黃葉落他樹只少翠色沉松門此物
似有山靈護胡爲翻觸鬼神怒帝子遺意不可招冥
冥那得知其故怪時疑洩山川秘一朝摧毀豈無意
君不見艸堂拊枝櫟社老奇姿安得長美好

東來目志

賦行四

八八

紀游

王在晉

游東目紀

繇徑山憩無垢寺晨起望西進行林間白道盤旋若
蜿蜒團圍山色翠屏環列風行莽條簌簌作秋雨聲
策馬向前飛鳥來狎艸蟲互答蕭瑟動人時秋色將
深林木青黃斑斕交錯嵐光晴霽秀媚如濯行盼高
峰雲生腰跼似洪鑪大冶吹氣飛揚從半空而發亦
從半空而散高不及頂上下青葱白雲中畫如珠圍
玉遶高髻雲鬟班班排列問屬何峰輿人曰此東天

東來目志

紀游

八九

目也山足橫大溪水溜石滑虬木交纏低可容步下
車徐行兩奚童左右掖過溪登麓以筇與縮肩綆絙
而上行里許亂石摩牙撐戟昇者不能前則又下車
徐行騶從盡迸鼓吹不聞聲捫蘿挂杖跬步次且魚
貫而上踵相躡也而以一手按膝一手牽藤不移時
而喘息汗流從者皆然而余爲稍健益時人以爲若
而余以爲樂樂固能定志志自能帥氣耳行過嶮巖
登輿度長崗平嶺如行龍脊虹橋跨空雷霧虛馭下
關林晴黃雲覆野溪流匝匝泉響泠泠清虛曠迤塵
喧都絕老僧雪頂長跽而迎馬首東西指點此爲某

峯爲其嶺山頭諸勝盡獻其名目遇而神行矣山隈
有可階亭居嶺幻平砥下臨深壑東折爲亂石坡山
崩石裂疊疊如被天公撻擊成粉傾摧剝爛殊
不可解按咸淳四年甲戌山一崩圯豈卽其處過坡
瀑飛度嶺細爲玉筋散爲足練浮游飄揚不舍晝夜
未幾行次石碕里人曰垂虹百丈山頭萬斛流泉湯
空傾注如三峽倒流銀海無底山勢澎湃搏躍過額
轟雷砰磕水鼓亂鳴不聞人語時或石激逗流洄湍
盪漾又似玉龍矯健猛烈崢嶸噴珠吐沫近之拂面
遠則沾衣此可作清淨觀亦可滌煩惱障徘徊驤首

東天目志

記游二

九十

久之不忍去去而之二橋古杉大可十圍亭亭森發
清陰覆道三橋爲天目寺殿宇傾頽法象金容剝落
山僧伐木新構而物力不敷椽椳椳桶仍爲風雨所
侵蝕寺右百餘武有迴光庵洗眼池取水淨眼惜目
能明爲昭明遺跡路傍有平頂松枝如結束再上爲
白雲窩舊名西寺竹徑絕佳窩有磁大士獨立相傳
大士葬形成夢欲得名山居之治人以移此山中大
于人像山至白雲窩繞坡而上枳棘橫生苔封薜滑
業炭參差未易攀躋臨安令黃君謂昭名分經臺只
尺宜週歷遂于茅叢樹莽中覓路望之居然在目行

二三里而猶不可至至則亂石一堆磊疊如盤而已
臺有三松一爲雷火所摧餘且立稿昭明分金剛經
三十二劫火不能滅所餘募紳沙磧散歷松枯石爛
疑有龍神護持無庸俗人輕踐下臺爲葛稚川煉丹
池池水滴瀝不甚清醇以上則山愈高路且絕聞此
中境界更奇然無如此坎珂偏側何乃轉折而東下
爲黑驢庵祖師時以黑驢往來爲虎食師渴之山至
今無虎毒過菴循故道趣昭名寺僧輩謂麻已熟時
日且晡遙望西目而奔飯設而不冷蓋已餘入寺已
飽臨安尉傳矣東目爲臨安所屬而志乘脫略如大

東天目志

記游三

仙將軍寶珠諸峰瀑布泉白龍池平溪諸勝不傳于
紀載而崔嵬峻極幽麗清超之致乃爲西山所壓制
夫上穹之炯炯分眸也左之右之豈故抑東而昂其
西山靈之不平乎爲山靈平之爲作東山游紀以昭
告于黃石室彼時天鐘墮水可得再起而鳴于東山
方丈否

王亮

登東天目山記

余林臥靜觀企此山久矣是歲長至之月過桐廬抵富春渚邑令管君觴余于樓中下取芥江銀潯萬頃山月吐吞撫景懷人飲至夜分余謂君曰今夕之景勝矣第聞天目非遙仙山希覲獨奈何登臨之屐已敝而煙霞之想未厭明公其假我與人乎管君許諾詰朝走牛肩嶺望衣錦之管則臨安吉縣也宰褚君倒屣迎余余轉喜曰山川錯繡逸興湍飛而地主亦復朗詣茲游可酣暢矣昧爽從者少長咸集直走西

東天目志

紀游四

九千

郊二舍許抵紫陽宮山之隙也敗垣頽屋古殿三楹一道士踉蹌迎謁夕宿曲房中日高三丈由官畔登山迷失道一沙彌負笠懸瓢拜於崖側遙謂余指途上可十里許至馬鞍山橫青臺香爐峰皆像形而名之者又前數武則山碎石無數片片如花瓣然呼爲亂石坡余曰此境頗奇而名不雅易之爲多寶坡云東西二山爲東百丈西百丈莫測其故東峰石笋植立名跼龍頭其下爲瀑布泉飛珠噴玉倏忽異態此山中第一龍池也稍折而上爲垂虹橋橋當兩山之罅下巖溜橫披如白虹臥波然亦大奇絕矣由橋而

登立峭嶇之坂和雲霧之隈緇流數人執香立導余而前又數步古木蒼鬱中見一招提卽昭明寺也蓋昭明太子修禪處寶誌飛錫居之禪堂塑二像色相自佳其東爲千佛閣其西爲方丈一老比丘導余登右角半里許精舍一區其後爲洗眼池流出巖罅狀如龍鼻池僅數尺霖潦不盈枯陽不涸相傳昭明初此水洗目障翳忽開蓋仙跡也天目之池此其二矣西數武扳崖而上爲白雲窩山邃景幽諸峯可把玩又上里許平坡百步竹屋數楹一僧自閩中來居之誦法華經數千卷經歲餘矣風雨不蔽破衲之外都

東天目志

紀游五

九千

無長物蒲團禪座燒竹以敵寒威余趺跏可晷正如江北之熱熾然耳亦吳越中希覲也其別爲分經臺臺上三松大數把狀若龍鱗信千餘年物循臺而西一泓澄徹則藥音禪師煉性處于掬水飲之清冽殊常山中池此其三矣跋望絕頂尚數里衆僧辭曰勝遊至此已足奇探過此而進則烏道凌空不可以步余笑曰若輩業以離塵遠俗不聞勇猛精進之旨緊絀芒鞋此禪關第一義也奈何跬步遂阻仙源邪輒命蒼頭闢艸萊剪荆棘取道而登折旋數里爲二仙峰山多奇石如金蓮萬朵中有石壁上豎如舒霞障

顧游踪罕到未經品題余呼山僧名之爲蒼玉并詩
大衆曰善哉挾余枝而登又數里許始陟大仙峯大
目山最高處也北望長與泱泱震澤南臨巨壑直走
巖灘東眺錢塘長江映帶西控宣徽齊雲高舉千餘
里一指顧間矣余憶登華頂時寰宇大觀東南巨麗
比間茲山亦吳中雄望也較之萬八峰頭差少讓顧
西峰並峙尖秀侵雲雖躡屐未躋而青霄在望則又
天台山中所無也又望仙人基久之萬壑千巒應接
不暇而夕陽已謝兩涯矣策杖下山循故道而西山
僧遙謂余曰此景復自佳可諦觀之余索途而往則

東天目志

紀游六

九四

一圓石巖踞石磬之上下臨不測之溪余呼之爲夢
鉢巖云俯視飛泉如小銀蛇宛轉巖角按石而坐對
將軍峰鐘磬堂清風朗月之夜時復蕭蕭琴瑟之響
如天樂浮空然是夕宿寺中善知識白余談飛橋之
異云東溟禪師居山中數十年矣一旦欲踰壻東去
白龍獻爪現其全身師遂回山余聞之矍然因轉扣
諸善知識曰昔聞有黑驢庵其意云何在西境宋時
方外僧希都居之乘驢出入僧病驢爲募化給養餐
焉余曰咄咄怪事若支公喜乘款段又安知非其後
身也越明日攜衣索途登一峻坡中真釋之遺蹤覓

素蚪之幽壑蒼雲蒲袖紫霧霏衣踰嶺而西一崖窩
中黑驢菴在焉長松夾道吟風脩竹盈袖拂面而菴
之背巨石冠山中復空洞瑩徹且現爲鳥巢之狀源
公請名余呼之爲鵲巢降蒲平處一墩中路可憑爲
几余名之爲蹲獅石五石恭布可列坐而參禪余名
之爲蓮花座少間呼小沙彌滄茗飲之循危徑而出
里餘爲平溪庵東溟道場四山環抱一峰特朝靈氣
所聚崗阜之上有與山禪師故址其碑尚存寶珠峰
之下有華光臺古名梵所據蹤跡也稍前爲白龍池
蓋當年獻爪處深窅無涯水從石澗中流出幾尋丈

東天目志

紀游七

九五

色如素瓊呼爲玉劔泉又百餘步則飛橋在矣孤崖
峭壁中有履痕若有若無時平時不僕夫詫曰可若
何乃鼓勇先登作余氣者剛上人也諸大衆前攬後
推僅容半足如猿猱升木目轉神悸汗浮汪然下蓋
路逾嶮巖境逾謫怪蒼翠忽來如是者三里許始見
平麓余却顧僧人曰登山之興何如因吟一絕云萬
仞懸崖看玉劔一聲長嘯度飛橋復前數步連亘三
池白雲從潭中起剎那間便瀾山谷余瞋目喝一聲
曰神物作態如此豈向余炫奇也已而忽霽道傍復
有一洞天斗室中石牀可撫而臥余與二僧入洞中

跌坐吸茗三椀越澗而出剛上人前揖余曰山中
有香爐峰多奇徑怪石又有大龍因時現豪光數丈
特絕徑末由躋扳耳余曰此神靈所留也似此勝游
亦生平奇觀矣上人曰余言曰明公一念精專何患
不臻彼岸余撫其背曰斯鐵煉金與吾儒能仁之旨
一也若曹勉旃異日者得超苦海吾當遣慈航濟爾
矣諸大衆生歡喜心善哉善哉合掌作禮而退

東天目志

紀游八

九

黃汝亨

東目紀游

六日朝自昭明庵飯上東目行望數里有片石時蒸
雲氣人呼爲白衣石又躋蹬里許經亂石峰又上爲
石壁橫數丈許僧言入冬寒則縣溜成冰如簾幕下
垂風石相擊作鐘磬聲目耀之作金碧色大奇余欲
書冰崖二字歸之又上爲觀瀑亭山陰張陽和先生
題前已令有可階亭三字甚俗可削去又里許爲垂
虹亭泉自峰頂布瀑如白虹下垂流雲浪雪光漾冰
壺坐聽之令人形神俱汰其前萬山合障空濛間織
煙浮碧與虹光雪瀑相映射他山未有真勝境也轉
而上則昭明禪寺矣此山爲梁昭明太子翻經處兩
目皆以檀勝殿左有寶誌公像又有昭明像朗秀絕
倫旁爲千佛閣從東目轉下視羣峰在煙雲中回互
昂伏如海水浪浮大爽人意寺後爲昭明洗眼池一
名題光菴卽陽和所題謂昭明分經時一眼受障以
此池水得洗去云從池而上爲白雲窩舊名西寺竹
色亦佳又自松徑上爲分經臺卽昭明分金剛經三
十二分處四面無竹樹皆砂磧草莽臺有三松一爲
雷火所摧存其一俱枯立樹留一線如畫臺亦殘夷

東天目志

紀游九

九

已盡余笑謂明宗師當由大佛力爲開門引路文字障與霜葉雲根俱墮耳臺有靜室少坐爲題一偈而下臺旁爲葛稚川煉丹池池水小涸不及洗眼池基遂從此折而東下爲黑驢庵世稱希都祖師於此得道時以黑驢往來後爲虎所食師受囑此山至今無虎山前後密陰竹色頗嘉又折而下二里許砂石險仄不能駐屐過此寬坦如布又四圍列障如屏飛泉漱石大如靈隱山之迴龍澗澗色如縞帶一名玉澗泉蓋東溟祖師靜修所是爲平溪庵逆而上仍趣昭明寺時夕照旣下初月燁燁出松頂上又寺前有大杉數樹高廣可垂蔭千步清冷之氣相逼而來與明宗師酬送片語遂笑而起

東天目志

紀游十

卷六

張京元

東天目紀游

信宿徑山殊盡雨竹雲密之勝二十三日同周公弼張去浮往天目取道西麓迤邐而下朝露甚濃行十五里黃板橋爲餘臨交界兩邑父老焚香送迎蓋余視兌時輯下嚴糧里不費一文也又數里經一荒寺臨安具午餐飯畢行萬山中重重廻合一曲一迷前睇不見出處後顧不憶入處人家隨高下作田塍參錯如繡溪流清駛分合激注不可名狀約行五十里暮雨淙淙秉炬始抵昭明庵主人問雨行良苦趣行

東天目志

紀游十一

卷九

酒優人演曇花作劇觀閻羅殿追訊姦邪髮盡上指余平生直腸快口不諧時俗顧質之冥冥不須掩覆因笑世上曲心人瞞人瞞已不能瞞閻羅老子與受身後泥犁何如任生前毀謗邪宿小樓夜雨不歇次日早決意登山出庵東行一二里由小徑上泥濘石滑行甚危慄雨止霧迷對面不相辨與行空濛中但聞泉聲如雷響出與下想飛天仙人雲擁足端風生耳後視人間茫茫盡如白波景界當如此否每行二三里輒有石亭度四五亭杳無所覩余心默禱忽然開朗千山盡出與人臧獲皆歡躍叫呼小憩觀瀑亭

下視流泉亘如白練余謂瀑宜仰觀妙若銀河下注若從上俯觀與溝渠何異諸君首肯登輿行左崖右澗路甚陡絕向來十里皆然幸以霧塞至此始覺險峻人世間惺惺不若懵懵大都然矣又上兩三盤石橋跨澗澗深數十仞左壁懸崖如削飛湍奔下泥珠濺玉望崖巔崩騰浩渺若不可測余未識廬山赤城兩瀑布幾以此爲夜郎王矣過橋望昭明寺夾路松杉大皆合抱樹外種茶清芬襲人寺殿新煨左得干佛閣飯焉寺後迴光庵庵有昭明洗眼池謂昭明以分經故一眼受障柵此水迴光余輩因相率洗眼鼻

東天目志

紀游十二

一

來生母蔽文庵西轉數盤一靜室舊名西寺今稱白雲窩內奉大士松疎竹密萬籟寂然又自松徑西上旁臨陡崖泉聲亂鳴下流卽曩所仰觀瀑布今頻視又數十百尋矣崖上風高多短松獨一株懸出崖外形如偃蓋枝葉平鋪厚不二寸而大可盈丈雖巧手不能曲標信化工之妙也再上爲昭明分經臺石亂艸荒一僧構新居不了旋復他往此輩波波劫劫終無寧息渠轉笑流泉晝夜更爲誰忙也間步久之命輿下山至觀瀑亭晚煙織霧復似來時抵昭明庵猶未乘炬遂與同游解衣高臥夢覺又到西山嘆人心

之不足如此

東天目志

紀游十三

有十一

東天目志跋

淮汀李公守郡百務振舉公餘披閱山水志乘念東目蕪沒昔日琳宮瓊構半已蕩為荒烟鞠為亂艸迄今無數行紀載徧加蒐討司馬徐公司李陳公一時偉人復殷東發一東

聚而襄歆成鏜不敏寧臨水竊願附不朽鳩良材善梓之于是兩山有全乘矣蓋志者識也歲遠則同昇難一事積則起訖易問古州郡或土歲嘗類有記多落莫不傳今海內狎青山稱最荆楚通志次之

跋二

東

東

夔與吳又次之而名山載筆僅嵩山暨咏崑耳天目表吳越然嚮達未至或至矣莫窺其勝今古霸異與一切幽深鉅麗之觀未有能悉之者文獻不足故也公淵鑒玄度且無挾三長徵史氏之義以抒寫其奇分經之望不迷于狐兔懸厓之瀑不淪于窠涪子瞻魯直之詞什不與谷嘯風號同淒冷荒煙亂草忽煥而采忽耀而光藏之名山寸之通邑大都所以嘉惠山靈不既多歟鏜承人之恩以眈陟落民

事只尺茲山不敢數命籃輿願微
有天幸為東峯主又幸為公下屬
吏藉寵偕張友去浮放游托于掇
竒弔古之末嘗戲語同人汲長孺
淮陽臥理直閨閣主政耳右軍康
樂何人哉或以舟車或以杖履所

卷三

古

至父老壺漿以待既去仍慙慕不
能已山水間是亦為政也自分
不敏遠不逮王謝其人庶幾是編
以砭俗韻微獨諸郡帥名公能重
東峯即俗吏且引東峯以重矣

天啓甲子人日臨安令華亭姚鏜

潤甫父謹跋



三脩西天目志敘

鳳林孫公守杭適予不佞為理
荷公燕及之賜兩載于茲公輯
天目山志仁和張生奉公命臚
列而進之用嚴綜棟遂得取次
披閱按志有圖竒崑摩天巖砦

雙

八

危錯而片片削玉者吾知為天
目之山騰湧亂飛白若雪珠絲
若雨而聲聞隱隱若雷者吾知
為天目之瀑霰霰而布瀾湯敷
空而望之嘆海若者吾知為天
目之雲蛟舞虬盤拳屈虎踞蒼

翠欲滴而扶疎如蓋者吾知為

天目之杉與松也志有考來不
知幾千萬里迴環折旋而高不
可仞杳不可程者崑崙乎吾知
為天目之大宗入於震旦南出
吐番厯雲遠貴別分而過庾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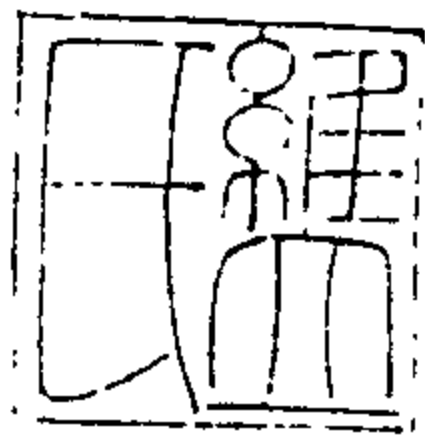
錄二

九

者黃山乎吾知為天目之小宗
自是支衍祁門入浙而潛兩乳
發祥爰有西湖吾知為天目之
嫡派也志有詩有賦行有銘紀
述贊琳琅振木聲擲金石者朗
士之哦瀟灑澹遠超然寄傲者

幽人之吟招携留連嘯歌風起
而屬和色揚者達官壯游之詠
樂爐丹火寶刹燈暉羨麟洲之
玄渚侈旃海之法輪者黃冠緇
衣之口占總之摹寫山靈表章
雲物而吾知為天目之文獻也

錄



天目紀遊引

別來清夢時在湖上所不能舍然于
張生去浮者數行文字緣耳秋夕月
下相與步垂虹讀近作氣韻十倍乃
知英雄自有折挫不到之處轉讀天
目紀遊一章絕不類他人紀山幾峯
紀水幾曲紀幾梵宇幾洞門幾石澗

西華志引

十二

亭梁屑屑同買山券曠懷慧性洒洒
筆端墨外至其爲詩亦然夫孫鳳林
先生治事之暇披文選勝要亦寫其
胸中之藏去浮登極濡毫宛轉映發
不一大愉快哉予不佞渺焉一衣帶
水玄對名乘不啻偕去浮進而躡先
生杖履探奇弔古淵源師弟相與於

巖巒澗谷中寄興千秋視世上波波
劫劫天目山頭幾無位置則我兩人
惠徼於先生者遠矣

松陵吳煥闇生父題於垂虹之

第一橋



天目志
引

三

修天目山志述

丁未仲冬廣陵張鍾山先生董漕事駐節虎林問業
之履常滿獨不自采與張德懋懋官高元恭德基金
伯宗維城四人先生凡出游必招具先生游記中德
懋伯宗相繼夭折蓋不勝離索之感也戊申二月先
生當行縣爲天目游予以蒲坂李水部公伯仲孝廉
文會阻行至辛酉天啓改元奉吾郡孫太尊檄千役
於潛竊自喜天目潛竟內地也又適先後大雪十五
日不休高積十餘丈瓊瑤壘叠突兀插空惟遙望浩
嘆而已天目舊有志已爲徐令公與雲間喬千里更

天目志

十四

始猶多未備况近爲火災太尊遂慨然有蒐奇輯遺
一新山乘之意辱命之及九月朔往天目由潛遇趙
明卿于潛之南門慇懃難忝止宿焉次日召水惺侯
嚴先生留飲齋頭間出長公伯玉聯捷殊本真堪擊
節轉問三小郎近秬仲子韶令雅鬯酷似長公叔子
奇縱磊磊不羣殆天授也季子落筆烟霞疑仙疑幻
仲諱爾璋叔諱爾琮季諱爾璜三子年不踰十六七
爭麗競藻幾難爲兄十二日擬游天目潛令公招飲
樂只堂作劇觀宿醒未醒嚴惺侯王文烈兩先生促
行至雙清庄暮雨淙淙已漸微素供清話共臥一室

然馬上頓慙不覺夜之央矣喜雨止更與登山十里
爲半山亭霧障前峰不辨爾汝路偏多傾阻數步一
盤一蹙一喘唯聞與下水聲甚烈不復將山容樹色
及抵幻住身在天上雲在足底一望渾是白波馮太
史其區謂八荒銀海非虛語也諸名公紀游大都以
雲霧散見山尖如水上萍藻與青翠相沒予尤訝浩
瀚無邊人隱隱從中步出世上有不航之海大是怪
事項問霧收日見千峰青翠萬樹參差因冀滄海桑
田大地山河千萬年一劫在天口山頭立一瞬耳夜
又雨綿連兩日子三人與一二沙彌羅坐佛前頗安
西天目志 志述 十五
所得白衣送酒阮見卿正卿易儒忽冒雨扶筇相勞
苦晚復有俞童三四友來與共酌適僧課予同諸公
逐隊念南無僕夫見之掩口胡盧不知酒肉和尚勝
于和尚酒肉未足異也纔旦呼奚奴前導觀立玉亭
厓級陡峭人左右掖而行小庵數椽殊荒落古松覆
之蒼秀可愛入西方菴雨後薜滑且危窄惴惴恐墜
不能登逕趨正殿眺遠歸幻住午餐去斷厓庵爲斷
厓師塔院當門古杉高十餘尋縱橫蔽畝頂可列席
如此杉者半山亭普同庵錯見爭奇或云普同一株
尤橫絕聞近爲火劫傾仆時電迸震四山蕩旋久

之乃定區區草木不徒泯滅以朽耶其他松生石隙
老幹屈曲針長以寸懸亥半空無從剝取古董家望
見如寶聞有歷險蛇盤得一二本移植庭盆摩灌備
至未幾而彫蓋幽巖裂石而出飽雪霰不習土性不
受人護惜因念吾儕如松定是錚錚奇男子卽令其
人略帶些子松韻亦必不墮軟熟一流隨謁中峰像
豐澤無枯寂容索觀傳衣西折登玉柱峰僧寮紛紛
攀援而上供茗枕危立長嘯有遺世之想又西高峰
塔院旁有象鼻峰上飛雲閣下千丈巖天際絕壁心
戰不敢垂視見錢塘江但只一線住持僧出漆孟銅
西天目志 志述 十六
鉢高麗王當年供師之具規制文色自非常器右卽
活埋庵突起一峰曰香爐夕陽叢翠秋爽倍生再下
十餘里觀音巖斬然巨石當路橫踞響水巖東兩厓
狹澗有聲復有平石承流銀滴浪乳漫湧其上又數
里大溪潤五七十武瀑沫及馬腹人渡木橋往來股
慄種種奇觀得未曾有千餘年嚮往之思至此無憾
然此皆登山時霧中暗度至歸途始得次第領略天
下事當面錯過者類此爲之悵然天目一山正面東
南故立東幻住則對面遠山盡見轉立西幻住則本
山諸勝都收目中還雙清庄阮氏叔侄兄弟諸君子

更酌敬宗僧舍泉聲叩門筠影拂檻因名水竹山房
登樓望月饒有幽趣易孺意在侑觴歌曲雜進不覺
下里之多也坐客絕倒十六日兩先生先歸予留凝
翠居檢點古來題咏與易孺兄弟辨疑字摩殘碣僧
漚如持酒戒雅喜文字周旋筆札之役得詩八十七
首賦三首記五首偈贊十一首盡名公筆也忻然升
輿曰是可以報命矣謝春如張恂孺兩君極陳西方
庵之勝爲予惜不及登其巔予曰雨宿懸厓吾輩功
行未圓設一失足浪自捨身始徐徐名載天籙西方
自在也相與一笑而別是游凡六日一日雨三日雲
西天目志 古志 七

虎林張之采去浮父謹述



西天目山志

凡例

一西志凡再修而燼於火孫太尊三修之今奉
李太尊命約略其槩與東志合刊一覽而兩
目宛然矣

一巒泉寺剎關係勝跡無不詳載詩紀屬晉唐
宋元名手及我明巨公急收之其外近作
潛州自有志奉郡尊指裁訂非鎗敢以臆決
也

一志者識其人之出處隱見實跡言語文字之

西天目志

北刊一

七

末長篇累牘似傳似狀不勝書亦不勝覽矣
至於仙張道陵諸人釋高峰中峰斷厓諸人
各有實錄潛志說玄說偈并傳記中所有者
重複其詞是亦不可已乎俱質之徐司馬陳
司理兩郡尊深以爲然遂支節之如左
一同校編次諸學博孝廉茂才姓氏已具潛志
不復載

一按獵原出仁和張之采手其分欵則諸弟張
之標張之楷張之杰

令華亭姚 鏜識

西天目山志

志目

卷一

序

引

述

凡例

目

卷二

圖

考

仙釋

巖泉

寺刹

物產

游履

卷三

古今詩

卷四

行

賦

紀

記

述

敘

碑

銘

跋

圖考

張之采曰東峰之圖既周西山之牒載展欲窮兩勝
直邁千秋從來峻嶺層巒用壯扶輿之勝槩單椒隻
岫聿供栖遯之夷猶別有勝緣傳之好事千崖黛鬱
雲生太白之裘萬巘峩峩影落少文之壁矧茲雨旸
更號甲區玉書金簡之遺功畱神禹定鼎作邦之烈
啟自宋高惟天目之名山更地靈之毓瑞蛟宮蜃宅
勝著三潭鳳舞龍飛祥開兩乳經獅律虎誅茅代有
名緇丹井石梁化羽世傳靈蹟雖康樂之治遊漫切
未陟其巔道玄之采繪獨工難摹其勝爰稽往牒載
西天目志 圖考

今草亭姚 鐘識

西目縱圖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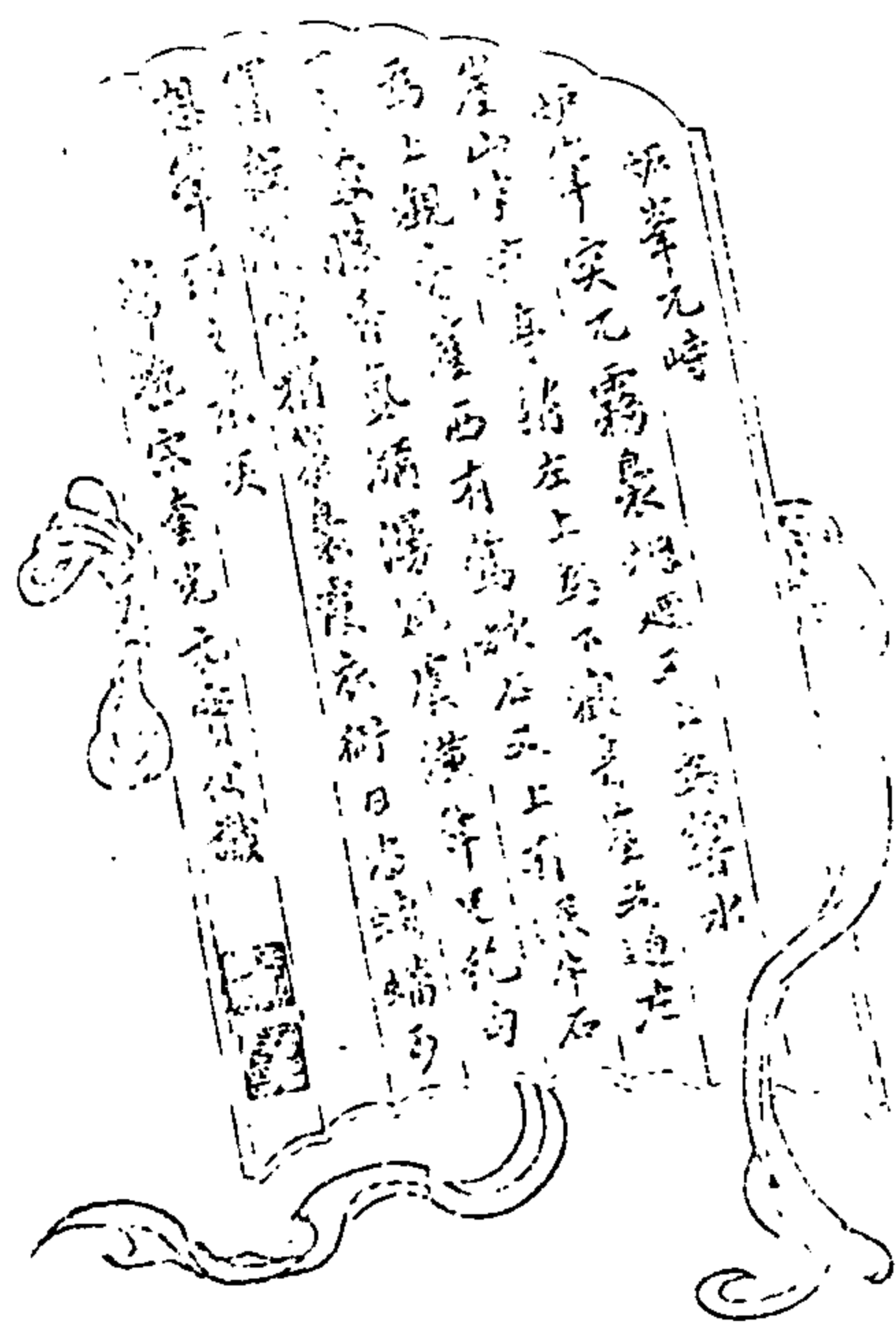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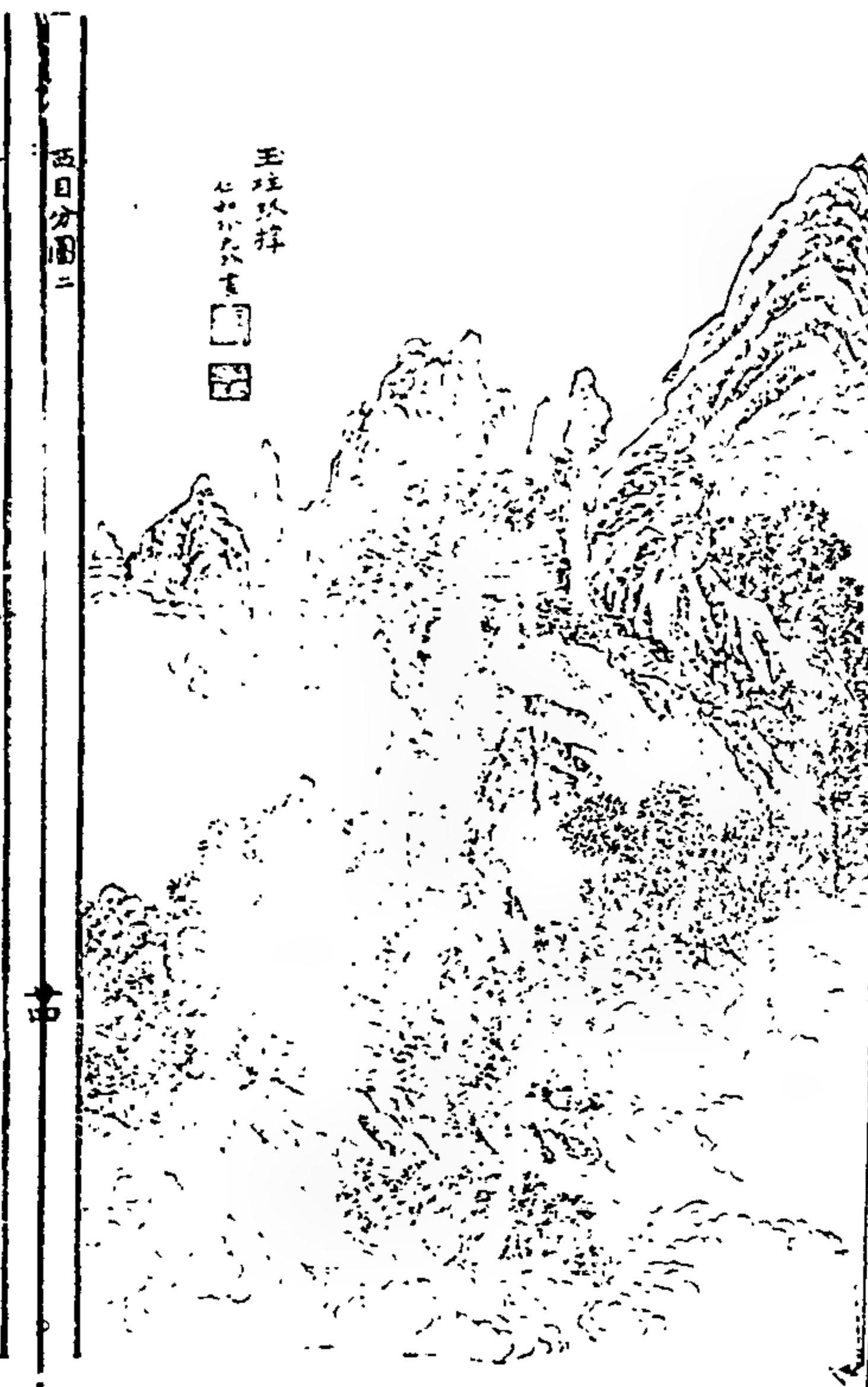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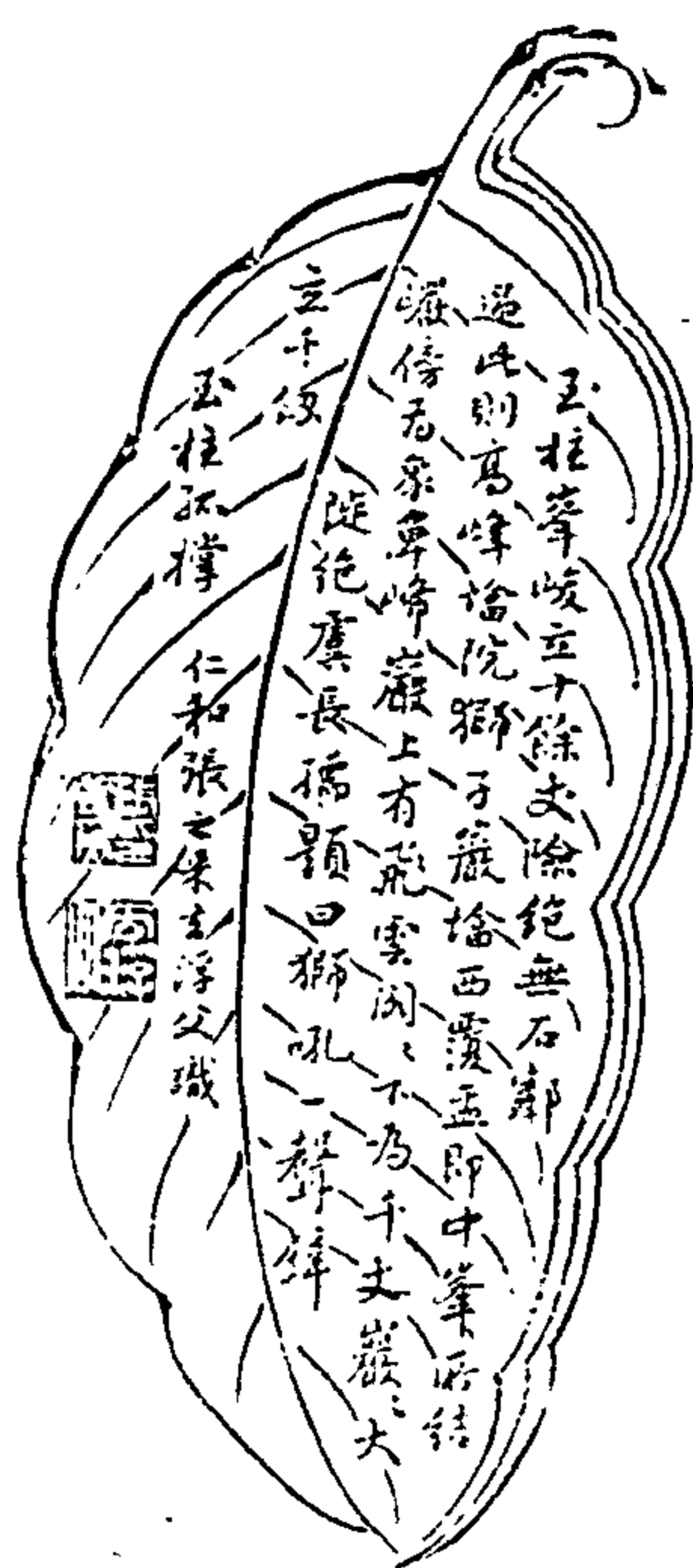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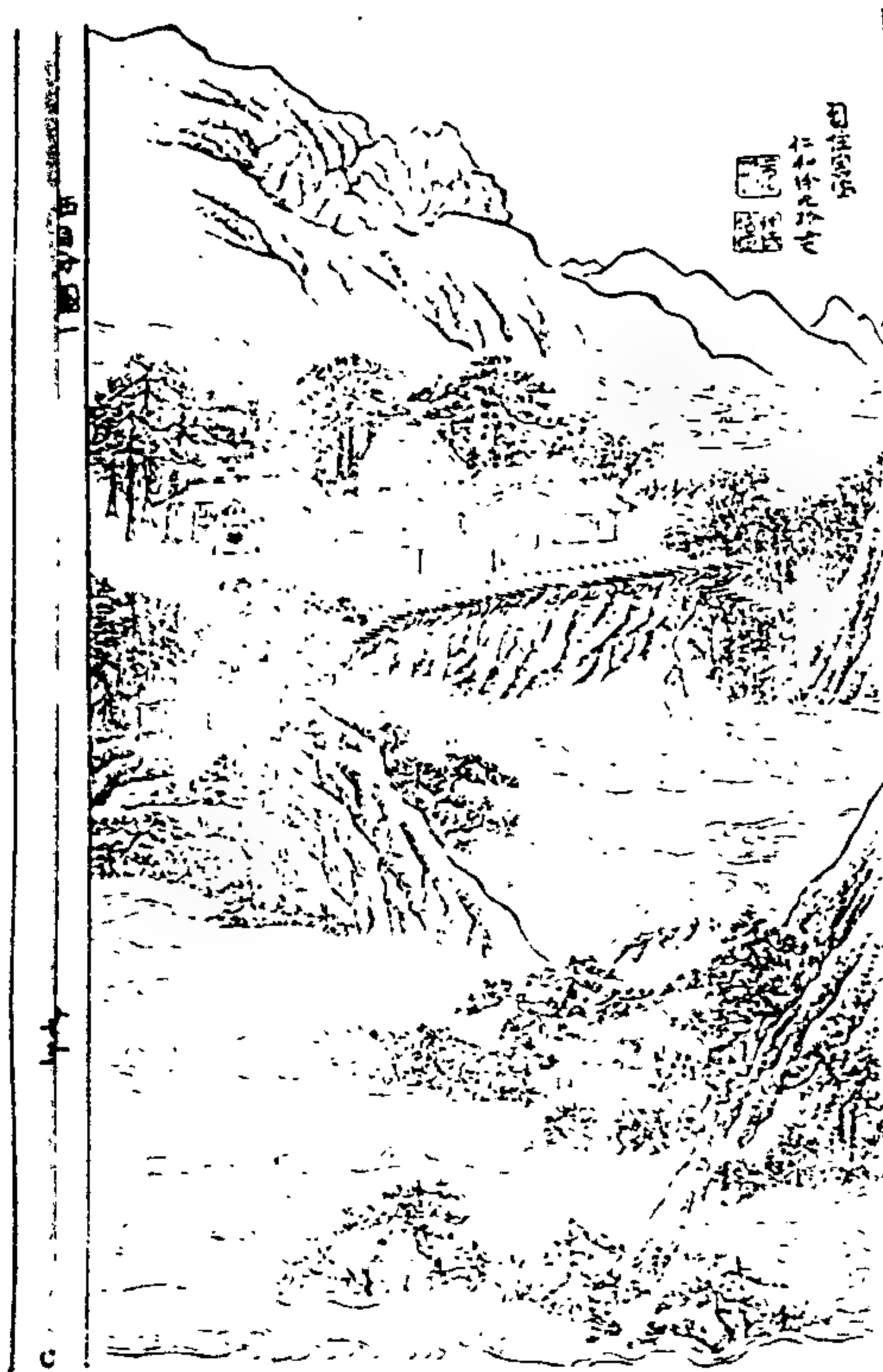
霍汀李郡尊高韻會心曠抱霞表方其塵鞅
 至集貽瞻寄眇總、馬東目繁懷西山紫想
 一圖未竟一圖載故自是闕其神運匪繇慕
 說不依鐘侍側委指爰屬藻繪錯以綃鐫林
 瀑山光霽壺滿低增勝地窮千秋頌美

臨令華亭沈鍾洞甫識



西目縱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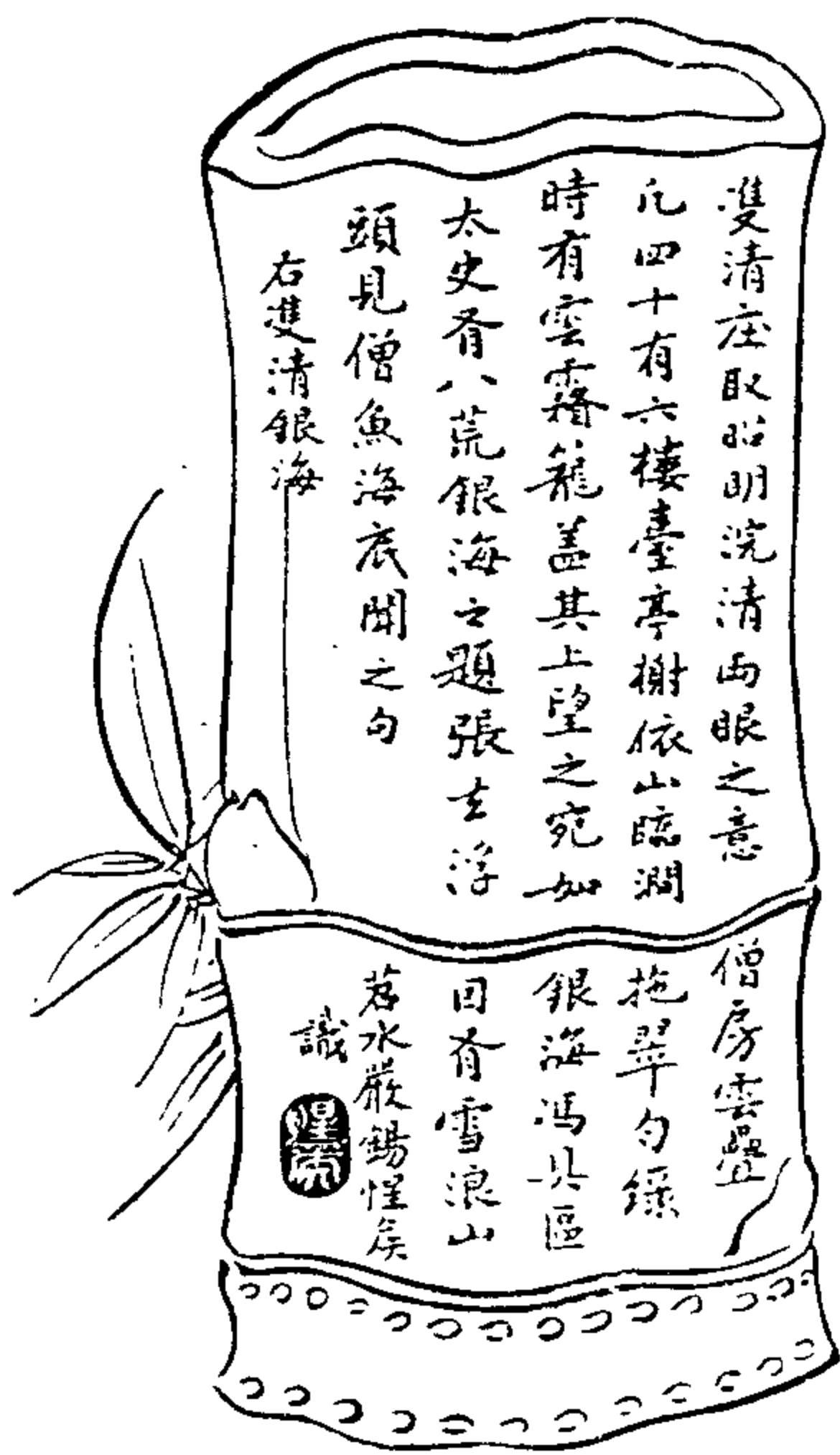




雙清元峰
仁如先生書

西日分圖三

十五



雙清庄取昭明浣清西眼之意
凡四十有六樓臺亭榭依山臨澗
時有雲霧縈籠蓋其上望之宛如
太史青八荒銀海之題張玄浮
頭見僧魚海底聞之句

右雙清銀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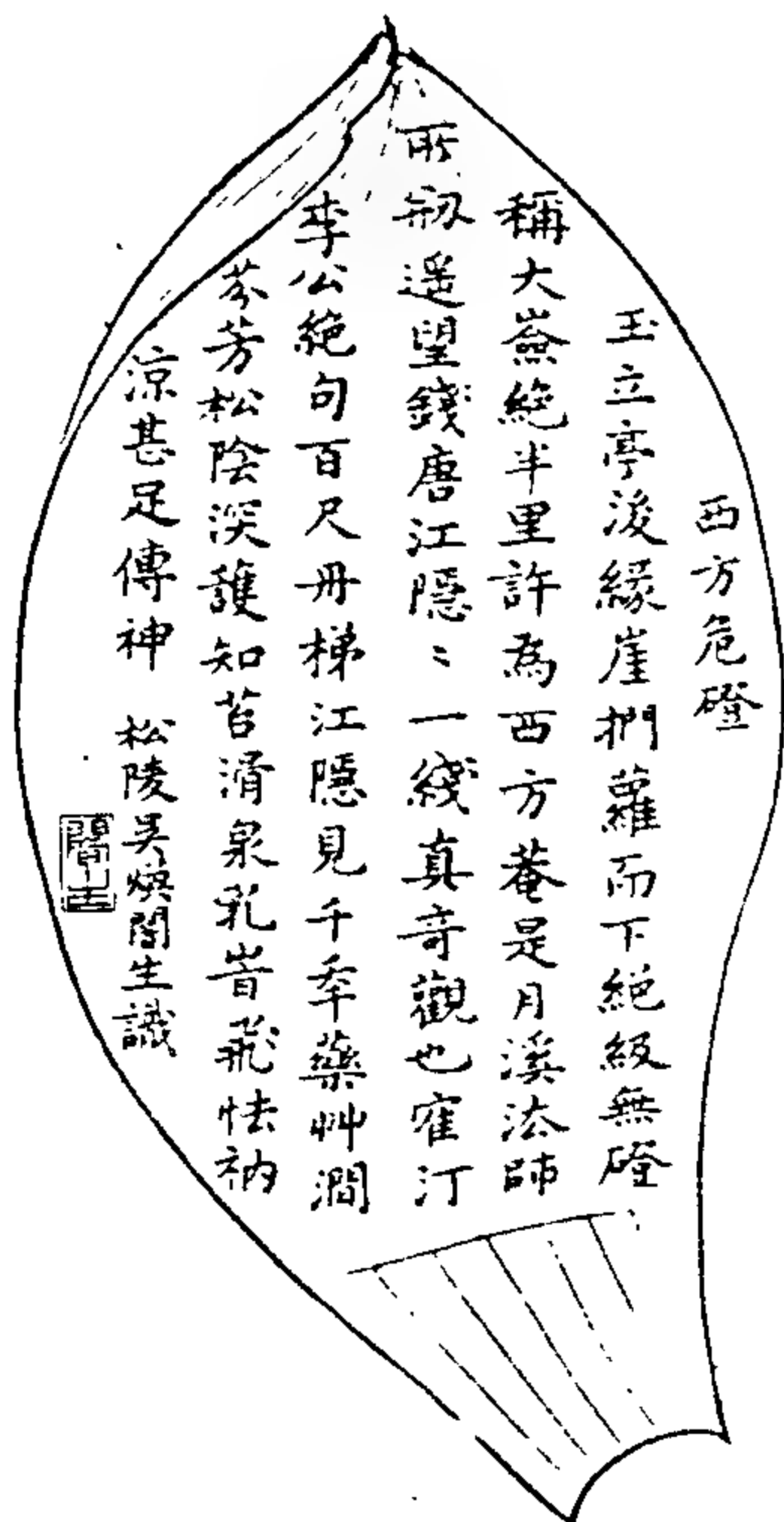
僧房雲疊
拖翠勾綠
銀海馮具區
回有雪浪山
若水嚴錫惺辰
識



雙溪銀海
仁如先生書

西日分圖四

十六



西方危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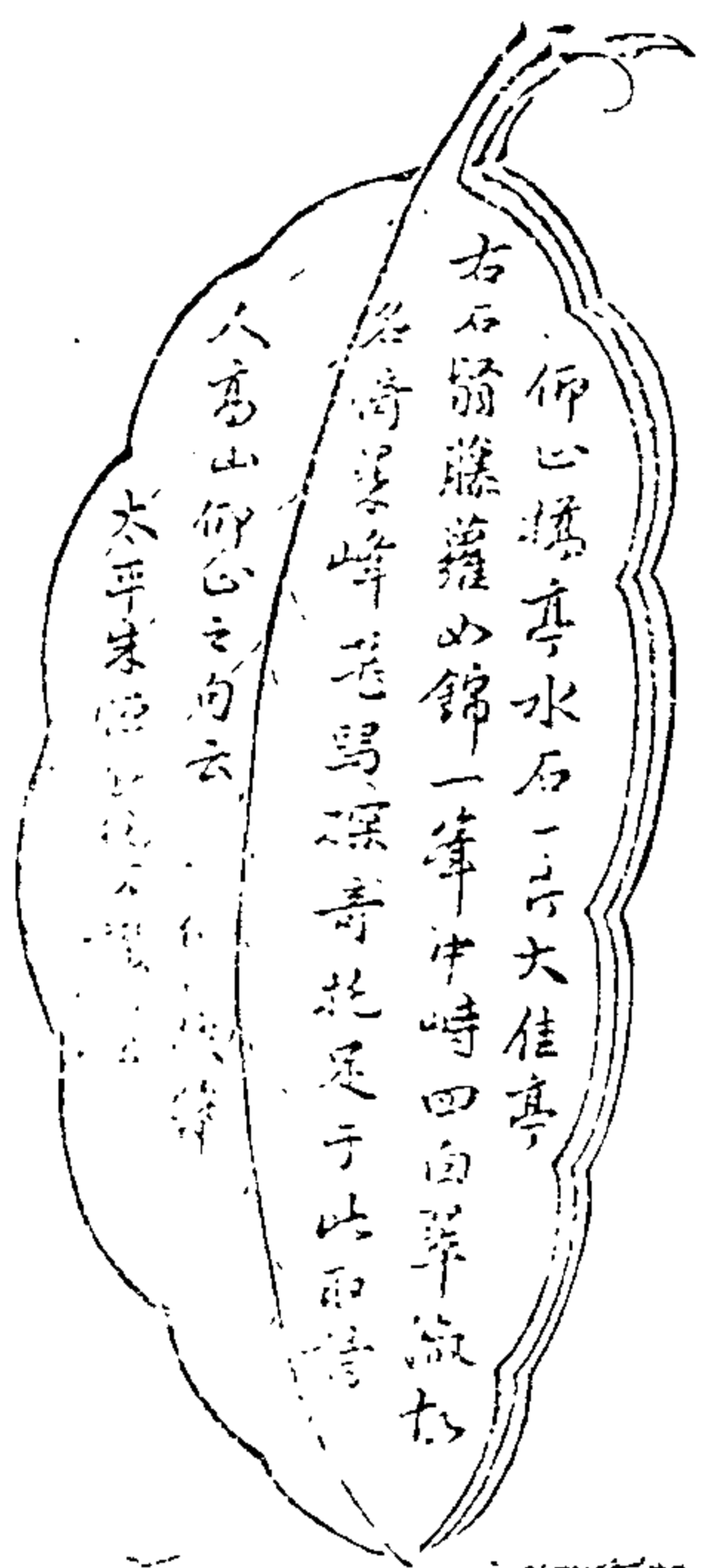
王立亭後緣崖捫蘿而下絕級無磴
稱大嶽絕半里許為西方菴是月溪添師
所初遙望錢唐江隱一綫真奇觀也霍汀
李公絕句百尺丹梯江隱見千竿藥艸澗
芬芳松陰深護知苔清泉孔峯飛怯衲
涼甚足傳神 松陵吳煥閣生識

閣生



仰止山

廿



仰止橋亭水石一奇大佳亭
右石翳藤蘿必錦一筆中峙四面翠微
各倚巖峰老樹深奇托足于此而
人高山仰止之句云
太平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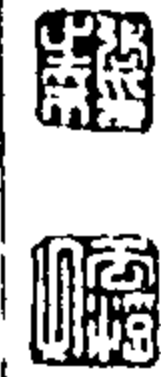
仰止山
仁如作大書

仰止山

大

西志原有總圖向屬門弟張錫蘭寫焉
書戶所壞今轉屬更募再增不款如來志
燦然一新頓峰在握矣

甲子元仁知張之米謹識



西天目山志

西湖守孫昌裔子長父輯

郡丞徐文龍田仲父

核

司理陳懋德維立父

考

崑崙之山實分三龍入於震且其南龍出吐蕃之西下麗江趨雲南遶雷益貴竹關嶺而東去沅陵復別爲三分其一過庾嶺度草莽至黃山天目而止天目蓋發祥崑崙也山有翠屏翔鳳玉柱象鼻玉女蓮花諸峰皆自然天巧爲龍池者三紺碧深邃幽渺莫測而中池噴瀉如雷飛濺岩壁壁之作蜿蜒勢鄉人敬

西天目山志

考一

七

其水以供祈禱輒驗又有弄珠池金鷄石紫微峰皆蒼苔掩映藤蘿碧色探奇之人如行數里復有張公舍許仙宮雷神宅每驟雨驚飛雷電交作雲中隱隱惟作嬰兒聲也其庵有幻住黑鴉臥雲雲峰紫草青嶺無門亦有紫霞庵時吐霞光映於戶內其他如太子庵昭明廟雙清庄皆以分經故得名

老子說云欲度南極避水災天目海陵最爲第一遊齋閑覽云昔有登天目山北遇雨但見雲霧如在山腰

又云自天目山上俯視雷雨但聞雲中嬰兒聲不聞

雷震也

宋度宗時天目山崩議者曰天目崩地脉絕潮不應水脉絕或有爲之詩云天目山前水齒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冷浸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天目之興廢信有關於杭州也又張志道詩曰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蓋有感於紹興時事云委巷叢談云杭州山脉發自天目有東有西東目之脉萃于餘杭結局於徑山西目之脉萃于錢塘結局于西湖故天目者杭之至山也王氣鬱蔥帝王真宅而錢氏偏伯宋室南遷兆不誣矣

西天目山志

考二

三

陳善西天目序云善按天目山奇麗秀絕甲於郡中其峰巒之詭異如獅象金猊石磴之玲瓏若神斧鬼工是誠名勝之奧區神仙之窟宅也東北有王峰高出天半者曰翔鳳林其外則玉柱峰象鼻峰香爐峰巖則獅子巖響水巖紫微巖翠微巖芝草巖觀音巖千丈巖石則石城石門石屋石倉石鼓石柱石版石庵石巷新婦石望江石鐘樓石圍棋石古蹟則雷神宅張公舍徐仙姑庵許邁宮仙壇仙藥種種不一其池則山池仙池龍池洗眼池皆屬天目之勝探奇討異者雖窮日不能徧焉

仙釋

張之采曰雲衣玉食名光麟鳳之洲慈雨慈燈教普
旃檀之海所以真人歷函谷以東來菩薩駕瑤池而
西向非止地之重以人而亦人之重以地也惟茲西
目群仙區宇東岫接壤擅勝景於越中實人間之天
上大江滌遠常疑煙雨飛來列岫巍峩恍似鬼神削
就是用仙人輩出高衲駢興藥爐道士爭造論門寶
刹名僧共傳法象葛洪許邁遺丹井於層巖宗鑒明
宗蔭慈雲於真際是以中峰斷崖復當元世力振頽
綱或擁錫而掩關或薙茅而建室燈燈交映葉葉紛
開火宅晨涼重昏夜曉蓋將使玄津釋網永標奇蹟
於靈岩琪樹祥河長著仙踪於福地郡尊爰志仙釋

令華亭姚 鎰識

仙

張道陵字輔漢豐縣人子房八世孫光武建武十年
生於吳地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
長丈餘衣繡衣以衡徽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
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盈室紫氣盈
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決日方散七歲
通道德經天文地理河圖洛書皆盡其玄妙嘗隱北
邙山有白虎啣符文置座傍和帝徵爲太傅後封箕
子侯三詔不就伏策就淮陰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
神丹既而張蜀居揚邊鶴鳴山老君授以秘書遂
通神變化驅魅除妖登雲臺峰與夫人雍氏乘雲而
昇壽一百三十有三生於建武十年化於永壽元年
九月九日遺經籙符章印劍以授子孫至今江右世
其封

四真君

勅賜寶華真君

勅賜洞玄真君

勅賜含清真君

勅賜歸一真君皆莫考其世

張丞相謚文王

崔丞相謚文龍俱河兩人仙機所批者始從昭明太

子至山得道歸依於四仙精進醫學深悟堪輿濟人

利物至今靈顯

釋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幼齡受業于靈隱

西峰爲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

南天目志

仙釋三

三

具足戒于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

好泉石修鍊于天目者二十餘年太和六年四月二

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

月十五日出葬于杭州錢塘永福寺西山之陽

釋明覺俗姓猷河內人也元和十五年避嫌遠寓隱

天目山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大旱野火蔓延欲

燒院僧惶悚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

雨驟作火滅遠近驚嘆太和五年七月十九示疾

釋鑑宗湖州長城人也俗姓錢卽禮部侍郎徽之孫

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啖之給云他畜之肉未幾病

聞孝譽聞于親間乃求出家景福二年賜號法濟大

師以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辭衆而逝

釋道欽德性冰霜淨行野林代宗召至京師鄭重次

問法要師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見欽于衆

退而嘆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

高峰禪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母夢癯僧而婉幼嗜

跌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

法契入淨慈立死限學禪脅不席食不味見斷倫令

衆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欽令衆子無佛性

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卽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

南天目志

仙釋四

三

何處見雙經五祖直贊疑始泮從欽南明欽嘗問曰

間詰詰作得主麼云作得主夢中何如云作得主正

睡着時無夢想見聞主在甚處妙無語欽喝云從今

不責汝學佛學法只饑飯困眠終覺抖擻精神看此

際主人翁竟何在妙益警省至己卯春避入西天目

之獅子巖卽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閑悉屏給侍

服用破舊爲鎗併日一食後以後事囑明初祖雍書

偈云來不入死閑去不出死閑鐵蛇鑽入海撞倒須

彌山泊然而逝

斷崖禪師俗姓湯氏湖州德清縣人能食不茹葷血

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情情無所知姿貌巍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請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執爾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於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童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自此言下大悟卽時遂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後見松上雪大悟語在寶錄中峯嘆其俊快改其名曰了義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

西天目志

仙釋五

七

言如奔雷諸方宿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開凜如冰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元統元年歲除日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翌午果踟躕而化慧開生聚與石霜同參作補衲看經二偈自黃龍山挾龍來無門洞龍每蜿蜒松上禱輒應而孟珙吳潛鄭清之聞於朝召對所致雨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遂賜金紋伽梨後身爲明本

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

相纔離襁褓便踟躕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因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巔習禪定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遊滌染於獅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卽詣高峯求證癸亥春一日師自敘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爲誰薤卽汝負春欲爲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

天目志

仙釋六

七

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徇世禮也復條示獅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及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圻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蚤作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

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得金龜三日身軀漸軟顏貌
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
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隨
所寓草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師生宋景
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
十有七

釋班的達西番僧也募中峰道行穿雲躡蹻涉險昇

幽始至中國以致皈依是時中峰與揚法帝繼登雲

馳

天目志

釋七

三

鑿泉

張之采曰天地氣聚為山陰陽精化成水千岩竝峙
而崧嶽非高萬壑承流而溟渤居匯故迴瀾莫如滄
海列祀必首岱宗良由浴日稽天夫且連雲蔽月惟
茲古杭代稱輿衍重岡複岫海襟江訐流波而紛
灑騰蛟之霧騰噴瀑而競飛天雨之花爰侈東山更
誇西目以峰則紫霞翔鳳以水則玉澗箕渾以臺則
禮祖望江以澗則潮音龍穴以岩則響水翠微以石
則天關佛面以堂則高白棲雲以亭則格思仰止以
橋則踏翠清涼以樓則披雲愛月非煙而霧條爾白

天目志

鑿泉一

三

浪飛來不雨何虹少頃明霞爭度七寶之瓔珞自奇
五色之芝艸更異諸凡名勝載在簡端冥採不遺合
為新記郡尊爰志鑿泉

令華亭姚 鐘識

嶺泉

旭日峰

在雙清庄之東山岫連沓飛流灑散登者捫蘿
模石始造其巔是峰突兀青霄視日初出恒在
其上

陽和峰

在雙清庄東高山截雲層陵斷霧昔有庵曰陽
和庵後有高岡稱陽和

昭明峰

在太子庵後下爲洗眼池昭明分經之所

木月志

嶺泉二

圭

紫薇峰

在雙清庄西翠栢蔭峰清泉灌頂遠望藤蘿有
如懸錦亦稱庸山亦稱紫莫岩

鼓閣峰

在東塢庵前員圍峭拔如仰鷄足

三才峰

在攢玉峰下三峰並峙削出羣石之上

攢玉峰

在立玉亭之東東塢菴之西南峰巒秀麗屹然
于雲上有小石峰數百連岡隱巒羣竦巖嵒宛

乎綴玉也

翠屏峰

在大佛殿後壁立萬仞上有流泉數道秀水千
樟傾澗懷烟泉溪引霧

棲雲峰

在藏雲塔東窈窕層巒如雲生態

翔鳳峰

在中峰塔後岡垂兩壘聳壑凌霄稠木旁生懸
崖峭舉遠望此峰恒有落勢

玉柱峰

木月志

嶺泉三

卑

在中峰西高四十丈圍十丈餘上銳下豐編梯
可陟故自平地以登山巔風泉傳響巖水流聲
遙睇錢塘江流如帶左右亦有奇松蒼苔鱗疊
飛濤冬夏不枯葛藟蔓生蔚然綺秀山之勝境
也

象鼻峰

在高峰塔南與獅子岩相對四面皆奇峭聳直
高插天半中有石乳下垂宛乎象鼻也舊傳玉
瓶三寶藏此

香爐峰

在活埋庵前其峰懸空拱立秀出重石將雨則游氣氤氳籠罩其上或云水氣湧出如車馬蓋氣聯諸洞也

五岳峰

在圍屏石上五峰高絕形如芙蓉

花石峰

在東塢庵之南石鑄玲瓏花紋奪目

聳壑峰

在玉立亭之北西方庵東下臨峭壑奇松數本偃仰如蓋游者雖梯空駕澹卒莫能上

西來峰

從幻住庵番崖而下數百步有峰高數十丈者爲西來峰左右懸崖了無障礙

潛王峰

在真際亭後高麗潛王參禮中峰於此故名

悟真峰

在重雲塔前與獅岩象鼻閣峙高峰死關舫室在焉下有流泉名悟真澗

浮圖峰

在金仙庵西巨石四五疊砌如狀

迎仙峰

堆玉礪上

聚仙峰

迎仙峰右

昇仙峰

聚仙峰下峰銳而頂平舊傳爲仙上昇之所

仙童峰

四仙臺左

仙女峰

四仙臺右

昂霄峰

在西尖絕頂

天柱峰

在絕頂上有二石直起長霄骨鎮層霞冠雲擊之其聲清越響振岩谷

蓮花峰

在天目西麓奇峰疊砌約有二十餘里皆松杉森列辰光隔輝至元間建大覺正宗禪寺於上東北爲無門庵云

岩

翠微岩

在南麓路傍上有茂林深篁奇花異卉倚有亭亦曰倚翠

紫微岩

西麓岩間

響水石

在倚翠亭中有水聲泠泠不絕

觀音岩

在半山橋上者爲上觀音岩下者曰下觀音岩高數十丈左右有淨瓶石鸚哥石前有石如童

山志

卷六

四

子拜狀

獅子岩

在獅子寺西崖石雄踞狀如狻猊昔有異僧至此指曰西來獅子座也佛法自此興矣元至元

間僧元妙建庵曰西來室曰死關舫室今有閣

曰飛雲殿宇依岩而構高低凡四級下臨千丈

岩南峙象鼻峰高峰遺甃存焉岩下

蟠龍岩

在悟道亭之下石曲折如龍蟠也

伏虎岩

在中峰塔之右岩石蹲踞作伏虎狀

千丈岩

在獅子岩之下山截巖際雲今建高峰塔於上

芝草岩

在西尖頂之西昔有採藥者見芝草一本五色

俱備

玄通岩

在西方庵之後岩高數百丈中有石巷曰玄通

巷登者從巷中至西方庵

龍門岩

山志

卷七

四

在攬玉峰之東岩石對峙如門峻險不通樵採

石

石城

在西尖頂之西高數丈南北五十餘丈其外可

履內深邃不可入

石門

有二在天目半峰嶺東西各一高者二十餘丈

先布於巖龕

石倉

在西尖之西坎羣石鱗疊宛如聚米

石鼓

出西嶺百武外有客須焉扣之清越如神鉦也

石庵

在西尖絕頂之上

石巷

張公舍相去二百餘步

七星石

在雙清庄之前巨石七座狀如北斗

新婦石

在西峰中山之中面東昂立高丈丈與東目新

西尖山志

卷八

四

郎石相望又名望夫石又作新郎石

鐘樓石

在半山岡高數丈望之則凝烟聚雲四敞如樓

圍棋石

在西尖之北圍廣數尺昔有仙人對奕於此

圍屏石

在斷崖塔之西北岡去二里許周圍羅列如屏

仙臺石

在圍屏石之前平正光潤如八仙臺遊者飲饌

鉢盂石

在音同塔之前下有洞曰真氣

佛面石

在象鼻峰之上

天關石

在圍屏石上石方而大變變有縫若線鋸者

夾釘石

在昇仙峰之左勢端肅而拱下橫石如劍

捧印石

在昇仙峰之西

仙容石

西尖山志

卷九

四

在石門之西石面南有形隱若醉翁中若仙人狀

醉仙石

在仙容石之西二石斜倚有若醉翁

金鷄石

在金仙庵之西岡直豎一石高二丈餘徑五六

尺上橫覆一石長丈許徑五尺非人力所能升

者又如僧人頂包之狀故俗號頂包石

洞

雷公洞

在大佛殿之前一作大雪如從洞震

龍穴洞

在天目其穴逾寸穴外回環之狀徑二寸許若有物盤旋而成欲雨則雲氣先出

真氣洞

在普同塔前氣從洞出瀾霞為霧

真空洞

在獅子岩下前為張道陵修真所後為高峰誦

經地

潮音洞

在眠牛亭下

清江志

卷十

四

臺

望江臺

在玉柱峰之東高數十丈圍三十餘丈渾如築城

四仙臺

在絕頂西南下金仙庵之東相傳四真君於此論道

蓮花臺

在着衣亭之前平廣數十餘丈四畔奇峰特秀此臺獨居于中上建整衣亭

禮祖臺

在懸塔之下昔中峰隱於立玉亭參禮者欲見而不可得即於此臺禮之

新月臺

在大佛殿之西

池

仙池

在西尖絕頂之下

洗眼池

在太子庵昭明峰之下今名其池曰靈沼

清江志

卷十一

四

洗心池

左環翠堂左廣四尺深三尺池水清徹如鏡可鑑鬚眉

盥洗池

在真際亭西冬夏不竭

洗鉢池

在張公小舍上高峰洗鉢之所也

弄珠池

在至道宮貼廟前即三池出水處

獨角龍池

煉丹池

在張公洞之西崖下卽張道陵煉丹之所

在蓮花峰下

高湖龍池

在孝豐界其神極靈至今春秋二祀

翔鳳林

在天目之東北峰高峻登板類天柱矗阜

塢

東塢

在觀音岩之東橫玉峰之南有庵曰東塢庵院

西天目志

卷十二

東

宇明潔

木竹塢

在東塢南深邃峭絕人所不到

何家塢

在天目西有庵曰金門庵

長春塢

在天目西麓洪氏可庵東

西水塢

在金門庵東下堆玉澗之水皆飛濺於此

岡

彌封岡

在天目之北麓從孝豐至天目必由之道也

赦書岡

在金門庵之東昔高麗王蓮花峰其從人欲歸者卽赦之歸於此岡頒赦故名

陽和岡

在東塢東上有紗帽石有峰曰陽和峰

潭

仰箕潭

在東塢崖龍湫之上水注入上潭

西天目志

卷十三

手

石蒼潭

在格思亭之下泓澄可鑑其水自石間迸出順

流入弄珠池

乳水潭

廣一丈與下潭相去不遠味甘色白可淪茗

十二險潭

在西峰北麓界連孝豐

溪

東關溪

在東目西發源于泥嶺百坑源深流長無險

此

西關溪

在西目之東發源於翔鳳林并西尖頂後泉水會流出龍湫與關水合由溪西村出白鶴溪乃天目之東合襟也

雙清溪

在天目之南麓發源於本山六洞合而為一出大有村

正清溪

在天目之西麓發源於西水塢蓮華峰出大有

西關溪

縣志十五

五

村與雙清溪會乃天目之西合襟也二水出白鶴溪與東西二關水合又天目之大合襟也

磧

玄通磧

在玄通岩之下發源於獅子寺後

清涼磧

在真際亭之東發源於雲深塔西由清涼橋與玄通磧合出半山橋

悟真磧

在獅子崖下發源于西尖頂出仰止橋

流霽磧

在紫霞居之左環遶出伏龍橋

昭明磧

在太子庵前發源于昭明峰由登天橋出蟠龍橋與諸磧合而為一

堆玉磧

在西尖之西下在東曰東堆玉在西曰西堆玉亂石鱗砌光潤如玉水流西水塢

飛虹磧

在西尖北孝豐縣中溪灘其懸泉飛噴與

西關溪

縣志十五

五

雁湫廬瀑爭勝

寺刹

張之采曰寶地珠林樂土遙傳身毒鷄園鹿苑精藍
近追皇輿粵自漢庭經傳白馬迄于梁世宇盛青蓮
一萬三千紀勝極於北魏四百八十標名出自南朝
錫何地以不飛花在筵而畢雨揆諸載籍莫罄名言
爰有高真栖神演澁瑤城貝闕園盈蘭蕙之田碧落
丹霄宮列葉珠之榜莫不化行區夏法蔭羣氓崇臺
建自燕昭甲張侈于孝武穆王樓觀是開真宇之端
煬帝玄壇永定琳宮之號遺經有燦與釋齊尊顧茲
浮玉之峰舊頒布金之地雲生梁棟殿俯潺湲羽節
霓旌每駐迎仙之鶴華幢寶幔恒來問法之龍正使
林數旆檀方茲匪異洲開麟鳳計此莫殊然而代有
廢興蹟多湮沒若不編羅名勝何以永示來茲郡尊
爰志寺刹

令華亭姚 鏜識

寺

獅子正宗禪寺

按寺在西峰半山中獅子岩之右有青松綠竹
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施於幽阜大雄寶殿廣逾
十丈資費千金聖像俱存復遭回祿今殿惟有
伽藍祖師藏經殿千佛閣禪堂并三十六庵雖
興廢不一而依山橫棟臨澗飛簷俯仰絕觀天
人恍目卽有仙家瓊樹瑤林碧池翠水百寶紗
岩茂以加矣

雙清庄

自太子分經山中雙目俱盲故今夫目左右有
洗眼池而雙清庄舊在山麓洪熙中寺僧智粵
重建

大覺正宗禪寺

至元壬辰始建復燬于兵洪武間有隆潛者繼
林勝友續於廢地肇葺禪居永樂元年洪濤驚
塌寺僧宗顧患水浩蕩遠跡山麓禪徒輻湊至
今西山絕盛東山云

褒忠寺

在天目東麓去朱陀嶺半里許故宋洪文忠讀

書處也

明空寺

在山南十餘里

塔

重雲塔

在千丈岩之下高峰禪師蛻藏於中像望於外

雲深塔

斷崖所建師爲高峰神足雁侶中峰塔藏靈蛻

法雲塔

塔距重雲二里而遙元王英宗賜名也自中峰

聖

寺制三

五子

營形浴質拔異領玄慈雲所普極於海外無不

請事剃染示疾之日元王追慕往德恐遺美鑒

詔奎章學士集謨誌塔銘纂錄言行嗣後亦遭

兵燬明興重建塑像供奉焉

藏雲塔

在普同塔之東亦名悟道

普同塔

卽僧行骨塔

髮塔

在着衣亭前眷僧班的達緣嶮度荒爰造髮塔

叅禮中峰領會雲飛挂錫受記因剪髮藏諸塔焉

庵

太子庵

在雙清庄西北昭明峰下梁太子分經處

紫霞庵

卽水閣灣建於雙清庄之東絕壑千尋孤峰萬仞

似桂華侵月松蘿挂雲時有晴光映於室牖

西方庵

從玄通岩下盤嶠西走爲立玉亭有一巨石突

角

寺制四

素

兀青空廣二丈許亦建茅亭數楹後有石巷懸

崖峻嶒重巖深隱從此攀援漸造巔頂俯視江

流遙如係練

活埋庵

在獅子岩南庵之左有長杉綠栢生於嶺澗前

瞻列岫旁眺諸丘跌坐香爐咸拱秀焉又舊誌

載潘王真際謂幻師曰我師其活埋於此乎故

以名庵

幻住菴

按中師本慧開後身也挂錫山中一衲一緣皆

名幻任今在西方庵上

雲封庵

在獅子寺西卽許仙人舊隱之所相傳若隱之

白猿沉香三寶遇於此食霞辟粒竹陰涼陽翠

長生久視之術

紫草庵

僻居岩麓陰映峩峩亦產紫草昔漢高祖

眉山庵

宋崇政殿說書豫章陳安節書院

西池庵

南未月志

寺制五

五

洪文忠山房別室也景廬拙臺欄管雷起風飛

父皓抗身虜廷較心不沮三子述之伯仲競則

菴在山中東麓

茅翁庵

山麓之西紫葢連接佳木鬱蔥有茅仙修真遺

址

青嶺庵

在西北湯公山中其山北達宛陵周遭天目而

接脉於潛州斷崖禪師曾此住錫

書居庵

中峰經舍今名雲庵

西禪庵

在玉柱峰西卽鉢盂堂也

湧泉庵

活埋庵後今廢

卧雲庵

大佛殿東

黑鴉庵

西岡外今廢

東塢庵

南未月志

寺制六

五

攢玉峰南

西彌庵

在西岡下今廢

金仙庵

由仙頂之西下二里許遙望羣峰香爐凝靄紫

葢飄揚春圃冶淡如微笕也

金門庵

在雙清庄何家塢四圍崇山賈莊白日蒸雲玉

筍鱗排諸巒雁序塢之幽深罕屐跡也

無門庵

從蓮花峰下東北爲無門祖師挂錫之所

高湖庵

在西尖絕頂後翔鳳林之下孝思其接壤也

可庵

景廬祖彥讀書處也泉石峰巒各有奇狀亦變

於兵

觀

紫蓋觀

在大佛殿東北梁大同五年建出掌故集

宮

西三石志

寺刹七

五

至道宮

在山東龍池外舊有拜斗臺格思亭許元叔修

煉之所

亭

花橋亭

在山麓蟠龍橋上曲折穹隆瀾波相逐雙清之

水口

仰止亭

在天目山之麓

倚翠亭

翠微岩

如斯亭

在半山橋前飛泉一道噴瀉石間卅翠交曜

眠牛亭

在觀音岩上

真際亭

東通大佛殿西通重雲塔高麗潘王所建

悟道亭

中峰所建旁有古松

着衣亭

南末目志

寺刹八

五

重雲庵前相傳雲構之始公輪削繩

立玉亭

在幻住庵之南橫玉峰上

望江亭

在蓮花峰

格思亭

在龍池上廢

雨花亭

亦稱天花在蓮花峰今廢

添

龍源橋

在蟠龍橋下流水遶溪以入龍潭

蟠龍橋

在雙清主前橋跨龍即開秀水噴湧長江

恒如飲澗

登天橋

在蟠龍橋北

伏龍橋

雙清之東通紫霞居

踏翠橋

南來山志

寺刊九

六二

在倚翠亭下東塢之水從此合流以入大澗

伏龍橋

雙清之東通紫霞居

仰止亭

水通伏龍橋

半山亭

在山腰

清涼橋

真際亭東

妾引橋

在着衣亭西

步雲橋

重雲庵後

關

東關

在天目西越泥嶺畫嶺自此關通孝豐

西關

在西目東通翔鳳林亦走安吉道也英宗時築

豪邁

天目西隅左通孝豐宣城

南來山志

寺刊十

六二

千秋

在天目西麓高三百丈接寧國界

堂樓山房

係雙清莊僧居節翠繁詞記存其名云

環翠堂

在雙清莊中

白雲堂

在高白堂東

高白堂

退處環翠之後

停翠堂

在環翠堂東

古峰堂

即舊莊基也

見峰堂

在倚翠亭前有

正陽閣

在見峰堂左

正澤堂

在見峰堂西

清隱堂

見峰堂後

洞清堂

清隱堂後

迎薰堂

在洞清堂之東同

愛月樓

洞清堂左

萬壑樓

在洞清堂右

靜樂堂

在倚翠亭東大

月白樓

樓在代龍橋下二
清氣堂

披雲堂

在自雲堂之南
疊翠樓

棲雲樓

在自雲堂之南
會景堂

竹隱堂

在自雲堂之南
松蔭樓

翠筠樓

在自雲堂之南
綠筠居

住錫廬

在自雲堂之南

鎮山樓

在自雲堂之南

洪氏山房

在自雲堂之南

西天目志

寺列十一

六

物產

張之采曰聞梧禽振響不棲斥鷃之枝梗梓成陰不
樹行潦之側此雖物生之異地而亦土性之咸宜性
茲天目同營列勢與島嶼旋嵐烟障日月之光潤澤
合江湖之氣所以噓吸則風雨時霽間寂而蛟龍夜
吼兼之氣通吳會脉始崑崙廣袤袤者八百而遙去
蒼穹者尺五而近無不歡驚坂峻鳥落陂危豈草茂
而川谷迷沮澤長而樵蘇阻以故重崖隱豹古木棲
猿虞更橫於深林神女巢於密樹喬松若薺荒草如
綿昔日神仙之地今驚狐兔之羣所幸賢侯焚林有
禁斤斧有時一腔撫字之心果見桑麻之萬頃屢年
德政而後寧止驟牝之三千嗚呼見霞苗於春日良
可紀也殪大兕於沮洳非闕政哉郡尊爰志物產

西天目志

物產一

六

令華亭姚 鑑識

物產

大榲桫

在真際亭下者高十餘丈大十圍亦名千秋樹
在重雲塔雲深塔大佛殿者各一株

雨蓋松

楊梅

壽靈藤

龍鬚草

紫草

栢

南天目志

物產二

空

竹

笋

茶

炭

木耳

黃精

上品仙藥山深處間有

芫花

菊

蘭

其

芍藥

菓

梨 棗 柿 白果 榧 梨 杏 核桃

榛 梅

藥

木通 薏苡 厚朴 地黃 南星 天門冬

獨活 牛膝 天花粉 香薷 苦參 何首烏

烏藥 白朮

獸

西天目志

物產三

六

獐 兔 猿 虎 山羊 野猪 豹

狐狸

禽

雉 鸚鵡 翠鳥 鶯

游屐

張之采曰崑崙自東而西天目一山而兩既返經臺之駕還扶立玉之筇直擬快目千秋不辭鼓與載往蓋騷人墨士欲步武於子瞻景廬羽衣袖于將踵芳於道陵明本標韻清高亢志阻險攀躋必期絕磴眺覽欲窮遠山田奏瑞池飛駕徧於月清仙來漠曠靈圖授自元君遂使五嶽盡得其形三山聿追其轍夫亦璿房瓊室域中都具名岑控霍叱羊宇內總多仙窟紀分南北目列東西或流連以咏歌或盤桓而舒嘯或趺坐以選句或行吟而寫懷或飛觴於巖端或邀月於林下或寄孤蹤於翠竹敲風之時或競朋從於明花欲然之際逍遙山水憑弔泉壑望而知出群之儔叩而知超俗之侶有此偉人不虛勝槩郡尊爰志游屐

令華亭姚 鐘識

遊屐

晉

陶潛

唐

浩然

顧況

張籍

白居易

靈一

宋

蘇軾

洪咨夔

元

趙孟頫

趙文昌

明

劉基

張元忭

馮夢禎

鄒德溥

彭輅

中興府都司府人

王寵

禮部主事人

茅坤

長興人

袁燁

元澤松花人

徐渭

長興人

王在晉

長興人

袁宏道

長興人

陶望齡

長興人

湯賓尹

長興人

陳洪濛

長興人

南天目志

卷三

五

章嘉禎

衛陽人

屠隆

長興人

宗臣

長興人

王畿

長興人

陳禹謨

長興人

周延光

長興人

孫昌裔

長興人

吳伯與

長興人

杜喬林

長興人

李應徵

長興人

張振先

長興人

李燁然

長興人

徐嘉泰

長興人

袁崇煥

長興人

黃汝亨

長興人

徐文龍

長興人

張兆行

長興人

張京元

長興人

陳懋德

長興人

南天目志

卷四

六

劉紹恤

長興人

駱駿曾

長興人

沈士茂

長興人

戴澳

長興人

張汝翼

長興人

王炳衡

長興人

喬時敏

長興人

馬玉麟

長興人

董其昌

長興人

達觀

名僧

黃象鼎

黃象鼎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姚鐘

姚鐘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汪若極

汪若極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馬配乾

馬配乾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陳堯典

陳堯典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吳煥

吳煥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廣詢

廣詢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陳之龍

陳之龍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宋奎光

宋奎光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沈廷濟

沈廷濟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仙克謹

仙克謹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陳祖苞

陳祖苞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王在公

王在公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劉名世

劉名世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沈緒蕃

沈緒蕃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吳之鯨

吳之鯨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嚴錫

嚴錫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聞啓祥

聞啓祥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須之彥

須之彥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嚴爾珪

嚴爾珪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江樸

江樸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陳桂林

陳桂林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徐行忠

徐行忠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呂胤初

呂胤初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張遂辰

張遂辰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江世思

江世思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如曉

如曉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王廷銘

王廷銘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賈可權

賈可權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錢標鼎

錢標鼎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俞昌祚

俞昌祚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徐行恕

徐行恕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金狝

金狝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張之采

張之采 字令賢 人常修邑人

凡游不識字號里宦者不載本邑人非遠游不載其後游者俟嗣載

令華亭姚 鐘識

補 94 - 195

詩文

張之采曰岫巘片石紀自秦斯巫峽千峰賦成楚王
滕王傑閣得子安之序而彌彰戲馬荒臺藉宜遠之
詩而逾顯非柳子厚則永州之勝不聞有蘇子瞻故
赤壁之磯頓著豈獨地靈之資人傑實則川原之類
人文是以脩禊山陰萬古仰右軍之逸興不亦千
秋矜供奉之豪綴景會心鏤雲繪月不有名詩必藉
雄文惟天目之奧區多昔賢之杖履或磨崖紀事寄
遐覽於宏詞或命侶探幽抒新詩於清韻聲鳴金石
賦凌孫綽之奇筆挾風雷節奪孟堅之色碑騰瑞鳳
語挾雲烟代有宗工人懷珠璧用集百家之萃以爲
名山之藏郡尊爰志詩文

令華亭姚 鎰識

西天目山志

西湖守孫昌裔子長父輯

郡丞徐文龍田仲父核
司理陳懋德維立父

詩

晉

陶潛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
舊薇葉已抽秋蘭氣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唐

南天目志

詩一

釋浩然

冬日天目西峯過張鍊師

振衣逢野泉漸見樓閣所坎坎山下聲幽幽林中語
仙卿何代隱鄉服言亦楚開冰洗藥苗掃雪候山侶
零葉聚疎籬幽花積寒渚冥冥孤鶴性天外思輕舉
顧況

贈西峯禪師

獨在西峯頂年年閒竹房定中無弟子人至爲焚香

張籍

寄西峯僧

松脂水涓涓夜涼人未眠西峯月猶在遙憶舂堂前
白樂天

新婦石

堂堂不語望夫君四畔無居石作隣蟬聲不流千載
髻蛾眉長掃萬年春雪爲鉛粉憑風傳霞作胭脂仗
日勾莫道巖前無寶鏡月明依舊照夫人

徐凝

望江石

登巖背山阿立石秋風裏隱見潮江濤一尺東溟水

僧靈一

西來志

詩三

三

天池

昨夜雲生天井東春山一雨幾回風林花迸逐溪流
去欲上龍山道不通

宋

蘇軾

雷神宅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住視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啼不聞雷震也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雨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
語無限人間失箸人

贈莘老

天目山前綠浸裾碧蘭堂下看銜燼作堤捍水非吾

事閑送菰溪入太湖

於潛令刀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不如野翁來往溪山間上
友麋鹿下鳬鷺問翁何所樂三年不去煩推擠翁言
此間亦有樂非絲非竹非娥眉山翁醉後鐵冠落溪
女笑時銀櫛低我來觀政問風謠皆云吹犬足生羗
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長使山人索莫溪女啼

中峰

贊高峰和尚

這箇老和尚到處沒此樣一種沒巴鼻只是難近向

西來志

詩四

七

生鏤鑄脊骨剛健尤倔強坐斷死關三十年毒惡聲
名走天壤丹青寫渠入畫圖大似藕絲牽白象

失名

望夫石 一名新婦石

雲鬟煙鬢與誰期一去天邊更不歸還似九疑山下
女千秋長望舜寒衣

洪咨夔

天目山房

門巷蕭然雀可羅藏書萬卷自研磨懶尋玉女登西
嶽甘伴金仙坐補陀書帶草長塵慮少鉢曇花放道

緣多酒看問字如相過引道松間不用呵

又答景陽

朝家久設禮爲羅小寄禪窓共講磨紅錦障泛飛駉
裏黃金寶校設盤陀冰壑薦飯粥風言雪汁烹茶雅
道多領取禪傳心法去會將佛祖一時呵

再用前韻

烟霏深處萬山羅開裏工夫歲月磨上採緯書乾鑿
度下搜雜志薛延陀手披不厭薰沉水心悟何妨涉
貝多若問尊經閣中事南豐作記也須呵

元

西天目志

詩五

十七

錢思復

左轄吳公禱雨天目山有感

乾坤亢旱兵塵後廊廟深憂猷畝問千里西成望甘
澤百靈前導謁名山清秋雲雨蛟龍窟白日雷霆虎
豹關俄頃神功廻造化作霖未許老臣閑

達魯花赤

奉旨禱雨龍池

鍾山儔昔愧移文俗駕寧容更浹辰忽訝片雲池上
起元來却是雨畱人

雨足後復降旨來謝

萬山深處又重來天目雲頭未放開盡喜山田秋祀
稔那憂石徑濕莓苔鐵冠道士今何在玉局仙翁久
不回惟有洞中龍應禱果能因旱起風雷

趙西阜

題西天目

天目山前分兩乳一眇西來經右股迥流疑是武陵
源入山絕似盤之阻層巒隱隱入霄漢從此去天經
尺五飛泉匯作千丈潭中有蛟龍潛水府玉芝瑤草
淨如拭不見塵寰一杯土三神山遠未易到洞天只
在溪之許道人晏坐凝不動一榻雲烟幾寒暑乍逢

西天目志

詩六

卡

佳客喜迎頰上山下山若飛虎龜腹燕頰好顏色鳬
舄御風輕步武蘋蘩蘊藻盈頃筐砧几腥羶不登俎
麕劉顛蹶問不知那識人間有簪組嗟予碌碌退不
勇竊食太官無寸補回頭四十九年非白髮手搔今
可數山禽喚我歸去來口未及言心已許長安冠蓋
多豪傑誰肯論交到爾汝

李穎

贈西峰孫路

天柱與天目曾居絕頂房青雲求祿晚白日坐家長
井氣通潮信窓風引海涼平生詩稱在老達亦何妨

方九敘

登天目山

勝地傳浮玉前朝此布金龍湫懸雨急鳥路入雲深
萬仞鍾靈烝三秋愜賞心塵緣促歸駕回首戀東林
高峰禪師

題鶴山

一山高突兀百里去城闔老翠掛清曉華滋積富春
江空潮勢遠雲破月痕新對此忘情者林間有幾人
中峰禪師

真際亭

西天目志

詩七

七

高亭結構標真際體共雲林一樣開山勢倚天忘突
兀木聲投澗自潺湲伽陀迥出言詞外海印高懸宇
宙間佇看凭欄人獨醒又添公案入禪關

其二

鳳舞龍飛甲冑山振衣直上費高躋層層石磴深雲
鎖隱隱禪林盡日閑自古名流多駐蹕昔年王氣亦
相關從前不涉高巔處寧識東溟指顧間

明

高 啟

幻住精舍尋梅

郭西雪後尋僧院短竹穿沙水如練梅花有待我來
催十日春寒未開遍忽思前日渡沃水夜解征帆宿
山縣偶逢一樹在官廨爲寫新詩水蒲硯關山夢別
今五年縞袂誰家月中見目漸喪亂尚飄泊淚眼如
看故人面黃昏酒醒逐寒影繞樹千回意無倦南枝
北枝亂如雪未許東風吹一片名園桃李盡荆榛空
谷獨開君莫怨重來省視雨何如惆悵歸時有餘戀
石屋

雙崖立幽閣一洞開深宇青嶂近爲隣白雲閑作主
不受杜陵風可避河朔暑華棟幾回新渠渠獨千古

西天目志

詩八

八

宿幻住棲雲堂

窓外鳥聲曉殘鍾度溪水此時幽夢迴獨在空山裏
松岩留佛燈葉地響僧履餘心方湛寂無使羣動起
遊西塢

空山啄木聲敲鑊花落水流縱復橫松風吹壁鶴翎
墮梅雨過溪魚子生尚有人家機杼遠更無塵土衣
裳輕斜陽已沒月未出樵子歸時吾獨行

呈天目山高峰和尚

冷坐深雲裏巖扉盡日扃齊眉髮半白信口語多靈
入定山神護談禪野鹿聽何時香一片夜雪滿中庭

送明本上人遊方兼寄蔣山中禪師

忽忽離天目遙遙問石頭如何當九夏獨自上孤舟
瑞必乘時出身須爲道謀謝即今老大月下正垂鈞

寄天目山雍長老

天目之山青岩堯道人縛屋青山撒白雲出山不歸
去春風吹老黃精苗

徐賁

晚過西嶺費氏別業贈明天目長老

烟光暗墟落澗道入層層不訪中林寺那逢西嶺僧
山厨將具黍隣屋爲分燈自覺行來倦清談遠弗勝

南天目志

詩九

八

劉基

登獅子巖作

落日下前峰輕烟生遠林雲霞媚餘姿松栢澹清陰
振策縱幽步披榛陟層岑槿花籬上明莎雞中間吟
涼風自西來颼颼吹我襟榮華能幾時搖落方自今
近川無停波急弦有哀音顧瞻望四方悵焉愁思深

李德

宿雲封庵

眾怪忽已曠遠近響清湍山中對僧定疎雨掩柴關
柳暗猿猱集氣交風雨寒憶衣中夜起驪月在岩端

彭年

登天目絕頂

天目高何極捫蘿獨上躋江連餘地少天壓亂山低
玄覺秋增爽幽探曉欲迷嘗時有靈草須此薦刀圭

阮子孝

宿重雲庵

煙蘿小徑通一室掛雲中樹影暗浮水秋聲半在空
疎鐘天際月孤榻竹邊風竟夜渾無寐清談對遠公

李應徵

天目途中

南天目志

詩十

八

殘日漏雲孤層陰水上扶不知今夜月還照兩峰無
霽色心同遠秋容病與俱自知非俗駕肯共北山逋

自浪口出獨松塢望兩目

盡日行秋塢青山不問名及樹平秋色觸石換溪聲
一徑通疑塞雙峰隱復明依稀昔游路漸向翠微生

張振先

遊天目山

徑入珠林九折遙峰峰矗立倚雲霄半泓雪色鱗堪
數絕巘樓雲鶴可招瀑布寒飛天目雨松濤夜雜淅
江潮桃源咫尺通仙路流出胡麻過石橋

馮夢禎

天目山觀瀑布

仙源不可見懸水鳴日夕隱隱何轟轟直下數百尺
天地豈有初潏潏何時息此聲非水生非從石間出
永石兩無功豈是虛空力如聲色已然觀出安可得
欣然二三子宴坐談秘密山僧送酒來且共開清酒

登天目過雨

霧雨連朝甚淒淒生旅愁四山惟一色不復辨林丘
索酒攀高磴焚香坐小樓蕭然對知己信宿且淹留

看雲

詩十一

幾點生林麓須臾一望同從橫非有意出沒不離空
萬壑虛無裏千山寂寞中乍飛紫落照忽斷狀長虹
迢遞依初月徘徊傍晚風杖藜欣看汝描寫恣天工

禮高峰塔

禪室層巖上雲霞與柱撐空傳獅子吼不見象王行
遺鉢留僧舍全身入化城我來瞻禮竟心地恍然明

鄒德溥

登西目

萬里長風送玉槎徜徉驚嶺白雲餘朝撐托鉢聞天
樂及路盤陀轉目車濤湧三山青海月厓標千仞赤

城霞已知大地渾燈景不向空門問法華

彭輅

天目山對雪

煙林帶長岫雲與雪爭飛倚樹浮瑤葉看山失翠紋
冰堅龍欲臥谷遠鳥常飢石壁孤僧在寒光上衲衣
王寵

幻住菴

春水抱林流緣源曲徑幽石牀喧鳥覆霽雨法雲游
寶思虛空發玄機罔象求憑將百年計長此託靈丘
茅坤

天目志

詩十二

八

寄獅子禪院頭陀

來獅子院碑臥不知年此日頭陀過忽開卓錫緣
浮生俱屬幻我亦欲逃禪削髮空山裏雙稱面壁仙
同客游天目山忽爾風雨題詩唁之

不堪風雨妬名山復道仙靈盡閉關七寶莊嚴新望
幸千峰縹緲隔游攀幔亭半隱松蘿外鬼谷應藏煙
霧間我向林中投弔艸客星未許厭塵寰

袁燁

九日望天目

訪勝來天目秋高桂子芬落霞追去鴈古木掛斜曛

謾有東山興寧從康樂羣山靈應笑我六載始相聞

登天目

登高聞夙願秋雨喜新晴雲浮雙眸闊風微一騎輕
機忘山鳥狎性定晚蟬鳴不盡游觀興凭樓待月明

蔣梁

遊天目

吳越推尊第一山羣峰擁翠薜蘿環風迴曲澗泉飛
急洞鎖長春籟自閑步舉影隨銀漢上嘯歌聲在碧
雲間躋攀不覺如仙蛻笑指江湖起雨間

獅子禪院

西天目志

詩十三

八

乘閑來古剎筠樹拂清芬界靜塵無蹟龍歸鉢有雲
瓊花空外落天籟寂中聞安得長吟在相朝駐晚曛

田汝成

送月松上人遊天目

中峰遊幻跡逢爾去傳衣相送臨秋水歸來掩夕扉
杖頭黃葉落溪上白雲飛悵望松間月還思靜者依

駱文盛

天目山昭明寺

石徑岩巖上禪關窈窕通鳥蹄青嶂口人臥翠微中
恍若三天近悠然萬慮空何當稅塵鞅於此寄幽蹤

宿紫陽宮望天目諸峰

何處覓仙踪山行路幾重迷途問樵客落日到玄宮
竹几爐煙裊松窓茗碗供夜深渾不寐與已在雲中

白雲堂

白雲堂上白雲凝爽氣清秋快一登羅磴遠攀無俗
韻竹窓高臥有閑僧詩留舊墨情多耽節近重陽興
劇增總爲黃花能滯客白雲松首幾沉吟

徐涓

立玉亭

山當崖斷孤亭立竹樹迴環翠萬層倒看夕陽深澗

南天目志

詩十四

八

底不知雲外有歸僧

仙杖峰

松下芙蓉千萬峰丹梯玉杖凌天風仙棊局散無人
斜日蒼雲鎖秘宮

送潯南山人游天目兩山

翻經臺榭落花邊古路迢迢入紫煙踏斷溪聲與山
色春風依舊杖藜前

其二

振衣曾看祖庭花路轉西峰日已斜獅子巖頭春未
老直應分付與丹霞

禮中峰塔

玉柱峰高生翠寒寶龕丹几一燈懸萬方龍象袈裟
下百億山河柱杖前幻住早知心已了活埋猶喜法
無傳辦香合爪東風裏一夜梅花月在天

谷與山自天目見寄

纔出山來又入山清風金錫振鳴環談餘花鳥春生
座定起松蘿月上關徹底窮心寧有得到頭無事不
成閑曾聞夢入西方國拾得虛空欄柄還

登天目

絕壁精藍霄漢間天教神物護林巒諸峰散落青蓮

詩十五

八

小一氣平浮玉海寒寶樹風廻春浩蕩祖燈星並夜
闌干禪林回首悲秋暮瑞綵空教憶鳳翰

宗臣

贈于與尊人

天目三千尺西南第一峯瀑來飛萬馬石削起雙龍
白日江華亂青雲海色重行歌秋更好散髮弄芙蓉
屠隆

獅子岩

後倪突兀踞丹林縱有羣魔不敢侵捲地風颺增猛
氣洗天雷雨助威音金毛摩詰香臺下寶路文殊法

座臨百獸中王遁豺虎由來奮迅喻禪心

何燁

八十重登宿中峰塔

八十年來老眼寬秋風扶我上雲端千峰日出龍眠
鉢三院風生虎嘯壇借榻夢回山月落杖藜行伴野
雲閑當年不與登賢俊今日禪房閒懶殘

重登仙壇

山僂拍笑老登山老健輕輕上不難石磴松祠新艸
綠莓苔屐齒舊痕斑

陳堯典

重登天目志

詩十六

八

重登西峰

古寺深秋幾客行山巔雲盡晚峯青晴岬雪樹隨年
老寒谷風林鎖日清石上圍棋雲鎖跡空中仙樂夜
聞聲人間碌碌非吾事跨鶴吹簫是我情

梅守默

登天目

疊巘浮空紫翠連高僧閒倚碧雲天山深自覺無寒
暑禪老何心紀歲年忽覩帶光頻結綺時看雲氣半
爲煙那能跨得楊州鶴日日峰頭任往還

田藝衡

下東天目將注西天目道中即事

宿雨翻成雪淒其山氣清亂峰穿日影空闊應泉聲
木葉寒俱脫沙田暖易耕誰知雙日停兼得小春行

王立亭觀猿

霜葉萬山紅寒猿嘯曉風共舉危石上環坐小亭中
客淚誰能落僧餐自許同貪言頗託憂長憶元忠

王畿

自見峰堂登天目

早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今雙足健不怕萬峯高
石磴盤空翠風泉洒赤霄無邊玉虹氣乘此好扶搖

南天目志

詩十七

八

宿獅子岩

拄杖緣梯上巖頭日欲斜客袍行裏露宿簾臥掛霞
暝色侵松影泉聲禱水花山靈邀夢去恍惚到仙家

周之冕

登天目山

春雨滿春山迴迴鳥道間水衝千丈瀨雲鎖萬重關
側岸松垂蓋沿溪路轉環夕陽山更好翹首欲重還

其二

乘興欲登山驅車在道間祇因紅杏雨不到白雲關
福分緣三世襟懷空九環何須攀絕巖飛鳥倦知還

劉紹恤

登天目山值雨三首

山靈胡太忌故遣長風來黯慘日無色欹斜峰欲摧
探奇狂客興作賦大夫才試問樵薪子烟嵐何日開

其二

咫尺不可即幽懷殊自憐况如千里外何但一峰前
壁立應吾道風聲自遠天征夫休問路冥會子雲玄

其三

不見談經侶天花墜雨絲誰慳今日興自信隔年期
萬仞形全設中峯景更奇大觀無色相烟水故霏霏

南天目志

詩十八

九

高峯

大地從前有高僧何處來劈空輕萬仞飛錫任層臺
龍鉢千年許獅巖一水隈那堪雲白處劫化自悠哉

王炳衡

遊天目西峰

疊翠東南美雙峰世界傳黃雲迷虎窟白練引龍泉
日月金丹靜烟霞玉洞玄何時謝氛垢長此學神仙

吳維嶽

酌高湖庵樓中

虛樓翠微半玄度喜相同聽鳥雨聲外銜杯雲氣中

春泉鳴磬竹晚落罷山風湖鏡窺諸象冷然悟一空

題中峰塔院

香殿啓天中登攀路幾重
危巖盡上橋險瀑流衝
風雨交雙壁雲霞散列峰
獻花馴白鹿帶道老青松
檻動江湖色窻收楚越封
塔珠燃暮照僧飯落晨鐘
不信人天境芳梅二月逢

題高峰塔院

峭堯香域共參禪繡壁千尋
推梵蓮雲幻石巖疏馬
塔路廻松嶺帶僧屨齋鐘半入中峰月
法雨初收下
界烟棲息未能常此北一聲林鳥正依然

西天目志

詩十九

李

張懋

同霽寰比部登天目

歷險捫蘿更上尋巖花谷鳥共相迎
徑行雲氣千峰出樹散春泉百道鳴
山勢全開吳楚勝江光遙帶海天橫
平生不盡登臨興况是仙郎結伴行

宿斷崖塔院是夕無月比部有後遊之約

繡壁蒼崖擁翠屏石房禪榻總關情
臺高駐錫山途勝塔靜燈懸夜倍明
枕傍星辰岩際宿風迴鐘磬雨中鳴
峰頭月色如相待他日重期弄玉笙

陳洪濛

宿雙清庄

纔入招提境凌虛殿法堂慈雲聯碧落慧日朗朝陽
松滴千峰翠泉飛百道長洗心歸淨土遺世獨徜徉
感節

登天目重雲塔

樓上崇崗接斷虹群峰攢簇玉芙蓉
松濤隱隱衙風來往山色有無雲淡濃
羽士丹成遺竈冷高僧幻化悟真空
披雲擬步藤蘿外勝槩全收一目中

陶望齡

僧支幻

西天目志

詩二十一

九

祖師雖幾楸有口元無舌借問住庵人庵中誰死活

贈天目僧和中郎韻

萬仞空王塔三千衲子儀鳥窠新定室塵尾古松枝
香鉢傳來是宗風唱者誰懸崖青瀑裡好爲證無師
贈梅谷上人住山

十萬八千煙水路一千七百葛藤窠
眉毛落盡芒鞋破埋向西巖老土坡

其二

雪花一片語當機生鍊稜稜鑄面皮莫將和雅迎陵
舌去伴當年獅子兒

其三

孤峰獨卧老拋書片衲單丁手剝金冬雪斷潮水斷
溜看君一口嚼空虛

登天目絕頂

方春理遊策到山已初夏黃緣二十里亥徑不容馬
舉趾高於肩垂頭下於隄鉛響曳喉吻喘息盡如三
辛勤上絕頂欲去那可舍一步一惜別倒坐藍輿下

湯賓尹

爲正堂上人

齊齊拍手兩頭陀跳入寒巖穩舊窩
只留三把

南天目志

詩廿一

卷三

石後人來者自燒鍋

爲蓮衢上人

灶前灶後儘相安賊賊驅人穴裏攢
誤認間丘新太守至今饒舌罵豐干

遊天目西峰

依稀路盡不人間又得茅庵在目前
絕壁形骸支老樹遠空音語度流泉
層城直踞三生石委巷時看尺五天
指歸西方隨處是那將公案費年年

鄭善夫

雨後陪周用賓杖策尋天目記

風雨於潛道藤蘿古殿陰祖花傳近代理草寄遐心
應世吾能賦探元女獨深形骸百鍊晚未免二毛侵

西來峰

名山淨業絕塵埃一柱冲霄萬笏迴南部十方弘梵
宇西天大衆見如來化城祇樹團圓合佛國青蓮遍
地開點化高僧衣鉢在尚留石碣染蒼苔

袁宏道

天目書所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牛馬若率真形貌亦自好
獨有知見人不食本分草拾他糞掃堆秘作無價宝

南天目志

詩廿二

卷四

面上曲折多腹內安穩少坐立皆成文閑話亦打稿
演出活法聰難瞞俊閣老

浩歌登天目峰頂

一笑廓天龍邈矣何空曠千山如藻萍點點白波上
世界無安置虛空有等量茫茫幾虱人妍醜分何狀
丘語之爲知舜禪之爲讓禪中閑是非甕裡狂波浪
十年學貢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曉起戲題

融哉袁中郎胡不侵晨起百千大世界吹作瀛海水
披衣起視之果然雲在底彌天布琉璃山神聖乃爾

宿雙清庄贈印上人

百折琉璃沸千峰帝網羅更憂塵界少却凝嶺雲
說法鳥成馬窮源水是波歟關真箇歟爾見孫

贈天目達泉上人

海公知道者閑雅好威儀餉客雲千斛論心棒一枝
豈無真法友畢竟所宗誰我亦貪帶果因君乞聖師

天目山咏

高攀天目西衣上雲霧結獨立響水巖一聽一回澈
萬壑競雄流豈與廬山別松生玉柱峰根進石紋裂
夜色閑虛堂朝暉亂雲閣露出萬峰尖重重青點雪

南天目志

詩廿三

七

禮高峰塔

一具瘦骨頭號曰天人師曾作蕩佛威解使屠空鏈
若崖降二子則見而知之見則如此見知則作麼知
乞師下一語爲我破佛痴

陳愚謨

登天目絕頂

玄冬十月上天目天風飄飄吹我衣憑虛兩腋孤雲
沒絕塵萬仞飛鳥稀時聞松濤發雨響忽有仙樂來
紫微聞鷄起視剛夜半扶桑萬里生朝暉

喬時敏

遙望天目

想見西郊一望青乳垂天半聳雲屏泉聲雪噴雙清
澗霽色霞連十錦亭巖畔玄獅函佛蛻石間蒼蚪隱
仙霧凭高無限登臨興直欲騁鸞扣紫冥

周延光

中峰塔眺望

禪關杳靄落疎鍾老衲焚香禮梵容悟道孤松空翠
遠參天雙樹綠陰濃山連吳越雲千里日映葱菁影
萬重舉目直超沙界外茫茫大海絕朝宗

吳伯與

南天目志

詩廿四

七

游西天目

鼓興尋山不厭深生平應得此登臨到來玉柱雲初
起轉入爐峰月漸侵危磴近攀青漢接孤龕遙見紫
煙沉八荒銀海須臾變把酒長吟好自斟

杜喬林

登西目絕頂

振策躡高岑亭陰翠靄森流湍來遠壑飛鳥度深林
絕巖千山見連雲萬井沉何當招鶴侶相與一披襟
吳之甲

西目禪寺

一望孤峰雲外懸
瓊坑千仞擁青蓮
旌檀香細慈雲
暖舍利光含慧日
圓俯視羣峰皆下界
夜聽萬籟又諸天
徘徊蕭寺今宵月
拾取繽紛五色煙

孫昌裔

翔鳳峯

峻峭直上幾層臺
翠擁芙蓉四面開
六龍從雲度九苞
疑向穴中來行紆峭石巖邊墮坐聽懸泉對
杪迴欲覓宗門何處是
此松蒼壁點莓苔

駱駘曾

天目禮高峰祖師

南天目志

詩廿五

三

白雲堆裏一峰閒
荒蘚曾經映法顏
幻住不妨依樹下
活埋長合在人間
萬緣歷盡拋行脚
一法亡何結死關
千古宗風誰得似
峰前流水自潺潺

仙克謹

贈翠雲庵古道上人

一自昭明去不歸
色空誰問異還非
翠雲片片飛僧舍
次第裁來補衲衣

上悟道庵

遙望山頭草一堆
到來古剎幾低徊
疾人說悟渾無解
入悟那知須要疾

李燁然

西方菴

結茅危磴倚重岡
立玉亭前望渺茫
百尺梯江隱見千年藥
艸潤芬芳松陰深護知苔滑
泉乳時飛法衲涼
說法有花天欲雨
雲山無處不西方

黃汝亨

活埋菴

峭壁空秋色中天
朗夜臺誰能活似水可復
灰如灰翠拔羣峰
冥泉飛萬壑哀休言神理遠
飛錫夢中來

解石

南天目志

詩廿六

九

四雷絕雲氣神仙不可見
何人擘虛空巉巖分片片
九日同明宗師登香爐峰
次開之先生徵字

高天九日靄晴暉
直上香雲塵共揮
亭倚中峰青玉立
巖垂千丈翠華飛
何人咲進黃花酒
得汝時牽白幻影歸幽壑
玄風出化城欲聞獅子吼
滿地落松聲

宿西目竹房

爲問山藏寺因過竹隱僧
翠華紛几席雲氣下袂眉
函丈分初月巢經朗一燈坐
深清籟寂相對得心澄
禮斷崖塔

千崖應不斷問訊斷崖師
忽忽孤峰頂舊觀百尺枝

堂虛高塔影樹老落寒姿若個成龍象依然一鉢持

僧廣詢

西山得觀字

茲山不可盡況今秋未殘續壁立千層巒雲長一
取徑度飛閣攀岩臨險湍高峯上無極豁達今我親
嶺猿響哀嘯林鳥紛迴翰傳衣白月下解石青雲端
探討轉奇絕閒寂恣遊盤玄理豈云頽此心耶用安
高峰

一日遺丹洞千秋結化城峰危崖壁立壑險石龕清

西天目志

詩廿七

九

苦行高僧臘歸依過客情生平鉢盂在松子落盈盈
昭明寺同明宗禪師游分得層字

巖迴谷轉碧山層短屐銖衣此共登萬壑飛濤朝響
切千峰沈靄暮烟凝臺荒帝子留殘偈錫卓高僧朗
慧燈寥寂東來誰共賞孤松巔際白雲澄

徐文龍得春字

孫鳳林公天目山乘成分韻賦頌

境地由來勝標題此日新已知經齊手偏驚水雲情
鶴舞山山寂琴調樹樹春一簾清晝永著述自慙慙
陳懋德得客字

林莽開佳麗人文寫鬱葱篆摩秦漢字墨洒水山容
賦罷亭陰轉僧回薜色封尋幽宜野望討論屬宗工
吳煥得言字

仙吏自翩翩才餘製錦言山容來席上松韻落研前
信是曾羅斗應知思湧泉名篇從不乏誰似筆如椽
汪若極得居字

領郡原無事看山几席餘響巖琴與答幻住鶴爲居
五馬千峰迥侯門一水如漢時循吏客仍有臥遊娛
沈匡濟得分字

未入潛州境雙清天下聞誅茅緇衲穩洗藥羽衣芬

南天目志

詩十八

五

霧湧翻銀浪風生掃暮雲得公山有乘無處不陽春
張兆行

立玉亭

斗削孤峯一徑懸虛亭滴翠入晴筵雲間籟響松陰
合檻外天開石嶠連玉笋雨餘空裏現尼珠月白掌
中圓尋幽不憚登臨遠倚杖乘風更爽然

張汝翼

秋日游天目

蟻跡尋幽遍遠山曉來流水聽潺湲風高梵磬聲聲
杳秋早疎枝葉葉斑百態雲霞呈几席幾村煙火隔

塵寰吹笙縵嶺人如玉不羨真丹可駐顏

吳之鯨

初登天目宿活埋菴

曲磴穿藤杖遙呼爲喚羣指間皆活森坐處卽氤氲
澗落花疑雪巖飛翠作雲且投峰半宿茗椀貯清芬
活埋菴

深松藏小閣虛瀨薄雲天坐入中峰定香爐生紫烟
慈雲石

蒼巖護松龕結跏趺虛半席何以名活埋然惟此石

戴澳

南未申志

詩廿九

五

過水竹居

山僧真好客相見卽驩然坐我修竹下飭我清溪邊
山午不知暑心閑渾是禪僕夫促我去臨別更留連
宿幻住菴爲達泉上人

雲臥臨危崖五月氣猶肅到枕夜來聲松風與巖瀑
曾鳳儀

天目道中口占

天目山頭雲不開瀑流千澗響如雷任教終日滂沱
雨我亦衝泥策杖來

題高峰禪師真像

禪師何日自西來幻相猶留千尺崖法界久無獅子
吼清泉百道半天開

本來無住亦無身生滅何當墮劫塵見說中峰傳妙
鉢來時便是去時人

袁崇煥

禮高峰禪師

怪石何年開真身此日存死開圖活計幻境構空門
七劫良非偶三宗獨爾尊憐予迷愛毒頂禮可無言
高峰蛇骨塔

十八年來向死關此關打破更無關臨行不帶皮囊

南未申志

詩三十一

五

去爭得流傳到世間

徐嘉泰

陪王司尊上天目

名山儘可覓遺封天目西來又一峰靈劈削開真瀑
布僧家裁剪盡芙蓉紫薇芳訪星爲客白雪高歌品
是龍自愧風塵情未斷陪談勝似聽清鐘

朱奎光

於潛道中望天目

石磴上盤雲千巖曙色分樓臺青靄出鐘磬紫霄聞
飛鶴朝朝影棲鸞夜夜群神仙如可接從此謝塵氛

高宗舉

悟道松

高懸絕壁孤亭空
落花滿地生春風
夕陽千古佳絕意
玉柱峰前一樹松

商維濬

詠天目

不憚攀危磴
曉巖幾洞門
月寒霜葉底
瀑急雨嵐深
瀟灑無塵趣
留連欲卜鄰
況復新題詠
山山生彩雲

達觀

題斷崖

補宋志

詩三

三

行到山窮水盡頭
斷崖壁立使人愁
誰知別有通天路
縱爾猿猴不敢遊

活埋庵

三十餘年抱死關
那來魂夢落青山
臨行白骨無藏處
擲向金毛舌上安

又

自古名高累不輕
飲牛終是上流清
吾師未死先埋却
猶向巢山頂上行

王在公

幻住二首書贈達泉上人

雨過空山別一天
道人無事聽飛泉
從今萬慮真如洗
不向人間漫說禪

又

斜陽繞過小庵龕
千山萬山青于藍
振錫雲中原是幻
幸留衣鉢在東南

贈洞閒

幾椽精舍近流泉
終日焚香絕世緣
世上有花堪供佛
山中無暑可安禪
行來虎跡樵初掃
坐見雲根鳥獨穿
駐錫有師山不俗
我今聊賦卜居篇

馬似龍

西天目志

詩三二

四

午月宿天目環翠堂

閒來尋古寺遙望白雲端
雨過千林潤山深五月寒
烟霞愜幽興翰墨出奇觀
暫借繩牀宿塵緣了不干
須之彥

雨宿水竹山房

揉却空中翠傾將下界分
窓明千竹雨水冷一蹊雲
樹色低還合鐘聲濕不聞
山僧能愛客燒燭意殷殷

姚鏜

西方庵

琳宇開安養莊嚴慧日輝
雲深僧乍定松老鶴相依

潭水流功德鐘聲落翠微凌迎忽何處幾許逗青棧

玉柱峰

髣髴挿天青迢迢入窅冥根應盤地軸秒倏薄流星
表潤瓊無色支傾山有靈孤筇何日事此處好鐫銘

香爐峰

層峰矗立倚雲端玉女金仙萬仞看霧縠瀟空宿黛
裊霞衣銜日向晴蟾恍疑天籟聲低近欲擗瑤華
可餐勝地料無塵跡到飛仙笙簫幾盤桓

立玉亭

絕巖孤亭碧漢連陰森蒼玉鎖寒垣蕭蕭竹韻清

南天目志

詩三三

下五

翥謖松花鶴正鶩簷瀑欲飛晴日雨岡巒半吐火
中道名山咫尺無能到夢想簾櫳思惘然

馬配乾

香爐峯

蓬萊翠擁護晴煙金塔燈輝篆靄連峭削爐峯孤拔
地扶疎灌木鬱參天香花入暮澄寒雨鐘鼓隨風習
夜禪從此振衣天路近塵心一洗世中緣

西方庵

大壑叢林石徑連雲龕龍象靄嵐煙瀑泉亂湧鋪金
地高嶺平開梵率天夜靜藥欄餘鳥集日高鹿苑傳

花眠我來頓悟傳燈法處處紅開九品蓮

徐應聘

題幻住菴

幻形聊住白雲關天卷楞嚴萬壑山松裡梵音泉裡
磬天風吹下到人間

劉暹

天目煮礦有感

頻年早販已相侵蒲目黃埃苦更尋不信聚沙成佛
塔却教點鉄化黃金小僧隱匿深林杳野老吞聲曰
日陰咫尺帝聞如可叩聖明應痛賤臣心

西天目志

詩三三

真

沈緒蕃

曉起看雲海

望到天邊第幾隈茫茫混混浪爲猜那知楊子濤無
響始信我眉雪有堆空色色空均大化雨風風雨有
時來無端爾我空相愕記得天開人未孩

陳祖苞

三月三日伏龍橋野酌

去年寒食婁江畔今歲班荆浮玉前五斗去留誰是
樂百壺盡否總猶仙奔流花照全無影巨石橫空半
有天日落僧寮燭似織冰心何處更能然

陳之龍

重游天目

爲愛名山續舊遊
霜苔石磴路悠悠
半空落葉無邊響
絕壁寒泉不住流
靈境空遺千古事
濁塵堪解百年愁
俯看夕照雲如錦
猶有奇觀天際浮

謁高峰

兩目舊經過
巖巖勝槩多
乍開千丈霧
頓結一生魔
歲月空荏苒
山溪長薜蘿
重來增感慨
世事已江河

章嘉禪

謁昭明庵

重游天目志

詩三十五

百七

禪林天下稱蕭寺
惟有此庵真姓蕭
地以分經成淨土
池開洗眼在青霄
危巖疊嶂圍寒翠
竹韻松風供寂寥
見說讀書臺幾處
離離荒草野烟飄

爲達泉道者書

樹杪峰巒杖策過
斷崖幻住兩行窩
遙看下界成銀海
萬點青螺湧白波

咏中雲庵

天目山頭訪洞聞
千巖萬壑獻奇芬
中雲庵在雲中住
吾汝相逢總是雲

洪恩

閣中聽雨

玉屏羅錦帳
因得聽蕭蕭
世念秋同盡
流光露易消
山嵐蒸夜雨
松吹落寒潮
幾卷經殘在
晨昏度寂寥

月夜對雪

雪晴寒月皎
相與倒銀缸
石涌千尋浪
山橫一帶江
肖花森玉樹
學絮點疏窓
何暇閒分析
形名詎有雙

嚴錫

宿雙清庵

百道泉聲折林端
樹樹秋倚天
開絕頂峭地起危樓
幽夢虛高枕
禪心結勝遊
曉鍾聞遠寺
雲色在峰頭

重游天目志

詩三十六

東

呂胤初

讀張生去浮天目紀遊

連天渾瀚海
是地盪銀波
非雨泉聲急
因風松籟過
懸知遊屐徧
題句獨君多
徒有登臨興
山靈笑我何

嚴爾珪

秋日同張去浮諸友宿天目水竹房

只聞黃葉下
偏喜竹陰澄
遠俗無如此
相逢盡是僧
夜雲遲石磴
秋月共壺冰
爾汝從茲別
依依向夕暉

劉名世

嚴惺侯丈同張去浮遊西自不克追陪

原擬追遊屐其如公務羈好將山水意隨處試標題
筆落烟霞起詩成風雨遲亦知千古事徒逐夢魂西

沈士茂

禮高峰祖師塔二首

一鉢空餘般若香千巖叢裡證無方那伽坐到無言
處不面彌陀只面牆
抖擻精神白鍊剛拋下蒲團萬仞銛暮然了却歸何
處留作千秋古道場
如澆

天目雲海

西天目志

詩三七

百九

曉雲結雲海縱目望不斷孤高天目峰
汨沒僅容半
疑泛海門秋寧無帆影亂捲空起風濤轉眼弄奇幻

附游西天目誌

天啓元年之春余與友人同游西天目山

別爲

張之采

入潛過趙明卿止宿

蕭寺難爲別潛陽仍再過故人忘戀戀還歸夜如何

潘令公招飲賦謝

是日遊登天目山

與元子

政買登山屐還從飲在公開筵依樂只作劇演題紅
師友皆同調文章誰獨雄亦知良晤少分手肯匆匆

天目望雲

西天目志

詩附

一

夜雨鐘聲咽晴巒樹色葱蔥顧瞻雲漸起雲起西湖中
西湖與天目片片白雲同何處吾親舍依稀望欲窮
同嚴惺侯王文烈先生幻住見七歲沙彌夜課
跌坐深山裏西風梵籥過寒侵病後骨燈照覺來魔
莫訝沙彌小須知念佛多吾儕貪愛毒相顧嘆蹉跎
幻住懷呂白榆師

亦知身是幻况更遠塵囂借宿僧寮榻烹茶納子瓢

溪聲驚夢雨雲湧沒山潮誰共尋幽寄松風破寂寥

紫薇峰

曲登幽道人幾家石梁流水漾晴沙巖深宿雨千峰

雪林寂煙消一縷茶月映碧潭澄翠鮮朝來紫霞簇
丹霞漫携方外芒鞋杖期向仙人覓棗瓜

玉柱峰

絕巖撐空一壁斜羣峰簇擁半煙霞泉飛北斗青天
迥地拔中峰紫氣餘秋到白雲推客賦夜同明月散
天花峰頭慧遠應留錫政好逃禪轉法華

又

玉柱峰腰雲漫連振衣獨立思悠然
處點點螺浮海上旋

絕頂看雲爲僧漚如說偈

西天目志

詩附

卷一

白浪非緣海青螺卽是山眼前皆妙理何必問禪關

賦

元

中峰禪師

天目山賦

南辰北斗在山頭玉兔金烏頂上遊採藥仙人遊閭
苑擔柴樵子過瀟洲一山未盡一山登百里全無半
里平疑是老僧遙指處只堪圖畫不堪行上去上去
復上去上到崎嶇巔險處此山山外更無山萬里江
山只一覷山頭隱隱見扶桑山脚微微映太陽澗水
勢冲天上水山塘掩映對天堂山雞共家雞同唱天

西天目志

賦一

卷一

河與澗水合流採藥人身靠夜摩天收藥人手攀權
樹東觀大海一勺泉北望徐州九點烟山疊峰尖侵
碧漢凌層峻壁接青天此山有稜稜峭峭石嵯峨
峨嶺凹凹凸凸坡層層藤藤松班班點點竹筱筱料
料藤幽幽雅雅洞明明朗朗岩青青翠翠樹只見洞
門前叮叮噹噹響滴清泉山背後有潺潺灣灣長流
水左壁廂有稀稀罕罕景右壁廂有蹊蹊蹊蹊岩山
色凝青青淡淡烟朦朦朧朧雨霰霰颼颼雲昏昏
慘慘只見山塢裡走出幾個班班點點帶角鹿溪水
邊立着幾個痴痴呆呆看人律見墜豺狼忍寒走成

羣野獸洞邊行樹上飛禽啾啾叫石磴啾啾聒聒鳴
盤陀石隱金線豹老樹椿藏黃大虫松鼠懸空攔樹
頂狐孫枝上倒翻身老樹倒搭岩前塔石頭歪搭路
傍亭猿猴樹上舒頭坐鴉鵲爭枝遶樹飛羅搭搭釣
鈎掛搭搭鈎鈎掛掛經松天地洞天天地洞洞天天
地洞中天此山碧落逍遙客山前山後水雲仙山高
雲險依雲險依雲雲險顯雲軒古廟廟門門半淪山
津灣對曲津灣當島洞當島洞當島洞當島洞當山
好似藍靛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烟

中峰禪師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遍周鏡燈交徹本來成就不假安排迷涉妄情
悟歸智體於畢敬空中鑒開有海向真實地上撥轉
妄輪達一念之不生了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
鏡顯衆生之燈水流元在海衆生燈投諸佛之鏡有
落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
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朗萬德
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總貫四心菩薩
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三乘聲聞燈之無盡

者矣善根深密戒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聿修百
行躬踐五管人燈之無盡者矣徧求福果純執勝心
脩羅燈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爻自纏地獄燈之
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者矣
癡愛溺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矣良由染淨
緣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納須彌於芥中
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
蓮華峰有栴檀林龍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
造無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
養二師出巧珠轉玉回浮幢王刹始不是過位置十

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燃一燈交光相攝外以影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厖珠雜華之寶絲網也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合鏡何意於攝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故虛空口吹昆嵐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奮須彌槌而不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興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之巧蓮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衆觀之而爲無盡之佛事或者遠以燈爲心鏡爲法界以燈爲理性鏡爲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說亦不能外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詣佛達乎品類其無

南天目志

記二

下

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鳥出腸谷群幽以之而亡一滴投禹門萬派以之而會乃天真之本然奚情識之能造苟欲耳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蹈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於名相之表者乃能證之居士求予作記復爲說偈曰

一燈穿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 應念起還尋

物物彰無盡 垂光照覺林

元碑

趙孟頫

勅建西天目獅子正宗禪院碑

天目距武林西北百餘里兩峰翠峯雄蟠天表浙右名山咸走其下雲雷出沒宵然而深邃巍然而峻高神仙化人之所都自端晚呈露雖飛走亦有所不到安有塔廟之可營廣衆之能居哉至元丙子皇元革命疆域播清寧之頌山川無夷險之分雨漲禪河風馳法運無往而非剎幢也已卯春高峰禪師原妙自

南天目志

碑一

真

龍鬚雙髻孤錫橫飛捫木攀蘿直造獅巖倚松結茅晝夜危坐法昇淳謹踵武而至明年揭石壘基以廣其廬里人直翁洪喬祖密扣玄義伸弟子禮且輸材力爲斧斤倡又明年辛巳聞風來集戶屢漸盈師徒居張公洞揭死關二字示十方坐斷萬緣寢息諸機獨營勸室至併絕器用崖傾壁立路絕門懸萬里學徒益加奔轅癸未直翁首施嘉禾田二頃易近郊腴土五十畝有奇乙酉圓通殿成及丁亥僧堂庫院明樓庖漏指顧如意者敲鼓伐鐘深鞭痛策提警無虛日辛卯運使臣羅憲發施大田不納買山田二頃以

資日用明年卜蓮花峰大覺正宗禪寺元真乙未師
知時至囑院事以甲乙相承事定入滅即於閣爲塔
已而遺風盛扇暑寒屢換龍象益臻越十七載至大
辛亥棟宇以嵐蒸霧蝕懔懔將壓上首弟子了義大
鳴化緣首建僧堂明年恢拓宣明室越二年延祐甲
寅更新庫院行堂大室又二年丁巳徽國延嚴爲題
上崇聖像下散法堂鼎禱香積海于東隅增置詩壇
林于西極堆山門佛閣方丈盡餘力而併新之鱗鱗
玉礎井井丹楹光侔日星勢壓雲漢禪板混十室之
色定鐘轟萬壑之雲貞風扇而物理平道場興而化

南天目志

卷二

七

機脩瞻衆之土後先增置八頃有奇四祠堂記以書
其畧寺僧持事狀遠來京師請記以文而開府儀同
三司普覺圓明廣照三藏法師般刺那室利往年嘗
至其處一日侍天子燕間以高峰道行及獅子正宗
禪寺道場上聞天子嘉嘆加增師號佛日普明廣濟
禪師傳旨諭臣碑爲文記之臣不敢辭謹敘其事繁
之以辭曰

聖元萬世開皇極三代淳風混無跡堂堂佛運周五
天遠嘆神光徧疆域天目去天幾尺五高峰之高絕
方所橫飛錫據獅子巖臥水齧葉何勤苦嗟哉老石

樟死關禪心湛寂那可板夜摩都史忽湧現豈容異
秘并神絨雲端浩浩輶魚鼓天人來集龍象舞千峰
月落六憲寒淵默真機貫靈府法幢安立宇宙寧萬
年聖王道隆平昆蟲草木被靈澤佛華行果俱圓成

南天目志

卷三

五

虞集

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天目山有獅子巖高峰小禪師居之設死間以自奉
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
峰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雅長閑
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拜懺困則首觸柱以自
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
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
謂所證未極勵精勤苦諮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

南天目志

卷一

真九

明師亦悶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
一源奔注放濫莫之能禦累千萬言應問無碍隨其
根器廣爲策勵世推以爲大辯焉高峰將戰化權遂
書具讀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
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接受不虛若此著書五篇曰山
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微心辨見或問曰信心
銘闕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
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語三卷語錄
十卷別錄十卷感傳于世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
製金紋御梨衣賜之號之曰佛號曰照覺禪師

獅子院名曰正宗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卽所
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潘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
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攝亭巖前曰真
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刺牙室利遊
方時亦嘗從師參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
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
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服每徑山靈
隱虛席必以待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祭以大
覺寺奉師亦不受師踰澗絕江渡淮泝汴至浮舟以
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

南天目志

卷二

百三

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
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貌
魁碩見者贊歎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
夜出神光燭天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
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
多諸方便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者說我無
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貽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
毘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道以正悟爲國典
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
方自以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爲行

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翩然爲退休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生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別書偈誠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於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隣帖陸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諡與塔名而汝集爲之銘俾其門人善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國

南天目志

卷三

三

家崇尚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爲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爲參學以險怪奇語爲提唱以破壞律儀爲解脫以交結貴達夤緣據位爲出世方便惟和尚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淳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碍東南一人而已請謚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銘曰巍巍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喻 著無上義 達摩之東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巖 置死爲關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任叟 登中據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關 夫豈好言 昏蒙錮深 决是孔聖

如彼淫疾 勝邪匪受 有大醫王 爲出一手

精反冷摩 荷爵鍊烹 紛然百爲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知覺所傳 受職喪人 謬予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傳 爲千室宗 永集今古

天目山銘

列岳震表 祥降霧裏 翠滴峰巒 名不可記

南天目志

卷四

三

銘

宋

安時

天目三潭銘

天目三潭神物沕潛曰雨曰暘其應如響渠江安時甫蒞尉事躬求斯信乃爲銘辭曰

二氣委形卑高奠址于百萬衆各尸弗以變理融液神宅龍淵典司茲土佐理昆然巨鎮靜時承天雨日降觀沴災電掃雲撲有列涂開派山之幽飛瀑三潭卷綠播秋陽驕陰替邦人康祝我挹其波用成百穀

西天目志

銘五

百三

於顯勾惠麗澤鵬溟昭以信辭永肅岩局

紀遊

田藝衡

遊西天目山紀

先是發臨安日魏君以公務去昌化約十九日當會于西日是日遂由珠投嶺取道而上出半山亭上有眠牛石又名眠牛亭道傍古杉一株大可七八抱蒼翠可愛再上過真際着衣二亭轉昭明殿而東宿幻住房遲子言不至報宿山下雙清主矣雨後氣蕭山迥天低星月甚朗僕夫遙指山下燈火一行電掣星羅逶迤入谷隱隱如金蛇曰此臨安公車騎來也二

西天目志

紀一

百四

十日拂旦由幻住折而東遊玉立亭數椽方丈特據一嵯壁立千仞爲一山絕奇處僧竺西獨居爲余言昨夜群猿繞屋畏冷哀號似求依人者撫之不去余姑識之復折而西過幻住至斷崖塔院再西爲新塔院松下有亭曰悟道昔斷崖和尚悟道于此松下松甚蒼古枝幹悉成龍形雖不甚大而山中如此者亦不多得再下而西爲中峰塔院過玉柱峰怪石一枝不根而生傑然支空如大將雄鎮如丈夫獨立上有孤松偃蹇如翠葆華蓋囷輪亞之再西爲鉢盂堂高峰鉢盂尚存經張公洞側稍下可達獅子厓高峰塔

院重屋架絕壑上其下爲千丈崖松栢間之毛雪等
標凡所稱塔院者三高僧圓寂之所皆建在房中各
卽幻住也傍午經宿來報經公僧於清涼入來頓之
會于真際亭復入高峰塔院循故道而北至影堂與
陳君別陳君方料理遊具遂至西昌絕頂見其上
可十里許穿重雲者三曰屏山蓋峻而空奇其間未
消侯夫爭樹而灑之恍如天花乘虛僧言曾見重雲
雪此南中氣候絕少者故有頂曰西皆重也再上至
仙橋群石森列石梁一方衡亘于上如徒杠然浮于
太虛非人力所致洞中有王翰林學顏陳令遠題名

西天目志

紀二

五

始知陳君之所以不復偕遊也奚囊有筆墨因染雪
紀名東壁梯石登橋可以四望龍飛鳳舞歷歷可指
再西爲仙池卽昭明洗眼處東西兩泉遊者必洗目
而去相循爲故事云再西爲仙鋸石傳云欲駕仙橋
而未就者其石高者一二十尺或四五十尺大亦如
之片片如鋸畧無斧鑿痕厚者一二寸或六七寸或
尺許巖然玲瓏未破者亦縷縷如繩墨所界信鬼勞
神裂化工之妙有如此者舉酒數酌海宇曰空已忘
在人間世矣遠望白雲一片如車輪障暮然然我
僕人襟袂對面冥濛如隔烟霧少焉飛去復爲白雲

張袖貯之紛紜如可把握拂之則空洞一無所得如
是數度但借不能籠繫使之凝結久住耳魏君笑曰
我輩細骨輕軀亦當乘之飛颺矣由西而下至仙殿
此地平掛蓮花峰上二十里折而東雙石左右峙如
門闕鐫曰不二之門過嶺卽爲斷崖復過幻住轉至
立亭羣猿援樹而上可五六十頭黃黑犖負相引進
澗蓋平素與僧雨忘故能不授如此不然當由我輩
棧心已盡意者猿鳥來親也徘徊久之還宿中峰二
十一日曉起立玉柱峰下初陽遙映海東紅霞如天
機濯錦橫布萬里四野白雲未歛漸露羣峰之尖如

西天目志

紀三

五

連城如長蛇如螺髻或出或沒歷蕩于銀濤雪浪中
非丹青所能貌也下山至真際亭正見正立群猿迴
坐檐下相對依依不忍去且列岫屏圍石如彫琢青
柯紅葉綺繡交錯分明點染一幅步幃飛泉時界其
中心目俱醒十步九回頭今日見之午飯雙清陳君
別去是夜投宿金岫民舍二十二日返臨安

王在晉

遊西天目山記

方至山僧鼓樂焚香前導一入西境山色之奇
流之稠衆法宇之約華東目不能彷彿其言一此至
雙清庄而僧徒擊鐘迎候矣庄爲梁昭明太子讀書
處昭明兩目盲得東天池水洗之而愈昭明西池水洗
之而右明庄名雙清有以也雙清東北隅有庵向呼
水閣潯山礪屈曲霞光水色晶溶相照乃更名紫霞
宣城湯太史手書顏之余至紫霞蒼陽烏西下欲遂
僧叩余且宿晨興以踐其巔會方伯賈公以念五日
西天目志 紀五 五

蒞任受事屈指數期不能爲山靈乞一日之暇命從
者且休予乘藍輿爲此清夜遊耳時山風峭厲夜氣
侵人僧戒勿亟而遊興既發卒不可遏乃循澗而行
仰視俯觀危岡指天深壑臨淵現前排列者爲旭日
陽和香爐諸峰過眼而別日暮心忙不遑略記行至
仰止亭里許爲倚翠亭舉止高下與者前後昂頰路
始峻亭之上爲響水巖巖勢懸下中有水聲冷冷不
絕莫窺其罅漏亦莫知其所藏納此上步步反登
巒偏削如蛇行嶺道再折爲如斯亭山泉一道從空
散注折而東爲東塢菴菴之上爲半山橋當山路之

中至此則日暝不能辨色矣明燦而登從下望之如
天上星河的燦昭昭之多機衡飛動嶺道傍列隕石
二左爲淨瓶右爲鸚歌前爲童子張高數十丈日上
下觀音巖巖轉上有石如眠牛相傳高峰禪師登山
聞牛聲此爲點化自觀音巖以達貴人俱舉步與人
氣少疏而貴人喘益急匍匐而躋真際亭東通大佛
殿西通重雲閣高麗國王所建真際卽王之法號云
由真際亭折而西北徑紆迴稍坦崖石雄踞狀如後
猊異僧指爲西來獅子至元間僧元妙建菴曰西來
今有閣曰飛雲依巖而構俯臨千丈巖上觀之莫窮

西天目志

紀五

五

其際下觀之莫測其底建高峰塔千上若將墜而復
稽遊者凜然心戰焉獅子巖有高峰遺蛻藏于石塔
僧出其銅鉢猶是高麗故物又啓牖明燈觀象鼻峰
旁皆絕壁中有石乳下垂如象鼻舊傳下有白猿王
瓶沉香三寶當與高峰遺骨同隱不可得而窮其幽
局矣高峰塔叅禪畢夜深寒氣砭肌余性不能飲勉
進酒一卮卽欲循故道而返老僧進前曰天雖暮可
無玉柱峰之遊乎玉柱亭亭天表雄峙爲諸峰冠不
臨玉柱不成壯觀乃步行僕僕而西見岡頭獨石峭
立高數十仞圍五六丈下銳上豐苔蘚中見玉柱峰

三字上有古木偃仰不知托根何處王柱之東爲望江臺高不可卽渾如築成登此便可翩翩仙舉錢塘如帶渺乎視之奇觀哉按太平寰宇記西目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僧謂白日登眺則嚴陵富春諸山瞭如指掌再上金仙頂則宣城新安廣德俱在目中茗嘗具區錢江於目新富諸縣俯而可觀義和假道於峻坂陽鳥翅翼乎高標余恨不能坐而待旦以庶幾爲竟日之遊無奈公事糾纏如野馬受羈韁不獲騰驤馳驟然反而自思非官不能爲此勝遊也蓋天目介在一隅非通衢孔道爲僕夫周行之地山

南天目志

卷六

五元

深谿斷又非長川廣澤爲舟楫往來之區不乘傳以藉人力則有按索圖經浮慕此山以老耳山靈假我以勝不復假我以間龍飛鳳翥之勝無能盡入編摩頌述之中而僅以燭火之光竊山容之渾沕入其門履其域而未陟其巔窺其奧豈名山之秘不欲盡爲人收去歷數千百年而披搜志乘登高作賦極譚霧異者之寥寥也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乎於斯遊有當矣望江臺取道下山舍車而徒至坦道乃登真馬深夜峭寒時復汗流洽趾過二三日而足脛隱隱作酸楚濟勝之具較亦差強是夜漏三下而宿紫雲

菴樓閣精雅重門深扁真是一塵不到明窓淨几揮秋海棠一枝藝名香吸清茗移時就枕人罵馬嘶通霄攘攘竟不成寐偃臥禪牀而心神則往來于仙頂高峰絕巘間身之與游無寧臥遊之穩貼耳無何月照藤蘿清光如曉梵音初動林間清磬齊鳴披衣而起攬轡旋行行二十里而天始曙回顧天外諸峰若長揖而別拱立瞻顧不忍棄去窮日之力直達禹杭斜陽未墜乃逼歷南湖之濱于此公事夜宿于舟未明而直達杭之北津矣遊東西二日爲萬曆辛亥仲秋念二日先一日登徑山庀具者爲臨安令黃君於

南天目志

卷七

五元

潛令徐君從行徑山閱歷南湖則與餘杭令戴君竟其事

黃汝亨

天目遊紀

自東目折而下天目清和如春晴山麓地所履皆坦
還經昭明庵日未午僧手茗以待飲之別去行十
餘里則僂陽在望矣山腰壘石爲門是臨潛界又數
里石壁峻立方數十丈籠罩碧翠色不減米里少頃
則山容慘白煙瘴雜起如毒霧草木黃落不待秋至
余訝問山行人皆攢眉答云是開禾使穴竈處也無
何至西目山脚號雙清庄亦取昭明浣清兩眼之意
僧房煙添凡四十有六而毒霧四塞逼眼角亦爲焚

面天目志

紀八

重上

礦之場僧皆泣下云此名區勝地不意遭此劫灰無
論千年之樹摧枝折幹卽僧人聞而毒死者若干衆
聖主何從聞知予亦悲酸低首不能答稍徙而上千
步爲白雲竹房去礦所稍遠遂宿焉作志感詩一首
次蚤從白雲曳輿左徑上稍南有旭日峰西爲紫微
峰東北上有昭明峰又西爲仰止橋亭水石一片亦
佳坐而吸之亭右石翳藤蘿如錦一峰中峙四回翠
薇俱落故名倚翠峰又晚而望一峰石孔壙數千億
計似蜂科蟻穴與倚翠亭相對是名花石壙古觀而
可指者則香爐峰也又上爲響水壩片石丈許作障

面天目志

紀九

百三

澗水旁激剝剝碎泝沸磬憂隔石響若答亦奇聞
也山半有亭稍左上爲下觀音崖岩內小方盈幅尺
中忽生檀樹一株長丈餘外縣歷三十年不加長下
覆小觀音坐僧云禱雨輒應又左轉爲上觀音岩岩
西有鶯歌石酷肖岩有數松皆清特四面險絕無登
貪者不能取又上有眠牛石相傳高峰開山時聞牛
聲趨視忽不見至今有牛蹄圓跡如印云據此則掃
王峰立王亭可眺而望稍上爲真際亭高麗國王與
中峰祖師叅會說法處方在半山時雲霧幾頃將有
雨厄至真際復開霽甚山靈助我哉又折而上松徑
甚平可步清凉橋在焉不數武爲着衣亭向緣寺僧
會衆祝天壽於此更着法衣上殿卓光祿易爲振衣
亭似無當歷級而上卽獅子林矣拜佛畢就方丈飯
已從殿左只尺上斷崖菴爲斷巖祖師塔此老苦行
是高峰最得意弟子陸太宰五臺顏其堂曰坐斷千
巖塔頂受摩久晶晶發白玉光門外杉樹大四圍枝
如擎臂從斷崖塔而上十餘里爲金仙絕頂樹木稀
少惟長徑數里卽就山石磊砢而成僧云是語溪呂
公希周所助不意呂公於此存一善狀去頂少許有
仙人解石幾二十餘扇鉅石如屏橫可三十餘丈高

可五丈其上俱雲跡霜痕如龍馬文五色又如唐宋
錦此見化工點染之妙不佞顧謂明宗就之可作雲
嶠詩寄劉幼安司成也諸磊散立者如珞如削如
踞如甲冑不可勝狀至頂則爲四仙入駢石處石板
薄不盈寸長僅文許解文一線可穿而望有全解者
有解及半者有倒解者鬼工神斧所不及也四仙人
曰寶華曰洞玄曰含清曰歸一僅存二像坐小石屋
中吾不知爲誰僧云所踞金仙小池冬夏俱不涸旱
禱立應真見未曾有從者皆歡呼欲狂乃折而下頂
時月初起可俯其落日光漸相迫下視雲氣橫絕半

南來目志

紀十

重刊

空如帶橫覽四垂則具區若雪敞亭白岳巖灘富渚
可眺而會不知日之欲暮乃急相挽歸衣袂已濕露
滑滑欲倒至獅子林月已大朗澹雲未去卷幔虛無
中坐譚天際似鴻濛之世乃信淵明義皇上人不虛
也越宿爲九日雅稱登高之期於是各起披衣急索
苜蓿飯覽獅子林左之未竟者從林登左對玉柱峯
者爲玉立亭是高峰得悟處環視崖壁青林黃葉綴
丹點碧如五色錯綉不佞每言秋色澹而艷勝春色
遠甚此益信耳行亭左數武對見雷洞如橋門僧云
每雷奮煙霧紛起從上聽之如嬰兒聲亦妙音也從

亭後緣崖捫蘿而下絕級無磴彼此相曳如猿猱升
木稱大嶮絕半里許爲西方庵是月溪法師所創今
一滇南僧悟靈居之義宇靜秀定可作雨峰白足自
吾西行未見其侶也庵傍上有石崖亦絕壁級中可
結小茄瓢余與家侄奮登橫倚相睨恠石靈木攢聚
狀明宗師怯不及登余偶向悟靈僧言公氣稿矣眼
太活答曰也須活轉予隨應曰且死着遂笑而起步
爲悟道亭是中峰得悟處矣中峰塔院有像具清滿
相高髻所賜二十五條法衣尚在布薄于紙而色香
猶近世未有稍西爲真氣洞僧云冬燠夏涼其息自

南來目志

紀十一

重刊

蒸過此爲玉柱峰峻立十餘丈廣幾二畝許險絕無
石鄰旁二松特挿甚奇頂五松俱高不可攀行頃之
得松徑三五里許皆松可數萬頭香氣菲菲襲人郁
烈異常徑似西山弘光寺而廣長勝之過此則高峰
祖師塔院矣法身存張公洞即獅子巖內像甚蒼嶮
予謂明宗是此老枯木寒氷意味也塔西覆孟即中
峰所結相繞禮三匝而退巖傍爲象鼻峰巖上有飛
雲閣閣下爲千丈巖巖大陡絕慄慄不敢垂視其下
卽此老布軟梯度接人處吾友虞長孺題其塔前曰
御吼一聲壁立千仞甚足傳神而俗子易以他對可

恨塔有銅鉢一朱色梵文甚古大漆盞三盞高麗作
中峰師供者轉以供師云其右爲活埋墓蓋高麗諸
中峰處云吾師活埋于此乎是地焉開之可成俱有
詩與明宗次韻題之而活埋庵之前爲香爐峰是時
日方移午晴輝翠色自峰際落上叅雲漢下俯羣峰
爭妍競秀秋爽都集剛逢九日高踞峰頭吟昔人詩
把茱萸之句因與明宗撫掌狂吟曰我輩百年有幾
坐天目峰頭登高賦詩如此會亦復有幾遂相與賦
一絕而下明宗師一絕更清曠可人也次早仍尋故
道作徑山遊矣

張京元

西天目紀遊

戊申正月廿五日由東天目宿昭明庵飯畢雨猶不
止僧室穢不可留於潛候人來遂拉戴臨安同往行
十餘里大溪當前溪闊數十丈奔騰迅決卽西日巨
流也溪中壘石跨人與馬行水中水及馬腹人馬俱
爲股慄登岸瓦屋鱗次皆爲阮氏於潛治午餐元諸
生廿餘人來揖彬彬恭肅雨漸急坐久乃行又十餘
里至山下號雙清庄謂昭明太子兩目俱障掬東目
水左清掬西目水右清荒唐甚矣庄皆僧室規製如
市廛晚宿環翠堂過白雲竹房與兩令君夜坐廿六
早從環翠曳輿右上路出屋間頗不荒落行二里許
爲仰止橋俗訛爲娘子橋自澗右跨而左行藤蘿翳
壁空翠欲滴一亭因名倚翠又上爲響水巖巖石斬
然陡立澗旁水聲砰湃荅響如在石間水故以狹束
有聲至是澗底忽開平石一片漫流其上疊玉鋪銀
更稱絕勝又上度半山橋亂石嵯峨飛流轟落毛骨
爲竦屈曲數盤爲上下觀音巖巖巔小松數株甚奇
以險絕故不爲好事者剝取又上爲眠牛石相傳高
峰開山時聞牛鳴趣視忽不見石有牛蹄圓跡至今

宛然石畔小亭暫憩寺僧來迎經真際亭清涼橋着
衣亭則獅子林正殿矣入方丈午餐畢循殿左過東
幻住巖林幽寂僧亦楚楚意甚深之復有土斷崖壁
爲斷巖祖師塔院門外古杉三人圍之不盡端正如
擎蓋於潛欲命酒榼小飲其下余急於觀勝遂去謁
中峰塔院像甚清滿索袍傳衣布出高麗細薄如紙
色淺褐似近時松江所織紫花者西折爲玉柱峰峰
峻立十餘丈亭亭無侶兩松喬挿若不相下又西爲
高峰塔院旁爲象鼻峰上爲飛雲閣下爲千丈巖天
懸峭絕慄慄不敢頻視小坐巖茗守僧出所藏漆盃

南未月志

紀十五

重刊

三銅鉢一皆云高麗所供梵文朱點古色蒼然已過
西幻住林深徑僻鳥聲俱絕呼僧誦功課默坐聽之
不覺身心俱冥諸君興猶未已復東轉看立玉亭危
崖陡級各以隸掖而行小庵臨崖古松覆之云是高
峰晤道處從立玉還獅子林倦甚主人命酒篝燈夜
坐陳於潛道韻冲然戴臨安雄情逸發張德懋質如
秋水周公弼貌似長松高論玄譚霏霏屑玉生平樂
遊無踰此夕夜分就臥僧樓曉起開窓則千山盡白
階前雪已盈尺急命與人乘雪下山恐雪益深則徑
埋不可尋儻欲晴則雪流石出便現敗相於潛呼酒

敵寒各浮數大白登輿迴風密雪持小繖不能遮面
衣裾積雪隨拂隨集從人無雪具披瑣頂席各折松
枝作杖叫呼扶曳而行疑從瑤池瓊島飛度僊轡裝
在吳山觀雪便謂奇絕真夏鼎之冰矣至環翠日邊
過午衣履濕與人力乏皆不可行戴臨安冒雪歸欲
爲來日主人余與德懋公弼燎衣偃息阮氏諸生送
酒不能飲分犒從者聽諸僧夜課木魚金磬良勝管
絃廿七早亟就歸途諸僧送于花橋陳令送于溪上
殊覺戀戀伊蒲不三宿桑下良有以也過溪行二十
里皆在山夾樹頭殘雪從高枝墮壓低枝欹欹漸落

南未月志

紀十五

重刊

淵底流泉得雪水益清迅經伊川先生宗祠程氏諸
生數人治酒榼以俟爲之少留又二十里晚入臨安
令君張筵命劇脩同門之驩欣然蒲引問吳操墓在
十里外道左不及往廿八日行四十里還餘杭問大
滌山洞雪宮溪隔不及往登舟解維達旦至武林聞
是游也經行不越百里口不浹旬遊名山者三皆上
平所未觀最奇者徑山雲東目瀑布西目雪瀑布常
在而雲容雪態偶以緣值不可邀也使只尋常晴朗
山川草樹在在可數目力所際一覽無餘安所得種
種幻相疑僊疑夢恍然而不能忘情者哉更喜諸令

君清真高率飲食供具悉出袖中餘錢不費諸胥半
文余所爲安然享朋友之樂不爲內慚者也因併云
林諸游紀而存之時一技閱便似與諸君抵掌耳

敘

陶望齡

天目遊紀敘

尾山水軟美夷易草木之妍舟車之安造物者以
而聚之以供遊人至西湖而極矣若刻峭幽通水梯
造天蠶室蜂房柑檻無地雲寒松短崖陰泉溜物外
之士往往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爲羽人袖手所徧
私遊者不得而爭也貞父長湖上煙姿物色業悠取
而獨會又以其餘板蒙密陟巉岨爭羽人袖手之所
擅不已奢耶夫遊之爲道仁者暇智者暢勇者決三
西天書志 敘一 百四

德備焉缺則無以爲遊志五岳者吾讓其廣保一丘
者吾病其隘必也環吾居千里而近崇椒廣浸杖屨
必通有同吾好者褰裳從之斯予志焉而若推背挽
又類有物主之予嘗汎胥口登洞庭三宿天目洞庭
天目皆時爲東西予獲其西矣而俱遺其東貞父所
三緣合則得之千里離則失之尋尺信不偶也猶
宿幻住辰起見白雲如海海中萍藻數葉蓋下
以首云翌朝徙師子岩乃纔得一角無復昨之奇
幻矣貞父所見雲似猶遜師岩而雙清在輔煙囊所
未有此二事予爲差勝也東目瀑布大滌洞天妙喜

蒼杲老塔時在夢中會當續往問有客先予來泉間
石上數撫掌絕倒者其貞父也夫

六之鯨

天目游紀敘

天目去兩峰百里而遙介在憲時非歌舞戲園之場
以故棲真老衲多託迹於此而游客不常至秋三月
白丹楓標霞貞父茲游適與景會樂可知也趙季仁
曰觀山水如讀書各隨其見趣之高下旨哉斯言貞
父爲政壇石五年而汧豫章名達或擬之坡公或擬
之涪翁此可以想見風神矣頃赴小儀之召過里休

天目

志

卷二

西湖

沐賓客雜沓而無酒不肅味兩高明聖間又於緘芥
中携者宿小阮盡天徑山之奇而有勝必紀俯以
聲詩萬壑雪濤隨意噴噴鮫珠錯落洞錄分蒸人皆
知其才地宏肆文皮斐亹爾爾而不知其心境朗澈
曾無芥蒂遇境則合境過隨往如電光鞭影倏忽俱
銷故能于虛無遼廓之中會其自然之韵以自見其
而驅馭風物收之楮端卽今觀紀游諸詩恍然
上下千重松霽間雲海盪滌身勢飛動則詞之
不可以已不爲六合以內虛無遼廓之致何必在遠
乎余未到天目需後游而能言其紀游者如此

東西天目志八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章之采撰之采字去浮仁和人書作於天啟

中以天目山東西二峯輯爲二志各分四卷起引

述圖考訖詩賦紀跋杭州守李華然合而刻之

雪航膚見十卷

〔明〕趙弼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航膚見十

卷》提要

雪航膚見序



余少在邵平寺好讀史鑑吾師文
貴王先生因謂曰先輩讀史非徒
要記事蹟在格物致知進學問高
智識也故必識其治亂安危興廢
存亡之理因其人而考其時因其
事而揆諸理迺可若見治則以為
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

月方

+

一事何取觀史哉余受其說以購
研精覃思頗有所得知吾師之訓
是皆古人讀史法也暨余忝鄉貢
入成均同繡衣姑蘇陳公奉使南
昌不我鄙夷每與論史而余幸得
取質者將竟載竣事還
朝適病告歸療碌碌數載無與論者
未嘗不思聞陳公清譚第恨弗克

一覩顏也。至推漢陽刑政下車初
即聞南平輔之趙先生遂於史學
心竊喜聽鞠暇迺延先生講究先
生一引觥際吐詞萬言而不之止
自義軒迄近代上下數千年縱橫
如貫珠既而以所著雪航膚見一
帙示余啓而誦之見其關外紀所
載之荒唐明漢晉唐宋行事之紆

一

三

失別歷代臣僚賢奸之報應良亦
勤已於是與同寅建安陳公偕諸
士夫損資命工繡梓以廣其傳博
雅君子必有所取焉先生名弼字
輔之雪航迺隱號也
景泰元年庚午端月上元日漢陽府
通判安成胡肅序

雪航膚見序

粵自司馬遷作史記之後歷代儒者
修輯歷代史書其於詳畧得失先儒
已有正論矣近代新安迂芳胡先生
作十七史纂其議論尤為精密然世
未嘗乏公正之人亦豈無能言之士
攀逸駕於前賢者乎南平趙先生稟
中正之德蘊卓越之才夙以明

雪航膚見序

三

行舉任師模倣典名邑之教年至今
稀致政寓居晴川安貧守道以著述
為娛嘗作雪航膚見上自三皇以迄
於宋其於外紀之迂誕史氏褒貶之
不公歷代名臣之謬誤皆論辨攷正
以卓異之識超出人之意表足以擴
前賢之所未發也先正有曰作史無
定法本之春秋則有定法考史無定

論本之春秋則有定論惟文公綱目
本之於春秋誠萬世不刊之典也先
生於是編實祖綱目之意觀其褒崇
賢善貶斥姦回所謂美忠骨於九原
鬱邪屍於幽壤皎然如青天白日風
雨雷電交作使人驚駭而思齊者也
先生之文乃道之所寓也况乎觀善
鑒惡之美詎可不傳於後世乎

序

一

雪航膚見序

史紀古今治亂之迹以為後世鑒戒
尚矣其為書浩瀚繁博自鴻荒以迄
于今國統離合政治得失靡不具載
然而作者不一其間公是非以為實
錄者信其為良史直筆無庸咏矣亦
有詞旨隱闇疑而弗彰者有襲舛承
訛莫克釐正者有當時君臣行事得

序

一

失不能無可議者讀者苟不察言觀
理其不至於波流風靡也幾希是以
千數百載而下能卓然有見以屹中
流之砥柱者幾何人哉南平趙輔之
雪航先生識見精敏博洽能文嘗讀
史至有可疑之處輒出已見按諸事
理筆之於書裒萃成編題曰雪航膚
見其門人麻城司教陳公宗韶均州

司訓鄧公致明得其藁校錄乃捐資以鉞諸梓囑余序其端竊惟作史固難而考史尤難近代若溫公若東坡若四明陳氏一桂胡氏致堂管見南宮氏小學史斷與夫臨江張氏美和梁氏孟敬諸先儒皆所謂卓然有見有功於史學者也而先生是編之作其有得於諸儒之遺意多矣其間議

序

本

論該博有發先儒之所未發者是又大有功於諸儒者也觀史者尚質諸此正統戊辰孟春元日漢陽府儒學教授豫章余鐸序

雪航膚見序

予先君於洪武甲子科領鄉貢永樂初由禮科都給事中陞光祿卿予時童年隨侍杖屨先君嘗誨曰五經治世之大法固不可不悉心窮其道史鑑乃行事之龜鑑尤不可不深究其是非之得失倘遇鴻碩之儒即虚心聽教務以明其體而適其用也予承嚴訓拳服膚先君以壽考終予始

膚見序

本

入邑庠肄業遵其遺命窮經講鑑頗得其要旨宣德壬子忝中鄉試肆任山東平原邑庠分教九載乏科左遷於漢陽司征無思弗克遂志深為內歎至若經史之學亦未嘗敢怠也幸遇南平趙先生致仕寓居晴川予得親炙獲聆道德之訓先生選於史學凡先儒所未發者皆折衷而發揮之嘗以所著雪航膚見示予曰此吾間中所

述也其言有可取乎予披閱再四揖而謂
曰先生斯言皆前賢之所未言予今見其
所未見聞其所未聞是何幸焉先生笑曰
子言過矣吾第補先正之道畧爾豈敢自
以為是子適名公之子豈為序之予曰古
云佛頭之上安可着蠶先生曰何譙之甚
耶子之先大夫吾知名久矣子勿吝焉遂
題勉從命疏予出處之由并先生所囑之

意以為序云

景泰元年端月吉旦前山東濟南府德州
平原縣儒學訓導新城陳儀序

成化甲辰歲仲春元旦
書林魏氏仁齋堂新刊

雪航曾見卷之

四

四

門人春城縣儒學教諭陳祖舜詳正

均州儒學訓導鄧誠校錄

史記外紀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

身牛首

大易繫辭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
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先

正謂造化之秘泄于此聖道之統始於此

矣神農氏斲木為耜稌木為耒以教天下

之耕日中為市以教天下之民嘗百草治

醫藥以濟人之疾後世醫農商技所由而

興斯民生養之道畧備於此時也著外紀

者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殊不

知天地開闢自盤古氏之後有天地人三
皇氏兄弟相繼而立凡一百五十世合四
萬五千六百年此出世之序也當此混沌
之時初無此等異相之人羲農二聖乃繼
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顧乃有此怪
異之象乎史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四年
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當時天下諸侯北
而而朝咸遵其制度稟其命令也豈有蛇

身牛首之怪狀者坐天位之上主宰天下

乎此未足信也明矣

共工氏觸不周山崩女媧鍊石補天

外紀載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

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

乃鍊五色石以補天以息厲見不周山既

云天柱必千仞之高也共工氏之身雖長

不過一丈而已其力雖大亦不過百鈞而

已豈能以頭觸其山而崩之又若女媧補
天之說尤甚謬也若夫宮室之破漏器物
之毀缺衣服之破壞冠履之弊穿皆可補
之至若天惟輕清之氣積於上去地之遙
不知幾千萬丈也女媧雖君臨天下不過
一婦人耳豈能飛身萬丈之高鍊石以補
之乎且天乃一元之氣恢々浩々覆燾無
垠從何處以補之耶此蓋列子寓言之妄

與其斷盤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

皆虛謬之辭漢晉南北朝儒者宗其文辭

以為實事蓋弗窮其理也

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堯乃使羿

上射十日

自天地開闢至帝堯之世七政已齊九州

已別風氣駁開人文駁著書曰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此

論之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孔子
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德之至盛上下與
天地同流又豈有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之
妖患乎至若使羿仰射十日之說尤甚謬
也夫日在天距地萬里人雖有千鈞之力
所射不過二三百步而已豈能射及萬里
之日乎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為帝堯大聖
詎為此乎王充於論衡辨射日之說曰日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能飲食之龍一雌死潛龍以食孔子
四靈之物莫靈於龍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
其變化飛騰莫可量測故其升降之際雷
電風雨助其神威雲氣晦暝山岳失形江
河泛溢波濤震蕩孰敢近之哉若可獲秦
之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矧孔子姦亂失
道憂德已衰豈有靈物出于其時或者有
異物肖龍狀者故得秦之君以為真龍吾

則不信也

魯陽與韓戰揮戈退日三舍

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
杖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
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
紂同也昔哉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此蓋
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此言出于
外書鴻烈解作史君子收于外紀中殆若
莊列龍唐之辭也豈可以為實事耶

爰孔甲時有劉累者學擾龍事孔甲

淮南子云魯陽與韓圍構難戰酣日暮
戈而揮之日為之是三舍以愚曹見誠妄
言也夫日之在天行有度數晝夜昏刻皆
一定之數也若日將暮而使是卻三舍五
一舍三十五里是退一百里乃三日之度
數也或恐初戰之時雲霧昏晦將卒戰久

如日將暮忽然雲散日出將士飢困眼花
以為日昃卻也及或魯陽矜其武勇以此
言給衆師旅傳說後人以為實爾

宋景公三言善熒惑徙三度

史記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宋之分野
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歸於相公曰相告
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歸
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

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侯
之果徙三度王充辨曰景公有三善言星
徙三度如有十善言星徙十度乎此言至
當之論也以愚庸見星宿在天或明或晦
隱見不常景公言後熒惑或隱晦不見子
韋給景公言徙三度也豈真有此哉

蔣相如全璧歸趙范池之會相如請秦王擊
先儒論相如全璧歸趙范池之會請秦王

擊缶之非以愚庸見不然其說當夫赧王
之末周室衰微秦昭久有鯨吞六國之心
矣但視天下諸侯有無賢才耳所以欲趙
之璧而請以十五城易之豈誠心哉特視
趙之強弱何如也及其得璧無意償城相
如乃給取璧遣使者懷歸以身待命于秦
秦王賢而遣歸一以重相如之膽畧一以
畏趙之有人也既而范池之會秦視趙猶

机上肉耳故請趙王鼓琴以挫辱之若相
如下請其擊缶秦必欺其弱未必不為楚
懷之虜矣故相如奮威庭叱乃一擊缶以
見趙之有備而不敢動所以三十餘年靡
敢加兵於趙者為懼相如與廉頗也是時
趙無相如之佐邯鄲之亡不在始皇之十
九年已在周赧之三十六年矣

燕丹遣荆軻刺秦王不中秦伐燕滅之

先儒論燕丹遣荆軻刺秦王能怨連禍以
愚虜且竊為不然夫秦肆強暴之虐不吞
滅諸侯則心不已六國將卒被其坑戮百
有餘萬韓趙不能支了納地稱藩先為所
滅韓趙既亡必及魏燕矣燕丹深為宗社
之憂乃聘荆軻挾匕首入咸陽使劫秦王
反諸侯故地不可因刺殺之其志豈得已
哉特為宗社謀耳惜乎志弗獲伸反致覆

卷一百一十五

八

滅之禍良可悲也雖然丹舉此謀固為淺
拙向使匕首獲中秦王扶蘇必削其位慈
善而賢未肯窮兵黷武六國或有所存不
致相繼而滅矣奈何彼蒼弗祐遂秦為虐
卒使并吞豈非天乎過八謂丹能怨連禍
以取滅亡固然也愚謂當時燕丹不舉此
謀秦王寧肯存燕乎三晉稱藩荆楚納地
齊四十年自好皆破其成亦乃遣荆軻

怨連禍而致耶

蘇張縱橫之說

蘇秦張儀之徒以遊說辯佞而取富貴于
時其視六國之君如傀儡在于掌握隨吾
弄舞所言即從當時六國豈無賢智之士
未聞有一人主其所說之是非也雖然遊
說巧佞反復百端大抵蘇秦合縱之謀最
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

兵甲之強向使如秦之說同心一意尊崇
周室任賢使能惠養黎庶秦攻一國六國
各出銳師悉力夾攻彼秦雖強未必以一
國之師而能勝六國之衆也乃信張儀謬
妄之說獻城割地以資其兇暴之秦稱藩
納貢耳為牛後之辱何其昏愚若此故足
後范雎入秦教以遠交近攻之策而韓趙
魏日益削弱而秦日益強盛齊楚燕君竟

與秦交和正猶蛇也脾脫其旁蝦雀不顧其後也既而秦滅三晉不數十年楚燕齊相繼而亡四海皆為呂氏所有半聖賢封域數百年宗社皆為丘墟嗚呼傷哉向使六國之君世守合縱之盟義如兄弟之好同心相應肝膽相照德誠竭力互相救援必無滅亡之禍也舍此不為專務姑息信

小史卷六

書

敵人反間之言而棄其干城之將以求目前一時之寧不思綢繆戶繡于風雨未來之計及乎秦師入境若羅網之鳥欲飛安得坐待國破家亡噬臍無及矣嗚呼六國之亡始由張儀散縱之謀終成范雎遠交近攻之計皆六國之君昏愚之所致也故曰滅六國者乃六國之君自滅非秦滅也信哉言乎

是項王遣宋義將立救趙義行至安陽不進項羽即其帳中斬之

宋義因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幸驗其言楚懷王因高陵召顯之說即以為上將軍將兵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其懦怯無謀勇可知矣項羽累勸其進兵乃欲待秦趙戰攻之罷率以承其弊此所謂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同一意也承

弊之說施于戰國兵力相等之時可也楚時趙國新造強秦兵力逾其十倍范雎之機在于呼吸之間斯夕時楚之救正如救楚拒溺豈可逡巡畏縮以俟其罷而承其弊哉及送其子宋襄相齊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曾不憐恤項羽累言傲然弗聽乃即帳中斬之上卒之心未必不合薛梅快也愚觀宋義以一言棄中項梁之

敗而後即乎。雖人各其其兵以勇
無智勇之施徒以浮蕩之言以沮進兵之
計。旬非項羽引兵渡河大破秦兵。霸王雖
趙城士卒又自長平之難。實是項羽所宋
義一人而活趙國數十萬生靈。命也。先儒
言其矯殺卿子冠軍以咎羽。豈不大誤乎。
項羽引兵西入長安殺秦王子嬰。此

秦宮室

嬴秦為國以教伐功利。諱詭是尚。仁義道
德禮樂之事一毫無聞。自秦孝公石門之
戰。至赧王入秦之年。斬首坑殺。死之數
一百九十八萬八千。豈始皇并六國又
不下五六十萬。使聖賢封域悉為丘墟。聖
賢子孫皆被絕滅。始皇既平一天下。而建
阿房東填大海。北築長城。焚聖人經書。院
戮儒生。此是不息使生民并陷塗炭。實

不道極矣。先正有曰。若始皇不死於沙丘
斯高不矯。詔殺扶蘇以立胡亥。是無天道
也。項王入成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
墓。焚其宗廟宮室。是乃天假其手為報成
周六國之讐。以伸億兆之恨。當時天下之
人被其殘賊以矣。未必不歎然稱快也。作
史者以此咎羽。豈不謬乎。

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

楊義

古先聖王治天下之要道。莫先於孝而已。
孝為萬善之根源。百行之冠冕。在人心有
至善之理。在聖人有克明之功。此天地之
常經。人道之大倫也。二帝三王未有不由
此以治天下。而天下國家未有不由此道
而後治也。是故大舜盡事親之道。而天下
化之。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文王有疾。

武王不悅，常向魯周公之事。文王洞
屬：如將不勝，是曰聖人。孝德充乎天地，
溥乎宇宙，施諸萬世而無疆矣。嘗觀漢楚
爭雄之時，項王當大，公于軍中三年未聞
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臯，置太公
于祖上，謂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高祖曰：
「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枰羹。」
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舜文武周公

之心，天地懸絕矣。凡為人子者，遇親遇疾，
冠者不帶行，不翔言，不惰笑，不至齟齬不
至詈罵親之心，如此其極也。況楚兵驅太
公於黜辱之前，厄于兵刃之際，其憂怖之
狀，時人見之，亦必有流涕不忍者矣。若使
大舜遭瞽瞍如此，必竊負而逃，終身欣然
樂而忘天下矣。禹祖視其父如室人，一
語之哀，念無斯須之慘。祖上彈琴鼓舌

交口以辨是非，數其十罪以激其怒。如果
魚之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矧棄父於黜辱之中，
而爭天下乎？昔唐太宗起兵于晉陽，劉文
靖勸高祖假兵于突厥，范氏論其脇父臣
虜，漢祖欲烹父，分羹先儒無一人論其不
孝之大，賈賈不公如此。何耶？或者曰：漢祖
斯言良平之所教也。愚大不然。若果良平

之教，漢祖當自念曰：有父母，則有吾身。有
此身，乃有此富貴。今棄父而不顧，雖居九
五之尊，富有四海，天下以為無父之人也。
何以立綱陳紀乎？何以施其政教乎？舍此
不思，惟汲汲以功名為急，由其不事詩書，
罔知天性之直也。是以末年叛者九起，終
身不免矢石之禍，豈非失孝德而致歟？

漢道侯公說項王請太公乃約中分

天下劉鴻澤以自為漢以東為楚北也

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東歸漢王欲

西歸張敖說楚王還楚復見之

惟水之收漢王乃與敖十騎遁去甯食其

從太公呂后間行見楚兵為所獲項王置

軍中為質至是三年矣乃遣侯公持書之

楚請太公呂后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為界以太公呂后歸夫何纔得父

書

書

妻輒聽良平之言背違信約此市井狙僮

欺詐之為圖非君子忠信之道也先正有

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是齊桓公不背

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

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從秦之賞此

四君處戰國之時尚不忘其信况因木父

之約而可背信乎大欲漢祖有定法天下

皆用詭詐之術誠非湯武弔伐仁義之道

項王至烏江自刎司馬遷楊雄論其

天亡之亡

項王至烏江亭長轍舟停項王曰江東

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顧

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何渡為

乃自刎而死司馬遷言其引天亡我為謬

楊羊雲言其負天何故以愚庸見二公之

論皆非也夫人之富貴貧賤彭殤生死莫

非天命也一飲一啄猶為前定况天下之

大乎堯舜大聖子皆不肖豈非天乎苟不

歸命于天則是堯舜不能化其子矣孔子

天縱之聖畏于匡困于衛絕糧于陳削迹

于宋豈非命乎若不歸命于天則是其道

德莫能教化人也顏子大賢貧而天死孟

子命世之才破家亡國之慘皆天也之稱項

王雙日東膽力能舉步可及山崎為此
咤千人皆廢其英雄號勇亘古以來未嘗
有也觀其鴻門之宴竟增累歟後市公界
不介意雖曰天命有在亦可對有人君之
度也睢水之戰獲太公呂后于軍中三年
而無媼殺之心及圍成臯置太公于組上
欲烹之聞漢王約為兄弟吾有即若翁之
言即舍之非篤于朋友之義者豈能是乎

唐書

卷

至若臧秦拒漢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惟至
垓下兵少食盡以至于敗又其潰圍南走
至于烏江亭長艤舟而待謂項王曰江東
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不足王也願
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無至必無以渡
項王笑曰天之亡我何渡焉且籍與江
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八無一人遂縱江
東之老弱而王我何面目見之穴謂亭

太公自智入長者少貸以馬反歲所自無
敵嘗一日千里吾不思殺以賜公乃自到
非天亡之孰能致其死哉亭長亦必
隱者也勿使項王聽其言包羞忍辱適於
江東收撫英雄任田野才養其號雄之氣
待時而發又未知成敗何如耳不能忍屈
于一時徒以八尺之身付于王翳諸人之
手此寔天趣其亡而非人力所能亡也

唐書

卷

雪恥亭見卷之一

雪飛身也天之二

附人陳祖舜節取校正

田橫義客

項氏既滅田橫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
高祖恐其為亂使人收捕召之橫與客二
人乘傳至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二
客為都尉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塚
旁皆自刎下從之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

田橫義客

中使召之至則聞橫死皆自殺嗚呼忠
義之士歷代有之未聞五百人皆捐生就
義無一人異其心者也橫之德行無所稽
今觀門客盡其忠義如此橫必有过于
人矣稽齊之身造自秦二十七年秋陳田
儋乃與齊王曰六之族自二為齊王儋為
秦將章即所殺後弟榮立儋子市為王榮
曰之橫為所項王敗榮于平泉後之橫立

榮子廣為王相之然其後皮骨廣橫乃其
鄭食其句適廣卒橫三為王至高祖即位
未及十年是時燕爭奪其先定其客
未有爵位之封富貴之顯也而皆以死
義報其主此橫之德義所洽昌克臻此高
祖至平帝一十二世一百一十四年王莽
謀居攝漢之更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
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人其谷永楊顯劉

田橫義客

田橫義客

歆劉慶謝嵩哀章之徒皆食漢祿稱頌功
德阿諛取容以成王莽之篡未聞有一人
為漢死節者高帝有靈過田橫於九泉豈
不赧然哉

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

室藏之宗廟

高祖即任封

其姓為王者八人

其姓為王者八人

其姓為王者八人

為列侯者一百四十人封爵之誓曰使
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後及苗裔
此誓之盟功濟万世之久也不八年七
王皆絕惟存吳芮而已至武帝時纔三十
餘年列侯止存四人餘皆殞身滅國前日
封爵盟誓之辭告于宗廟者皆虛誕之文
耳史稱諸侯子孫驕逸多欲法禁以致滅

亡至若武帝之時列侯坐酎金輕惡奪其
爵者一百六人皆非大故也至其意有所
不樂文致其罪而奪之者尤多矣嗚呼丹
書鐵券河山帶礪之盟乃一時罵馭之言
誠非三代明託心任賢之道也

蹇洗以柱英布嫚罵以徃趙將
上天之道至誠無息運行于四時故萬物
不失其序聖人之道從一不已以至誠而

治天下欲德化而信其任天與聖人之德
惟一誠而已矣夫以人君一身居王公萬
姓之上四海之廣臣民之衆苟不以至誠
臨之則心之所思耳之所聞目之所視口
之所言皆非純實之事矣而左右前後非
縱橫巧令之徒心傾邪姦究之輩誠篤之
士必鮮矣

高帝蹇洗見英布既而以王者之供帳嫚
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果出於誠
耶戲耶若曰誠布亦王也不啻蹇洗挫之
若曰戲王者無相戲之禮也王者待物以
誠猶恐不動況以不誠而能動乎先儒呂
氏乃曰用不測之辱旋不測之恩顛倒來
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以
愚庸見東萊所言是亦弗思至誠之道歟
夫神變以中信蓋治大舜益泰先寒神鳥

立誠而伸父王親也。不足言以至誠之
道而為天下臣民之式。本開以不則百例
而待天下之人也。二帝三王能盡至誠之
道。故德無不實。行無不道。而致雍熙之治
良由一誠之所感也。高帝樂于數過由其
心志不誠。故形諸言貌之間者。多為忿怒
而不可測。臣下效之。鮮有敬肅之禮。而耳
語或讎足。皆以誹謗是尚。甚者飲酒爭鬥。

拔劍擊柱。各無忌憚。末年又欲易太子。為
戲。良由不事詩書。而靡知聖人正心修身
齊家治平之大道也。

呂后與蕭何謀。始韓信入。胃使武士
縛信斬之。

蕭何知韓信烈士。無雙為子。高祖拜為大
將。信乃竭其才力。取三秦虜魏豹所陳降
禽趙歇。下齊地。楚王平反項氏。以反炎。

劉之幸者。大欲行其功也。創其經義。陽
立之言。不細蒯通相術之說。豈有負漢之
心哉。天下既定。劉等受封。亦欲傳父子孫
也。繼及三年。人有告其反。即偽趙雲。魯以
禽之。降封淮陰侯。信以無罪。見執是有快
怏怨望之心矣。因是與陳絳有私讎之言
及陳絳反。高帝討之。呂后與蕭何謀。始信
入宮。賀使武士縛信。斬于長樂鍾室。夷其

不

北

三族。嗚呼。生殺之權在於一人。焉有仁君
在上。后妃擅族。開國之元勳乎。信果有反
狀。既已就禽。付之廷尉。待帝還。明正其罪
可也。呂后既專殺韓信。又聽其言。擅彰越
北。鷄晨鳴。以致陽亂。此即後丁嬖竊天位
之端也。漢之家法如此。大經可謂正乎。且
漢室初興。德言天下。尊于天下。能以詐偽而
欺。則國勢豈久。以故計而後之人。誰不自

越哉故取者迭起天何治焉又公先生銘
目書正司后殺淮陰侯信矣三族不書
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
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以執司快無聊
以陷于此素非有反心也故經目不去其
爵而書殺非予其封有罪乃所以惡呂后
專殺云尔此文公之微意春秋之大法也

梁王彭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經目

其從子曰少用其力老用其力之豈仁心哉
古賢于馬牛之畜尚念其時晉之力而不
忍出况立國功臣無罪而殘忍之也如是
哉故王莽謀篡漢誅誦奪功總者四十八
萬人千五百之餘死于漢節者二三人勿
已豈非高帝少恩多虐而致哉文公於經
目書其王爵而書殺之以明越無罪乃所
以惡其云爾

收相國蕭何下廷尉獄繫之數日赦出
蕭何為漢佐命元勳守關中之時帝已疑
之非一日也帝與項王相拒京索間非用
鮑生計是子率諸軍不免族矣又帝自將
邯鄲非用呂平計悉散家財助軍幾乎族
矣自繫英布非用客計多買田宅自污幾
不免族矣帝初出關則關中動息必窺之
何亦使術相歸君臣交孚全無忠信之道

及請上林地令民得入田毋收藁以為禽
獸食帝大怒下廷尉獄繫之向非王衛尉
之計亦未知其有亡也嗚呼何為相國輔
弼元后代天理物禮絕百條師表群辟豈
可械繫于囹圄辱于廷僕之手乎雖數日
赦出又何面目立于公卿大夫之上哉大
抵漢紹秦統仍承其弊故以蕭何下獄文
帝下此而繫司獄子繫王夫主民帝勅

輒擊我如劉屈氂軍如虜何元帝以此殺蕭望之哀帝以此後王嘉終漢之世如此皆由高帝臨謀之不審也史記云然則蕭何既不免微繁之辱又不能引身而退可謂貪權固位嗜利無耻者矣方於子房豈不大有逕庭乎

戚夫人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之立如意為太子

呂后生孝惠帝魯元公主睢水之敗楚兵追急帝乃推墮二子于車下向非滕公挾載之已為塵中之泥矣帝即位寵幸戚姬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使張敖畫計召四皓輔說前星始定又帝崩屍肉未寒呂后即殺戚夫人極其慘酷趙王如意并殺趙王反廢死趙王恢後燕王建皆高帝之子也於是後漢之世乃有父子之禍

景帝太子榮無辜而死于讒臣成帝太子皆胎夭於跪妻媚妾之手皆曰高祖好寵偏信爭端於前以致呂后定狠嫉如劔戟諸王後世效尤而殺其子也

呂后臨朝稱制

歷代婦人竊弄國柄自呂后始此驚晨鳴為萬世戒惠帝慈祥仁厚之主被其虧損

聖德使納甥女為后張耳之子張敖尚魯元公主生

女呂嬃以為惠帝后亂夫婦之大倫召帝觀人羣駭而成疾竟至不起絕母子之恩義竊借天位擅王諸呂誅殺劉氏子孫寵幸甯食其而弗耻穢德真漢室之罪人也高帝創業垂統之君於建國之初立其典章昭成後世世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著為一代之法今月呂氏必不敢起觀觀之

心而執政大臣得以力爭矣夫此不為使
流弊于後世至孝平初立孝元太后王氏
臨朝以致王莽篡位漢祚中衰東漢之世
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閹后順
帝之梁后桓帝之竇后靈帝之何后相繼
臨朝專政寔自呂后之發端故後世皆效
尤也

陳平患諸呂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

李善注

事

居深念

史載陳平六出奇計觀其離間楚君臣偽
遊雲夢之類皆市井攘利之為而非君子
正大之道至阿呂后王諸呂以大言欺王
陵及諸呂用事而乃畏禍及已端居深念
殊無一策匡救向昔寄計大言皆虛誕矣
幸得陸賈之教交歡周勃向使酈寄不可
便祿產不解兵豈不危乎勅幸得其兵諸

呂以此平不為安漢之功先儒謂漢之所
以不安者皆平之罪也及封文帝言宰相
之職又以大言勝司勳實其有理陰陽順
四時之道哉曰明當以言平為漢伯罪此
豈不然乎

班彪王命論

先儒言班彪王命論高帝寬明而仁厚知
人善任使之說以愚層見皆虛辭也帝以

李善注

事

丘嫂憂美之恨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以
為言至七年乃封其姪為魯侯明著厥
嫂昔日吝美之咎寬厚者乃如是乎及居
晉陽聞冒頓居代公發兵擊之不虞其臣
壯出弱之詐被圍於白登七日其明安在
乎韓彭聞國元勳初未嘗有反意輕言誣
告之言偽造德襲而脅殺之要其三族離
越以賜諸侯仁者乃如是乎其於經理是

事以毀王信乃大負乃乃以寵幸陳留侯
監趙代兵而歸又以度綰為故舊保王燕
而綰反其知人善任使仇安在平此其臣
一時難飾此言後人下堂正實以虛傳虛
認為集美所謂矮人看場道入說其姍姍也

絳侯周勃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
下走尉治之

周勃就國河東守尉行縣自畏恐誅乃被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甲令家人執兵見之蓋高帝每以偽詐掩
襲諸侯而爵之勃因此懼故被甲執兵見
其守尉亦可謂之愚也若果守尉奉詔來
禽亦敢被甲執兵以拒命乎及人上書告
其欲反下走尉逮捕治之向使高后若存
必夷族矣幸賴薄太后之賢孝文仁厚而
得復國全其身家幸而免耳

卷一百一十五

遂結曰上書之徒始終皆有餘理其於
富貴強兵之術誠至精熟者也故文帝嘉
納皆應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
此盡之道正其心術但傳之更輔解人王
豈不為漢廷之良佐乎而乃以中程刑名
之學靖直深刻以教太子當時曾誰窺知
太子天姿刻薄必得正人君子轉導乃可
成德故上書言三王教世子之道至為詳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切蓋知錯所教非正道也故景帝即位卒
啓七國之變素蓋以私恩讒計而陷之卒
受覆宗慘身之禍蓋其下苛以中程刑名
導景帝為刻薄之業貴自屈其節也先賢
有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後世人臣以
時直刻深為能者下不以時為戒乎中不

卷一百一十五

吳王濞之叛其然在于傳聞殺世子之時所以猶食穀條丘草招納亡命自文帝時已蓄叛心矣故二十餘年不行朝享之禮其心志之志豈特為惜哉景帝不思策者博局之爭輕言去茲旋辭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兵亦無血刃而俱罷錯既慘矣赦亦頌矣地已復矣七國之兵奚為不罷乎此足以見盎之欺詐特假公義以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報其私恨也雖然錯請削奪諸侯之地以促其反猶可也至若孝文時淮南請死於蜀是其驕恣謀叛所自取抑亦孝文失友于之道及聞尺布斗粟之謠深自追悔盎乃曰獨斯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蓋淮南謀叛丞相御史奏其逆此國法也有何非焉盎亦欲斬之此足以知其無他權畧惟欲長遠君為而以逆計為人也景帝不悟

其與趙以為太常宗廟便：論吳罷兵反為吳侮以傷天子之大體先儒謂盎輕險刻薄無錙銖寬厚之德以向上二事視之盎之無德足可見矣

班固孝武贊

班固贊孝武曰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以愚庸見不然其說夫三代聖王以正心修身齊家為要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道是以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董偃與賈補珠小兒穢亂太主之宮而不能明正其罪反以貴寵恩之以致公主貴人多踰禮制治平之道何在焉人云其雄才大畧何故不能知公孫弘之詐也而漢諸儒之純皆莫若董仲舒忠直諫言皆莫若汲黯仲舒嘗惡弘之阿諛故弘嫉之以膠西王端驕恣犯法所殺二千石甚衆乃薦仲舒為膠

西伯伯假手于桀而身之耳汲黯嘗議
其有彼之策弘貨微乎心是欲誅之以事
乃言有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難任請徒汲黯為右內史帝即從
之弘實欲置二賢於死地也夫人之心正
則無欲與欲則公則明則照無見邪
不能蔽矣董汲二君子帝素知其才德以
弘一言即出于危險之地莫能察弘惡誑

之非豈非多怨而暗其心乎是以文成五
利之徒皆得肆然欺誑也齊人少翁方士
樂大皆以鬼神之方惑帝也
孝昭崩與子霍光與群臣包立昌邑王賀
孝武第五子傳封昌邑王轉卒子賀嗣立
十有三年矣在國狂傲動無節中尉王
吉累諫不能寤光聽政以豈不聞其過乎
乃舍黃陂王辱包立賀者何耶夫昔曰得

社夫自動作無節立之光必不得專政賀
雖狂放而年少易制此光所以立歟以恩
膚見光未必有此心也祖光事武帝輔孝
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蓋其忠
厚有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議群臣立賀
是暗於知人也以田延年一言即赦其罪
而廢之因丙吉之言即迎孝宣而立之可
見其忠厚之心矣惜乎不學無術昧於進

退之理向於宣帝即位之初即稽首歸政
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枝皆不得干預朝政
豈不保全身名於永久乎而乃貪權固位
縱妻邪謀保其昆弟子孫皆奉朝請假據
朝廷卒纔三載家族夷滅而使祖備祀絕
豈不可傷也哉

宣北岸也卷之二

曾北堂見人之

門心東祖舜

紹祚

校正

其家自有制度

孝宣太子仁好儒上節用多文惠吏以刑絕下常行家法家陳曰陛下持法大深宜自傷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仁德教用周政乎愚觀斯言足知漢室不能違古矣史記曰

至道以王義道以霸王道得天理之宜強人倫之至也霸道亦以義信而立假仁義而謀功業也荀子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王伯之各在於道德信義之施未聞以刑法絕下也伯道先器力而後仁義亦未嘗舍仁義而專器力也高帝取天下之初與群臣共定秦法是時假仁義而能行謀以全人心至八十年義之實味矣而此且言時

去古未遠不惑於仁義之說天下未無其儒耶抑輕士慢儒而不知致取何繼周而王不察後之武庫重之心也先儒謂氏曰直斥不察于秦而壞于漢秦無道顯然可見識道者避而遠之漢興七朝有類于治殊不忍黃老申商之術行禮樂教化遂以湮沒迺息澤竭不復可治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不壞于秦而壞于漢此至當之論也愚思孝宣之時天下混一垂成百戰正宜法三伐之道施仁布德聘禮大儒興終饒樂明其教化反身而欲推之于四海民庶豈有不化風俗豈有不淳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舍此不為猶襲亡秦之弊專以刑法絕下大臣無大道而遭赤族之誅嗚呼歸廷壽由其法制直詳而道德不足也觀魏代陳代劉代晉代宋代齊代梁代

元妻妾幾及者二百二十人其人何大變
亘古以來未聞有此也不知是何等時世
有如此大逆之人班固以為宣帝之殷宗
周宣帝可信乎

孝元帝

宣帝甘露三年帝元為太子所幸司馬良
姊元悲意不樂帝令皇后得後宮家人子
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成王政居漢太子

宮政居故備衣御史王賀之孫女也即王
榮之姑婆太子幸之是後主成王太子
畫堂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元帝素善好
儒德游不樂寵任石顯弘恭俱順命大
臣逆使固堪恨伏蕭望之自後漢至經紀
之壞肇於此矣然則孝元之仁意其實
帝需不封外不顯太顯之義部而後賢
師內不顯昭君之美以壞太子之賢以

任小人為太子事榮之之辭以升青之恨
後之於帝何望之節傳之情輕而於昭
君公之之愛重乎太子曰吾未見好德如
好色者也孝元之好色

孝成帝

孝成為太子時已好聲色游畋君非史丹
懇切之諫元帝已易之矣既即位以元舅
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封陽平

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諱有立根等爵閭內
侯其日黃露四塞閭中大水漂流民無數
千家諫大夫楊興博士駸駸皆曰高帝之
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封
侯外戚未聞有也故天為之異劉向以王
氏權位大盛作讖範五行禮論奏之帝心
知其忠不納月正言京兆尹王章劉直敢
言乃為之舉上其早陳不廷乃上封

事日食之外，乃成事。惟敬主之道，實為之十五百餘人，由是奉之。於是行服，遂
國忠言之上，也。乃更尚書勅，責下獄而死。李平既崩，宣帝曾孫自見王五人，列侯四
鳴呼下，乃於弄臣之臣，而為之。乃以王子微赴，則妙選賢者，立之。莽安能謀莽乎？乃
之士，何其哀時之甚哉！王死，乃以王子立初，離襁褓之猶子，使莽居攝，南面以朝。
代之，晉死，王為代之，商平人任王。東立初，離襁褓之猶子，使莽居攝，南面以朝。
政數年，乃薦王莽，代已王。氏兄弟子姪五，乃嗔罵，投璽于地，賊謀已成，斯已晚矣。嗚
世執漢之國命，天下臣民生殺予奪，皆在呼奸臣竊國，其來以漸，履霜，堅冰，元成二
其掌握中矣。孝成寵幸趙飛燕，竟崩于嬖。

卷一百一十五

王

卷一百一十五

王

惡之事，孝哀繼立七年而崩。孝元王太后，帝國莫逃其責，加九錫，命居攝，皆孝元太
后溺愛外戚老而不死，有以致之也。先儒
王莽詔尚書省，發兵二千，屯宮門，兵皆為
莽是舉，天下之民付于莽之懷中矣。哀帝
無子，莽立中山王，其子術為平帝。年甫
九歲，王太后臨朝，王莽執政，內外中正之
臣不附莽者，皆殺之。於是符命之偽紛然
而起，有後上書稱頌莽功德者，曰：「人高

西漢末諸臣清濁

王莽篡漢，當時守清節而不污者，惟梅福
逢萌、朱真、張敖、薛方、郭欽、蔣詡、郗
暹、王翳、甘鳳、引之、鮑、以、王、臣、天、地、之、大

義故寧死而不辱身也至若紀述郭起郭
相唐林慮遵等以清名素稱于時楊雄谷
永以文章著于世劉歆為劉向之子漢之
宗室而皆含羞蒙垢臣事暴虐何無庸耻
之甚哉又若孔光者乃先聖之裔受知三
朝位冠百辟明知王莽造飾偽行內懷姦
謀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是以文武二大
柄付于莽手孝平二年光為太師稱家功

卷之三

德比周公成其篡逆之志先正言其事漢
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史
稱光謙恭畏讞上隱下微以為美德以愚
膚見正若削足而適履者而便冠履小
失大義足以為賢乎

高光洪模大畧

先儒謂高帝洪模大畧天資極高光武不
能及以為膚見竊恐未然高帝才畧因俊

項王蓋世英雄為所斃常彭英布皆一
時英傑莫能出其圖範之中其謀畧之深
而漢鮮有及也光武初起于春陵以烏合
數千畝畝之夫而破尋邑百萬之衆梟莽
賊之首平銅馬尤來五校青犢赤眉諸賊
討隗純誅秦豐劉永彭寵張步公孫述平
一僭亂至若度馮惜黃防之勢不勞一卒
而誅惛料劉隆救朱浮之敗度蓋延救蘭

卷之三

八

陵之與計吳漢別營之因料事如神明見
萬里之外非天資高邁才明勇畧能如是
乎若夫溺冠嫚罵不事詩書失於誠信誅
夷功臣與夫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崇尚節
義保全功臣其風聲氣習相去懸絕也讀
史者於此詳之則知其優劣

馮異治閭中人上書言出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成陽王

關中遺將之衆民弗聊生也其一創破賊撫綏衆其三輔士民不寧去金定之中而金定之上也當時異程重兵且居形勝之地光武未聞有建章姬姁之心及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坦然自如乃以章示異真乃天地覆載之心春育海涵之重也及異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

卷一百一十五

書

子何嫌何疑其祖異如慈父之於孝子而無錫銖之間所以中興諸功臣皆享祿終身貴爵子姓其仁恩信義之道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之上矣

明德馬太后不願封外家

章帝即位二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言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以要

福耳昔王太后五侯同日俱封黃霸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真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尚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太后諫存謙虛今何令臣獨下加恩于王舅乎太后報曰帝親富貴之家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今數遭變易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懷一乎帝乃止於顯明德

書

書

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為侯豈不大有懸絕乎良田沃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戒兄子嚴教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宮聖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尤惠嘗慮美業難終上書勸成德政借翁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于一門而漢祚咸無一可擬者

時歟休哉明德崩章帝之曾后無子乃據
梁貴人所生子肇為子即奏太子慶為子
河王以肇為太子而肇名外家遂而貴
人父舉陳以無是死于獄中者人亦以
憂死實憲由此情宮掖聲勢會此水公主
田園欺君狂上靡所不為是時明德崩未
三年而曾后恣憲若此孝章當也獨肯母
后不封諸舅之訓而前代呂王二氏致亂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

之由劉明推斷以除姦宄之惡垂戒于後
豈不偉乎而乃溺于私愛憐實后毀替服
之請謝即晏然怒解不正其極是之罪致
使梁翼放尤寺人用事威權下移可勝歎
哉

實憲大破單于於稽落山命班固刻
石勒功而還

孝和永元二年十一月實憲敗復將諸兵馬

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單于寒三千餘里
命班固刻石勒功而還實憲大將軍印綬迫
盡於是時解其兵而歸政天子是守所
封之域以忠義是猶夫臥豈不賴其前是
保全身家道爵祿于子孫子願乃恃功驕
恣愈增忿悻置爪牙心腹之徒陰謀不軌
自取覆滅不亦為乎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

和帝遣僕射收實憲大將軍印綬迫

令自殺

實憲之道惡孝章之時已不容貸矣至孝
和立愈加強橫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郭舉
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教典文章左右前後
無非其黨當時八御大夫皆畏其威勢莫
敢言其非蓋以太后為主于內親實根據
于外也和帝年甫十四一旦潰然震怒盡
收其官郭璜等下獄是為首領射收憲大

將軍印綬以太后故不欲名言誅之迫令
自殺遂便十餘年深恨回轡之強臣一朝
芟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士之
號令以勅天下之耳目以懷大臣之心志
可謂判明雄斷不愷孝昭之烈矣惟可憾
者當時袁安任隄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
謀而乃與鄭衆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
權從茲益矣竊有之曰前門逐虎後戶進

狼此之謂歟

班固之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因

考竇氏賓客收固死于獄中

班孟堅漢之通儒也永平中為郎典教秘書
著以著述為業帝時與賈逵等入講白虎
觀南宮雲臺著典引兵虛銘頌詩賦文
記凡四十二篇又著西漢書華嶠論其序
事不激絕不狎流俗而不縱肆而有體使

讀者疊々而下厭信故其能成名也以愚
曾見孟堅才學有餘而智慮不足當竇氏
怙勢擅權之時朝野之人無不切齒惡之
五尺童子亦知其覆滅宜可免而不可免
也夫可趨其權寵利其富貴為其與文章
陷於奸黨之惡而固達夫進退之機其心
果何如哉或曰竇氏當時強橫孟堅若不
親就必被其害愚大不然孟堅歷仕三朝

班固傳

班固傳

是時六旬餘矣若果弗克辭乃以前代王
氏禍敗前之勸其竭忠帝室保全身家彼
若迷眩不悛則投冠納履遂引而去或彼
陰為傾害則其名節之全不失為正道之
人也嗚呼才高而患深知榮而忘辱因醉
奴罵人之怨老為固引之悲悲夫

孝和鄭太后

太后鄭高之孫鄭訓之女也年及好讀書

畫脩婦業魯習經史家人號曰諸生和帝
即位納為貴人永元十四年正位中宮郎
國貢獻卷今集絕歲時但世紀筆而已和
帝每欲封鄧氏立輒哀言是諫故久弗終
孝和世不道虎賁中郎將和帝崩孝殤始
生百餘日即位太后臨朝孝章子孫豈無
年長聰慧者乃立飲乳之兒其意固有在
也孝殤未適年而崩太后迎立清河王慶

三十一

上

之子祐立是為安帝既立不明太后猶臨
朝稱制觀其嘉已故洛陽令王渙之政封
其子為郎中納樊準奏疏舉隱士大儒以
勸後進納魯恭秋冬斷刑之奏以裕民時
因憂旱幸洛陽親錄囚徒明其寃仰而甘
雨大澍知虞詡有將帥之累以為武都太
守平其羗衆問鄒弟敎濟北河間諸王之
子女又鄧氏子孫臣書之舉其盛德嘉言

多載史傳可謂賢矣惜乎杜根上書逆
政之言盛以縑囊撲殺于殿廷不免有貧
權固位之心乃為賢明之累也史載其臨
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力起每
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成膳以救災厄
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稔嗚呼漢之馬援鄧
禹唐之郭子儀宋之曹彬高麗與嘗將百
萬之衆而不嗜殺人故古今稱為賢后者

三十二

集

無以逾此五人之女也然則好生之德天
必祐之仁者必有後自然之理也

太尉楊震為樊豐等共譖收其印綬
遣還本郡飲酖而卒

楊震少孤貧好學道兼博覽諸儒為之誌
曰關西夫子楊伯起鄧禹聞而辟之累遷
荊州刺史更秉太守安帝延光二年官至
太尉是時順帝崩順子帝幼少之勢萬其

所阻震中允為二弟所忌時有詔為乳
母王聖營第中常侍樊豐自意謝揮更相
肩勸何往何走震更上書切諫不聽而聖
等皆側目怒恨或有傾陷之一日左右偶
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琦上書指陳得
失豐等約以固上不道震又上書仲叔帝
不聽騰竟棄市豐等因譖震怒對帝乃收
震太尉印綬遣還本郡震至城西謂其諸
將軍鄧騭太后之兄也為舉賢才竭忠王
室太后既崩帝信乳母王聖黃門李閹江
京之言毀壞太后使鄧氏之官宇族老徙
所以不食而卒皇太子聞之悲本亦被誣
構而廢此伯起耳目之所親聞也豈非
以一己之志而勝群邪之兇險乎既收印
綬遣還即振衣拂袖掉臂而歸枕山抱石
卷而深藏養高林泉之下豈不為明哲保

身之善乎

可

可

可

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各蒙恩居上司
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傾軋而不
能除何面目復見天日因歎就而卒嗚呼
伯起忠義清烈固無可議以愚庸見不無
有憾焉孔子曰天下有自則見無道則德
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聖人之格言
吾儒之龜鑑也安帝昏時惟乳母之言是
聽奸臣之譖是信忠賢之去不取竟有大
太子為中常侍樊豐等譖廢為濟陰王安
帝崩閹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貪立幼主
此正濟北惠王卜氏傳後也為則濟陰王

以廢日計計上數數十萬奉太后和不分
喪與中官江京等謀更立諸國王子中
常侍程璜等十九人聚謀所江京等也帝
以此大聞刻此帝下獄誅之是太后于
離宮封薛程等皆為列侯中官之權反甚
盛矣是後京師地震故四洛陽池城八十
五丈詔舉賢良方正詢其災異之由皆言
外戚寺人專權亂政所致即觀左雄李固

書見表主

北

書見表主

周舉皇甫規黃瓊張衡皆極言指斥非惟
言之不用而反被其譖黜者有矣徒有求
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也當時陳蕃李膺
左雄虞翻李固黃瓊皆忠正之良臣不能
信任專委政外戚寺人不思向日為太子
時被黜尤陷前黜是何昏暗之甚哉梁高
死又以其子冀為大將軍冀弟不疑為河
南尹是舉之失大何什人二之之手早使

賊黨毒殺李膺枉害忠良六七人此中興之業
蕩覆之漸實基于此溫公謂其暗用孝成
信哉

明紀事本末卷之三

雪航序見卷之四

門人陳祖舜 鄧誠 校正

梁冀與唐衡諧李固杜喬收下獄死

李固字子堅邵之子究覽經史為世大儒

杜喬字叔榮在順帝時以劾正者為典聚

綱周舉為八使分行郡縣當時梁冀恣橫

專政中外每有所奏皆為寢違弗獲行其

志孝冲崩李固詔冀宜立清河王諱冀知

孫英敏不從乃立渤海王鴻之子續羊甫

八歲亦聰慧過人嘗目冀曰此跋扈將軍

也冀聞深與之使人置毒于煮所以廷帝

食餅苦煩甚謂李固曰得水尚可活冀曰

飲水則吐不可帶是肖固伏屍慟哭欲往

擊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李固杜喬等皆

曰清河王諱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冀不

從也冀子侯之工之是為短壽早大台臨

朝服致意愈然先惡厥行內外天子拱手

而已冀屬喬舉記宮為封書喬以宮管納

賂不用由是怨甚日深乃使馬融草奏誣

李固杜喬與妖賊劉緡交通遂收二卿下

獄而死嗚呼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之此聖人雖美蘧伯玉之言寔吾儒

此是之良規也是時孝桓亦弱賊冀擅權

寺人相煽為惡漢室紀綱已壞雖有伊周

復出莫能匡正二公抗節而不思引退猶

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孺子所謂大本將

顛非一繩所能維徒以牙然忠直之身與

群邪兇惡為敵正如孤鳳鳴于眾梟之中

豈能勝惡敵之問哉二公雖賢昧於去就

愚觀其傳也其人未嘗不為悼惜云

馬融為梁冀草奏誣李固

馬融在漢以高才博知為世負重從學者

常千數虛往鄭玄皆出其則嘗作史經慨
幸經已定其不知量也觀其初應鄭滿之
辟即止唐虞頃使之及應舉雖以作西
第頃呵之是寸趨炎附勢之為非正人
子之直也至為其冀草奏以誅李固周
使漢廷失賢宰輔以長奸逆之志向日所
言忠者安在乎當時吳佑謂融曰李公之
罪成于卿乎李公即死卿何顏見天下之

桓帝延熹二年二月舉冀伏誅封中
常侍單超等五人為縣侯
自孝和與中常侍郭舉誅竇是後孫
程等十九人迎立順帝誅竇是後孫
與單超徐璜等五人謀誅舉冀蓋以除其
奸亂扶立人主其功皆出於寺人之謀三
公九卿尚書司隸校尉無一人預聞者是
徒有其名而無信任之用也天子既倚重

人乎固死于獄而融恬不知愧果何心耶
後冀與弟不疑有薦不欲令賈客交通每
使人陰至其門察往來者融除南郡太守
過謁不疑冀惡之乃飭有司奏其貪濁
管遠徙朔方嗚呼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融初忍心害理詎事奸逆枉惡忠良苟求
富貴卒受逆旨之辜天報有日誣害李固
之逆者豈不重哉

中官除其害已之奸逆而又有援立之德
雖不舉國政聽之其勢亦不得已也恩觀
漢室自呂后臨朝封王諸呂至孝元王后
寵任外戚以成王莽篡奪之禍光武中興
抑制外戚曾未數世竇閹梁氏相繼擅權
濁亂朝政累為中官所殺矣戚其族後使
權移臣下枉害忠良至桓靈之世皆不與
正人君子相接而專委任竇門之徒末流

之禍不可主救也嗚呼傷哉

朱穆為冀州刺史寺人趙忠喪父僭為王臣穆下郡按驗更差發墓剖棺

帝怒徵穆下廷尉

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蓋重其名分也寺人蔡父得用玉匣天子之葬則用何物為臣耶刺史按其僭分之罪朝廷正宜褒嘉以勵忠正之賢誅其僭分之豎以警奸

會見錄

卷

回之惡豈不陳立經紀乎振揚威令乎孝桓信其妄訴徵穆下廷尉蓋不以祖宗禮法名分為重惟溺愛于邪佞之寺人何其昏愚若是哉向非大學諸生劉陶等數百人上書稱訴穆之存亡未可知止東漢至孝和時外戚宦寺失為消長至順帝時外戚專權桓靈之世氣焰愈熾海內名賢皆被其害卒使光武中興之業移於寺人曹

驕之孫嗚呼惜哉

中常侍曹騰以養侯太子嵩為養子生曹操是為驕之孫也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帝徵之皆不就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雲安陽魏桓皆高潔之士也陳蕃上疏薦之帝悉以安車玄纁徵聘皆不至

會見錄

卷

聞肱弟季江稱肱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乃使畫工圖其形狀觀之肱卧暗室以被韜面畫者竟不復見其高潔之志如山岳不可移先儒謂肱不欲人主識其面不遇甚乎以愚庸見肱之遠慮可知矣當時詔徵五賢皆辭不就而獨繪已形狀孝桓靈無意乎既見其容儀則心移之于心三徵七辟之命必頻數而至矣既已辭絕則正

潛形晦迹高蹈遠引以避其禍亂斯乃哲
人知幾之上智耳雖然五賢之心豈肯潔
身亂倫而下欲濟時行道哉蓋以當時上
昏下僭五侯肆虐生殺在其亡視正人君
子如寇讎非可以言語諍之也嗚呼國之
將興君子進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者隱
而奸宄出興亡之兆智者識之所以五賢
遐思曩出群公之表也其後黨錮之禍作

一

七

海內名士多罹戕身喪家之禍五賢與郭
林宗數君子雖居濁世清風凜然豈非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謂歟

王甫曹節矯詔殺陳蕃
李膺范滂諸名士
奏捕李膺范滂諸名士

士君子懷才抱器未嘗不欲行道濟時以
致君弔民為心也然志雖已有而道之通
塞則係于天用舍行藏尤在于時君子得

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安于所遇俾身
名俱全斯為處世之善矣觀漢末陳蕃李
膺范滂諸賢其才智足以有為也所以匡
扶王室舉用賢良誅鋤奸逆觀國平治亦
何孝桓昏暗不明信任寺人之譖囚膺鮑
馮緄等年餘弗釋陳蕃數言其枉以至流
涕不聽及應奉上書遙阻有警之語始免
其刑既而李膺復拜司隸校尉誅小黃門

一

七

張讓之弟朔南陽太守成瑨誅大猾張汎
太原太守劉翥誅小黃門趙津李膺誅張
角之子皆宦官親屬寔國之巨賊膺等誅
之為國為民除大害也夫何孝桓昏暗反
信奸宄之言誣枉諸賢為黨人逮捕下獄
陳蕃上書極諫亦被策免向非實武靈謂
仲牧之切諸公此時不免矣既歸田致政
猶出深淵而登平陸蓋於此時監桓休永

之下俊游卒歲豈不美乎及孝桓崩靈帝即位第即起為太尉李膺杜密范滂等仍列于朝未幾陳實二公為王甫曹節所殺太后亦遷于南宮其時世大變有識者寒心高飛遠舉以避其禍矣諸賢不慮禍患之臨猶悅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美稱殊不思奸邪媚嫉者惟此清高之名士也及甫節奏諸公為鉤黨下諸郡考治諸名士皆被其禍累及親朋身亡家破愚思諸公在孝桓時赦歸于家深潛密晦抱道自樂保全身家豈不遺安于後乎先正有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矧可峻行危言非許朝政欲救積衰之弊故抹虎狼之吻此諸賢志弘慮遠自求其禍以覆宗也悲夫

太傅胡廣年八十二死

胡廣歷事六帝三十餘年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以愚庸見當傳諛者之言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廣有何德而以天下中庸稱之廣事安順冲賢桓靈為司空再為司徒三為太尉又為太傅未聞出一諫正之言獻一匡時之策惟遜言恭色取媚戚宦趨炎附勢陷害正人滕璜

方直之賢不交權勢為宦者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廣承旨奏默之使撫情志而卒孝桓時梁冀與唐衡共誣李固杜喬下獄固與廣書曰梁氏迷誤公等曲從漢家之微從茲始矣嗚呼斯言可傷也哉廣得書但悲慙而已既而五侯專橫白馬令李雲上書切諫政事之失帝大怒詔送黃門北寺獄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復罪上

書額與雲同。曰：「死嗟夫。」雲居下僚，憂時之危，捐生以諫，杜衆傷雲忠而以死諍。此廣親目所親也。雲帝信王甫、曹節之誣，惡李膺、范滂諸名士為鉤黨，廣為三公坐尸其位，視諸賢之冤枉如盲如喑，曾無片言之諍。非但為漢廷之罪人，亦雲衆之罪人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廣為國之大臣，值天下多故，辟奸

亂政，既不能匡扶漢祚，又不能引身而退，竊祿固位，與時浮沉八十二而乃死。諫所謂恩福而蚤壽也，老而不死，鄉愈德之，賊廣之謂乎。

董卓徵處士中屠蠅荀爽、蔡邕。董卓舉兵入朝，脅何太后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卓執國柄，時二袁、孔

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賢。卓乃徵處士荀爽、中屠蠅蔡邕等，爽、邕畏卓，就徵。惟蠅不起，人勸之行，但笑而不言。卓竟不能屈。爽、邕雖貴顯一時，一墮損名節，一喪辱身命，皆不全其令名也。賢哉中屠蠅！前知黨錮之禍，後識董卓之敗，而獨恪守清操，不移高潔之志，故處亂世而介然不污。與姜徐諸君子豈不謂之明哲知幾者乎。

華歆

華歆與管寧、邴原皆以清望著。時寧與歆為友，常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與寧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輒廢書而觀，寧遂與歆分席而坐。於此二者，足知其偽行。天孝獻末年，歆為豫章太守，入朝拜尚書令。建安十九年十一月，受曹操命，勒兵入宮收伏皇后。閉

戶匿壁中歆乃破壁而入就牽后出時帝
坐外殿后披髮徒跣泣過訣曰不能復相
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操遂將后
下暴室出死后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歆
所為如此真亂臣賊子也安可與管寧同
儔哉食漢之祿而為奸兇執母后亂倫敗
俗夷狄之弗若也或曰當時天下大柄在
于操手歆若違命必遭其害愚大不然君
子舍生而取義後身以成仁果於操命弗
獲辭惟忠義而死豈可為悖逆之輩苟祿
倖生於世哉歆於大節已喪雖有廉節小
節奚足算也

蔡邕

蔡伯皆史稱其孝友三世同居先是王充
著論衡八十五篇北方未有聞者王朗
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邕嘗詣朗或役其

隱處見充論衡輒持而去囑朗曰與汝共
之慎勿廣也君子非之靈帝時因宦寺之
譖亡命海上十有二年董卓徵之邕畏就
徵一日之間周歷三臺第知爵位之榮而
不思食祿之非義第懷董卓之私過而莫
思賊臣之禍敗也及卓燃脂百姓歡呼相
慶而邕乃駭歎遂為王允所怒收付廷尉
猶顧髡首則足終成漢史大夫士多矜救
之弗能得竟死于獄中嗚呼伯皆才長而
智短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則見
邦無道則隱此聖人之格言也五尺童子
誦而知之孝靈昏暗之朝寺人專權勢如
狼虎固知退避已遠髡徒之辱及董卓僭
亂不效申屠蟠堅守清節而乃利其榮貴
致非命于桎梏豈非才學有餘而遠慮不
足歟抑貪名位之顧靡是時零歟是未可

知也愚觀伯皆傳深為悼惜

荀彧因曹操欲受九錫飲藥而卒

荀彧字文若初以孝廉舉何顗稱有王佐

之才聞曹操有才畧遂往見之操與語大

悅以為奮威司馬及操在許謀迎天子或

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

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

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今驚輿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

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

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是也扶

弘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

何能為觀或此言足知其心忠於漢也及

董昭與眾謀欲操受九錫諸將列侯皆是

其議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貞

忠貞之誠守謙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

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因留或參丞相軍事

操軍向濡須或留壽春遂飲藥而卒蓋或

知操受人錫則必策漢也當時之人惟知

操兵力之強固知順逆之理故或寧守順

而死不為奸逆之臣其節義豈不光明俊

偉乎杜牧信史氏虛文言或比操於高光

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于漢用是或

或過公非之當笑夫或佐操芟除群雄其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志欲操匡扶漢室也故以誠心佐之不虞

其奸兇之悖逆及其威權既盛生殺降拜

皆出其口孝獻徒擁虛位雖有命世之才

莫能救漢之亡也故或寧死于漢而景為

奸兇之臣非忠賢而能若是乎文中子曰

荀氏有三仁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道溫

公曰或之仁復居管仲之先斯言信矣又

曰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勳與蕭何

同賞或不利此而利于殺身以楚名斯言則失也夫蕭何雖高祖誅無道秦以救民于塗炭高祖取之順而何輔之順也孝獻無失德祇為強臣挾制豈比無道之秦乎若使或不死節輔操篡漢非獨為魯仲連之罪人寔萬世名教之罪人也文公於綱目書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不取溫公之論其意深矣

綱目書

載

漢昭烈赴圍成都劉璋出城降先儒有曰昭烈以信義聞於天下劉璋善遇若此而反扼其吭奪其國豈得謂之有信義耶嘗觀水心葉氏論曰先主之取劉璋正所以為義也夫所謂仁義之師者不為無名之舉征伐以討其不王耳方董卓之亂關東諸州郡皆起兵討賊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私意東圍成都益州傲然有

不臣之心竟乘興斷劍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當王室傾危之際而乃自矜便利圖竊神器蓋漢之奸賊仁人所必誅者漢靈已收殺其子而恨未誅其身然則焉之罪豈可容耶及璋以孽息昏弱復盜據全蜀之地昭烈方仗義兵據群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討何以正其名乎故昭烈之舉上撫漢帝之賁下誅劉焉之奸厥功大矣何負信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按葉氏是說足以正前人言昭烈失信義之非愚故表而出之

雪恥齋也卷之四

雪航膚見卷之五

門人陳祖舜 鄧誠 校正

昭烈即位於成都武擔山之南改元

章武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
勝之後也勝子正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
金失侯因家涿郡至祖父雄生父弘弘生
昭烈有異相垂手過膝自顧見其耳有大

作集卷五

一

志喜怒不形于色嘗與公孫瓚同師盧植
至是往見瓚以為平原相曹操攻陶謙
於徐州帝往救之謙疾篤謂別駕糜竺曰
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
之帝遂領徐州牧屢遷顯帝而生竺不少
挫及三顧隆中待伊呂之佐赤壁攻操跨
有荆益稱王漢中大義未伸曹丕篡漢帝
不得已即位于蜀以繼漢之統緒漢業雖

未盡復而漢紹唐之丕緒藉是未泯炎劉
四百年之餘澤尚有存焉者也陳壽懷孔
明懿答其父之私恨作三國志反以昭為
正統而謂漢人冠且敢於直臧漢之號而
私以屬為稱溫公作資治通鑑小同其舊
亦以族屬號遠為疑晉元帝司馬懿之支
出且冠視漢蜀而用故晉之統昭烈豈沛
龍種觀志興復乃反不許其稱漢耶若昭

作集卷五

中

烈非漢子孫孔明初見即不稱為帝室之
胄也曹操蓋世奸雄豈不能聲其詐偽而
討之當時荆楚之士從者數萬人蜀中英
傑景從者又萬餘人無一人疑其為偽至
宋子有餘年而乃言其族屬疏遠疑之不
能紀其世數名位此正陳壽扶私之謬溫
公循此而抑昭烈也文公繼目帝漢而賊
魏寔本於春秋之書法故以篡廢而矯禪

位之說以魏人侵境為入寇之書快人心於方來誅奸臣於既往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誠萬世不刊之典也

曹魏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郡人桓帝時中常侍曹騰養夏侯氏之子名嵩以為嗣嵩生操冒以曹為姓初舉孝廉後守東郡太破黃巾招降潰賊二十餘萬用兵如神所以破

滅諸雄自遷許以來生殺予奪皆出其掌握孝獻拱然於上常懷恐怖之心至是夷董卓殺貴人執伏后配二皇子族孔融殺楊修逼呂伯奢聞食器殺手殺八人初攻陶謙坑殺男女數十萬於泗水一為之不流攻兗州三郡皆屠之死者二十餘萬雞犬盡滅墟邑無復行人其奸兇殘暴不可殫言及其將死為因沈涕留妻妾婦小者

賈履區處衣服皆瑣瑣言之比昭烈臨終勅后主之言光明正大天壤懸絕矣其子曹丕篡漢竊比聖禪猶忌宗親疎絕同氣仕城王彰陳思王植其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以憂死篡漢未幾而卒太子叡立十四年卒養子芳繼立十四年而國柄已任司馬懿之手懿死其子師秉政即廢芳而立高貴鄉公髦在位六年為司馬昭所執立常道鄉公奂是為元帝改由司馬馬寄望名立未二年遂為司馬炎所篡懿在曹芳時已殺曹氏宗室楚王彪等及曹氏凡八族死者五百餘人皆操之子孫也及炎篡位封奂為陳留王懷帝永嘉四年劉曜陷洛陽曹氏宗室殺無噍類足以酬操執伏皇后殺董貴人配二皇子滅絕漢室之報也三國六朝之禍發端于此是後亂

臣賊子接踵效尤皆由操以啓之也子孫亦被誅慘無遺天道好還信哉

孫吳

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武子之後父堅初起江東為佐軍司馬勇鸞剛果當時鮮有倫者被破黃巾再破董卓乃入洛陽修諸陵寢足知其忠義之心矣惜乎晚節不全受乘術命擊劉表卒殞于孤矢之下

長子孫策志氣弘邁收父之兵歸并江東聞乘術偕號遂與書絕交又聞表曹相拒即謀襲許以迎天子其忠義之志可尚矣先儒言其天假之以年必能扼操之吭而拊其背使不得逞志于中原以存漢室亦未可知也權籍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摧破勍敵卒成鼎峙之業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繼先父兄之志蓋心實室匪

昭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實不為忠義諸侯乎而乃苟且自圖甘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也文公先生有曰人謂曹操是漢之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是以縱目於魏則書魏主至於吳書吳主權凡於君臣問答皆書其名寔乃誅奸亂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

前示勸懲於來世此所以繼獲麟而作也權在位三十一年歷亮與休以至於皓淫刑逞虐無道之甚晉兵東下面縛出降晉武帝大康五年卒死于洛陽懷帝永嘉四年劉曜石勒陷洛陽孫氏子孫皆為亂兵所殺堅策之死遂絕

三國人才
三國之臣其才畧皆有可取至若忠義無

全清正大之體有王佐之心者惟諸葛孔明一人而已觀其輔漢二帝開誠心布公道舉賢用能務農訓兵以興復漢室為已任五伐曹魏殺罪致討司馬懿奸雄善用兵畏之如虎甘受巾幘婦人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其食少事煩幸其早卒而已其忠義憤激之解見於出師二表至今無日月同輝治國之道用兵之畧忠言善政載于

卷之五

七

汗青赫々若前日事擬之操懿欺人孤兒寡婦孤媚取人天下者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自春秋戰國至于秦漢道義否塞功利之說滿天下謀國者不知正誼明道之為貴惟孔明高邁獨立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其忠貞義烈之心東坡以為懿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或曰吳之周瑜魯家陸遜其才不下孔明當時

關羽禽于某斬龐德大破曹兵威震華夏操欲徒許以避其銳蒙乃潛取荊州兵不血刃羽父子俱被其禽非才畧之優能如是乎愚曰不然凡用兵貴乎正道以掩襲而取勝者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彼蒙遜之徒陰險詭詐鬼蜮之為耳眉山老泉蘇子曰世多奇呂之功以予所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今去三國千五百

卷之五

八

餘年孔明祠堂在蜀自漢至今春秋祭享綿延弗絕雲長翼德之祠徧天下士大夫家亦有繪其象祀之者誠忠孝仁義之真古今一心理無間斷故也魏吳諸臣孰為之呼名一酹耶

西晉

晉武帝司馬炎昭之子懿之孫也三世執魏之國政生後子奪晉出止口亦猶曹操

之執漢政也。炎纂魏立平吳之後，荒嬉色聽荀勗，馮紕之譏，出其賢明，母弟卒。風俗日衰，戎狄為患，太子東嗣立，不辨。賈充之女為后，嬖而興之，由是殺顧大臣幽廢，皇太后絕膳八日而卒。太子少有令名，出於許昌，殺之，經常大壞。無人理，於是八王交攻，互相殘害。劉淵稱，肇其亂矣。懷帝立四年，被劉曜所執，劉

便着青衣行酒，竟殺其害石勒，追東海王越宗，室沒於勒者四十八王，八以下死者十餘萬人。及劉曜王頊入洛，百官士庶死者人三萬餘人。晉室之禍至是極矣。然帝立四年，亦為劉曜所執，荀伏後庭洗爵，執蓋亦被其害。自是洛陽丘墟，劉曜埋於荆棘中，天鳴呼司馬氏父子身為上公，造道二主，佐命三朝，歟！

害也。今人之國未及再世，偶起蕭牆之內，骨肉自相屠戮，即昭廢祗魏室二主，劉聰殺懷愍二君，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張華案顧

華字茂先，博聞強記，撰博物志。武帝以為黃門侍郎，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任司空。裴頠字逸民，賈充親屬，素有雅望，位至尚書僕射。是時王衍何晏等皆祖老莊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傳

無為。本故著崇有論，謂其浮誕之說，庶知乎道者也。惠帝愚騷，賈后光陰暴橫視，帝如偶人，畧無忌憚。由是殺楊駿，祗太后殺汝南王亮，楚王瑋，太保衛瓘，幽太子於金墉，而殺之。晏倫之道，掃地盡矣。有識者必思遠近華頠，司隸不知退避，果何心耶？先是顧薦，帝也。于華忠，辟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裴茂先華身不才，是為之，故而然。」

故棄典禮而附賊意此豈大丈夫之所為
哉忠之是言功中二人之病也及太白登
見中台星孫華少子趨勸父遜位華不從
乃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及趙王倫
與孫秀將為亂使司馬雅告華欲與共造
其子也

東晉

和稷為天下降害華又拒之雅怒曰刀將
加頸猶為是言耶既而倫秀率兵入宮誅
元帝司馬睿琅邪恭王覲之子恭王妃貞
賈謏廢賈后為庶人華願皆被其害夷其
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帝寔為牛姓也

謝安

三

謝安

注

三族嗚呼二公履宗絕嗣自取之也是時
春主恩暗賊后擅權小人附勢濁亂旬浹
而乃貪權不舍去及天象變子勸遜位急
掛冠走引黨不保全身家猶乃云靜以待
之是待其殺身滅族也愚思華願所以不
遜位不從司馬雅之言者蓋以懷賈庶人
之任過錄之苟馬以求富貴非有匡正天
下之志也昔祖茂先作勸志詩七德得其
秦八十萬衆安帝遭桓玄之篡賴劉裕誅
玄東魏反上恭帝立年半元氣對公可哀

本帝為零陵王尋被其殺自曹丕篡漢而
盜唐虞聖禪之名司馬炎踵而行之以至
宋齊梁陳北齊隋皆效之而篡祇未有
享國百年子孫得其令終者也嗚呼祖宗
以悖逆而奪人之國而子孫亦失於悖逆
之人天道好還豈不然乎

兩晉人臣

西晉之何曾羊祜杜預衛瓘衛玠張華裴

晉書卷之三

晉書卷之三

補

敗亡之禍哉使若王行之賊俗阮籍劉伶
畢卓之徒得以酣飲放蕩棄威懷法賈充
乃飲君之賊武帝時知其父醜而思短使
如少子伯為太子妃之使楊后出卒嫡孫
廢死以致骨肉自相骨肉中原板蕩賈氏
宗族俱為倫秀誅滅亦可伸神人之憤恨
也

東晉王導祖逖劉琨陶侃郗鑒紀瞻賀循

顧王渾樂廣王濬魏舒劉毅庾純山濤鄭

戴若思周顗溫嶠卞壺桓彝王述桓中謝

衰和嶠任愷崔洪傅玄傅咸劉頌嵇康索

安王坦之謝玄劉牢之何無忌周處之賢

靖周處周訪謝繼綏紹東晉過隱之諸公

有忠義於晉室也至若王敦桓溫世受晉

或以武功顯著或以忠直稱聞或以列正

恩身為將相榮寵無極下思竭忠上輔聰

表見或以政事清潔皆可嘉也若曾祐華

小人之言譟為叛逆殺死其養子應以竹

顧數人其妙亦有議耳苟勗溫純譜出齊

簪最處體重其外理于無室中有司餘其

王攸使其忿恚而卒白使武帝無如宋太

廢焚且不姓德而斬之與錢鳳沈充之首

祖之用何術行之既速且一三言有句宋

應于高行世于玄德位八月引公身而斬

之夷其三族。嘗言男子不能垂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乃與其子真道臭於萬年也。

南北朝

南北之世，先儒以南朝為正統，蓋以承東晉之統緒也。文公綱目分注南北，先宋齊梁陳而後元魏，固齊其抑揚有微意也。宋自永和庚申至陳禎明己酉，凡一百六十

傳見北齊書

一

九年。南之四朝皆篡弒而立，所謂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也。且其子孫賢明雖有二三可取者，視元魏獻文孝周武諸君不逮遠矣。宋高祖劉裕弒晉安恭二帝篡奪其國立，甫三年而祖暉傳七世而六君皆殞于非命。及齊篡奪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出死焉。齊高祖蕭道成篡宋即位四年，僅得一傳。其二孫廢帝者，得度蕭高祖祇子

孫殺無遺類，亦可酬滅宋之報矣。當篡立五年，二子嗣位，一為王國珍所殺，一為蕭衍廢。衍又以嗣殺高武子孫之報矣。梁武帝衍篡齊而立，錄用齊氏宗族符以帝心。此事最為仁厚。宋齊以降皆莫能及。所以子孫綿延不絕至唐，蕭瑀八葉皆為宰相。亦可見仁德之報也。惜乎迷心夷狄之教，棄滅先王典禮，義方不立，雖在位四十八

傳見北齊書

一

年終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弗獲全終。再傳四主，二殞，非命遂為陳霸先所篡。霸先號陳武帝，仍追梁武帝廢，專奉夷教，任出三年傳五主，為隋所滅。愚觀宋齊以人臣之逆篡奪人主之國，殺人子孫，絕人宗社，而人亦殺其子孫，絕其宗社，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爾梁陳二武帝捨身與佛家為奴，斷宗廟之血祀，以引受之，弘之以傳

之於祖宗不敢有所輕忽況思為之捨乎
孟子曰教孰為大教身為大孔子曰不能
教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
本支從而亡嗚呼武帝傷其本笑不亡何
待

北朝

魏道武帝姓拓跋名珪因符秦富即始立
國于北方迄其秦夏燕涼盡有中原之地

卷之三

七

嘗問李先生曰天下何物可益人神智對
曰惟有書說可於是大索天下書籍悉送
平城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三千餘人
朝野皆束髮如帽正封畿甯制吏遣使巡
行郡縣察守令之賢否親考覈而黜陟之
國中大治歷明帝嗣太武肅文成濟獻文
弘至孝文宏五歲受禪悲不自勝曰代親
之際內切于心也止之泣道仁濟初三改

北齊

五經百家之書無不博覽在輿攬輟不忘
講道即位十年以後詔冊皆自撰也乃改
姓元氏尊賢使能制禮作樂興修學校蔚
然有太平之風自兩晉南北皆弗及也歷
武宣恪專尚夷教遠近承風北及延昌州
郡一萬三千餘寺魏氏之業衰於此矣明
帝詡至幼主劉魏政大亂前帝子攸為爾
朱榮所弒節閔帝恭亦被高歡弒廢帝

卷之三

八

嗣至孝武修奔長安依宇文泰於是分為
東西魏矣東魏孝靜帝在位十六年為高
洋所弒西魏孝武帝為宇文泰所弒立文
帝寶炬至廢帝欽恭帝廓為宇文泰奪元
魏世有賢君多有善政自道武至恭帝一
十六君凡一百三年比南北諸朝為久良
由祖宗之德而致然也

雪航厚見卷之六

四

五



後周

後周孝閔帝名覺宇文泰第三子纂西魏
為周末期年為宇文護廢弒立泰長子毓
是為明帝在位四年護憚其明敏真毒于
糖餅飲之臨終口授遺詔傳位予弟魯公
邕是為武帝即位之初考序太廟班六宜

卷之六

六

之法肆太學行養老之禮既誅宇文護始
親萬幾聰覽不倦崇尚儒術擇除釋老教
年之間克平齊地性好節儉常服布衣履
布被後宮妃嬪不過十數人在位十八年
海宇平治號稱仁賢之君惜乎其子不肖
當疾革之際能效明帝之心傳位於晉王
憲豈下承司之系社乎先聖王以子不
堪負荷求賢而禪之以意為祖弟承行者

聞長於撫御望重萬尊而反疑忌不託乃
召宇文孝伯囑以後事以神器付于悻逆
之子致使齊王被其誣殺宗社移於他姓
豈謂之明哲哉子賢既立不孝不仁無道
之極未幾病時不能言傳位于七歲之子
衍自稱天元靜帝沖幼楊堅以天元后父
執其國柄遂行篡奪盡滅宇文氏之族而
為隋矣先儒謂宇文泰弑魏孝武旋又放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弑廢帝把握魏政二十餘年身未及取而
子篡之得國不三四載二主俱被弑殺武
帝雖有仁賢之德而制已不肖遂為楊堅
所滅不忠不義之報亦稱其施也可不悲
哉國之有司公傳七二十五年而隋篡奪
焉

隋

隋文帝楊堅父高祖曰文高為大將封晉

國公帝襲封事用武帝以其女為太子妃
太子立為宣帝弒靜帝立帝以元舅秉政
素無功德加于民徒以相貌奇異暗要人
心過天元昏暴靜帝幼冲以成篡奪之謀
盡滅宇文氏之族自謂無復後患嗚呼兩
世食周之祿一旦萌悖逆之心篡奪其國
又滅其族不仁之甚矣在位二十四年為
太子廣弑是為煬帝弑父欺兄蒸汚庶母

殺其兄子八人誅戮功臣恣行奢暴遊幸
江都宇文文化及使司馬德戡入宮數其無
道之罪乃并其愛子果皆殺之隋之宗族
任江都者無少長皆被其戮唐高祖起義
兵克長安立代王侑未及一年遂為唐之
天下矣嗚呼隋文帝以椒房之親欺人孤
寡奪取其大位人復屠其子孫自以為無
復遺患豈知天道昭然聖賢不與乃生衆

竟之子俾其殺父之窮奢極欲而喪其身
家以酬其下忠不義不仁之報也天道好
還誰不信乎

唐

唐高祖李淵其祖虎佐周有功為上柱國
封唐國公虎生暉生淵襲封留守太原
煬帝幸江都不反天下大亂乃與義兵入
長安立煬帝孫侑為帝自為大丞相封唐

李淵

王尋即帝位楊氏子孫在長安者皆隨其
才器擢用之自宋齊以來篡奪國者隨滅
其族高祖存心仁厚如此宜乎傳世又遠
享三百之祚也初太宗起義兵劉文靖勸
高祖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先
儒謂太宗恐高祖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
守臣節可也豈有曾父臣弟以得天下而
可為乎以愚庸見不然其說煬帝無道浮

于桀紂秦皇海內元：如任塗炭况當
杜伏威王世充竇建德李密徐圓明劉
周梁師都蕭銑薛舉各擁兵數十萬唐
孫毒以相吞噬豈可終守臣節而事此
夫乎太宗起兵除殘去暴拯萬民于水
之中誠比迹于湯武也至若勸高祖與
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此劉文靖
謀非太宗曾之也高祖自為手啟逆始

李淵

口

可汗云欲舉義兵遠迎王上伏與突厥和
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
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
始畢許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亦所知
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趣矣若
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
之觀此則知突厥已有尊戴之心矣太宗
即位擒突厥額利二可汗主長安稽顙于

殷廷之下高祖宴于未央宮二可汗起舞
上壽足以雪向日敗書之恥矣曾父臣虜
之說烏可信乎

太宗十八起義兵于晉陽破薛雄百戰
而有天下隱太子何功焉高祖為唐王時
將佐皆請以世民為嗣高祖從立太宗固
辭而止高祖即位之後嘗謂太宗曰天下
皆汝所得當以汝為太子是時以其平一

卷之六

十

天下之功詔布海宇立於東宮名正言順
矣建成喜酒色遊畋元吉多過失嫉太宗
功高日以謀殺為事嘗謂其下曰但除秦
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太宗迫于僚屬之初
遂致推刃同氣以傷骨肉之情此由高祖
無知子之明處置失其道也向使建成元
吉得志蕭牆內禍亦晉隋之續爾豈能傳
三百載之唐祚哉太宗在位朝有賢良之

宰輔內有長孫之賢后政治之美庶乎成
康泰漢以來皆莫及也嘗天之時曰夷入
仕及朝貢者數百人皆痛哭剪髮勞面割
耳流血洒地北有得于華夷之心而能然
乎史臣曰秦漢以來功德無隆一人而已
其所失者訥元吉之姬與其生子長孫皇
后崩人欲立為后致使後世致元子烈父
妾父奪子妻累有閉門敗亂之禍也予思

卷之六

十

太宗聰明英武為此大失而不顧禮義者
何耶豈非以楊氏為貴族歟抑容色之美
歟蓋不可知其然也觀帝即位之初首出
宮女三千俾各歸父母此最盛德之事其
三千宮女之中豈無貴族容色者蓋妙選
其人以事宮闈奚損於德乎胡為顧細弟
婦自虧聖德而失正家之道也其後子孫
內亂指為口實而莫知其取焉易曰正其

本萬物理差之毫釐認以千里故創業垂
統之君必慎其修身正家之始也太宗賢
明仁孝力於為善惟此一失深為賢才之
累取譏于後世惜哉

太宗不封建昆仲宗枝于國
右之明王封建宗枝以爲屏特以親骨
肉貴支體衛固宗祧一從于天下以爲
根本之固而防異姓之害也故裂土分茅

傳于子孫同其休戚協心圖治以禦外侮
而為宗社百世之計也自武王即位之初
封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族姓者四十餘
人分五等之爵以無制天下故傳世三十
有五而歷八百六十七年漢高祖初封同
姓為王至景帝皆奪其國遂致中絕于王
莽漢末為曹以之所篡秦始皇并一國聽
季斯之言不行封建二世而亡至魏宋齊

後引喻殊忌骨肉自剪曰關畧無深根固
本之計故皆為異姓所奪也高祖代備而
有天下昆季八人江安王道宗淮南王道
元河間王孝恭襄武王琛漢陽王瑒淮安
王仲直夏丘王仲荀皆負文武之才也高
祖之子聖王元軌舒王元名皆太宗兄弟
之最賢者親徵侮其季行曾則不能立經
文學過於河間東平又若韓王元嘉徐

懷鄭王元懿道王元慶魯王靈夔亦
祖諸子中有才器者皆不許就國為藩
屏俾居京師身居閑散祿無底權致使武
氏潛干天位曾無一王有兵柄可匡救者
而皆被其變弒始盡向使諸王各在于藩
有兵為護協心同志豈不能制武氏之僭
偽哉至僖宗之時各鎮節度皆握重兵郡
邑殘敗者為已存生殺亦自已出監據其

所莫敢轉移以幾歸建朱溫為亂其殺昭
宗九子投屍于曲池唐室子孫無復子遺
誠可傷也夫國家封建宗支如一身之于
手足也一身有患必以手足護持宗室於
國家同其安危國家治安宗室同享富貴
國家危亂宗室同受其禍誠非國而之至
親則不為國家之至憂也以大宗之賢明
慮不及此俾諸昆弟不得封建就國拘于

非非

京師甫及一傳遽遭武氏篡奪諸王宗枝
皆被其害幾成唐祚此日太宗必向日是
成元吉之謀故疑忌骨肉至親俾居閑散
卒致鼎移異姓可勝歎哉

高宗武后

高宗不念聚德之恥以卿器付于武氏之
手拱手受制先儒焉久謂且不孝不慈不
仁不義是豈不子之子且何益也武氏

名聖則州都督武士彠之女年十四選入
宮太宗以為才人侍帷帟十有二年矣太
宗崩出宮為尼高宗詣寺行香見之歸塔
王皇后時王后與蕭淑妃爭寵觀帝納之
聖能柔忍不恥高宗謂能奉已信其誣后
厭勝之言以王后淑妃廢囚于宮中竟不
思太宗向日佳兒佳婦之遺命也於是立
聖為后無忌猜遂見廢其殺戚柝赫然

三三

無所忌憚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
為厭蠱寺人王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上官
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訴
帝反羞縮待之如初猶恐其恚恨乃曰是
上官儀教我止后使許敬宗繕儀殺之足
以知其昏懦之極矣按潘氏編年武后入
宮年二十八三十一拜昭儀三十二賊殺
主母王后中宮三十三奏易太子忠王長

子弘三十五殺太宗顧命大臣三十七高
宗令決百司奏事四十五受百官四夷朝
于光順門五十二以太子弘聰敏廢而殺
之立次子賢五十七又廢之高宗崩以第
三子哲為太子立為帝是為中宗六十一
廢帝為廬陵王繼立睿宗乃奪其位寵幸
僧人懷義立武氏七廟六十三大啓告密
誅唐宗室殆盡六十七改唐為周自號聖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神皇帝以中宗為皇嗣七十一寵幸御醫
沈南璿七十三太平公主薦張易之張昌
宗年少美姿遂大寵幸七十五武承嗣武
三思營求為太子賴狄仁傑反復間陳乃
召中宗還東宮七十七以二張為不廷中
官進三十無妻美姿者侯祥等二人為奉
宸內供奉號如意君八十一廢疾大臣皆
不得見惟二張任內張柬之崔玄暉嚴暉

桓彥範袁恕已等舉兵入宮誅二張中宗
復位愚觀武曌一婦人竊取天下大器一
十一年斷喪唐之家國殘忍酷虐淫無
度於唐室有滔天之罪自有天地以來未
嘗聞也東之諸公為唐室討罪人既立其
子則無誅母之禮蓋於是時妙選太宗子
孫賢明者立之列武氏並惑高宗賊殺主
母僭干天位移唐社稷廢唐宗廟誅唐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室任用酷吏毒痛四海姦淫無度等罪告
于九廟廢為庶人而戮之宗族皆誅夷亦
可以慰高祖太宗在天之靈而伸海內臣
民之憤也諸公而不慮遠乃遺賊根于昏
暗之主使復用事穢亂宮掖誣害忠良諸
公反受其禍可勝歎哉

李敬業起兵以追復廬陵王為辭武
后遣李孝逸破之

李勣受高祖太宗寵命位列三公高宗欲立武后時長孫無忌禱遂良韓瑗于志寧來濟諸公固執不可高宗猶豫未決李勣入見帝又問之向使勣如無忌遂良之對武氏未必立也乃對以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永徽六年十月帝遣勣齎璽綬而立武氏正位中宮時勣年六十有一至總章二年勣卒年

已八斗武后光宅元年李敬業起兵匡復為李孝逸所敗悉被誅滅追削勣之官爵發塚斷棺盡夷其族勣歿纔十有一年而有此覆宗絕後之禍向日阿諛立后之言齎璽綬冊立之寵武氏寧記而今之乎上天邪其逢君之惡而泯其祀夫何怪焉

魏元忠

李敬業起兵匡復不用魏思溫之言故宜

敗也初李孝逸至臨淮集戰不利元忠為監軍御史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乃為其指示方畧遂破敬業由是武后大疑唐之宗室舊臣誅夷殆盡誠所謂助桀為虐者也向使元忠與孝逸謀與敬業合兵討其武氏興復唐室豈不為唐之忠臣乎而乃竭心以事無道之女主貪權罔位屢遭誣害幾至刑身知榮而不知辱知進

有見其素

三

而不知退其賢智安在哉及武后卒武三思矯其遺制賜實封百戶乃俸制感咽而泣見者皆曰事去矣夫武氏唐之罪人也今幸其死正宜改絃易轍興立唐祚滅其奸黨而乃懷其小惠作兒女子悲思之態豈大丈夫之志哉中宗即位自為宰相與時俯仰不逞其政事之失駿囊尉素趙客致書數其十失之罪似隄謝而已是後太

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元忠之子升亦為亂兵所殺元忠敗務川尉王浩陵而死父子皆弗復全終亦可見其不忠不義之報矣傲之狄梁公豈不大有幾絕乎

狄仁傑

梁國文惠公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高宗時為并州法曹累遷侍御史武后臨朝殺宰相裴炎盛開告密之門是時周興來俊

卷之三

七

卷之三

七

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負屈而死者萬計時仁傑曰寧州刺史人為冬官侍郎武后既殺韓魯諸王親戚皆死再治越王貞黨當坐者七百餘家籍沒者五千餘口皆欲殺之仁傑密奏曰彼皆誣誤臣欲顯言似為常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武后特原之全活五千餘人又

來俊臣族誅公由出州都督入為駕臺侍郎武承嗣營求為太子仁傑反復問喻乃召中宗遂以趙承嗣之弟武三思繼繼忍惟信重仁傑群臣皆莫及常謂之曰老而不召仁傑好而引走諍武后每屈貴從之常從武后遊幸過風巾塵馬驚不止武后命太子追執其輅而繫之每入見武后皆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身亦痛及薨武后泣曰朝堂空矣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愚觀梁公居武氏酷虐之朝孑立于群兇之內累被羅織之徒所誣其忠義之心不少哀既為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等十人教人卒成反正之功也先儒有曰非武后能用仁傑而賢仁傑能用武后也梁公賢哲豈不知武氏為唐室之賊而可屈已以事之耶所以事之者其心有所為也古人有言人有

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梁公之謂歟

武攸緒

安平王武攸緒則天姪也貞觀後降唐上
棄官隱于嵩山武后疑其陰使人觀之攸
緒陵游巖室冬居茅舍是時石室有所賜
器服皆置不用畱田耕種無異于民中宗
即位徵為太子賓客既至引來蓬山後以
召至以野服見之安加寵賜皆不受親貴

相見敘寒溫外不交一言其清潔之節自
漢以來未聞有也當武后革命之際諸武
競進惟攸緒棄王爵而避其亂及中宗反
正徵至見其昏庸即致然而去不與其族
之汚毫釐不緇怡然而樂焉李維伯莫之
清不多適也觀三思崇訓之徒若兩中婦
餘爾
雪龍膚見卷之六

雪龍膚見卷之七

玄宗

玄宗開元之初用姚崇宋璟及姚崇
李元絳杜暹薛休奏九齡諸公相繼為相
是以一十年間海宇寧謐天下平治在位
既久漸肆奢慾耽遠忠良且日好佞由是
蘇九齡而相李林甫教司子諒而寵牛仙
客以無子廢王皇后廢武惠妃之謂無故

牛仙客

而殺三子壽王乃惠妃所生聘楊氏為妃
已十年矣奪取入宮號曰太真

按楊妃外傳太真小字玉環己未九
月生乙亥三月冊立為壽王妃甲申
八月取入宮乙酉二月冊為貴妃年
二十七

寵任胡錫徽亂宮闈林甫死楊因忠為相
敬安祿山之反以致是胡因忠幸蜀川

祿山入長安捕百官送洛陽殺公主王妃
駙馬八十三人祭安餘慶

祿山長子有罪

又殺皇孫郡王二十餘人將相之家皆
無遺類矣嗚呼玄宗年少為馬王孫戚
諸韋稱為英武即位之初任用賢相恭儉
勤勞及其末年反為李時竟日危色光其
心志奸回蔽其聰明致使上厲震驚忠臣
烈士為逆胡所害鑒興舊還向無郭子儀

李光弼顏真卿李泌諸忠良盡心竭力豈
有還京之日也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
自滿九族乃離便玄宗能慎終如始豈有
喪亂之禍哉

開元二年初涪州刺史周利用等十
一人皆武后時結吏宜放歸草澤終
身勿齒

玄宗是初當時雖協輿論以是為見是七

刑也夫張柬之崔玄暉桓彥範敬暉素怨
已五王匡復唐室莫大之功也皆被武三
思鄭愔二賊所誣貶宿外司馬尋使用利
用矯詔殺之極其慘酷其宗楚客宗晉卿
紀處訥甘元東為三思羽翼周利用丹祖
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為其耳目時人謂
之五代當時唐室公卿臣庶被其殘害禹
有餘家不可勝言矣玄宗于此時正宜追

唐書

卷

捕向時奸臣酷吏下大理獄設五王神主
于道達執利月諸賊于前剖心剖肝分
節解烹之鼎鑊以祭五王之靈族滅其家
以雪幽冥之憤亦使奸酷小人知有天道
而知所警也乃放歸草澤使其全軀幸免
豈非失于討惡之刑歟愚故借書于此以
誅奸酷於千載之既往云

肅宗

肅宗玄宗第三子為太子時，賊安祿山有反相，請誅之。玄宗不從，反祿山反，賊兵犯關。玄宗倉猝幸蜀，至馬嵬，父老處道請留。玄宗不許，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臣等輔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建寧王侯亦諫曰：『逆胡作亂，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不如收西北之邊兵，召郭李于

卷七十六

河北與之并力討賊。克復兩京，掃清宮禁，以迎至尊，還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作兒女之戀乎？」父老擁馬不得行。玄宗聞之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及飛龍厰馬與太子，且欲傳位太子。不從。既至靈武，尊冕杜鴻漸為上皇，天子為上。天子尊玄宗為上皇，天帝由是河之南北，江淮之間，知肅宗即位，咸堅徇國之心矣。先儒

其見利而動，不顧其親及迎上皇還京，又曰：「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予庸見，賊非當矣。當時賊勢猖獗，中原大亂，玄宗遠幸西蜀，天下臣民莫知所向。肅宗若不徇人之望，將士多閤，中人必思其家而潰歸。六軍一散，唐室必危也。肅宗順人心，即位任用郭子儀，克復兩京，迎上皇還宮，誠合一時之權，豈可以不孝賊之耶？」

卷七十六

事

郭子儀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三十餘萬進圍涇陽。郭子儀之兵纔一萬人，謂其子晞曰：「虜衆我寡，戰則父子俱死，國家亦危。吾往以至誠言之，或幸而從，社稷之福也。」乃與數騎至回紇陣，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曰：「令公來也。」皆下馬羅拜。子儀執其大將，導葛榮手責其負

約因取酒共飲子儀執酒酬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從今有負約者身領陣前羊族絕滅黑葛羅亦舉酒酬地曰如公之約于足共擊此第大敗而足良由子儀忠貞自衛國忠貫日月神明護持而致然也先儒戴氏言子儀此舉乃一時幸會不可為法亦雖論也吾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唐書

本

唐書

本

可以為法者蓋其後之為將者無子儀之忠信才德而欲效其所行猶送奇貨于毀人爾子儀仕甫代二宗以身繫天下安危者死三十年富貴壽考哀榮始終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人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守由忠信之誠安于義命而然也謂其窮奢極欲者子儀明哲之賢焉有此哉蓋史氏記之謬也

行矣子儀之識量弘深言行誠為才畧優裕有唐之世無有倫者所以忠信之誠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于遠故挺身見萬眾之虜視君麾下之卒非惟勇不敢害而以下馬羅拜服其負約之責即欣然從命而退非佞倖而然也是由一念忠信之誠格于天地通于神明而結俯首信服而去非一時之幸會也數人皆不

唐逸史載僖宗廣明二年黃巢寇長安發則天之墓出其屍賊眾汚之以珠玉研粉用水銀和之粧飾其屍仍以水銀玉漿灌其腹盛以玉匣浸薔薇香露雖百年衣色如生香氣芬馥齒髮不脫儼然如生也呂后卒時亦必如此粧飾而葬後為赤眉賊發其墓汚其屍愚思則天賊

殺主母殺弘賢二儲君後聖紀起四王
并其子孫二百餘人用酷吏來周之徒後
唐宗室公卿大臣士庶萬餘家負屈死者
二十餘萬其穢德浮于呂后十倍矣黃巢
犯長安賊發其墓出其屍視其容槪如生
競汚之嗚呼自周秦漢至於唐后妃公主
之陵極多矣累代叛亂之魁亦不少矣發
掘陵墓固必有之漢唐賢善后妃未聞有

牛車

水

所發而辱者若漢武之李夫人成帝之飛
燕玄宗之武惠妃楊太真皆傾城之色且
千秋年而卒亦不聞遣此穢辱則天八十
而殞朕獨發其墓汚其屍者蓋知其存日
之穢德也嗚呼天生尤物過萬宗庸懦得
以恣其詐術潛移神氣改唐為周肆其威
虐自有載籍以來未嘗聞也雖然武氏僭
位二十一載而宗族屠戮無遺向之朱其

聖者乃所以為赤族之訛向之謂陵墓者
而為大冢嫁汚之塲又烏若為任為如不
失其聖后之名而令夫百世享無疆之福
垂芳聲於萬古哉

昭宗乾寧元年以鄭綰為禮部侍郎
同平章事

鄭綰有清節雖至貧窶能以廉正自持由
知廬州入為給事中遷右散騎常侍嘗條

牛車

水

摘失政之事衆謹傳之每好詼諧多為歌
後詩譏時事故當時稱為歌後鄭五蓋以
每句歇後數字藏其意也所作之詩多有
惡時之語昭宗以為有所蘊故手注班簿
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馳往告之綰笑曰
諸君大悞使天下更無人未至于綰史曰
特出聖意綰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質
客皆主綰綰首嘆曰次後鄭五作宰相時

事可知矣。辭不獲，乃視事肅然，無復故態。居三月餘，以疾乞骸骨而歸。嗚呼！蔡可謂秉一中正知之日而審之詳矣。使人如蔡之心，則居位者皆得其人，豈有貪權固寵、欺君蔽賢之患哉？世之才淺志劣、昧于道義、趨附勢以干進用者，皆蔡之罪人也。

唐之興廢

唐書下卷

十

唐有天下二百九十年，歷二十帝，其治體先儒言其萬目，舉其間或治或亂，皆由君子小人進退而已。蓋無正家之法，故閭閻多失禮之事，所以其治雜糅也。至若中官產禍，起于玄宗寵任高力士，令其省決章奏，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自太子王公亦皆畏事之，至於肅代、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輩，專權自恣，萬弄刑賞，壘最聰明，德

憲以後，王守澄、執士良之徒，勢焰愈熾，不可復制。穆文武宣懿、僖昭七君皆由所立。憲敬二君亦為其裁作，或作福，或無忌憚。故僖宗呼曰令孜，為河父，傷復恭以昭宗為門生，繼法敗壞極矣。所以朱溫乘亂而成篡，太宗是府兵之法，無事則耕于野，有事者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罷則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此最良法也。玄宗乃

唐書下卷

北

置十節度使，以安祿山、燕三鎮德憲以後，方鎮侵橫，朝廷賦入止有東南八道，餘皆方鎮所得。至昭宗之末，朱溫燕四鎮節度，天下精兵皆在其手，遂成唐之祚也。此皆玄宗改隆太宗之制，而致板蕩之危。爾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示無疆。嗚呼！為君而承祖宗之統者，可不念哉！

漢唐內臣忠謹可為法者

漢元帝時史丹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補益每于侍從之暇後復餘墨者為小學
之書有補世用順帝時中常侍竇貴清儉
重厚位大長秋帝詔九卿舉不獲質獨無
所薦帝問其故質曰臣生自草莽長于宮
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一顯貴衛
鞅因景監以見識者知其不終今將臣舉
者匪榮即辱同辭之輩帝時呂強為中常
人臣皆所當法也呂氏曰漢唐之官寺其

一

有古事

主

侍清惠奉公時例封宦寺以強為都鄉侯
固辭不受因上疏陳言曰諸侯上與西七
下裂茅土高祖立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
天爵明勸戒也今中常侍曹節等並為列
侯品卑人賤譴謫媚主妬害忠良小人是
用陰陽爭利罔不由茲皆臣時忠義之言
也唐順宗時劉禹勸帝立憲宗遂去王
叔文之黨乃自處委及七月無秋
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
未嘗不罹禍人主而如此則能全其國
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如此則能全其身
身全則國亦全矣誠格言也可不念乎
五代
梁朱溫唐僖宗時從黃巢為盜巢僭稱僞
置溫司州防禦使見巢勢日危乃降于唐
賜名全忠拜宣武軍鎮昭宗進封梁王忠

其兇惡之心藏唐三百年之天下既僭大
位紊亂天倫無復人理內亂諸子之婦外
幸大臣之妻假子友之婦工之妻色幸之
欲立友人為嗣郭王友珪帝被溫管獲乃
與統軍韓勅中夜斬閤而入僕夫馬廷諤
刺溫刀出背數寸而死溫第三子友貞誅
友珪自立十一年唐祚宗入大宋友貞令
皇甫麟殺之兄弟子孫宗族皆無遺類先

唐書

中

儒謂溫以一身一家一族易一時之富貴

道萬世臭惡之名也

後唐莊宗晉王李克用之子聰明英武討

滅梁寇欲僭大號張永業諫曰吾王世

忠于唐室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召補

兵馬警蹙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王座即

大位殊非老奴從來相從之意也因慟哭

曰老奴血戰奉為唐室今王自取誤老奴

矣即歸晉陽恒十歲疾而卒向使莊宗思
先王戒命聽張永業之言訪求唐室子孫
扶立反正以為中興之良弼寧不為萬代
之瞻仰哉即位三年沈酒聲色寵幸俳優
寵浪笑傲竟卒于伶人之手為善不終亦
與當時篡取者無異也先儒言其惟知用
兵之術而不知為天下之道斯言蓋之美
明源以克用養子立為明宗在位七年多

唐書

載

有善政屢獲豐年先儒謂其所行暗合聖

王之道也帝殂閔帝立僅五月為潞王從

珂舉廢石敬瑭興兵犯關潞王自後國祚

移為晉也石敬瑭求援契丹耶律德光收

唐兵于晉陽契丹開立為大晉皇帝稱契

丹主為父皇帝乃以中國之君反事夷狄

首足倒懸二世而亡又為漢矣

漢劉知遠開晉晉王破虜即位于晉陽二

年而殂于冰祐士無故而誅顧命大臣郭威興兵入朝漢兵大敗隱帝自殺父子相承四載而亡宗社為周矣司郭威即位立法治政節儉愛民公明之道梁唐晉漢諸君皆莫能及在位四年而殂世宗即位聰明英武勤于為治其宏模大度誠有帝王之道也惜乎天壽其壽僅以三十有九而殂良由天命歸于有宋而致然也五代十

舊唐書

卷

有一君有善政者惟唐明宗周太祖英武賢明惟周世宗也

五代之臣

愚觀梁室君臣如鹿豕相遊殊無禮義廉恥若敬翔張全義二人身為宰相其妻女子婦皆睡于溫不知何面目朝會于殿廷之上何顏以見百僚乎方之夷狄殆不如也至若馮道者事梁為幽州奉軍榮之事

唐為匡國節度使唐亡事晉為平章契丹滅晉事契丹為太傅契丹還事漢為太師漢亡事周亦為太師世宗不用封瀛王而在此歷五朝八姓上不能救正朝廷之失下不能弭四方之亂君存則竊位素殄國亡則起拜勳進如娼女送迎畧無慙愧之色其志操不如一綠珠耳當時之君以為舊德元老悅其稱諛正猶無恥之士以失

舊唐書

卷

節之婦而為偶也歐陽公論其無庶恥朱文公稱其真鄉愚誠確論爾

雪航傳見卷之七

宋

三代以降漢高祖唐太宗皆以誅暴救民而得天下故傳世久遠皆三四百年魏晉南北朝以迄五代皆由篡弒而得未有傳百年者蓋其取之逆而失之速也宋太祖之生由唐明宗于天成丙戌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

行紀

世

德為殿前都點檢世宗薨命太祖代之世宗祖恭帝立契丹入寇恭帝命太祖領兵禦之軍校苗訓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黑光相識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兵至陳橋諸將解弓交錯逾于寢所皆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太祖未及封有以黃袍加其身者固拒不可乃擁南還自仁和門入秋毫無犯遂受恭帝禪而有天下

行紀

世

亥太祖生于洛陽甲馬營中異香藹郁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是時陳搏隱于華山夜觀天象見洛陽甲馬營紫氣盈空拊掌吟曰甲馬營中紫氣高萬物人定著黃袍從今天下都無事我自山中睡得牢此太祖應天命于始生之初也長事周太祖逮事世宗累從征伐有功世宗嘗于文書中得一木簡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

恩觀漢高祖滅秦楚五十餘戰睢水之敗滎陽之危白登之困士卒死者三十餘萬唐太宗薨除群臣百戰之除亦喪師十有餘萬惟宋太祖不動聲色而君臨萬邦三代以降未聞有也即位之後從容于杯酒之間餅石守信王審琦之兵柄羅王彥超五人之節鎮削平僭偽諸降王與諸功臣皆終身享富貴爵祿傳于子孫終其後已

降而誅夷功臣者姜可司日而語哉至若
崇儒重士掩武脩文章國子監增脩學祠
勸課農桑去奢從儉而敦正心脩身之道
至如事周太后如母養少帝如子及其薨
終為殿制舉哀又於尊母之義教率不
以天下私其子竟以傳于母弟孝友之德
無以尚矣朱文公稱太祖不為言語文字
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真與堯舜之

有素矣

三

心合其仁厚德澤而基三百年之久夫豈
易哉

太宗初名匡義即位改名炅太祖同母弟
也太祖友愛至篤太宗為晉王時嘗因疾
灼父太祖見其鬢髮而自灸以分其痛苦
謂侍臣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
天子其傳位之心蓋久定矣太祖不豫召
晉王入大寢囑以後事王垂屏宦官宮人

于外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
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
斧斲地大聲曰好為之徹頃罷稍當時中
外皆疑晉王有所為也

太祖疾革宋皇后使王繼恩召皇子德
芳而繼恩乃召晉王后見王入大驚遽
呼曰官家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王
曰共保富貴勿憂也太宗即位二十年

有素矣

四

後宋后始崩不便群臣成服蓋懷向時
召德芳之恨也

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廷美太祖之幼
弟其母耿氏太宗乳母也初封泰上社
太后遣命傳位者也

德昭德芳皆稱皇子太祖之二子及德昭
不待其死德芳相繼而卒廷美始不自安
帝嘗召晉王以太后遺旨晉王對曰太祖已

悞陛下豈容再悞於是誣廷美詛咒怨望
貶于房州憂悸而卒皆趙普之所為也嗚
呼以太宗之賢明而信趙普悖德之言遂
母后之遺命負太祖之至恩不踰年而改
元俾一弟二姪皆不得其死開寶宋皇后
崩不使群臣成服王禹偁以為言出知滁
州如此悖恩負義殘傷骨肉皆趙普之所
陷也

晉書卷八

趙普

海物十執晉出迎駕弗及屏收上問普以
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啟之皆八子玉也
上常度普無疑忌之容乃曰彼謂國家事
皆由汝書生耳弟受之無害嗚呼普交通
敵國受其賂道如此向使普過漢高魏晉
南北之君三族夷矣昭憲杜太后大漸之
際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上曰
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

晉書卷八

普字則平幽州人周世宗時為太祖判官
甚見親信太祖受周禪普為開國元勳謀
議大政推心任用無纖芥之疑每於風雪
之後訪之待以骨肉之意南唐嘗以白金
五萬兩私遺普普告太祖公受之後唐主
之弟從善入貢上于常賜外密齎白金如

柴氏立幼兒故爾汝與晉王皆我所生汝
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傳德昭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上預首泣曰謹奉
教普就御榻前作誓書末書曰臣普記命
藏之金匱太后太祖付托之重歷代宰臣
鮮有及也後因雷德驥父子訴奏其通上
始疑之出于河陽鬻一不得志者累年至
易晉之赦上嘗幸其第候敎遺書與普并
大宋興國六年八月朔為司徒燕侍十日柴

禹錫趙鼎等得幸使告秦王廷美將
有陰謀竊發帝以問晉言領備作軸以
察姦變此實謀陷秦王以未相佐之計也
及太宗諭以太后遺命晉對曰太祖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其於太后業時遺命之教
作誓書名之記漢然不思惟汝以圖位
祿而已嗚呼一言而成仁義者君子忠厚
之道也一言而害仁義者小人誦詭之惡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也晉受太祖恩寵之隆天高海濶一旦背
棄如此果何心哉蓋因太祖出其河陽之
憾故阿太宗以陷秦王而使德昭不得嗣
其位也秦王既敗房州晉又喉間封府君
李符上言廷美不恤怨望以致秦王憂悸
而卒晉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于春
州而死噫晉所為如此上以忘太祖以昔
寵任之恩次以成太宗之命自秦之身好

邪傾險以取功名此市井小人攘利之心
非正人君子之道也始雖有謀國之熱不
足以償違命悖恩之咎定字陳先生謂普
功之首罪之魁詎不然乎
真宗即位之初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
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為相皆正人也故
景德以前德業善政表可稱足為繼世
仁明之主也契丹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向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使聽陳堯叟王欽若之言汴京無萬生靈
皆為左社中原之地又必為石晉之世也
幸得寇忠愍力排衆議勅帝親征駕至澶
淵虜將撻覽中弩而死契丹駭怖乞和向
令上不畏縮專倚寇公主其事虜必隻輪
不返而不費歲幣之納矣夫何議成虜退
乃信王欽若狐注之譏待寇公寢薄尋致
罷相人聽其封禪填取四海之說丁謂之

徒同流合污苟取富貴以資致若之奸於是偽作天書之降君臣矯誣上天互相欺枉有如兒戲雖王旦惟德受其珍珠之賜不復作異量勉舉行冠忠懲勲庸德望冠於當時亦奏天書降乾祐山而下察其妄二公于晚節末路亦安于勢利徇德如此蓋以王耿若與丁謂馮拯之徒恣其狡詐以蠱上心難于匡救也嗚呼小人造教設

詐以壞君子之德之易如此可不畏哉

仁宗

仁宗真宗太子名禎年十三即位天性仁孝初讀改元詔書泣曰吾不意是更先帝號也臨朝端然節用愛人宮室池臺無所興作命吏部選人凡失人死罪者終身不遷大辟之疑必親審讞每歲所活千餘計嘗謂侍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引致監刑

于景祐以來政事已出至于慶曆更化君子滿朝以致隆平之治聖德播于遠近主以其三世畫像求易帝像曰思見不可得故願觀聖容也上崩命王于慶州奉帝靈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望上食氣蓋乃登祭臺燎之謂之燒飯北俗惟祭天與祖宗如此蓋敬帝如天如其祖宗也非帝至德所感易孫此焉帝在位四十二年仁

厚之德始終如一而無間然惟廢郭后一事終為盛德之累定呂彥簡之罪也君子不無有歎恨焉

呂彥簡

彥簡蒙正從弟蒙亨之子仁宗初為參知政事在中書二十年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奸而可使者保為羽翼帝不能察其矯佞之術也劉太后崩仁宗親政以彥簡

謀羅默太后所用張香奩陳范雅晏殊等
帝是朝語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
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乃令
素所厚內侍閹文真引和為郭后之言也
於是深怨后思有以傾之及夷簡再相后
與向美人相詬后不勝其忿執其頤上自
起救之誤傷上頤上大怒都知閹文應夷
簡之黨與上謀廢后且劾上以爪痕示就

十一

十

正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郭后止以怨慙
坐廢况傷乘輿乎帝乃決意廢后詔稱皇
后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王京冲妙仙師
賜名清悟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范仲淹等
十人伏閣言其無道不應廢上使道輔等
詣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之次告之道
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之事父
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上言何顧父出外

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
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絲廢后皆前世
亦君所為人臣當導君以克非豈可引漢
唐失德之事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后發道
輔仲淹皆咤知亳州嗚呼夷簡操心愴毒
仁宗有德之後彼其欺枉而莫之悟也眉
山李氏曰夷簡為相二十餘年功業同閹
但為私計四夷外侮百姓內困社稷言路

十一

十

斥逐忠良真權奸者也而簡之罪莫大於
因私憾而廢郭后因郭后而惡仲淹因仲
淹而斥王曾嫉功能而忌富弼雖曰功道
相掩然其起宸妃之功不足以掩瑤華之
議歐陽修論夷簡罪惡盈貫得不敗亡者
蓋其在位之日專奪主權曾制中外人皆
畏之不敢發備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
奸邪離去之人且待之為天癸朝廷自此

清明矣以此言之姦邪愴諒與盧杞相類
幸以老死全其身家其惡之多百世不能
改也

神宗聰明英偉銳志有為而惑于王安石
之偏見曲學祖宗之良法美意變更殆盡
也愚觀自古國家喪敗未有不由子孫更
改祖宗之成法殊不思初業之君其得之
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

神宗

一

法也密后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
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神宗信
安石邪說引用呂惠卿韓絳曾布蔡卞章
惇蔡京蔡卞王黼陳瓘之等立新法擾害
天下之民引進媚嫉小人李定舒亶何正
言鄧綰謝景溫之徒以為厲大爪牙排逐
正人君子聚斂毒民間造起亂之事紛紜
而起宋室宗社之壞雖在徽欽之時是發

端于神宗用安石引進群邪而為亂之大
患也

王安石

安石初知鄧綰時奉承之以其服為白甚
似王敦謂人曰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也
仁宗時安石預賞花釣魚宴內臣以金樸
盛釣餌于机上安石食之盡上謂宰相曰
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

王安石

一

食之盡不情也遂不用嘉祐初安石黨友
傾一時歐陽公亦善之勸老蘇先生與之
遊而安石亦願交先生先生曰告知其為
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
母死士大夫皆往弔老蘇先生獨不往乃
作辨姦論其畧曰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
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
人將志吾子孫無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

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
言語固足以欺世而虛名以便于無患帝
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宣紀之品固足
以敗國然不學無術非漢宗之郭貽亦何
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
有未必然也今有人此為口誦老之言
身後喪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待志之
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

唐書卷八

事

出而陰賊憮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
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
食犬彘之食因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
情也哉凡事之下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
愚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顏治
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
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其後安石用事皆如先生所言安石初相
呂誨為御史中丞脫意彈劾曰大姦似忠
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矜其
慢上陰賊害物人曰大姦得裕群陰彙此
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以安石為少正卯
之輩嗚呼行僻而堅言偽而辯此賊而恃
順非而澤惟此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
有所不知也新法之出司馬溫公韓魏公

唐書卷八

其

趙清獻公范忠宣公明道程先生歐蘇二
文忠公皆切諫不從安石面嘗趙清獻不
讀書曰明黃氏曰此安石自道也夫學者
所以明理而施諸用六經治道之根源諸
史行事之龜鑑趙普問國之元勳李沆守
成之賢相每斷大事惟讀論語曰佐太祖
定天下繼用得半部李文靖作相亦嘗讀
論語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刑自尚未

能行鳴呼斯可謂大臣諫書矣安石學術
偏曲意也執拗至苦子罕言利孟子曰何
必曰利大學曰其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
小人矣此數語五尺童子皆知之安石尚
不能行又烏得論書哉安石本欲致
尚鞅而才不及之鞅雖負小人不世出之
才亦藉秦之積威人心素脅急漂而後
令必行使鞅生於太祖太宗仁廟之世人

月三十一

才

心素恃上恩雖有百鞅尚必不能行況安
石乎斯誠懸論矣愚觀安石之罪雖在遠
亂祖宗法度尤在引進奸邪小人俾輩悖
王黼曾布蔡京相繼為相排逐正人君子
當時周濂溪兩程夫子幾皆棄邵堯夫司
馬溫公范文正公二蘇先生范蜀公亦獻
可皆王佐之才神宗皆不能用反謂安石
為賢人而殊不知安石乃首倡之人其門

之罪人也大學傳曰寧有盜臣而不蓄聚
飲之臣神宗以聚飲之徒為忠而棄忠正
之士致使神宗大業漸衰於奸邪小人之
手釀成靖康之禍俾中原之地而為金虜
所污可勝歎哉

月三十一

才

雪航膚見卷之八

雪航膚見卷之九

徽宗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封端王嘗守前
無子向太后處分主人大后權司聽政欲
遵守元初行事

哲宗即位元祐八年以首施設舉措
皆出于宣仁聖烈皇后初年罷新法

十餘事所用皆正人君子當時稱為
女堯舜英宗之后高瓊之女神宗之
母也

太后以韓忠彥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龔
夬陳瓘鄒浩諸正人為臺諫官蔡卞章惇
曾布知帝意狂紹述故問詢之又太后崩
紹述之論復興陳瓘任伯雨江公望朱熹
等皆罷言歲朝政益未幾蔡卞復相

追奪司馬溫公呂公著等官置元祐黨人
碑文潞公以下凡一百十九人御書刻石
立于端禮門任伯雨陳瓘鄒浩等十四人
皆遠敗于是賢人君子皆盡舉朝皆小人
矣京下及其子蔡攸等出入宮禁進見無
時專以奢侈荒嬉之事在諂土木金石之
運開邊拓地之說崇脩道觀自稱教主道
君皇帝誣言祥瑞粉飾太平及其妖妄之

事累見京師大水李綱曹輔等切諫皆被

事

貶出信蔡京王黼之言約女真攻遼亡
金人入寇汴京不守父子宗族皆為虜執
中原之地悉為金人有笑為呼得賢者昌
失賢者亡祖宗登用賢哲而致八葉隆平
之治徽宗承繼正當法祖宗以為治也夫
何專信京黼阿佞視諸善人如寇讐親愛
奸回如骨肉忠言諫諍者則收絏遠謫阿

諛者則進用天示災異而不知警戒若剝
削而不知恤是何昏暗之甚且及彼金人
之執以為康人誰能萬里得類勿以子虜
庭之下獻俘于虜廟之前貼身祖宗死為
貶陲之鬼皆自取也噫遠君子近小人之
禍豈下大可畏哉

徽欽北遷后妃王子公主皆隨去惟哲宗
孟太后以廢免不行太后賢德故天祐之

以應宣仁高太后之言也

孟太后初立宣仁太皇高太后語哲

宗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

斯人賢淑惜其福薄耳異日國有事

變必此人當之宗社再興皆后之功

也

金人既去張邦昌迎立孟后尊為元祐太

后垂簾聽政太后遂降手書布告中外俾

康王嗣統先楊劉氏曰前世嘗罹母后之
禍而宋朝曹高向孟之賢獨享母后之福
既有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
炎興之運此固天意亦祖宗脩身齊家之
效也

張邦昌

金人冊立張邦昌為楚帝遂升文德殿受
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等連拜之邦

書見下卷

勅

昌但東面拱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

慘懼邦昌亦變色惟吳玠莫俦范瓊等數

賊欣然有佐命功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

真欲立耶抑姑塞敵人意而徐為之圖耶

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又曰相公知中國

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

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時高宗在外

元祐皇后在內哲宗在內此蓋天意宜急還

政轉禍為福又曰為今日之計者當包元
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御史
馬伸具書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之氣沮
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延福宮遣用
克家之濟州迎康王時雍謂邦昌曰弱
寇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唯濟無及
家可也

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允克家至濟州

高宗

迎康王至南京邦昌拜迎伏地請死王愬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既即位用黃潛善

宋史

卷

卷

卷

論之康王即位以邦昌為大保司安郡王
時李綱為右僕射劾其僭逆之罪安置於
潭州尋賜其死忠觀李綱劾奏邦昌之書
固當然於僭位之時迫於金虜之威蓋亦
不得已也句使邦昌於是時堅以死守不
受偽冊之命縱使金虜後之亦為宋忠烈
之臣也既迎康王即位急掛紅衣引而去
豈不保全身家乎而乃令豫立位應思向

汪伯彥二小人為相當時李綱宗澤乃將
相之才志在恢復汪黃二奸惟在忌保高
宗親信而用之其無知人之明可見矣始
初張所言汪黃二賊之奸不可用帝即收
所奏繼累言之汪黃反諸繼遂能其相而
去大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上書乞留李
綱繼汪黃之政帝大怒乃殺東澈二忠良
御史馬伸切奏汪黃之奸亦被逆死又金

人至鎮江帝狼狽出走汪黃二賊方率同
列聽浮屠說法中外臣民切齒之恨宜加
旌誅可也帝宜當思徽宗昔日用蔡京諸
奸邪以致喪身失國正宜求賢哲君子任
用以復宗社素綱在欽宗時盡心竭力以
主和議之非欽宗不能用遂為金虜所陷
帝即位之初以綰為尚書右僕射甚憐時
望纔七十五日為汪黃二奸所譖而罷凡

附錄

一

附錄

一

繼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田是金虜盛
橫中原盜賊蠭起而國不可為矣是後秦
檜專主和議事綰上疏極言不可和胡銓
抗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竿之榮
街然後羈留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
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
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
連敗竄走金虜賊盟入寇馮檣見帝曰金

人犯順勢所以兵政付張浚乃可帝曰朕
寧亡國不用此人蓋知浚必不主和議也
但帝所言豈有思雪父兄之辱興復宗社
之志惟苟且偷安而已乃遣洪皓使金願
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及金人欲渡
江遣杜時亮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
者而迫於危亡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
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閣下見哀而赦已

嗚呼高宗可謂庸懦之甚甘受金虜之辱
矣本朝忠義之臣如李綱宗澤趙鼎張浚
張所歸世忠劉琦岳飛劉子羽吳玠姚仲
牛皋皆英雄勇畧之士何謂無人蓋自是
縮而無憤發救父兄之心甘於屈辱偷安
保身而已是時岳飛進兵連敗兀朮至朱
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劉琦方欲乘勝搗
虛乃聽秦檜之言一日發十二金牌召飛

還俾其數年苦戰之功一旦而廢久之檜
與張浚万俟卨誣罷歸叛下獄而死金人
間之酌酒相賀嗚呼有是中興之良臣而
無中興之明君千載之下使人慨歎無窮
也

岳武穆王

先儒松雪翁曰為忠臣見忌於嘉臣賊臣
權臣不免於殺其身者自古有之吾寧結

之役伍員斬句之殺屈原嘉臣也張巡死
於祿山顏真卿死于希烈賊臣也近世秦
檜殺岳鄂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公權
臣也亦嘉臣也然而間忠臣之名者未嘗
不仰之敬之間嘉臣之名者則必唾
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
也備哉斯言宜為千古嘉賊權臣之戒思
觀武穆王禽身或伍位至將相其英雄

孝雖古名將鮮有及之而高宗昏暗竟為
賊檜謀害孝宗即位詔求其後子孫祿祿
以上皆官之立廟于鄂號忠顯之廟其在
鏐塘之祠尤盛王之父子六人及其父母
與諸孫名位通顯者皆有像祀之王部曲
諸將元朝皆贈為侯塑繪其像于王之左
右每歲春秋郡守致祭縉紳名賢詣其祠
者無不肅容瞻拜頌詠稱歎蓋其忠孝之

有其一也

十

德雖千萬人而曠百世同此心也其秦檜
張俊万俟卨三賊至今士大夫言其殺者
無不切齒恨之欲剗其心而食其肉不及
王守祠之大也

孝宗

孝宗名昀太祖七世孫秀安僖王子儆之
子高宗無子養于宮中進封建王立為皇
太子天資明敏發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其

喜愠之色既受禪即位即手書召張浚入見改容謂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心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皆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國恢復帝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足以見孝宗委任忠良之誠而憤復讎之志也常謂侍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雨遭令大臣以未申奏對便殿每遇災異樂聞缺失集尚書所言教天之事列為兩圖以備親省屢詔未遺免拔廉吏每進群臣多親擢用節用愛民省刑薄斂聽言納諫勤政好學崇儒重士樂善尊賢帝王之德能無

有之官諸大臣曰人主讀書罕有知道雖知之亦罕能行之或惟作歌詩如陳隋之君竟亦何補又曰讀史見不善之君令人代羞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寺為難朕思之不難如防微杜漸患自弭矣帝在位二十八年檢身不懈無一毫過欲之失誠宋室之賢君也當是時銳意以圖恢復者惟張浚李綱忠胡銓數人而已張公措

置規畫已定又為史浩湯思退之徒沮撓莫克成功使費志而卒可勝歎哉愚觀孝宗復讐一念上通于天惜乎君志有餘而臣之志不足孝宗能矯高宗之志而史湯之徒猶效賊檜之心也惟所惜者末年陳貴劉班諸小人請禁偽學唱道學之名以攻朱文公弗克禁止俾貽禍滋蔓君子不無有憾焉

張魏公

公名浚字德遠西蜀廣漢人紹興中拜相
為川陝宣撫歷仕三朝史稱其忠貞日月
孝通神明歟在王室恩在生民曰張櫓之
諧謫于永州胡銓謫于衡州二公手書往
來無一語不相勉以天人之學無一念不
相憂國家之事終身不主和議及廢革謂
其子敬夫曰吾嘗相國不能復中原以雪

張魏公

三

祖宗之耻即死不得附葬先人墳側葬于
衡山足矣其志惟在恢復功雖不就忠義
之名千古不泯也先儒言魏公論劾李綱
罷其政事寧與汪黃二奸邪司朝人嘗與
趙鼎論人才強稱秦檜之善乃引檜司政
遂使陷害忠良賈玠王庶之言以無罪
殺曲端此三者之失深為賢明之累也愚
觀魏公故人欽公雲自丁未適東一片忠

心儘可託惟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其
斯之謂歟

光宗

光宗孝宗第三子名惇初封恭王受禪時
四十餘歲矣皇后李氏將軍李道之女悍
而且妬嘗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壽皇
不許后即出不遜之言壽皇怒而斥之后
由是懷恨乃造誣辭謂壽皇有廢立之意

光宗

三

光宗惑其言不朝壽皇近兩載群臣屢請
朝謁不從一日浣手宮中官人捧水光宗
見其手白悅而執之后見之大怒他日遣
人以合進食於帝啓合視之乃宮人兩手
也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
宮后殺貴妃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香
燭皆滅不能成禮而罪及壽皇有疾不視
乃與李后幸玉津園建家祥臣三次哭請

問疾不從丞相留正率百官進諫帝拂衣而起正引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今不一見後悔何追亦不從而入宮群臣隨帝至福寧殿內待閣門皆慟哭而出

壽皇崩亦稱疾不出嗚呼如此惇德之甚何以君天下乎壽皇奉事高宗二十七年孝養備至高宗昇遐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哀服三年哀慕如一日光宗親目所覩

也而乃畏李后之悍姑不思父皇罔極之恩生弗朝謁崩弗哀臨全失孝德之道何以立陳繼紀化導天下臣民乎古先聖王以孝治天下修身齊家行于四海以為天下臣民之則而致隆平之盛者皆此道也光宗畏后如虎儼之唐肅宗畏張后尤為甚也嗚呼三綱五常之道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光宗欲為婦之綱之子之

雪航膚見卷之九

雪航膚見卷之十

寧宗

寧宗名擴光宗之子李后所生初封嘉王
孝宗崩光宗稱疾不能執喪趙汝愚定策
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丞相留正謂
建儲詔未下遽及于此他日必難處其夜
五鼓肩輿逝去汝愚深以宗社為憂將白
其事而難其人以知閣門韓侂胄乃太后

非非非

且

女弟之子使入白其事太后不許侂胄往
後數次不獲命欲退遇知省事關禮問之
侂胄俱述汝愚之意禮即入見太后而泣
太后問其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
有如此時而保其無亂乎今留丞相已去
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
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由是汝愚
扶立寧宗於素幄百官朝賀是乃行孝

宗禪祭於是中外欣然朝野安靜皆汝愚
之力關禮盡言懇切之功侂胄前預焉彼
留正者身為宰相當危疑之際則委之汝
去大事既定復冒焉而來確々因人而成
事又何而顏立於朝也寧宗自少時敬禮
師臣羅點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相繼為
講官光宗嘗謂黃裳曰嘉王進學卿之功
也裳曰欲進修德業追蹤哲王須尋天下

傳學集

報

第一等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文公對文
公先守漳州後安撫湖南寧宗即首召赴
闕無侍講公未至時侂胄奸回月事御筆
內批公深憂之及留正罷汝愚為相引進
正人君子裁減佞倖群小滋不悅相與共
排之文公入見進講者七內引奏者再汲
汲以致君澤民為心正人君子咸仰慕之
奸邪小人則惡之矣在朝僅四十六日而

罷鳴呼文公真儒寧寧不能大用豈天未
欲平治天下歟何其道之不行也文公既
有宮祠之命通相弔天下大老既去誰
不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為國汝愚乃袖
還罷文公內批且拜且諫不聽仇嘗與併
逐汝愚而難其名而教之曰彼宗姓誰以
謀危社稷則一縱盡矣仇豈然之汝愚在
相位數日而罷更被放竄服藥而歎嗚呼

常集卷

七

寧宗之立者汝愚之力豈聽小人狂譖屏
棄立國勲臣直至於死何其昏暗至此哉
是後小人得志其奸志正人皆受禍矣仇
嘗引用李沐何澹劉德秀劉紘劉三傑諸
奸邪為鷹犬擊搏善類以六經語孟庸學
為世之大禁道德禮義之賢為世之大惡
邪憊之徒專以攻偽學千化沈寢祖泰父
八十罪正元七年為學禁於是以偽學道

黨得罪者五十九人皆正人君子也愚觀
仇嘗初以寧宗受禪為已功竊取大權恣
行貶逐十有四年之間威震中外汲引奸
邪誣殺元老以大逆而誣大忠之賢以正
學而為偽學之黨欺君僭分靡所不為強
死之日京都士女歌舞相慶于市天之昭
報豈不章々然哉

總論歷代數回之報

常集卷

七

嗚呼歷代帝王之興也皆由大臣忠良以
輔之其亡也亦由大臣姦憊以敗之忠良
佐國貴慶子孫垂芳百世迄今清譽與日
月並輝萬古而不泯也奸臣竊弄國柄如
害忠賢而亡人之國豈有保全身家者哉
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
未滅而十常侍張讓等二千餘人誅夷皆
盡矣王莽竊神器而傳百子定三族皆

戚梁冀之侯三后一貴人二大將軍卿將
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明皇幸蜀
李林甫斷棺斬屍因忠新頌注梁唐祚
未終北斬韓全誨等一百一十二人凌無
第五可範等數百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崔
胤柳璨之徒亦皆殺首徵秋北行奉京之
子童貫王黼梁師成已誅于嶺表南宋末
亡秦檜割奪官爵平其墳墓歸化貴苗首

卷一百一十一

一

送金賈似道誅于鄭虎臣之手由此觀之
昔之欺君枉上謀害忠良以圖利己者皆
所以自滅而已再觀章惇相哲宗時司馬
溫公呂公著呂大防梁燾劉摯范祖禹伊
川先生二蘇公三十五人以為元祐黨人
相繼卒于貶所又欲追廢宣仁高太后其
奸憚之罪浮於曹節王甫之徒及惇敗死
于睦州怨家伐其塚碎其屍數日之後止

予可知惟理之已為大儒也蓋惟存骨髮
而已此寔天地鬼神殛之以暴其存日之
奸惡也元祐諸君子及朱文公蔡元晦諸
大儒雖為奸邪所逐上天祐之皆獲令終
不數年間生者皆復舊官卒者追贈封諡
諸儒配享先聖廟廷春秋受朝廷大祭百
世不絕清風洋洋直與乾坤同久也彼奸
回倖免誅戮者至今五尺童子聞其名尚

當皇朝

一

唾罵之曩日富貴喧赫之勢今如真微之
風人皆惡聞也嗚呼後世為人臣者可不
于此省戒乎

理宗本末

理宗初名與莒太祖十世孫燕懿王德克
之後趙希之子家于紹興山陰時母王氏
自童初時端重不戲群兒聚嬉獨登高端
坐不動鄉之長上見者指與群兒曰汝貴

不效此人端然似一大王群兒因羅拜下先帝所立宣敢擅改谷等一夜七往請后
因此有趙大王之號此實臨御之先兆也終不許谷等泣曰內外軍民皆已傾心苟
寧宗無子皇從弟沂王相亦乏嗣乃以宗不立之禍患必生楊氏無咍類也后然然
室子貴和為後立而為皇子賜名竑是良久乃曰其人安在以此言之后来嘗知
時楊皇后專國政史彌遠用事權傾內外有貴誠實有廢竑之意至于立貴誠為皇
竑心不能平常書楊后彌遠之事于上子皆彌遠矯詔為之也既而彌遠使快行
彌遠聞之大懼因其館賓余天賜告密密宣貴誠令曰今所宣是沂靜惠王府皇子
謂曰今沂王無後宗室有賢厚者幸與具非萬歲春皇子苟悞則斬時皇子竑問帝

附錄

七

附錄

八

來天錫至紹興會天大雨道全保長家避崩跂足以待宣召乃屬耳壁間見快行過
之因見與竑甚異之歸告彌遠遂召見乃其府而不入心竊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
補秉義郎時年十七挺重簪言澤脩好學天賦不知為誰甚惑之貴誠入宮見后
每出入殿廷規度有常見者欲察其之尋相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至樞前
加右監門大將軍賜名貴誠寧宗有疾彌舉哀畢然後召竑舉哀引出惟乃命殿帥
遠矯詔立貴誠為皇子更召的而竑尚未赴震守之及百官立班竑仍就舊班愕然
知也寧宗崩彌遠使楊后兄之子楊谷楊曰今日之事我宣當仍在此是震紹曰未
石二人以廢竑立的事白后曰皇子竑宣制前宮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為

然已而的即位百官拜舞然不肖拜是實
納其首下拜彌遠矯誣詔以就為開府
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其後潘丙等起兵
事敗彌遠使其黨余天錫詐言濟王有疾
召醫如湖州適濟王自縊楊后理宗皆不
知其謀也彌遠欺君枉上之罪可勝誅乎
新安胡氏曰宋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
賢傳授最明至寧宗之末楊后彌遠之惡

韓梈

也

濟王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
后德之賢遂掃地矣是後真德秀上封事
言濟王之冤不省大理評事言濟王不當
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武戾太子及秦王廷
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彌遠大怒除名羈
管而死臨安大火燒民舍五十三萬士民
上書咸訴濟王之冤彌遠自知為正人所
惡乃以梁成大李知孝萬祈三人為鷹犬

專擊賢善之人由是真西山魏了翁諸君
子貶斥殆盡時人目此三人為三克帝以
彌遠立已之功所言無不從居相位二十
六年權傾人主得全首領而死亦幸而已
其黨鄭清之與彌遠姪史嵩之相繼為相
嵩之父死不奔喪大學士黃凱伯等一百
四十四人上書劾奏有曰堂！中國豈無
君子而獨任一小人陛下欲以藝祖三百

韓梈

也

年之天下壞于史氏耶此足以見彌遠當
之不忠不孝奸首逆子聚會一家也嘗觀
理宗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漢洛諸儒每卿
經進未嘗呼先儒名若司元公則曰漢溪
先生張鄮伯則曰橫渠兩程夫子則曰明
道伊川而尤尊用朱文公四書自是之後
或贈之封爵或錫之美謚至愛士習使百
世之下而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也

惜乎君子小人互為消長國柄多在史氏之臣皆為似道斥逐及無兵至建康似道之手况元人方盛帝無撥亂之才其能保邦乎沒身幸矣

度宗初名孟啟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姪也理宗有子多不興立孟啟為皇子改名裨封忠王已而建儲即位是時元世祖始建國號紀元至元之初帝荒于色故事凡嬪妾進御于君者晨詣閤門謝恩主者書

朝野群載

錄

續通志

卷

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有中貴人切諫帝怒觀之是時奸臣賈似道當國比于軍政薦辟予奪非劉白不敢擅行帝受其制拱手聽從而已元兵圍襄陽六年似道妄言兵是日一宮人為帝言襄陽被圍即誣以他事賜死是無人敢言兵襄陽官急援兵不至呂文煥遂降於元于是江淮皆不可保矣上嘗召似道為小舟奉觴太后命四日太后亦赴海卒世

傑葬畢欲走安南至平章山下颶風大作
世傑仰天祝曰我為宋室至矣一君亡復
立一君今又亡我所以未死者欲求趙氏
立之以存祀耳若天不欲存宋祚亂覆吾
舟言訖舟遂覆世傑溺焉嗚呼宋自太祖
建隆庚申至祥興帝乙卯有天下三百二
十年蓋其待天下以仁治天下亦以仁所
以享國祚之長也自建隆至于元祐賢才

賢才

非

之盛海宇又安民物豐茂漢唐以來皆弗
及也自神宗用王安石為相引進奸回小
人釀成靖康之禍以致中原板蕩宗社不
守良由變易祖宗成憲而致也南渡立國
惟孝宗明睿英武有恢復之志若高光寧
度四君皆懦暗不明以元由秦檜歸仇胃
史彌遠賈似道居于首相進用同類屏斥
忠良卒至亡國可勝惜哉其忠義之節皆

皆一時賢人君子愚表著于左方俾後世
為人臣者以效以則云

義烈忠臣

三代之後享國祚之久遠者惟漢唐宋也
曹魏篡漢朱梁篡唐死于忠節者漢然無
聞觀宋靖康時死于忠節者吏部侍郎李
若水大罵金虜死資政殿劉韜戶部尚書
梅執禮都郎陳知賢程振給事中安秩開

封尹何桌閣門使吳革武臣神帥中南道

總管張叔夜統制姚仲友何處言陳克禮

中書舍人高振知懷州霍安國知汾州張
克戰都監賈重本原副王重知州寧孫州
代州安撫史抗父子三人力戰而死武臣
何彥慶亦戰死真定賁瑤鎬州索楊令李
消真定守李興皆守城戰死中官黃經進
火自焚宦官呂人亦自焚者二千餘人

張邦昌僭號大學博士孫逢登憤而死顯
謨閣李熙靖不食而死此徵歎時死節之
忠良也元兵初入西河知州陳寅偕妻杜
氏子姪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及下江南
宰相江萬里陳文龍陸秀夫張世傑文天
祥湖州安撫李芾舉家一百餘口池州通
判趙昂發揚州都督姜才貞州守苗再成
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岩安吉

卷一百一十五

忠

守趙良純無為守趙淮：東制置李庭芝
刺史趙孟思常州守姚書通判陳昭繁訪
趙興舉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泰州守
孫虎臣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淳信
州守唐震沙市監鎮司馬夢求進士尹穀
素隴漳州幕賓陳億孫顏應森又舉民舉
家自盡者三千餘家於江守將馬暨及統
制張順張貴昆中守張元六司義民守州

禮甫起兵戰死少帝北遷大學生徐應稅
與其二子琦菴一女元娘皆自焚祥興帝
崩于崖山海中從官諸臣宦官宮人隨死
海中者十萬餘人嗚呼三代以降忠臣義
士為國而損身家者皆莫若宋也良由太
祖得天下以仁化天下以德繼統諸君又
皆以仁厚培植相傳三百二十年未嘗刑
一士大夫從有大咎不道貶竄而已所以

卷一百一十六

忠

思德浹洽於臣民如子孫之於祖宗父母
終身而不能忘也嘗觀呂氏論曰太祖以
武功定天下開創之初已尚文事武事已
微不競矣老泉蘇子亦謂惠楚而威不張
賞數而加于無功敗軍之罰不加廢勢
浸淫其來非一日矣以愚庸見二公之論
固當亦皆天命之有定也自渡之後幾歸
劉岳諸公以家故大德公等不處自無

賊檜之沮中原心可復矣元兵下江南汪立信獻三策於賈賊非惟不能用反免立信之官是後伯顏聞其策大驚歎曰江南有這般人有這般計策若遂用之吾豈待至此耶及元兵駐江汭之上都人皆幸潮沙之衝而錢塘江湖乃三日不至臨安不守少帝北遷雖由奸賊之臣所誤其寔天命有所定也豈關武畧之不競哉太祖自

小書

非

開寶八年乙亥平江南混一天下元世祖至元乙亥國亡得於乙亥之歲失于乙亥之歲天之曆數已定而非人力所能與也

咸化甲辰仲春

魏仁實堂刊

萬曆辛卯年十二月吉日

欽差總督東原侯辦事司禮監掌事西宮監印太監張敬茂等刊

所批書上卷之十

雪航膚見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趙弼撰弼字輔之南平人雪航乃其號也是書成於正統景泰間襍論史事上自義農下及有宋多迂闊亦頗偏駁其中如論項羽殺宋義爲是先儒斷其矯殺爲非又論殺秦王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爲是先儒論其暴橫爲非又論項羽不殺沛公有人君之度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年無淫殺之心問吾翁卽若翁之言卽捨太公則篤於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羽之才美亘古無倫烏江之死本實天亡而非羽罪司馬遷揚雄所論皆謬殊乖刺不協於理宜爲陶輔桑榆漫志所駁然輔不駁此條之顛倒而別舉羽弑義帝一事謂雖有善無足稱則所見亦與弼等矣

史拾載補十九卷衆斷五卷

〔明〕吳宏基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拾載補無

卷數》提要

叙史拾
予向爲瑤娃之響。蒼葦古史。
代括而成文。其事灝々也。音則琤々
耳。題曰爲言。因啓遺笥。得樂城古史。
據誦之下。昧々。硃々。響可崩雲。號遽
相符。媿予言之眇且陋矣。左史倚相
而後立言者幾家。矧下此者。今之人
日不窺蘭臺石鑰之藏。甯不貯大川
名山之槩。謬欲立言千古。自謂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疇信之。甚矣
余言之眇且陋也。東坡樂城。世稱文
傑。纂述一本家學。而樂城獨以喪裁
自見。其論贊許。臨直可前無作者。根
據事理。不爲誕謾之譚。世以東坡之

縱宕。不若明允之簡峻。豈樂城之詳
瞻。又遠遜東坡之縱宕乎。丈人不可
貶毀先輩執宋人之書。輒隨聲景吹。
曰卑也靡也迂也蕪也。率為棄置。勢
必奉六朝為瓊簡。瑤鮑庚為秘冊。真
纖麗荏軟。戶筏家弦。童而習之。白首
而不知變。卑靡迂蕪之氣。莫此為甚。

中於膏肓。形之唇舌。是謂逐臭。若
臭。嗜痂者。膾炙已爾。變之以唐虞
家。稍、摧廓而事畢。其必勝。然
變之以龍門扶風。論其芳慝。終勝觀
制矣。未知踵班馬而加詳者。多薪積
之美。同盟栢持。明周事理。道適殊塗。
文發難顯之情。智通難知之德。雅不

慙良史才。惛悞特深。毅然振興古學。
昨年蒐路史而鼎新之人。知宋儒之
有功史業。茲更手輯史拾一編。博采
諸家。參之特見。未備者備之。待闕者
闡之。直石鑄之琳圭。蘭臺之瑱璧。真
亦復旅摭稗收。凡天經地志。昆蟲華
卉之事。彙纂成書。綴之簡帙。使服古

之家一覽而衷有瑩鑑。亦古史緒也。
不第鼓吹羅蘊。抑且鐘簴白孔。栢持
洵著庸史業哉。昧予操蛙響。殷雷門
者。又何如也。

同邑盟弟郎辟金公府書於壘
齋

明 陳子龍卧子鑒

仁和吳弘基相持箋
門人鍾永士家先校

禮書 太史公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軍制萬物。役使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錄未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

陳仁錫曰。禮蓋百王。此大槓。禮。大槓。孔子曰。損益百。

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與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效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珍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滛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馬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節自既

禮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僥侮。差者謂之頑。崇。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方出見紛。華盛麗而流。入則夫子之道而樂。二子。我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彼彼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爵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

此以禮曰。下。禮中。禮。有。以。禮。外。合。

此以禮曰。下。禮中。禮。有。以。禮。外。合。

禮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事。以爲繁禮飾。無益於治躬。化謂卿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韋錯。則於世務刑名。數干陳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秉京師。恐不可薄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

後官者養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
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
和嘉瑞應非至德未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
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
作追俗為制也諸君咸謂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
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以修德為極狹
可必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
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示後人起人

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
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
之求使欲求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
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稱柔五味所以養口也椒
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
章所以養目也珠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群也所謂群者貴賤有等長
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經九服所以

禮也也反
亦古也

子中
也

子中
也

養體也側載典禮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衛所以養目
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
九旗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紋黼黻彌龍所以養威也
故大路之馬必信不致而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執
知夫士出而要所以養生也執知夫輕費用之
所以養財也執知夫恭故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執知
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
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急情之為安若者必危情
性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
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
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儒墨之分治辯之
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絲
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絲之所以捐社稷也故
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
繁刑不足以為威絲其道則行不絲其道則廢楚人
絞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錯如鐵

黃帝
進晉
索隱曰
莊子
楚將
也

以
二
重

法
無
錄

陳仁錫曰
應法錯落

重輕利剽劫率如標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
莊子起楚分而為四於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頽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
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鄧郢舉若振槁是
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射剽
比干囚箕子而後格殺後無辜時臣下惴然莫必其
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
不嚴利不愛費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

與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城郭不集
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
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
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繇命者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
辜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辜人不尤其上知辜之在
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繇其道故
也故繇其道則行未繇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
下也蓋統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

子

晉
合

印以
六
大
功
則

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居
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
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
而降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
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之本也郊
聘乎天子社至於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卑事
尊卑者事畢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
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

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辯
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
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
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
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
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一腥魚也
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舉也成事俎弗嘗也三有
之弗食也大饗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

危音義

而音格

我音悅

索隱曰太一天地之本

索隱曰三下亦是太

索隱曰三下亦是太

之未小飲一也、夫路之素博也、郊之麻、饗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升、文終乎脫、欲至倚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必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

本素相順終始相應至矣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校作典制、編陋之說、入焉而無、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

揚雄曰言此轉不

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雅、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

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流、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索隱曰、大行、秦官主禮儀、周禮曰、王之五路有金路、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改年為太初、索隱曰、寢思、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者、以猛虎皮文飾倚杖及伏軾也、較獵者、以鯢魚皮

飾其腹帶也。罔龍以金飾爵為龍也。○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日入渴，欲得飲，飲於渭水，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後遊為林，名曰毛詩，故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謂之天太社。○索隱曰：懷思祀其父祖也。禮所謂諸侯不敢失天子是也。○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後也，故曰有常宗。○索隱曰：時項也。天子親得郊天，天子已下至

諸侯得立社。○鄭玄曰：卒，入口也。按儀禮祭畢獻饌，西面告成，是為利爵祭物未行，無美爵故不卒入口也。○索隱曰：成事卒哭之祭，既是卒哭，始從吉祭，故受酢爵而不嘗俎也。○禮：祭必立賓一人以勸尸，三飯三宥，既是勸尸，故不相食也。○婚禮：父親執子而迎之前，故由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是婚禮有齊也。○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之三尺，名曰散麻。○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

反。○索隱曰：觸懸鐘格也。不擊其鐘而持其脇，不取其聲亦從齊也。

唐順之曰：儀禮制與廢有終，有引中間漢儀與廢之義，令人讀之疑也。

茅坤曰：自漢起太史公以下，文多類乎書中來，而太史公所目為久往，其法宮通達，而此獨爾古。豈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采荀卿言為禮書，報茅之耶。

陳仁錫曰：太史公序禮曰：余至大行禮官，序樂曰：余每讀虞書，序律曰：王者序歷曰：昔自在古，序封禪曰：自古受命，序河渠曰：夏書序平準曰：漢興，樂有所祖述，禮樂二書殘篇斷簡，音序蓋太史公草具未成者。

又曰：洋洋美德乎，垂之於後，此乃太史公妙筆，非褚少孫可能也。

禮書終

樂書 太史公

郊以謂曰
論樂却以
感起情
意甚深妙

以基口
之情奇
之三言

樂
樂音交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崇禮。快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於時。天德雖能如所得曰。治定功成。禮樂延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興。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

寧以謙退為德。以損減為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縣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樂數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隣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

陳仁勛曰
此篇見詩
子美復稱
子美書而
子美何

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沙泥伏。遂往不返。卒於長身滅宗。并國於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古。輕重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紅。過惡心。長及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士人。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過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樂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

樂
樂音交
樂音交
樂音交

注為不反

四時款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并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迄能通知其意。多解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嶽。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人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

詩音通

陳仁錫曰
馬詩亦可
歌且樂必
正其原乃
多感是也
馬非似不
之說
正義曰
詩音通
七律詩

樂記
言言聲所
人心之動
物使之然
也感於物
而動故
形於聲之
相應故生
變之成方
鄭玄曰方
謂之音此
音而樂之
及于戚羽
旋謂之樂
也樂者音
之所歸主
也其本在
人心感於
物也走故
其氣心感
者其聲焦
以殺其樂
心感者其
聲寧以緩
其喜心感
者其聲發
以散其怒
心感者其
聲粗以厲
其歡心感
者其聲直
以廉其愛
心感者其
聲和以柔
六者非性
也感於物
而後動是
故先王慎
所以感之
故禮以尊
其志樂以

為太一之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雷赤汗兮流
流。騎容與兮馳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
得千里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詩曰天馬來兮
從西極，經萬里兮蹄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
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
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
誹謗聖制，當族。弘等之起，繇人心生也。以下皆詩述
樂記

樂記文
亦精近
亦精近

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
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此
本章情物於中，故形於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
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
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不亂，則無惑滯
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怨，其臣怨；角亂則
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時急。五者
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
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
於人心者也。此本章樂者通於倫理者也，是故知
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
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
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
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樂於禮矣，禮樂皆

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遠音者矣大聚之禮尚玄酒而祖腥魚大羹不和有遠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力知諸於外不能反已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疆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哀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助之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

茅坤曰禮樂大教將同異二字替出○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

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節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錄中出禮自外作樂錄中出故律禮自外作故文第二改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異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致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典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詘信俯仰級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湯襲

劉氏曰論
者推演之
辭論者律
呂之音

得此
聖王制禮
作樂

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緣天作，禮緣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作樂，有倫無患。樂之情也，欲言喻樂之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本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興民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第三章名禮樂章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千戚之舞，非備樂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設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

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薄，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此天地之命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

王肅曰：級，連以象民，行以象德，近以象民，遠以象德，章之遠也。

萬極達而淵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此第四章名樂章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威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泰章之也，咸池備也，韶繼也，夏大也，股周之樂盡也。天地

徐與實同
史記多作
此字

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此第六段。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樂。法。章。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樂。法。章。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路者。天子之與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何休曰。也。千歲之龜。青。緣。明乎吉凶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愛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別異。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甯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建神

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與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
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欣
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
翮奮角絡生蟄蟲昭蘇羽者姬伏毛者孕鬻胎生者
不墮而卵生者不殤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
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本節也故童者舞之布筵
席陳樽俎列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
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饗宗祝辨乎宗廟
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
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
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樂者聖人之
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此樂苑章第三
改後也誤在此其感人深其
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
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憂聲緩慢易繁文簡
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

湯子曰：字
法之妙，一
字一義，
臣竊曰：則
音作，而民
亦亂，是故先
王本之情性，
稽之度數，制
之禮義，合生
氣之和，道五
音之行，使之
中而不散，陰
而不害，剛氣
不怒，柔氣不
怫，四時交於
中，而發作於
外，各安其位
而不相害也。
然後立之樂
章，廣其節，奏
省其文，采以
純雅，厚也。類
小大之節，比
終始之序，以
象事，使親疎
貴賤，長幼男
女之理，各
安其於樂，故
曰：

民剛毅，廉直，輕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滌，之
音作，而民亦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
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音之行，使之中而不散，陰而
不害，剛氣不怒，柔氣不怫，四時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各安其位而不相害也。然後立之樂章，廣其節，奏省
其文，采以純雅，厚也。類小大之節，比終始之序，以象
事，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各安其於樂，故曰：
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
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此樂言章第三段是故
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
廣則容，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
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此第六章名象法也
本第八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
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四邪曲盡，各歸
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

樂論曰：此
類分次也
易之類也
不謂不接
不設，皆反
情比類也
事

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之，不留聰明，淫樂廢禮，
不接於心，稱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
口心知百體皆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
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至德之光，
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
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
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
倡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
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
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
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
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
者，德之華也。此樂象章第三段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
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
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

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啓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德。復亂以飾終。會而不拔也。極曲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獨樂其志。不厭其欲。是以自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平。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惡。故曰。士民之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

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此化樂章第三改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讓而進，以是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讓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行其節則安，行其反則兵。禮之於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樂心發，諸聲皆形於物，與人交，爭善而不相攻，相親而不相忍，此樂之於人，不能無也。下無為形，上無為心，則不能無亂。上忌其亂，故制其聲，以道之，使民足以樂。

無以爲功
若逆宮軒
以等貴戚
故曰成於
樂亦曰性
術之變盡
於此矣

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廣與
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恣邪氣得
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
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
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
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奏合
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故隱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

念音軒

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衆也永漢之淫液之何也答曰恐不逮事也登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贅淫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

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主
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
聚；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毀而藏之府庫，而
陳項曰：建平中，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爲諸侯。
也。古者兵
範之具。
茅沖曰：時
樂止至此。
蘇氏曰：大
紀力也。
爵，勞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

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重公曰。今者
未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所居坐師曠。曠
琴鼓之。未終。師曠撫心止之。曰。亡國之音也。不可
聽。平公曰。何意出。師曠曰。師曠聞之。亡國之音。不
之樂。武王伐桀。師曠東走。自後。武王中。故聞此聲。
公於濮水之上。自後。武王中。故聞此聲。
者音也。願之。師曠鼓而。公曰。亡國之音。不
悲。子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若德義薄

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
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
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
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
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
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
而雨隨之。飛廊死。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

其義薄
一為浩汗
文字令人
則之性也

其意太史
公結之也
引人勝地
之妙

之聞。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言。或曰。夫樂不可
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
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
音樂者。所以助立立人。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
動脾。而和正心。而和正心。而和正心。而和正心。
微動心。而和正心。而和正心。而和正心。而和正心。
正心。而外異。青。飛也。上以事宗廟。下以化黎庶也。

陳仁陽曰
古樂正心
而今樂既
所為治與
邪。所為
分也

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
商。張右。傷。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
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
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緣外入。樂自
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暴慢之行
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
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

右憲左。右膝至地。左膝去地。憲起也。○正義曰。非武坐言武奮之士。不應有坐。○王肅曰。聲澤及商。有貪商意也。總持千楨。山立不動。武王所以進之。又久。武紀皆坐。言武王伐紂時。士平行伍有亂者。周召二公以治正之。使其跪敬。以修廢分。始而北出。謂樂象武王。鹿兵孟津時。王居鎮在南。紂居朝歌。在河北。故南者南來時。指向北向象之也。再成。成商言。辭者。初始前一向北。而不復象武王前觀孟津。不伐而反也。至再往而向北。遂奏成。擊刺三成。而南。僻者。奏而轉向南。象武王勝紂還鎮之時。南國是疆象。南方荆蠻。並來歸服。為周之疆界也。分陝左右。言僻者至第五奏。而東西中分。之為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後。周公石公分職為左右二伯之時。○鄭玄曰。後綴以崇天子。象武王還振旅及位。以尊天子也。○正義曰。大抵言武王與大將軍夾軍而奮。雖為太平四伐。伐四方。其時同德者。

王藝曰。此篇多采樂記者。然而精微之音。正可從此參驗。

茅坤曰。漢時古樂亡。而高惠之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為也。

東仁錫曰。六代之樂亡。其傳也久矣。太史公樂書略論作樂之理。其制及亦無攷焉。

又曰。自余所讀虞書起。至誹謗聖制。當族俱大史。

公妙筆也。

又曰。樂書一論。太史公究樂之精。意思淵微。詞法宛至。三復讀之。始得其趣。

樂書

歷書 太史公

建寅之月

春者始也

陳仁錫曰此曆之有開於治而

按歷之所

按歷之所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
興物始生津物延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
時雞三號卒明夜至三鳴則天曉乃始撫十二節
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也者幼也一日一
夜曰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
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
不歸人則凡事易疎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
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
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
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
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
享災禍不生所求未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
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

漢書音義四正月為

如漢書音義

邪音餘

邪以讀曰

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帝服九黎之亂二官咸廢
所職而閏餘卒次孟春今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竟
復造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而三義和之官
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
禪年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亦以命為緣
是視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歲正以十二月周
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
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此厲之後
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時人子弟
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
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
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
無爭在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
時獨有節行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
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戈極煩又升主尊之日淺未

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一百一十五

漢紀一百一十五

眼違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水德之瑞更名
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尚黑然歷度閏餘未能暗
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
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
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時未建故襲秦正朔服色
至孝文時以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
德宜更元改工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
相張敖敖亦上書言漢當土德黃龍見事下丞

補音

成紀張蒼自點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
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閭
運箕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
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
廷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唐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
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
書缺樂弛朕甚問焉朕唯未能給明一也後日分

此後始

此後始

此後始

此後始

此後始

自是以後氣復正日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
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為逢攝提格月
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至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馬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

無大餘

無大餘

無大餘

馬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大餘五十四

大餘五

瑞蒙單閼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十二

無小餘

無小餘

十二

小餘三百四十八

小餘八

閏十三

<p>游北執徐三年 <small>游北內也 遊唐丙云 柔北執徐 也</small></p> <p>大餘十 小餘十六 十二</p>	<p>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十二</p>	<p>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十二</p>	<p>大餘十七 小餘十一 十二</p>	<p>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閏十三</p>	<p>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十二</p>	<p>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十二</p>	<p>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十二</p>	<p>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十二</p>	<p>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十二</p>
--	------------------------------	------------------------------	-----------------------------	------------------------------	-----------------------------	---------------------------------	------------------------------	--------------------------------	-------------------------------

<p>昭陽年也 商雅作垂 先作垂商 也</p> <p>昭陽作垂四年</p> <p>閏十二</p>	<p>大餘十四</p> <p>小餘二十二</p>	<p>橫艾<small>士</small>淹茂<small>戌</small>太始元年</p> <p>十二</p>	<p>大餘四十二</p> <p>無小餘</p>	<p>大餘三十七</p> <p>小餘八百六十九</p> <p>十二</p>	<p>大餘四十七</p> <p>小餘八</p> <p>閏十三</p>	<p>尚章<small>大</small>淵獻二年</p> <p>大餘三十二</p> <p>小餘二百七十七</p>	<p>大餘五十二</p> <p>小餘一十六</p> <p>十二</p>	<p>馬逢<small>子</small>因設三年</p> <p>大餘五十六</p> <p>小餘一百八十四</p> <p>十二</p>	<p>大餘五十七</p> <p>小餘二十四</p> <p>十二</p>	<p>端蒙<small>丑</small>赤奮<small>丑</small>若四年</p> <p>大餘五十</p> <p>小餘五百三十二</p> <p>十二</p>	<p>大餘三</p> <p>無小餘</p> <p>已後自太始征和已下訖篇末其年次甲乙</p>
--	--------------------------	---	-------------------------	---------------------------------------	------------------------------------	---	-------------------------------------	---	-------------------------------------	---	--

爾雅云為 物水陽而 起故云陽 提格起 也以此在 寅正月 東方為東 星之起以 提格起故 曰提格 正也 李巡云車 開止也言 陽性為物	皆准此並諸先生所續	游兆攝提格征和元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
伏堅之物 皆數舒而 出故云執 提格起 也以此在 寅正月 東方為東 星之起以 提格起故 曰提格 正也 李巡云車 開止也言 陽性為物		太極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太極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爾雅云為 物水陽而 起故云陽 提格起 也以此在 寅正月 東方為東 星之起以 提格起故 曰提格 正也 李巡云車 開止也言 陽性為物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爾雅云為 物水陽而 起故云陽 提格起 也以此在 寅正月 東方為東 星之起以 提格起故 曰提格 正也 李巡云車 開止也言 陽性為物	昭陽汁洽二年	閏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爾雅云為 物水陽而 起故云陽 提格起 也以此在 寅正月 東方為東 星之起以 提格起故 曰提格 正也 李巡云車 開止也言 陽性為物	橫艾涖離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李巡云作 尚章作垂 二年	尚章作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漢成帝為 物皆數舒 而後云為 馬逢淹茂三年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爾雅云為 物水陽而 起故云陽 提格起 也以此在 寅正月 東方為東 星之起以 提格起故 曰提格 正也 李巡云車 開止也言 陽性為物	瑞蒙大淵獻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爾雅云為 物水陽而 起故云陽 提格起 也以此在 寅正月 東方為東 星之起以 提格起故 曰提格 正也 李巡云車 開止也言 陽性為物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廣混泥於
 黃泉之下
 幸此云赤
 奮若吉陽
 氣奮此為
 陽而起無
 不若其壯
 赤陽色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開十三
無大餘	小餘	
強梧赤奮若六年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四十一	小餘	
大餘六	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小餘三十一	十二
大餘五	小餘八	
大餘一	小餘	
祝犁單閼二年	小餘三百七十九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十六	
大餘十六	小餘	
高橫執徐三年	小餘七百二十七	開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二十四	
大餘二十一	小餘	
昭陽大荒落四年	小餘六百三十四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開十三
橫支敦牂五年	小餘四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	
大餘二十二	小餘	
尚章汁洽六年	小餘一百八十九	十二
大餘一十五	小餘十六	
大餘二十七	小餘	
馬建若灘元平元年	小餘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小餘六百四十五	開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十二
游兆閼茂二年	小餘八	
大餘四十八	小餘	
大餘五十三	小餘	

強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七十六	徒維用敦四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二百一	大餘三	小餘二百四
紀翠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涸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強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焉逢敦牂二年	大餘三十	無小餘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涸灘四年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閏十三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尚章單閏三年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大餘四	小餘四十一	十二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十二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十二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六十六	
徒維涸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	
大餘四十八	小餘	
祝犁作垂黃龍元年		
大餘三十二	小餘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淹茂初元二年正東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一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同款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馬逢攝提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闕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疆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十六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十二

小餘一百六十四

小餘十六

圖十三

小餘五十一十二

小餘二十四

十二

小餘四百一十九

無小餘

十二

小餘七百六十七

小餘八

閏十三

小餘一百七十五

小餘十六

十二

小餘八十二

小餘二十四

十二

小餘四百三十

無小

閏十三

小餘七百七十八

小餘八

十二

小餘六百八十五

小餘十六

閏十三

小餘九十三

小餘二十四

右歷書大倫一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

仁錫四
右聖書

以下五格
生所積之
文年字印
千乙二字
傳寫者誤
金為一

癸卯甲子

年名也。支丑名赤斧若寅名攝提格千丙名游兆正北正西正南正東

箋云索隱曰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桡作甲子紀百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閏年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
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歷作太初歷拜侍中不受。按黃帝嘗總會星辰次合部伍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故曰合而不死。○索

隱曰按僖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娵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是陽氣支子之首也

索隱曰正北謂部首十一月甲子朔旦時加子為冬至故云正北也十二謂歲有十二月有閏則云十三王義曰無大小餘者以出閏月之歲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除五甲三百日餘有

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緣未滿六十日故置為來年大小餘亦為太初元年日得甲子朔旦冬至前年無奇日今故以大小餘二。前年上大小餘朔之大小餘元日冬至大小餘。元日並無餘分至與朔法。元日。索隱曰太餘五十四者歲十有二月。元日。小合三百五十四日。以六甲除之五六三十二。下。餘三十四日。故下云太餘者日也。小餘三百四

八者太初曆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兩月合成五十九日又餘五十八今十二月合餘六箇五十八得此三百四十八數。故云小餘。元日。大餘五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去歲十一月朔在牽牛初為冬至今歲十一月十二月又至牛初為一周六甲除之六六三十六餘三百六十餘五故云大餘五也。小餘八百一十一。元日。小餘三十二從大

餘一四八三十二故云小餘八明年又加八得十

六故下云小餘十六次明年又加八得二十四故

下云小餘二十四又明年加八得三十二為滿故

下云無小餘並可依太初歷法行之也

鄧以讚曰文甚質叙事簡括

陳仁錫曰歷書多采大戴禮左傳國語之文

又曰歷法七十六年為一節自馬遷標提極至祝

皇大荒落此七十六年乃歷家一節之法太史公

舊文也史記成於天漢四年自橫艾淹茂以下牛

璣則諸生所增者當削之

律書 太史公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

根本焉其於兵也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

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

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

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

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

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

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武王克殷勝者

用事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

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

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詰誓然身寵君尊

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聞於大較不權輕

重恨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害辱失守小乃使犯刑

弱遂執不仁等哉故教養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

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答生於武之不知足
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
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
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

為國謀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
耳項籍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
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兵用之地連兵
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邊勢非寡也及
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答生於武之不知足
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
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
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
彭越張敖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
兵阻院選焉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
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
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
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
戰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
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
意朕豈自謂能令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

楊慎曰七
正二十八
舍以下古
曆之應氣

楊慎曰七
正二十八
舍以下古
曆之應氣

第一什舍

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
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極為功多矣且無議
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為幸曰天下殷富粟
至十餘錢鳴雞犬狗啣火萬至可謂知農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可去治火人民安因其
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年一十一歲亦未嘗
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然此皆德君者
耶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運五行八正之
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辟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
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索隱
曰營室之舍中而東至於危危境也言陽氣之危境
也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
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諺也廣莫居北方廣莫者言
陽氣在下陰氣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

歲陰支為
歲陽支為
歲陰支為
歲陽支為
歲陰支為
歲陽支為
歲陰支為
歲陽支為

二十八宿
中興合所
有建星
有建星
有建星
有建星
有建星
有建星
有建星
有建星

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
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
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齊也故曰須女索隱曰須十
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音陽氣潛黃泉而出也其於
十二子為子子者陰也言萬物皆於子而萌也
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子
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皆於癸而萌也
牽牛者言陽氣牽強萬物出之也斗者言也言萬物
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
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
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
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
故曰條風南至於箕者言萬物根柢故曰箕正月
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
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故曰寅南至於
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

歲丁北反

歲元北反

歲青振

下中音仲

歲丁北反

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開戶也至於門則出矣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
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
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乙甲者言
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於乙也南至於
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
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
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也姑洗者洗也
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清明風
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面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
而軫之然西至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
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白虎
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
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
始哀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
始哀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

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少故曰蕤。陽不用
 事故曰賓。白虎通云。蕤。賓者。聚也。言陽氣上。陰氣下。聚於中。故曰賓。其於十二子為午。午
 方景者言陽氣通。故曰景。其於十二子為午。午
 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二子為午。午
 明故曰丙。丁者。火也。其於十二子為午。午
 孤者言萬物之吳落。其於十二子為午。午
 狼者言萬物之度量。斷萬物。故曰狼。其於十二子為午。午
 維主地也。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
 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白虎通云。林。聚也。言其
 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
 蕤賓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
 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
 物也。白虎通云。夷。殺也。則。法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
 言陰用事中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
 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白虎通云。濁。濁者。觸也。言
 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白虎通云。留。留者。稽也。言
 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白虎通云。留。留者。稽也。言

射青亦
 至一作事

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歲也。白虎通云。南。任也。言陽氣
 而任也。大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
 生養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
 酉。閏風居西方。閏者偶也。閏者歲也。言陽氣通萬
 物。閏黃泉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
 故曰庚。庚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庚。庚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
 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
 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
 月也。天官書云。奎為溝渰。卑為聚。律中無射。無射者
 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白虎通云。射。終
 而終。當隨陰而。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
 起無有終已。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泰簇長七寸七分二分一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分一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分一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分一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索隱曰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一云宮

者黃鐘為律之首宮為五音之長十一月以黃鐘

為宮則聲得其正大呂為商者所以助陽宣化也

索隱曰此
美術生鐘
律之法也

生鐘分

姑洗為羽者金生水故也林鐘為角者水生木故
以為角不用蕤賓者以陰氣起陽不用事故去也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

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

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

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

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索隱曰子一分自此已下十一辰皆以三乘之為

黃鐘積實之數也○按子律黃鐘長九寸林鐘為

衡衡長六寸以九比六三分少一故云丑三分二

即是黃鐘三分去一下生林鐘數也○十二律以

黃鐘為主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圓八分寅九

分八即是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之義也○正

義曰孟康云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
合為一故子數獨一漢書律歷志云太極元氣
三為一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終於丑得三又
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
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
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
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
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

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然丑三分
二寅九分八者並是分之餘數以丑三乘寅寅
三乘卯得二十七南呂為卯衡長五寸三分寸之
一以三約二十七得九即黃鐘之本數又以三約
十六得五縣三分之一即南呂故云卯三十七分
十六亦是太簇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之義已下八
辰並准此

即三分
一之法
而得此
始於此
而得此
即此而
得此也
書文也

陳子龍曰
此即之者
能以筆古
宣之

生黃鐘

衍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
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是一而九三之
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
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
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
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
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

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
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挾其準道者
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
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來故聖人畏
而欲存之雖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
焉

索隱曰按蔡邕云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
又律曆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入為

五孟康註云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又自未至寅亦得八上生太簇律是也然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今云以下生者謂黃鐘一三林鐘黃鐘長九寸倍半定音二九十八三其法音以三為法約之得六為林鐘之長也四其定音謂林鐘上生太簇林鐘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即為太簇之長也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五聲之數亦上生三分益一上生三分宮

律曆志

律曆志

律曆志

宮去一下生徵徵益一上生商商去一下生羽羽益一上生角然此文似數錯未暇研覈也○漢書律曆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是謂置一而九三之也樂彥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也○索隱曰實謂以子一乘丑三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寔數如法謂以上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之法除寔得九為黃鐘之長言得一者箕術說辭也得下有長一下有寸者皆析字也○音始於宮窮於角者即如上文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是其窮也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索隱曰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鐘太簇姑

南呂應鐘律者述也所以建陽氣也呂旅助陽氣也按古律用竹用瓦漢末以銅為之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故曰萬事之根本○劉伯莊云吹律審聲聽樂知政師曠審歌知晉楚之強弱故兵家尤所重○正義曰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

薄短小無勝。○兵書云大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致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董份曰太史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僣及言僣兵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矣

邵以讚曰叙八風二十八宿十二律十母十二子文法錯綜本易大傳萬物出乎震一段來

陳仁錫曰太史公叙二十八宿十一十二月間不曰東至於斗而曰東至於建星建在斗之虛也三四月間不言西至於張缺文也五六月間不曰西至於井西至於鬼而曰西至於張西至於狼張狼近井鬼之虛也七八月間不言北至於嘴亦缺文也

又曰大呂一律不釋今以漢書補之曰大呂者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

又曰史記音律疑有錯文太簇角當作商姑洗羽當作角林鐘角當作徵南呂徵當作羽中呂徵夷則商應鐘羽徵角羽三字俱衍蓋繇傳寫之誤

律書終

齊有丁心
謂宋同經
意以三台
豫之太微
觀太史公
將以利用

太史公

蕭夜半建者衙衙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
 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
 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
 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
 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宰魁
 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按能古台字三能色齊君
 臣和不齊爲乘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彊杓
 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圓十

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檣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
生一也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
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
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根極正義曰
太一天中之最尊貴者三公三星在北斗杓東又
三公三星在北斗杓西並爲太尉司徒司空之象

○元命包云紫之爲言此也。宮之爲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闔皆在此中。○索隱曰直當也。星經云陰德二星在紫薇宮內占以不明爲宜明新君踐極也。又云中宮女主之象星動操紫起宮掖。○正義曰天一天帝之神主戰闔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索隱曰石氏星贊云天槍天棓八星偏非常之變也。國道北斗之杓營室七星天子之宮亦天子之宮。

館也。○索隱曰：春秋運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文耀鉤云：玉衡屬杓，尾為璇璣，整長曆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一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馬融曰：璣，長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璇璣，其中璣，以璣為儀，以玉為衡，是貴天象也。又馬融尚書註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一主日法

天官書

天，三主月法，地，三曰命火，謂熒惑也。四曰煞土，謂填星也。五曰伐水，謂辰星也。六曰危木，謂歲星也。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名七政。○孟康曰：龍角，東方宿也，機連也。正義曰：按角星為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黃道所經，七耀所行，左角為理，主刑，其北為大陽道，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正義曰：杓，斗第七星，言齊建用斗，杓指寅也。杓當華山西南之地。○正義曰：中州河

濟，言斗衡正當黃河清水之間，且建用斗也。指寅，海岱，齊地，言此星主海岱之東北地也。○孟康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宰名曰天理，三能泰階三台也。黃帝六符經曰：泰階者，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災眚，不成冬雷夏雪，天行暴令，如與甲兵，修宮樹廣，範圍則上階為之始也。○孟康

天官書

曰：輔星在北斗第六星旁。○索隱曰：勾，圓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鈴，此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

索隱曰：李即理，法官也。

索隱曰：東宮蒼龍，共六星。

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共而北
兩大星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
絕不和箕為教家曰口六火犯守角則有疫房心王
者惡之也

李巡曰大辰答冠宿體最明春秋之經示心為
明堂天王布政之宮二共能五行傳以心之大星
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詩既庶極云房為
天馬主車駕王者恒祠之是馬祖也說文云牽

車軸齒鍵兩相穿背也星經云鍵開一星在房東
北掌管禽也○正義曰旗者左旗九星在河鼓左
右旗九星在河鼓右皆天之鼓旗所以為旌表天
市二十三星房心東北主國市聚交易之所一曰
天旗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亢四星為
廟廷聽政之所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
星經云氏四星為露寢聽朝所居孫炎云角亢下
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宋均云三月榆莢落故主疾

疫也然此時物雖生而日宿在奎行毒氣故有疫
疾○正義曰尾為析木之津於辰在寅燕之分野
尾九星為後宮亦為九子星近心第一星為后妃
次三星並為次三嬪末二星為妾宋均云教訓
美也箕以簸揚謂云為象箕又受物在六未未
客之象也詩云唯命有寶載命其右正義曰箕主
八風月宿其野為風起○常昭曰火受感正義曰
箕主火也星自生芒角則有戰陣之事若

星經云房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則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廷建衛十二星藩臣
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
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
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
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
形皆降下從誅也金火尤甚延薄西有隋星五曰少
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

宋應曰房心
今亦分其
房心朱鳥
正義云郎
八星為朱
馬朱天之
爵軍主尚
食和故朱

何也果反

鄧以諧曰
列為形案
然紫于天
之天也朱
少白虎虛
元如龜用
二一五
可

不具無處車馬

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祀者如祿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錢北北河南南河而河天開間為關梁與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貨火守南北河兵起殺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錢禍成并誅成貨擲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頭為命官主急事張貴為厨主觸客翼為厨主遠客珍為車主風其角有一小星曰長沙星不食明與四星等亦三星入珍星中兵大起輪曰三星曰三庫保庫有三星三星若益泉及

孟原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權四星在軒轅尾西主烽火警急○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三光日月星也○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地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藩中二星門為端門次東第一星為左執法廷尉之象第二星為上相第三星為次相第四星為次將第五星為上將端門第一為右執法御史

大夫之象第二星為上將第三星為次將第四星為次相第五星為上相其東垣北左執法上相兩星間名曰左掖門上將兩星間名曰東華門上相次相上將次將間名曰大陽門其西垣右執法上相間名曰右掖門上將間名曰西華門次將次相間名曰中華門次相兩星間名曰太陰門各依其名是其職也五帝坐者黃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舍垣紐之神四星夾黃帝坐蒼帝東方靈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熒惑之神白帝西方白昭矩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紀之神五帝並設神靈集謀者也即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郎一將一星在即位東北今之左右中郎將○索隱曰順入從西入也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經廉衡而入也以所犯命者隨所犯之位天子必命誅討其人晉灼曰中坐犯帝坐成形禍福之形見也○正義曰

廷太微廷藩衛也。隋謂垂下也。少微四星在太微
南北列第一星處士也。第二星議士也。第三星博
士也。第四星大夫也。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
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也。陰陽交感雷激為
電。和為雨。怒為風。龍為霧。龍為雷。龍為雲。
氣立為虹。龍為背。龍分為地。二十四變皆軒
轅主之。其大星女主也。次北星夫人也。次北一星
妃也。其次皆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星女御也。

左一星少民后宗也。東井八星錢一星與鬼四星
為質一星為鶴首於辰在末皆秦之分野。一大星
黃道所經為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
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
主伺奢淫而斬之。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
南北。○索隱曰。宋均云。兩河六星。知逆邪。言關梁
之限。知邪偽也。正義曰。關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
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觀縣書之府。與四星主祠。

事天。田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
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中一
星為積屍。一名質。主喪死。祠祀德成。則能平
物。故有德公平者。先成形於衡。觀成。黃為帝車舍。
言王者遊觀亦先成形於衡也。修成。鉞者。傷敗也。
言王者收德亦先成形於鉞。以言有收斂則有鉞
誅之形。晉灼曰。東井主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
子止以火。火曰燭也。災意入其星。天質占曰大

星有誅。○漢書天文志注作喙。爾雅云。鳥喙謂之
柳。孫炎云。喙。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以注為柳星。
故主草木也。正義曰。柳八星。星一星。張六星。為鶴
火於辰在午。皆周之分野。○索隱曰。宋均云。頭。朱
鳥頭也。負官。龍侯也。物在龍侯。終不久留。故主急
事也。素。素也。爾雅云。鳥張素。郭璞云。鳥受食之處
也。正義曰。張。主天厨飲食。賞。春。觴。容。翼。二十二星。
軫四星。長沙一星。轄二星。合軫七星。皆為鶴尾。於

常隱曰西
宮曰帝其
精曰虎威
也三星在
五車中天
常南星鳥

之於花也
附耳青

附耳斯反
附耳規反

附耳下
附耳字

辰在巳楚之分野翼為天樂府又主夷狄亦主遠
客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為左右皆車之象軫與
其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也
星在軫中主壽命天原一星三火曰泰也在五車
中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帝車舍火八星金兵水
水中有三蛇一其兵起奎曰計系為溝瀆妻為聚
眾胃為天倉南星曰唐積星曰星項胡星也為

白衣象單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
附耳附耳操動有譏亂臣在側昂畢間為天街其陰
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
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
附置曰觜觜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厠
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
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
大星曰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

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
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索隱曰元命苞云咸池主五穀言穀生於水合秀
含寔主秋穀故一名五帝車舍言以車載穀而販
也火早金水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
為害也曰山義曰奎十六星要三星為降妻於辰
在戌晉之分野奎天之府庫一口天象亦曰封豕
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象王者宗祀不潔則奎

動搖若燄有光則近臣謀上之應亦庶人饑饉
之厄太白守奎胡貉之憂可以伐之災或星主之
則有水之憂連以三年填星歲星守之中國之利
外國不利可興師動衆斬斷無道安三星為北牧
養犧牲以共祭祀胃三星昂七星畢八星為大梁
於辰在酉趙之分野胃主倉廩五穀之府○如淳
曰唐積芻藁積為唐也芻藁六星在苑西主積藁
草昂七星為星項胡星亦為穀車畢八星曰罕車

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機，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將、婺女，其北伐女、天女、孫也。

正義曰：虛二星，在子、丑之分，野虛主死，其星又為居廟室祭祀禱祝之事，亦天之宮也。主平理天下，覆藏萬物，危為宗廟祀事主，危星一星，在危上一星，為

旁兩星，階下，似乎蓋屋也。正義云：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子所居宮室之官，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辟南，天軍也。亦天宿衛之兵，革、壘辟陳十二星，橫列在營室南，天軍之營壘，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天軍之門也。長安城北落師門以象北，危東西：北比於司命星也，司空唯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誤為室也。司命二星，在虛北，主喪送，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

司祿北，主危亡，司祿二星，在危北，主僦過，皆冥司之職。○元命苞云：營室十星，挺胸精類，始立紀綱也。物為室，天下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也。荊州占云：閭道，王良旗也，有六星，漢中四星曰騎，一曰天驕，○正義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乘御官也。策一星，在王良前，主天子僕，或后馬後，則為策馬，○索隱曰：宋均云：天潢，天津也。正義曰：天江，口星，在尾北，主太陰，杆曰三星，在大人旁，主軍糧，

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天子果園，建六星，在斗北，臨黃道，天之都闕也。斗建之間七耀之道，亦主旗輪，牽牛為機，主亦為閭梁，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閭梁。○孫炎云：河鼓之旗十二星，正義云：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所以侔閭梁而拒難也。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須女四星，亦婺女，天少府也，南斗牽牛須女皆為星紀，於辰在丑，趙之分野也。

容日月之行以舉歲星順逆曰東方主春日甲乙
義夫者蜀也歲星氣縮以其分分所在國不
可伐可以言其過會而背曰逆會曰縮氣其國
有兵不復從其國有憂將亡國傾危其所在五星皆
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
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有光其夫次有應見柳歲
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止及逆行逆
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
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
入於西方用舉單開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
婁女虛危最出曰降入大有元其夫次有應見張名
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

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幸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略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祥隱德德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乾祥歲歲陰在午星居未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同明是年可也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兌乾祥歲歲陰在申星居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長外昭有應見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集濕離歲歲陰在中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大奇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郭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旦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閏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大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平大淵猷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南亢晨出曰大章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年必武其國有

傷其口。然
印左傳左
初本改之
此注又文
此今定

此注又文
此今定

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要因致歲；陰在子星
居卯以十一月與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其明江
池其弓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卯赤奮若歲；陰
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雖然黑
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宮居不居；之又左右搖
衣當去之其此星會其同出所居久同有德厚其
角動而小其大赤色牧愛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
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
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進而西北二月生天棓長四
丈末兌進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而頭兌謹視
其所見之因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
出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
角而然者不勝黑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
而赤所居野有災是八月其野有迎相與太白
其野有破軍歲；一曰新授曰重華曰應星曰紀
星今宜為赤廟歲星廟也

目下古罰

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
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
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正義曰歲星者東方木之精其常仁五事說也
天文志云春日四乙四時春心左常仁五事說也
人主仁則歲星大進時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索
隱曰降人即歲星正月晨見東方之右其餘惟此
○正義曰歲星之精散而為天槍天棓天衡天猾
國皇天棓及登天刺真若天孫天垣蒼筤皆以應
出災也
察剛氣以處災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下禮失罰出
災惑災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
國災惑災惑為動亂殘賊疾喪伐兵反道二舍以上
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
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遂至非大當小久而
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長者角動短

和星口更

謹候此

守紀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焚惑廟也

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連之破軍殺將其入

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相連為害不相連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同可以禮致天下決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八西方伏行五小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則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而疾也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焚惑太白金星要之軍出太白陰有分軍

天官占云焚惑方伯象司察伏孽文耀鉤云赤帝燥怒之神為焚惑○徐廣曰焚惑為理水則理兵內則理民天官志云焚惑為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因為伐之為天為黑為意為兵環繞句曲芒角動搖乍前乍後其殃逆也焚惑主厄喪大鴻臚之象主甲兵大司馬之象伺陽看亂孽執法

虛星口文

虛星口文

官也其精為風伯或童兒歌謠嬉戲也

屏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戌己黃帝主德女主辛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而復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月行其居其國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為為之動搖羸為王不享其祿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羸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機主勿用戰取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北壯年氣熱金在此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煇與金合

虛星口文

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為為之動搖羸為王不享其祿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羸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機主勿用戰取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北壯年氣熱金在此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煇與金合

經曰：詢
之曰：以
之曰：以

一作志

錄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王季卿大饒
戰收為北軍：因舉事大敗土與水合後為微開有
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全為疾為內兵
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山有兵急改立公王
四星合兵喪並起君無德受殃
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有德受殃
若亡五星時其事大者小者出者為贏
贏者為客晚出者為利：者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
杓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開七寸以口公之矣五星色
白圓為喪赤圓則中不平為兵青圓為憂水黑圓
為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
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
五星同色天下亂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
動搖常以此換星出百二十日為逆西行西行百二
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三十日復出東
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餘故在營室

經曰：之
之曰：之

索隱曰：晉灼云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
二十八歲而周天文曜約云鎮黃帝合樞紐之精
其體旋環中宮之分也。楊慎曰：白衣會若國衣
大臨之事。索隱曰：晉灼云歲陽九陰也故
曰北壯王義曰：星經云：公在南太歲在北曰北壯
年鼓大鼓全在北太歲在南其年或有大災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
庚辛主殺：夫者謂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
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
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
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災
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
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
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
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
營室凡出入六十為百歲二百二十日復出營

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合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系高遠日曰大器則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合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系高遠近日曰大器則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嘗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此當入而不入下無兵有破國其

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氣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編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來太白太白行疾之行

運之行角敢戰動搖躁國以靜順角所持之皆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角有憂有水事青角小角有木事黃角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更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饑食兵幸遠人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國黃澤可為好事其國大赤兵威不戰太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赤蒼比參右有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行盡勝之出而留桑榆聞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庚其封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金木星合元其下戰不合兵難起而不離合利父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兵彊暴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為

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
兵之強鷄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晨出大弱是謂陽
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二勝北
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
方出酉南二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
小戰五星大戰其利犯太白出其南二國敗出其北
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餘晚為
天矢及彗星時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

出而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
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疆國弱小國彊女主昌
亢為疏廟太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
殷星大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哀大澤終星大相
天浩序星月帶大司馬位謹候此

索隱曰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
為長庚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
上公大將軍之象天文志云其日庚子四時秋也

五常義也五事言也人主義虧言失逆時令傷金
氣罰見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也○
正義曰太白五芒出早為月餘晚為天矢及彗○
索隱曰按上元是古曆之名言用上元之曆法○
孟康云經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
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三火又晉灼曰
日陽也日出則星沒太白者見午上為經天也○
索隱曰案此言所合居之宿虛謂龍宿○晉灼曰

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過參天者三分天過其一
此在戌酉之間孟康曰對國謂出東入西出西入
東也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
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
仲春二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壽仲夏夏至夕
出郊東井與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二分夕出郊角
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

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餘晚為彗星及天天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平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有兵於外解帶在東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則兵於外而赤兵之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外則大敗中國勝其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處可以法效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而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歲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

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聞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械鋌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意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機安周星細與能星鈞星其色黃而小出而少度戶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憂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犯我城黃角也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軌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餘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正義曰天官占云辰星北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

引宿分野
已經云蓋
一統地界
皆本之分

之祥也亦偏將廷尉象也天文志云其日壬癸曰
時冬也人主野智失聰逆時令傷水氣則胃見辰
星○索隱曰宋均云辰星與月同赤曰為大臣先
期而出是謂之失期常以故月經行有以多災祥
也辰星於一歲之內一歲之內一歲之內一歲之內
夢所以除害也安得大為之也○蘇林曰辰星則辰
星之別名也○蘇林曰辰星則辰星之別名也○蘇林曰辰星則辰星之別名也

其間可容一劍○索隱曰免七命謂免星凡有七
命者名也

角亢氐房心豫州尾其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
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井與鬼室州柳七星張三河翼
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與鬼室州柳七星張三河翼
軫荆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日
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者勝重砲大砲無
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皆掌

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勝青外
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軍先至而後
去居軍勝先至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
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紅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
流血日常制勝之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之所
不利復生之所利而食之為主位以其血及日所
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
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
早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
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臣誅行南北
河以陰陽言早水兵喪月餘歲星其宿地鐵若亡焚
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日以戰收辰星也
玄氣食大角主令者惡之心則為一龍也列星其
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日者三五月復六日

宋仁宗
嘉祐元年
五月
月

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後始故月餘
常也日餘為不歲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而丁
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洛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
恒止以此月餘為月餘行常也

中道房三之中國心月天小月行入角與天
小若十月月餘為來年四月歲次十一月則主

五月也四輔房四星也房以輔心故曰四輔○正
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若月行北河以陰南河
以陽則水旱兵喪也○孟康云九月星八月見月中
為星餘月月餘星星歲也月餘星月餘廣曰食大
角一食於大角五其曰大角一星在兩橋提問
人若也象曰食隱曰引星謂月餘列星二十八宿
當其分地之也始小引星始起之日
新食大角而始起引星所出其下之兵兵盛其時

北星口
北星口
北星口

不利

正義曰皇星者去地三丈如燭火孟康曰歲星之
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口變之不盡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星也有一枝末尾似筆亦曰日帝星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
丈大

孟康云五殘星星表有青氣掌有毛填星之精也

正義曰一名五鋒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

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

星有一名六賊出則禍合天下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
太白

孟康曰星大而尾兩角英感之精也正義曰見則以天子不義失國而受保起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奇以四野星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孟康曰獄漢星一冬以星亦中表下有二慧縱

四慧星所出

孟康曰

地維成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

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孟康曰燭星上有三慧上出亦其星之精○歸邪

星有兩赤慧上出有蓋狀如氣下連星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言少則凶

孟康曰火星名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索隱曰據水生金散氣即水氣孟康曰漢河漢也多少謂漢中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頗向所臨及炎火也之如人元氣之衝天其下圓如數頃而處上元者

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孟康曰天狗星有尾旁有短慧下有如狗形者亦

太白之精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星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孟康曰蚩尤之旗熒惑之精也呂氏春秋曰其色

黃上下白

卷一 作通
字先主奇
人志

句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勢青黑不伏

徐廣曰句始與九也

枉矢類大流星地行而舍黑星之如存毛不然

長庚如一匹布若天此星已兵起

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漢之小將有星星

天墜而見景星共星皆德主也其狀與常星出於有

星之小

孟康曰天精者明也亦有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

方中有兩黃星方中一黃星九三星合為景星

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則明

聖之慶也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

里登高而望之下為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

斗華以南氣下黑上赤為高三河之郊氣正赤

北氣下黑上青勃碣磔然之氣皆黑江淮

氣皆白使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下高下下生

得後端反

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

遇奇偶

高後兌而卑者郊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

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北氣未高七八尺者

不過五六日去之七八十里北氣未高七八尺者

大者不過三日去之五六十里北氣未高七八尺者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其守其士其兵其大校而前危者青白其前

卿音慶

此以謂四
字句七
此字句
作問也

信五故反
化當作既

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
服畜產精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之辭也結時氣望中氣也一上喜氣也若
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收後甲而趨天雷電蛟
虹辟居夜明者天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
故候者與天同其心天地之物地動發地山崩及徙北
塞餘徙水地長見象城郭門閭田桑枯槁宮
廟郊祭人民之災無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
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
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
正義曰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常有五色雲氣今及玉葉止於帝上有花焉之
象故因作華蓋也言其飛候云視四方常有火
雲五色見其下野人嘆也青雲潤枝日在西北為
舉軒良也一落書亦有雲象人青衣無字在日西
天子之氣故曰人主象○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

凡占

正義曰為
占候

生人是故山氣多勇澤氣多瘠風氣多慙林氣多
鬱木氣多恆石氣多加陰阻氣多鬱土多
氣多狂靡氣多仁實氣多貪吝氣多
厚清水多下流水多上流水多
象其氣有主其氣有主其氣有主其氣有主而驚
也
凡候者莫不遠望以候其氣也其氣始萌
則日之氣亦多一曰候其氣始萌正月旦
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
漢魏鮮姓人集臘明正月旦決心風：從南方來大
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起於北方
為中震東北為上震上震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
瘵瘵瘵故八風各應其候多者為勝多勝少久
勝至疾勝徐以至食為食食至日失為殺秋至舖為
黍舖至下舖為下下舖至日入為厥終日有雨有
雲有風有日一當其時者深而多其雲有風日當

難保句法
奇甚

人教占

雨占

太歲占

生爻占

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
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收如食頃小收熟五斗米
頃大收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
占種其所宜其而雪若寒歲惡是日尤則聽都邑人
民之聲三宮則歲為吉商則有兵故旱則水角歲惡
或從正月旦此後而平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
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城千里
內占則其為天下儉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
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
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
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羅
界以知日至要法察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
衝歲乃有殃

正義曰四始者謂正月旦歲之始時日之始月之
始也○孟康曰平日食一升者月一日而民有一
升之食二日而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而極

正義曰五
家黃帝高
陽高辛高
辛

此有元
太史公曰
此有元

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通均冬至日
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
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伏分中國為
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
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
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
之出屬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以合時勝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
典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
心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
義和有夏昆侖殷商巫式周室史佚其弘於宋子索
鄭則禪寬在蘇甘公德太魯人楚唐昧趙尹牟魏石
中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
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
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

應仁錄曰
宋史公時
學天文
作曆代各
同星象占
於前之
月分四
和官上
方以子
於子
者

應仁錄
宋史公
學天文
作曆代
同星象
占於前
之月分
四和官
上方以
子於子
者

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畧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日蝕二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宿如雨天子
微諸侯力攻五伯代興更為王命自是之後衆暴寡
大并小秦楚去趙與仇也為強伯田六暴并三家分
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
饉疾疫告臣主共受患其察微候星氣尤急近
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樂望而卓唐甘石
因時修其書傳故其占驗較難不暇二十八舍主

十二州斗東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彊也係在太白
占於狼弧吳楚之彊也係在熒惑占於烏衡燕齊之彊
係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彊也係在歲星占於房心
晉之彊也係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
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
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
則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則月太白辰
星占於街北畢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

應仁錄

應仁錄
宋史公
學天文
作曆代
同星象
占於前
之月分
四和官
上方以
子於子
者

隴蜀尾段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
主中國而胡貉收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孛疾常
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容主人熒惑為客外則理
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
更彊時苗異也無可餘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
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
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
年之小其相驗不可勝數自宣元以來未嘗若斯

也項羽牧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而坑秦
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孛
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
數大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
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四出誅夷
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
拔星弗於河戒兵征大宛星弗振此其常之大者
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然觀之未有不先知形見

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斛，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焚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也。星逆行，日月薄陰，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有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守歲大，而歲元日月薄陰，行向北有時比其大度也。故紫宮、小、大、衛、咸、危、列宿部星，比天之五官坐位也。有星不侵，徒大小有差，潤狹有常，水火金木土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

東子元門
高云不則
之理也
詩事所
說得此
新人修

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節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至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容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遠。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正義曰：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未

益細碎也。其語在漢書五行志中：太白狼跡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下諸國倣此。熒惑為衛，皆南方星，鳥衡柳星也。辰星產危，皆北方星，歲星房心皆東方星，辰星參罰皆西方之星，日陽也，歲星屬東方，參星屬南方，填星屬中央，皆在南及東為陽也。天街二星，主界，主國界也。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則畢星主陽，小陰也。太白屬陰，西方辰星屬北方，皆為陰也。天街星北為夷狄之國，則昴星主陰。○常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猶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星經云：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國敗；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國不敗。更為客主者，辰星不出，太白為客，辰星出，太白為主。○正義曰：招搖一星，次北斗杓端，主朝兵也。占角變則兵革大行。○正義曰：紫宮中宮也，房心東宮，權衡南宮，咸池西宮，虛危北宮也。○索隱曰：三五謂三辰五星。

索隱曰一
曰二以謂
公孫龍之
其句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

索隱曰天門即左右角間也王者行德令德澤被

天下則上應靈威仰之高而天門為之開以發德

化

赤帝行德天中為之空

索隱曰赤中夏為主德教天下為之空天中六

星在北斗魁下不對中台

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

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月二十一日月暈圓常大赦

戴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昂為之圓三暮

德乃成不三暮及圓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圓不出

其句

黑帝行德天門為之動

正義曰冬為物閉歲為之動為之開閉也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乃三能三衡者天

建也客星出天庭有奇令

索隱曰天謂北極紫微宮言王者當天心則北辰

有光輝是天行其德也客星出三台三衡之廷必

有奇異教令

茅坤曰古者太史掌天官而史氏以來世其官故

於星野及風雲諸占並有經籍

陳昌言曰太古簡茲嚴而最多雅強誦其音節如

詩

郊以讚曰叙象緯一一具形似而文更高古勢錯

綜不排句精嚴而腴真神妙手

鍾惺曰此書以理教為主文之工拙不必論然文

不能妙將使人苦其難晦而棄之故凡文章叙事

理幽暗者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妙而其文一一

有針路可尋讀之了然乃為妙筆如天官書等作

是也蓋錄作者能了然於心口手之間寫出讀處

與尋常顯明者無異而其古而靈與而動整而變

奇而則亦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官掌故得存於
後世固文字之妙留之也
陳仁錫曰天官書獨無序何也豈後世缺亡之耶
其中文字無派奇如極多變

其如卷以
中矣獨不
言志者天
子所都也

後漢書
為部祀志
使敬受少

中同血脈
及布置安
排之妙有

皆寓錢焉
然惟以封
禪為主歷

封禪財貨
名平樂蓋
即事用希

自上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
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
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
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
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厭曠遠者千
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理滅其詳不可得
而記聞云禹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
上帝禋禘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甲子
四岳諸牧還瑞作一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
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桂一死
勢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
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
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
世至帝孔甲繼德好神神農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

陳仁錫曰
本於修德
史記典正
平始創之

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
穀生於廷一幕大桀懼伊陟曰不
桑穀死伊陟替正成王成之與
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
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
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
觀之好末索不肅祗後桀愈慢也
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

禮焉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清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清者
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
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矣自周克殷
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
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

自以爲三
帝其柱用駟駒黃牛熟羊各一云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
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
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
用三柱郊祭白帝焉自來作鄜畤也而雍旁始有共
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廣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
高神明之興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

鄜畤
祠法甚詳
宗廟一
馬和見

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
帝其柱用駟駒黃牛熟羊各一云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
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
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
用三柱郊祭白帝焉自來作鄜畤也而雍旁始有共
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廣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
高神明之興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
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說不經見樞紐者不通
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
北畤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
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
云野雞夜鳴也
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
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
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災

陳仁錫曰
孟終慈其
說
唐明之曰
以平月事
齊秦如一
國事

鍾惺曰
此一語
按甚

鍾惺曰
巧方使可
以爲法
謝音

年秦宣公作室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
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
平晉龍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
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
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信
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
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
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甲耳之山南
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
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
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說
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泰山北里之木所以爲盛

茅坤曰
一終公一
終公一終
公前上終
天之六

鍾惺曰
將無乘如

陳仁錫曰
鍾惺曰
百姓不應
依物外而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
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
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藂生鴟梟
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
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
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
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
其組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記孔子曰不
知也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
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
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其弘以方事周
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其弘乃明鬼神事設射
狸首經者諸侯之不來者一不依物怪欲以致
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其弘周人之言方怪者
自其弘其後百餘年秦宣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

皆不可
後也

應曰社
七社主七

應曰社
七社主七

應曰社
七社主七

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大成公曰秦
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八十八年而霸王
出焉標陽而金秦獻公自以為行今秦之世時標
陽而祀白而秦之世時標陽而祀白而秦之世時
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秦之世時標陽
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
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
螭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

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
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
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數以六為名音
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
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
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
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菰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
此議各爭異難施用繇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

陳仁編以
項也漢也
皆書土之
無其意上
六無意

應曰社
七社主七

應曰社
七社主七

泰山陽至嶺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廬
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
封歲皆秘之世不傳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
暴風雨休於大林下諸儒生既訖不得與用於封事
之禮問始皇遇風雨則識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
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黃門之屬八神皆
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
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

水居臨菑南部山下者三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
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
陽祭之必於澤中國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
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
主祠之眾六曰小主祠之眾七曰在齊北並勃海七
曰小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
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
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

神聖不可言
而此其言
則其言亦
則其言亦
則其言亦

神聖不可言
而此其言
則其言亦
則其言亦
則其言亦

齊威宣之時賜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
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必必正自為充尚
美門子為最後守燕人為方使意形能此依於思
神之事賜行以余為主運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
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何徒為合之徒自此
與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士
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大人不遠患且至
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山人及不死之藥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
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引去終莫能至
云世世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
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窮至海上而終不及
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
解曰未能至望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
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
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

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二世元年
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刻石而刻勒
始皇所立石書帝以章始皇之功於後世
三年而二世元年始皇封禪之後一二歲之內諸儒
生疾秦焚書誅文學百姓怨之天下畔之
海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其
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
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曰瀆成在山東

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
至秦轉輿轉徙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
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
地名山大川之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殷以東名山
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
山水曰濟曰淮秦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
賽待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秦以來
名山七名川曰曰華山薄山薄山齊襄山也少山岐

山吳岳鴻蒙讀山讀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
沔祠漢中秋澗祠朝那江水祠蜀亦長矣此涸禱賽
如東方名山川而社牛特牢其牲亦冬祭而以大豕
鴻岐吳岳皆有窖名陳寶卽禾祠其地度山陳寶卽言其神祠卽而來
其河加有窖醴此皆在雍州之域天子之都故加
車一乘駟駒以灋產長水漣潏涇渭皆非大川以近
其祠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如沂洛二川鳴澤蒲山
岳嶧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時賽泮涸祠禮不必

十

次約言以

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
夏用驛秋冬用驛時駒四匹木馬一駒木馬
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犢五各以六時各有數皆
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養以冬十月爲歲首
故常以十月上甯郊見通權火拜於成陽之旁而衣
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
諸社祠皆大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
諸思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

遼東書作

李奇曰。前
按杜上。即
宣王時杜
伯。

簡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歲諸求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澶海有昭明樂彥引河圖爲昭明或星散明天子祠也於社毫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問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昆蟲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罔泮梁秋涸凍冬霽祠

德陳一
德一
德一

著氏各自秦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
 有富祥輒祝祠後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
 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橋
 豐粉橋社也後漢書高祖祠沛爲沛公則祠蚩尤蒙鼓旗遂
 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
 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門問故秦
 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
 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然說於是高

主之其
所司其
更持其

祖曰吾知之矣乃侍我而具也乃立黑帝祠命曰
此時有司進祠上不祀佳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
太宰如其故儀禮曰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
而敬祭今上而之於山川諸神而祀者各以其時
禮祠之如故後曰歲天下已定詔曰一、主遼海粉
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歲祠之令祝官立其充之祠
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祭至祠天地天神天
於房中堂下之魯晉巫祠五帝東宮中司命五社
巫猶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魯之屬
主即上文三社之主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炊之
巫保族魯二神名 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
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
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典而邑第立后稷之祠至今
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
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
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於民里社各自財以祠

陳仁姑曰
仁字之誤
負罪引誤

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
曰今祀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
川在諸侯諸侯祀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之齊淮南
國廢令大祝官以歲時致禮如故是制制曰朕即位
十三年於今頗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又安民人
靡疾問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察此皆王帝諸神
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
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其西時畦時畝
車各一乘馬四匹駕被其其河漢漢水加玉各二
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
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
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
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自上
黃是時丞相張敖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
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
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

建昌心
卷二
奇

卷二
奇

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
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百年朕祈
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夢朕有司皆曰古者天
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
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馬或
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
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轍面
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
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
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馬
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
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
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間
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聞
下有寶玉氣米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

此後何

此後何

此後何

此後何

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
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書云亡在
泗水中今河流通泗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意
周鼎其出乎此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
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
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更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
急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入邊興兵守禦
後漢書卷之六十六
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
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後漢書卷之六十六
武帝天下又安措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
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
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
事未就會實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
趙綰等謀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與為皆廢

錄亦其

神者帝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後六年實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
 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載一弘是時上求
 神居舍之上林中號氏能神居舍之上林中號氏能
 見神於先後完若完若祠之其家氏能神居舍之上
 往祠孟原以之第妻相祠先從完若祠之其家氏能
 封者以居後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財厚禮
 置祠之內中問言不云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
 祠寗殺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
 人年夢至元朔五年無後祠除主方區其年及其生
 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
 子人間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
 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
 爭事之少君貴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
 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
 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神居一

年陳於柏寢少海登伯寢之臺而望其國已而案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
 少君言上曰祠寗則致物致物而升沙可化為黃金
 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
 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
 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
 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寗遣方
 士八海求蓬萊安期生之膚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
 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
 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老人謬忌奏
 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
 之鬼道司馬遷續漢書郊祀志云壇有八通通以爲門於是天子令太祝
 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

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夫人祠太一黃帝用一梟破鏡鏡之類實羊用羊祠馬祠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書云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類氏案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陰有仙人華靈即漢書所謂武夷後君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其定以續先王祠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按王夫人漢書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

余有丁曰
肅然形公

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
 即欲與神通。言室被服非祭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
 氣。畫於各以勝。小駕車辟惡。此又作甘泉宮中爲臺
 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
 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
 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
 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
 柏梁銅柱。承靈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上乃召發其棺。無所見。惟有竹筒一枚。明年天子病
 鼎湖。甚至醫無所不至。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
 氏。師古云。游水。姓發根。公病而鬼神下之上。乃置祠之。甘泉及病
 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鹽與我
 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
 宮神君。師古云。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壽宮奉神
 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
 與人音。等時去。昨來來。則風蕭然。居室帷中。時盡記

信得
分以謂曰
然有政

至理口盡
情相矣

發掘四二
手抄有情

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至為主人開飲食所以
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若神
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中言世俗
之所知也無絕於都而天子心猶未盡其意莫知
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六數
一三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元三元以平符一角數曰
符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上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大

地將廟重來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國立
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於是天子遂東始至后土祠汾陰雕丘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
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
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
浸尋於泰山知其春樂成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不為膠

鄧以謂曰
人之說者
武帝大疑
信若者慎
或

可寒巧甚
其一河法
又

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原王后無子原王死他姬
子立為王而原王后有梁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
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竭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
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殺之惜其方不
盡反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言善而敢為大
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
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
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

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
文成則方士亦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
死耳論云氣動而毒甚故食走馬肝殺人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責
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
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
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閭基基自相觸擊萬畢
取雞血雞磨針鐵掛和磁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

東仁錫曰
方士怪迂
帝更怪迂

東仁錫曰
方士怪迂
帝更怪迂

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子將
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大夫為九江決
四瀆同者河江卑陸隄絲不怠朕為天下二十有八
年天若遺朕士大夫通馬乾保朕之國朕朕意
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人等樂通侯賜
列侯甲第位千八乘舉斥車馬帷蓋器物以充其家
又以前長公主妻之子孫世世為列侯又以前長公主妻之子孫世世為列侯
齊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
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
相以下主武后姑太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
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
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保
天道者且為天子意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
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
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保六印貴震天下
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尾而合言有禁方鬼神僕

鄒衍曰
方士怪迂
帝更怪迂

知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后土營旁見
地如鉤狀梧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
之言吏吏告行巫錦巫錦以聞天子使吏驗司巫
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巫錦巫錦以聞天子使吏驗司巫
中山縣人出鼎者有要安而之也
平陽人上白時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
尊寶鼎天子四問者河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
祈為百姓育穀令歲豐庶和報鼎者為此我有司皆
曰間晉泰帝興神鼎一孔文祥云表一者壹統天地
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牧九牧
之金鑄九鼎皆嘗享賜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
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為淪沒伏而不見頃云自
堂祖基自羊祖中鼎鼎及鼎不吳不驚帝昭曰商雅
之鼎圖按上謂之壽胡考之休令鼎至甘泉光脚龍
變承休無疆合於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待路
引乘天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

鄭以翬曰
豈要可笑
只是聖卷
小說話

上封上封財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壽侯云初靈之
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貊五在天下中國
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封與
神會黃帝封於此山後世百姓非其道者不封非
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封上南宮三
小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
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野者谷口也小所
口中山之谷口去甘泉八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
山下鼎既成有龍舁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
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
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
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
去妻子如脫驪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
遼郊雍至隴西西登壇祠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
太一祠壇祠壇故渚忌太一壇壇三坎三帝壇環居

司放薄思
則使曰如
其方而文
即應前矣

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之太一其所用
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犍牛以爲俎豆
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祀爲祿食年
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燔之其牛食之鹿居
其心藏鹿中水而泊之一作昔其祭日以牛祭日以
羊氣持太一祀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
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
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

其和果曰
黃帝其後
未已思
後代越與
之神皆

夫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祠終而復始皇帝
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
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黃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
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嘉杜薦饗是夜有美光及畫
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覽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
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大祝領秋
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心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
一以壯荆畫愔日月北斗登龍帝昭以壯其威

一井一降今止書
井能故曰登龍
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帝郊禱使不

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駟寶母心三利妄言
見其師其言書不唯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
神河南言見傳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雞從來城上
天子親幸緱氏欲視跡問卿得毋道此五利子卿
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候神
不未言神事事如近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

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泰畤滅
南越上有嬰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
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
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
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
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大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
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末年冬上議
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

何見此

何見此

十餘萬還祭黃帝家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
不死今有象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傳上天羣臣與其
祀祀既至甘泉宮一事泰山先期祠太一自得寶
鼎上與公卿諸生封禪封禪用希曠絕矣知其儀
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時中示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天之名
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封上即無風雨遂
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
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
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
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
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
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
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季周霸屬國封禪事於是上絀
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
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聞上上不言聞

陳子龍曰

何見此

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
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
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
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都所益於船令言海中神
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
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叩不見見其跡
甚大卿會眾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
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
跡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事及間使求
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
禪人心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
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周禮云王視朝則
鹿子皮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
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
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按祭后

錄曰此
一語青
之病

作然天子皆親拜北衣上黃而盡用樂馬江淮間一
後去茅三脊為神籍五色土益雞卦氣遠方奇獸蜚禽及
白雉諸物願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八月皆至泰山
祭后土封禪祠其夜有光書有雲起封中天子
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
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
樂修祠大一后存象景初有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
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爾然自新嘉興

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八年八十於寡
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
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
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
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
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
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
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案隱曰新詔云武帝出

則漢帝長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還自遼西歷
北遂至九原五小反至甘泉有司言寧夏出為元鼎
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方十餘日
有星茀於三兌子行三兌東來秦公後漢書云氣王朔
言候獨見旗星出如小瑞圖云旗星之出也其
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
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替嬰曰德
星昭行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

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蒼
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
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
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西出無名
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軹子應劭曰萬里神祠
名自臨塞決河而西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
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而越越人勇之
樓房之越乃言越人俗鬼武紀越人俗而其祠皆見
地人俗

補 94-404

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師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歲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

魚之屬其南有玉堂辟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率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咒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積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馬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

不仁錯以
司其符延

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侯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二許作之如方士曰明年正月建禮祠上帝馬公王帶四黃帝時雖封泰山然亦未封巨嶺傳今黃帝封泰山封西紀祠封中紀祠祠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於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尊乃令祠官禮饗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蓬蓬泰上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閣石閣者在泰山一

封禪書

事

社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凡一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也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從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

黃初四
祠建祠五
祠之祠五
祠之祠五

黃初四
祠建祠五
祠之祠五
祠之祠五

一、方輿記
歷代以來
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存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
以大人之跡多詐無有欲天子蓋急厭方士之怪迂
者彌衆然其效可驗矣
太史公曰余從之登天也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人
壽宮侍祠神語寃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述而論次
方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爲馬若至祖丘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家直如此
變云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
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李奇曰梁父梁地山云云山在梁父東○徐廣曰
亭亭山在牟陰○索隱曰兵車之會三按左傳魯
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
年伐鄭圍新城是也乘車之會六莊十四年會於
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於幽僖五年會首止
八年盟於北九年會葵丘○應劭曰嶺丘州心黃

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蚺大五六圍長十餘丈○解
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
於常言如天之腹○正義曰括地志註云華嶽
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衍河神巨靈手迹脚跡開而
分兩今脚跡在東首陽下手掌在華山呼爲仙掌
河流於二山之間○爾雅云祭星曰布或云諸布
者蓋諸布是祭星之禮○索隱曰碑池顧氏以爲
即禹池見秦紀今按天子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也

壽星南極星見則天下理安○墨子云周宣王殺
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
王伏從而叱故祠之○漢書音義曰禹寄也寄生
龍形於木也又作木偶之偶禹馬亦然○張晏曰
權大烽火也狀若井潔舉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
令光明遠昭通祀所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
者范氏世仕於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
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雲

豐屬荆故有荆巫○索隱曰禮樂志有張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廣雅云東君日也雲中楚詞雲中君鄒英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之神也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縻鄭玄謂主施縻粥之神○淮南子云九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含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漢舊儀云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王辰日祠靈星於東南○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從在地故內赤○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方含謂陽谷日沒於西方墓謂北谷也○索隱曰淮南子炎帝作火官祀為今之竈神○如淳曰主分主方樂也○孟康曰祭鳥食母破鏡數名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驅而虎眼○樂彥云畫以勝

日者謂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云駕車避惡鬼也○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柏為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七圍以銅為之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名在藍田○徐廣曰水而洎之洎一作酒灌水於釜中曰洎言既以鹿納牛中以昆納鹿中又以水及酒盡納於釜中也○索隱曰樂彥云持不用祀也小顏云牛羊若羴止一柱故云持○應劭曰空侯武帝令樂人候調始造此器○韋昭曰崧高山有太室少室山山有石室故名○應劭曰蜚廉神禽能致風氣○正義曰受計以裁故受計獻之物○索隱曰井榦臺積木為榦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榦○楊慎曰封禪河渠平準三書太史公得意之作

又曰贊語又總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論次自古以來。用事見神者。則自帝以來。皆包括之矣。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內之德也。

茅坤曰。封禪本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陳昌應曰。黷祭祈永。詛句奴是大怪事。史遷抵掌

而談。不遺餘力。文更精悍。

袁約言曰。太史公作封禪書。其於禱祠百出。則隨

封禪書

四

之以若有符應之言。於求仙無方。則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

鍾惺曰。封禪依古郊祀崇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痴心。支離紐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為一。將封禪與神仙牽合為一。又將河決句奴諸事與求仙

牽合為一。以法傳會。而其中格格不相。索虞諫之

自見。帶之。以。一著寔語。每用虛字。語翻

弄。其實。在其中。豈武帝雄主。甘心求仙。必有

一段改訂。妙。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舍其

微妙者。不言。而詭誕。方術。皆不出膚淺之語。如

字。如。若。如。語。如。兒。戲。如。街。談。寫。人。主。近。果。或。溺。全

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騷

塵。不。絕。其。遇。其。真。數。語。足。其。胎。骨。中。含。癡。種子。疑

封禪書

封禪書

四

城桑海。累。切。難。斷。怪。迂。阿。諛。之。徒。接。踵。而。中。之。徒

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狀。其。效。可。觀。矣。意

興。振。然。斷。索。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恰。好。結。語。却。妙

在。含。蓄。冷。之。無。極。力。收。括。之。迹。

陳仁錫曰。封禪帝王祀典。流而為神仙。則秦漢之

妄也。

封禪書終

河渠書 太史公

夏書曰禹禰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載舟泥行踰作能山行即橋作能以別九

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隄凡澤度九山然河

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吳為務故意訂自積石歷

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作能三於大邳於

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難行平地數為

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分也二渠其一

出見丘而南二折者也其一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

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

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

溝文穎云鴻溝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滎

是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

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

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燕作能之間於蜀上守冰

鑿離碓碓字辟冰水之害穿二江沃都之中此渠皆

也

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沒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

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計然莫足數也西

門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而韓周秦之好興

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

水自中山西引之為渠並北山東流三百餘里

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

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

使就渠鄭國用主填閼之水溉澤白之地四萬餘頃

收皆畝一鍾於是國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

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

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

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

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

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上居河

北河決而南則解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

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疆塞上之未必應天而

以謂曰
而明

陳仁錫曰
封事簡書
可法

音義

而後反

陳仁錫曰
言有驗有

聖氣用數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之不事復塞也
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更溝渠從渭中上
度六月而罷而溝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
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
三月罷而渠下民四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
省卒而益肥閭中之地得穀天子以之然令齊人水
工徐伯表表記之若令聖標表則人必為之悉發卒數
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
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
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
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
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常昭曰壩謂
民菱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
穀從渭上其間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
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
田者不能備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

不終非理
不可

陳仁錫曰
以謂御繁
之在吳工
大史
此言二秦
更為精確
一事上

陳仁錫曰
利多而害
少更得共
人水而岸
崩必旋末
院宜可徐
固也

為稍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
大夫張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四
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
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之絕水至
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
致山東從沔無限無阻無難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
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
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
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黑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
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
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
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為井下相通行水
類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
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
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谷
而渠楚之也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

陳仁錫
詞義可垂
千古千古
詞人皆不
及
鄧以爲口
三詩甚貴
有氣足佳
才帝王之
作
陳仁錫以
大史以
防其
心較之
異地罕
冰第大

延一
作正
蛟龍
方
延
歸
舊

則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
 仁泛濫不止兮悲吾人留桑浮兮淮泗滿桑是曰桑地也
 久不反兮水維綬一口河陽兮汝潯浚北渡迄兮
 浚風靡零長菱兮沈菱王如兮曰菱草也河伯許兮薪
 不爲按前不爲謂子燒蕭條兮噫
 子何以樂水顧林竹兮健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
 是卒塞於子樂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

金一作溫

而作河渠書

箋云、索隱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陽羨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守北江中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西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獻神酒、以杯澹、因屬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聞於江峰有

間輒還江謂官屬曰吾聞疲極不當相助耶南
向腰中正白者吾後也主簿劉從北而者江神遂
先華陽國志云蜀時涪江中則鮮明正義
曰括地志云涇水一名蜀津水源出豳州長子縣
西力黃山鄠州之縣也○溝洫志鄭國曰巨爲
韓延秋歲之命爲秦建萬世之功○索隱曰猶入
者其田既薄越人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
之於少府○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

水相連矣

余有丁曰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
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幾

鍾惺曰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鄭玄屯
田又以溉爲漕後世營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絕
其後事極變其中不敢復言溉矣

又曰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漕與溉全利通褒斜
者見其利不見其害番係之言利害半此其大較

也然河之爲物天時地理人事相取而成變全利
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
重者耳

又曰武帝塞宣房寔有一段畏懼之意所謂以秦
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溥未可概以好
大二字抹殺之

陳仁錫曰武帝時天下計書上太史郡國地志蓋
亦在焉子長所記但有河渠而無地理遂使上古

州野之制與山川風俗之宜湮沒無考惜哉

又曰元三周天子以爲然見當時生事者多而帝
亦輕信矣

晉書
卷之四
食貨志
第五

卷之四
食貨志
第五

鄧氏錢布天下而錢之禁生而匈奴侵盜北邊
屯戍者多過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
轉粟於邊者拜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
旱亦復修倉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後復作得輸
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外創與馬
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
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康庾皆
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平準書

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粟字犯者債而不
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
爲故號如小曰居官爲姓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
行義而後繼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後財驕
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
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與服僭於上無限度物
盛而哀固其勢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

此一變也
以下承一
變字極言
之

新以謂以
叙四處兵
費又甚於
經有勢

抗五言反
能程以元
此也

不在財用
矣

平準書

通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
路西南夷攀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已蜀之民罷
馬彭吳賈滅朝鮮言罷言彭吳人姓彭置洛寧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又王恢欲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于其日流行者齋居
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節以死財賂衰耗
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還求使還廉耻相
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
將虞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于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散幣於
印焚以集之應劭曰此印屬焚上數歲道不通蠻夷
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已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
募豪民田南夷入泉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
海之郡人徒之費振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
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

五言詩

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役爲郎。增秩。及
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
軍十餘萬。擊方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
將六將軍。乃再出擊外。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
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散馬人皆得厚賞。衣
食卽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
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廣伐。經耗。減稅既窮。
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
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繇殊路。而建德
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
虜萬九千級。留蹏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
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
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
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
多用越等。大者封侯。次大夫。小者郎。吏道雖而多。
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

楊慎曰王
言作者數

陳仁錫曰
治行直則
相布被大
咸歷而長
壽財用

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知獄者比之張氏。見前不詳而此云一司實居之職其意曰後世
刑乃生人而不死則謂之無辜也
不行之吏亦多矣
之老皆以
王許反道
數萬人長史三休急而其人
二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於大夫之官弘以漢初布
祿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實功利矣
 北明年騷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款渾邪王牟
 五
 千畢書
 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
 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徙十餘
 歲河決觀除唐曰觀縣名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
 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曹俠欲省砥柱之
 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
 渠四通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
 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莽功未就費亦各巨萬
 十數天子為伐胡宣養馬馬之衆舍長安者數萬匹

人而三
之歷二
泰而功
既費亦
百萬十
之辭周
不致無
有法

中司此
一見諸
王見國
耗費不
未嘗不
前而市
未一以
成奇代
歷上後
穿一原
二項

卒率掌者。則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月降者。皆衣食
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振。解。乘。與。出。御。府。禁。藏
以。贍。之。其。明。王。此。三。行。山東。故。上。亦。民。多。饑。之。於是
天子遣使。者。度。國。外。府。以。賑。貧。民。所。不。足。又。募。豪
富人。相。貸。以。而。不。能。相。貸。者。使。貸。之。以。門。以。而。反。充
朔。方。以。南。新。泰。中。七。十。餘。萬。以。衣。食。而。給。縣。官。數
萬。致。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其。費。以。億。計
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端。財。使。貧

東仁錫口
舊金

相志果反

半中口太
史公真以
和成故其
錯綜之妙
如此著意

兩錢法重四銖而或盜摩錢裏取錢益輕薄而
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
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聘享必以皮
幣薦歷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茲白金三品其一曰重
八兩曰之其文龍名曰白還直三千其二曰龍形直其
半其三曰之其文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直五百三
曰復小方之其文直三百今縣官銷半
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
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于是以東郭咸陽孔
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
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雖陽賈人子以心計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
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
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

王莽曰元
叔出擊司
其唐叔實
賜士死
俱一非相
應

通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旱軍騎時大出
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千萬金漢軍死者
十餘萬匹皆以功賞之皆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
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
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今不可磨取銀為大農上鹽鐵
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官宜為少亦
所天子用者陛下不私以屬大農徒賦可矣民自給
費同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工之作故言

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錢者致左趾口然
以錢為之者左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錢者置小鐵官
郡長曰小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未傳舉
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
難不遇而多買人知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
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苛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
之地陛下損時有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賦而民

給音是

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
異時算輶車賈人絳錢李是口籍然皆有差請算如
故請賈人末作實賣買戶也皆皆及可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其限銀二千而一算諸作
有租及算者限銀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以一算而賈人輶車二算餘五大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或邊一歲沒入絳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莽時
卜式一
見當時
上意
不可
故
如此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儻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武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帝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兒式有少弟弟
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結

千載一

雖怪口入
雖吏鈞連
得公鯨接
得妙

與康寧例

平野景子

補 94-417

楊氏曰
天子之德
不與言此
而文應

不與言此
而文應

不與言此
而文應

庚子補

及人有告異以他議市下張湯治異異以家語家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慮欲反唇湯奏異以即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服誅論兒自是之後有使詐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誦說取容矣天子既下絲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多分財佐縣官者多可告絲錢
縱矣郡國多鑄錢錢多輕而公卿大夫多誦說取容
官赤劍如浮曰赤劍以一當五此言其利不得
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矣餘白
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遇其後二歲赤
劍錢廢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
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
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者乃益為
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絲錢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
遇告杜周治之徒少反者近分道御史廷尉正監分
曹往即治郡國絲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

如之曰
則言貧
而富
仁錫曰
高泰執
古未有
其利
其利
其利
其利

陳仁錫曰
秦何異

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田之於是商賈
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
而縣官亦破民偷之欲而益能矣蓋漢郡置左右
輔初大農置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
可告絲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
滿益廣是時起欲與漢用船載運乃大倚是開池到
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如天上其望於天
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飾此日麗
乃分絲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
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
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
漕度四百萬石及官白糴乃足所忠言富家子弟富
人姓名或關竊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
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之相引以若行其株
木則株送徒自窮八財者得補郎郎選哀矣是時山東
被河蕩及歲不登數千人或相食方一二十里天子

陳仁錫曰
莫可止幸
如北

憤之詔曰江南大耕米糴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
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獲之下已蜀粟以賑
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
不辦自殺行西喻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
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
秦中以勅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於是誅
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復為毋三歲
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繇用充勿新秦中既得實鼎

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歸治
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
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而羗侵邊為患於是天子為山
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
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羗又數萬人渡河築令
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可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遠者三千
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三官

陳仁錫曰
天下莫應

其不義也

鍾惺曰此
是卜式好

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之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
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
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卿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
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
詔曰卜式難躬耕牧不以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
今天下不幸有急而武奮而父子已之雖未戰可謂
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爭求從軍擊羗越至耐少

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
官作監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賣買之而船有
算商者少物貴延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繇是不悅卜
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
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
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
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

曰下
而和
心是大

子龍反

陳仁錫曰
此一書之
歸結也

鍾惺曰二
字是平準
功効

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賄
 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而己不敢言擅賦法。
 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收秋為太子太傅。而桑弘
 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毫。天下鹽鐵弘羊以
 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
 其饒費。索隱曰。此費在載之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
 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
 賁時。商賈所轉徙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
 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
 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賁即賁之。賁則賁之。如此
 富商大賁。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
 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
 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賁賜用
 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
 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不告李奇曰。除告終。謂官出爵第者皆復之。他郡國

茅坤曰。然
至平準始
其故以此
終見其通
子天心如
此所以深
致其意也
場口

所書天
與以所制
之罪
鍾惺曰下
準天頭目

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
 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
 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將置五霸長
 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
 常食租稅。而己。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
 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
 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
 云。故書道。漢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序
 先本。結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矣。而亦反是。以
 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臂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
 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稅焉。湯武承
 弊。易變。使民不依各說。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
 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徵山海之業。以朝
 諸侯。用區區之齊。而威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
 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坤曰不
本朝而
泰為吉
右此其
深矣

陳仁錫曰
胸中不平

意傾寫
畫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厭糟糠有因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
祀而滅世以至於夫卒并海內秦夏之幣全為三品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
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鑑名為上幣銅錢曰半兩
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飾寶
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
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

服古者蠶絹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
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耳足怪焉

錢云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昆錯言令人入粟邊
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
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瓚曰茂陵中有武
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關興衛三級曰良士四
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東鐸七級曰千
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

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顧氏按或解云
一金萬錢也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
萬至十七級合或三十七萬官有武功爵第五也
位稍高於侯而先除用十夫或為十一等爵
第七五大夫為二十等爵第九十大夫爵秩比於
五大夫故楊倞以十大夫為更於爵是漢書音義
曰樂卿者劉位從九卿加樂者又十九爵
為樂公合公卿祿而無職○瓚曰秦還的奴以收

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徐廣曰廢居時
富之者有所廢有所富乘時射利也○索隱曰易
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禮云諸侯以龜為寶
○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益黃益益
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僱手牢益○郭璞曰
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
之官○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比
邊騎士也接軫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僕

奇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從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孟康曰、均輸謂諸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按元

帝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令、此上林三官也。○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農桑所生出、謂之繇。茂陵中書有繇田、奴婢

是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徵循、無徭邊之偏也。

○漢儀注云、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謹

廟、皇帝臨受駢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

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索隱曰、錢

一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

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

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十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

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

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通、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

楊慎曰、平準書載積錢之臣、一貨殖傳、議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遺訪知也。然錢

又曰、以富者不佐縣官而故告繇、以民奸法而用

錢、變幣事勢相激使然也。贊既曰無異、人曰曷足怪焉、不平之意、見於言外、可謂曲而有直體矣。

部以讚曰、平準之利有三、先時想各於出處賦利

得、今皆令轉販於貴處、賦則利厚、一官治車諸絕

稅費、減二貴賣賤買、物價繇上、而奪商賈利三、穩

應物騰躍、及賦輸不償、稅費二、平準主平物價、

想貴賣賤買、或賤賣賤買、時或時價如常、平合耳、大

部官賣買物、必須如此、不然、人不過矣、雖借名於

平準、而實為利、此平準之利也、

平定籠天下利。

鍾惺曰。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繇之禍。所謂窮而變。上而通。其道不得不入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殺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為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耐金而耐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

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曰吏道難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璫財徒貧。曰公卿大夫。請說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繇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驚然。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為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繼

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饒。足利臣範。私人主之語。而實賜帛百餘萬匹。金錢巨萬計。以取足大農。不復告繇。不復告繇。此即平準之故也。或曰。是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繇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繇之

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譏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為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又曰。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蓋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縣官。較之鬻官鹽鐵。規模稍寬。較之船菜告

天
地
萬
物
皆
有
其
理

५३३

2.

十一列傳

循吏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續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叢列傳

貧殖列傳

白奴列傳

西南夷列傳

大宛列傳

列傳
同
終

史拾載補 列傳

明 雲間陳子龍

仁和吳弘基

儒林列傳 大史公

新師古曰
古今名
古今之選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
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制雖作幽厲微而禮
樂壞諸侯迭行政繇墮而故孔子因王路廢而邪道
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通齊開部三月不知肉
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
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春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
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傳卿相小
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思居衛子張居陳
子夏居宋子游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於齊如田子方
段干木吳起公西赤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

陳仁福曰
叙得林通
詳盡于列
傳後出紀
文于天下
獨尊尊
文何事

中夏口
明子也

者師是時獨絕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絕跡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
也於咸宣之際孔子當卿之列咸遊夫子之業而潤
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儒士
六藝從此絕矣漢高祖之王也而魯儒孔氏之禮
器往歸陳王公之臣也而涉得士卒與涉俱死陳
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自月以王莽不滿半歲竟滅
亡其事至微而然而紹仲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

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
也及高皇帝誅項藉舉兵國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
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
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
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以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為之有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

陳仁錫曰
孝文好刑
名之言未

大仁錫曰
孝文好刑
名之言未

平定四海亦未暇建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
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
術故諸博士之言皆同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
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好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
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治者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
生師古曰培司公於齊則注太傳言尚書自齊南伏
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魯川而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賈太公前武安侯田
蚡為丞相繼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
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
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漢民以禮風之以
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
許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
講義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奏博士弟子崇

漢文
帝
十
年
上
書
言
禮
官
議
奏
博士弟子崇

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曰
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
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
建首善自京師始縣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
配天地本人倫高學脩禮崇化厲賢以興四方太平
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
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
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
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計
偕俱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報試能通一藝
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
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
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帝諭下治

此以禮曰
是前亦只
是前亦只

主帝曰六
藝以經緯
經子記
子此再見

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選留滯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
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郡一人先用門多者若不足乃擇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部郎。制曰
可自此以來計公卿大夫士與文學之士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時申公以弟子授師入見高
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
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廢申公。申公
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後謝絕賓客獨王
命召之乃往。王命魯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蘭
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
初即位臧迎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
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

後世曰切
之書

吳公基曰
居官失節
學矣

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
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
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
餘老封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
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
大夫舍魯邸置明堂事太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
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
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
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
西內史夏寬至咸陽內史礪魯陽至東海太守蘭陵
膠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
為膠東內史。漢書音義曰姓其治官民皆有燕節稱
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
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
士與黃生爭詩意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

陳仁錫曰
湯武革命
應天順人
聖人已多
此何多

楊慎曰
司馬遷曰
蓋人君
言後世
以罪修
子誠且

棘固生曰不然夫桀紂暴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直言匡過以專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我南面非此何也棘固生曰必若所云是商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縱者實太后好老子書召棘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家人言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成且書乎乃使固入園刺承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園刺承正中其心一刺承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司為為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

吳必恭曰
公孫學問
心術固生
有遠

韓生名嬰
韓太傅也

賈音肥

伏生名勝
北平人也

陳仁錫曰
衛通若伏
生可謂若

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則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詩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緣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緣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還尚書以文學應都

解經曰：亦治經之興

并仲曰：以高堂生

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

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兄寬家貧。為及時。問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以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獄詠以古法。議決疑獄。獄而愛幸。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喜著書。奏獄於文。口不能發。明也。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為之天子。天子見問。記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遂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流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

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何人何字子莊而漢興田

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害也。襄以容為漢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蒲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者。容者。孫徐氏為。自魯高堂生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受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何人。何字子莊。而漢興。田元光元年。位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何。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言人衡。胡臨。諸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不於揚何之家。重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訓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親于舍。國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結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仲以讀
中入切
公江正
後歸仲
又法錄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議董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人異董仲舒為人廉
直是時方外獲曰吳公孫弘治意欲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
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終不治
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
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
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行用嘗集比其義
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諸大廣川殷忠溫
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行部使決淮南獄

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
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為郎謂者掌故者以百數
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王維栢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脩之者他敘
數千百年事界無滲漏

鄧以讚曰大公諸文俱雄肆乃此篇獨醇雅甚儼
然儒者之風表裏作簡見物即成不虛哉

又曰經井分五家一人各分流派中間或詳或畧

繼繼善錯綜有致

仲舒傳

陳仁錫曰
咏嘆倚良
洛語寄意

循吏列傳 太史公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道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脩良民隳然身修者官未嘗記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德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令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濟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

小為大百姓不便當去其繁市令言之相曰市無用

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何頃子王維頓曰皆便民者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後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來言曰市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車車王以為痺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上必欲高車臣請教民里使高其相乘

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二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擊為相國貌上而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子曰子期亦鄭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賢子不戲仰班白不之公子子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賢子不戲仰班白不提挈僮子不挈畔二年市不豫賈其責賤不豫定賈

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

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而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

陳仁錫曰
嘉祐二年
傳事未見
為猶吏

按理獄官
也

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
家婦備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雖其奇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
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
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公立政不孝也廢
法縱罪非忠也臣是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
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息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
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
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
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
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楊慎曰替
語叶韻而
由唐奇

太史公曰叔孫敖出一言郢市後子產病死鄰民號
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宗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
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箋云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
一老父衣赭衣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
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孫已厚而不
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開餘教父曰
位已高而愈下官益大而益小祿已厚而慎
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郢以讚曰語似諸子蓋別是一種小文字以淺語
作嘆息
鍾惺曰循吏五人為相者曰馬乃知黃霸為丞
相功名咸于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為二漢去古稍
遠矣夫吏可不責宰相可也謂宰相必不從吏事
中出可乎哉
循吏列傳終

陳仁錫曰
制廷省刑
罰士大夫
尚應取印
朱觀酷吏
之害矣

酷吏列傳 大史公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初嘗安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秋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

論酷吏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
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有儒者破觚為
圓約三年耳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然不至于
姦黎民人安錄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縣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會侯封之
家蓋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于
錯卒以被伐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揚人也以即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

相與而叙
春不司生
九力極其

唐順之曰
盡出一機
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建為中
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懷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故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
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欲請中尉府封等臨
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
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
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持

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處
卒入廁上目都曰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
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
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罷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繇此重郅都濟南閭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
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
族滅閭氏首惡除脅服累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
餘郡守畏都如太府郡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獲私
也

事仲曰句
奴亦畏其
更奇其
即更奇

寧成案作
案

徑徑司作
恐須有明
其都與成
其味同惡
寧受其所
後終不失
誠精神亦
不可及

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
奴素聞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都都死不近雁門
匈奴至為偶人象都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
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常昭曰束溼薪言急也滑賊
往穰穰至濟南都尉而都都為守始前數都尉
步公案自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都如此及成往車
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都
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慕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
中尉其治效都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々惴
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
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
收於是解脫詐削傳出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

說思曰成
傳皆無事
實空自刑
家欲其得
其為人

陳子龍曰
武帝即位
而無首為
等途君上

吳弘基曰
成都竟何
益乎奈何
故者甚也

案音位
余有丁曰
于此見條
按之長者

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嘗貸買陂田千餘頃假
貸民使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
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繇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繇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繇
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其然居二千石中
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統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
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
之案太尉李延壽治與汲黯為校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
也文惡文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繇後
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屠公中屠相
告言罪繇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繇棄市自
寧成周陽繇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
成繇等矣
趙禹者穰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王莽曰中都官用廉
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

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無害然文深不可
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請勞稍遷為御史
上以為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治定諸律今作此知
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為兒守舍遂而
氣盜內其父怒答湯湯振憲得置罪及餘內幼氣擿
給傳爰書訖論報并取罷無少其獄獄堂下其父
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
長安吏久之月陽侯始為諸卿時田勝也武帝
王太后之嘗察長安湯領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
交徇見湯青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
言大府謂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無
吏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燕獄深
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
定諸律令於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
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

為人廉倨為吏以來含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為禹終
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丹
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
以御人使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屬交私及列也即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
然然湯得集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
義乃請特上弟子治治書春秋補廷尉史事疑法者
平也奏議訟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
上意所使必引正監掾史督若曰因為臣議如上毒
臣臣弗弗愚抵于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
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
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置予監史深禍
都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若所治即蒙不祥文
獄即下不寵弱即口言難入後法上時察於是往
釋湯所治湯至於大吏力行也通賓客飲食於

陳仁錫曰
其術極矣
國宜為所
喜

鍾惺曰
得無傷妙

鍾惺曰
作此史文
李時宜公
近事：達
近事：達
金而己亦
勞矣

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事而然得此聲譽
而刺深吏多為私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
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木嚴助及
伍被上欲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
入禁闥小罪臣乃交私請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
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
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金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
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虛
是奉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罷天下鹽鐵排富商
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
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絕以罪則自公卿以下
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
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陳仁錫曰
述山教語
使是後湯
罪案

楊慎曰
一奴山曰
此類也

王樞中曰
太史公從
客叙及于
四史而湯
愈無所容

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
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
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
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帝
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
虛遠民大困貧孫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
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益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
曰不能復曰居一都閭要險之地山自度辭窮止下
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郵至月餘匈奴新山頭而去
自是以後群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
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
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六七歲敗河東人李
文嘗與湯有卻乙而為御史中丞意數從中文書事

王維時曰。前二篇爲大夫。歲收。口。分。是其事。未史。未。示。長。史。情。寫。渴。欲。陷。二。此。三。部。者。皆。致。事。起。伏。盈。虧。

治他國。漢官。時古以集。擇也。以王擇米。故曰。漢官。光
 署察之。非。見。謁居第。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第弗
 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
 減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丞
 前。馮參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
 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
 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

鍾程曰不
謝又詳驚
歎然極矣
竟以懷蘇

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章。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遷通學長短，剛暴強人也。官再至潯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莊助得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劫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解頤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整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而欺使，八輩簿責湯，其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

而欲誅之
又曰湯死
始十歲
其子也
其兄也
其弟也
其子也
其兄也
其弟也

其弟也
其兄也
其弟也
其子也
其兄也
其弟也
其子也
其兄也
其弟也

其弟也
其兄也
其弟也
其子也
其兄也
其弟也
其子也
其兄也
其弟也

物者呼

趙肅責湯無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
君自為計何多以對薄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
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
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
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哉以牛車有棺
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

趙肅責湯無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
君自為計何多以對薄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
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
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
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哉以牛車有棺
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
趙肅責湯無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
君自為計何多以對薄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
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
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
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哉以牛車有棺
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

事仲曰
成事不
附入
不附入
不附入

成事不
附入
不附入
不附入
不附入
不附入
不附入
不附入
不附入

為官者乎仲曰有卿無卿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始
事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故行少蘊藉縣無通
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立法行治不避者
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王太后
之女弟修成之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穢氏之
屬河內道平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
深入有功為所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
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
餘關東吏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虎無值寧
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
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
遂案寧氏盡破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
亡二姓大族也南陽吏氏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
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教出定襄
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

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執曰為死罪解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府中不寒而栗猾民注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刺為九獄其治尚寬捕未而行而縱以鷹擊毛兔之計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古師尤甚乃以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其所為不先言從必以氣凌之以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屈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聞奉以惡用矣縱廢其治放都上幸得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嘆之至冬楊可方受此縱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雖理為姦已而訟稱其長數奈乃吏以治獄至之吏事其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利吏之害平君計中索賄任吏十

餘人以為不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治按此人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咸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然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決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減奉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發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速盡十二月郡中母聲母敢夜行野無大吠之盜其願不得失之旁郡固梨來按漢書此也會春溫舒楊足嘆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代行威不受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戍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僕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收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銘音頌
陳子龍
酷吏無品
燕如叫天

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
爲用爲方畧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購告言殺置
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即
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
貴戚必侵辱姦吏巧詆下戶之猾以君大豪索隱曰
姦猶姦

鍾悅曰此
一跋寫醉
又法局致
驗極其詳

告溫得變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姪家亦各自坐地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鄒鼎全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流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

心要了
此本更尾
乃不置之
篇末補種
入此正在
有意無意
之間據事
情宜如此

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微告縣，起其食，小群盜以百數，掠南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循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執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堂阻山

川若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決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先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官事辭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

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操，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然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丞，宣怨成信，信書曰：成信亡歲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字長，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遷外，寬內深，次骨官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權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寬狀，客有讓周曰：若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

鄧以諸曰
新故大小
連近俱轉
入有次第
見章法

六壯其同
以產錄以
貪賄賄吏
中亦有賢
否不得一
概抹殺張
湯一案

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
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十石繫者新故
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
章之大者連廷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
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言掠定之
於是聞有廷尉之臣獄吏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
相告言大抵盡誅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
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月中廢後為執

金匱要略補至蔡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刺深天子以
為盡加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
暴酷皆甚于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微為廷史有一馬
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聲累數
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十人若此時以酷烈為聲然
鄧都仇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案除
向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欲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
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其官救過不贖
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
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畧教誨禁絕止邪一切亦皆
彬：皆有其文武焉雖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
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涸僕鋸項天水駱
壁推滅河東諸黃安秋京兆無忌馮制殷周踐轡水
衡關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箋云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
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索隱曰解脫謂脫鉗
鉄也○索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于宗室故曰宗
家○索隱曰案均等也苗車薄也言二人與縣同
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首執也○師古曰傳謂傳
逮若今之追送也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
訊考問也鞠窮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索
隱曰案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獄有愛惡故移換

獄者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云：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浮也。正義曰：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正義曰：今謂律令古以板書之。常昭曰：在板繫師古曰：繫，獄訟之要令，以為後式。○湯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文今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如淳曰：瘞埋藏于園陵以送死。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之。師古曰：少慈釋者。無所含容。○漢書音義曰：一捕，一切皆捕之也。私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鎖，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賄餽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徐廣曰：鷹鳥將擊必張羽毛。○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繇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察格詔書，沮已成之事。○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索隱

曰：鉤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徐廣曰：格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漢書音義曰：沈，匿也。命亡逃也。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文選曰：邊失亡過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漢書音義曰：用三尺竹簡書法律。○徐廣曰：減一作咸。索隱曰：推謂推繫之，或獄。○索隱曰：煖，言苛酷比之一毒。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累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初一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又曰：予讀酷吏傳，諸所刻鑠吏民，蓋不減洪水之災。與秦特一間耳。惟趙主以善終，餘皆誅元，甚且族而仇家為煖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凌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

情流血數里。若其究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劉辰翁曰。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故趙禹卒于張湯。溫舒始于義縱。義縱卒于楊僕。尹齊甚于寧成。杜周甚於溫舒。皆橫行逆施而心術形勢時事勝敗民俗情偽無不可以一目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者。

楊慎曰。太史公謂張禹死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太史公之直筆。

鍾惺曰。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命法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爲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問漢之所得於酷吏者。則曰姦偽萌起。上下相過也。事益多。民巧法也。姦吏侵漁也。取爲小治。姦益不勝。

也。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官事寢以耗廢也。問酷吏之所自待者。則曰侯封之命也。流行之東市也。郅都之斬也。周陽繇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棄市也。王溫舒之五族也。或宣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爲酷吏。與用酷吏者。效應在目。爲之悚然矣。

又曰。郅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倨。張湯家產不過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則自信堅深。况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陳仁錫曰。太史公叙酷吏。首郅都。則曰獨先嚴酷。成則曰治效。郅都次溫舒。則曰治酷于禹。次義縱。則曰治效。郅都次尹齊。則曰聲甚于寧成。次楊僕。則曰治放。尹齊次杜周。則曰治與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酷甚溫舒。節。血。然終曰顧。吳弘基曰。所更五人。下不及秦漢酷吏。信之上不。

及春秋雖古今政治寬猛之運或有然者而太史

感憤時事之情亦已深矣

又曰循酷二傳史公若畧于循吏而獨詳酷吏豈

欲以術輔背者慎所擇哉耳

酷吏列傳 終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六

游俠列傳

大史公

陳仁錫曰
賤儒故稱
俠有激之
言
董份曰其
稱獨行君
子則亦非
遠處士也
蓋故為抑
揚憤憤而
作耳

休子龍曰
以下並說
以富憤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傳說歷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枉桎百里飯牛仲尼畏匡策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留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跼蹐暴

常坤曰太史公下腐
時更無一
人出死力
以之
序行侯獨
在此

庚其徒誦義無窮錄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
於世豈若卑論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
之徒設取予然若千里誦義為死不斷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有言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
謂賢豪間者邪侯使鄉曲之俠予季公原實此權量
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其要以功言信使客
之義又焉可少哉古布衣之俠庶得而附已近世延
陵孟嘗秦中平原信之侯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
上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
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
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
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曰仲王公劇孟郭解
之徒雖時杆當世之文固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
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明堂宗彊比周設財

陳仁錫曰
結史贊
此意

鍾惺曰此
句冷而妙

新音註

楊慎曰
此詩見五
言

後貧豪慕其凌孤強忍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
俗不察其意而假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
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
聞所藏名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
伐其能歆其利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
予錢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犢牛
車不飾人急其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
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閭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劇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
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高賈為貴而劇孟以
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
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
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
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
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

雖曰帝
教將軍
然其為
重將焉
言未可
也解之
亦知

籍少公
籍少公
籍少公
籍少公
籍少公

籍以謂
籍以謂
籍以謂
籍以謂
籍以謂

春之及徒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營吏恐不敢不
使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使上曰布衣權至使
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使訪公送者出千餘
萬軼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解解兄子新楊掾頭
縣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中時豪知與不知
聞其聲爭交解解為人短小衣冠而出未常有騎
已入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久殺之關下上聞
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哀陽身至臨晉臨晉

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國籍少公已出解解
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
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
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
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
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
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
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

籍
籍
籍
籍
籍

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款而無足數者
然閭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
郭公仲太原南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
俠而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
杜南通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
跽居民間者耳不足道哉此乃鄉黨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之貌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
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

引以為言謂曰人貌貌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箋云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
仕孔子稱之棘津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
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代郡亦有延陵縣棘津
云道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禮
已并代故有延陵之號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或
云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夫
必後名人以尊之若賢殖傳之後子貢也○如淳

曰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
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索隱曰解多歲亡命
者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多在解故多持車來
欲為解迎亡者而藏之案嘗不滿三百萬已上為
不中○徐廣曰按人貌榮名人以顏狀為貌者則
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與極也
劉辰翁曰韓非子刻薄欲籍制人心術使必不得
勢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難與孤憤至緩急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諂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
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却借他說游
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
也

鄧以贊曰歎詭之論而以抑抗出之似與非與似
排非然奇氣溢出文氣特矯健甚
鍾惺曰為將俠昭雪得明心見自己推許不
苟耳古人自愛其品也

續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得侍游學
不遑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以備
上作編之於左可以覽興揚意以備
之以游心於世可以覽興揚意以備
武帝時有侍中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
然令人主和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奉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刻券入有
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四賜乳母又奉飲耕
秦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
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
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致
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常道掣頓
人車馬奪人衣服問於中不忍致之法司請徙乳
母家室處之於邊秦可乳母當入至前而見辭乳母
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

陳仁錫曰
連用乳母
此等特人
情趣也
角新義處

楊慎曰
此書其
如一字
也

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
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
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
乳母罰謫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連為滑稽傳
非也朔之行古之狂也五之北也
而杜預亦以是為是又北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
術多所博覽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
用三千奏時公車令西人共持張其書僅然能勝之
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
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
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汚
數賜酒常不獨而去後用所賜錢取少婦於長安
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
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
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
其子為郎又為侍祠者常持節出使朝行殿中即謂

此書其
如一字
也

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朝曰如先生之狂也
延問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
據地歌曰陸子於世避世金馬門宮中可以避世
全身何必去之乎高盧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
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
先生與論議其意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卿卿相之世及後世今子大夫將先王之術慕聖
人之美諷諭諸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
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
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事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
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
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
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
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

其外基曰
自立身
處亦不單

為席。安于履。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循如
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
民之衆。竭情施仁。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慮力慕義。
用於衣食。或失其宜。使張儀蘇秦。以談空於今之
世。魯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即子傳曰。天下無
害。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
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苟能
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
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
。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
獨立。塊然獨處。上親許。由下察。接與策。同范蠡忠合
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可
疑於余哉。於是計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
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以廩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
左右群臣習事者。皆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

陳仁錫曰
武帝愛其
東方生所
以顧其字
下也。不然
伏匿何處
美安取金
馬而遊之
哉

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
又曰。其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上
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牙者也。遠
方當來歸義。而賜牙。先見其齒。前後如一。齋等無牙。
故謂之。賜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昆邪王果將十萬衆
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孝。朔上死。時諫
曰。詩云。營。青繩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
周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
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烏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
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
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
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
郭先生旁車。言曰。臣新得幸於上。蒙賞。今將軍
得金千斤。詔以兵牛賜王夫人之。人主聞之。必喜。

天弘基回

鍾惺曰自
是大道理

張永新刻

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重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正也

日者列傳 太史公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東市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說誼為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來二人即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氣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古凶之符語說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綬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試德先生之辨小子

陳仁錫曰
亦是方內

竊觀於世未嘗死也。今何居之卑。行行之汚。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汚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不當故謂之汚。夫卜筮者。世俗之所曉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託人忌。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汚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鄧以讚曰
一篇神采
在此等勢
既多精語
復多精語
刺仕流語
入骨可誦
可矣

御以讚曰
此後五段
清然

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越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隳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備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諛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憚手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外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刑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鴻臚之與鳳皇。翔乎蘭芷兮。游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茶。然後言

異也
下也
入也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故。代正時日。乃後入。宗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實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敗文王八。以。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不。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譏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索之時。持不。索之物。游于無窮之世。雖。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

陳仁錫曰
亦非無
世事者

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師先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于此矣。然欲。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惑。惑。惑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驎不能與罷驢為驢。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昔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釋。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物之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以而愈。安。非。貴。氏。之。長。一。不。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貴。經。爲。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詔不食。妾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諸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士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靜。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閉口不言者。愚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也。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傳。

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學。一使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鼠立名。蔡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

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是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子。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箋云。墨子曰。子將北之齊。遇日者。日者謂之曰。

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竊恐不
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竟以不遂而
反焉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習之日多○索隱曰
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孫漢卿自之季主大橫
之後其官更與墨焉○索隱曰司馬季主太史不
序其系蓋楚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
傳○徐廣曰客旅謂之賓長官謂之正○索隱曰
按式即扶也旋轉也抵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
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蓋者筮之狀
正蓋蓋謂下以作卦也
董份曰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麗
時涉浩漫處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
議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日者傳汪洋自肆然
其間似亦有繁詞又非褚大之筆意者所記季主
自有當時舊文而褚述之耶
陳仁錫曰當是西漢才人隱論不遇而發憤于竊

位苟祿之夫故為此言雖非太史公筆而文亦恣
肆可喜
吳弘基曰此傳諷刺有位識切當塗體博詞偉全
人肅然去色正如楚辭之漁父篇讀者約從意遠
無怪乎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事。素行。嘗不
實卜筮以。以上不可。也。自三代之興。各
據積。而後世。之卜筮。故殷興
百殺之。而後世。之卜筮。故殷興
著龜。不易之。也。漢氏。是。之序。亦有法
疑之。卜。或以。而。未。同。月。而。可以。戰
伐攻。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及。殷。欲

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費著久
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
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
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
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根故推歸
之至微要結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
能與爭其處言出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
太卜官天下信一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

神以讚曰
妙理精言
善指不測
之義

女主孝文孝景下繫掌故未達其說雖父子時官世

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
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
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天下大集會上欲
擊匈奴而謀大宛。攘。一。而。至。預。見
表象先圖其利及廷將推鋒起師發勝於彼而著龜
時亦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
子明之屬富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

靈時或領中素有眊眊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
被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驚恐皆曰龜策能言後
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推策定數。超。謂。而。手。執。著。分
而。之。也。物。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
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
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
兆卒受形方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
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葬月室卜而龜是之故乾溪

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
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於人道信
賴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
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
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蓮一作
蓮葉相近或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
假借字也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
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龜策列傳

龜策列傳

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
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
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
吉凶畧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
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
者竊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
事必先決蓍龜傳曰此傳即太史公所
傳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
兔絲上此傳即太史公所
傳占龜之說也下有神龜所謂伏

吳弘基口
即著莖已

微王通之
氣

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
風以夜消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籊籊也蓋然火
音溝陳涉世家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
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
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善生滿百莖者
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
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莖生滿百莖方令世取
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

龜策列傳

龜策列傳

四

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
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
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
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
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
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畧記其大指不寫
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
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

陳仁錫曰
先生此

明其此之理乎故三出於山而大淵則生亦而岸不
枯若一魚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蚌於
蚌中蚌養伏之也古之聖人亦猶此也王
者得之長有天下曰黃帝服蛇
龜以下者百言丁當足以決
廬江郡常茂時生龜長尺二寸
因以吉日別取其腹下甲龜千
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否今高廟中有
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鬚骨穿佩之
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
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
中嘉林者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
斧斤不二足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
有書文曰子一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
正長也
中者齊

傳意亦
似此

也音義言求龜者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譙酒使
齋戒以待恒設也
髮一作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
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
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
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迨江上
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
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
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
異近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
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
用之
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
得而因之置之篋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
為江使於河而無經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
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
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

唐順之曰
此文以龜
所開唐宋
百家小說
之風

楊慎曰此
篇凡用特
異皆訓義
也以上文
親明現乎
言之恐只
是夢之夜
耳

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纁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
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
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哉故來告訴
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其
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引以准行曰准之定八卦
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者壬子年
在牽牛河水大會是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同期南
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覆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

者當因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
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
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
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
上流之處名之曰二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
豫且曰公昔漁何所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
者曰今龜安在豫且曰龜中侯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
我求之豫且曰龜中侯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

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而晦冥雲蓋其上
五采青黃雲而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
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
縮頸而卻復其故袁元王見而驚之問衛平曰龜見
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卻復其故也衛平
對曰龜在患中而終苦困王有德義使人治之今延
頸而前以當困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
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趨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

曰龜者是天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
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
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歲
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
不食春含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密於刑德先知
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
盡服王勿遺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
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為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

吳以恭曰
慈母之愛
不待三言

告寡人寡人若不遭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內寡人
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
人不忍奈何勿遭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適周流天下遂使其
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
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回之王雖遭之江河必怒務
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
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
罰必來此無他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
勿遭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
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
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
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
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害寡人狐疑安事此
寶趙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
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去物或危

鄧以諧曰
俗氣皆與
此以子貴

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知詭譎或醜
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
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奪同
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
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鄰仁義有時焉初蓋然不可勝
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
穴處不知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忍之疾之通而
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
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
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街外為阡
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園籍別其名
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獲
之鉏之耨之口得所食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
之非彊不至故曰言者不彊困食不盈商賈不彊不
得其贏婦女不彊不彊不彊官卿不彊其勢不成大

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
之始也分之理也初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
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璫爰雖出於昆山明月之珠
出於四海鵠石梓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
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不不如梓蚌於海
也自以為彊不過鵠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
患今應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
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
者禍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使
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
月日至為期聖人微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
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
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禁紂之時與
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
腹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憂
臺殺閭龍逾左右恐死儉諛于傍國危於累卵皆曰

世惟口此
以文更古

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
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
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即將至
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
士斬其肝肝音衙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
按此事囚文王呂接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
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
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圖之象象音牙
即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轡曰馬受行寡人愈
其如此腸如滄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
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
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
不如狄毫舉事不當又安亡漢景帝對曰不然河雖
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奢
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

陳仁錫曰
衡平若執
此物然二
道理亦是
佳通

人父兄房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
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
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
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
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白稱湯武而為此
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故緣
均之務以費民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章
為費費益共血與人惡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曰
桀紂也嘗諫者誅死諫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驚
行夫數枯旱固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
其處鬼神不享祖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照滅息
無光列星奔亂此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
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克紂其時使然乃為
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終後世得之至今不已是皆
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五令是大寶也為
聖人使傳之賢士不月乎是當行之而而送之流

其弘其同
玄與奇結
六易林選

水行之侯王有德者當之今三有德而當此寶恐
不敢受王若遺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
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請子行而次釋日齋
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於壇中
央以刀割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其後易割文卜
之必制其刳理達於理文相錯迎候工占之所言盡
當邦福重寶固於傍鄉殺牛取革被剪之桐草木果
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
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
不能自出於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
還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銳
利刺之者聖人知至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
百全至身而等當時不利又馬事賢賢者有恒常士
有通然其說則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
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
不如雄渠盡門以為春而射之應弦沒羽禹名為

陽有光司
此既奇港
爾大似屈
天問

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探又奈何責人
於全孔子問之神龜知吉凶而背直空枯目為德
而君於天下尊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
蝦蟇蝦蟇辱於鵠利廣騰龍之神而日辰不全
節理中直宜虛松栢為百木長日辰不全
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亦有所徐
物有所拘亦有所據亦有所疎人有所貴
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

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
全乃生也
諸先王而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
王居亭上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幽度
視吉凶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
美矣古者策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
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月二月三月
正月二月三月

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
外下〇正義曰此等下至四月首仰反謂此首仰也
首僂大者暗下此之狀也四月首仰反謂此首仰也
足開 脰開 謂此足僂也 首僂大 謂此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僂大 謂此首伏也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成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
各龜之微也微音叶謂微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
以鑽之常以日旦後龜後音廢又音拂拂洗之先以

遂之若嘗以為祖一作視〇祖法人若已卜不中皆
殺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一作十一〇殺

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娣黃梁米被去
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

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微後龜其卜必北
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音高為鑽造謂燒刊之鑽中也又灼龜首

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背曰正足一作止各三

即以造三周之祝曰假之王靈夫子夫子王靈荆灼

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音滿請靈效刺策

○數音西具反刺音近義或曰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異如汝信

今日良日行一良貞作身其欲卜者即得而喜不得

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

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減去

靈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

人死知人生其身良其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

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吟內外自隨可得占

筮云徐廣曰黃帝之兆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左傳曰筮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

而呼曰是區也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鄭玄

曰但用日巧善意作室不絲法度許慎曰象郎象

牙郎○索隱曰殺月太子歷其言近妄○徐廣曰

天子之居亦曰室室之世本曰已亦係陶張華博

物記亦云禁作瓦蓋是昆吾為禁作○新序曰楚

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帝而射之應弦沒

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射七畧

有繫門射法○郭璞曰蜩能制虎見蜩仰地淮南

萬畢曰鵲令蜩友腹者蜩憎其意而心惡之也○

騰蛇龍屬蜺蛆似蝗大腹食蛇腦正義曰即吳公

也

楊曰宋元王殺龜事連教衍義三千言皆具

詞語又不似褚先生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

家不可廢也

陳仁錫曰諸先生補宋元王事有言外意蓋為世

人專考古凶于卜筮不知吉凶悔吝在人而不在

龜也雖靈如神龜能托夢于君而不知已之鑽

是吉凶龜且不自知而能知人之吉凶乎褚生深

知聖人作易神道設教之旨故立傳以警世

吳弘基曰
一篇象貢
至于此不
見其滿

太史公

合

節制列強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軀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餅梓薑桂
金錫連連。鍊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車。龍門碣石北
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來。山出蒸。置此
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
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序而出之。工而成之。商
而通之。此寧有政教於彼。胡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
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一之七。或各勸其業。樂

除有元曰
以非有激
要得如此
示

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
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書曰。農不
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
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泄。此四者。民所
衣食之原也。一入則荒。原小則竭。上則富國。下則富
家。富富之道。一令。而所者有。令者不足。故太
公望封於營。一令。而人民集。於是太公衛其女。功
極技巧。適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財湊。故齊冠帶
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挾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
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
齊富強至於成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
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勢足則零。無所之以
而不樂。茂秋蓋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

陳仁錫曰
是朱公係
身一悟通
衆然序意

十八十三
十皆言牛

今廣曰五
言不三二
言上反也
言一以
言一以

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
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
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因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關則修信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食積水毀木饑火旱則貯舟水
則賣車物之理也六歲積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糴二十萬石九上而末一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
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散居貴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下極則反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赴天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仇思曰此
傳行于後
事申著精

子江湖處
劉辰翁曰
借陶朱公
形已意故
時日言
其時逐而
不寄于人
言生者
言人而
言時是
言也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
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皆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運而不寄於人故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先是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富故言富
者時稱陶朱公
子貢既學於仲尼進而仕於衛廢若蓄財於曹魯之
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
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
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
漆價出取帛絮與之食大陰在郊穰明歲衰惡至子
早明歲美至西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早明歲美有水

郭以謂曰
文以結餘
情妙處在
情生于文
及有意無
意之間

至外積蓄率。最欲長錢取。下穀長石。取上能。
薄飲食。思嗜欲。即水取。與用事。僮僕。同苦。樂。時。若。
猛獸。繫。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備。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賈。之。計。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
術。終。不。告。之。也。天下。之。事。生。死。存。亡。其。有。所。
欲。能。欲。有。一。而。不。能。有。二。也。
倚。賴。用。事。之。而。不。能。有。二。也。以。鐵。治。氏。業。與。王。者。持。富。
東。拾。載。補。卷。五。列。傳。
烏。氏。保。畜。收。及。衆。斥。賣。求。奇。珍。物。間。獻。遺。成。王。我。王。
什。倍。其。償。與。之。畜。至。用。谷。量。馬。牛。有。時。日。用。谷。量。
復。秦。始。皇。帝。公。保。以。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已。蜀。
寡。婦。清。其。先。行。丹。穴。而。禮。其。利。數。世。不。嘗。清。寡。
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先。侵。他。秦。皇。帝。以。爲。貞。
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夫。保。節。人。長。清。窮。鄉。寡。
婦。禮。抗。萬。衆。名。聞。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
開。關。梁。池。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月。流。天。下。交易。

重。份。曰。序。
海。內。上。俗。
錯。說。漢。書。
包。括。平。定。
其。後。歷。代。
其。文。在。此。

之物。莫。不。通。傳。其。所。欲。而。徒。索。饒。諸。侯。遠。送。於。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
首。以。爲。上。田。而。公。卿。近。郊。太。王。王。平。在。岐。文。王。作。豐。
武。王。治。鎬。故。曰。民。有。不。止。王。之。建。風。好。耕。殖。五。穀。
地。重。不。移。邪。不。可。不。重。也。秦。文。孝。繆。
居。五。刑。蜀。之。山。而。多。寶。物。孝。文。治。巴。漢。巴。北。
巴。東。通。一。千。六。百。大。賈。武。昭。台。大。陽。因。以。漢。都。
長。安。而。後。漢。之。盛。二。至。而。合。地。人。衆。故。其。民。益。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危。危。地。
赤。黃。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郡。滇。越。之。僮。西。近。邛。
笮。之。馬。旄。牛。然。西。塞。校。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緄。
輶。其。山。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
同。俗。然。西。有。羌。中。之。糾。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
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
三。分。之。一。而。八。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
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

三子居

書音

揚侯曰按
多知人者
一內之風
此路若無
著而自得
味與不味
不九京師
貴以

貨值列傳

僅取慮

正義曰徐國也僅取慮二縣主在下邳

則清如已諾彭城

以東之海吳廣陵北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膈以此

胸膈在海西故俗則齊語江南則越夫吳自閭閻春

申王漢三人始致天下之喜子亦大有海鹽之饒

華山之銅三江玉樹之山亦江天一都會也衡山九

江之南豫章長沙之南其大嶺而楚郢之後

徒壽春亦一都也之南其大嶺而楚郢之後

會也與荆中于越雖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

卑溼大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

魚之物之所取之不以費九疑蒼梧以南至

儋耳若與江南大同俗而陽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

會也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

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遠不軌之臣今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雖好

事業多費其任俠交通頗小故至一州之夏人夫天

列後篇曰
夫天下物

西野所產
人民強壯
補其下
其說見下

下物所鮮所多人民強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南

嶺南沙北固往之出鹽大體如此矣越之楚越之地

地廣人希飯給美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日隋

地也志不待費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

竊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東僦之人

亦無千金之家子不以其五穀六畜地小

人衆數破水旱之害民好富強故秦更法子好農而

重民三河死陳亦無加以商賈齊趙攻智巧仰機利

燕代田畜而事蠶絲此觀之賢人深謀於郡國論議

朝廷守信死節此觀之忠臣七政為名而者安歸乎

歸於富厚也是以所處之人更富而歸富者人

之性情所不學而然者也此士在軍攻城先登

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天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

重賞使也其在國夫少年攻剽推此二人彼幾操家

待當任俠并其不義之徒之徒禁走死

之徒禁其害也為國所不容也夫起女婦好攻形容樸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鳴琴榆長袂。躡利屐。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
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
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
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困難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
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
也。吏士舞文弄法。引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
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
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飯。樵千里不

飯。繼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若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
賈。率亦歲萬。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保
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悉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二百蹄。牛蹄角千。羊蹄角百。六七十也。千足羊澤。
中千足。昆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林。安邑千樹。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其後

秦燕秦千樹果。蜀漢江陵千樹橘。北常山已南河
濟之間。千樹荻。陳蔡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
畝竹。及名園嘉木之域。帶郭千畝。連之曰若干畝。
危苗。若一名。千畦。若此。千戶侯
等。然富貴。不究。中。不。而待收。
身有處士之義。而。若。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進。食。役。服。不足。以。通。如此。不
熱。吐。則。無。所以。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聞。智。既。饒。爭

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
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貧。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官。相。什。則。卑。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後。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剝。膚。尤。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酷。一。歲。千。釐。醴。醬。千。坑。醬。千。甔。屠。牛。羊。鹿。千。皮。販。
穀。糶。千。鍾。薪。菜。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

下有丁田
段叔富文

八十八

竹塹列傳

1

1

程鄭山東遼虜也亦治鑄賈椎髻之志蓋守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月鐵治為業。春秋起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收以連車騎。游古。二。百賈之利有游問公子之財。其美也。於後書家致富數十金。然而。出法孔氏之術。公魯人俗儉。書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

新雅刻

十四

續金瓶梅

四

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贊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齊俗賤奴虜。而邠獨愛貴之。禁黠奴人之所患也。唯邠間收取使之。遂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不言。其能使豪奴自斂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充其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秦楚趙之中。貧士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

是此意。

惟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米致財用本守之

其下有丹。上有慈。其下有金。治民有經。聖也。

賄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說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
鄧以謂曰篇中諸人只摘取其一二事不泛及他行跡畧似八奇錄
鍾 恒曰貨殖之說於人子而論之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論之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益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畧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氏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興利之事究竟于國事無裨皆所謂

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後漢書中卷述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看得深者見貨殖亦深看得淺者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同禹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于此何其以

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陳仁錫曰子長叙貨殖傳多反辭故凡攻剝掘冢鳴琴躡屣皆列其中所以比之為空賤之為娼而羞之者極矣班氏乃反譏其崇勢利何哉

叙
句
奴
累

—

茅坤曰義
王破中國
而因以立
天子此六
古來所少
也。

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

鄒以謂曰
撫得侍春
秋事頗有
法

今之西
南

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我狄我狄以故得入破逐
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
至於衛侯之國中國之故詩人歌之曰戎
狄是膺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與狄小戎彼荆方周
襄王死於外西二子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
修霸業乃與師伐狄我狄不子不之四月襄王居于
維是當是之時秦晉之強同晉文公振我舊居於河
西固洛之間今在山西號曰赤翟白翟秦穆
公得繇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繇諸緄
戎緄諸緄秦州秦緄緄緄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
義渠大荔與氏胸衍之戎在涇川安定縣東而晉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
谷谷有君長往來而聚者百有餘戎然其能相一自
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戎成翟朝晉
後百有餘年趙襄子瑜句注而破并代以昭胡貉其
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

無日建國
以人使下
此

志

志

注之北魏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
義渠西築以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
義渠二十五惠王王賁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
秦昭王時義渠亦入王與宣太后寵有二子宣太后詐
而殺義渠戎王今在遂起兵伐我義渠於是秦有
龍西北上今在大城以拒胡而趙王亦變俗
引懷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今在長城自代至陰山
下至高開為塞而置云中雁門代郡其
後燕有將將秦開為質於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
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剡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
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今在遼東
東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
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三國其後趙
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
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
雲四十四縣今在臨河徙適民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

一也志云
甘肅延
州府志
八民風

茅坤曰亦
冒頓治兵
之策
即以得日
七馬騎字
五左右字
情狀宛然

原至雲陽因過山陰整頓谷不修者治之起臨沁至
遼東萬餘里入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古口官王以北
頭受須臾不寐秦以從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
中國受其禍甚於從道者皆獲去於是匈奴得
寬復稍度河而東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
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以廢冒頓而二少
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

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知其善馬騎之亡歸頭
曼以為壯今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云
天狗星也習勒其騎射令口鳴鏑所射而不悉射
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
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射射者冒頓立
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
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
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

仁錫以
天秋兵法

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
亦皆隨鳴鏑而射後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
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
東胡疆底聞冒頓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
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
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
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
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

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
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
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焉
既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既脫外棄
地棄文曰既得土六之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
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
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
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今國中後者欲求擊擊東

鍾惺曰其如風雨卒至

唐順之曰王以能結教誨是固願收戰大手筆也

鍾惺曰古今筆法一變而大開目

鍾惺曰詳敘官名部署之法

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間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逐使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

史合武備 匈奴列傳

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谷蠡音鹿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左骨都侯音都侯姓大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什者東接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

匈奴口前敘連

中國不知

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渠音師古本止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蹕音師古本止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斬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小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戌已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皇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南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自為起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與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屈音居高昆薪犁之國正義曰薪犁已上五國在白地

史合武備 匈奴列傳

陳仁錫曰
冒頓將名
馬胡氏以
請東胡亦
言之漢亦
不行之而
不為所兵

史合表補

匈奴列傳

九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寨。韓王信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墜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驄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止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人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小卻，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

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列傳
匈奴亦有

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後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之誅，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乃遣使封公主為單于閼氏，和親。後秦封匈奴，增所奉食物，各有教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匈奴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和親至孝文帝帝初立，後修和親之事。和親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即今侵盜上郡，掠塞，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軍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

۱۰۰

入合

初級中學

十



東江錫曰
習月年
六個月
而年開
利行
無忌

24

月夜



24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

所遺物及言語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
續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
所以強者以衣食其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
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續絮
以馳草棘中衣袴等物以示不如許衆之完善也
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漢酪之便美也
是說教單于左右既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
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敦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所遺物及言語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
續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
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
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爾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
美以祿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
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闘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
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句

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居

秋熟以驕馳騁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

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居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之無冠帶之飾關
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
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
人樂無事其約束極易行也君臣節易一畷之政猶
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之無冠帶之飾關
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兵父兄之妻
親屬益滋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此種義之故
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竭夫力耕桑以求
衣食築城郭以自衛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
於作業嗟土室之人無多辭令而佔之冠國
何當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益焉
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續絮未集令其量中必善美而
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供備善則已不備若惡則候
秋熟以驕馳騁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

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在岐州西，回中宮在岐州西。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審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陰慮侯周竇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敖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無遺出塞。印還。

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界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當戶，匈奴官名。報謝，復言和親事。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王，無恙，使當戶且居離渠難，郎中常遠，遣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民亦制之，使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無叛，此先帝之遺教也。」

云：漢惠帝時，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然，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驛，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驛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關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其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感德。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漢處南，北近南，南近北，此道順天恤民，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驛。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相，往細故，供路大道，隨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踐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願師古，日與漢人出入，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

匈奴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踐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願師古，日與漢人出入，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

匈奴傳
卷九十四

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于是制詔御史
曰匈奴大單于遣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
衆廣地匈奴既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
久親後無咎俱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四歲孝上驕將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
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
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
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
先匈奴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
入代匈奴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
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其楚反欲與趙合謀
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
和親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漢終孝
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申明和親約束

匈奴傳

後不復和
親而匈奴
出塞矣

厚通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
長城下匈奴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萌出物新大
名也匈奴與匈奴交許爲賣馬邑城以誘單
于單于信之而合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漢伏兵二十餘萬馬邑守御大夫韓安國爲護軍
獲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
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
史行獵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
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
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
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
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
和親攻當路塞徙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
貪尚樂關市時漢討匈奴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
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合諸將擊胡關市

劉辰翁曰
什字印
字之誤

下擊胡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待胡首虜七百人
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
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止得廣廣後
得亡歸漢因赦產赦廣貽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
邊漢陽九塞其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
秋匈奴二萬騎入塞後連西太守是二千餘人胡又
入北漢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
餘騎亦且盡會燕牧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
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擊
三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
胡首虜數千人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修故秦時索格所為塞曰河為固漢亦
棄上谷之什一皆縣造陽地以予胡此言
由是歲起之元前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
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

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於單為沙
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
入殺代郡太守志及累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
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
三萬騎殺略千餘人匈奴右賢王志漢奪之河南地
而築朔方數萬里是入河南侯侯朔方殺累吏
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擊胡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
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
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殺代郡都尉朱英累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
軍衛青擊胡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
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會侯過信兵不降匈奴過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

其弘基曰
此太史公
李廣之
李侯

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過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首領重臣也。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並北，並北，並度。以誘罷漢兵，欲從而取之。無近慮，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千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軍高卿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千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國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會，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遣耶三休屠王居口，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其弘基曰
此太史公
李廣之
李侯

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並少胡寇。徙關東貧民，實所食，匈奴南，新秦中以罪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定襄各數萬，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使合騎侯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與兵十萬騎，負私從焉。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擊胡。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速其輜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北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新捕匈奴首虜九萬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正義曰：趙信城，在匈奴界。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徙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

防通信漢
威壯矣

今音連又
音零

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其單于復得
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
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始於燕翰海而還後匈奴遣使獻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方以西至今居在匈奴地不通
渠置四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後匈奴以此初
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
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
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
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
任敬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
任敬於單于單于聞敬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
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
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匈奴數歲
伊稚斜單于三十三歲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

帶

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五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
後漢方南誅而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
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遺故太僕賀將軍萬五千騎
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胡
十漢又遺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
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
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
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

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五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
後漢方南誅而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
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遺故太僕賀將軍萬五千騎
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胡
十漢又遺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
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
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
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
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
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
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漢何徒遠走亡匿于幕
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
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
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
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
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

德也曰國
 義也曰邦
 禮也曰家
 信也曰士
 忠也曰君

鄰以贊曰。羊于語固
給。元亦適
會。無光。式
謂。院。舊。事
同。
王鑒曰。姑
一段木。吾
而情態。惟
竟。

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塋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皆然。單于許空給王烏珠，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校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吊單于，一吊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彘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今因許將軍數募受降，減其冬匈奴大雨雪，畜

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問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速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圍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縱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浹于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五原塞即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至

勝濟術

東仁錫曰：此大宛之戰，其意也。

此史記之耶？

廬胸也。匈奴名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任文、張掖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用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恃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春秋大之，按春秋九世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

三卷四書
法于味有
意
淳古都

其外基已
必我什也
為漢惠帝
西人一項
額法

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盧萬餘級而還十二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
使因杆將軍救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
得十三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
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
單于乃責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
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十四彊弩都尉路博德將

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
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
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
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
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
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
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
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

太史公曰此
二句意最
深遠
字神同太
史公其不
論其意深
持其意深
有微矣其

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子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
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因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
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訥其說以便偏
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
是以建功不深亮能賢與事業不成得為而九州寧
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楚云樂彊括地語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

而死其僂粥妻桀之眾妻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
國謂之匈奴晉灼云先時曰葷粥周曰獫狁漢曰
匈奴○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東胡別種
應奉云秦築長城徙七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
號○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
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秦本紀屬
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朔方臨戎

縣北有連山、陰於長城，其中山斷而峰俱峻，土俗名為高關。○索隱曰：索單于姓，寧氏，其國稱之曰櫟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櫟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衆大，故曰櫟黎，孤塗單于。○正義曰：漢匈奴傳載城在原州，百泉縣西，屬安定郡，虜施今延川，虜施縣是。○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羗，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羗三苗姜姓之別，奔徙

匈奴傳

三

羗三危，今河關西南羗是也。○索隱曰：龍城，漢書作龍城，崔浩云：西方胡時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顏師古云：小者軋，者謂輾輾其骨節，漢書音義曰：刀刻其面。○按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寔驕，乃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致至邊境，願遊中國，階下冒立，孤憤獨居，而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李斯諫乃止。○索隱曰：案小

匈奴傳

匈奴傳

三

顏云：服者言天子所自服也，以繡為表，絳為裏，字林云：袷衣無絮也，比余絳髮之飾，以金為之。○漢書音義曰：具帶，腰中大帶。○索隱曰：胥紕，漢書作犀毗，此作胥，胥犀聲相近。○括地志云：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之長安。○索隱曰：且渠，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府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雖渠難姓名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慙惜如此。○正義曰：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道法，立以為祭天主也。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負私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翰海，北海口，正義曰：按新海自一大海名。

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嬌水北。為王庭。地理志。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劉辰翁曰。詩人有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塞外為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致。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惡得為境外哉。凌約言曰。此傳首段不用紀年。以當是時是時提醒者。凡五。後書其三年其明年前六年後二歲十四年。其冬其秋。夏又書漢元鼎三年元封六年太初三年太初四年。先後間出。畧門百年寥絕。詳則歲記者。秋或作起。或作結。或指在某人之前。或指在某事之後。千變萬化。真莫知其端倪。而要之條

理亦自井然。倪思曰。去病封禪。雖屬兜戲。然自平城以來。能犁亭掃穴。則自匈奴患中國。千餘歲一時也。武帝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此。惜賈生不及見耳。王廷陳曰。郭吉首以南越王開言。便令失色。繼後數語激烈慷慨。足以壯中國之威。寒疆表之膽矣。單于雖斬主客見者。以洩其怒。而終不肯為寇。漢邊其吉之力哉。鍾惺曰。馬邑誘單于一事。漢過不先四字。說不去矣。漢武時邊事紛紜。實王恢。聶翁。壹開之。貪蔘小人。何可勝誅。陳仁錫曰。河南古朔方也。太史公敘中國與匈奴之強弱。屢提河南塞地為綱領。若蒙恬悉收河南地。因河南為塞。此秦強而匈奴弱也。匈奴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此匈奴強而秦弱也。匈奴與漢開故河南塞。匈奴入居河南地。此匈奴強而

漢弱也。漢遂取河南地。繕故秦時所為塞。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此漢強而匈奴弱也。

匈奴列傳終

三十五

西南夷列傳

太史公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比皆懸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檣榆。名爲萬昆明。邛都之屬。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檣榆。母常處。母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邛都。邛都君長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冉駹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蹇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蹇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蹇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頡畧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此棄此國。而開蜀故道。已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貨焉。楚僮

不在此限
者亦不在此限
遺耳

年仲日
亦不在此限

璧牛。越東越殺王郢以報。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
皖南越。高越食蒙。蒙所從來曰。道西北。牂
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
人。蜀人曰。獨蜀出。牂牁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
牂牁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牂牁後屬。夜
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
越王黃屋左。衣。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
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
精兵。可得十餘萬。手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
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其
上計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千人。食重萬餘人。曰。索隱
重食糧也。從巴蜀。徐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
命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夢小邑。皆貪
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止。德蒙約還報。
乃以爲牂牁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牂牁江。蜀

陳仁錫曰
與牂牁同

毒音馬

此弘基曰
可奴便
西之欲
五之欲

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印。祿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
將往。命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
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或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
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
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
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懷河。延胡。弘因數言
西南夷害可止。罷事。勿使上罷。西夷。蜀置南夷
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弘。今自及元狩元
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印。
伏。使問所從來。帝昭曰。印。縣之竹。璽曰。從東南。象
毒國。可數千里。獨蜀賈人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
身毒國。毒國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邊匈奴。隔
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
令王然于柏始昌。昌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
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
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

仁主好功曰
利一時其
不達迎生
事可為至
戒已

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
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漢大國足事觀附天子
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徙所發南夷兵
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
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
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
蘭頭蘭常屬漢者也已平頭蘭蘭小國名遂平南
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遂誅反
者遂誅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其
蘭印君并緣條侯丹曉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印都
為越雋郡作都為沈犁郡丹曉為汶山郡廣漢西白
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
喻漢王入朝漢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
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
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
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雖難西南夷舉國降

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
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
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
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
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後為寵王然南夷之
端見拘醬番禺大夏扶印竹西夷後備割分二方卒
為七郡

箋云蜀悅云夜郎犍為屬國也常昭云漢為縣屬
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君長本出于
竹以竹為姓○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崔
浩云滇後為縣屬越雋○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
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
上○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其池
水源深廣而下流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王
義曰和地志云五尺道在郎縣師古云其處險

既故道繞廣五尺。徐廣曰：拘一作拘，葉漢書音義曰：拘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小顏云：拘者綠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赤楊，味辛似薑。徐廣曰：四部漢中已蜀，廣漢蜀郡。徐廣曰：身毒一本作乾，蓋蜀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

第中曰：篇首絕佳，以下並敘通西南諸國本末，亦可觀覽。

鄧以讚曰：頭緒頗多，柳州遊黃溪記本此。

陳仁錫曰：西南夷諸國，以滇夜郎為傳首，蓋漢所封國也。

西南夷列傳終

陳仁錫曰：大宛之跡見匈奴傳，蓋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舉之。漢方欲事西域，聞此言，因欲遣使，道必更匈奴中，恐漢能使者，害以即應募，使月氏，其堂邑人，其出龍。

陳仁錫曰：大宛之跡見匈奴傳，蓋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舉之。漢方欲事西域，聞此言，因欲遣使，道必更匈奴中，恐漢能使者，害以即應募，使月氏，其堂邑人，其出龍。

大宛列傳 太史公
大宛之跡見匈奴傳，蓋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舉之。漢方欲事西域，聞此言，因欲遣使，道必更匈奴中，恐漢能使者，害以即應募，使月氏，其堂邑人，其出龍。西伯曰：匈奴得之，侍諸單于，單于留之，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匈奴十餘歲與我有子，然寄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寄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寄喜問曰：若欲何之？寄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令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及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賽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賽從月氏

歸所指書
下以次分
別如掌
所定止事
建名大書

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遂至山北從
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王三攻
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謹力
寬大信人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愁壯氣
跌給食初騫行時而餘人各十三歲二人伴騫
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大月
五十六國天子言之曰大宛在白匈奴西而康居
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
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
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
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栗于
其于其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
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
國而樓蘭姑師是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
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龍西長城而接之

黃加四利
服于匈奴

黃加四利
服于匈奴

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自
與匈奴同俗
騫屬不肯往胡會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
弦者八九萬人其地多山國小
事匈奴
卷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
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漢書解詁云
卷蔡即圖蘇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焉水北其南則太
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
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
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
西擊大夏而止遂都焉水北為三處其餘小衆不

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忽在大月氏而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

最為大國臨水有市民商賈用車馬

數千里以銀為幣如其王而更

馬畫革旁行以馬為記

其西則條枝有金銀銅鐵

里西海著其山曰崑崙有大鳥

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城水南其俗土著有城

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

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

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

東南有身毒國焉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

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

身毒

傳案諸葛亮又作此即天竺身毒在大夏東南可往千里其俗

胡也國語譯焉土著大與大夏同而早濕暑熱云其人民車象以戰

其國臨大水焉以需度之大夏去漢昌二十里皆漢

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市此其

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中於人思之以北則

為匈奴所得又無天子之命大宛及大

夏安忽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產中用同業而

其力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原

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屬之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驚言為然

乃令騫固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駝出丹出然

出印焚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開氏條南方開焉

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害漢使終莫得

通然問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

姦出物者或至於是漢以東大夏道始通滇國初

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遂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

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遂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

其地明曰
無教情
一

陳仁錫曰
福

至口此
一

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解國衆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焉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塞杆罕及諸旁國烏孫發其譯送焉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其知其廣大焉還到拜為大行列於北郊歲餘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塞所遣

塞所遣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州曰開通西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資於外國外國繇此信之自博望侯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蘇州曰開通西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蘇州曰開通西域先納聘然後乃遣蘇州曰開通西域天子發書易云蘇州曰開通西域神馬當從西北來行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

陳仁錫曰
接上後事
西南夷

陳仁錫曰
南夷通作
斷起甚奇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為汗血馬曰西極馬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罽賓葱嶺軒條枝蘇州曰開通西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人少而少者百餘人所齎糧大故博望侯時蘇州曰開通西域而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二三人而使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遠者時漢既滅越蘇州曰開通西域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屬牂牁牂牁山郡欲地

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囚已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不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漢之平皆爭上書言小國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

陳仁錫曰
與燕齊之
士古神似
者相似

吳弘基曰
又點入
妙

人所樂往。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溝
人眾。遣之以廣其近。求還不能。毋使盡幣物。及使失
指。天子為其習之。輒復案致重罪。以激怒令時復求
使。使滿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極復感。推外國所
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
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請物。以成市。以私其利。
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有言輕重。度其遠不能
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待志至相攻擊。

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姑師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
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遮擊使。而國者使者爭備
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
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
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
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
屬。還封破奴為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
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匈奴列傳第六十五

王恢中
王恢中

來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匈奴列傳第六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第六十五
匈奴列傳第六十五

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王門障在烏孫以千五百騎
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
以為右夫人。白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翁主。烏孫多馬。其富
人至有四五千匹。而初漢使至。安息。安息。三令將二
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玉都數千里。行抵至。迎數十
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
廣大以大烏。外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

驪。驪大益。宛東姑師。并采蘇。蘇之屬。皆隨漢使。獻
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焉。其山
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
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
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統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
於是大敵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
肉林。令外國客。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
傾駭之。及加其賂。古之工。而敵抵奇戲。歲增。其甚盛

鍾惺曰漢
要領反為
外夷所侮

鄭以漢
後學請
俗未始

華中曰
漢代史
要領精

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
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誣以禮焉摩而使也自烏孫以
西至安息以迄匈奴匈奴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
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
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以貴遠而漢多財
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之威使而宛左右
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以者數十歲不收
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
蓿

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雜宮別觀
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可至安息國雖頗
異言然大同俗相和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賣
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少正其地皆
無絲枲不知織紵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
得黃白食飲以為常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往多
其少矣多矣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臣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用之心使壯士事

鍾惺曰
得宛然
在遠

多尺者反

今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
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飲收出其北有
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往而宛之食者多漢
使數百人為草來而常乏食宛者過半是安能致大
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道不肯予漢使
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怨曰漢使至而殺
遣漢使去今其來也郁成進攻殺漢使取其財於
是天子大怒諸當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

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賞
使況野候候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王以定漢等
言為然而欲候寵姪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
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
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
侯王恢使將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
年也而關東大旱蝗至秋蝗貳師將軍軍既西
過鹽水當道小同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

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
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東
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
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
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
而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斬新之貳師恐因留
敦煌其兵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
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
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
命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
鄧光等赦因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
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
奉伐宛凡五十一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
水於是乃遣二使共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成

吳弘基曰
前曰六萬
十八萬
私從者不
與到坐三
萬之兵
之兵矣

都以機口
無精關有
數

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
發天下七科道及載驛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
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轡校尉併破宛擇取其
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
出食給軍至命頭不下攻數日自北而西
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之漢兵
射敗之宛走入葆其城貳師兵欲行攻宛城恐留
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涸之則宛固
已憂聞聞漢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漢貴人
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
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
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
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
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
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相持無計之何從云時康居侯視漢

陳仁錫曰
海內騷動
惟為此耶

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侯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計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北壯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

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元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殘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樓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于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

陳仁錫曰
海內騷動
惟為此耶

陳仁錫曰
海內騷動
惟為此耶

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却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卻成王。諸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多。多發兵并力擊宛。為桀發二千騎往持。而上官桀師將軍之東。上官桀遣小國間宛破。皆從軍入。獻見天子。以功封。上官桀封侯。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上官桀計軍入玉門者。為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軫郁成王。若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上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繼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

董份曰親
此云惡規
所謂惡者
則前刊書
古陶書名
河所出曰
覽者蓋記
之也但其
詞然不易
見耳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悉覩本紀所謂崑崙
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箋云。韋昭曰。飲器。裨榼也。晉灼云。飲器。虎子之屬。或曰。飲酒器。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立盟。○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片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省雅博。

1

— 125 —

來

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目號曰天馬子。○按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冥山。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冥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泐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泐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唐書南州志云：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象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瑞珍

物被服鮮好。天然不及也。○索隱曰：錢如王而漢書云：文獨為王而幕為夫人面。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象馬錢之幕作人面形。常昭云：錢有也。正義曰：黎軒後漢書云：大秦一名卑提，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土之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玻璃、犀、象、馬、牛、馬、狗、琉璃、琅玕、朱、青、碧、瑤、瑤、之類。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之，五色水精為之，人面多巧，能化

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索隱曰：條枝漢書作犁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四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正義曰：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郊如堯。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烏鴉鷹身，蹄駱色，翬頭八尺，張翅大餘，食大秦郊大如甕。○索隱曰：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多奇

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云：今春不在此。今種樹屠人，或馬之術，皆是。○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與地圖云：崑崙弱水，非東龍不至。三足鳥，神鳥為王母取食也。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水近西王母處，發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于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正義曰：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瑤瑁、金、銀、錢、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丈，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六尺，

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
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
其國王居城郭殿皆雕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
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
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萬則通號越
細分而有慈滇等名○蘇林曰鑿室開通也竊開
通西域道○漢書音義曰少從從行之微者也進
熟美語如成熟者也按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

漢書地理志

卷一百一十五

西域傳

卷一百一十五

○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砂磧
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燉煌西北惡磧也
○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凡七科
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師古曰
絀其勞言以謫過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勞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
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漢書地理志

卷一百一十五

西域傳

卷一百一十五

茅坤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寫其寶錄
猶可覽涕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
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
中惟通大宛一節詳善焉幾國亡中國以此先後
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鄧以讚曰君好大喜功臣生事持險是西域摠傳
只緣伐宛通諸國故以宛名篇
鍾惺曰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然
張騫事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白奴為其所留亡
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乃歸
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
不過為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
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
功臣以此惡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并通月氏以
攻匈奴之指而在有意無意之間功罪得失見於
言外事變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

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又曰。張憲勝智。為千古遠使第一人。驅之戰。枉其
材矣。然因戰失侯。乃有通烏孫一段枝節。絕處逢
生。此輩功名之路。豈可以一端盡哉。

大宛列傳 終

史拾衆斷

希通錄

小序

盟誓

坑儒

居士

東道士

老物

希通錄目

希通錄目終

史拾衆斷 希通錄

宋 蕭 朱

明 夫 昭 昭 昭 昭

書名曰希通者。參取范審。而自絕。於今。之。未全。當。可以。之。而。自。絕。於。今。之。未。通。居。十。一。

盟誓

誓。結。盟。詛。切。切。然。恐。其。下。之。不。我。信。而。以。誘。之。亦。甚。費。力。矣。如。先。帝。時。別。於。此。而。不。信。

史拾衆斷

希通錄

十

就。天下。無。限。大。事。二。典。三。謨。寂。寥。簡。短。則。知。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信。盛。德。不。可。及。此。

坑儒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諸。中。尉。雖。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八。閩。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後。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

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因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避惡。惡鬼避真人。至頭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家。必自此言費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給其惡。又從史之持方技之派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扶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靈。因是後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避鬼之術。觀真人之來。咸陽宮。竟二百七十樓道。

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

類有以中其欲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蘇之諫扶蘇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焉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若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舌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

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大德一矣而生以誹謗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奇其朕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小人終不能為常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趙主其盧生等以方技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夫其或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帛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掃蕩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名故論其頭末云

孫弘基曰坑儒一案解不為措大冤之為始皇恨之澤此博洽之言公據洗發可謂平矣然反為秦始除一罪條奈何

居士

本朝以居士稱者皆秦即孟子所謂處士也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注道藝廢士也居士之稱昉乎此

東道主

左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史記鄭
使謂秦穆曰。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後漢彭寵傳。以
一身從我。不如以一代為北道主人。今世子以主人
為東道。古人各指其地之所向而言之。

老物

年長者為老物。賈非惡人亦物也。故曰人物。
此六經中已有之。周禮亦不無以應老物。

希通錄終

史拾衆斷

叢文

經原

通志附名

五帝非官天下 宋吳枋野東

辛壬癸中 黃明書

三代世表 漢諸少孫答張夫子

王會 周書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楊慎升行狀錄

史拾衆斷

夏小正 附名

時訓 周書

潮汐 宋王清臣樺塵錄

本命 家語

觀鄉射 家語

五儀 家語

置閭 家語

儒行 家語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宋吳枋野乘

先子先君先人 宋吳枋野乘

屈原 唐沈亞之

騷篇 宋孔仲平

辨騷 宋孔仲平

古文字通稱 宋孔仲平

古文 宋孔仲平

史拾衆斷 前文

明 仁和 吳弘基 全集

經原 殷餘開名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
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三易至夏人曰炎帝曰連
山殷人曰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之爻
曰周易王弼虞翻韓康伯孔穎達及淮南子皆云伏
犧氏重為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犧氏畫為六十
四卦文王作文辭周公作彖辭鄭氏則曰神農重卦
其本世紀之言司馬遷揚雄言文王重之非是辭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時重之久在其中昧其文義
為伏犧分曉視十三卦卦作其重卦名皆文王前如
神農耒耜之教蓋取諸益之類昭然可證至於卦辭
則作於文王爻辭作於周公馬融釋經陸續序太玄
及易並依此說若以爻辭為文王則辭爻文王後事

陳仁錄曰
聖人錄事
立言今當
時無茲錄
之幸年亦
未絕生配
擬如此物
失之鑿均

明夷六五可見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德
則文辭為周公作矣孔子十翼乃上下系上下象上
繫言說卦序卦雜卦班固亦云十翼係於孔子或疑
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
作或曰此左氏之說或曰古有是筮孔子用之
孟子春秋天子一曰石林謂春秋不序天子之事
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實謂一時之官係於天
時王之得失諸待而治之故曰春秋為天子之事天
有四時實以春夏利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每年必
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
十二月謂十二為天之天數是矣仙以二百四十二
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先之鑿春秋惟桓公以不義
得國經於四年七年閏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
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
年書王餘並不書二一者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喪
王乃使榮叔錫之今此為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刑

字以示恥其餘如書求金求車之類此書而不
深時王之失此非天子之事而何
平王東遷而雅心齊桓而王風亡楚莊而而齊侯
所之風片如之公之燕然五之德而五為五
國矣讀定哀之春秋見霸者之風而天子之
東萊云春秋之時定哀之際為天子之風而存
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定此正天子之風而
天子定焉乃以秦誓繼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
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必秦矣
周禮後禮並周公作儀禮三百即周禮或儀三千即
儀禮周禮禮禮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武帝時有
李氏者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千金書求不
得補於考工記奏上祕省時儒以為非是不行即藝
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歆始識以為太罕之迹乃
立學官在三禮中最晚出康成注
孫鑠曰讀經史不可無此細心層層披剝聖人利

天兼仰可以釋然矣

五帝非官天下 宋吳枋野乘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通序皆云顓帝高辛子時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姁史記高辛次妃累祖元黨父蟜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譽為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姁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帝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帝紀以舜為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姁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五世生孫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三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觀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嬃有虞義而華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

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未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如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為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額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壽家從母所居故姓伊有舜主姚墟故姓姚稷邦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皇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為幸傳位於子少昊顯帝皆與姬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姁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為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故齊固嘗薦次子未答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未之不肯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姁孫而稷

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為姁孫而猶避朱於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為姁孫而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而傳弟仲壬仲壬傳姁太甲太甲傳弟雍乙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弟丁祖乙祖乙傳弟南庚而唐傳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祖辛傳弟康子而周顯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皆有傳弟姁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弟宣帝成帝傳姁哀帝哀帝傳弟平帝東漢廢帝傳姁元安帝若仲帝傳寶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臂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姁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為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姁曰姁孫既皆吾之族屬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孫鑛曰。千年隔。結心。予。然如此。明快的。是史才。

辛壬癸甲 無明書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明曰。司馬遷約尚書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啓。以其水災未去。惟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啓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啓。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甚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已勤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陳仁錫曰。辨得詳雅。曉人不當如是耶。

三代世表 漢書少孫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諸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許謬乎諸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

漢書

卷之

十一

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孳孳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或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

漢書

卷之

十一

抱之山中山者泰之又指之火澤也履席命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厥成而述后稷之始也此詩言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文王也夫天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其遠也此詩言季歷時人真能見瑞焉契后稷皆黃帝子孫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後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燕沉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其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難有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用天祿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帝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乎哉人君王者聖而觀之漢大將

東坡志林

鍾惺以淵源經史之精明者

人皆謂相
實家也
要其平心
脈轉處故
錄其名非
夷狄之四
定也
族鍾曰唯
不用而故
之故指侯
也

王會
同書

綠碧基十二、參方、玄、綠、壁、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綠、壁、
瑛十二、外臺之四隅、張亦奔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
命之曰、文、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炭、謂之、母、
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授、慎、
大、璽、穢、人、前、兒、前、兒、若、你、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
子、在、子、口、身、人、首、胎、其、腹、矣、之、霍、州、鳴、曰、在、子、揚、州、
禹、：、魚、名、解、階、冠、發、人、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
青、丘、於、九、尾、周、頭、輝、輝、輝、者、羊、也、黑、馬、白、鹿、白、馬、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麒、皆、有、兩、角、東、越、海、嶺、歐、人、蟬、
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口、姑、妹、珎、且、歐、文、虞、若、
人、玄、貝、海、陽、大、蟬、自、深、桂、會、稽、以、龜、皆、西、嚮、正、北、方、
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以、尊、
耳、尊、耳、者、身、若、虎、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以、
間、間、以、喻、冠、渠、以、胞、犬、龍、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
豹、棲、煩、以、星、施、星、施、者、珎、施、十、盧、以、牛、：、者、牛、之、小、
者、也、區、陽、以、璽、封、者、若、鹿、前、後、有、首、規、矩、以、麟、：、者、

其止大也
色亦面光
其聖若靈

獸也、西中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振信、歸有德、丘、
羗、鷩、鳥、已、人、以、比、其、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
翰、者、若、羗、鷩、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閭、采、康、
民、以、梓、汝、者、其、實、如、身、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
身、技、踵、自、笑、矣、則、上、不、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喫、
都、郭、生、生、若、黃、狗、人、而、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
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歸、北、方、臺、止、東、高、夷、兼、羊、
兼、羊、者、羊、而、四、角、獨、應、印、印、距、虛、善、走、也、路、竹、距、虛、

其弘其目
其深一白

不、令、支、官、模、不、屠、何、青、能、東、胡、黃、黑、山、戎、殺、其、西、獺、
吾、白、虎、肩、州、黑、豹、禹、氏、駒、駘、大、夏、黃、白、牛、犬、戎、文、馬、
而、赤、鸞、鵠、身、日、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故、楚、每、牛、每、牛、
者、牛、之、小、者、也、句、奴、後、犬、後、犬、者、巨、身、四、尺、渠、皆、北、
嚮、權、欲、三、日、白、州、北、嚮、北、嚮、者、其、草、若、于、伐、其、木、以、
為、車、終、行、不、敗、舍、人、管、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
鼓、鐘、鐘、牛、璽、揚、之、程、公、五、鼎、翠、鼎、羊、者、所、以、取、其、其、
餘、亦、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伊、尹、朝、獻、商、

得安以下
十者水
一起之
則如以下
六者而二
則若此
此下九者
而戊則若
此下九者
十二者此

丘濬薦請令以丹青白旄紉罪江壓龍角神龜爲獻
正北室同大夏莎車姑他旦零纔胡戎翟匈奴樓煩
月氏穢犁其龍東胡請令以索馳玉野馬駒駘駘駘
良弓爲獻湯曰善

箋云。鴝也。繁。聚。虎之所。出。王之所。祭。謂之黑。祖。
紐之。基。參。方。陳。幣。三。所。登。皮。象。陳。也。纓。慎。肅。慎。七。
穢。人。東。夷。別。種。良。夷。樂。狼。之。夷。公。人。亦。東。夷。介。人。
北。夷。青。丘。周。頭。俱。海。東。白。民。南。夷。欽。人。東。越。姑。妹。

屬越。且歐在越，若人吳越之蠻，海水之陽一變益
車自深南嶺，東林西南戎北唐而北我，渠是西戎。
後頃北戎十萬而北戎重陽規矩而中時文也立
官在地之官，此人在南方，拙方人戎者十人而南
原亦西戎，都部止七北狄二石，青金北狄馬夷
來比與，獨原西方戎不令矣，不序信山戎東北夷
與今北狄居州以之強也，禹氏大吏而北土大戎
白成，其者故是白戎北戎權扶南安形甚小，白州

東南蠻禽人落人東蠻魚復南蠻禽吾亦蠻也
吳山基曰布境森峙叙敘廓落發簡自御俱以神
行經之得闢幽秀者子史未易以擬也。韓昌黎
畫馬記先輩謂學考工似此更爲畫馬蓋本較鮮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楊慎升錄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自勲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閔宮傳遂錄此以
解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以周公之功
同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公作何天子之
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命正矣其事
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未也夫禮也非
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
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遲宋儒考究之
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寔矣哉昔成王
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
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庶之哉按呂氏春秋
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
天子蓋平王也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
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和之語也平王
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哀王之世哀亦極矣

吳郡基曰
詳錄要析
此說東萊
一說載論

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隨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
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
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
如焉此豈不能自掩其賜矣然則魯之得禮何始也
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春大雩雩之傳
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廟之傳始於閔也
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傳始於僖也魯頌閔
宮三車書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
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
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
而後盡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祀之郊
也祀為一索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
魯之得禮不惟不八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
之君豈恐天下不為已乃僭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

—

射祭獸謂之祭獮祭魚謂之獸何也射祭其類獮祭

小正

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

萬月入學

二月萬也。者。下成。正月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太
令來也。

鳴言

鳴言始相命也。

祈麥實

三月祈麥實者。五穀之先也。故以急祈而記之者也。

執駒攻駒

四月始執駒。執駒者。離之也。母也。報而殺之。君也。攻
駒者。殺之。服事也。

來降燕乃暉

五月燕也。降。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始出也。
故曰來降言乃暉何也。暉者。時也。時。可為室者也。
百鳥皆曰。巢。燕言室者。操泥而入人之室也。

斗柄正在上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
上。用此知北斗柄不在宮也。

經子牽犂

七月經子牽犂始也。犂者。遠也。言其始遠。

巢雲

八月巢雲降雲而取之。非神也。

陽玄鳥浴

九月陽玄鳥浴也。玄鳥。燕也。先言陽而後言其燕者。陽而
後燕故也。

十月玄鳥浴也。浴也者。謂飛乍上下也。

養夜

十月玄鳥浴也。浴也者。謂飛乍上下也。

養夜

時有養夜養長也。養米。

王狩

王狩十一月。王狩者。言王之時冬獵為狩。

小鳥九
今注
為玄駒

玄駒貴

十二月玄駒貴玄駒者蟻也音者走於地中也

時訓 周書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流令不行蟄蟲不振陰解陽氣不上水甲冑私藏雨水之日頒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蟄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桃始不華是為陽否倉庚不鳴臣不口主鷹不化鳩冠我數起春分之日玄駒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口雷不發聲諸侯口民不始電若無威震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於桑萍不生陰陽慎生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於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蜩始鳴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王瓜生蜩始鳴不鳴水潦澤漫蚯蚓不出

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
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度奇
三度所奇三度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
不滿三百六十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
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皆以月行速二十
七日有奇也周天三百六十度此日合朔合朔之際即
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於春之一
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漢蔡邕獨斷

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缺日以五歲數故三年一閏
五年再閏

宋史繩祖學齋占碑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悅義理而徒滿可矣如
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
霞瑤剝灰飛是以閏通為十三箇月也不知霞飛之
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與中氣雜置閏之年亦只是

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
官曆日可見灰瑤豈有剝飛一月之理乎
易傳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朔沙

宋王清臣撰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為詳尚其間一條云嘗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水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後思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亦云地機命張正一無虞以肇日激水而潮止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此空入漢山湧而漸隨後之僧析米大梁月行而水大見晉志水源殊冰無所從索隱

經合浦郡唐州南鎮而臨海原唐州歷度水唐州涉恩平唐州往南海唐州迨由龍川唐州抵潮陽唐州泊出守會稽唐州移蒞句章唐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復以是求之刻漏完之消息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吸天隨氣而漲欽崇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以日也月者太陽之精水者陰氣故潮依

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於上下弦息於輝朧朔而日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半夜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必進退矣或遲速消息又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或問曰四海潮平亦有漸惟浙江漸至則三山岳奮如雲水岸橫飛雪崖傍時澎勝奔激勢可畏也其漲落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夫岸有山南曰嶺北曰龕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岸狹勢逼則東海自定海唐州居吞餘姚奉化二江唐州以東為石一為伴之浙江不甚狹近潮亦不開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蔡風傳唐州北望嘉

膏無角無後齒者脂盡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
至陰主北至陽主壯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
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
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利高者為生下者為死
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水為盛虛之故堅
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少土之人細息
上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
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石者善走而愚
食桑者有緒而饑食肉者勇毅而悍食魚者神而
壽食穀者知寒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川蟲三
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
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
而龍為之長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以
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
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主謂之仁聖
焉子夏言終而由子貢進曰高之命也何如孔子曰

得此意也

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
然各其所能

何崇曰真言妙理素問既深而此則前簡
胡怪曰理實而字辭練而情

觀鄉射

宋語

何樂而用
此中矣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禮？脩容而後已，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福。求也，求中所以解尊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解尊酒，其養也足矣。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將欲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於室。相之國，是視者如也。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廷射者，曰：奔軍之將，七國之大夫，其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美去者，又使公同之表序點揚解而語公同之表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行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佳有存焉。射既闕，子路建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視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逮賓

吳氏曰：下維分五
民大舉
變言交

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解讓之節繁矣。介升則賓升，賓升則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厚矣。工入升歌，三終，工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用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而退。出一人揚觴。乃立司正焉。知賓之禮也。如也。不也。言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酬少長以齒。終之禮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履升坐修飾無算飲酒之節，行不廢朝暮不廢外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予。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國之澤，非爾所知也。然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弛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何崇曰一篇典古大文字

陳仁錫曰似此說文悉成議論後世論者一
無不倚

五儀

東公問於子曰宋人欲論齊國之士與之為治故問
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過居今之俗
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
履紳帶得笏者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
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冠而垂紳者則志不在於
今居新衣管絃鼓而黻黼者則志不在於古生今之
世志古之過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

東公問

章甫

四

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
君子有賢人有聖人當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
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
規口不吐詬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
定見小聞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譽
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
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通道術
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

孔子曰
是其一也
孔子曰

程子曰正
形家者
史力不移

無基曰
不力行
不克己

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行。不
務多。必審其所知。知既知之。言既言之。行既行之。則
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害其志。不
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
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
通明。而解不爭。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
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野人。孔子曰。所謂
野人者。德不逾閑。行中規。雖言足以惑於天下。而不
傷於身。道是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
時。施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
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
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
親者不識其跡。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
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
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
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

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
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
阼階。仰視棟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親其人。君
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王其衣冠。平旦視
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則亡之憂。君以此思憂。則憂
可知矣。日昃之後。至於中。與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
禮節。諒情義。居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約然長
思。出於四門。周乎天下。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
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身也。庶人者。水也。水
以載舟。舟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
明此五者。人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矣。吳
孫毓曰。通篇步步解雍容。字句精切。或方式則各盡
其妙。實補經傳所未盡。

儒行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待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作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未達也衣長居衣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飾俗丘未知其為儒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魯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樂如慢小讓如為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於義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

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富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富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得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廢之以樂好而不怠以與人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懼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欺以非禮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慈仁而行也義而處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一詠之宮環堵之室卑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卷之不飲以起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

何棠曰
秀傑宛
令諸人
口

孫鑛曰鋪序如賦言亦各用韻

補 94-536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宋吳枋野乘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慎覲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在顯王三十七年乙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王乃慎覲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諼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既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尚不為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為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

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母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鍾惺曰：當時侯王公子，俱名好士，而真儒名世，絕落無容繫公之龍尾，反怖耳。

先子先君先人 宋吳枋野乘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
如魯西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
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
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
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君也

顏子非二十九歲死 宋吳枋野乘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歲死則走魯
哀公二年也按國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
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
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國陳蔡後使子
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子西
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
死蓋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屈原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之盡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耳中明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素而志遠負議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人哀屈原泣處得庄白木如王山波志有王木曰平氏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以樂神討其理屈原內棲玉筍山

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然狀狀若帝廟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備具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然愁兮如夜者三日既益憤也故養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俗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遠遊之於五月五日邀楚涼令之水其神遊於大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為水仙每值屈原死必以筒貯米

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楸樹葉塞上以五色絲縛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棹舟帶絲葉皆其遺風晉成安中有吳人顧瑤者泊汨羅夜深月朗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為亡兮孰雨東門之可冀瑤異之前以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波志又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媧廟至今時衣石尚存思直見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持千古騷魂終而未散故驚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畔真箇白雲中耳徐棖卿曰白雲在天明月在地清風在浦雨時高吹九歌招魂時一呼呼三閭大夫當應聲而出金蟠口吳校子晉於江吳人謂以水德楚遠靈均於江楚人亦謂水德其思慕致耶即忠賢之氣當

甫也。夏丘門蕪江澤。猶昨所謂主玉之頭。不如也。
士之龍鳴乎傑哉。

茅中口以
正此九
亦是

騷篇 孔仲平

楚辭多以九為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辯。
王粲曰九懷。劉向曰九嘆。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
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愆。前後祖述。必用九者。
王逸註九辯為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也。二家
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也。二家
之說如此。余按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嬭於天。言歌
於大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
黃彼九宜。是為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考此則九
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
況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乎詩亡而後騷作。
騷亦詩樂之餘流。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蕭
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
取於九者。黃鐘在子。子為九。子數九。得非黃鐘為
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歸諫。寓諸樂章。將
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

鍾惺曰。考據淹雅。從詩入騷。從騷入樂。璧合珠連。得論古法。

辨騷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斬
肅諸人之後。喬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
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
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嶢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浣二姚。
與左氏不合。范曄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森雅
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
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馳驅騷則時乘
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數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
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
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
而孟堅謂不合傳。賈逵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
精。既而未覈者也。將冀其論必微言焉。故其陳堯舜
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

舊井浼之願。願規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
譬謬邪。此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嘆君門之九重。
忠怨之餘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
說迂怪。豈隆宋室如魏晉之辭也。康四
傾地夾昇。彈日木夫九言。十句。一曰。詩之談也。依
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通。俗流之志。士女雜坐
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度。沉湎日甚。宋以爲懼
荒淫之意也。捕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興。詩則
如彼。語其辭。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
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
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鑛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
經九章。詞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緝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瓊詭而惠巧。招魂招隱。羅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
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
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辯以下。遞躡其跡。而屈宋
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

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
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八驥馬。揚以文而得奇
其衣被詞人。豈一代也。故才高者範其鴻裁。中巧者
其豔辭。吟詠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艸。若能
以倚雅頌。應以馭楚辭。奇而不失其真。既
其不陸其辭。則顧時可以驅辭。力使文可以窮文
其不復已。雲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此於衆家。知已之感。意在斯乎。

吳弘基曰。是一則萬永小類書。開人嗜古之懷。引
人作新之路。

帝謚 恭皇帝

遺拂不成曰愍。時民則法曰黃。其孝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帝。其人多德曰恭。其義損善曰紂。

慈惠愛親曰孝。愛民好義曰惠。聖善同文曰宣。

聲聞宣達曰昭。克定禍亂曰武。聰明睿智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布德執義曰穆。仁義說民曰元。

安仁立政曰神。布綱治化曰平。龍而不損曰靈。

保民耆艾曰明。辟土有德曰襄。貞心大度曰匡。

大慮慈民曰定。知過能改曰恭。不生兵國曰肇。

一德不懌曰簡。夙興夜寢曰敬。清白自守曰貞。

柔德好衆曰濟。安樂治民曰康。小心畏忌曰儆。

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曰猛。

恭人短折曰夭。在國達難曰愍。名實過爽曰僇。

墮道不通曰坐。其虐無親曰厲。致志大國曰景。

辟土蕪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

短折不成曰殤。去程遠衆曰揚。宣成外交曰樛。

治典不殷曰祈。

史拾衆斷 古初

明 吳弘基纂

偶覽芥隱筆記載王荊公常夷甫誌文云可謂也
用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注請為耳以而後
掛之枋謂石解散也予曰古說零星聚聚散散安
得長吉錦囊數萬件區類收束勢不得不解散於
人間之耳與曰操衆古之餘資成一端之理遂歸
之曰古之枋也云爾

鄭玄曰德合帝坐主者稱帝

尚書旋璣終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

應劭曰黃帝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為青雲夏官
為緡雲秋為白雲冬為黑中為黃

史記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漢文帝諱

按書疏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
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
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也梁也
也最南故在梁也

鄭玄曰而
河間曰冀

烏孝鳥。武王能卒父業。故烏瑞臻。

楚漢春秋云。虞美人和歌曰。漢兵已入。一

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却。城將成而

崩。者數。其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

城。乃不崩。遂名馬邑。

太子洗馬荀子。冀家中以龍銅。魁作食。飲馬。李尤安

魁銘曰。羊羹不偏。馬長驅。

計九州之別。漢山林之大。川澤所注。菜沮所生。鳥獸

所聚。凡九百一十。第八千二十四。頃。曉。頃。不。聖。者。千

五百萬二千頃。

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禘。禘。亦祭天也。

鄭國有漆。消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

諸侯不得視四方。故缺。以東南。順天子之學。故曰。周

宮。

千歲之。後天可待。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非。對。舜。華。非。一本

草。注。安。知其為。當。蒲。按。梁。元。帝。玄。覽。賦。曰。金。鹽。玉。豉。

堯。非。舜。華。論。此。也。讀。官。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

子。齊。河。南。策。賦。則。云。堯。非。未。倚。姬。歎。非。喻。人。以。堯。非。

對。姬。歎。固。曰。堯。非。于。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義。後。見

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

為。堯。感。百。陰。為。堯。蒲。焉。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

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製。

俗說以人。實。為。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

言。則。寤。願。言。則。寤。寤。云。言。我。願。思。也。寤。當。為。不。敬。寤。

咳。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則。寤。也。今

俗。人。變。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曰。漢。藝。文。志。雜。古

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變。耳。為。雜。占。十六卷。注。云。變

丁。計。然。則。變。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少。室。之。山。大。竹。湛。而。登。龍。

古者劍在左刀在右鈞在前

天原食神明均名豆神名靈姓藥參神名福習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朋曰味也仲尼

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陽尼為尼單尼

並此尼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尼音義同也又按左傳

魯哀公謀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音平字子貢

是用今文耳又漢自諫尼音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

書仲尼之尼從尸下二僧尼之尼從尸下工文字不

同音義亦別代人不解分別乃一集而呼實乖聖人

之音也

唐回紇傳傳成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崇其言音

為兄弟今為半子

今人多誤以鮑照為昭李商隱有詩云露氣鮑照葵

又金陵有人浮也中后刻作鮑照字

自古相國最久者唯居公三十六年一朝宰相已多

者唯武后

今之巧宦者謂之錯班固云商鞅按三條以錯弩公

秦之長城西望臨洮盡遠海今但穴其下以束生望

之片雲雲橫互沙漢上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所以為閭文夏五公無可題至

郭公胡氏以為郭公亦威有郭公故古之門父老

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意而按春秋書

之世凡六書之而無它說以此為例愚郭公亦止是

一物宜書之以記異爾本草布穀一條江東呼為穀

公宜此物耶

漢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切同左右問故答以平

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酷酒賣鷄蹴鞠以此為歡今皆

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從諸故人實之太上皇

乃悅

司馬王通書作經當與秦繆謚法同

如淳曰春秋傳曰涓人時漢儀注天子有中涓如黃

補 94 - 546

門師古曰。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涓潔也。主居中涓潔也。亦主通書謁出入命。杜預曰。卽鄆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書。波康叔之化。

子寶三日記云。微在生孔子室桑之地。今名爲室。在魯南山之室。室中無水。嘗祭時。灑掃以告。卽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伸。繇是得幸。姊曰拳夫人。後召鈞弋宮。歸曰鈞弋夫人。列仙傳云。張季子。王鈞故歸焉。又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從也。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者一日。昭帝更葬之。但存然。後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爲起冢。墓在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今宮中時有之。春秋緯。蕭何感昂精而生。此其制也。

括地志云。昔秦欲伐蜀。路無繇入。乃刻石爲五頭。置金于後。僞言此牛。能負金。以遺蜀。蜀人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斬山填谷。致之成都。秦遂滅之。因號曰石牛道。

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修志。以節夏黃公。月星先生。河內軹人。大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通。京師號曰霸上先生。

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王氏之子。曰脩。好遠遊。故祀爲祖神。

昔滄臺子羽。齋千金。壁渡河。陽疾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提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壁而去。

韓非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士素不許。一紫。

墨子曰。公輸子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至於郭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計曰徐公輸般之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人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與其共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禦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

故立名來字叔其子畧蓋以術枚氏而得姓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死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請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請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客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繖不能挂也湯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天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矣以薛為君夫齊雖隆薛城至于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漆其頭為飲龍大宛傳匈奴破月支三以兵頭為飲龍飲龍虬子也所以盛酒非用飲也六以為藥器呂氏春秋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杯持衣與豫讓三躍而擊之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無禮乃求刺客秦王為机置之橋欲以陷丹道之蛟龍捧拳而前不發又燕丹求歸秦王曰為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乃仰天

翼鳥頭即白馬生角

田光答燕太子云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軻與太子將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樊子也斷以玉盤盛之所謂怒所從以順適其心也

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蓬露蒿
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
歌言人命如蓬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
蓬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
之

魯連子云蘇辨士田巴服徂丘議樓下毀五帝罪三
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叔者其
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三詣千里駒往請田巴曰吾聞

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血急不暇緩

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
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集鳴
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
謂徐叔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已終身不談
秦穆公好兄三人因於內宮出春秋後語

洪內翰語請節詩刑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千歲此
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

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為
目臍為口操戈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為是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北山移文介鳥書赴隴
管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以土銅
必得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豈必龍象豹
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端冕九重廣室
高臺吾畏其不改情其始居五年紂為肉脯炭炮烙
登楮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

之補故曰見小曰明

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豈穀莖柳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
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
物之有業者寡矣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
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
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

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
人子綽之不殺知之矣處半年乃自德政所慶者十
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廢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廢
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
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發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
冠晚成大青希殺

韓宣王謂摯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對其可乎對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嗣止而簡公

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
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
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
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
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
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殺之鮑叔言而相
之故諺曰亟成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

能自舉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郵鼓所謂
虜自賣賣而不售士自舉舉而不信者也
荆伐陳吳救之軍聞三十里兩十日夜星在之謂相
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請之
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
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出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
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史拾衆斷

呂氏月令

孟春紀 夏正月

仲春紀 夏二月

季春紀 夏三月

孟夏紀 夏四月

仲夏紀 夏五月

季夏紀 夏六月

孟秋紀 夏七月

仲秋紀 夏八月

季秋紀 夏九月

孟冬紀 夏十月

仲冬紀 夏十一月

季冬紀 夏十二月

呂氏月令日終

史拾衆斷 呂氏春秋月令

秦 呂不韋 著

明

吳弘基 全明 未日曠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春分中且尾中其日甲乙其帝

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日庚辛其

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農風暘來雲強始蠶魚

上氷獺祭魚候也北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輕駕蒼

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

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

於朝命相布德紐令行慶施惠下及庶民愛賜遂行

無有不當過命太史守典奉滌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宿離不惑無失維紀以初為歲是月天子乃以元

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始耕之於

月辰
三
道

保介之御問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橋同草木繁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道教民必躬親之田事既終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北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故

時皆中於南方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辨祀於東方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角木也位在東方太皞陽律也萬物動生發地而出故曰律中太蕤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數八龍者鱗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故曰春龍也聖人之類始動於戶故祀戶脾為土陳姓丑脾在前故祭先脾魚應陽而動上負水

國之寶也
大君以不
獨爲主立
爲正行制
之德也
以大德制
以正行示
以能安之
以正行示
以能安之
以正行示

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三日奮鐸以
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上者予不貸
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正權衡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終園廟寢廟必飾以作大事以
妨農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天子
乃獻羔開冰始薦麥麩上丁命樂正八音天子

變云奎西方宿象之分野二月日躔此宿氐星在
與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夾鐘
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陽夾陰而生自冬冰雪至此

也。玄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高禘王者后妃以玄
鳥至日祈禋嗣於高禘。后妃之傳見於天子者。於
高禘祠之前。禘弓韜也。授以弓矢。示服虔得男象
也。少畚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開冰薦寢殿
羔祭韭也。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以圭璋代犧。
皮幣鹿皮。玄纁束帛也。

季春 卯之三月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
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作中姑洗其數八
其味酸其臭臊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氣化爲鶯
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
青旂衣青采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冠疏以達是月也
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農五反乃告
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爲節於寢廟乃爲

養德秀
天道宣
之於人
春不可
以而遠
此土宜
不爲之
不內之
養德秀
天道宣
之於人
春不可
以而遠
此土宜
不爲之
不內之

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於出
索蓬后妃齊戒祀東郊躬桑禁婦女無事若婦使勸

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
敢墮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銀以革
筋角齒羽箭輪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
日辨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

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是月也乃合羣牛騰馬游牝於牧犧牲駒犢舉
書其數國人備九門磔獺以畢春氣行之是令而甘
雨至三句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萌動國有

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
令則天多沍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養云胃西方宿趙之分野三月日躔此宿七星南
方宿周之分野牽牛北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春旦
時晝中於南方也姑洗陽律也姑洗新是月陽
氣養生去故就新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乘舟
始漁恐有穿漏及覆視之養滋猶有故也象陽建
物亦當故出什明不可賦飲以內之曲底曰象方

底曰管皆受桑冠桑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
群游從祀於牧之野風合之

喜承永

孟夏之四月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
性禮其事禋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蠡綱鳴
五銑出玉象生苦菜葵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轎駕
赤騂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鴈其薦馬以蒲
是月也以玄夏先玄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
備說乃命樂司習合禮樂命太尉贊傑儒遂賢良舉
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
將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歸
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備行
縣鄙命農勉作無伐於都其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
大田獵農乃收麥升獻天子乃以麻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蓄百藥摩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

經繫繫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始升殿
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
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來五穀不滋田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
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
實

箋云畢西方宿奎之分野四月日理此宿巽南方
宿楚之分野發女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
皆中於南方丙丁火日也炎帝少昊之子姓姜氏
以火德王天下是為炎帝號曰神農元祀祀於南
方為火德之帝祀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
高辛氏火正為火官之神歲陽用事辨散而則
微火也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其中所以和
陽也故曰仲呂其數成功五火第二故曰七火味
苦火其熱曰祿之神祀於憲是月火王故祀之肺
金也一曰肺火月陰氣動於下故蟪蛄蚯蚓鳴而

出也朱赤順火德也犛大也羆高大象以火性
月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斷刑失順秋氣也
酎春醕也詩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每亢中旦危中其日而丁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其靈時其音徵律中蕤賓其味苦其
味苦其臭焦其祀鉉祭先肺小若曰純陽之氣也
反者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歌朱鳥爲赤帝歌赤帝
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氣而以明春壯於是月
也命樂師修祀鐃均琴瑟管籥笙千戚凡調樂
至填鹿傷鍾磬祝教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
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
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雞嘗黍羞以
各柅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無暴布門
閭無閉閤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其羣則繫
鴈駒班馬止是月也長日至陰陽子元堂公后子齊
於庭必擗身發靜無躁止聲色無動之清無味無火
無造嗜慾定心氣可它靜事無種以文要陰之靜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葉是月也無用火南方

楊 君 曰
軒 後 天 氣
宜 沙 通 達
空 居 以 居
本 高 用 之
福 祿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盤山陵可以處臺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霜傷穀道路不通衆兵來至行春
令則五穀晚熟百勝時起其間乃饑行稅令刈草木
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素云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五月日躔此宿亢東
方宿雒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冬至時
時中分南方也素賈陽律也是月陽氣萎微在下
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賈壯校多力之士養之順陽

施也。挺，發也。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駒蹄踰越其胎育，故繫之。

策坤曰：爲
民祈福。

季夏之月日在柳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
帝其神祝融其蟲時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
苦其臭焦其祀禋祭先肺諫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
學習鷹祭化為蜩蟬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
駟載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範高以備是
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鼈乃命虞人入材薄
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大
司馬和處此與加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爲民祈禱是月也令婦官染采
蕭散文章必以澣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皆良
勿敢僞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爲旗章以別貴賤等
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水毋或
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
衆毋舉大事以擾踴於氣毋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
之事水潦咸降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

真德秀曰
黃鍾之宮
爲八十四
調之首以
冠十二律
餘皆序起
於宮攝四
意皆根於
土諸律皆
作於宮猶
四時寄旺
於土故以
黃鍾入宮
而土也

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雉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蠶田噉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甘雨
三至三句二曰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稼國多風故
人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鶩四鄙入保中央土其
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裸其音宮律中黃
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霽祭先心天
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

九土託祀為后土之神陽氣散越而屬保靈宮土也位在中央為之吉土黃鍾陽律也其任五五行之數土第五也土味甘臭心火也用所勝也稷中皆屬土稷象土含養萬物一作拊以閏

卷之五

呂氏春秋

卷之五

孟秋夏之七月

孟秋之月長日至四句六日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則立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祠廣以宗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竭之天子曰其日立秋成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樂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橫罪邪務將執命理膳湯察剋剋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殘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穢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歛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圻墻垣補城郭是月也

孟秋之月長日至四句六日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則立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祠廣以宗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竭之天子曰其日立秋成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樂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橫罪邪務將執命理膳湯察剋剋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殘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穢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歛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圻墻垣補城郭是月也

無以封侯立大宮。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
今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
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
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箕云。翼南方宿。楚之分野。七月日躔此宿。斗北方
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
中於南方。庚辛金日也。少昧帝嘗之子。孽兄也。以
金德王天下。始為金天氏。死配金為西方金德之

書本

卷八

帝嘗昧氏。裔子曰。故皆有金德。死祀祀為金神。金
氣寒。保者衣毛蟲之屬。商金也。其位在西方。庚則
陽律也。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蕭然。應法成。故
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金
味辛。金其腥。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先進
肝。白以順金氣。犬金畜。象金斷割。深象陰閉。成

仲秋夏之八月

仲秋之月。日在房。昏牽牛中。旦觜。鶉中。其日庚辛。其
帝少暤。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呷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
降。雉鳴。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東。或饗。為白鵝。載白
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遺庶以深。是月也。養
衰老。授兒枕。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衣黼
存。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飾其故。冠帶
有常。命有司。中嚴百刑。無或枉撓。枉撓不
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其業
易。參。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心。視。長。短。皆。中。度
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饗。樂。佐。疾。以。通。秋。氣。以
大。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
穿。修。囹圄。乃。命。有。司。隄。民。收。餽。務。蓄。菜。多。積。聚。乃。勅
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
蟄。蟄蟲俯。蛰。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

楊雄曰
仲秋農工
告成正則
皆交五之
以十月正
利上修藏
以則

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升而是月也步閑市來商
旅人皆時以便民事四方來雖遠卿皆至則財物不
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無逆天數必順其
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句仲秋行春令則
秋而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旱
蟊蟲不滅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
草木早死

又云角東方宿韓鄰之分野八月曜北宿牽牛北

方宿越之分野宿滿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也
時皆中於南方南子陰律是月陰氣少而陽氣多於
陽任其成功寒氣將去厚為春是也也亦御寒故
曰養羞八月心戶時高車為秋粉菜是也也觀全壯
恐其毀傷即舉其為養之厚薄

季秋夏之九月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其日庚辛其帝少
皞其神壽星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時祭先肝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為雉
菊有黃華豺乃祭獸獺食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
駕白駟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苑廡以
深是月也中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
地之藏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

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
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加不德其皆入室土下
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合諸
侯制百縣為未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
法責賦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教搜馬
命僕及七屬咸駕載於旆與受車以設於屏外
司徒擗北嚮以誓之天子乃厲服厲冠執方板夫

大司馬司
大司馬司
大司馬司
大司馬司
大司馬司

以射命主柳祭會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
為炭蟄蟲咸俯在穴皆墜其戶乃趣獄刑無留有罪
收緣秩之不常者共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
大嘗饗先薦饗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
敗民多飢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
裂行春令則暖風未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
愛不康東方宿宋之分野九月日躔此宿處北方
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各立時守

中於南方無射陽律也賓賓者按宿於人堂宇之
所而似賓客傳曰爵入於海為始霜降天寒未降
不堅故百上休不復作器五我乃以我天也是
月天子尚武乃服猛獸其卿佩之飾以射命也

孟冬夏之十月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
味酸其真朽其祀行祭先賢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
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在个乘玄輅駕鐵驪
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蔬其薦索以奔是月
也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實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
太卜請祠龜策占龜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
則罪之無有赦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
上騰地氣下降天也不通閉而成冬令百官謹藏
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財城郭或門閭修鍵閉
慎閑籬園封塹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溪徑飭農
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立壑之小大高卑厚薄
之度責賤之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絕將度程

主曰自門
亦仁然然
馬氏所悅
矣

歸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
兵時起土地侵削

箕云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危北方
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日昏旦時
當中於南方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
天下舜湯氏死祀爲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
皞氏之子曰脩爲玄冥師死祀爲水律令甲也象
冬閉固羽水也位在北方應鍾陰律也陰應於陽
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鍾其氣六五行

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凡酥朽者皆屬水行門內
地也腎屬水故發先天之種入於淮爲蜃蜃蛤也陰
陽交氣爲虹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器云大矣深象
冬閉藏飲蒸俎實解折謂肴蒸也

仲冬夏之十一月

仲冬之月日在斗宿東壁中且軫中其日壬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踰而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棗其冠宋以弁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蓋藏起大衆也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閼尹申宮令審門閼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乃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高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教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敬異之其有侵奪首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齊戒威必命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慈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若始生茲挺出鉅細結縻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冠之無用者塗閭庭門閭禁周圉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而水泉涸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竭民多疾病

又云斗北方宿其之分野十一月日躔此宿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也旦時皆中於南方黃鍾陽律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鍾陰氣在上民事宜閉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大酋主酒官也周禮有酒正取之不詰詔命百官蓋藏命司徒循行而猶不收藏放佚者取之以警游惰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諸伏蟄當生者皆動搖

天

喜順之國
日月將余
於雲雲家
尼將余歸
南方天飛
殺其故威
而後以兵
庭既將謝
古人使已
我來是久

補 94-565

對辰翁曰
其姓供外
齊同姓供
山林名川
祭神祀
易也
按辰一歲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在辰月
口二句

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
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
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句二曰季冬
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蟄四隣入保行春令則
胎夭多傷罔多同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是六藝女凡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北宿婁西
方宿畢之分野氏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亦旦時
皆中於南方大呂陰律萬物蛰生動於黃泉未能
遷北呂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
呂大儺逐陰氣為陽進也出上牛今之鄉縣得
立春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也詩云二之日
冰冲三之日納於凌陰冰室也是月日周於牽
牛故曰日窮於次月過日相合為紀月終紀元
而復生曰朔故曰月窮於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
五星隨之故曰星迴於天農事將起獨於農氏無

冀州貢

史拾衆斷尚書	明孫鑛評仁和吳弘基箋	禹貢	箋云土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 為有貢有賦而後以貢名者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貢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古文 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禹分別土地以為	九州冀定山川以別州境	冀州冀三面距河元河西雍河東流河北八州皆言 疆界而冀不言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經始治之謂之載經始壺口等以修河 勢治渠及岐渠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修同縣之功而修之也覃懷 底績至於衡漳覃懷平地也洪水崇山襄陵平地 既成為難故曰底績厥土惟白壤其土宜皆白壤
--------	------------	----	--	----------------------	------------	--

有者亦

濟河惟兗州。兗州之戰。東南據齊。西北距河。九河既

道。九河徙。太史馬。炳。覆。顧。胡。狼。河。中。約。盛。南。津。
 其一。河。河。之。北。流。也。雷。夏。既。澤。澤。中。有。可。種。穀。其。
 腹。則。雷。也。洪。水。橫。流。不。能。受。水。溢。而。後。雷。夏。為。澤。
 灘。沮。會。司。灘。沮。二。水。名。會。同。合。而。一。之。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上。蠶。性。無。濕。水。退。而。後。桑。土。可。蠶。宅。也。
 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可。驗。宅。地。半。不。半。時。民。依。
 丘。陵。為。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桑。土。既。蠶。厥。州。惟。
 絲。厥。木。惟。條。墳。上。林。墳。起。絲。土。六。也。厥。田。惟。中。

海岱惟青州青州之域東至北海西南至岱嵎夷既

水其道水循其道也上言既道禹爲之道此言之
濫既去水得故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海濱之地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藁
曰一賦貢宜海物惟錯岱畎絲象鈔松怪石棗
夷作牧厥土棗絲鹽斥地所出埤田宜畎谷也岱
山之北作人言可收旂夷人以其牧畜生棗山
之北作人言中琴瑟之賦

河都而於也

則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

西不言濟岱之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

齊不足出濟之域也淮沂其入淮沂二水徐之

川莫大於淮又則自河而下可知徐之汶莫大

於沂沂人則自汶而下可知蒙羽其入蒙羽二山

皆言可種大野既豬大野澤名水畜而從流

謂之豬東原底平東原漢東平國底平者水患已

去厥土赤埴埴草木新包土粘曰埴上注埴成曰

公故可埴埴為埴埴包埴去其生也厥田惟上

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厥貢惟土

狀夏景嶧陽徐桐河濱浮磬淮夷蠙珠玉魚鹽

公織繒徐上雖亦而五色之上則有之故制以魚

貢羽畎田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羽中經翟雉相

材中琴瑟浮磬石玉水玉若浮於水鳥不鳴之石

成器而後貢也織繒皆得也各有所產之地非他

則貢

唐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於淮泗達於河

上源自海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齊東而至於海彭蠡既

豬彭蠡鄱陽湖也陸島收居陽島順陽之島屬也

澤水既豬澤水既平魚鳥皆居其上三江既入

松江下也里分派東入海省為吳淞東南流者

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震澤底定其區之水多震

而難定底定不震蕩也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

惟喬厥土惟塗泥篠簜竹簞大竹教有也水大於

已布生少大曰天為鳥也塗泥下地多水其土卑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錫田第九等賦第七等

雜出第六等也厥貢惟金三品琚璆篠簜玉

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匭柚錫貢三品

金銀銅琚璆玉石名可為禮器篠簜竹簞中天之寶

材中樂之管也車甲羽毛歸雉范卉服葛越

木佛之屬儀日錦名色表也荷小抽大錫者待錫

矢鏃之用。丹。砂。苗。藟。竹。名。梧。木。皆。爲。矢。此。四。也。

常用。必待鈔命而後納。乎。於各達。於河。

都東近漢之東境。徑自八河。經之西境。則漢水而
達河也。

梁州貢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

水。岷嶓既。水去不滯。岷嶓二山。已可種蕨。沱潛

既道。此江漢引流之在梁州者。蔡蒙旅平。蔡蒙二

山。旅平功畢而蔡蒙和夷底績。故其山。有和川

有夷道。厥土青黎。黎黑也。厥田唯下上。厥賦下中。

三錯。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厥

貢璆鐵銀鏤咎磬熊羆狐狸織皮。璆。玉磬。鏤。委鏤

鐵。則鐵可以引錢者。磬。石磬。織皮。小獸之皮。製

之。可以為裘。羆。三。織皮。可以為裘也。西傾。因桓是

來。浮於潛。逾於鴻。入於渭。能於河。西傾。山名。但水

名。能河而渡曰能。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

之西河者。主其流而言也。弱水既西。弱水既濟。無

不能身於涇屬渭納。涇渭納。三水名。屬連也。漆

漆

沮既從。漆沮。二水名。既從者。從於渭也。渭水攸同。

渭水出扶風郿縣終南山。東上成山。入渭。同者。同

於渭也。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荆岐。二山

名。惇物。在岐。岐。大。岐。縣。鳥鼠。在岐。西。有鳥鼠。三

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於之。蒙。原。底。績。至

於諸野。治水成功。自禹而下。故先言山。不原。原。水

於諸野。三危既定。三苗丕叙。三苗。已。危。可。居。三苗

於是大有功。厥土惟黃壤。黃土。正色。雍土黃壤。

其田惟他州所及。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中。田第一

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厥貢惟球琳琅

玕。琅玕。珠。琳。美玉。琅玕。石。似珠者。浮於積石。至於龍

門。西河會於渭納。雍之貢道有二。東北。自積石

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納。織皮。芘命。折枝。果

搜。西戎。即叙。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

方戎。故以西戎總之。

孫鑛曰。以上分九州平叙。以下就水絡串叙。亦是

傾朱圉爲巖。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
 北地條。心。平。而。地。也。導。壩。家。至於荆山。內方。
 至於大別。丹。南。條。江。漢。地。境。也。也。山。形。如。冢。
 故謂之墳。以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
 源。北。南。各。一。導。南。境。也。山。也。導。弱。水。至於合黎。餘。
 波。入。於。弱。水。北。下。清。水。也。山。水。也。也。也。也。也。
 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華黑水。至於三危。入。
 於南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

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水。至於大伾。北過洛水。至於大陸。又北橋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可上備而爲天下同而爲一。其分指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爲時明而真之耳。

嶧。蒙。尊。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水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則非此水也。

岷山。尊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於海。

他江之別。先於漾者也。雖言通言會者。水之言至者。或山或石也。

導沱水。東流爲濟。入於河。迤爲滎。東出外。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水。外水也。汶水爲沱。沱東爲濟。濟水歷丘公。東南入於河。益南也。汶水出河之南。迤而爲滎。外水如下。鈞鹿能入。下以地。而注於

伏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脊山。禹只是桐柏。禹之平。

導渭自鳥

孫嶺曰：前
叙水土事
已盡矣，這
出五服，亦
是一自一
方法。

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采。三千里諸侯。侯服外四面。人各五百里。此分侯服。三百里而為一等也。五百里後服。二千五百里。武伯漸遠王畿。取地安之。最口。後服。一千五百里。此分後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一五百里要服。三百里矣。二百里蔡。要服上王畿之處。皆屯狄之地。後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荒服去王畿益遠。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祗舉於此。而遠者聞焉。謂之聲教範於此。而遠者效焉。稱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亦依而教化無窮也。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贊。告成切於舜也。

艸木貢賦等錯見雜出。不拘板。又用插以奇字附
句。綴讀之。遂覺勢態橫溢。以其定也。故愈玩愈有
味。真是無上中品。

金堡曰。今日讀禹貢。與古大不作矣。然貢賦不同。山川不改。明明爲德。天下佩之。忍忘也哉。○又曰。學士不知四方分寸。輒高談域外。詰以物產珍錯。則又昏昏莫辨。禹貢數千言。固知爲學士必簡之。觀也。

史拾載補 無卷數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明吳宏基撰宏基字柏持仁和人是編取史記八書及儒林循吏游俠酷吏滑稽日者龜策貨殖匈奴西南夷大宛列傳十一篇加以圈點並略附箋註評語於篇後前有自序似乎先著一書名史拾而此補之者又冠以蘇轍古史跋似乎補所未收者其體例殊不可解又有郎璧金序稱其旅撫裨收凡天經地志昆蟲草卉之事彙纂成書綴之簡裔更與本書不相應亦莫能詳也

史砭二卷

〔明〕程至善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砭二卷》

提要

上下千古摘要選精而輯為史
砭於百世中間取一二人而人生
足砭世也是見垣之宗也於百
人中間取一二事而予真是砭人
也是見血之針也於百事中間
取一二言而予生足砭予也此
桂林半枝崑崙片玉然而劍首
可無咄矣嗟矢已先鳴矣河伯
之洋不必駭而返者愚以之山
光若而適在赤城之霞已蒸焉
黑毫滿前靈對無煩更焉

有考之知多矣其布帛再浚者
體皆鮮華粟至颶入虛自乘
疾實空歷癖害空生焉上而
後史有深心乃可砭也讀史有
深心乃可以史砭也輯史砭者
更有深心乃還可以砭史也史
之盟主經之功臣其在于止也其
在于心也

畸人程楷撰



史砭小引

自有書契即有所記載所記載非史
乎唐虞之際史出于經三代以還事
存于史所存者有正有邪而是非兆
矣遷之議固之贊就人而論者也春
秋之筆削綱目之褒貶就事而論者
也有筆削則有傳屬諸經而弗論矣
有褒貶則有斷果皆合諸標的乎致
堂之斷過於刻璣山之斷失於冗祖
禹之斷膠於泥吾于止是編所錄作
也于止少不喜治經生業而肆力于
古文通鑑綱目又其所沉酣而不擇

手者也偶有所得輒書數語以發其
隱披諸簾而忘之矣客居白下長夏
杜門簡錄而出以語余曰此吾蠹魚
之燼先生肯為作玄晏耶余受而令
兒曹讀之頗與舊斷相抵牾刻者濟
以寬冗者納于約泥者通而廣其義
君謂朽蠹之餘吾則以為傳世之文
也夫論事必期于核立言者不在乎
繁君此書醒世之目者也因以史砭
名之而述其顛末如此

華亭友第唐汝詢仲言撰



史砭卷一

海陽程至善于止著

程楷畸人較

子長稱六籍散于人間而得存史記獨藏周室
以故滅然則三代以前帝王功業可據者獨
六經耳易稱庖犧氏王天下始畫八卦庖犧
氏沒神農氏作始作耒耜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於是垂衣裳而天下治矣夫黃帝帝
也何以屬諸三皇余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為五帝而不及少昊顓頊高辛者從成功之
彰著言之亦原始要終之論也

鑑稱天皇氏淡薄無為而俗自化亦後人揣度
云爾昏荒之世人與鳥獸無別安論其化俗
哉獨干支紀日起于此時為可據耳

地皇氏地者麗也言為人所附麗也

人皇氏者仁也生而仁愛足以長人也其相山
川分九區宜屬地皇至于政教君臣所自起
飲食男女所自始不過原其所自耳實亦未

大備

炎帝以赭鞭鞭草木赭木赤色以赤鞭鞭草木行火德而濟以威也草木宮稼者則去之若鞭撻然非萌動之謂

軒轅二字當從地名爲正土德之瑞謂其世中和豈初服軒冕與黃龍地螭見之說乎苟取義于軒冕黃龍是別號而非也

凡史稱婦人感祥而生子如大電大虹玄鳥巨跡息大澤之陂而見蛟龍於上菖蒲花發取

東坡

卷一

上

吞而遂有身皆如薄姬夢蒼龍據腹之類或以意感或以神遇豈有形交之理如薄姬旣夢而高祖成之則形交矣其祥在彼其交在此執此而觀古書則無淫邪之惑矣

虞書稱堯爲放勳聖德已著舊謂翼善傳聖之謂堯非也周公始立謚法豈上古而有謚乎二女發降試繇俾艾俱以欽哉戒之聖人之敬可想至于華封人問答實曠古治象亦昭德奇談後世莫能及也

書稱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虞舜之德彰矣舊謂仁聖盛明曰舜亦世擬之而不可從也今上初卽位從臣進講問舜字何解臣下以謚對

上曰豈虞舜此時已有謚乎仁聖聰明如此

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卽子美暮昏晨告別意總言急于治水罔戀新婚啓呱呱而泣余勿止自另一時事若作串說啓真四日而生乎

東坡

卷一

三

啓母化石之說從此起矣

甘之戰夏書不載勝負乃三問謂啓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此古文之大不可曉者因標出之

悖亂之徒自黃帝以來蓋已代有若蚩尤九黎四凶是也何待繼世帝啓而後有耶胡雙湖之論刻矣

史稱陶唐氏德衰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夫龍神妙不測其可學而擾乎且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安有孔甲淫亂龍反降者又言死而烹食其誕妄亦明矣孔子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斯乃得龍之正論

伊尹出處無二道隱顯無兩心何以朱子云兩截人東坡曰聖人之所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墮費三相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爲政于商既貳于夏奚以僭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

史記

卷一

四

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咸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冀以全其國耶不然湯之宜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于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盤庚告諭臣民之言分明有中興氣象厥後殷道復振諸侯來朝蓋不在武丁下也易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神君言動信可以驗治亂也丁南湖曰或疑武丁于傅說未接語而遽命相曷不玩書曰夢帝賚予良弼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夫曰良弼則良之一字爲當時立相本旨而凡奉旨以來求之不得其良不已也曰天下則隨地求之廣矣于是必有天下之推戴者則惟說之良德良才乃其選也然後立

史記

卷一

五

焉而何嫌其遽也哉

武王師踰孟津固非其志使紂不死而降必當告罪于湯廟而幽之桐宮若將封之是樹之兵矣周師之入商容與殷民談議與致況雙佳觀其相武庚治殷等事仁者規模自別足對天下足白寸衷矣

箕子封于朝鮮而不臣則可仕于周則不可武王不以待微子理待箕子蓋兩得其道矣伯夷叔齊真是聖之清亦止于聖之清然死生

關頭久已透破第以一死愧商人耳不可謂無見五穀者天地之所生于周何與焉餓死云何此孟氏所以爲隘也

既曰武庚與管叔同反卽言東征亦有據若云僅流言卽興師有非是周公居東者言既東征卽避位于東都也管叔既叛有國之讐耳宜刑而刑之聖人何容心哉

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帝王真鼎光昭祖德貽厥孫謀卜亦常規耳何必吹求卜德不當

史記

卷一

六

中世也劉道源曰後世謂左氏在周末亡之前逆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務于術捨棄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紀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一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乃曰周過其歷是前後錯謬不可強通也

史佚民親之對以信規上以讐惕王信得大臣體唐柳宗元安得以小夫非之文人好爲議論大都類此不自知已之黨于叔文也

魯之禘莫考其始其見于書者獨闕宮一篇耳安知非禧公修廟時僭耶成王守禮之天子伯禽奉法之諸侯程朱安得以意忖度而歸醜于盛時哉

季札讓長是矣其曰有國非我節豈達節者乎叔齊之讓以伯夷之逃也今札兄求促其生而必致國于札札當受之而傳于光則無弑君之禍矣吳之亂札造之也其聘魯而仲尼無褒詞宜哉

史記

卷一

七

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陬邑事實見全書鑑註不足憑

鄭子產作丘賦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丘每丘出馬一疋牛三頭于牛馬之外又別賦其田故

曰丘賦

世有咎子胥報讐之晚者曰員不退耕于吳野而籍力入郢則秦女之婚可廢無忌之讐可戮成父志迎太子建而立之則得矣平王沒

無忌死而鞭尸逐昭何沒沒也此不知時務之論員不曰借力以雪父之恥乎苟曰借力必相機而動諸不烈光不立員將借力于誰哉

吳起爲將與士卒全甘苦卒病疽而吮之求得其心至矣欲求將而殺妻謂之好色與士卒全甘苦謂之貪財可乎三代而後論人者不宜太刻世有吳起吾當具隻眼矣

嚴仲子一觴政母政遂以身許之信是戰國惡

東坡

卷一

八

習然自刑絕跡愛姊之情孔亟亦庶幾哉厥姊舍身以彰弟名雖烈丈夫莫能過又豈一女俠而已乎

田和求爲諸侯不足罪矣魏文侯爲請于天子何哉政以三晉之立與齊同道耳曲沃之請周微之桓霜至和而堅冰卒矣內可救耶魏公叔座旣爲君謀用軼殺鞅又名鞅以告之此何爲者謂先君後臣奚可哉彼自謂先君後臣我則曰賣公于君賣私于友矣

孝公任商鞅若明皇之任林甫聽其所爲不復有所可否矣是以太子犯法而刑刈其師傅民或議令而盡遷于邊城孝公旣薨鞅何不自殺苟欲偷生而不從趙良之賢者亦自料秦民恨已無所逃于天地間也林甫先明皇而死幸矣然終不免斲棺戮尸慘于用刑者可無戒歟

史記

卷一

九

六國畏秦而合從則當假尊周之名以令衆如齊桓之責包茅孟德之迎漢獻秦雖強必折英風之半今乃各爲身謀如村墟瓦合之盜聚如蠅屯散如鼠竄其能不解乎

蘇秦固險譎之流又敝齊以爲燕何與合從之意大相矛盾

楚趙魏韓燕周伐秦壯哉興敗在此一舉何齊不爲此事五國敗走已破膽矣自此有怯心何一不復舉魏國策請成于秦不惟五國之罪實萬世罪首

丞相之名古未有也初置者自秦始而後人因

之有是名

自古拓地開邊者常有何嘗變服哉若論于戰國之趙或又一時微權耶樓煩來矣中山并矣是謂胡服之功邁諸往古然弟臣其兄變生肘腋主父遂有崔駁之探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何明于彼而暗于此

樂毅下齊稍近正兵弟不宜收寶器耳然既取七十餘城則所留之寶燕寶也又何設諸寧臺哉

史記

卷一

十

蘭趙邑名相如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邑于蘭故因氏焉趙之興亡不係一壁相如不懼而往仗信義太堅耳然有信義曷嘗不足壓服天下獨以虎狼之秦而萌吝無畏心則氣足配義耳或曰相如幸成不可從也趙以區區方寸之愛而怒強秦秦將百萬之師而壓趙境壁復爲趙有乎相如亦奚知其否相如孤身入咸陽之墟抱連城之重履秦王之庭略無左右劍戟之忌秦若少振其怒相如能免乎

是壁不足道而復以蘭與之趙又失一壁也蘭又奚知其否曰不然以城易壁秦之盟也以壁待城趙之信也秦以計詒而劫之威秦之失也蘭以死守趙信而索秦盟臣之節也節以奉信信以要盟盟結于口而昭于天地鑒于鬼神秦之懼也緣盟以証其失奉天地鬼神以懼其心秦獨無畏心乎以是知秦莫能加也

王使東周武公喻止楚謀入寇堂堂正正有共

史記

卷一

十

主之風

秦趙會于澠池蘭相如請秦王擊缶不肯相如云云左右皆靡卽却來兵家法不過如此平原君怒趙奢殺其用事者九人趙奢正論詭譎自足服人平原君焉得而不賢之

兵事貴神密閑與之戰鼠闕穴中耳奢誅請救密也夫遠而前神也許歷相機而動知奢必納可謂謀者善謀聽者善聽矣

遠交近攻范雎爲秦計則得矣得非六國之罪

魁乎

趙奢先料括不可爲將其母又上書言括不可使將賢哉父母

強弱不敵僅有劫刺之計荆軻此舉不得已而爲耳論人者豈以成敗爲輕重乎秦以其刺皆咎燕丹失策此不知天意者也六國之待民非仁于秦天之欲亡六國非後于秦六國亡而秦隨之此天意也假令荆軻刺行而扶蘇立秦且有賢主秦有賢主而六國不亡豈

史記

卷一

主

天所以起漢意乎

太子丹情誠可矜然太子有國者也丹果有報怨之圖當佐其父修德行仁而恃忿憤若是其是非成敗予未暇辨獨以匕首謀秦中不中皆詭遇也豈大丈夫光明烈傑之舉哉至如子房勢孤力感狙擊誠有不能自己者良意以爲雖不得擊亦聊以發其忠憤耳且其智料能避秦使其大索不得則過人遠矣兩事可同日語哉今護丹之言無非惡秦之意

然事于理有是不是不能不辨也

甚哉名不可不正也皇帝之號自秦政始真禹湯文武之罪人矣德功古今莫並三皇而追五帝況稱兼而過耶如謚以表德亦以勸世大公無私臣子不得以意爲揚抑者也而曰議君父何說也其生也唯恐號之不隆其死也惟恐惡之或傳益但計生前而不顧身後抑以掩後裔公論云耳

史記

卷一

主

張耳陳餘說陳涉毋王立六國後以樹黨滅秦卽沛公扶義而西之說也涉苟聽之則得先着矣然子干之衆決非真主耳餘以此說涉策固良言則失矣

沛公寬仁大度信有真主根本非隆隼龍顏醉卧多怪何以壓服得人斬蛇姬哭吏臣之論近理然張耳因甘公之言而奔漢符兆何常無益耶

宋義氣怯不足以權大事又自多其能謂可坐而運策羽雖專殺然沈船破釜之戰非羽嚙

能解鉅鹿之困懷王惑于一言而使卿子冠
軍此時已命已在項羽掌握中矣何待假手
九江耶

沛公踞洗兩見于史一則試鄭生志趣一則挫
黥布英風人主籠絡天下英雄大底如此若
光武之見馬援則又吐露赤心使人無疑明
主權變又不一道也

綱目以莊襄王甲寅三年爲秦紀以次年乙卯
爲後秦紀愚竊謂不然當赧王之獻地嬴楚

史記

八卷一

十四

雖已受之而六國猶在也二周之君猶未亡
也然則秦猶秦耳地雖入于秦未可言一統
也次年政立歲在乙卯六國尚自合從以伐
秦但恨不勝而敗走耳逮至辛未方始滅韓
癸酉方滅趙丙子滅魏丁丑滅楚己卯滅燕
庚辰滅齊由此觀之當以庚辰滅齊之年爲
秦紀矣于莊襄之下不宜分註于祖龍之立
不必稱後秦庚辰以前亦如散書之例但于
庚辰之歲係之秦紀推至甲午實得天下十

有五年而漢興代之如實呂之說雖出小人
奸謀君子固當置之勿論況史稱期年而生
子政律以常生之期已踰二月矧去朱姬有
孕之時尤爲爽其候乎奈何指爲不韋子也
古今惟堯與巢昭孕十四月而生如果信然
則始皇可與二君並耶人就不惡秦斯言則
僻而且醜

沛公入關時但以爭長爲念未暇計久安長治
之策惡能想及遺書然與爭走金帛財物之

史記

八卷一

十五

府者遠矣收遺書在既定天下以後事此時
難以苛責蕭何

項羽苟有大志則當以天下爲家何必思歸衣
繡夜行鄉里小兒語耳且秦中宮室羽燒燹
而羽厭之天意固有在也甚矣韓生之不知
人也嗚呼此說之人而可說以大事耶雖然
項羽行暴天固借以爲沛公驅除韓生之說
適足激項羽東歸而爲沛公樹秦中基業稱
爲沛公之蒿矢可也

每讀項羽紀惜外黃舍人兒姓氏不傳羽所以失天下者在于阮殺無辜舍人兒年十三獨能說羽全一城之衆不惟一城之衆全而梁地十餘城皆爭下羽能于此覺悟不嗜殺人漢亦無如之何乃好殺在心誅夷益甚遂有烏江之自刎真不及此兒萬倍者矣余特標出以附甘羅之後

班彪稱嬰母子廢陵母子興謂皆識天命也嬰母以母王勉其子而得侯于漢陵母以歸漢

史記

卷一

七

勉其子而仗劍自甘母道均得矣爲陵者獨何心曰陵之起南陽兵戈擾攘携母行似有不便其歸漢也方勉就功名而迎母以享富貴也若項羽之取陵母實意外之變也假令陵母不死而留軍中陵未必不爲元植之議孟德母既自殺而陵無二心陵亦無如之何惟一心事漢而已孝子當原心而論羽何有久爲人臣心之立范增倡之項梁從之爲一時滅秦計耳及梁死而秦亡羽自謂天

下莫已若詎肯一日居懷王心下耶尊爲義帝而殺之使漢得以縞素發喪羽之大事去矣

史稱增素居家好奇計及說義王心自謂可矣然羽殺心而增不去豈欲忠于羽耶及惡草一間而羽疑之使乞骸骨吁何見之晚也計非奇愚亦甚矣然羽羣臣中多去楚歸漢而增獨留吾于是乎有取

信擊齊帝遣之也酈生請行帝復遣之則持兩

史記

卷一

七

可矣酈生說齊陳天下之大勢決楚漢之雌雄橫果以爲然而與縱酒罷歷下兵帝當亟召信返使辨士無得宿其中乃無詔止信蒯徹得以行其說以致驕信烹酈奔橫罪將安歸乎漢高受諫如轉環獨後之敗帝實有以致之徹不足罪也羽無鈞入下度阮秦降卒失關中心戮無罪之韓成激子房歸漢王都黜榮棄餘失布樹四方兵慮漢東侵立三秦以拒塞之而擇蒸藜

之怨數遷義帝而殺之使漢王得問罪根本是皆羽失策也乃恃拔山之力謂能鎮服天下殊不知其強易弱之論淮陰燕喜視羽如掌中物矣本以好殺不義亡其國乃歸罪于天真死而不悟者矣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其籍之謂耶

多疑敗謀羽之心漢王料之審矣事勢無可奈何彼危詞以嚇之此不得不寬詞以破之卒之項伯之言得行而太公無恙不猶向者鴻

史記

卷一

六

門故智哉使太公可死則舉袂舞劍之時

祖久已遭害矣是知項伯猶在高祖何畏乎

橫之死義矣竊有恨焉當聽酈生說我韓信之

兵尚進也奈何罷歷下兵口與酈生縱酒乎

滿計亦疎矣國既破而居于島義不臣漢也

終于島可也漢未加兵而惠然肯來去雒陽

三十里而斬頭以進橫亦迂矣雖然橫不屈

二客自殺以從可謂從容就義二客就義而

五百人俱就義橫何得士之深乎亦可爲今

古一人矣

英主遭厄也惟慮無身其御寓也惟慮無法當丁公追高祖而短兵接也高祖固以兩賢譽丁公矣丁公自謂有恩于帝及帝即位而謁見將以求賞而高祖戮之法不可以不正也然則光武以不義封子密其識見去高祖遠矣

子房本是仙才秦人大索不得弄楚秦于掌上係與敗于去留韓之不王時數然耳豈能久

史記

卷一

九

處人間世耶

憂羹之恨何必計且以是稱侯豈人君之度哉所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所爲耳

漢高卽位之初百事草創且太上王之號古所

未有家令以君臣說太公蓋欲點悟高祖耳

或曰太公坐鼎之際已聞分羹之語素知子

孫已故家令之言得實此非也太公是一潤

朴人豈以危言激之耶又曰戚丘蒙亦稱賢

叟北面而朝舜安知家令非丘蒙之僞曰高

祖賞五十金取其點悟非取其愚也

古之俠烈者有矣未有迂遠如貫高者也高祖君也外父也張敖臣也子圻也敖之祖驪侍食子圻之分高祖之嫚侮人習于性成高奈何以帝辱其王而謀殺之其迂遠而宜誅也必矣然甘三族之論死一身剗劍無可擊必白王而後已高亦強忍也哉高祖赦之高復死之真能立然諾于當時者矣開國之初有此異人亦足點綴

史記

卷一

三

叔孫通起朝儀禁羣臣之爭可耳奈何采古禮與秦儀雜就得母以狐腋補羊廓乎雖然禮逐時移道隨世變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采古雜秦未必不可者

婁敬議結親匈奴遂成千古之痛然以家人子名長公主呂后得之矣此一事稍有丈夫之見者不至此又言強本弱末之術豈在移民者哉

殺韓信夷三族論其罪獨稱假王不可耳後事

一皆帝激之也至加三族之夷豈議功之道哉漢高于是少恩矣信本非反者對蒯徹之言表裏洞然可見臣附或擒或奪玩功臣如兒戲敵國破謀臣亡信此言安能一日高枕哉奚怪其思反也

四皓羽翼謂此四人足係人望四人既歸則天下人心可知人心既不欲易太子則國本既立難以動搖若爲之羽翼然者非謂其勇力智謀可爲太子藩屏也故子房此舉全是以

史記

卷一

三

人心曉帝

當呂后妄殺韓彭時即宜援專擅之罪而廢之則太子不易而自易矣以帝之明而不斷于此則此雞長鳴已有其漸又何以全如意且使劉氏之詐幾幾于妬婦手者帝可謂不善處于父子間矣

高帝與何所定法令其雜秦政尤多豈真無可更改者如他日所除之律及文帝所易之制可見矣且制禮興教真宰相事叔孫通之禮

儀果先王之舊乎自垂拱之言出而日飲淫樂之念堅矣曹參何嘗不誤若也雖然休養元氣之功其可誣乎曹參休息之意居多謂民甫離兵革出秦湯火非不知猶有弊政然且因之垂拱之對權詞也明知惠帝大不如高祖苟改之不善反成害事又不若因之爲貴

季布以夷狄如禽獸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深中其旨且得帝王之度量因而息兵利固

史記

卷一

主

溥矣然復與和親其屈爲何如華夷之分莫濁于漢初

惠帝除挾書之律典章文物煥然一新怪參之飲將大有爲乃因人彘之故謂太后非人所爲我終不得爲人主遂至淫樂以促其生惜哉母之不良禍及其子猶賴高祖在天之靈妬婦死而文帝入遂成中興不然漢座亦幾岌岌矣

人主過舉何必諱刻印銷印高祖曾爲之叔孫

通可謂逢君文過者然複道之作原非大過原廟之起無乃畫蛇添足耶

王陵對太后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偉哉得大臣之義不負乃母以死堅其歸漢之意寧謂不得爲孝子耶

平勃以王諸呂爲可者見韓彭之死皆呂后妾殺有何愛于大臣故託姑順之義以免禍雖然姑順不盡可也悻悻強爭致戮身以危國

史記

卷一

主

禍不尤慘耶甚至移到爲呂又事勢不可知者沉幾觀變之子或有馬論人者亦不得執正太過猶當原功陳平本爲全軀自保之人但此時悻悻而死反無益于事

酈寄始與呂祿善非取友之正終與國謀得益愆之義

呂氏擅權未久人心懷劉素矣勃太尉左右袒之間以助軍威一以堅衆志何非爲國家唐杜牧有詩云軍中若袒右邊袖四皓安劉

實滅劉此詩人好爲議論耳此時太尉豈不慮及此蓋爲人心歸漢決無右祖之理耳迎王至渭橋勃太尉請問不過欲自陳其功宋昌公私之論真足千古厥後文宗欲用廣國慮天以已有私而止猶然昌之論也然昌終文帝之世官爵不甚顯豈帝不欲私代來之臣乎

陳平決獄錢穀之對鑿鑿可聽足以發動人生故文帝稱善焉卽此見平才調之美捨攘之

史記

卷一

書

秋刑賦必習如蕭何轉餉關中收圖籍次律令真相國事太平時則訟獄錢穀各有可存宰相受成而已用人乃立政之本宜以此對余觀文帝賜南越書疎然起眉不獨真心白意沁人肺腑且謙光慈惠動人欽服王佐之傾忱固宜孰謂帝不可以仁義治哉古今興師動衆激成變執勝負不爭而塗地者可矜矣割地而親之議非所宜爲雖處掃穴之舉視此何如耶仁哉文帝足爲萬世法

一歲中超遷賈誼爲大中大夫恩不爲不加矣及絳灌東陽短之遂謫長沙何帝聽讒之速也曰誼亦知恒初六貞凶乎始進而求之深也痛哭流涕之言不可稍緩乎

陳平卒彼一生用智庶幾全身以濟國事雖曰倖而成功其視功高爵減者遠矣

賈山言與衆臣宴遊其本意全在遊不失樂是效子輿引齊宣之旨未爲大失

人盜高廟玉環文帝欲致族之法雖太過要亦

史記

卷一

書

奉先深意釋之以法奏帝復曰非我所以共承宗廟意及聞一坏之言帝遂感悟許當臣也盡法帝也盡孝足見一時之感

人主真難于用臣況御史大夫漢之次相乎必國人皆曰賢而後可用耳文帝以一人毀譽而進退之若道亦疎矣季布面折廷諍不避逆鱗足稱直臣

治安策首足倒懸之語可使漢室諸臣寒心賈生之言鑿鑿可行使其見諸施爲必有盛美

可觀夫文帝固從諫諍達主也長沙之命安知非老其才而大用之則讒說不能惑帝也明矣至于哭泣而死則漢運可知孰謂其少年輕進而且以死生成敗論耶

人主治國咸當謹之於始其待外戚也加以恩不當假以權文帝薄昭之失不在十喪服之哭而在于將軍之遺不遺為將安有殺漢使事乎既殺漢使而不誅則漢法壞誅則恐傷太后心善為謀者侯之而不將之則兩得矣

史記

卷一

五

鼂錯入粟之策本為足邊而設奈何以此鬻爵贖罪乎錯意蓋懲亡秦之弊聊與民休息固歡虞之術也安知刑悉秋毫之徒欲取山海藏諸匣中者皆自此起實乃錯作俑也

太倉令廉吏也不以家為家而病者怨之爰有維陽之逮少女緹縈上書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二語感悟人主不惟脫父于罪且開文帝仁愛一念得除肉刑為千古人羨慕女亦賢已哉班孟堅云百男何贍贍不

如一緹縈真勝于男子百倍矣

什一而稅先王中正之法減尚不可而況除乎文帝除田租稅以太倉之粟紅腐也彼豈不知後之必開乎就我一日之儉施我一日之仁此外非所知也或曰孝文除田租稅孝武算及舟車太儉必有太豐亦非良法曰大禹盡力溝洫太康田獵不返亦豈厥祖啓之耶文帝賜南越書以高皇帝側室子自居謙恭仁恕真能誠信動蠻貊矣奈何不以此道處北

史記

卷一

五

狄而與和親哉曰南越地夾力弱且尉陀本中國人可以化誨懷服彼匈奴務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其可以處南越者處之乎然有高文之和親而後有宣武之征伐就漢而論二者俱不可廢也

景帝惟錯言是聽丞相嘉心弗便之力未有以傷及錯鑿廟垣嘉奏請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塼中垣且我使為之不實于法可謂護錯以姑息矣及吳楚兵起錯斬之豈人主之道

哉居平縱之臨難誅之爲景帝臣者不其難手

吳王不朝以其子故文帝仁厚主也矜憐之而不責其罪及景帝卽位正吳所仇恨者盡下一寬悔之詔泯其前嫌與之協洽謙退而優恤之吳當消其前忿樂爲自新豈不兩全乎南越王且以優詔而去矧在至戚不可化誨然則几杖之賜何向日之謀亦解耶

史記 卷一 天 易稱知幾其神乎穆生因醴酒不設而去胥靡

之辱不及真可謂見幾而作者申公白生不去遂有春市之辱寵祿其可深戀耶厥後申公有蒲輪之徵穆生不復見豈其蚤世耶抑以景武非禮賢之主而隱身不仕耶申公之徵也帝未有問而以老生常談塞其喙終于不知幾矣

鼂錯言兵則欲兩軍相爲表裏言邊事則欲募民徙塞下欲入粟實邊使民重農卽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皆老成之長算豈俗吏所

同耶至如削地之舉亦欲壯中國而制外權其心曷嘗一日不在國家也夫諸國已削而悉無反謀吳之反帝激之耳當局殺其子時吳謀已蓄幸文帝寬仁姑隱忍耳景帝立反萌愈熾矣使帝念殺子故躬自謙抑加其寵渥以消其禍心則雖效諸國之例致書于吳曰朕以內重外輕之意俾彼諸國損其爵土而吳地如故是朕以吳私也何以服列王心其自某城至某城悉爲內屬非敢有屬于王

史記

卷一

天

實安諸國而布公義王其念之吳得此言又思平日相待之殷則殺子之恨或可稍除卽欲倡亂諸國未必遽從耳景帝智不出此遽爾奪地而彼爲子報仇方忿忿欲逞乘是以削地爲口實以誅錯爲名予以倡言諸王尤易入袁盎泄其私忿不顧社稷直小人之雄也何足道哉七國之削總是壯天子以安宗廟然惜其先吳而削以故吳得藉口合兵而圖之孰有不願從者況又以誅錯爲名耶

條侯平七國之難真有益于漢者其諫侯王信
諫侯降生俱得大臣風節無負文帝

文帝除肉刑景帝定箠令其用心一也然舉劓
判宮除而笞至五百則十死其九矣非帝用
刑酷也深拱九重之中烏觀其笞死也景帝
卽位之初旣減其笞數尋復定箠令令笞無
更人帝亦仁矣哉今世猶有一罪更至六七
人者矣

史記
卷一
三
以亞夫屬景文帝已料其不負所託矣乃曰非

少主臣而卒坐以葬器下廷尉景帝于是寡
恩矣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卽謝病免豈
以能進不能退議之耶文帝將薨之戒凜凜
在耳何得忘之卽不然獨不可論功耶獨其
待母至孝恤刑節儉然終難掩殺亞夫之失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余謂文可方成景不足比
康第其愛梁王恐傷太后之心終能致太后
起立加餐而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可謂能
權其視文帝薄昭之事似更得宜及梁王薨

太后哭不食又終能致太后加一餐可見真
孝卽此大節可爲君天下者法

董仲舒對策問云云仁人心也義者心之制仁
義禮樂皆其具如云仁義中之禮樂皆其具
耳性者生之質卽形色天性之意兼精粗而
言

平陽公主武帝姊也曹參曾孫壽尚之矣壽有
醜疾而絕之帝求可以尚主者曰莫如衛青
貴主曰青固吾家侍從兒耳然卒尚之不以

史記
卷一
三
爲恥然則賣珠兒稱主人翁不更醜哉

郭解任俠殺人彼實不知情有可原必欲加刑
去其黨類可也族之何太甚魏信陵無忌趙
平原趙勝齊孟嘗田文楚春申黃歇此四豪
有扶六國鋤強秦之功置之俠客之首班孟
堅過矣

一肉布被公孫弘之率性耳然人品之純疵不
在是暗指爲矯是因其曲學而概擬之第其
長處亦是不掩按西京雜記故人高賀稱弘

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是
弘無往非詐無事非矯雖欲恕弘亦無知之
何

武帝之獲一角獸也瑞耶么耶帝而化及草木
也致群生于春臺中也則以爲麟可也若猶
未也何遂侈然稱符而改元乎當時有可以
祥瑞進者多矣中軍復以同本廣帝開邊際
此時長孺宜諫乃不見諸書豈隱于田園時
耶抑方卧治淮陽耶吁諛臣衆而正臣獨孰
史記 卷一 三

謂漢武得人之盛也

莊助稱汲黯招不來揮不去淮南王謀反與客
議漢廷大臣惟黯死義守節難惑以非誰謂
公論不在人心

汲黯諫上恣殺士上曰有才而不用與無才同
不殺何施其矣帝非仁君之言也竟辭之世
庶頑譏說尚欲化之而與並生況賢才而
輕殺乎不用其才退之可也卽或有愆按罪
而定其輕重可也焉用殺

卜式大都是个輕財負俠之人觀其諫節
可見未可輕短之也然助邊則逢武帝窮兵
之惡君子所不取耳以之資國用則善矣今
時擁富者不少資國家之急幾人哉
方士樂大既拜爲將軍已失其體又尚衛公主
耶武帝可謂穢惡彰聞高文之不才子也雖
竟坐腰斬何足以洗其羞

武帝北登單于臺匈奴終不敢出雖曰勞民然
英略之主其所快心者正在此一舉差足驚
史記 卷一 三

破單于之膽稍洗和親之羞藉令趙氏有此
等主決無二帝北狩矣

蘇建責衛青以不招上青弗納蓋招士者如四
君之待客客有貞邪將選而招之耶抑無所
揀擇使雞鳴狗盜者盡出其門耶青不招士
是矣然進賢黜不肖乃人主用人臣奉法何
與此非也某人賢而我薦之薦在我而用之
權在帝也某人不肖我言而退之言在我而
退之權在帝也烏在乎不奉法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日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然則夏時者承唐虞之舊也商人建丑周人建子正以天地人三統俱可以為歲首而三代更用之秦人不知歲首之義而各向前一月亦欲倣之而以十月為歲首則大謬矣蓋十月建亥卦為地陰正天之陽而賢人隱之時也其可以為歲首乎漢高祖不事詩書故因循其舊武帝至是改之蓋合聖人之意矣其命官造歷者是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正合算歷之源而司馬遷世掌天官委其算歷可稱得人此舉亦是得漢武盛典矣

子賀捕盜縱命活人以邀後報夫有所為而為非仁者之心也況發于言語間耶後之禍福不足論矣雖然猶愈于漢劉史按是時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夷族千餘家流血十餘里義縱為定襄太守掩定襄獄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兄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一日

盡殺之以上義比賀非大寒之陽春乎漢公決獄寬平厥後有西平之利賀即不明其子孫豈有意為善者天必降之百祥也人主之舉動其可草草乎漢武以弗陵合生虎之數未嘗有廢擇意奈險惡小人旁窺帝意爭欲覬禍丁太子江充發蠱太子宮實始于此吾故曰虎母門閭望思之矣也夫

江充誅昭太子族滅大決人心田千秋訟太子冤所謂白頭翁者不知何人亦帝心之白頭翁耳歸諸高廟神靈是仁孝之思也嗣四年狂悖之海豈白頭翁備其思耶

武帝輪臺之詔美流千古乃英雄本色自不可掩至若唐明皇奔蜀時亦知悔悟矣乃復倦倦太真絕無罪已之語二主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李卓吾評史家唐無子孫亦知明皇不足數矣

漢武立弗陵殺鈞弋其見信超出乎世主論者謂帝不能以春秋之法制宮闈而有立子民

母之名此亦老生長談耳假令鈞人有武惠之才其可以春秋法制乎吾所慮者獨恐弗陵愛母致憂憤而死帝將知之何難然弗陵既云多知則能體父而以天下之心為心終不戚戚于兒女之戀矣

武帝遺詔以日磾光傑輔少主光與日磾互讓然帝以周公輔成之屬乃死而不及日磾則知意所屬矣日磾復以匈奴輕漢之語辭尤見其慎密帝生平所用如買臣主父偃丘之

東坡

卷一

美

徒誅滅殆盡獨以金霍屬大事足稱知人然以傑之涕泣為愛已亦與此列差為失之或以其付託光日磾傑皆將軍而不及丞相者只要付託得人何論文武何論丞相將軍何嘗以將軍受遺詔者為令耶田千秋以一言悟主驟取相位帝或以其非相知之素相信之深故不大事証之固非獨此一丞相蘇武居北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弄草食而食之弄音舉亦藏也

成方遂詐稱衛太子雋不疑收縛誠當然引贖輒事為証而曰春秋是之則非也不疑亦嘗讀論語之正名乎輒之于則贖也父子也子不可以拒父也昭帝之于戾據也兄弟也兄有犯于先帝弟可以正其罪也不疑處變則是引經則非先儒已議之矣

樓蘭固當殺漢使傳今子數其罪而計贖矣正以堂堂之師可也乃賂以金幣誘與飲而判殺之豈中國待遠夷之道耶介子信是貪功

東坡

卷一

美

帝與大將軍不宜聽其往也興師固多勞費詐誅亦所不宜必如先王待虜服責其來王可耳大宛不必使也

伊尹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博陸輔昭帝廢昌邑可謂歸大節而不可奪矣宣帝既立國有長君光當謝政事角巾私第子孫親黨在朝廷者悉令補外以免親連根據之嫌且帝留光固于謙讓可謂不亂舊政矣光不謝政得母以寵利居成功乎霍

顯之弑后也光知而不寘其妻于法更非矣
尚可進其女于椒房乎吁光真社稷臣一小
不忍至於覆宗絕嗣上臣始終如一難矣

史記卷一終

史記卷二

海陽程至善于止著

朱秦禎白岳較

有恩終不言殆有道者也漢廷諸臣如丙吉者
幾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張安世此語
豈淺夫所能道然非宣帝之明詎知其是哉
張安世辭祿秘政有功不居薦爲公舉不受私
謝皆是奇行不減丙吉爲人論者以爲具臣
焉得有此且政歸丞相權歸朝廷鑒霍光之
專而謙退益力豈僅僅遠害全身尸素庸流
哉

史記

卷二

疏廣傳太子太子甫十二而廣用止足之計未
老而乞身疏受奉叔之訓不自爲謀而陸沈
一轍果無心仕宦耶抑相機而動耶曰元帝
庸愚二傳已逆料之矣肯待望之之禍及而
後避乎明者遠見于未萌真不待終日者矣
觀其居鄉取樂不求田園舍以爲子孫累豈
每事超出于常倫乎當爲薦紳居鄉法

趙充國至金城止兵渡河數語具見老成可謂
丈人之師矣然當孝武時不以爲迂緩卽以
爲久借豈能坐成其算哉宣帝三奏而三納
之用能持久優游以待其斃任將在君信矣
充國威德素行可見

張敞令人粟贖罪亦一時權宜計卽先年鼂錯
之說也蕭望之等群起議之其策遂寢豈宣
帝獨斷差遜于孝文耶然敞議未爲不可也
蓋寬饒官天下之言忠臣有犯無隱亦不爲過

東坡

天卷二

二

彼有以桀紂諫其君者亦將族誅乎將以其
有弑君之心乎

丙吉爲相見民鬪死却是京兆當禁此言未爲
失但因牛喘一節而恐氣失調似于迂緩不
思陰陽何以燮理氣節何絲協和諒不在牛
喘間也刑政忠邪吉未嘗不慮但指牛喘以
爲氣節乖和而曰職當憂時不切中肯綮耳
雖然有護主之功而終不言且與魏相同心
輔政稱一時漢廷之盛品量亦偉矣

免田租者有矣鮮能益吏俸者自宣帝益俸之
詔下而養廉勵官之法俱得之矣

自古王者不治夷狄非使貴中國之仁義不過
保養元氣恐黷兵乏財耳蕭望之所言迂
韓延壽取官錢假徭安知非應變之策延壽何
不以此自明而部案望之爲小人忿憤計乎
過不掩功帝當議宥棄市之罰何太刻

黃霸以鵬雀爲神雀欲以上開固已非矣又因
敞舍來乃止乎自開之隙敞因而中之又適

史記

天卷二

三

合宣帝惡聞教化之意安得不嘉納乎至薦
史高之失尤不可掩

常平倉古今第一美政耿壽昌奏之帝從而置
之仁人一言其利溥哉先儒稱三代之民受
命于君後世之民受命于天若漢文除田租
孝宣設常平尚可稱受命于君也

解經石渠千秋盛舉梁丘之易夏侯之書穀梁
之春秋至今傳不朽此一舉謂光祖宗昭來
禩疇曰不然

分卦直事如道家屯蒙之類其理甚奇宜天子
悅之至盡言悟主陳考功法皆人臣忠直之
常未可以利害爲進退議京房者以交淺深
爲語嘿亦非是

詔赦甘延壽陳湯矯制罪皆封侯勞衆傷財重
損國勢矯之大者也不煩士卒因便成功矯
之小者也心乎靖亂雖矯而功莫掩心乎喜
功雖勝而矯難逃至于乘利擅興則罪不可
言

史記

天卷二

四

谷永疏訟陳湯頗得御將之道且可定陳湯公
案屈指對上不負此舉矣

賈讓治河三策鑿鑿可據然特就漢時而論耳
自漢至今河不知幾徙其舊跡而可占法治
乎宋之衰也河多北行勝國之際河多南徙
就國勢以爲向背也河亦神矣哉順河勢相
地形疏下流以洩其怒乃治河上策然偷安
目前多爲抵塞之計終皆出于下策耳

董賢哀帝一頑童耳孔光爲相下車拜謁豈惟

汚相位并汚乃聖哉豈曰明哲保身實乃患
得患失後舉中國委之新莽光實罪首然張
禹猶有朱雲之請劍光竟無而斥之直臣朝
廷日趨汚下矣吁漢道至此可不深惜哉
奸而知者孟德也奸而愚者新莽也莽欲酷帝
慮天下之討罪預爲金縢以掩塞之然終不
免手足異處姬聖不可奸而及也愚也孟德
竊漢相挾天子自謂天下無敵然終不能渾
一區宇止于三分天下之廣不可以奸而取

史記

天卷二

五

也新莽每事必露至于金縢宛欲酷肖姬公
何物莽奴敢于侮聖若此

英雄如光武反有厭倦思歸之意乃知舉大事
必藉良佐鼓動精神始可共濟光武安緝之
舉若非邳彤一言幾失河北河北失則三輔
亦失大事去矣良佐其可少哉

光武王業造機于昆陽受命于河北邳彤遏南
之砥柱耿弇相北之主人功並威矣降精列
宿感會風雲豈不偉耶

勅馮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
此語兵家至要收拾人心休養士卒保全威
重誠兼得之世之爲將者不先爲招諭計而
輒屠城殃民略地勞衆反阻其歸順之心者
有矣豈爲不戰之勝乎

攻戰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喜功終未必成功此
鄧禹所以致敗也乃知兵以順應安靜爲正
馮異請是爰有桑榆之收

馬援以恢廓大度稱光武是矣然云同符高祖

史記

卷二

六

恐未必然高祖量弘而寬光武量淺而迫高
祖專委相國光武不任三公高祖知呂后不
賢而弗黜光武以麗華有色而廢更無論其
他卽此三者猶天冠地履謂之同符可乎

朱浮上疏論守宰宜久任始可責其成功此古
今不易之政也光武姿性嚴切當時令牧益
有不一歲而易者不一歲而易何以責其養
民乎厥後劉寵之一錢廉范之五袴統桑之
馴雉卧野之厖鼈非久任其能致此耶朱浮

之惠普矣

什一而稅先王之法也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
尚曰爲小猶況三十而稅一乎此特孝文恭
儉承累世之積故能行此今光武天下初定
遽有是詔雖未准行亦是見其與民休息安
知後有西苑之開耶

前論爲今叱延壯哉來中郎歛不負臣節聖澤
有生氣

光武保全功臣之意遠踰高祖丁南湖不可執

史記

卷二

七

一而論在人主御之何如耳然二十八將中
原無淮陰黥彭之驍悍有此驍悍人我恐光
武亦未能高枕而卧

高帝至孝宣天下稱治者以君明于上臣直于
下也元成所以不治者以君昏于上臣諂于
下也梁統不原本末而歸咎于法安能使光
武納聽乎

韓歆自殺已非又何及子嬰帝豈罪及妻孥者
耶帝曷嘗有殺歆之心歆自殺耳值宣詔責

之之後上疏自限其罪待命闕下可矣然欲
非勇士何遽輕生自殺

廢木之果能保其成熟乎光武廢郭立陰鄧憚
之言婉而切矣又能喻彊使就藩廢者安于
廢而保其身立者嘉其退而全其倫皆鄧憚
之力也

佛教始入中國楚王最先好之未必能不領其
妙爲迎合上意乎抑粗得皮膚乎厥後逆謀
自殺遂見謂好佛之過縱不好佛寧終不逆

史記

卷二

八

謀耶

百官以祥物顯應遠夷入朝而捧觴上壽乃謙
退不居歸諸高光帝誠不可及矣然帝亦有
所本昔越裳重譯而至周公作操稱非旦之
力乃文王之德人主故可以不學哉

以早爲不封外戚之故何物言事者敢于誣罔
若此向非太后聖明不幾貽禍且取笑簡冊
乎奇哉太后豈惟有光列祖抑亦駕軼古今
呂后有知曷不懷愧地下馬伏波何如人迺

有女如有子如是耶

鄧氏檢敕之詔奇詔也足以矯前人之失矣馬
后而後可多得哉

陳忠上疏豫廣帝意真忠臣極思也愚謂每帝
卽位宜上此疏庶少懷諫之非卽不然亦決
不致箝結忠舌

東漢人物咸尚清議大都以名聲皎皎聞于人
者爲高叔度不求名聲人服其品想其德器
足以動人非時輩可及耳夫立功立言有跡

史記

卷二

九

易見立德在我隱而難明就漢而論其叔度
乎何不藉著書不樹勲績而人稱之不朽也
楊震當上疏白耿寶之罪可矣卽自訴其怨望
之非實亦可矣又不然棄印綬而歸何所不
得安用飲醢哉夫忠臣報國以伐奸爲期既
不得志寧死而已進退隱仕皆可轉述非漫
然隨世者雖死傷于太激其有裨名教豈淺
小哉

周舉對出不御之女減重膳之費此古今公論

然難于必從者以備官禁之員充大官之奉其數定于累傳不可損耳獨不曰因革損益皆自上裁斷斷必行孰能禦之

西京亡以外戚東京亡以閹宦外戚閹人交相引重者也故有養子之義爵始有后父大將軍之擢豈不轉相容隱乎厥後竇武何進欲誅宦官而竟爲宦官所賊豈不哀哉

蘇章爲朝廷執法可矣于法中稍寬其經典則故人之誼亦合雖私亦公矣如國儲獄公軍

史記

卷二

十

民大計奉若常法其餘悉從寬貸詎不兩全先飲而後正法殊非善舉

大臣之主國柄譬猶奕之當局先後着不可失梁冀醜帝李固已明知其姦所以隱忍不發未敢輕動者以太后羽翼于內諸臣爪牙於外無非冀之黨耳然冀所慮固將發已而斥免之是固失着也固之死誠可憐也不如早發其姦死于質帝之前尤烈

大有陽和肅殺君有德禮刑威剛柔並濟德刑

兼施因其時隨其人惡可偏用天下之內將爲君子爲小人而朝廷之政或宜用仁運或宜以威行又或仁威並出仁爲質而成以威威爲用而乃以成仁曷有偏廢而適兩相厲哉崔寔救世之權言非概爲從政者言也其曰白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則上德者豈非寬嚴並用如所稱德禮者耶其以嚴寬分治亂蓋有激而云耳但謂宣帝優于文帝太露圭角然畢竟立言之旨謂寬不如嚴非敢置低昂也

史記

卷二

十

皇甫規耻不與黨陳太丘屈以吊閹二君並當時名士規不當以好名目實不當以近閹稱何也規之求入黨也欲以在黨皆賢悟帝也實之弔張讓也欲以一身之屈釋閹人一方之怒爲同類造福也規之用心也忠實之用心也仁奈何帝竟不悟疏寢不報而染逮如故帝亦不可藥之病疾矣實之用心有同于規是以得具論之

詔求黨人家至戶及史弼獨稱平原無黨觀其對吏之言和而直公而有理不惟挫閹宦之鋒益以愧五郡之諛真可謂歲寒獨秀之長松

趙苞之言非真棄母也蓋效高祖分羹之故智以爲鮮卑諒可殺無用之母如項籍之免太公故爲是言以相欺耳豈知太公乃天授烏有真命既屬其子而人猶得殺其父乎苞母福分視太公何如況項籍有人君之度婦人

史記

卷二

主

之仁高祖且料其有項伯在故得脫耳寇之性乃貪暴而無所顧惜者也一拂其意輒爲加害惡知不殺無罪者苞之爲此危矣哉及至嘔血而死豈偷生以忍母者卽平日之孝思與險難之忠義俱可想見母勉子以忠義則母無致恨于子矣死生命也孝子惟心可表于天地間而已范滂王陵之母皆含笑入地已有丈夫之識至于賊破而身亦死豈不忠孝兩全

置學盛典也鴻都之學何學哉閹宦所創也閹宦搜天下賢人君子于黨錮爰創此學以收人心州郡所進諒皆阿權附勢之輩宜名流恥與其列也

楊奇對帝問諷語帝不悅曰卿彊項其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語大奇堪發長笑自梁冀求專國柄立昏庸主而宦官得其窟歷桓靈二帝天下受其荼毒慘矣比初攻破朱雀捕宦官無少長皆斬之吾深快其洗豪傑

史記

卷二

主

無窮之恨雪海內四十三年之憤其他可無論也

伯喈以命世之才而王允謂其懷遇附逆是誣邕也蓋邕應命卓以威劫之雖三日間周歷三臺初未聞有黨卓之心如有黨卓之心何待聞其死而始驚嘆耶且但聞之驚嘆而已何嘗抱不平之怒懷報復之舉有如催汜輩者耶

文若漢之世家也乃以高光擬操賊豈真以子

房自任耶何見之左也雖然或但假操手以解倒懸耳實非佐操篡漢也觀其一死足以表明此心

昭烈困于呂布而歸曹曹非郭嘉之對備亦危矣真命正統延炎光之一綫豈無神哉嘉之對操之從皆天意也

魯肅對孫權問計與諸葛草廬之對略相似豪傑見識固多彷彿然孔明之論在于興復漢室子敬之策在于割據江東籍臨以王法肅

史記

卷二

古

亦篡漢之賊耳

昭烈平常身不離鞍數語向表發則可耳若使操賊聞之能不起忌而生禍萌

孟子稱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袁紹兵敗憂憤成疾而薨譚尚輩協力以禦外侮而乃兄弟相屠乎且袁尚矯制奪嫡其負在尚士修之說雖善陳諸尚前可耳今陳諸譚前將使譚終于臣弟耶此又說之不可行者也鵠蚌相持漁人得利譚尚均爲曹瞞几上肉耳

孫權財力地利足當曹瞞不待明者而後知操之責權任子爲質蓋欲虎視江東運諸掌握周瑜之論庸人皆能置喙獨權母女流能用瑜言不惟已質子之舉又能委以兵權遂取勝赤壁吳夫人亦奇矣

荀悅先屏四患甚切時弊然其旨渾而不露是得諷體

李舜臣論棄赤壁之銳并力中原孫劉不當端事一荊州甚確要之鼎足之成天意與氣運

史記

卷二

五

已默主之不然吳諸將勿論矣諸葛孔明固在也豈亦不能料此歟

操得荀或曰此吾子房也得許褚曰此吾樊噲也識者已知其非分之心乃讓還三縣而自言志將誰欺哉

劉焉久有不臣之心劉璋呆守偏安之策既勢力不能東向則必有所輔而後安備若不取操終能不取耶特介介于江東尚未暇及耳備不過先曹操一着假令守涇涇之信不取

既不能存漢緒又以要地與賊請難之志棄如螻蟻向之間關險阻以圖王室者何在哉故曰劉表劉璋劉備本同一姓俱係漢胄以漢屬漢取與讓一也荊州既與吳共益州又可使魏得乎況少給兵糧蜀備之取為有名而且處之得宜又何得刻責備也

馬使絕昏雖關侯造怨之繇然凜然大節萬古如新夫昭烈圖興復非尋常嘯聚之儔故其輔佐之臣咸抱忠義慷慨為漢賊者權在操

史記

本卷二

七

上操所挾山陽愚主權所折命世之雄所剪忠良為善士憤忿操苟伏誅雖且當其解矣嘗閱通俗演義稱關侯擊呂蒙蒙嘔血立死其說雖近荒唐然以理揣度亦或有之夫臣為主謀分也蒙巧謀害關雖曹瞞之詐殆不至此其速死也豈天奪之魄乎且田份謀陷竇灌二鬼共守于牀以雲長精靈視蒙猶草芥耳吾謂其不足誅非謂其不能殺也

忠臣報國不恤其仇雖有積忿大隙亦當以國

故置之況但輕已而乃開門以降吏士因厚遇而無國心是小人身家之謀固不足道芳與士仁何人敢懷私以賣國哉快意小人而貽害忠良千載而下人人得誅之

丈夫在世亦盡其在我者而已致力報國者忠之常聞關赴主者信之常受恩必報者義之常得勝不取者廉之常孤軍陷陣者勇之常兼此數者而人道備矣況威震華夏尤人所難至于死生利害自有國運自有天數君子

史記

本卷二

七

固不當成敗論定人品也

曹操漢之狡賊孫權兄弟以倡義誅卓扶漢為名然則操非卓耶先年降曹今又稱臣且以天命相詆為賊發端權已無人心矣尚欲圖功業乎

曹操僭擬文王王莽僭擬姬公其妄一也其人同則其擬議亦同然操奸而英雄莽奸而迂愚故其歸結有異爾

還蜀無路有死而已免死為幸非忠也黃權以

爲古人之可慕余以爲今人之可恥

丞相以王業不偏安舉兵伐魏所謂仁義之師也天若助漢一統任必得人街亭之敗豈非天乎引咎責躬惟恐負國亮之忠義足以自見則延詭謀勿用可也亮豈不知漢祚難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其本志也

孔明之出將以扶漢也扶漢在于擇上擇主而得昭烈之英雄魚水合矣首取荊益者何荊爲表所據表死而子降于曹義所當取者也

史記

卷二

六

益爲璋所據璋乃自守之虜常用五斗米賊以荆漢義所當取者也得荊益以爲基業然後問罪于中原此在隆中之時卜諸天心合諸人事者也天不助漢而王業無成非孔明失着也子美有云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君父勞真知孔明之心矣

王祥恭謹篤至不避虐使亦云至矣抱樹泣奈剖冰出魚純朴之聲亦已遐布然至杖而後起非孝之過耶後母非能惜祥者也杖而至

死母意則愜爲父者何心非陷親于不義乎大杖則走著于篇籍祥獨不聞乎然祥一于孝而已歷仕魏晉可稱忠耶祥固質美而未學者也

易論變化詳矣未嘗剖別有無也有無隨物而生亦隨事而生譬之燈燃而明者有也滅而暗者無也有無其膠于一乎藏有于無非也無求有亦非也隨物變遷有無自見運諸埋亂貴實賤虛不獨苟可鞭撻何裴抑可起王

史記

卷二

九

衍排牆下矣

吝忌爲德之賊亦曠達之賊也王戎至位三公委公事于寮案料私事于緇銖運牙籌鑽李核吝忌極矣晉室用人大都如此安得不亡顏延之作止君詠與竹林中黜去濤戎余謂濤不能去戎則汚此六子不識渡江之後戎大許園田屬于何人

曹操之分鼎憂在吳蜀徙武都氏于秦川者所以備蜀也晉旣一統宜嚴華夷之防江統徙

戎論已括處之之道驅漠北以分華夷實爲萬世長策人主當書一通于座右者也晉不能用卒有五胡之擾使神州陸沈豈不痛哉豐度無恥偷生反敢以天意人事爲言誣天誣人真萬世罪人

史記 卷二 子
幾事親之道劉殷移以事君且戒子孫永爲法此禦戎狄暴君可耳苟用諸中國汲黯卜式之流將從何處生活聖經有犯毋隱亦皆掃地耶雖然幾諷易入抗直難入此在事君者運權而施

衛玠以柔道處世未免囿于氣習然當何如宜情宜理可喜可怒發皆中節而已終身不見喜怒可乎無主乃亂卽位無妨王乃處此殊爲有禮舉哀三日斬縗居廬從容各中其度帝之讓紀瞻之勸均得之

晉二帝俱以青衣行酒恬然作之差足以報漢後主天道好還其應如響丕廢山陽昭擒後主臣凌其君甚矣高貴鄉公之刃出于背懷

愍帝之行酒張蓋辱不更甚乎吾獨快北地王諶之哭廟殺妻子而自殺足以愧諸降主存漢風節亦藩王中一烈士也

古未有量狹而能有爲者也石勒一矯羯耳其名李陽飲蓋欲去睚眦忿收歸附心終能拓地開疆全其首領以歿爲五胡稱首其量信能高出于人矣

勒備之矯矯者耳乃差遜高祖齊肩光武

哉崛起之猶往往自多其能此與尉陀誇詡

史記 卷二 子

語略相似恨無陸賈折之耳阮嗣宗謂時無

英雄使豎子成名正爲此類

去惡莫如疾衰弱之後桓溫此舉差強人意及

送勢及宗室于建康足以追拜表卽行之罪

且白其心之爲晉也

蔡謨但料衷非恢復之人耳然不可謂不智特

以憂國之義律之衷豈忿憤喜功者比一欲

培國元氣一欲振國神氣兩人爲國之心則

一也

石閔言奉迎天子非其真心但胡睦不逢惡則
其事未可知諛詞聳聽遂成僭逆睦小人哉
蔡謨不就徵無害于義詣閔待罪亦爲保全子
弟之計不得已也論人者當原心

西晉張華王衍之流咸以虛浮淪喪矣東晉一
隅正宜用質直老臣如王述者坦之乃復勸
其父以克讓乎此中無主未免異日到持手
板耳

周虓送母妻歸晉身守孤城本期乘便以圖忠

史記

卷二

三

孝兩全耳不幸母爲秦所獲虓將爲趙苞乎

徐庶乎料已兵弱不足以當秦則雖欲爲苞
而不可得則不降之以全母尚不失爲徐庶
歸曹也虓若用于秦不忠之罪難免今終身
不仕亦足以白其心事不濟實抱恨以沒何
以及書之

人主以德御世便與天合符凝圖御錄聖德孰
彰于此何必詣壇受之太子是言是正理惜
魏主不能用也

人臣愛君宜防其漸魏主圍棋未爲大失古弼
捧樹以諫防其漸也魏主卒能改容謝過已
超出十六國之主矣宜其渾一江北幾成正
統歟

人君多忌史官直書齊高乃命述其過惡此非
平日舉動寡過者不敢出此言第不知偷狗
兒之死作何書法

虞愿謂宋主湘宮寺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
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

史記

卷二

三

有數語可破疑團亦可垂永鑒

原鄉令之坐誣虛實未可知吉玢不白父冤而
直代之死救父之心迫也對訊已足稱奇拒
舉更爲合道玢者男中之緹縈仕路之原憲
也

政治莫如因時魏當豐盛之餘故從琛議爲長
若國匱民貧時又宜別論

佛言捨身謂心不累于身中之愛欲不執于身
中之應迹有若舍置其身然者初非看相之

謂也有一捨念則非捨矣不見有身故云捨身若有舍心卽見有身甚矣梁武之謬也

元氏之季也疆土列而魏有東西矣東則擅于高歡而積殺焚海西則創于宇文泰而屯田勸農各務脩政以圖并兼然不知一天下自已在是始乎中生鱗甲矣燭火之光其能久乎

授王琳忠梁帝齊納之蕭莊卒無成功未若悉心武帝之孫昭明之子輔翼後梁豈不正哉

史記

卷二

三

惜琳見不及此後之撰史者又不及此何也其後爲齊守壽陽而敗死于陳將吳明徹之手悞矣

光武中興乃高文景武昭宣之澤人不能忘元詔何故妄對以招滅宗族聽殘臣一言大怒屠戮高洋于是乎得罪于天矣

太上不爭先東魏滅于高洋凡爲臣者咸當盡忠況同姓乎景皓義不改姓而死猶有生氣景安譖其兄而改姓以求生何以見元氏于

地下乎夫虜無長扛之運孝文盛已極矣欲不衰亡誰能之

王希勉演復辟故引周公覺爲言初未有速其篡之心也天時人理之對亦若曰至此際則天時不得不然耳蓋演誤認其前言豈知規寓于頌耶

高頴取陳之策則善其如殃民何宜其爲文帝所黜而爲煬帝所誅也

秦銷鋒鏑隋毀兵仗用心一也二代果欲納天

史記

卷二

五

下無事乎俱失其本矣故有西伯武王而後可倒置干戈民心未得乃欲銷兵甲爲農器亦沒沒也與民休息果在于兵仗乎

以德化民民必乎之公義所爲近于迂然其心已乎于七十人矣夫縱囚而加私恩感而不背約義苟可嘉赦其罪可耳乃納諸廷中而賜宴赦彼奉循良者將何以待之人上有是將何令衆

天下古今所難處之事非太宗于成吉耶得天

下者太宗也李淵據功而立爲太子則分爭
息矣二王雖有管蔡之心將安所施淵既封
世民爲秦王建成居其上安乎元吉之惡甚
于管蔡者也意謂殺太宗而立建成已制建
成猶匹雛耳太宗之殺兄于倫則逆于禮則
順

嘗怪王勣不當事太宗矣獨不曰魏徵嘗陳建
成殺世民乎及對世民之言何其直而壯職
分已盡何愧于建成何負于高祖管夷吾不

史記

卷二

三

妨事桓公王勣不可輔太宗耶太宗功高勢
逼王勣已料其必至于此但得此心不虧負
于建成斯可耳天下皆唐之天下又未可以
易姓謀奪者律之

帝自稱太上皇太宗卽皇帝位父子却保全了
一妙妙

武備固不可徹也將吏固不可不訓練也然天
子果較射之人殿廷果習射之所乎天下有
道守在四夷寧則撫以息信亂則應以兵威

兵出于農將選于衆安不忘危可耳縱使羽
林之士盡化爲精銳我決不以殿廷習射爲
良法

上皇此舉動何爲哉謂其獻俘耶則前年所屈
多矣且以是爲付託得人豈訓後人之語哉
太宗必復請而後視事未爲大失況有遺詔但
服齊衰聽政而心喪三年哭踊祭奠如常儀
即可耳

劉晏有佐國恤民之意非端蓋上損下者胡致
史記

卷二

三

堂之論守正而過又當別議

李勣一無賴賊耳太宗委任託孤阿諛逢迎卒
立武曌聚麀倫旣喪抱蔓胤幾絕禍亦慘矣
勣不足責我獨恨太宗不知人何不獨任褚
遂良乎

官頓妻羣母夷狄誠有之高宗以中華之主知
曌爲太宗之才人乃安然納諸宮中非千古
之異禽獸不若耶王后引曌以奪蕭妃之寵
而不知豺狼難制骨醉之殃自取之也雖然

女主之王已見諸緯象數豈可逃乎

涇原兵反乘輿布遷朱泚乘機謀篡引段秀實以爲佐秀實說以奉迎乘輿詞嚴義正及泚劫之使反則以笏擊賊視死如歸正氣凜凜堪泣鬼神孰謂其死之草草乎胡致堂之論苛而板余以爲不然

史稱李泌不敢言非也君子不盡人之情況君上乎旣勅諸道勿令宰相知矣復言之是許之也

史記

卷二

夫

宰相乎章天下者也所論光明正直胡不可對人言其可對人言者未必光明正直也乃云語繫天下觀瞻而不敢泄豈晉語上前者皆否而皆危耶對子弟尚不吐真心安望上前能吐真心乎我謂晉一詭譎人耳

人主循禮斯能辨別賢奸不守經常而以意忖度未有不紊朝政者也宣宗據郡國所奏著之令甲名處分語自謂能明察四方殊不知天下之大牧守之多果皆尾生耶此語所載

適足爲奸僞之窟耳元首叢錯萬事必墮宣宗之謂也

李繁曰唐自高祖戊寅至昭宣丁卯二十帝二百九十年神堯之裔中絕而天祐五年以後正朔有賜同姓唐莊宗與岐吳頒行不改至二十年改元同光滅梁嗣唐以與憲宗嫡裔南唐三世相接宜削僞梁徑用莊宗以晉王先系唐天祐正朔下十六年如漢高帝以漢王先承大統五年焉以見唐家正朔血食臣子未忘則統緒自存彼亂賊雖僭竊名號萬古人心終不與也

史記

卷三

夫

李介庵曰按宋太祖命薛居正以梁晉漢周與唐爲五代史舊矣文忠公又刪爲五代新史溫公修通鑑取歐陽薛氏二史仍稱五代今攷梁篡于唐天祐四年而滅于唐天祐二十年唐家正朔不泯不宜進賊父子而遲抑討賊復讐祀唐配天之主使唐中絕十六年也不然天下忠臣義士不忍絕唐之天祐而作

史者何獨忍乎

按後唐不絕天祐正朔復仇祀祖宜承唐統而南唐以憲宗之裔于石晉篡奪之日卽接正朔延唐血食三十九年視之篡僞無名之主石晉敬瑭重貴爲契丹兒皇帝共十一年劉漢智遠承祐共四年北漢昝鈞繼恩繼元三姓爲契丹兒皇帝三十年周威榮宗訓二姓共十年者異矣宜繼唐統以見唐之子孫有人正朔相因則篡賊終不得竊據名號萬古人心不與而後奸雄或稍知懼也自天祐戊辰莊宗封梁至潞王從珂丙申四主共二十九年而南唐繼興神堯之裔復續

宋祖受命有不順者三人韓通二李是也通首倡大節無可思議李筠借北漢以攻宋是謂以讐攻讐未爲合道然能爲周而死則亦韓通之亞也重進旣受宋命乃據城而反則爲叛宋之賊耳烏可與二君同日道哉

宜將史珪石漢卿抵罪何徒責漢卿耶且瓊以

身蔽帝此恩何得忘之解帶遺母家無餘財瓊于是乎不可及矣

宋主取天下不煩一兵不費一矢拱手而得者也齊賢先本之言非爲恩信未敷于天下歟緝安中國練士厲兵一鼓而取燕薊便成漢唐規模宋祖原無渾一天下之志而杯酒釋兵權焉保後世之不日削乎盧龍十六州所以永膺曜耀而不能反也

楊業北漢舊將也主降而降無害于義旣爲宋

史記

卷三

三

臣求忠于宋將不得爲良臣乎王侁妬業久矣是行也非不知衆寡之莫敵特欲借遠人以殺業耳故旣激之使戰又離谷口何哉侁罪不可逭矣太宗不能斬侁以謝業何以責邊臣效命乎

甚矣寇準不學無術也真宗懦弱準豈不知乎以懦弱之主而強之親征孤注之謗其能免乎且是舉也戰而退狄尚可立威議幣而盟豈良法乎厥後寇日強宋日弱金帛絡繹而

趙北庭中國日耗遂有微欽之北轅皆寇準
作俑也論者以準爲宋良相吾不以爲然
文命之治洪水也決流疏河使民得以耕種富
弼之康水災也竭公私粟而使流民得生其
用心一也然有心而無其政惠終不普獨知
青州京東河北流人以五十萬計矣獨設廩
舍以居之竭官廩勸民粟以給之監以詩缺
之官吏使不得亂給行道之糗糧使終得全
可謂悉荒政纖微矣目爲宋室神禹可也

史記

卷二

三

范鎮引周公不之魯爲詞鎮顯然以周公待琦
矣謂文忠公爲之是又流言于周公矣

安石行新法清獻固嘗佐之矣非黨安石實謂
其法可行也及民不便而求改并亦非因其
出而始發實悟其法之不善也不意天子持
初議益堅并則無可奈何而求去位矣目爲
無斷則可曰爲小人則不可

神宗謀取燕冀未必有萬全之策曹后止帝數
語不徒造福當時實可垂訓萬世蓋創業之

主宜于并兼守成之君宜于養靜痛惜蒼生
仁者之心也雖昂藏丈夫謀慮未必及此太
后女流能出得之不過南面云云等言不可
謂賢乎

記稱七十致仕文彥博年尚壯而數求去人臣
致身于君之義安在籍以獻錦芥嫌何不明
白其心竊爲潞公不取

劉曜之虜懷愍未聞立帝而去粘沒喝之虜徽
欽立張邦昌爲帝者何金人之詭謀彼豈不

史記

卷二

三

知邦昌不能君中國乎虛名在此潛構在彼
觀遣康王而納蕭王以微露其機矣

二帝既北轅矣高宗之一隅不足挂齒牙其奸
臣武穆殺之何妨非我殺爲祖宗在天之
靈殺之及中國人民之仇殺之也當時雖真
詔不必奉況僞詔乎王元美所論過小之談
以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恐檜以尺一削武穆
官使人代將則歸無以自處嗟乎此亦非權
言也忠臣報國有死無二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夫君命何命非尺一代將之命耶既受
高宗囑矣公當十二金牌至蜀不據此爲奏
十二至而十二奏之語令不可則屯兵中原
上疏自明卽矯詔而誤國者況以積世之恨
十年之力一旦班師得無有趙高李斯之謀
行于君側者乎況奸檜罪狀歷歷有形必欲
鋤君側之爲斯高者乃敢奉詔檜不將懼此
而中息乎苟仍不然雖擁兵臨闕陳賊檜罪
必親誅之亦無不可檜賊既伏誅然後以頸

史記

卷二

晉

血濺地曰岳飛敢有異志但憂國耳奸人力
主和議皆其誤陛下者也今既伏戮飛獨敢
愛死哉願洞臣愚誠憐臣虜功賜臣一死以
贖震驚陛下擅殺宰臣之罪臣雖死卽以慰
太祖太宗及先帝于地下矣不亦君側肅清
國事猶存其猶愈于父子甘心就戮耶或曰
去奸得矣如挾君何曰是未達武王周公之
微旨也周公相武王誓師寧爾特不忍中國
之民遭荼毒耳高宗固無紂惡而脣之大姦

不滅崇侯況兼列聖以來未報之大恥
以來中華之公憤以列聖挾高宗謂以祖父
挾孫子耳以公憤殺奸相何止以萬民之故
而清腹心之患哉或又曰商周之際聖人不
得已而爲是可以足方武穆耶曰紂之怙惡
天厭久矣周師一至天假是以息民使其自
焚而已武王何嘗親加刃于紂哉孟津之師
以誅奸相爲名縱八百歸心百姓稽首周師
固在于崇侯諸人不在紂也逮其自焚而勢

史記

卷二

晉

不可已乃始代而君之豈先有得國之心然
則去惡之心武周可行于侯虎岳公獨不可
行于檜哉雖然宋金之隙曠古罕遘懷感憤
之思者終歸諸氣數焉可也
臣忠報國死而後已全軀保妻孥豈所望于武
穆乎觀國難而不救可稱丈夫乎周靜軒云
云迂儒之見說莫須有時韓世忠何不遂斬
檜何不事殺檜乃縱游西湖何爲哉
主和議者湯思退也金人因和而潛載兵器以

運糧爲名而襲我魏勝既知金謀則當先正
思退誤國之罪而斬之然後力戰扞敵身死
社稷可耳失此一着使議和者永享高爵深
足痛恨

魏杞正大宋字面稍足申氣使宋臣人如杞者
卽恢復何難

劉珙與紫陽相先後其言訕訕已入道學法門
所論漢高一段實千古正論亦千古朗鑑恨
偏安之君不足取法漢高耳

史記

卷二

史記

金主雍固嘗以唐虞自謂矣吾宋豈宜以此贊
之堯舜何人何號而可稱諸夷狄耶寡廉鮮
恥至於此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況夷狄之亂華知宋將
亡而金履祥遂絕意進取于道學有光矣

昏懦之主嘗有未有如宋之人君一代不肖一
代忠讜無不斥盡奸逆無不信任也奸惡之
臣嘗有未有如宋之賊臣一相強似一相忠
良不殺盡不已國家不傾覆不已也每觀宋

原缺

史記二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明程至善撰至善字子止休寧人是書所論上起
三皇下迄於宋然論兩漢者十之八餘皆寥寥數
則大抵迂濶之談其偶出新意則往往乖刺如謂
岳飛得金牌之召當還戈南指誅秦檜以清君側
是豈可行之事乎